位祖敵臣之子不敢當主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主人未成服而君未亨亦不必錫衰　疏同前疏衛湜集說諸侯爲主君亦不錫衰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國君自爲其臣則素弁環絰錫衰爲異國臣則皮弁錫衰也　疏同前疏黃震日抄諸侯爲於異國之臣主君亦不錫衰諸侯爲其臣其君代之主禮敵也必皮弁錫衰諸侯之爲服也雖已葬必死後時而主從其容也未服喪亦不錫衰先時而容從其主也彭氏纂圖註義必以錫衰者按儀禮喪服錫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謂之錫治其布使之滑易也　疏同前疏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　鄭玄注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死則當爲之主其爲主之服如素無喪服　陸德明音義養羊尚反惡烏路反

**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　鄭玄注入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爲主其有親來爲主者素有喪服而來爲主與素無服者異素無服素有服爲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

**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鄭玄注尊謂父兄卑謂子弟之屬　孔穎達疏養有主者否　正義曰此一節論自有喪服親族有疾患者養之法各依文解之　養有疾者謂養此親屬有疾者不喪服爲已先有喪服養疾之時不著已之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故也　遂以主其喪者疾者既死無主後此養者遂以主先來無服之法主其死者之喪也　注不喪主喪服　正義曰云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者養者若於病者無親疾時雖養死不得爲主今死得爲主故知養者於死者有親也云其爲主之服如素無喪服者身雖先有服養時既去其服今疾者身死已爲之主還與素無服同也　非養至喪服　此謂死者之親屬當死者病時不得來爲養而死時來爲主此主雖身有前喪之服今來爲主則不易已喪服所以然者已既前不養不經變服故今爲新死者不易已之喪服　注入猶至成也　正義曰云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爲主其有親來爲主者謂養者無親者也病者若死而此養者不得爲主既不得爲主故知死者之親來入主喪者也云有喪服而來爲主者素猶本也本有養謂有前喪之服也已服前喪之服而來主之不易服也云與素無服者異者本無服謂若來爲喪主者身本吉無喪服既來爲主則爲此死者服始死之服若本有喪服今來爲喪主仍以先喪之服主之故云異也云



素無服素有服爲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者謂已身若本有服及本無服若與死者有親則皆至三日成服皆爲死者服其服也若本有服重而新死者輕則爲一成服而反前服也若新死重則仍服死者新服也身本吉而來爲主則計今親而依限服之也庾云謂此無主後親族爲其喪主者鄭云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爲主謂親族不得養其病朋友養之者又云有其親來爲主謂親族也前去喪服者及其主喪則與素無服者同此明既死而往主即不易已之喪服故鄭又云與素無服者異也　養尊至者否此廣結前文養有疾者不喪服之文尊謂父兄也卑謂子弟也前雖云養有疾者不喪服不分明尊卑故此明之養尊者必易已之喪服也若養卑者不變也庾云前云去喪服而養之遂以主喪是必父兄之行也陳櫟詳解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已有喪服若不曾養親屬之疾今其死來爲其喪主則不易已之喪服　疏同前注疏　陳澔集說養有疾者不喪服主養卑者否親屬無近親而遇疾者已往養之而身有喪服則釋去其服　疏同前注疏　黃震日抄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謂疾時既不去服爲之養死後亦不必易服而爲之喪惟服其服而來也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謂養尊者疾有忌卑於我者無忌也　疏同前注疏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鄭玄注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　陸德明音義適丁歷反下戶嫁反　孔穎達疏妾無可至可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祔祭之法者云妾無妾祖姑者謂妾當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當附於高祖妾祖姑故前文云亡則中一以上今又無高祖妾祖姑則當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祔於女君可也　注女君至一等　正義曰鄭恐女君是見在之女君故云女君適祖姑也妾與女君牲牢無文既云易牲故云下女君一等下女君一等者若女君少牢妾則特牲若女君特牲妾則特豚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女君適祖姑也妾祔之嫌於隆故易牲而祭以示其殺焉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女君謂適祖姑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亦士祔於大夫易牲之義不敢以卑牲祭尊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鄭玄注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鄭玄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宗子尊可以攝之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鄭玄注親質不崇敬也。孔穎達疏婦之主爲主。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祭爲主之事各依文解之。婦人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者虞與卒哭其在於殯故其夫或子則得主之祔是祔於祖廟其事既重故舅主之婦之所祔者則舅之母也。士不主宗子。此謂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爲主也。士攝大夫唯宗子者謂若宗子爲士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也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爲主士卑故也宗子尊則可以攝之也。主人至爲主。主人未除喪者謂在國主人之喪服未除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者謂五屬之親從遠歸奔者也大免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爲之免崇敬欲新其事故也若五屬之親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爲之免也嫌親始奔亦應崇敬爲免如君故明之也要義親質不崇敬謂葬後兄弟遠至者不免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若應大夫主喪雖無大夫士不得攝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親質不崇敬也凡免必有時餘同前注疏



陳澔集說婦人喪主舅主之尊卑異故所主不同士不攝主唯宗子士是宗子則主喪之任可使大夫攝之一說大夫之喪無主士不敢攝而主之若上是宗子則可。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婦之喪主則主人不免而爲主虞卒哭私室之祭自主之若祔於祖廟則尊者冝主之也惟宗子可以士攝大夫宗子尊也餘同前疏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鄭玄注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爲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爲禮陸德明音義省所領反下及注同孔穎達疏陳器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以明器送葬之事。陳器之道多陳之者謂朋友賓客贈遺明器多陳列之以爲榮也。而省納之可也者雖復多陳不可盡納入壙故省少納之可也以納有常數故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者謂主人所作明器依禮有限故省陳之省陳既少而盡納之於壙可也。注多陳至爲禮。正義曰云謂賓客之就器也者而遣死者謂之就者以其可用故也故既夕禮注云就猶善也贈無常唯玩好所有也總而言之亦曰明器故宰夫云凡弔與其幣器注云器所致明器也是賓客致者亦曰明器也云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者此正明器主人所作故上檀弓云旬而布材與明器又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沬之屬是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就器亦明器也以賓客就喪家陳之因謂之就器既夕禮曰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山陰陸氏曰陳器之道知其陳之數而納之正也卽雖多陳之少納之省陳之盡納之禮亦不緊是之謂可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后之墓**。鄭玄注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宮殯宮也孔穎達疏奔兄至之墓。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兄弟之喪之事。注兄弟至宮也。正義曰言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者解兄弟之喪先之墓之意兄弟骨肉自然相親不由主人故先往之墓若所知之喪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而後至墓陳櫟詳解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此謂已葬而後來奔喪者爲親疏之別位而後哭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奔兄弟之喪至而後之墓兄弟天倫也所知人情也淺於天者情急於禮由於人者禮勝於情

**父不爲衆子次於外**。



鄭玄注於庶子略自若居寢陸德明音義爲于僞反下注猶來爲下文爲出母爲夫杖同孔穎達疏父不至於外。正義曰衆子庶子次謂中門外次也庶子賤略之故父不爲之次自若常居於殯也不爲之處門外爲喪次也長子則次於外爲喪次也陳澔集說適長子死父爲之居喪次於中門外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鄭玄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孔穎達疏與諸至服斬。正義曰熊氏以爲謂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也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注謂卿至年也。正義曰謂卿大夫以也者經云與諸侯爲兄弟服斬恐彼此俱作諸侯爲之服斬故云謂卿大夫以下君俱爲諸侯則各依本服然卿大夫與君自應服斬而云兄弟者或服本親之服故明之云斬服也以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云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者鄭以經不去與君爲兄弟而言與諸侯爲兄弟故知客在異國也然既在異國仕於他君得反爲舊君服斬者以其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今來他國未仕故得爲舊君反服斬鄭言謂卿大夫者據本國經爲卿大夫者也或可與諸侯爲兄弟雖在他國仕爲卿大夫得爲舊君

服斬異於尋常按下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如內宗注云謂嫁於國中者此云異國二注不同者雜記據婦人故云嫁於國中此據男子故得云異國是以鄭注云謂卿大夫以下惟謂男子賀循云以鄭二注不同故著要記以爲男子及婦人皆謂在國內者然周亦以爲然並非鄭義今所不取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兄弟期喪爾而與之服斬衰者以其爲君而有父道故也　山陰陸氏曰禮臣爲君斬衰雖兄弟不得以其屬通如是而後君臣之分嚴故期之喪達乎大夫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此與諸侯爲兄弟者也雖如此猶服斬所臣兄弟可知也兄弟如此諸父可知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以臣子服君父者服之不得以兄弟之屬通也餘同前衛湜集說陳澔集說卿大夫於君自應服斬若不爲卿大夫而有五屬之親者亦皆服斬衰此記者恐疑服本親兄弟之服故特明之蓋謂國君之兄弟先爲本國卿大夫今居他國未仕而本國君卒以有兄弟之親又是舊君必當反而服斬也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鄭玄注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絰帶澡率治麻爲之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



凡殤散帶垂陸德明音義澡麻本又作藻音早一本無麻字不絕本或作子絕本非也詘丘勿反藻率上音早下所律反又音律下時掌反糾居黝反徐居蚪反散先但反下文注並同孔穎達疏下殤王報之　正義曰謂本期親在下殤降在小功者服澡麻爲絰帶而斷麻根本示輕故也今若下殤在小功者則但首絰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示其重故也故云帶澡麻不絕不絕謂不斷本也詘而反以報之者凡殤不糾要垂皆散其帶而此下殤則不散垂兒麻倘下又屈反嚮上故云屈而反也屈嚮上合而糾之故云報也　注報猶至帶垂　正義曰謂合糾爲繩賀瑒云下殤小功男子絰牡麻而帶澡婦人帶牡而絰澡故小功殤章云牡麻絰者依其次不應前帶故知前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絰也云澡率治麻爲之者謂憂率其麻使其潔白也云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者其帶本垂今乃屈上至要也云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者謂屈所垂散麻上至於要然後中分麻爲兩股合而糾之以垂嚮下也所以然者明親重也云凡殤散帶垂者謂成人大功以下之殤其殤既輕唯散麻帶垂而下不屈而上糾之異於下殤小功故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凡殤之帶則散而垂今則不絕其本根而爲之亦既粗矣又詘而反以報之不使之垂者明其親本重而與凡殤異也　山陰陸氏曰以本齊衰之親降在小功故視大功以報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帶澡麻不絕本示其重也詘而反以報之明其親本重而與凡殤異也　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首絰麻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皆示其重也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按儀禮喪服篇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叔父之下殤適孫之小功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　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之下殤謂此數者本皆齊衰之親爲下殤故降而從小功看此服然凡殤之帶不樛垂此屈而反之者謂樛垂所以報之也本注釋報之義不若陸說爲長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鄭玄注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鄭玄注妻爲大夫夫爲大夫時卒不



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陸德明音義從才用反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鄭玄注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祀也孔穎達疏婦祔至故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婦人祔祭之事各依文解之　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謂舅之母有三人親者謂舅之所生者言婦祔祖姑則祔於舅之所生者也　其妻爲大夫而卒者謂夫爲大夫時而妻死者也　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者謂妻死後夫或黜退不復爲大夫而死也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者謂夫既不爲大夫死若祔祭此妻但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時牲　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者此謂妻死時夫未得爲大夫也妻死後夫乃得爲大夫今既祔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妻從夫之禮故也　注妻爲至廟從　正義曰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若其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其妻今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若其宗子去他國乃以廟從則祔於祖矣妻義妻爲大夫而卒及卒而夫爲大夫牲皆從夫　夫死祔於其妻謂無廟者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婦祔於祖姑主則以大夫牲　橫渠張氏曰附葬附祭極至理而

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皆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只祔雖爲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　新安朱氏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横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杌隉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長樂黄氏曰案喪服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祖姑有三人皆得祔於廟則其中必有再娶者則再娶之妻自可祔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耳朱先生所辨正合禮經也　嚴陵方氏曰婦人以從人爲事故貴賤從夫而不在己也　山陰陸氏曰夫爲大夫而曰其妻爲大夫婦人從夫之爵故也祔於其妻即是祔於其祖蓋妻未有不祔於祖姑者也鄭氏謂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誤矣　金華應氏曰經挾妻之生死同夫榮辱而立文注以祔於其妻則爲始仕而未有廟亦未必然且以妻言之正使新徙他國而爲大夫亦必有廟既不立祖廟豈敢爲妻立廟乎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金華應氏曰祭吉禮也喪凶事也凶服不可以行吉禮子無絕母之理而爲父後則有祭祀之責以宗廟爲重故寧降母慈而不敢廢祖父之祀然出婦既得罪於宗廟則其爲服亦無望於前夫之家其有故而他適者必有受我而爲之服矣鄭氏曰見前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身生從大之爵死從夫之禮不可借也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適子爲父後者父沒子有承宗廟奉祭祀之責故爲出母無服餘同前疏衍說集說陳澔集說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此言祔廟之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喪者不祭故也出母父所棄絕爲他姓之母以死則有他姓之子服之蓋居喪者不祭若喪他姓之母而廢己宗廟之祭豈禮也哉故爲父後者不喪出母重宗祀也然雖不服猶以心喪自居爲思也非爲後



者期而不禫　朱子曰出母爲父後者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餘同前注疏衍說集說黄震曰鈔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適子當祭不敢爲私喪廢祖父之祭故不爲出母服餘同前注

**婦人不爲主**

**而杖者姑在爲夫杖**鄭玄注姑不厭婦**母爲長子削杖**鄭玄注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母爲長子服不可以重於子爲己也**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玄注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孔穎達疏婦人主人杖　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應杖之節各隨文解之　姑在爲夫杖者鄭義唯謂出嫁婦人猶也若成人婦人在家爲父母雖不爲主亦杖若在夫家唯爲主乃杖故爲夫與長子雖不爲主亦杖若餘非爲主則不爲杖但夫是移天之重婦雖不爲主而杖而云姑在者舅主適婦喪則厭適子使不杖今有姑在姑主子喪恐姑既爲主則亦厭婦明今姑雖爲主不厭婦也所以知鄭意然者注下經一人杖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成人則正杖又喪大記云士之喪三日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也故喪服傳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是爲鄭學者則謂爲童子婦人不能爲父母杖也而難鄭者云鄭以婦人不杖唯謂童子婦人然童女未嫁何以得稱婦人又喪服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明知婦人非童子也故賀循等以爲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唯姑在爲夫杖故此記特明之鄭必以爲童子婦人乃不杖者鄭以此下經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既云女子子在室是童女可知云主喪者不杖若主喪者杖則此童女不杖今由主喪者不杖則此童女一人杖鄭據此文故知婦人謂童子之婦人也若其成人出嫁婦人爲主皆杖故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授大夫世婦杖喪服傳妻爲夫杖小記云母爲長子杖是成人婦人皆杖也童女得稱婦人者喪服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殤之童得稱婦人未嫁而稱婦人者以其將有適人之端故得稱婦人也　注許嫁至杖也　正義曰知許嫁及二十而笄爲成人正杖者以其許嫁則已有出適人之理非復在室其雖未許嫁已在二十

而弁猶男子之冠非後童子跂知成人則正杖也要義女成人及婦人皆杖未嫁亦稱婦人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婦人不為主主則子一人杖 嚴陵方氏曰削杖桐也杖桐非所以服男子然母為長子則杖之者以其所以服我者而報之也 山陰陸氏曰婦人不杖為主而杖猶童子當室杖也今雖不為主為夫杖為長子杖異於童子亦其情至且能病也曲禮曰士曰婦人雖曰婦人為夫為長子杖在可以執之域也若庶人非男子蓋不杖矣雖男子後世猶有以杖關轂而輠輪者則先王不責婦人可知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出嫁婦人在夫家唯為長主乃杖其不為喪主而亦杖者亦是也姑在為夫杖姑在姑主適子喪母為長子削杖服男子當杖竹今母為長子杖桐 餘同前注疏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 鄭玄注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 鄭玄注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緦麻陸德明音義報音赴下同冠如字又古亂反下及注皆同

為兄



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 鄭玄注小功以下陸德明音義為于偽反下注為人君為母下文為之小功皆同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 鄭玄注墓在四郊之外陸德明音義比必利反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鄭玄注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異國之君免或為弔陸德明音義絞古卯反 孔穎達疏緦小至皆免 正義曰此一節論著免之節各隨文解之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者言遭緦小功之喪棺柩在時則當著免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柩雖藏已久至虞卒哭之時亦著免也 注言則至不免 正義曰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者以經云虞卒哭則免明未虞之前則不免也虞前有葬葬是喪之大事棺柩既啓著免可知嫌虞與卒哭棺柩既掩不復著免故特言虞卒哭以明之也 注有故至緦麻 正義曰前云赴葬者赴虞於疾葬者失虞今依時而葬不依時而虞主人以下則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經云及虞則皆免承上文緦小功之下故知主人及緦麻皆免也 遠葬至反哭 遠葬者謂葬在四郊外遠處 比反哭者皆冠者既葬在遠處郊野之外不可無飾故至葬訖臨欲反哭之時乃皆著冠 及郊而后免反哭者謂著冠至郊而后去冠著免反哭於廟 君弔至皆免 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絳其垂也至將葬啓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為之著免不散麻帶垂貶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 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者已君之來其免如此雖他國君來與已國君同主人為之著免主人既免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之免敬異國君也異國之君尚然已君來弔主人著免則親者亦免可知也 注不散至為弔 正義曰不散麻者自若絞垂者若如也大斂以前散麻帶垂大斂畢後絞其垂者今人君來弔自如尋常絞垂不散麻也所以然者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也云親者大功以上也者以經云不散麻謂大功以上今云親者皆免明據應合散麻之人故云大功以上也云異國之君免或為弔者以經中既免字非一恐皆或為弔故云異國之君免一字或為弔也 衛湜集說緦小功至反哭 山陰陸氏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此言過期而葬也蓋亦報葬知然者以亦報虞知之也蓋禮如期而葬如期則虞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及時而葬渴葬也過時而葬慢葬也故禮使後其虞以責于道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也會葬著葬已而去即欲會虞報而後知之言雖主人皆冠嫌不冠也及虞則皆免據此報葬虞自有日但禮文殘闕其遠近之期不得而知也報虞卒哭則免據則報虞則赴卒哭即不報虞雖卒哭不赴也此言遠葬者視從葬反哭者皆冠既及郊而後免反哭反哭遠葬者也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 此亦過期而葬者先雖服亦除葬必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既葬而報虞則赴卒哭而著免如不報虞則除之皆有故或遠而不報虞則卒哭不赴遂除其服雖異國之君免也不惟本國君然也異國君來弔亦為之免 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緦小功虞卒哭則免緦與小功服之輕者也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 前章言赴葬者赴虞今言不赴虞謂以事故阻之也既未得虞故且冠以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緦小功者皆免也為兄弟主則除之此言為兄弟

除服及當免之節。餘同前注疏 黃震日抄 總小功主反哭，報古注以爲急疾。山陰陸氏以爲吉報之報，免者以布繞項交於前額而哭也。禮葬日即虞，虞則免。既葬而未虞，則雖主人且皆冠。及虞則皆免。免弟既除喪而後葬，報虞則免。否則除之。夫虞者，虞度之義。既葬而反祭於室，虞度其神之所在而安之。故以是日葬，即以是日虞。今乃有既葬而不報祭者，豈葬之地去其室遠，非於同日可虞者耶。山陰陸氏謂過時而葬者，禮使後其虞以責子道，未知然否。餘同前注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鄭玄注 殤無變文，不縞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爲釋禫之服。陸德明音義 朝直遙反，下文同。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鄭玄注 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孔穎達疏 除殤至縞冠。 正義曰：此一節明除殤及成人之喪，各依文解之。 除殤之喪者，謂除喪殤中殤下殤之喪。其祭也必玄者，其除喪服必玄冠玄端黃裳，異於成人之喪也。 注殤無至之服。 正義曰：殤無變者，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所以然者，丈夫不縟本服，既重者意在於質，不在縈縟，若成人喪服初除者朝服禫祭始從玄端，今除殤之喪即從禫服，是文不縈縟也。故鄭注喪服云：縟數也。云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者，以經云必玄，故知玄冠玄端也。知黃裳者，若其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故知黃裳也。知不玄裳者，以玄黃相對之色，故知釋禫之服若云玄裳即與上士吉服玄端同，又非釋禫服也。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成喪謂成人之喪。其祥祭也，衣朝服而縞冠，所以朝服縞冠者，未純吉也。 注縞冠至服也。 正義曰：大夫朝服而祭，朝服者玄冠緇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衛湜集說 除殤之喪，皆至朝服縞冠。 山陰陸氏曰：言必玄，則裳亦玄，可知。鄭氏謂玄端黃裳，蓋非是懮齊之以玄也，以陰幽思也。齊玄而養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已前疏。陳澔集說 按玄端黃裳者，若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若玄裳又與上士吉服玄端同，故知此爲黃裳也。餘同前注疏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鄭玄注 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爲母不括髮，以至成服一而已，免於父也。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孔穎達疏 奔父至三袒。 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喪之法。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者，於殯宮堂上，不并纚者，奔喪異於初死也。 袒降踊襲絰于東方，袒謂堂上去衣，降堂作階東而踊，爲踊故袒，既襲絰于東方。襲謂掩所袒之衣，帶絰東方，謂東方既踊畢，升堂襲帶絰于東序東。 奔母之喪不括髮者，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不括髮。 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 襲免于東方者，東方亦東序東，父則括髮而加絰，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此東方奔喪禮皆爲東序東。 絰即位成踊者，著免加絰已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 出門哭止者，出殯宮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來一哭，與明日、又明日朝夕之哭，爲五哭也。 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故爲三袒。雖其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 注凡奔至三也。 正義曰：此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云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者，約奔喪禮文，故知同也。 三日五哭三袒，鄭約初來及明日又明日朝夕之節而知也。要義已殯而奔喪之節。見前注。衛湜集說 山陰陸氏曰：上言絰于東方，免于東方，經首絰也。今此言絰，爲要絰爾。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 此奔父喪之禮，如此若奔母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皆不括髮，其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餘同前注疏 黃震日抄 三日五哭三袒者，哀痛之情恐不若是拘。餘同前疏

**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鄭玄注 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孔穎達疏 適婦至小功。 正義曰：適子之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服庶婦小功而已。 注謂夫至婦也。 正義曰：夫有發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鄭知此者，以其經稱適婦，明是適子之婦。今云不爲舅後，明知是夫有廢疾及他故，死而無子者也。云小功庶婦之服也者，以父母於子，適者正服期，則適婦宜大功，庶婦故小功也。云將不傳重於適者，如上所云廢疾他故，死而無子之屬是也。云及將所傳重非適者，爲無適子，以庶子傳重，及養他子

為後者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若為舅後者姑為之大功非情有厚薄以傳重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黃震曰抄以不為後降小功也。餘同前注疏 彭氏纂圖註義按此篇適于正服期者謂有發疾。餘同前注衛湜集說 吳澄纂書喪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不備此篇內所記喪服一章又以補喪服經後記之所未備者也。其事瑣碎故名小記以別於經後之記記喪服一章外又廣記喪禮雜事亦皆瑣碎此前篇喪大記之所記則為小也小記亦猶雜記小記所記之事小雜記所記之事雜喪大記之所記視二篇則為大也但雜記中記喪服者鮮故承喪大記之後正稱雜記此篇記喪服者詳故以喪服二字冠小記之上而名篇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 按露紒者謂吉時以纚韜髮而作紒喪則不以纚韜是為露紒雖無纚韜髮而有麻繩䌨紒則未嘗不以麻束髮也非是空露其紒而髮上無服也黃氏主杜預從鄭衆之說竊恐未然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連葬者𠬝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 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大夫不主士之喪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右記復銘免弔主喪凡十七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黃氏。應氏。陸氏。四氏曰並見衛湜集說。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 父不為衆子次於外 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 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右記奔喪喪次喪拜凡七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絰殺五分而去一 杖大如絰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虞杖不入於室 祔杖不升於堂 庶子不以杖即位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姑為長子削杖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 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箭笄終喪三年 齊衰惡笄以終喪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此條重出者削但述其禮此則釋其義也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按陸氏之言當從注疏 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 為殤後者言承此殤而後大宗也以其服服之謂為後者本當以父服服所後之人而殤不可以為父故以殤者之父為父而此殤止在兄弟之列但以本親兄弟之服服之也此殤或是大功兄弟或是小功兄弟或是緦麻兄弟自其初亡之日為始而終此九月五月三月之日數殤服本有降今此為後者則不降而服其本服也若在五服外則無服之族人當為大宗服齊衰三月此殤是大宗之子雖不服以齊衰亦當惟緦麻三月服例而終其數日也或此殤有母喪未滿則今為後者當服之如母自今為後之日接其餘服以終齊衰三年之月日若已祥後則不追服也此記為為殤後者服而言故明其格例言丈夫已冠則不為殤明此殤年雖十九以下若其已冠則為成人有為人父之道此為後者當服之如父而不可以本親兄弟之服服之矣丈言婦人笄而不為殤者因上一句相對立文爾非有所明也鄭注云未許嫁與丈夫同者謂婦人既笄雖未許嫁亦與丈夫之既冠者同皆謂之成人而不為殤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為父母妻長子禫 宗子母在為

妾禪。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禪。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降而在緦麻小功者則稅之。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右記喪服凡四十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陸氏、庾氏、方氏、賈氏、熊氏、淳于纂曰並見衛湜集說。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服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再期二期。九月七月五月三月者喪節之隆殺也三年。二年三時。二時。一時者氣運之久近也。隆殺在人者也。久近在天者也故祭以存親者亦以盡乎人之禮。除喪以順變者亦以從乎天之道。人禮之當盡者何有窮已。天道之當從者不得不然也。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按鄭據禮陸師心。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祔葬者不筮宅。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祔葬陳器兩節皆葬前事今附章末無先後之次。右記葬至除器凡十一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劉氏、陸氏、方氏、馬氏並見衛湜集說。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士祔於大夫則易牲。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舜自徵庸之後當以帝朝公卿大夫之禮祭瞽叟而瞽叟庶人也其尸服只當以士服但既攝堯位歲時攝堯祭天地社稷山川宗廟國之公祭畢而後行家之私祭及既受堯之天下嗣帝位則心雖孝慕不得不以義斷恩視堯猶父也專奉堯之宗廟不敢復祭已私親故封象爲有鼻之君俾象以諸侯之禮祭瞽叟而尸服仍用士服或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舜與堯不同系不當奉堯宗廟噫此拘儒曲士泥常守故之論無廣大之心不知變通之禮者也夫舜攝位之初受終于文祖



每巡狩而歸必假于藝祖且四時皆攝堯祭其宗廟舜之與堯其分雖曰君臣其情實同父子豈有一旦嗣位之後遽然舍置堯之宗廟使他人主其祭而乃自立己之宗廟若後世革命者之爲乎故舜既嗣位月正元日假于文祖即堯之親廟也雖封丹朱爲諸侯其國得立堯廟以爲始祖歲時祀堯以天子之禮然其廟猶漢郡國之原廟如鎬京既有文王武王廟而周公又立文武二廟於洛邑也嚳受天下於顓頊故稱顓頊堯受天下於嚳故稱嚳祖顓頊舜之時堯廟新祔而堯之祖禰廟不容故有虞氏以顓頊爲太祖而郊嚳宗堯祭顓頊嚳堯三廟也舜之祭堯爲承正統之祭丹朱之祭堯則如父子有事而爲壇以祭其禰之禮也其後禹嗣舜位其禮一如之顓頊與嚳堯祖禰也而禹亦出自顓頊又非舜以別系來繼者之比舜既祔廟堯以上並如舜之時禹所祭顓頊嚳堯舜四廟別封商均爲諸侯得立舜廟於其國而歲時祭禮皆與堯之子祭堯者不異及至禹崩啓嗣其禮始變凡帝朝堯舜二廟之中有當遷者並遷於朱均國內之廟自此以後朱均之國子子孫孫得專祭堯舜而舜廟祔禹堯廟祔鯀嚳以上則如故也禹未嗣位之前祭鯀自若既嗣位之後則以啓嗣宗伯而主鯀之祭啓既爲天子然後其禮如上所云自古有天下者必傳之子縱非其子亦是同系惟堯之傳舜舜之傳禹則非其本系此曠古非常之事其傳位也既非常禮則其承祭也亦豈可以常禮論哉噫此未易與拘儒曲士言也或曰子謂舜與堯不同系亦有考乎曰堯使四岳揚側陋而后衆口舉舜其辭曰在下而舜自少耕稼陶漁則是賤在民伍而非前代帝王子孫明矣今大戴禮帝系篇推舜以上曰瞽叟曰蟜牛曰句望曰敬康曰窮蟬而以窮蟬爲顓頊之子蓋不足信若果然則舜乃堯之玄孫行舜所娶堯女乃曾祖姑行堯命契敷民以人倫曰男女有別豈其一家之內而無别乃近於禽獸乎以此知舜之爲側微而非前代帝王之後也。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商紂既亡國武王封微子于宋得用天子之禮祭其先王尸亦服天子之服紂得罪于天武王以天吏奉天討伐之其子武庚亦罪人之子不可受封於私家祭紂但得用士禮紂雖嘗爲天子然既自絕于天爲獨夫矣則其尸亦但得服士服也湯放夏桀于南巢桀死後其子之祭之也禮亦宜然按禮經闕亡此記所言二條於經無見蓋王制雖言祭從生者喪從死者而中庸推武王周公之達孝亦不過父爲大夫子爲士父爲士子爲大夫之禮而已若天子諸侯之於士尊卑貴賤懸絶如此記所言古亦鮮有其事故竊假大聖之舜與

大忌之紂以明此記之義禮禮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夏以顓頊為始祖顓頊出於黃帝故禘黃帝於顓頊之廟而以顓頊配。商以契為始祖。周以稷為始祖稷契皆出於帝嚳故禘帝嚳於稷契之廟而以稷契配也。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慈母謂父命無母之妾子以有子而死之妾為母者也。妾母謂身之自有子者也。諸侯無適子或立此二種妾之子為君而其妾別無他子則其子之為君者歲時為壇以祭其所生之母使庶公子主其祭。然此君祭此妾母止在當身主此君之子則不復祭之矣。春秋穀梁傳所謂於子祭於孫止是也。庶子王亦如之。劉氏曰此一句當在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今按其說是也。今從之。慈母妾母之子為君者至再世則不復祭其所生之母。或有庶子立為王者其禮亦如之也。謂此王妾別無他子則子之為王者歲時為壇祭之使王族主其祭亦一世而止再世不復祭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宗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敬繼祖之宗所以尊其為祖之正體故敬禰之宗所以尊其為禰之正體。上但言尊祖不言禰者舉尊以包卑。祖者兼曾高二祖。通言三祖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此庶子亦父庶謂別子之曾孫繼別大宗之從孫繼禰小宗之庶子繼祖小宗之親弟。以其親兄是繼祖小宗。繼禰又繼祖自己本身不繼祖。又不繼禰。已之長子他日雖得繼已為小宗。然不繼已之祖與禰故服之同於庶子。期而不服長子三年之服。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此庶子祖庶也。亦謂別子之曾孫繼別大宗之從孫繼禰小宗親弟之長子。繼祖小宗之同堂從兄弟。此庶子他日父沒後雖得自為小宗而祭其禰然不敢祭祖者以明其所宗者祖之正體。以上三條。今必言別子及別大宗之朿親者承上文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兩句而自初言之實則循是以下雖去別子已遠皆然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此一條舊本與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之文不相屬其實當相屬故鄭注以為言服之隆殺盡以結上親親三五九之意也。親親之三五九。以一家所親之親合為一而言也此條之親親在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之先。以一家所親之親分為四而言也。親親謂親而非尊非長者夫傳謂之下治子孫此章所謂下殺之親正子孫之服與從狄旁親之子孫也。尊尊謂親而又尊者大傳謂之上治祖禰此章所謂上殺之親正父祖與從狄旁尊之父祖也。長長謂親而又長者言長則兼幼矣大傳謂之旁治昆弟此章所謂旁殺之親正昆弟與從狄旁長旁幼之昆弟也。男女之有別謂他姓之女來為本姓婦本姓之女往為他姓婦者是為內治夫婦之親。大傳之服術所謂名服出入服也。獨皇氏不取鄭注謂此是記者別別事不論服之隆殺。澄初亦頗然其說。而以此為汎論親親者父子之倫尊尊者君臣之倫。長長者兄弟之倫。男女有別者夫婦之倫該五倫之四。故曰人道之大。其後細味上下文意又觀大傳與此章文意大同小異。乃知已說為非而鄭注為審。但孔疏所釋親親尊尊之服未當爾。故特倹大傳上治下治旁治之說。以定尊親長之服焉。右記祔及吉祭凡十一節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朱子叔子方氏曰見前注。其說劉敞七經小傳庶子王亦如之。注云庶子祭天立廟非也。此一句當承後文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脫誤在前耳。又曰而立四廟云天子立四廟亦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耳。文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韓鏞棨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俞嘉言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三　十八陽

## 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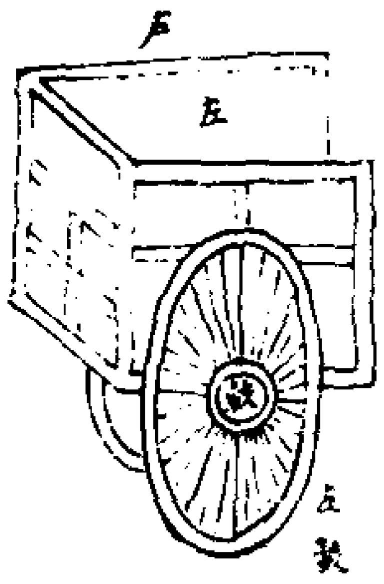
**雜記** 禮記篇名 **雜記上第二十** 陸德明音義鄭云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及士之喪事 孔穎達疏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於此別錄屬喪服分爲上下義與曲禮檀弓分別不殊也 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此篇雖以記喪爲主下篇又兼言三患五耻觀蜡取盜之類則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猶之易有說卦序卦而有雜卦莊子有內篇而有雜篇也 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雜記喪禮又下篇亦雜記他事故名雜記 朱申句解此記喪禮也以其旁及他事故曰雜記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鄭玄注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予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褎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爲緌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緌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 陸德明音義乘繩證反下及注同轂工木反綏依注作緌耳佳反下及注同復音伏下同予羊汝反褎本又作褒保毛反後皆同去起呂反下去旒同 孔穎達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蒲席以爲裳帷總明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復魄并明飾棺貴賤之等此一經下至廟門外論諸侯之制今各依文解之諸侯行而死於館者謂五等諸侯朝覲天子及自相朝會之屬而死者謂諸侯於時或在主國死於館者謂主國有司所授館舍也　則其復如於其國者其復謂招魂復魄也雖在他國所授之舍若復魄之禮則與在己本國同故云如於其國也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者如若也道路也謂若諸侯在道路死則復魄與本國異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其復魄則俱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而復魄也此車以南面爲正則左在東也升車左轂象在家升屋東榮也其五等之復人數各如其命數今轂上狹則不知以幾人崔氏云一人而已　以其綏復者綏旌旗緌也若在國中招魂則衣各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緌是在路則異於在國故云於道用之亦異魂魄望見識之而還也若王喪於國而復於四郊亦建綏而復周禮夏采云以乘車

建綏復于四郊是也　注館主至生也正義曰館主國所致舍者按曾子問云公館復公之所爲曰公館是主國館賓之舍也云與使有之者謂主國與賓此舍使賓專自有之故得升屋招魂復用衰衣也衰衣者天子衰賜之衣即下文復用衰衣是也云如於道道上廬宿也者按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故云道上廬宿也云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者車轅嚮南左轂在東故象東榮不於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衆賓非死者所專有故復於乘車左轂云綏當爲緌讀如蕤賓之蕤者但經中綏字緣旁著妥其音雖訓爲安　此復之所用者是緌也緌緣旁著委故云綏當爲緌讀此綏字爲蕤賓之蕤者音與蕤賓字聲同也以經作綏故云字之誤也云緌謂旌旗之旄也者按夏采云乘車建緌復于四郊乘車玉路當建大常今乃建緌無大常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緌夏后氏之旂後王文飾故知有虞氏之緌但有旄也云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者諸侯建交龍之旂今以其綏復是去其旒異於生也要義諸侯行而死其復之制凡前注　陳櫟詳解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升其復如於其國招魂復魄如在國中升屋用上衣如於道如死於路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緌復升左轂象升屋東榮緌升車旁冀魂望見識之而還也餘同前注　陳澔集說諸侯行至以其綏復　如於其國其禮如在本國也道路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在家則升屋之東榮車向南則左在東也凡五等諸侯之復人數視命數今數上狹止容一人餘同前注　彭氏纂圖註義國中招魂禮及圖别具喪大記今具車左轂圖餘同前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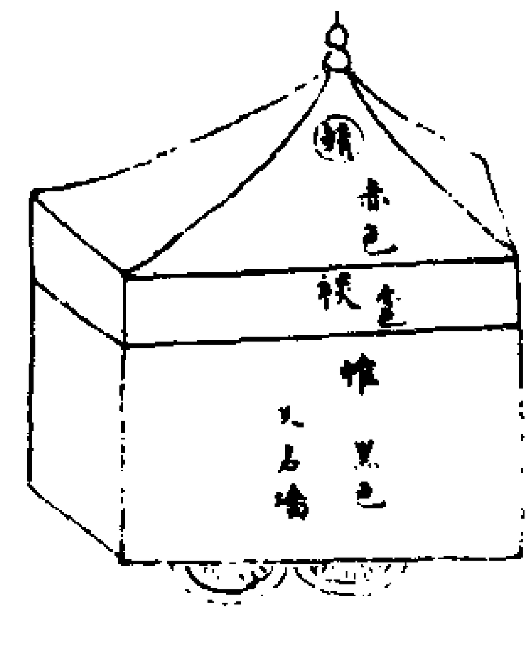


乘車左轂圖




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　鄭玄注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輤取名於櫬與蒨讀如蒨旆之蒨櫬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裧謂鼈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輤象宮室屋其中小帳櫬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陸德明音義輤千見反注與蒨同裧昌占反緇裳帷本或作緇布裳帷殯必刃反本或作賓音同櫬初靳反又楚陣反與蒨絕句一本作輤讀以與字絕句與則音餘蒨旆上千見反下步具反緣悅絹反　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車飾輤謂載柩之車有裧者謂輤之四旁有物裧垂象鼈甲邊緣緇布裳帷者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以爲裳帷以圍繞棺也素錦以爲屋者於此裳帷之中又用素錦以爲屋小帳以覆棺而行者於死處既設此飾而後行　注輤載至如之　正義曰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者以下經云遂入適所殯是將殯車飾也云輤取名於櫬與蒨者言此車所以名輤凡有二義一者取名於櫬櫬近尸也二取名於蒨蒨草也故云取名於櫬與蒨云讀如蒨旆之蒨者言經中輤字讀如蒨旆之蒨按左傳定四年祝佗云封康叔以綪茷謂以蒨草染旆爲赤色故讀此輤與彼同是亦蒨草以染布也云櫬棺也者覆說取名於櫬義也云蒨染赤色也者說取名於蒨草之義也云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者證此經中輤非將葬車也云裧謂鼈甲邊緣者覆說輤象鼈甲覆於棺上中央隆高四面漸下裧垂邊緣垂於輤之四邊與輤連體則亦赤也若葬車之飾則上用荒不用輤也云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者前雖讀輤爲蒨草其色未明今因裳帷用緇故知定輤爲赤色以玄纁相對之物故以赤色對緇也但玄纁天地之色取象不同或上或下非一例也要玄纁是相對之色云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者此經所論謂大斂後也故下云適所殯若未大斂則曾子問云尸入門升自阼階不得云適所殯也知未大斂之前車飾亦然者以載尸柩車飾經唯有此一文故知其飾同也要義輤裧之制見前注陳櫟詳解緇布裳帷則緇布爲裳帷以圍棺素錦以爲屋而行又用素錦爲屋以覆於上而後載柩始行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其輤有裧至以爲屋而行　輤載柩之車上覆飾也輤象宮室舊說輤用染赤色以蒨而名裧者輤之四旁所垂下者素錦以爲屋者用素錦爲小帳如屋以覆棺之上設此飾乃行也餘同前疏　彭氏纂圖註義聶氏三禮圖云車名有四殯謂之輤車葬謂之柳車以其迫地而行則曰蜃車以其無輻則曰輇車輇市專切彼葬車有荒有帷皆盡內用素錦屋此輤車有裧赤色有帷緇色內亦用素錦屋也喪大記有柳車圖但彼謂葬車用荒此謂殯車用輤今亦具圖餘同前注疏

輤車圖




至於廟門不毁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於廟門外鄭玄注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毁或為徹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侇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陸德明



音義說吐奪反本亦作脫下并注皆同侇音夷隱義云侇之言移也庾依韻集大兮反息也遠于萬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禮載柩入制也　至於廟門者謂殯宮門也　不毁牆者牆謂裳帷但毁去上輤不毁去裳帷　遂入適所殯者遂入殯宮正柩於兩楹之間而遂殯焉　唯輤為說於廟門外者言餘物不說唯輤一物說於殯宮門外　注廟所至遠也　正義曰廟所殯宮者以殯之所在故謂為廟云牆裳帷也者鄭恐是宮牆之嫌故云牆裳帷也以飾棺之物稱牆門是入自門也云適所殯在兩楹之間者以死在外來故殯於兩楹間云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者解經所以去輤乃入之意輤乃覆棺上象宮室令入之有宮室故云輤也不去裳帷者以裳帷鄣棺未可去也云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者按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鄭以是推之則知尸自外來者亦停於兩楹之間故尸亦侇之於此皆因殯焉云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者皆曾子問文云留之於中不忍遠也者以周人殯於客位今殯於兩楹之間是不忍遠之也要義殯宮稱廟及柩入尸入不同升階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諸侯行而死於館至唯輤為說於廟門外　山陰陸氏曰綏旐也以其旐

復旐北方之物也死無乎不之號而復之則其旗宜以死者所有之方而已　廬陵胡氏曰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為緌竊謂王制明堂位夏采所云讀作緌可也此復魂既在車當以執綏之綏杜子春說是鄭意蓋謂夏采建緌以復不知彼王禮也裳用緇則輤與裧皆赤也以玄纁對耳鄭謂輤如績飾之績取循赤也竊案大夫以白布為輤豈亦因染赤得名乎柩車飾經惟此一文則知未大斂前車飾亦然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至於廟門子孫死於外無作朝祖廟入必由之義方適殯所不毁牆遂入適所殯牆裳帷也不去之遂入適殯宮牆說即廟諸侯必唯輤為說於廟門外脫去輤於廟門外以入自有宮室也　陳澔集說至於廟門至唯輤為說於廟門外　廟門殯宮之門也不毁牆謂不拆去裳帷也所殯在兩楹間脫輤於門外者既入宮室則不必象宮之輤也故脫之　黄震日抄　諸侯行而死於館至唯輤為說於廟門外　綏鄭改為緌廬陵胡氏謂即所執升車之綏　諸侯死於館舍則其招魂如在其國升屋東榮用衣而號如死於道則升車左轂以象升屋東榮用所執之綏象所服之衣整車飾而歸殯將入殯宮惟脫柩上之輤不脫柩旁之帷裳上者高而妨入廟門旁者留之不露柩也餘同前衛湜集說大夫士



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鄭玄注綏亦緌也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大夫以布為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鄭玄注大夫輤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輤者達名也不言裳帷俱用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輲讀為輇或作槫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言不毁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楯也廟中有載柩以輴之禮此不用耳陸德明音義輲依注作輇及槫同市專反又市轉反注及下同別彼列反蜃慎忍反近附近之近楯勅倫反下同一本作輴同孔穎達疏大夫至所殯　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車飾也　大夫以布為輤者以白布為輤不以蒨草染之亦言輤者通名耳是有輤概近之義也　載

以輲車者大夫初死及至家皆以輲車今至家說輤唯輲車在故云載以輲車 入自門至於作階下而說車者謂說去其車矣 舉自作階升適所殯者謂舉自作階下而升適兩楹之間所殯之處此云升適作階謂尸矣若柩則升自西階 注大夫至不耳 正義曰云白布不染也者以經云用布故知白布不染下經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以諸侯爲裳帷則知大夫亦有裳帷俱用布耳云言輤者達名也者既不用蒨草染之而言輤者輤是櫬近之義通達於下是大夫與士皆有櫬近之名也云至門亦說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者鄭以經云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恐至家乃載以輴車故云明車不易上云不毀牆遂入不云車不易此云載以輲車明車亦不易云輲讀爲輇或作槫者經之輲字當讀爲車旁之全或禮記諸本此用輲車作木旁專字者云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者有輻謂別施木爲輻無輻謂合大木爲之不施輻曰輇云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者按周禮遂師職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以載柩也云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者言天子蜃車與此大夫輇車聲既相近其制宜同故云其制同乎云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者此無文讖以其蜃類蓋迫地而行其輪宜卑故疑半乘車之輪蓋疑辭矣周禮考工記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三寸也云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者諸侯言不毀牆則大夫亦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明諸侯亦不易車云不易者不易以輴也者謂大夫士在路載以輲車至家說載亦載以輲車是不易以輴也若天子諸侯載柩以蜃車至門亦以蜃車其殯時則易之以輴也云廟中有載柩以輴車之禮此不耳者謂天子諸侯殯時用輴又天子諸侯及大夫朝廟之時有用輴車載柩之禮此喪從外來大夫士不合用輴故云此不耳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與輲車同故周禮遂師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匠納車于階間注云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是士用蜃車也雜記云大夫載以輲車輲車則蜃車也是大夫用蜃車則諸侯不言亦可知其蜃車之形鄭注既夕禮云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輅轝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輲鄭又注周禮遂師云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此是蜃之制也上下通用在路載柩也輲車之制亦與蜃車同但不用輻爲輪天子諸侯殯皆用之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謂畫轅爲龍諸侯殯亦用輴車不畫轅爲龍故喪大記云君殯用輴注云君諸侯也輴不畫龍大夫殯不用輴故鄭注喪大記大夫之殯廢輴是大夫不用輴士殯見衽是亦廢輴也其朝廟大夫以上皆用輴士朝廟用軼軸故既夕禮云遷於祖用軸鄭注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是也輴與軼軸所以異者輴有四周軼軸則無故鄭注既夕禮云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軼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是也要義蜃車輲車龍輴軼軸之制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大夫士死於道至適所殯 廬陵胡氏曰綏亦如字大夫無爲屋之文則是素錦帳同諸侯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大夫以布爲輤而行白布不染者大夫用布則諸侯用帛可知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說輤布不易車此車石輲車餘同前注 陳澔集說大夫士死於道至適所殯 布輤以白布爲輤也有輻者別用木以爲輻也無輻者合大木爲之也大夫初死及至家皆用輇車載之今至家而脫去輤則惟尸在輇車上耳故云載以輇車凡死於外者尸入自門升自作階柩則入自闕升自西階周禮殯則於西階之上惟死於外者殯當兩楹之中蓋不忍遠之也餘同前注 彭氏纂圖註義大夫以布爲輤至適所殯 不言屋當亦用素錦喪大記大夫素錦褚是也 至於家而說輤至門亦說輤乃入餘同前注疏

**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鄭玄注言以葦席爲屋則無素錦爲帳陸德明音義葦于鬼反 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士輤也 葦席以爲屋者謂用葦席爲之以爲輤棺之屋也蒲席以爲裳帷者又以蒲席以爲裳帷圍繞於屋旁也 注言以至爲帳 正義曰言以士云葦席以爲屋屋當帷帳之處故云無素錦爲帳矣然大夫無以他物爲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爲帳矣與諸侯同按諸侯與大夫上有輤旁有裳帷內有素錦屋今士唯云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不云屋上所有之物據文言之葦席爲屋則當覆上輤處將蒲席爲裳帷椄屋之四邊以鄭榕或可大夫既有素錦爲帳帳外上有布輤旁有布裳帷則士之葦席屋之外旁有蒲席裳帷則屋上當以蒲席爲輤覆於上但文不備也未知孰是故兩存焉要義士輤葦席屋蒲席裳帷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大夫以布爲輤則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爲屋則不得用素錦矣蒲席爲裳則不得用緇布矣此皆降殺之別也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澔集說士卑故質略如此黃裳日抄大夫士死於道至蒲席以爲裳帷 大夫禮降於諸侯士降於大夫 餘同前注疏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

**死**。鄭玄注：訃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陸德明音義：訃音赴，注及下同。**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鄭玄注：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陸德明音義：長，丁丈反，後長子皆同。**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鄭玄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陸德明音義：大音泰，後太子同。適，丁歷反，下文注適子、其適、宗適、適妻並同。孔穎達疏：凡訃至某死。正義曰：此一節總明遣使訃告於君及敵者并訃於鄰國稱謂之差，各隨文解之。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者，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云君之臣姓某甲之父死也。曰寡君至執事者，以謙，故稱寡君，若云寡德之君。雖復壽考，仍以短折言之，故云不祿。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敢告於執事也。夫人至某死者，皆當云告於執事，不言者，略之故也。注君夫至謙也。正義曰：按下曲禮云：諸侯曰薨。夫人尊與君同也。今夫人與君同不稱薨者，以告他國之君及夫人自謙退，是不敢從君及夫人之禮也。按下曲禮篇云：士曰不祿。今雖謙退，而同士稱者，按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訃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人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按：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年卒。音卒，終也。是終沒之辭也。鄭駁之云：按雜記上云：君薨，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訃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鄭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如異義所論，是君稱不祿之意。若杜元凱注左氏傳，則與此異。按隱三年，聲子卒，傳云：不赴，故不曰薨。杜云：鄭國之赴，魯史書卒者，臣子恐其薨名改赴書也。如鄭此云不祿，謂赴者口辭矣。春秋所云薨，謂赴書之策。所以不同者，言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杜以為禮記後人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杜所不用。衛湜集說：凡訃於其君至適子某死。山陰陸氏曰：凡諸侯同盟則訃，不同盟蓋不訃也。不言死，不死其君也。不言卒，不卒



其君也。曲禮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雖壽考，猶以不祿赴，臣子之意也。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左傳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附于姑，故不曰薨。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訃，告死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父母妻長子至某死，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君訃於他國之君，至適子某死。諸侯同盟則訃。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不指斥鄰國君，故云告于執事。夫人、大子皆不云告於執事，蒙上文省。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凡訃於其君至適子某死。君與夫人訃不曰薨而曰不祿，告他國謙辭也。敢告於執事者，以事不敢直指君身也。**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鄭玄注：適讀為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為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陸德明音義：適依注音敵，大歷反，下適者同。實依注音至，下同。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之喪相訃告之禮也。適者曰某不祿者，謂同國大夫位相敵者曰某不祿。訃於至不祿者，大夫既尊於士，士庶亦得稱不祿。稱某者，或死者之名，或死者官號，而赴者得稱之。訃於至外臣者，大夫不屬他國，故云外臣。自謙退無德，故云寡大夫某矣。尊敵他君，不敢申辭，故云某死。訃於至某實者，訃於適者，謂大夫死，訃於他國大夫相敵體者，謂訃告大夫。以是別國私有恩好，故曰外私。以赴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祿。以身赴告，故云使某實。訃於士至某實者，謂大夫之喪訃他國之士，其辭與訃大夫同。此所云大夫者，上下皆同曰大夫，無以為異也。劉敞七經小傳：使某實，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之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士曰不祿，此非士亦曰不祿者，謙辭也。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與玉藻言於大夫曰外私，名同而實異矣。使某實，謂以事實來告。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以賜君之外臣首。實謂身親告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清江劉氏曰：見前小傳。陳櫟詳解：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適當作敵，謂爵同者。訃於士至使某實。於他國大夫士私

有恩好曰外私實者以外國傳聞多疑故決以實告也陳澔集說大夫訃於同國至使某實　適者謂同國大夫位命相敵者外私在他國而私有恩好者也實讀爲至言爲訃而至此也**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士喪相訃告之稱云某死者以其士賤赴大夫及士皆云某死君訃他國之君及大夫士等之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陳澔集說士卑故其辭降於大夫黃震日抄凡訃於其君至吾子之外私某死　訃死而赴告也士曰不祿今君與大夫亦同士稱者告於他國謙辭也告於他國之君故曰外臣以他國之臣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適者謂敵體之人使某實謂以實告**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



鄭玄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陸德明音義朝直遙反下注同**大夫居廬士居堊室**鄭玄注謂未練時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孔穎達疏大夫至堊室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遭君喪次舍居處及歸還之節公館君之舍也大夫恩深祿重故爲君喪居廬終喪畢乃還家也　士練而歸者謂邑宰之士也士卑恩輕故至小祥而反其所治邑也　士次於公館者此謂朝廷之士也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也　大夫居廬者以位尊恩重故居廬　士居堊室者士位卑恩輕故居堊室也　注公館至歸也　正義曰云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者以下文云士次於公館今云練而歸明是邑宰以爲君治邑若久而不歸即廢其職事也若身爲大夫雖位得采地亦終喪乃歸也　注謂未至居廬　正義曰知此是未練時者按閒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堊室此經若練後則大夫居堊室今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者士若非邑宰未練之前當與大夫同居廬今云居堊室故知是邑宰也必知邑宰者以上文云大夫終喪士練而歸言邑宰之士降於大夫此云士居堊室亦降於大夫故知是邑宰之士也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者以臣爲君喪俱服斬衰故知未練之前士亦居廬也然周禮宮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引此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定居堊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與彼不同者尋鄭之文意若與王親者雖云士賤亦居廬則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堊室則此經士居堊室是也故鄭於宮正之注引此士居堊室證賤者居堊室也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則亦居廬也庾氏熊氏並爲此說熊氏或說云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雜記言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也邑宰之士居堊室宮正之注是也此義得兩通故並存焉要義大夫士爲君喪廬堊之制已前注疏衛湜集說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至士居堊室　山陰陸氏曰此言士次於公館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即言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嫌士練而歸猶居堊室廬非久處者也以當待盡於此　金華應氏曰必次於公館即練而歸之士也但大夫以其序皆次且朝夕存焉以待終喪故曾子問曰君未殯則朝夕不歸士則不盡次而又止於練未必朝夕存焉故檀弓曰早備入而朝夕踊經所以既曰練而歸又曰次於公館者正謂其不能盡次故以次



爲復也鄭氏謂士分兩等而有邑宰朝廷之殊諸侯之士多矣由大國至小國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固不止於兩等然而邑散布於四境之內固有去國尤遠者若邑宰之士盡釋邑寄而館於此豈不皆廢一邑之事乎於經文似不通鄭氏曰見前注孔氏疏亦曰見前疏陳澔集說此言居喪則大夫居喪之次在公館之中終喪乃得還家若邑宰之士至小祥得還其所治之邑其朝廷之士亦留次公館以待終喪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爲之故云倚廬堊室在中門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壁劉氏曰鄭云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士亦居廬蓋斬衰之喪居廬既練居堊室朝士大夫皆斬衰未練時皆當居廬也黃震日抄次謂服君喪而爲之衆次也公館公官官舍也大夫於公館終喪則三年而後歸士練而歸則朞年而已隆殺之辨也繼又言士次於公館者即指練而歸之士蓋大夫以其士皆次且朝夕存焉士則謂不盡次又未必朝夕存焉故既曰練而歸又曰次於公館者謂不盡次故以次爲復也鄭氏分士爲二等有邑宰朝廷之殊疑未然廬者倚木於室外爲廬堊室者白其室中爲堊倚廬之制重堊室之制輕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彭氏纂圖註義次謂宿也廬堊制見喪大記節附前注疏**大夫爲其**

# 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鄭玄注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陸德明音義大夫爲其子爲反下士爲其同注除爲士卿爲爲正皆放此晏於諫反嬰一盈反衰七雷反苴七餘反絰大結反菅古顏反屨九具反粥之六反倚於綺反苫始占反枕之鴆反下同縷力住反齊音咨下齊衰皆同緝七入反上時掌反行下孟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篇雜記喪事也經次上下無義例耕故今各依文解之此一經明大夫士爲其父母兄弟之服也　注大夫至服同

正義曰嫌若踰之也者大夫之父母兄弟或作士或無官今大夫爲之若著大夫之服是自尊踰越父母兄弟今不以大夫之服服父母兄弟是嫌畏踰之也云士謂大夫庶子爲士也者此士解經中下文士爲之文知此士是大夫庶子爲士者若大夫適子雖未爲士猶服大夫之服即下文是也若其適子爲士則服大夫服可知故知此士爲父母之爲大夫者但服士服是庶子也所以不服大夫服者已卑不敢服尊者之服云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者欲見大夫與士喪禮殊異未甚分明引春秋傳者欲證大夫與士之喪服不同所引傳者襄十七年左傳文云齊晏桓子卒至唯卿爲大夫皆左傳辭也齊晏桓子卒者是晏嬰之父晏弱諡曰桓子也云晏嬰麤衰斬者桓子之子晏嬰身服麤衰而斬云苴絰帶杖者以苴麻爲首絰要帶以苴色之竹爲杖云菅屨者以菅草爲屨云食粥居倚廬寢苫者是喪禮之常枕草者非喪禮之文云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者老謂晏嬰家臣見晏嬰服士服故其老言所服云非大夫之喪禮也云曰唯卿爲大夫者此晏嬰對家老之言若身爲卿得著大夫之



服若身爲大夫唯得服士服云此平仲之謙也者言平仲之言非禮也謙退之辭云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者若是卿則得爲父服大夫服故云非從此以下皆鄭君解釋之辭云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者按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即麤也今言麤衰斬者是下斷麤上斷無斬有麤故云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齊即麤也言其布縷在齊斬之間斬衰三升麤衰四升其布在三升四升之間故云縷如三升半言麤如三升半而計縷唯三升故云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但縷如三升半是麤衰不緝是斬而成布三升爲父之服也云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者解晏子實斬衰而兼言麤也云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者鄭既約　左傳晏嬰之事始明大夫與士不同故云然則士與大夫爲父異麤衰枕草矣則大夫以上斬衰枕凷士則疏衰枕草按既夕禮士禮而云枕凷者記者貴說非辭也云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者鄭既約士之父服縷細降一等經文有母及兄弟故此約母與兄弟之服也喪服爲母四升此云爲母五升縷謂麤細似五升之縷成布四升喪服爲兄弟五升此云爲兄弟六升縷謂麤細如六升之縷成布五升皆謂縷細成布升數少也云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者大夫以上則無天子諸侯德高能備儀服無降殺是盡飾云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者以喪服義服皆降正服一等今爲父母兄弟降從義服是卑屈也云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者按喪服臣從君義服齊衰六升今士爲兄弟縷如六升成布五升得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同其士爲母父卒縷如五升成布四升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全異而云爲其母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同者前注所云因麤衰降斬衰一等即運言父卒爲母云縷如五升成布四升據父卒爲母言之也此注以士爲兄弟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同則父在爲母與兄弟服亦同縷如六升而成布五升據父在爲母言之爲此前後注異云亦以勉人爲高行也者居喪之禮以服重爲申以服輕爲屈今大夫爲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服士服是勉勵其父母兄弟使爲高行作大夫之禮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服士服亦是勉勵士身使爲高行作大夫也云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者以經唯云父母兄弟士與大夫之異不云大功以下有殊是大功以下與大夫士同所以然者以重服情深故使士有抑屈使之勉勵大功以下輕服情殺故上下俱申也按聖證論王肅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

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爲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於當時爲重是以平仲云唯卿爲大夫遜辭以辟害也又孟子云諸侯之禮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又家語云孔子曰平仲可爲能遠於害矣不以己之是駮人之非遜辭以辟咎也王肅謂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欲時弁絰士冠素委貌馬昭荅王肅同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者而肅云無等則是背經說也鄭與言禮張融評云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尚輕涼非王者之達禮小功輕重不違於禮鄭言謙者不異於遠害融意以王肅與鄭其義略同如融之說是周公制禮之時則上下同當喪制無等至後世以來士與大夫有異故記者載之鄭因而解之禮是鄭學今申鄭義云端衰喪車無等者端正也正爲衰之制度上下無等其服精麤卿與大夫有異也又曾子云齊斬之情據其情爲一等無妨服有殊異耳若王肅之意大夫以上弁絰士唯素冠此亦得施於父母此經云爲昆弟豈亦弁絰素冠之異乎此是肅之不通也杜元凱注左傳說與王肅同服虔注左傳與端衰喪車無等其差之間晏子之荅皆爲非禮並與鄭違今所不用也要義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　王肅難鄭說謂喪禮無等並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石林葉氏曰古者喪服大夫士必有異制禮經皆不載鄭氏引晏平仲居桓子喪其老以爲非大夫禮爲證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服士服蓋不欲以尊踰之也而桓子亦大夫矣晏氏之老以爲非大夫禮則平仲之服士服也故疑其爲過也由是言之大夫與士之禮其必以精麤爲辨歟當春秋時諸國蓋多行短喪而況其服是以平仲矯之不欲斥人之過所以姑自抑以卿然後爲大夫爲荅家語亦記此事而有曾子問孔子孔子以爲遠害孔子蓋與平仲而禮略之也　嚴陵方氏曰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臨之故也生者賤而死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大夫喪服士有不如也既夕禮曰衰三升寢苫枕塊則古者士服斬衰寢苫枕塊大夫麤衰斬寢苫枕草是歟當晏子時士大夫大夫以上喪服益輕故晏麤衰斬枕草反古之道家老視時以爲非也間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齊衰四升蓋士以下則五升大夫六升諸侯天子齊衰之別也若斬衰則兩等喪



服所謂衰三升三升有半三升有半大夫以上服斬之衰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生者貴死者賤服從死者嫌若臨之也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生者賤而死者貴服從生者嫌僭也　黃震日抄大夫爲其父母兄弟至如士服　喪服以麤者爲重大夫之喪重於士餘同前　衛湜集說彭氏纂圖註義喪大記君大夫士之禮亦各有節意齊衰疏之服其間禮節之異亦必有差殊者第其制不可深考矣鄭康成注此章云今大夫喪服禮逾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言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仍舊是三升二百四十縷但以其縷精細似若三升半之縷耳斬衰以三升爲正細徹爲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斬衰本三升今縷細如三升半屬於麤歟曰麤衰斬斬衰重服本枕塊今枕草稍輕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半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必勉人爲高行也餘同前注疏

##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鄭玄注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陸德明音義著知慮反孔穎達疏注仕至至象賢　正義曰云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者以經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所以然者以其父在仕官身至大夫賢行既著道德又成故其適子雖未仕官得服大夫之服也云亦尊其適象賢者非但尊此大夫之身亦當尊其適子使服大夫之服也能象似其父之賢者皇氏云大夫適子若爲士爲其父唯服士服注云仕至大夫謂此子若仕官至大夫始得服大夫服以其賢德著成如皇氏之意解此仕至大夫爲大夫之子按前經注云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明大夫適子未仕官及爲士皆得服大夫之服皇氏之言違文背注不解鄭意其說非也要義大夫適子服大夫服皇鄭異義見前注疏　陳澔集說大夫爲其父母至如士服　石梁王氏曰父母喪自天子達周人重爵施於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恐其弊未至此士爲其父母至服大夫之服　大夫適子雖未爲士亦得服大夫之服則爲士而服大夫服可知矣今此所言士是大夫之庶子爲士者也庶子果故不敢服尊者之服所以止如士服也孟子言齊疏之服自天子達而此經之文若此蓋大夫喪禮亡不得聞其說之詳矣

##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

**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鄭玄注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陸德明音義爲去聲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庶子爲大夫則得爲父母服大夫之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大夫庶子雖爲大夫。得服大夫之服。其行位之處與適子未爲大夫者相齒列　注雖庶至宗適。正義曰云尚德也者言此大夫之子身雖是庶所以得服者以其仕至大夫由身有德行故云尚德也云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者此庶子雖爲大夫猶齒列於適子之下其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之下使適子爲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適子之下是不可不宗適也衛湜集説嚴陵方氏曰大夫之適子雖爲士服大夫之服而不嫌於重者適故也至於庶子死身爲大夫雖服大夫之服其位猶與未爲大夫者齒蓋長幼之序不可以貴賤廢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説大夫庶子若爲大夫可以大夫之喪服喪其親然其行位之處則與適子之未爲大夫者相齒列餘同前疏**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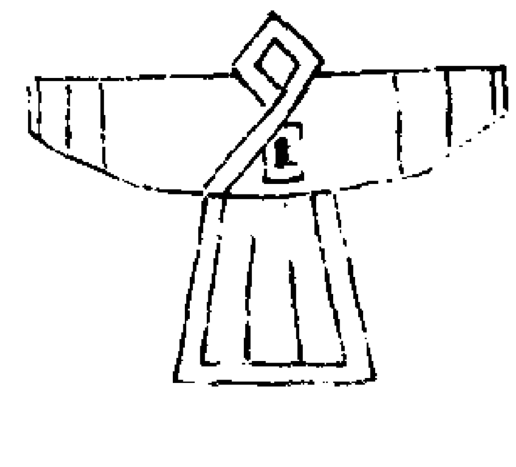


鄭玄注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孔穎達疏正義曰其父母弗能主也者士子身爲大夫若死則父母不能爲喪主也以身是士故不可爲大夫喪主　使其子主之者謂使此死者之子爲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爲大夫之主以其服大夫服故也　無子則爲之置後者若死者無子則爲死者別置其後所置之後即大夫適子同得行大夫之禮此所置之後謂暫爲喪主假用大夫之禮若其大宗子則直爲之立後自然用大夫禮也　注大夫至得也　正義曰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者則前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是也解經使其子主之大其子爲適子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子之處皆得用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故云大夫之禮總結此大云而士不得也者其父是士不得主大夫喪故云而士不得也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子貴不可以及父故其父不得用大夫之禮要義士之子爲大夫其父母弗能主子主之見前注疏陳澔集説石梁王氏曰此最無義理充其説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乎可臣瞽瞍皆齊東野人語也黄震日抄大夫之適子至則爲之置後　大夫之適子雖爲士得服大夫之服尊適故也至於庶子必身爲大夫然後敢服其服其位猶與諸子未爲大夫者齒宗適故也父爲士子爲大夫子死而父母不得主其喪者士不得禰大夫也其子得主之者以其爲適得服大夫之服也爲之置後即亦爲大夫之適子也**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鄭玄注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陸德明音義著丁略反孔穎達疏正義曰大夫卜宅與葬日者宅謂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有司至喪屨者有司謂卜人麻衣謂白布深衣布衰謂麤衰也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胸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布帶以布爲帶因喪屨謂因喪之繩屨緇布冠不蕤者以緇布爲冠不加緌占者皮弁者謂卜龜之人尊於卜之有司故皮弁純吉也　注有司至皮弁　正義曰云麻衣白布深衣者謂吉服十五升之布與緇布冠皮弁相類故知吉布也云而著衰焉者熊氏云謂以吉布爲衰綴於深衣云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者謂麻衣白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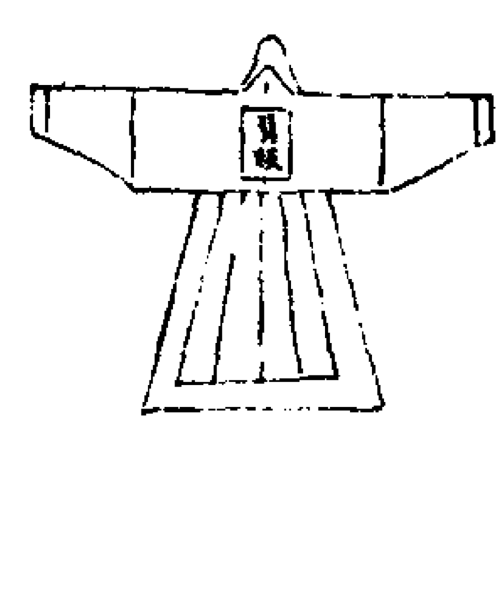


深衣十五升是吉布衰是凶布帶亦凶緇布冠是吉不蕤亦凶故云非純吉亦非純凶然緇布冠古法不蕤今特云緇布冠不蕤者以後代緇布冠有蕤此以凶事故不蕤云皮弁則純吉之尤也者以上麻衣緇布冠等有吉禮此皮弁是純吉尤甚者云卜求吉其服彌吉者解用皮弁之意云大夫士朔服皮弁者於諸侯是視朔之服於天子是視朝之服也要義大夫有司占者卜宅卜日之衣冠見前注疏衛湜集説山陰陸氏曰有司庠吏有事者也鄭氏謂有司卜人誤矣據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言因喪屨則麻衣布衰布帶緇布冠不蕤非前日之服也凡服皆先服服而後冠聘禮曰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是也筮先冠後衣曰既服之後歟緇布冠不蕤禮也不待言不緌而後著今言不緌以有緌之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説卜宅卜葬地也古者緇布冠無緌後代加蕤故此明言之也有司爲卜故用半吉半凶之服占者卜龜之人也尊於有司故皮弁其服彌吉也皮弁者於天子則爲視朝之服諸侯大夫士則爲視朔之服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明大夫卜宅與葬日之禮緇布冠圖皮弁圖皆具玉藻餘同前注疏

布深衣加裳圖



布深衣加負版圖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鄭玄注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曰朝服以朝也陸德明音義朝直遥反注及下丈皆同純章準又之閏反孔穎達疏正義曰如筮者謂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知用筮也　則史練冠長衣者此謂無地大夫筮葬禮也唯筮宅卜日耳卜時緇布冠麻衣布衰雜以吉凶之服如筮則練冠長衣以筮輕故用純凶服也　占者朝服者卜重故占者皮弁筮輕故占者朝服　注筮者至朝也



正義曰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者以士喪禮云筮宅卜日故知此筮謂筮宅也云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者長衣深衣其制同耳言此經長衣是深衣之純以素者凶時深衣純以布上經麻衣深衣亦純以布此經長衣純以素故云長衣深衣之純以素者也云長衣練冠純凶服也者以長衣則布衣純之以素也故聘禮云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鄭注彼云長衣素純布衣是也練冠是小祥以後以練為冠都無吉象故云純凶服云大夫士曰朝服以朝也者謂緇衣素裳諸侯之朝服每日視朝之服按士喪禮云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鄭注云吉服服玄端也此占者朝服者彼謂士之卜禮故占者著玄端此據筮禮故占者朝服按士虞禮注云士之屬吏為其長弔服如麻此史練冠長衣者此經文含大夫其臣為大夫以以布帶繩屨故史練冠長衣若士之卜史當從弔服不得練冠長衣也要義無地大夫及士其筮史占者所服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長衣蓋練衣也練而為衣長之即吉有漸也知然者以練練衣黄裏縓緣康裏衡長袪知之也鄭氏謂長衣深衣之純以素非是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史筮史練冠小祥祭之冠長衣練衣筮輕故純用凶服占者朝服朝服純吉　陳澔集說如筮至占者朝服　筮史筮人也練冠縞冠也長衣與深衣制同而以素為純緣占者審卦之吉凶之人也朝服單於皮弁服以筮輕於卜也黄震日抄　大夫卜宅至占者朝服　筮用蓍史即筮人長衣深衣之純素者皮弁朝服皆吉服　卜筮者以凶事求神服不敢純吉占者求吉則服純吉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如筮至占者朝服練冠以練布為冠長衣即深衣純以素半吉服也　占者朝服純吉服也素長衣與前麻衣俱名深衣但彼麻衣純以布用衰此長衣純以素不用衰耳餘同前疏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鄭玄注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陸德明音義薦音薦本又作薦賵芳鳳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明大夫將葬啓殯朝廟之後欲出之時　既薦馬者按士喪禮下篇云薦馬之節凡有三時一者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為遷祖之奠訖乃薦馬是其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二也明日將行設遣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三也此云既薦馬謂第三薦馬之時也以下則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當第三薦馬之節　薦馬者哭踊者謂主人見薦馬薦進也進馬至乃哭踊　出乃包奠者出謂馬出乃包奠者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然馬出在包奠之前而必云出乃包奠者明出即包奠包奠為出之節故言出也　而讀書者書謂凡送亡者賵入壙之物書也讀之者省錄之也　注嫌與至請賵　正義曰嫌與士異者按既夕禮薦馬馬出之後云包牲取下體也又云主人之史請讀賵今此大夫亦薦馬出後包奠讀書與士同記者嫌是大夫之尊與士有異故特記之明與士同也故引既夕禮以下者證包牲讀賵之節謂主人見薦馬送行物而哭踊故云薦馬者哭踊也所以馬進而主人哭踊者馬是牽車為行之物今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云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者士則羊豕也鄭注包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也臂謂膝上膊下也臑謂肘後取骼謂取膊下胶骨也羊豕各三箇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也有遣車者亦先包之也云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者賵猶送者人名也要義　薦馬者哭踊薦馬有三時見前注　陳櫟詳解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也大夫之葬將行遣奠時既進馬以牽車薦馬者哭踊孝子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感之而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書送亡者入壙之物單之也請讀省錄之餘同前疏　陳澔集說大夫之喪至而讀書　薦進也駕車之馬每車二匹按既

夕禮柩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至日則祖奠之時又薦馬明日設遣奠時又薦馬此言既薦馬謂遣奠時也馬至則車將行故孝子感之而哭踊包奠者取遣奠牲之下體包裹而置於遣車以送死者馬至在包奠之前而云出乃包奠者明包奠爲出之節也讀書者既夕云書賵於方方版也謂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版柩將行主人之史於柩東西面而讀之此明大夫之禮與士同黄震日抄馬牽車者薦馬則喪車將行故哭踊古說謂孝子哭踊然本文言薦馬者哭踊當是執事之臣子也喪車將行矣乃取遣奠牲下體包裹焉送又讀所書送物之名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鄭玄注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陸德明音義相息亮反注同孔穎達疏 正義曰大夫謂卿也明卿喪用人及卜之法也 大宗謂大宗伯也相佐威儀 小宗人命龜者小宗謂小宗伯也命龜謂告龜道所卜之辭也卜人亦有司作謂用揚火灼之也並皆有司也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注卜葬及日也 正義曰知卜葬及



日者以文承上大夫卜宅與葬日之下故知此經是上大夫之卜葬宅及日者也衛湜集說 金華應氏曰君臣一家也君之喪百官庀其職大夫之喪家臣庀其役其廣狹不同爾君則卿其私而以國有司助之其凡役則司徒供之少儀聽役於司徒是也其贊相則大小二宗與卜人同之宗伯肆師相禮是也大小宗與卜人皆春官而喪事同贊相之蓋君喪之用大宰大宗大祝若曾子問所記是也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夫臣子之喪其力有不能盡具者皆仰之於公又俾有司贊其事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大夫之喪大宗人相 大夫之喪君令大宗伯相主人之禮 小宗人命龜 令龜也 卜人作龜 此謂卜葬地及日 餘同前疏 陳澔集說大夫之喪至卜人作龜 相佐助禮儀也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之也 劉氏曰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 餘同前疏 黄震日抄 大宗大宗伯相相其禮小宗小宗伯命龜謂告以所問事卜人掌龜者 餘同前疏

**內子以鞠衣襃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 鄭玄注此復所用衣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爛脫失處在此上耳內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于狄趙衰以爲內子而已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紗縠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褌以素紗裏之如今桂袍襈重繒矣襃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陸德明音義鞠九六反又曲六反注同禮張戰反復音伏狄稅他喚反下文放此爛力旦反脫音奪下同隗五罪反衰初危反下戶嫁反展張戰反下同褘音輝揄音遙下文并注同縠戶木反袍步羔反褌音丹桂音圭襈士眷反重直龍反繒似陵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卿大夫以下之妻所復之衣 內子以鞠衣襃衣者內子謂卿妻復以鞠衣襃衣尚所襃賜之衣復時亦用此衣故云鞠衣襃衣襃衣則鞠衣也但上命時襃賜故曰襃衣矣 素沙者言此鞠衣襃衣亦以素紗爲裏 下大夫以禮衣者是下大夫之妻所復禮衣也對卿妻爲下故復用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六服皆袍制不褌以素紗裹之袍制謂通



衣裳有表有裏似袍故云皆袍制不褌漢時有桂袍其袍下之襈以重繒爲之古之服皆以素紗爲裏似此桂袍襈之裹繒故注云如今之桂袍襈重繒也 其餘如士者謂內子鞠衣襃衣已見於經大夫以禮衣亦見於經唯有褖衣未見故云其餘如士謂鞠衣禮衣之外其餘褖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褖衣而復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褖衣也 注此復至稅衣 正義曰此復所用衣也者以下復諸侯以褒衣故知此亦復衣也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者以記者作記當依尊卑順序此內子宜承夫人之下故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也引春秋傳曰以下者僖二十四年左傳文也初晉文公在狄狄人以季隗妻文公以叔隗妻趙衰後文公反國以趙姬妻趙衰趙姬請趙衰逆叔隗於狄既逆還趙姬又請趙衰將叔隗爲內子趙姬之身卑下之故云而已下之引之者證卿妻爲內子之文也其王后以下之服已具於玉藻故此略而不言云六服皆袍制不褌以素紗裏之如今桂袍襈重繒矣者皆袍制謂連衣裳有表裏似袍故云皆袍制不褌漢時有桂袍其袍下之襈以重繒爲之故云六服以素紗爲裏似此桂袍襈重繒矣云襃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者謂內子初嫁爲卿妻加賜之以衣以襃崇之故云襃衣彭氏纂圖註義按陳氏集說此經當在夫人

稅衣素沙之下據鄭所次以諸侯褒衣一經爲首次以夫人稅衣揄狄之經然後次内子以鞠衣之經今且依文釋之既言鞠衣復言褒衣或鞠衣之外別有褒衣也餘同前注疏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

鄭玄注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褒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孔穎達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復西上總明諸侯以下及夫人命婦招魂所用之衣但此經爛脫上下顛倒如鄭所次以此諸侯褒衣一經爲首次以夫人稅衣揄狄之經然後次内子以鞠衣之經今依鄭次各隨文解之　復諸侯以褒衣者謂復時以始命褒賜之衣　冕服爵弁服者諸侯既用褒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復也　注冕服至進也　正義曰冕服者上公自袞冕而下故爲五侯伯自鷩冕而下故爲四子男自毳冕而下故爲三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其褒衣君特所褒賜則宜在命數之外也故王制云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是褒衣故不入命數也此褒衣或是冕之最上者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先儒謂始命爲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若秦仲



受顯服其詩曰黻衣繡裳此其一隅黻衮也然則復諸侯以褒衣公褒衮衣一舉其有者也若以謂諸侯人待而有之非所謂褒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此言招魂復魄之衣也褒猶進君特褒賜之衣諸侯之復既以褒衣又以冕服爵弁服也陳澔集說復解見前褒衣者始命爲諸侯之衣及朝覲時天子所加賜之衣也冕服者上公自袞冕而下備五冕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諸侯之復也兼用褒衣及冕服爵弁之服也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鄭玄注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揄狄也狄稅素沙言皆以白紗穀爲裏陸德明音義稅他喚反下文放此揄音遙下文同穀户木反下注同孔穎達疏正義曰此明婦人復衣也婦人衣有六也　夫人稅衣揄狄者諸侯夫人復用稅衣上至揄狄謂諸侯伯夫人也　狄稅素沙者言從揄狄以下至於稅衣皆用素沙白穀爲裏要義夫人招魂狄稅素沙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夫人先稅衣後揄狄即服有漸也據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其言狄稅素沙又以別内子爲襢内子以鞠衣素沙夫人稅衣不言以不嫌不以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夫人稅衣揄狄夫人侯伯之妻其復用稅衣與揄狄狄稅素沙素沙若今紗穀之帛狄與稅皆以白紗穀爲裏也陳澔集說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此言夫人始死所用以復之衣也稅衣色黑而緣以纁揄與搖同揄狄色青江淮而南青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狄狄當爲翟雉名也此服蓋畫搖翟之形以爲文章因名也狄稅素沙言自揄翟至稅衣皆用素沙爲裏即今之白絹也　按内司服六服者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也　儀禮註云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襌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襌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也彭氏纂圖註義按陳氏集說此經當在内子以鞠衣之上餘同前疏

**復西上**

鄭玄注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陸德明音義長丁丈反孔穎達疏　正義曰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頭爲上　注北面至之數　正義曰云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者以招魂冀生氣之來生氣爲陽又北面言之南方是陽左在西方故言陽長左云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也按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言諸侯之士一命而用一人明復者各依命數其復處不同故檀弓云君復於小寢大寢庫門四郊而云復西上者但有兩人以上一處復者則西上也衛



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復北面求諸幽故以西爲上西北皆陰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凡招魂皆北面以西頭爲復者人數各如其命之數陳澔集說内子以鞠衣至復西上　内子卿之嫡妻也其復用鞠衣此衣蓋始命爲内子時所褒賜者故云鞠衣褒衣也亦以素沙爲裏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禮周禮作展其餘如士者謂士妻之從用褖衣内子與下大夫之妻復亦無用褖衣也復西上者復之人數多寡各如其命數若上公九命則復者九人以下三命則用三人北面則西在左左爲陽冀其復生故尚左也尊者立於左黃震日抄内子卿之適妻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鞠衣卿妻之衣褒衣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素紗若今紗穀所以裏衣者也其餘如士謂鞠衣襢衣之外其餘褖衣則如士妻之服也復謂初死時呼之冀招復其魂魄也褒衣亦謂諸侯始加賜衣服褒之言進也冕服則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爵弁則爵色之弁也夫人稅衣揄狄者言用稅衣上至揄狄蓋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襢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五者之服惟夫人得備狄稅素沙者言上自揄狄下至稅衣皆用素紗白穀爲裏復必西上者北面而西上西北皆陰求諸幽故也復欲其生氣之來復故皆用其

生時之上衣多少則各隨其命數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鄭玄注謂池飾也揄揄翟也采青黃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陸德明音義絞户交反注同屬音燭注及下條屬并注同翟音狄去起呂反下同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葬時車飾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屬於池下若大夫降下人君不得畫以揄絞屬於池下其池上則畫於揄得有揄絞也故喪大記士亦有揄絞與大夫同但不得屬於池下 注人君至爛脫 正義曰按喪大記云君三池振容是人君之柳有振容振容者其池繫揄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云人有銅魚在其間者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容之間而有魚故云在其間云大夫去振容士去魚者以喪大記大夫不振容士不云魚躍拂池故也大夫不振容者謂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為振容云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者以前經云復尊卑俱顯明也此直云大夫故云亦如前文爛脫君與士也要義池飾有振容銅魚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宜承蒲席以爲裳帷之下脫爛在是然則大夫十頫與葬儀雖小不同大略一也其異者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此言大夫喪車之飾揄翟雉也絞青黃之繒也池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而屬於池之下大夫降於人君故不揄絞屬於池下也黃震日抄此言大夫葬時車飾也凡喪車之飾曰柳柳之外有如承水霤者名池餘同前上疏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四 十八陽

喪 雜記篇二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鄭玄注附讀皆爲祔大夫祔於士不敢以己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祔者祔於先死者陸德明音義附依注作祔音同下並同昭常遙反卷內皆同別彼列反孔穎達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附於公子廣明祔祭之義各依文解之大夫附於士者謂祖爲士孫爲大夫若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爲士者也 士不附於大夫者謂先祖爲大夫孫爲士不可祔祭於大夫唯得祔於大夫之兄弟爲士者 無昆弟則從其昭穆者謂祖爲大夫無昆弟爲士則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爲士者若高祖爲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爲士者 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之後應合祔於王父王父見在無可祔然猶如是也亦如是祔於高祖也 注附讀至而已 正義曰祔者祔祭於神當從示旁爲之云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也者鄭恐經云祔於大夫之昆弟恐大夫之昆弟身作大夫士亦得祔之故云大夫昆弟爲士者若大夫昆弟全無者其孫雖士亦得祔之故前文云大夫祔於士是孫之尊可以祔祖之卑也云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者謂父爲昭子爲穆中猶間也謂自祖以上間一世各當昭穆而祖祔之若不得祔祖則間去曾祖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祔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祖故云祖又祖而已是中一以上喪服小記文也要義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見前注疏衛湜集說金華應氏曰重世爵之本宗故大夫寧自屈而祔於士重朝廷之命爵故士不敢僭而祔於大夫重昏姻之正耦故婦與妾之祔各以其類而無之則寧越次而間升重承家之陽類故男祔則配而女祔則不配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附讀爲祔祖爲士孫爲大夫而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爲士者故曰大夫祔於士若祖爲大夫孫爲士而死不可祔祭於祖之爲大夫者惟得祔祭於大夫之兄弟爲士者故曰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若祖之兄弟無爲士者則從其昭穆謂祔

於高祖之爲士者若高祖亦是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之爲士者也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應合祔於祖今祖尚存無可祔亦是祔於高祖也小記云中一以上而祔與此義同彭氏纂圖註義云士不祔於大夫而喪服小記言士祔於大夫則易牲者彼謂無士可祔故禮如此 餘同前注疏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鄭玄注夫所附之妃於婦則祖姑 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之所附義與夫同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者其孫婦祔祖姑祖無妃謂無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妃謂亦間一以上祔於高祖之妃高祖無妃則亦祔於高祖之祖妃若其祖有昆弟之妃班爵同者則亦祔之 陳櫟詳解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 夫所祔祖也夫所祔之妃祖姑也孫婦死則亦於祖姑 餘同前疏 陳澔集說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至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夫所祔之妃夫之祖母也昭穆之妃亦謂間一代而祔高祖之妃也妾亦然 彭氏纂圖註義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即小記



所謂妾附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是也已有詳釋在小記內 重昏姻之正耦故婦與妾之附各以其類而無之則寧越次而升 餘同前注疏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鄭玄注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 陸德明音義并必政反援音袁 孔穎達疏正義曰男子祔於王父則配者謂祭王父并祭所配王母 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者謂在室之女及已嫁未三月而死祔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 注配謂至之黨 正義曰云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者王父母相配之人祭王父及王母是其配祭王母不祭王父是不配云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者按特牲禮不云配少牢禮云以某妃配但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其餘皆同是祭饌如一按少牢云以某妃配某氏鄭注云某妃某妻也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此是言配也不言配者若特牲云用薦歲事于皇祖某子不云以某妃配特牲雖是常祭容是禫月吉祭故不舉配云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者曾子問文也要義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所附則否 餘同前注疏 陳澔集說男子死而祔祖者其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并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其祔於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王父也故云祔於王母則不配蓋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 彭氏纂圖註義此論男女祔祭配不配之義 餘同前注疏

**公子附於公子**

鄭玄注不敢戚君 孔穎達疏正義曰公子者君公子之祖爲君公子不敢祔之祔於祖之兄弟爲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 黃震日抄大夫附於士至公子附於公子 附即祔謂後死者附先死者而祭王父母祖父母也夫所附之妃謂祖母於婦則祖姑女子謂在室及嫁未三月而死者 大夫附於士不敢以己之貴而自殊於其祖也士不附於大夫自卑而別於尊也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旬無昆弟則從其昭穆中以上附高祖之爲士者下言從其昭穆之妃從其昭穆之妾則亦謂祔於高祖之妃與妾也雖王父母在亦然者以孫宜祔於祖祖在無可祔亦祔於高祖也男子附於王父則配者孫附於祖曰以某配若女附於祖母惟祭饌如一而祝辭不云以某配公子附於公子不敢戚君 彭氏纂圖註義公子



附於公子 此論公子祔祭之義 餘同前疏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鄭玄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 孔穎達疏正義曰君薨謂先君薨也大子號稱子者其本大子君存稱世子今君既薨故稱子不言世子待猶君也者謂與諸侯並列其待之禮猶如正君 注謂未至侯序 正義曰知未踰年者若踰年則稱君此云稱子故知未踰年也引春秋者證未踰年稱子及待猶君之義按僖九年二月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以下于葵丘是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尋常宋公同是與諸侯序按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今宋襄公未葬君當稱子某而稱子者鄭用左氏之義未葬已前則稱子既葬以後踰年則稱公故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未葬爲在喪之稱也若杜元凱之意未葬以前皆稱子若既葬雖未踰年亦稱公若未葬雖踰年猶稱子其義具在下曲禮疏其與諸侯序列宋襄公在喪稱子自在本班定四年陳懷公稱子進在鄭上僖二十八年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衛侯弟叔武稱子亦序在鄭下此皆春秋之時霸者所次不與

此記同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此言君薨未葬待其子猶君也春秋召陵之會陳子亞衛侯待猶陳侯也若溫之會陳侯既葬陳子序在鄭伯之下𦙍子之上視君下一等 鄭氏[illegible]見前註 孔氏曰見前疏 陳澔集說君在稱世子君薨則稱子踰年乃得稱君也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待猶君者謂與諸侯並列供待之禮猶如正君也 黃震日抄 君薨未踰年太子雖猶稱子而人待之則猶君 彭氏纂圖註義 此一經論大子稱子之禮 終 同前註疏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鄭玄注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經要經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 陸德明音義 要一遙反 孔穎達疏有三至不易 正義曰此一經明先有三年練冠之節今遭大功之麻易之先師解此凡有三義按聖證論云范宣子之意以母喪既練遭降服大功則易衰以母之既練衰八升降服大功衰七升故得易之其餘則否賀瑒之意以三等大功皆得易三年練衰其三等大功衰雖七升八升九升之布有細於三年之練衰以其新喪之重故皆易之皇氏云或不易庾氏之說唯謂降服大功衰得易三年之練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今依庾說此大功者特據降服大功也故下文云而祔兄弟之殤雖論小功之兄弟而云降服則知此大功之麻易據殤也 有三年之練冠者謂遭三年之喪至練時之冠以首絰已除故特云冠 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者初死者是降服大功則以此大功之麻易三年之練 唯杖屨不易者言大功無杖無可改易三年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故杖屨不易 注謂既至繩耳 正義曰云練除首經者閒傳文首經既除故著大功麻經云要經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者斬衰既練要經與大功初死要經麤細同斬衰是葛大功是麻故云要經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云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者麻謂經帶大功言經帶明三年練亦有經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經帶易三年冠及經帶故云互言之云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者經既言冠言麻以明換易又云杖屨不易則知衰亦在易中故言其餘皆易謂冠也要帶也衰也言悉易也然練之首經除矣無可易也又大功無杖亦無可易也而云易與不易者因其餘有易者連言之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三年之喪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以麻易之者此以義起禮也 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遭三年之喪既小祥而練首絰已除故特云練冠此時又遭大功之喪三年之要經本合易以葛今以大功要絰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大功無杖無可改易練與大功俱繩屨故屨不易 陳澔集說有三年之練冠至唯杖屨不易 大功之服為殤者凡九條其長殤皆九月中殤皆七月皆降服也又有降服者六條正服者五條正服不降者三條義服者二條皆九月詳見儀禮此章言居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絰已除故云有三年之練冠也當此時忽遭大功之喪若是降服則其衰七升與降服齊衰葬後之服同故以此大功之麻絰易去練服之葛絰也惟杖屨不易者言大功無杖無可改易而三年之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耳 黃震日抄 斬衰既練其要絰與大功初死要絰麤細同麻謂要絰也唯杖屨不易者言其餘皆易杖不易者以大功無杖屨不易者以俱用繩也 彭氏纂圖註義 間傳載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與此同義 餘同前疏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鄭玄注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祔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冠而祔兄為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為之造字 陸德明音義 衰七雷反冠古亂反稱尺證反 孔穎達疏有父至神也 正義曰此一經明已有父母之喪既練之後得祔兄弟小功之殤尚功衰者衰謂三年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今已有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今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須祔祭故云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者小功以下既輕不合改練時之服則身著練冠附祭於殤 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者當附祭此殤之時其祝辭稱此殤曰陽童又稱此殤曰某甫所以不呼其名者尊神之也故為之造字稱曰某甫且字也 注此兄至造字 正義曰知大功親以下之殤也者若大功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此著練冠故知大功親以下之殤若成人合服之大功其若長殤小功若成人小功親其長殤則緦麻皆得著此三年練冠為之祔祭故云大功親以下之殤言以下無小功也已是祖之適孫若祔大功兄弟長殤得在祖廟若祔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所以得祔者已是曾祖之適共小功兄弟

同曾祖今小功兄弟當祔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適孫爲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也皇氏云小功兄弟爲士從祖爲大夫士不可祔於大夫當祔於大功親以下從祖爲士故祔小功兄弟長殤於己祖廟義亦得通云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者按服問大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得易首絰要帶不得易服故此祔祭著練冠也此注諸本或誤云大功親之下殤故諸儒等雖鄭注既是下殤何得有弟冠范宣子庾蔚等云下殤者傳寫之誤非鄭謬也云冠而兄爲殤謂同年也者此鄭自難云弟冠而兄得爲殤者謂弟與兄同年十九也云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者此新死之兄既是小功之服不合變三年之練而得有因喪冠者謂已明年之初用父母喪之練節而加冠以後始祔兄弟也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者曾子問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故曰陽童宗子殤死祭於室奧則曰陰童云某甫且字也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云尊神不名爲之造字者以字者冠時所有此兄去年已死未得有字雖云某甫是死後祔時爲之造字必造字者以神道事之不可觸名故也要義 斬練皆功衰 庶殤曰陽童宗曰陰童互見前注 衛湜集說橫渠張氏曰有父母



之喪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藍田呂氏曰上言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此謂三年既練遭大功之喪當易練冠練衣而服功之衰又加首絰以麻易葛帶所不易者杖屨而已然此三年者統言父母君長子及爲人後及嫡孫爲祖之類若父母之喪既練而祔兄弟之殤則杖屨與練冠俱不易此一節於三年練冠中特爲父母立例蓋大功之衰有重於三年之練冠故所不易者唯有杖屨兄弟之殤雖亦大功然既殤且祔宜輕於父母之練故此之三年所不易者又有練冠也功衰者卒哭所受六升之服也至練則以功衰之布練而爲衣故猶曰功衰此不曰練而曰功衰者爲下練冠立文也言尚者明受功衰之日已遠故知爲練服也若哭兄弟之殤則必易練冠蓋殤之喪雖無卒哭之稅至于祔宜有稅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有父母之喪尚功衰父母喪至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曰功衰已有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以此時而祔祭兄弟之殤死者則不改練冠之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其祔祭於殤祝辭稱此殤曰陽童又稱其字曰某甫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曰陽童宗子之殤祭於室奧曰陰童不名神也其不名之而字之者尊而神之爲之造字也二十冠而字未殤十九未字祔在後一年故祔時爲之立字陳澔集說有父母之喪至不名神也 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此言居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而小功兄弟之殤又當祔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不改服也祝辭稱陽童者庶子之殤祭於室之白處故曰陽童宗子爲殤則祭於室之奧故稱陰童童者未成人之稱也今按己是曾祖之適與小功兄弟同曾祖其死者及其父皆庶人不得立祖廟故曾祖之適孫爲之立壇而祔之若己是祖之適孫則大功兄弟之殤得祔祖廟其小功兄弟之殤則祖之兄弟之後也今以練冠而附謂小功及緦麻之殤耳若正服大功則變練冠矣某甫者爲之立字而稱之蓋尊而神之則不可以名呼之也黃震日抄父母喪既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故謂之功衰以此時而附大功親以下之殤則練冠陽童謂稱庶殤子若宗子則稱陰童字以某甫而不名者神事之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

鄭玄注惻怛之痛不以辭言爲禮也陸德明音義怛旦末反

**其始麻散帶絰**

鄭玄注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陸德明音義散悉但反後散帶皆同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鄭玄注疏者謂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孔穎達疏凡異至日數

正義曰此一節明異居聞兄弟喪哭及奔赴之禮凡異居者言凡非一之辭異居别所而始聞兄弟之喪 唯以哭對可也者初聞其喪惻怛情重不暇問其餘事唯哭對使者赴於禮可也其始麻散帶絰者此謂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絰若小功以下服麻則糾垂不散也 未服麻而奔喪者謂聞喪未及服麻而即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者謂道路既近聞喪即來至在主人小斂之前故云及主人未成絰也 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者疏謂小功以下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就之 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者親謂大功以上初來奔至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絰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 注與居至而麻 正義曰按士喪禮小斂襲絰于序東是凡士喪小斂而麻也又士喪禮三日絞垂此云始麻散帶絰是與居家同 注疏者至日數 正義曰知疏者謂小功以下者喪服傳云大功以上同居爲同財故知

疏者謂小功以下云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者謂疏者若其及主人之節則與主人同成服若其不及主人之節亦自用其依禮之日數。奔喪之後至三日而成服也此未奔喪而散帶經按奔喪禮聞喪即襲經絞帶不散者彼謂有事故未得即奔喪故不散帶此謂即欲奔喪故散麻也此經奔喪未至猶散麻按奔喪禮聞喪則襲經至即絞帶不散麻者此經即未奔者故散麻以見尸柩故也彼謂奔喪未過故注云不見尸柩不散帶也衛湜集說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至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山陰陸氏曰喪服小記所謂有主後者為異居是也此謂聞同母異父兄弟之喪投於兄弟惻怛之情輕不必盡哀又不必問故故曰唯以哭對可也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惻怛之痛不以言辭為禮　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親者大功以上必終竟其麻帶經之日數依禮滿其日而後成服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也　餘同前注疏　陳澔集說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至其始麻散帶經兄弟異居而訃至唯以哭對其來訃之人以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也其帶經之麻始皆散垂謂大功以上之兄弟至三日而後絞之也小功以下不散垂未服麻而奔喪至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若聞訃未及服麻而即奔喪者以道路



既近聞死即來此時主人未行小斂故未成經小功以下謂之疏疏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之大功以上謂之親親者奔喪而至之時雖值主人成服已必自終竟其散麻帶經之日數而後成服也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鄭玄注祔自為之者以其祭於祖廟

君不撫僕妾　鄭玄注略於賤也　孔穎達疏　主妾至僕妾　正義曰妾既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　則自祔者以其祔祭於祖姑尊祖故自父也以其祔廟也妾合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則祔於女君可也　其殯祭不於正室者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庾蔚云妾祖姑無廟為壇祭之鄭云於廟者崔氏云於廟中為壇祭之此謂攝女君君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為主則則為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　要義　君不撫僕妾妾雖攝女君猶下正適　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主妾之喪至君不撫僕妾　嚴陵方氏曰妾之喪祔於妾祖姑之廟故其夫自主而祔之非尊妾也尊祖而已練祥則使其子者略之也殯祭不於正室者所以明嫡也不撫僕妾貴之於賤宜略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主妾之喪則自祔則妾之喪其主有不主者矣崔氏謂女君死攝女君也然則練祥使其子主之曰練祥可矣今曰至於練祥則又以著虞卒哭其子主之固也　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主妾之喪則自附　妾祔於妾祖姑主自主妾之喪惟祔則親自為之非尊妾尊祖廟也　至於練祥　至於練祥之祭　皆使其子主之　則皆使此妾所生之子主之親此則妾之祔祭者必其尸子之妾也　其殯祭不於正室　殯與祭不於正室行之明嫡庶之辨也　君不撫僕妾　君臨僕妾之喪不以手撫之貴之於賤宜略也　陳澔集說主妾之喪至其殯祭不於正室　女君死而妾攝女君此妾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亦君自主若練與大祥之祭則其子主之殯祭不於正室者雖嘗攝女君猶降於正適故殯與祭不得在正室也不攝女君之妾君則不主其喪　君不撫僕妾　死而君不撫其尸者略於賤　彭氏纂圖註義主妾之喪至君不撫僕妾　此一節明妾喪附祭殯祭及練祥之禮　練祥則使其子主之者練祥在寢為於子也　其殯祭不於正室者雖攝女君猶下正適　案喪大記小斂後有撫禮僕與妾俱賤故君不為撫　餘同前疏衛湜集說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鄭玄注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　陸德明音義為于偽反下注並同　孔穎達疏女君至黨服　正義曰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者賀瑒云雖是徒從而抑妾故為女君黨服防覬覦也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者以攝女君差尊故不為先女君之黨服也　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者親親之仁也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者尊尊之義也　山陰陸氏曰即不言先嫌女君或出　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　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以女君雖死妾猶為女君之親服　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女君死妾有攝行女君事如魯惠公元妃孟子卒而繼室以聲子是也攝女君差尊故不為先女君之親服也　陳澔集說女君死至先女君之黨服　女君死而妾猶服其黨是徒從之禮也妾攝女君則不服以攝位稍尊也　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明妾為女君黨服　餘同前疏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鄭玄注奔喪節也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

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鄭玄注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鄭玄注喪事虞祔乃畢孔穎達疏聞兄至虞之　正義曰此一節明奔兄弟喪之法　見喪者之鄉而哭者謂此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者盧云謂降服大功者也鄭無別解當同盧也若如此則兄弟之名通輕重也　適兄弟之送葬者此兄弟通緦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葬而不及者謂往送不及喪柩在家遇主人於道者主人是亡者之子謂孝子葬竟已還而此往送葬之人與孝子於路相逢值也則遂之於墓者雖孝子已還而此送葬之人不及者不得隨孝子而歸仍自獨往於墓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者此疏謂小功緦麻喪事虞祔乃畢雖服緦小功之疏彼既無主故疏緦小功者亦爲之主虞祔之祭按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注云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大功有三年者此則緦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祔也故熊氏云主喪者於死者無服謂祖免以外之兄弟



注喪事虞祔乃畢　正義曰經云虞而注連言祔者以祔與虞相近故連言之　陳櫟詳解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若大功以上之兄弟謂親兄弟及從兄弟也見喪者之鄉而哭望見其鄉則哭奔喪節也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者偶有故緩而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主人葬竟已還送者遇之於道不待隨主人歸乃遂獨往於墓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兄弟喪疏者謂小功緦麻再從三從兄弟也彼死無主後而爲之主其喪亦爲之主虞祔也今喪事虞祔乃畢也陳澔集說聞兄弟之喪至鄉而哭　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言大功以上謂降服大功者也凡喪服降服重於正服　適兄弟之送葬者至則遂之於墓　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而不及當送之時乃遇主人葬畢而反則此送者不可隨主人反哭必自至墓所而後反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小功緦麻疏服之兄弟也彼無親者主之而已主其喪則當爲之畢虞祔之祭也黄震日抄聞兄弟之喪至亦虞之　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節也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疏亦虞之以喪事虞祔乃畢也神爲重也　彭氏纂圖註義案喪小記大功主人之喪下孔氏謂大功爲之練祥小功緦麻爲之練朋友但爲之虞祔而已此疏兄弟無服而於喪未有主故祖免以外之兄弟亦爲之虞祭祖免以外兄弟即同姓兄弟在五服外餘同前疏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鄭玄注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陸德明音義殺色界反孔穎達疏凡喪至拜踊　正義曰凡喪服未畢者是喪服將終但未畢了猶有餘日未滿其禮以殺者有人始來弔當爲位哭踊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要義喪禮未畢不以殺禮待新弔者見前注疏　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明喪服未畢待弔賓之禮餘見前疏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王以成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俞嘉言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五　十八陽

## 喪 雜記篇三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鄭玄注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曰弁絰陸德明音義與音預孔穎達疏大夫至弁絰正義曰大夫之哭大夫弁絰者此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身着錫衰首加弁絰　大夫與殯亦弁絰者此謂未成服之前故與殯之時首亦加弁絰其餘則異身着當時所服之服故士喪禮注云主人成服之前後往則錫衰主人未成服君亦不錫衰則着皮弁服也若此大夫主人未成服之前身亦皮弁服而弁絰也若主人未小斂之前則吉服而往不弁絰也　注弁絰至服也　正義曰按禮主人未成服之前小斂之後大夫着弁絰而衣皮弁服此云弁絰大夫錫衰相弔者如鄭此意則經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絰經據主人成服之後故云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但文在大夫與殯之上故南北諸儒皆以此大夫之哭大夫弁絰是二斂之門怪其鄭注云錫衰所以各爲異説今謂大夫之哭大夫廣解成服之後於義無妨但既成服之後又鄧明與殯之前理亦既殯　大夫之喪既成服而大夫往弔則身着錫衰首加弁絰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絰也若與其殯事是未成服之時也首亦弁絰但身不錫衰耳不錫衰則皮弁服也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鄭玄注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緦麻也大夫降爲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孔穎達疏正義曰私喪之葛者謂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是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者於此之時遭兄弟之輕喪緦麻亦着弔服弁絰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若成服之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身着素裳而首服弁絰也　注私喪至兄弟　正義曰既言私喪故知謂妻子之喪也葛謂卒哭後也兄弟輕喪謂緦麻也大夫降一等雖不服以骨肉之親不可以妻子之末服而往哭之故服弁絰也要義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見前注疏陳櫟祥解大夫有私喪之葛妻子之喪曰私喪至卒哭以葛易麻大夫於私喪以葛易麻之後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此時遭兄弟輕喪謂緦麻之喪大夫降一等雖然不服亦弁絰

而往。不以私喪之末服臨兄弟也。陳澔集說大夫有私喪之葛至則弁絰私喪。妻子之喪也。卒哭以葛代麻。於此時而遭兄弟之喪。雖緦麻之輕。亦用弔服弁絰。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大夫降旁親。於緦麻。兄弟無服。餘同前疏。黃震日抄大夫之哭。至則弁絰。 弁絰者。如爵弁而加環絰。乃大夫錫衰相弔之首服。私喪之葛。謂妻子之喪卒哭。以葛代麻。兄弟之輕喪。謂緦麻。 大夫之相弔必弁絰。不以妻子私喪之末服臨兄弟。彭氏纂圖註義大夫有私喪之葛。至則弁絰。 此一節論大夫有私喪遭兄弟輕喪之禮。餘同前注疏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鄭玄注辟尊者。孔穎達疏為長子至即位。 正義曰。父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者。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要義父為長子杖。孫避尊者。不以杖即位。見前注疏。陳澔集說其子長子之子也。祖不厭孫。此長子之子亦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猶居已立耳。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祖在孫不得以杖即位之禮。 為長子杖。謂父為長子報服斬衰。故得持杖也。此父於長子之子為祖。餘同前疏

**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鄭玄注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也。陸德明音義稽。音啓。顙。桑黨反。孔穎達疏為妻至稽顙。 正義曰。此謂適子為妻。父母見存。不敢為妻杖。又不可為妻稽顙。故云不杖不稽顙。按喪服云。大夫為適婦為喪主。父為己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為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為適婦之主。所以母在不杖者。以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父沒母存。為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文連。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而禮論范宣子申云。有二義。一者生存為在。二者旁側為在。此云母在。謂在母之側。為妻不杖。故問喪云。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鄭云父在不杖。謂為母。援為母則削杖。而云父在不杖。謂為母也。是父在謂在側之在。若論語云。君在。踧踖如也。此范氏之釋其義可通。但父母在之文相連為一。而父為存在之在。母為在側之在。又小記云。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然庶子豈得父見在。則庶子為妻得以杖即位乎。是范義未安也。今見其義之要義父母存在。為妻不杖不稽顙。見前注疏。陳澔集說此謂適子妻死。而父母俱存。故其禮如此。然大夫主適婦之喪。故其夫不杖。若父沒母存。母不主喪。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耳。此并言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父母在適子不得為妻持杖及稽顙拜賓之禮。餘同前疏



湜集說。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鄭玄注言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則父在贈拜不得稽顙。孔穎達疏正義曰。前明父母俱在。故不杖不稽顙。此明父沒母在。為妻得有稽顙。不稽顙二義。母在不稽顙者。謂母在為妻子專當拜賓之法也。 稽顙者。其贈也拜者。但父沒母在。稍降殺於父。故為妻得有稽顙。稽顙之時。其稽顙者。有他人以物來贈己。其恩既重。其謝此贈之人時為拜得稽顙。故云其贈也拜。於此拜時而得稽顙。衛湜集說為長子杖。至其贈也拜。 嚴陵方氏曰。父母在。則為妻不杖不稽顙。為尊者厭。不敢盡禮於私喪也。母在父沒則為妻亦不稽顙。則容杖矣。然於拜贈之禮。亦稽顙焉。所以別於父在之時也。 山陰陸氏曰。適子為妻如此。則庶子父雖在。以杖即位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母在不稽顙。至其贈也拜。 贈。謂人以物來贈己。助喪事也。母在雖不稽顙。惟拜謝此贈物之人。則可以稽顙。故云稽顙者。其贈也拜。上說。贈。謂以物送別死者。即既夕禮所云贈用制幣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母在為妻稱於贈拜得稽顙之禮。餘同前衛湜集說。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鄭玄注其君尊卑異也。違猶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為舊君服。孔穎達疏違諸至反服。 正義曰。違。去也。去諸侯謂不便其君及辟仇也。之。往也。已若本是諸侯臣。如去往仕大夫。此是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則此臣不反服也。言不反者。謂今仕卑臣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者。此謂本是大夫臣。今去仕諸侯。此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為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舊君也。 注其君至君服。 正義曰。鄭以經尊卑不敵。不反服。若所仕敵。則反服舊君。服齊衰三月。要義有為舊君不反服。見前注疏。劉敞七經小傳此言違而仕者則不反服。舊君避新君也。然而違而未仕者。聞舊君之喪則反服矣。春秋傳所謂未臣焉。有伐其國者。反之死可矣。既臣焉。而反死之則不可。鄭玄云。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為舊君服。非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或違尊而之卑。或違卑而之尊。皆不敢反服於舊君者。以尊卑異體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清江劉氏曰。見前小傳。陳櫟詳解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本臣諸侯。今去諸侯往仕於大夫。是自尊適卑。不可為前之尊君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本臣大夫。今去大夫往仕於諸侯。是自卑適尊。不可為前之卑君反服。君尊卑異故也。去諸侯

仕諸侯。士大夫仕大夫。乃得為舊君服。禮為舊君服齊衰三月。彭氏纂圖註義違諸侯至不反服。 此一節論仕新君不反服舊君之義。 纂劉氏亦是一說。但既臣焉而反死之不可。所仕敵而服之。未為不可。孔疏舊君服齊衰三月。餘同前衛湜集說。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 鄭玄注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右縫者右辟而縫之。陸德明音義別徐彼列反。注同。縫音逢。注同。又扶用反。大古音泰。下大古同。材才再反。又如字。辟必亦反。下同。

**小功以下左。** 鄭玄注右辟象吉輕也。

**緦冠繰纓。** 鄭玄注繰當為澡麻帶絰之澡。聲之誤也。謂有事其布以為纓。陸德明音義繰依注音澡。所銜反。孔穎達疏喪冠至繰纓。 正義曰此一節明喪冠輕重之制。各隨文解之。此言吉冠則纓與武各別。喪冠則纓與武共材也。 條屬者屬猶著也。謂取一條繩屈之為武垂下為纓以著冠。故云條屬也。吉凶既異。故云別吉凶也。 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者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也。吉冠則攝上辟縫嚮左。左為陽。陽吉也。而凶冠縫嚮右。右為陰。陰喪所尚也。過小祥猶條屬故縫猶嚮右也。 注別吉至縫之。 正義曰云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者。釋喪冠條屬之意。云吉冠則纓武異材焉者。王藻云縞冠玄武之屬是異材也。材謂材具。 小功以下左。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嚮左也。 緦冠繰纓。緦衰冠治縷不治布。冠又用澡治緦布為纓以輕故也。 注繰當至為纓。 正義曰。經之繰字絲旁為之。非澡治之義。故讀從喪服小記下殤澡麻帶絰之澡。云謂有事其布以為纓者。緦麻既有事其縷。就上澡之。是又治其布。故云有事其布以為纓。謂縷布俱治。要義喪冠條屬吉冠纓武異材。見前注疏。陳櫟詳解喪冠條屬以別吉凶。吉冠則纓與武各別。喪冠則纓與武共材。條屬者通一條繩屈之為武。垂下為纓。以著之冠也。以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祥之冠雖微入吉。亦猶條屬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右為陰。吉冠則辟縫向左。小功以下左。小功以下輕。故冠縫同吉向左。緦冠繰纓。繰讀如蚤繰之繰。繰纓。散絲為纓也。緦麻之礼如此。

**大功以上散帶。** 鄭玄注小功緦輕。初而絞之。孔穎達疏大功以上散帶。 正義曰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絰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衛湜集說喪冠條屬至大功以上散帶。 山陰陸氏曰繰讀如蠶繰之繰。繰纓。散絲纓也。即言絲嫌不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功以上散帶。大功以上散麻為帶垂之。至成服乃絞。小功緦輕。初即絞之。陳澔集說喪冠條屬至小功以下左。 喪冠以一條繩屈而屬於冠以為冠之武。而垂下為纓。故云喪冠條屬。屬猶著也。言著於冠也。是纓與武共此一繩。若吉冠則纓與武各一物。玉藻云縞冠玄武之類是也。吉凶之制不同故云別吉凶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其條屬亦然。吉冠則攝縫向左。左為陽。吉也。凶冠則攝縫向右。右為陰。凶也。小功緦麻之服輕。故攝縫向左而同於吉。 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 緦服之縷。其麤細與朝服十五升之布同。而縷數則半之。治其縷不治其布。冠與衰同。是此布也。但為纓之布則加以灰澡治之耳。故曰緦冠繰纓。繰讀為澡。大功以上服重。初死麻帶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初死即絞也。彭氏纂圖註義喪冠條屬至亦條屬右縫。 此一節至下繰纓明喪冠輕重之制。餘同前注疏。

斬衰喪冠

喪冠條屬右縫圖




斬衰冠繩纓屬武。冠三辟積右縫外畢。其布六升。用水濯勿用灰治。○小祥練冠制亦然。但用八升布用灰煅鍊亦右縫。

斉衰冠




○斉衰冠布纓屬武。冠三辟積右縫外畢。其布八升用水濯。勿用灰治。

○小祥練冠制亦然。但用十升布用灰鍛練。亦右縫。

○大功冠並同斉衰右布縫。亦用十升布。

小功以下左總冠繰纓。繰當爲澡。音早。小功以下輕。故縫向左也。以總布爲冠。又澡治總布爲纓輕故也。本總絲也。謂治其縷。細如絲。



總冠澡纓圖




○總麻冠布纓屬武。三辟積左縫外畢。其布用十五升。既治其縷如絲爲冠。又澡治其布爲纓。小功冠。與總麻同。但用十一升布。亦左縫。

大功以上散帶。此一經通言斬衰以下。至大功散帶之法。大功以上散帶者。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絰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者帶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

三禮圖曰。兩股相交。兩頭存麻本散垂三尺。

散帶




絞帶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鄭玄注總精麄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踈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陸德明音義朝直遙反。後朝服放此。注同。去起呂反。注同。孔穎達疏朝服至錫也。正義曰。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去其半而總者。總麻於朝服十五升布之內抽去其半以七升半用爲總麻服之衰服也。鄭注喪服云。去其半。而總如絲是也。加灰錫也者。取總以爲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注。又無事其布不灰焉。正義曰。經云。去其半而總。始云加灰錫。明此總衰不加灰。不治布故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周書成王會墠上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擂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

七十物。擂笏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擂笏八十七十五十。物縷也。據此升之精粗有不同矣。鄭氏謂八十縷爲升。舉其精者也。總於縷加灰錫。於布加灰。朝服據布。故曰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期悲哀三年憂總而已。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皓集說總云者。以其縷之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以澡治之。則謂之錫。所謂弔服之錫衰也。錫者滑易之貌。總服不加灰治也。朝服一千二百縷。終幅。總之縷細與朝服同。但其布終幅。止六百縷而踈。故儀禮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餘同前疏。黃震曰。抄升者麻縷之數。八十縷爲升。十五升千二百縷。去其半爲總。加灰治之爲錫。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言朝服與總與錫之異。朝服縷至精細。用十五升布爲之。幅大二尺二寸。計千二百縷。總麻服則於朝服十五升之內。抽去其半。止以七升半用。幅亦二尺二寸。大計六百縷。本六百經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衰。儀禮喪服傳曰。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餘同前疏。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鄭玄注不以已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也。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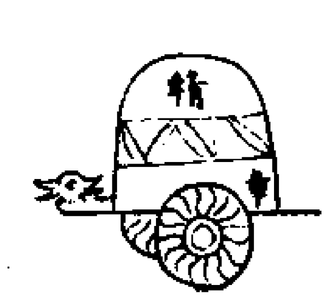
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陸德明音義緌音遂孔穎達疏諸侯至以緌 正義曰諸侯相緌者緌謂以物送死用也 以後路與冕服者後路為上路之後次路也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 先路與褒衣不以緌者是已之車服之上不可以施遺於人以彼不以為正服所用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後路貳車也先路正車也褒衣即前言復諸侯以褒衣是矣 山陰陸氏曰大路玉輅也左傳僖二十八年王賜晉侯大路之服襄二十九年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路二十四年賜穆叔大路定四年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分康公以大路少帛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是也車馬曰賵衣服曰緌緌而以路非正也既夕禮曰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路北面致命變言前路著非後路也不曰先路避先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諸侯相緌以物送死者曰緌諸侯緌諸侯以後路與冕服貳車行在後曰後路惟以後路冕服相緌先路正車褒衣上所襲陽正服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必不以正而用之也陳澔集說諸侯相緌至不以緌 後路貳車也貳車在後故曰後路冕服上冕之後次冕也上公以鷩冕為次侯伯以毳冕為次子男以絺冕為次先路正路也褒衣猶見前章相緌不可用已之正車服者以彼不用之以為正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言諸侯相緌之禮餘同前疏



**遣車視牢具**鄭玄注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箇諸侯亦大牢包七箇大夫亦大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陸德明音義遣弃戰反注同下遣車遣奠皆放此與音餘箇古賀反下同孔穎達疏遣車視牢具 正義曰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箇為一具取一車載之也故云視牢具 注言車至遣車 正義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者以言視牢具故如其數云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者以遣車所用無文因此視牢具故云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疑辭也云天子大牢包九箇以下者以既夕禮遣奠用少牢以上約之明大夫以上皆大牢包九箇者以檀弓云國君七箇遣車七乘則天子九箇遣車九乘以下差降義已具於下檀弓疏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者諸侯大夫位尊雖無三命則有車馬之賜及天子上士三命皆得有遣車諸侯士以下賤故無遣車也

**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鄭玄注輤其蓋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隱翳牢肉四隅棺中之四隅陸德明音義章本或作鄣音同注亦同翳於計反孔穎達疏疏布至四隅 正義曰此經明載牢肉之時因以物章蔽疏布輤者輤蓋也以麤布為上蓋而四面有物章之入壙置於棺之四隅衛湜集說遣車視牢具至置于四隅 賈氏曰士無遣車則所包者不載于車直持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疏布輤亦如攢車為輤其異者四面有章置于輤之四隅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疏布輤 以粗布為遣車之輤亦如攢車為輤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遣車視牢具至置于四隅 遣棄戰切此一經言遣車視牢具之禮及於載時因以物章蔽餘同前疏

遣車踈布輤圖






**載粻有子曰非禮也**鄭玄注粻米糧也陸德明音義粻陟良反 **喪奠脯醢而已**鄭玄注言死者不食糧也遣奠本無黍稷陸德明音義醢音海孔穎達疏載粻至而已 正義曰粻米糧也用遣車載粻遣亡人之而有子譏其為失也然既夕士禮有黍稷麥者但遣奠之饌無黍稷故遣車所載遣車之奠不合載粻既夕藏筲者謂遣奠之外別有黍稷麥喪奠脯醢而已者此亦有子之言也言死者不食糧故遣奠不用黍稷而牲體是脯醢之義也彭氏纂圖註義載粻至喪奠脯醢而已 此一經明遣車載粻之非餘同前疏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鄭玄注各以其義稱陸德明音義稱昌升反又尺證反孔穎達疏祭稱至哀孫 正義曰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祭也吉則申孝子心故祝辭云孝也或子或孫隨其人也喪稱哀子哀孫者凶祭謂自虞以前祭也喪則痛慕未申故稱哀也故士虞禮稱哀子而卒哭乃稱孝子也要義卒哭以後祭稱孝子孫以前則稱哀見前疏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祭所以追養而盡於一身之終喪所以哭亡而止於三年孝則為人子孫終身之行也故子孫之於祭必稱孝

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蓋三年之禮而已。故子孫之於喪止稱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一說祭追遠之祭，祭以孝爲主，奉先思孝也，故稱孝子孝孫；臨喪以哀爲主，故稱哀子哀孫。餘用前疏。黃震日抄祭所以追養，故稱孝；喪所以哭亡，故稱哀。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明祭與喪稱謂之義。餘用前衛湜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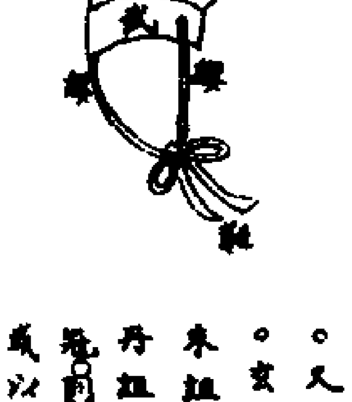
## 端衰喪車皆無等。

鄭玄注：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陸德明音義：衣衰，上於既反，下七雷反。下同。孔穎達疏：端衰至無等。正義曰：端衰，謂喪服上衣，以其綴六寸之衰於心前，故衣亦曰衰。端，正也。言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正，而喪衣亦如之，而今用綠綴心前，故曰端衰也。喪車者，孝子所乘惡車也。惡車，喪車也。等，等差也。言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貴賤等差之別也，以孝子於其親情如一也。注喪車至如之。正義曰：言喪車惡車也者，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云：王喪之木車也。按鄭注巾車，喪車凡五等。巾車云木車蒲蔽，注云：木車不漆者，以蒲爲蔽，始遭喪所乘也。素車棼蔽，注云：素車以白土堊車，棼麻以爲蔽，卒哭所乘。藻車藻蔽，注云：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爲蔽也，既練所乘。駹車雚蔽，注云：駹車邊側有漆飾也，以細葦席爲蔽，大祥所乘。漆車藩蔽，注云：漆車，黑車，漆幨以爲蔽，禫所乘。云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者，按喪服記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其制正幅，故云端。此云端衰，則與玄端同。要義端衰喪車皆無等，孝子之情。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衰制雖無等，其布之精粗則有差也。據衰與其不當於物也，寧無衰。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朱申句解：端衰喪車皆無等。端衰，孝子所服；喪車，孝子所乘，无貴賤之等也。

##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後蕤。

鄭玄注：不蕤，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陸德明音義：縞，古老反，又古報反。注同。卷，音圈。孔穎達疏：大白至后蕤。正義曰：大白者，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二冠無飾，故皆不蕤。此緇布冠，謂大夫士之冠，故不蕤。其諸侯緇布冠則蕤，故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是也。委武玄縞而后蕤者，委武皆冠卷也。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也。玄，玄冠也。縞，縞冠也。玄縞二冠既先有別卷，後乃可蕤，故云而后蕤也。而大祥縞冠亦有蕤，何以知之？前既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蕤也。注不蕤至冠也。正義曰：引春秋左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者，證大白冠是布也。閔公二年冬，狄入衛，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僖二年，齊桓公救而封之。衛文公以國未道，故不充其服，自貶損，所以大白冠大布衣也。衛湜集說馬氏曰：冠以莊其首，蕤以致其飾。冠而不蕤者，始於上古尚質而不文也。冠之以蕤者，制於後代以文而勝質也。文公爲狄所滅，齊桓公救而封之，則以亡國之君爲居喪之服，故以大白始冠者，欲其重始而取上世之冠，故以緇布，此皆不蕤者也。至於玄冠，武以朱組纓，或以玄武，或以素紕，此皆以蕤者也。然而大白不蕤矣，而郊特牲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緇布不蕤矣，而玉藻曰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若是則有時而致飾，可以蕤乎，雜記所言特喪冠爾。山陰陸氏曰：委，委貌也。玄，所謂縞冠玄武；縞，所謂玄冠縞武，如是而後緌。先儒謂玄冠委貌也，然則縞冠素委貌歟？素委貌蓋素端之冠。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白冠，白布爲之，喪冠。緇布之冠，黑布爲之，大古吉冠，皆不蕤。蕤與緌同，尚素與質，無緌爲飾。委武玄縞而后蕤。委，委貌；武，冠卷也。玄，玄武，黑委貌也，玄端之冠。縞，玄冠縞武，素委貌也，素端之冠。此皆有緌爲飾。陳澔集說：大白冠至委武玄縞而后蕤。此二冠無飾，故皆不蕤。然玉藻云緇布冠繢緌，是諸侯之冠，則此不緌者，謂大夫士也。委武，皆冠之下卷，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玄縞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有蕤，故云委武玄縞而后蕤也。餘同前注疏。朱申句解：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大白，喪冠也。緇布，大古冠也。喪冠尚素，大古冠尚質，故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委武，冠卷也。玄，玄冠也。縞，縞冠也。二冠皆有卷，故加以蕤。彭氏纂圖註義：大白冠至委武玄縞而后蕤。此一經明冠蕤不蕤之制。大白冠與緇布冠無異，但有白黑不同，其不緌一也。已有圖在前。今具委武玄縞二冠圖。餘用前衛湜集說。

委武玄縞二冠




○又名委貌。○玄冠則以朱組纓，武以丹組纓。○縞冠則以玄武，或以素紕。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鄭玄注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 **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鄭玄注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陸德明音義迎魚敬反注同孔穎達疏大夫至可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公私祭服 大夫冕而祭於公者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祭於公謂助君祭也 弁而祭於己者弁爵弁也祭於己自祭廟也助祭爲尊故服絺冕自祭爲卑故服爵弁崔云孤不悉絺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踰之也 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者弁謂爵弁也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也冠玄冠爲卑也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故用玄冠也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者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己以己既爵弁親迎親迎輕於祭尚用爵弁則士亦當用爵弁自祭於己廟可也言於禮可用也爵弁是記者緣事類欲許之著爵弁 注弁爵至孤爾 正義曰知弁爵弁也者與士



弁連文士弁祭於公爵弁故知大夫弁者亦爵弁也云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者以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己者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玄冠不爵弁 注緣類至常也 正義曰以祭親迎事類相似親迎既弁故自祭欲許其著弁其理不可故鄭云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者之服所以親迎攝盛服者以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祭祀常所供養故須依其班序要義祭服依班序昏則攝盛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大夫冕而祭於公至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崔氏曰孤不悉絺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踰之也 馬氏曰周官司服曰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降而至於祭羣小祀則玄冕蓋祭之大者莫重於昊天而祀之小者莫甚於羣小祀不別以服不降以等則尊卑不明隆殺不分而禮數乎息矣大夫士則祭之至大者莫重乎助於公祭之有常者莫甚乎祭於己故大夫則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者亦周官六服同冕之意也蓋王則異其服而大夫士則異其冕弁而已周禮又曰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大夫以玄冕爲極而

士以爵弁爲極也非祭於公安敢用哉雖然士弁而親迎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乎謂昏者己之事祭於家者亦己之事弁可用於昏則亦可用乎祭於己此記禮者之所疑也蓋昏禮者合二姓之好爲萬世之始以其至大之禮行於一時之間可以攝其盛服而用弁焉士昏禮所謂主人爵弁者也至若祭於己則歲時所用於家爲常苟不與祭於公者有辨安在其爲禮哉士可弁而祭於己則大夫亦可冕而祭於己矣雖然士之弁而親迎亦猶記所謂冕而親迎者也故哀公嘗疑其爲已重而孔子辨之諸侯以祭服而親迎則士以助祭服而親迎義之當然於是乎在苟弁而祭於己則非特嫌其同於公而又著其輕於昏矣故士之弁而祭於公者正也弁而親迎者權也弁而祭於己則不可也山陰陸氏曰此言大夫若冕而祭於公則弁而祭於己士若弁而祭於公則冠而祭於己若下大夫一命弁而祭於公則冠而祭於己可知下士不命冠而祭於公則端而祭於己亦可知少牢朝服而祭下大夫也特牲冠端玄而祭下士也王之上士三命服玄冕則弁而祭於己矣然則一命大夫不冕雖士三命有服冕者據大夫五士三鄭氏謂大夫爵弁自祭宗廟惟孤爾又謂諸侯自相朝聘皆皮弁服皆非是業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以朝



覲宗遇會同于王相見亦如之蓋諸侯自敵以上相見皆用其至且有宜稱皮弁服不應執圭 李氏曰大夫冕而祭于公謂天子之大夫也儀禮曰大夫朝服而祭謂諸侯之大夫也士弁而親迎則弁而祭於己可也詩曰角枕粲兮角枕天子之所服也有昏者枕可以同于王而士之冠可以同于大夫所以重昏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夫冕而祭於公冕絺冕大夫助祭於公服之弁而祭於己弁爵弁祭於私家服之士弁而祭於公士助祭於公服弁冠而祭於己冠玄冠士弁而親迎親迎雖己事攝盛服深也非常也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記者緣類欲許之然非禮也馬氏攢之陳澔集說大夫冕而祭於公至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助祭爲尊自祭爲卑故冠服有異也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云弁而祭於己者此大夫指孤而言也記者以士之親迎用弁以爲可以弁而祭於己然親迎之弁暫爲攝用耳祭有常禮不可參也朱申句解大夫冕而祭於公大夫助祭於公用冕弁而祭於己自祭於家用弁士弁而祭於公士助祭於君用弁冠而祭於己自祭於家用冠也此以冕重於弁弁重於冠也士弁而親迎親迎之禮爲重故得用弁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以親迎亦己事故祭亦可用弁彭氏纂圖註義大夫冕而祭

於公至士弁而祭於己可也。此一節明大夫公私祭服。按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則諸侯之臣助祭亦有用冕者當考。餘同衛湜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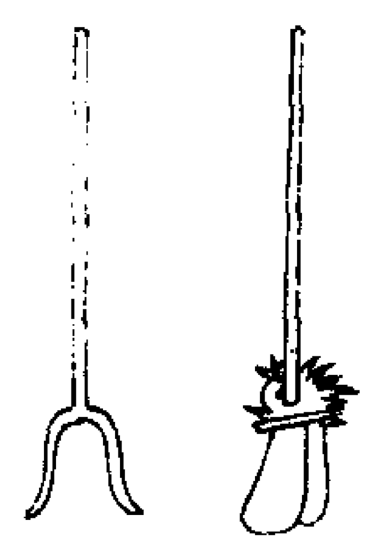
**暢臼以椈杵以梧**鄭玄注所以擣鬯也椈柏也。陸德明音義擣丁老反。

**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鄭玄注枇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祭也吉祭枇用棘。陸德明音義枇音匕本亦作朼音同注同長直亮反下同。**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鄭玄注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陸德明音義刊苦干反柄兵命反。孔穎達疏暢臼至與末　正義曰此一節明吉凶暢及枇畢之義各隨文解之暢者謂鬱鬯也　曰以椈杵以梧者謂擣鬯所用也椈柏也梧桐也謂以柏爲臼以桐爲杵擣鬱鬯用柏臼桐杵爲柏香桐絜白於神爲宜　注椈柏也　正義曰椈柏爾雅釋木文　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枇者所以載牲體從鑊以枇升入於鼎從鼎以枇載之於俎　注此謂至用棘　正義曰知謂喪祭也者以其用桑故知喪祭也云吉祭枇用棘者特牲記云枇用棘心是也　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主人舉肉之時則以畢助主人舉肉用



桑者亦喪祭故也刊其柄與末謂畢末頭亦刊削之畢既如此枇亦當然若吉時亦用棘　衛湜集說暢臼以椈至刊其柄與末　長樂陳氏曰匕之別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疏匕有喪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廩人之所概黍稷之匕也饔人之所概牲體之匕也牲體之匕枇匕也其制則黍稷之匕小於枇匕枇匕小於疏匕何則敦之量不過三豆而高不過一尺則黍稷之匕小矣挹之以枇匕然後注于疏匕者三則疏匕大矣吹器曰畢祭器亦曰畢皆象畢星也詩曰兕觥其觩有捄棘匕有捄天畢捄者曲而長也則畢之狀可知矣鄭氏曰畢狀如叉喪匕用桑而畢亦桑則吉匕用棘而畢亦棘此鄭氏所以言匕畢同材也然桑貴棘亦各致其義舊圖謂匕畢皆漆之誤矣特牲主人及佐食舉牲鼎宗人執畢先入賓者錯俎加匕鄭氏曰主人親舉則宗人執畢導之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少牢及虞禮無匕何哉少牢大夫不親舉虞祭主人未執事其說是也　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　眉山陳櫟詳解枇以桑枇亦作朼即匕也自鼎載牲體升於俎者用桑爲之言祭枇用棘詩有捄棘匕長三尺或曰五尺枇之度也畢用桑長三尺畢形亦如匕枇畢同材吉祭枇畢同用棘可知詩有捄天畢象畢星刊其柄與末刊削也此畢制與枇不同處餘同前注　陳澔集說暢臼以椈至刊其柄與末　柏香芬而梧潔白故用之牲體在鑊用枇升之以入鼎又以枇自鼎載之入俎主人舉肉之時執事者則以畢助之舉此二器吉祭以棘木爲之喪祭則用桑刊畢之柄與末加刊削枇亦必然也　餘同前注疏　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明吉凶暢及枇畢之義　餘見前衛湜集說

枇　畢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玄注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繂也繂之不加箴功大夫以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　陸德明音義率帶上音律下音帶本亦作帶繂音律箴之金反　孔穎達疏率帶至二



采　正義曰此謂尸襲竟而著此帶也率謂爲帶之但攝帛邊而熨殺之不加箴功異於生也以五采飾之亦異於生也大夫與諸侯同而士二采並異於生而尊者可同也然此士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緇帶故士喪禮緇帶　注此謂至於生　正義曰知襲尸之大帶者以吉時大帶唯有朱綠玄華無五采此上連枇畢用桑之下則知此亦喪之大帶小斂大斂衣數既多有紋不可加帶故知襲尸之大帶也以其稱率與大帶同故知是大帶也云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者鄭以襲衣與生同唯帶與生異凡襲事者衣畢加帶乃成故云襲事成於帶變之異於生也　要義襲事成於帶變之異於生　見前　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言大夫以上襲尸其帶皆以五采繂率之則非襲尸無率也據士練帶率下辟　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　陳澔集說率與繂同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謂之繂者但攝帛邊而熨殺之不用箴線也以五采飾之士喪禮緇布此二采天子之士也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閒而后折入。**鄭玄註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爲桁所以庪甕甒之屬聲之誤也實見閒藏於見外椁內也折承席也　陸德明音義甕於貢反甒甒之異甒音武庪羅筲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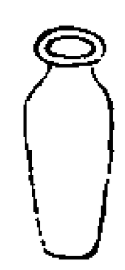
交反竹器衡依注作桁戶剛反徐戶庚反庪也見音閒閒之閒棺衣也注周閒如字注同徐古莧反二胖云鄭合見閒二字共爲覸字音古辯反折之設反注同形如狀無足也庪九委反又九僞反徐居綺反字亦作庋同孔穎達疏醴者至折入 正義曰此一經是送葬所藏之物 醴者稻醴也者言此醴是稻米所爲 甕者盛醯醢 甒者盛醴酒 筲者盛黍稷衡者以大木爲桁置於地所以庪舉於甕甒之屬 實見閒見謂棺外之飾言實此甕甒筲等於見外椁內二者之閒故云實見閒 而后折入者折謂椁上承席實物椁內既畢然後以此承席加於椁上 注此謂至席也 正義曰知葬時藏物也者言此甕甒筲衡筲葬時所藏之物皇氏云甕甒筲明器也故實此醴與醯醢之屬云實見閒藏於見外椁內也者按既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注云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既夕禮又云藏苞筲於旁注云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甒餜相次可知知是藏於見外椁內者則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此是士禮略實明器耳大夫以上則兼有人器明器也人器實明器虛云折承席也者按既夕禮注云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責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是也要義藏器於見外椁內而后折入 器大夫以上葦有見前注 衛湜集說賈氏曰見棺飾也飾則帷荒以帷荒加於柩棺柩不復見唯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 唐陸氏曰見棺衣也 山陰陸氏曰以實見閒非止此四物以此四物訣之衡讀如字其衎之橫者也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甕甒筲衡實見閒而后折入 衡鄭改爲桁戶剛反所以庪甕甒等陸佃曰衡如字衎之橫者見飾棺之衣也實見閒者實上物於見之外椁之內二者之間也折形如床無足實以木爲之縮者三橫者五實物椁內既畢加此於壙上以承抗席故鄭訓折爲承席而后折入者然後以折入於椁上窆事畢也餘同前注疏 陳澔集說醴者至而后折入 此言葬時所藏之物見棺衣也言此甕甒筲衡實於見之外椁之內而后折入者餘同前疏 彭氏纂圖註義抗席圖見禮器 餘同衛湜集說

甕



高一尺口徑六寸五分腹徑九寸五分底徑六寸五分受三斗

甒



口徑一尺脰高二寸徑八寸腹徑尺二寸底徑六寸受五斗



筲



桁



## 重既虞而埋之

鄭玄注就所倚處埋之 陸德明音義重直龍反埋亡皆反倚於倚反處昌慮反 孔穎達疏重既虞而埋之 正義曰按既夕禮初喪朝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不入重不入者謂將啓祖廟若遇之然故不入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道左主人位此注就所倚之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 要義埋重於祖廟門外之東見前注疏 陳櫟詳解重既虞而埋之既虞祭之後則埋之鄭云就所倚處埋之謂喪朝祖廟將出時重出自道左倚之此之謂所倚處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 陳澔集說重說見檀弓 虞祭畢埋於祖廟門外之東 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言虞後埋重之法 三禮圖載士喪禮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注云木也縣物焉曰重刊鑿之也鑿之爲縣簪檀弓曰重主道也禮義云始死作重若吉祭木主之道也吉祭木主所以依神在喪作重亦以依神故云主道也重起於殷代以含飯餘粥以鬲盛之名曰重今之粮罌即古重之遺象也所以設重者鬼神或依飯食孝子冀親之情有所憑依也 餘同前注疏

##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鄭玄注婦人無爵制主禮死事以夫爲尊卑

##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

鄭玄注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也此既事皆拜 陸德明音義辯音遍 孔穎達疏小斂至辯拜 正義曰禮凡當大斂小斂及啓攢之時唯有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即堂下之位悉徧拜故云皆辯拜也 注嫌當至皆拜 正義曰嫌當三事終竟不拜故明事竟即拜也云此既事皆拜者皆拜即此云辯拜三事也然若士當事而大夫至則士亦爲大夫出也故雜記下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是也 衛湜集說小斂大斂啓皆辯拜 金華應氏曰小斂以襲其形大斂以韜於棺啓攢以載其柩皆喪事之變節而切於死者之身也生者之痛莫此爲甚賓亦於是拜死者弔生者故主人皆徧拜以謝之而致其哀也 郝氏曰見

前注。孔子曰見前疏。朱中句解凡婦人。婦人無爵。從其夫之爵位。以夫之爵位爲尊卑也。彭氏纂圖註義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此一經明婦人從夫爵位之禮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 此一經言小斂大斂啓殯辯拜之禮。餘同衛湜集說。

**朝夕哭不帷**。鄭玄注緣孝子心欲見殯肂。既出則施其居。鬼神尚幽闇也。陸德明音義帷位悲反。下同。肂以二反。埋棺之坎。居字林戶臘反。閉也。纂文云古闔字。玉篇羌據公荅二反。皆云閉也。孔穎達疏朝夕哭不帷。 正義曰。孝子心欲見殯。故當朝夕進入廟門內哭位之時。除去殯宮帷也。哭竟則帷之。 注既出則施其居。 正義曰。按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鄭云。徹帷居之事畢則下之。鄭此注會儀禮注也。則居是褰舉之名。初哭則褰舉。事畢則施下之。

**無柩者不帷**。鄭玄注謂既葬也。棺柩已去。鬼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陸德明音義去起呂反。孔穎達疏無柩者不帷。 正義曰。無柩謂葬後也。神主附廟。還在室。則在堂無事。故不復用帷也。要義。朝夕哭褰帷。既出則施其居。見自注疏。陳澔集說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朝夕之間。孝子欲見殯。故哭則褰舉其帷。哭畢乃垂下之。無柩謂葬後也。神主祔廟之後。還在室。無事於堂。故不復施帷。黃震日抄重既



虞至從其夫之爵位。 重者。初喪時所立之主。以既有柩又有主。故名重。既葬而虞。祭立主矣。則埋之。 小斂大斂至無柩者不帷。 啓謂啓攢。辯拜謂徧拜以謝賓。彭氏纂圖註義朝夕至不帷。此一經言設帷之禮。餘同前疏。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鄭玄注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迎君也。君即位車東出待。不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孔穎達疏君若至后奠。 正義曰。謂君來弔臣之葬。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弔之。故云君若載而后弔之。 則主人東面而拜者。君既弔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 門右北面而踊者。門謂祖廟門也。右。西邊也。若門外來則右在東。若門內出右在西。此據車出家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從位立近門內西邊北面而哭踊爲禮也。 出待者。孝子哭踊畢。而先出門待君。君來則出門拜迎。君去則出門拜送也。今君入臨弔事竟。便應去。不敢必君之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出反而后奠者。反謂君來未去。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也。而后奠者。凡君來必設奠告柩知之也。或云此謂在廟載柩車時也。奠謂反設祖奠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明臣既載柩車。君始弔之禮。餘同前疏。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鄭玄注繭衣裳者。若今大襺也。纊爲繭。緼爲袍。表之以稅衣。乃爲一稱。繭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爲之緣。非也。唯婦人纁袡。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譏襲婦服而已。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爲襲之。玄冕或爲玄冠。或爲玄端。陸德明音義繭古典反。稅他喚反。注同。纁許云反。袡字又作衻。而占反。裳下襈也。王肅云婦人蔽膝也。纊音曠。縕紆粉反。袍薄勞反。稱尺證反。下放此。緣悅絹反。孔穎達疏子羔至婦服。 正義曰。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 繭衣裳者。纊爲繭。謂衣裳相連而綿纊著之也。 與稅衣者纁謂黑衣也。若玄端而連衣裳也。玄端多種。今衣裳連是玄端。玄端玄裳也。纁袡爲一者。纁絳也。袡裳下緣襈也。以絳爲緣。故云稅衣纁袡也。繭衣既褻。故用稅衣表之。合爲一稱。故云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也。 素端一者。此第二稱也。以服既不褻。並無復別衣表之也。盧云布上素下。皮弁



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也。 皮弁一者。第三稱也。十五升白布爲衣。積素爲裳也。 爵弁一者。第四稱也。玄衣纁裳也。 玄冕一者。第五稱也。大夫之上服也。 曾子曰。不襲婦服者。曾子非之。纁袡是婦人之服。而子羔襲用之。故曾子譏之。依禮不合襲婦人之服。 注繭衣至襲之。 正義曰。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者。鄭恐經云皮弁爵弁。但云冠。不云服。恐襲其冠。不襲其服。故云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云曾子譏襲婦服而已者。鄭意以曾子但譏婦服而已。不譏其著玄冕。于羔爲大夫無文。故注云未聞子羔爲襲之。要義禮以冠名服。 曾子譏襲婦服。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據此男子褻衣皆連衣裳。表蓋亦如之。然則婦人連衣裳。欲男子之內也。公襲九稱。爵弁三。大夫五稱。皮弁三。則士三稱。爵弁一。皮弁二歟。凡襲親身之服。不與其餘爲序。故子羔襲稅衣。其素端以下自爲序。素端亞皮弁。皮弁亞爵弁。爵弁亞玄冕。公襲衮衣。其玄端以下自爲序。玄端亞朝服。朝服亞素積。素積亞爵弁。爵弁亞玄冕。玄冕亞襃衣。鄭氏曰見前注。唐陸氏曰見前音義。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也。襲以衣斂尸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 按三禮圖注褖衣當玄端處。生

時玄端衣裳別及死而襲玄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雖男子玄端亦名褖衣也曾子譏之者非譏褖之譏用纁袡褖衣纁袡是婦人嫁時之服亦非裳衣故曾子譏襲婦服餘同前疏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鄭玄注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陸德明音義爲于偽反又如字使色吏反復音伏館本亦作觀音同**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鄭玄注公君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間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陸德明音義拾其刧反下同孔頴達疏公七至居間　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至士初死在室殯踊節及明貴賤踊數也公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之時又一踊襲明日朝又明日小斂朝一踊爲四也其日晚小斂時又一踊是小斂日再踊就於前三日爲五也小斂明日朝又踊爲六也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爲七踊也　大夫五者大夫三日殯合死日爲四日見始死一明日襲朝一又明日小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　士三者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是凡三也　婦人皆居間者謂婦人與丈夫更踊也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踊踊畢賓乃踊婦人居賓主之中間也又云皆居間者言皆於貴賤婦人悉居賓主間也然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爲禮有節之踊每踊輒三者三爲九而謂爲一也要義初喪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爲之節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公七踊至皆居間　山陰陸氏曰公五日而殯踊七日大夫三日而殯踊五日其始死之日踊既殯之後一日猶踊若士三日而殯踊三日則其既殯之後一日不踊數三五七然後有間士三踊婦人居間言皆三無又間故也然則婦人居間若公七踊其二日甲一踊又二日乙一踊又二日甲一踊大夫放此　嚴陵方氏曰爲貴者踊則多爲賤者踊則少此重輕之別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爲君使至皆居間　記者因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此乃有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彼以哀心之泛感言也又所謂無數者不以每踊三跳九跳爲三踊之限也餘同前疏黄裳日抄爲君使至以下之家也　私館妨其私家故不復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爲君使而死至大夫以下之家也　此一經又明爲君使而死之復禮　公館可復私館不可復以其非己所得專也　公七踊至婦人皆居間　此一經明諸侯至士初死在室殯踊節及明貴賤踊數也餘同前疏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鄭玄注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陸德明音義卷音衮重直龍反又直用反韍音弗稱尺證反孔穎達疏公襲至於上　正義曰此一經明襲用衣稱卷冕之也公襲以上服最在內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欲尊顯加賜故褒衣最外而細服居中也子羔賤故卑服親身也　玄端一者賀云燕居之服玄端朱裳也　朝服一者緇衣素裳公曰視朝之服也　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　纁裳一者賀云冕服之裳也亦可鷩毳任取中間一服也　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此是始命之服示之重本故二通也招魂君亦用爵弁服也玄冕之下又取一也　褒衣一者所加賜之衣最上華君賜也自卷衣至此合爵弁二通合九稱朱綠帶者諸侯襲尸除五采之大帶外又別有此帶以素爲之而朱綠飾之亦異於生時也　申加大帶於上者申重也謂已用此朱綠小帶結束之今重加大帶於革帶之上者象生時大帶也用素爲之士則二采大夫諸侯皆五采飾之故前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云此謂襲尸之大帶也鄭既謂前爲襲尸之大帶此重言加大帶是用襲尸如一故知前所言即此大帶也　注朱綠至稱與　正義曰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者此帶既非革帶又非大帶祇是衣之小帶衣之小帶用素故云亦以素爲之云申重也者釋詁文云重於革帶也者謂於革帶之上重加此大帶知非對小朱綠帶爲重者以朱綠小帶散在於衣非是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故知對革帶爲重者云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者解經文申加之字既無革帶又加大帶云申者何以革帶必見革帶與大帶者明雖有

變必備此二帶云士襲三稱以下者鄭欲歷明天子諸侯以下襲之數士喪禮襲三稱前文子羔襲五稱此文公襲九稱是尊卑襲數不同唯天子諸侯無文故約之云諸侯士稱天子十二稱與與者疑辭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言公之襲如此則自御大夫而下固有降殺矣　山陰陸氏曰子羔言爵衣裳公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相備也喪大記曰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纁裳先儒謂冕服之中鷩毳任取中間一服非是纁裳即冕服不應其序在此蓋纁裳亦爵弁也故曰素積一纁裳一素積言皮弁則纁裳言爵弁可知然則公襲爵弁蓋三即言爵弁三嫌不俟又公言褒衣而子羔不言者有褒衣則襲無則否且於公言有褒衣亦言之法若子羔者賜褒衣則其襲應云子羔之襲也爵衣裳與玄冕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褒衣一知然者以公襲如此知之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澔集說卑者以卑服親身如子羔之襲是也公貴者故上服親身褒衣最外尊顯之也褒衣上公之服也玄端玄衣朱裳齊服也天子以爲燕服士以爲祭服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朝服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皮弁之服諸侯視朔之服也纁裳冕服之裳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以其爲始命所受之服故特用二通示重本也玄冕



見上章褒衣者君所加賜之衣最在上榮君賜也諸侯襲尸用小帶以爲結束此帶則素爲之而飾以朱綠之采也申重也已用革帶又重加大帶采生時所服大帶也此帶即上章所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者是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明公襲用衣裳餘同前疏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鄭玄注環經者一股所謂纏絰也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散帶陸德明音義纏直連反孔穎達疏小斂至一也　正義曰環絰一股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絰故云公大夫士一也　注環絰至散帶　正義曰知以一股所謂纏絰者若是兩股相交則謂之絞今云環絰是周迴纏繞之名故知是一股纏絰也又鄭注弁師云環絰者大如緦之麻絰纏而不糾今此所謂彼經注也知士素委貌者武叔投冠括髮諸侯之大夫當天子之士也云大夫以上素爵弁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以大夫與他殯尚弁絰則其子弁絰明矣諸侯以上尊固宜弁絰衛湜集說長樂黄氏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出戶袒乃投其冠括髮子游嗤其不知禮疏云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在前今武叔奉

尸夷堂之後乃投冠括髮失哀節故子游嗤之以此推之則小斂之時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加環絰可知及至大斂于亦弁絰　又曰鄭註環絰之末有散帶二字既爲尸主人絞帶緌下孔穎亦云小斂于戶內託主人袒髺髮散帶垂今以記文考之小斂但言婦人帶麻主人絞帶不言主人帶絰至奉尸夷于堂方言帶絰而註說則以小斂之時散帶疏說又以爲既小斂之後散帶其說不同皆不足爲據也　嚴陵方氏曰親始死故未服辨貴賤之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環絰一股而周環纏繞之亦名纏絰小斂孝子既去冠不可無飾故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環絰於首焉無貴賤一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言大夫士小斂環絰之制餘同前疏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鄭玄注喪大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君至此君升乃鋪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也陸德明音義鋪普胡反又音敷紟其鴆反絞戶交反爲于僞反孔穎達疏公視至乃斂　正義曰公君也明君臨臣喪大斂禮也公升商祝鋪席乃斂者公升謂君來升堂時商祝主斂事者也此臣喪大斂君來至之前主人雖已鋪席布絞紟衾聞君將來至則主人徹去之此君至升堂而商祝更



鋪席待君至乃斂也所以然者重榮君來爲新之也亦示若事由君也陳櫟詳解公視大斂君視臣之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先已鋪席布絞紟衾聞君至撤之君升堂商祝更鋪席榮君來而新之亦示若事由君也商祝主斂事者前于喪禮見喪事之祝稱商祝商傷也悲傷之義解皆謂習商朝之禮然非合政前訓陳澔集說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君臨臣喪而視其大斂商祝習知殷禮者專主斂事主人雖先已鋪席布絞紟等物聞君將至悉徹去之待君至升堂商祝乃始鋪席爲斂事蓋榮君之至而舉其禮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明君來視大夫斂之禮餘同前疏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鄭玄注言失之也士喪禮下篇曰贈用制幣玄纁束帛陸德明音義廣古曠反長直亮反幅方服反孔穎達疏魯人至終幅　正義曰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椁中也贈用玄纁束帛三玄二纁故既夕禮曰贈用制幣玄纁束今魯人雖三玄二纁而用廣尺長終幅不復丈八尺則失禮也要義魯人贈幣失禮見前疏陳澔集說贈以物送別死者於椁中也既夕禮曰贈用制幣玄纁束一丈八尺爲制今魯人雖用玄與纁而短狹如此則非禮矣故記者譏之幅之度二尺二寸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 鄭玄注賓立門外不當門陸德明音義介音界後皆同 主孤西面 鄭玄注立於阼階下 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 鄭玄注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陸德明音義相息亮反下皆同 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 鄭玄注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陸德明音義適丁歷反 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鄭玄注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無出字孔穎達疏弔者至反位 正義曰自此以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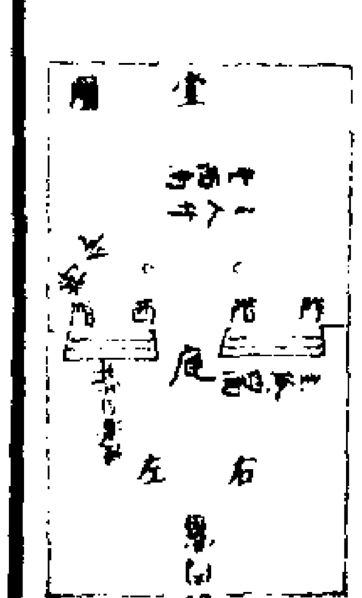
於篇末明諸侯相弔含贈賵之禮今各隨文解之從此至反位明弔禮 弔者即位于門西者謂主國大門之西 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者以其凶事異於吉故介在東南北面西上以使在門西故也 相者受命者相者相主人傳命者也不稱擯而言相者鄭云喪無接賓故不言擯此對則耳若通而言之吉事亦云相故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又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凶事亦稱擯故喪大記云君弔擯者進又按士喪禮賓有襚擯者出請入告是也 出曰孤某須矣者孤謂嗣子也某為嗣子之名必稱嗣子名者欲使使者知適嗣之名故鄭引公羊傳云君薨稱子某但公羊對擯之辭稱子某此對賓之辭故稱孤某云須矣者異於吉禮不出迎故云須矣 主人升堂西面者謂從阼階升也知者以弔者升由西階故也又下文孤降自阼階拜之明升亦阼階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者或大夫士也或平常無賓時也子拜稽顙者不云孤某而稱子者客既有事於殯故稱子以對殯之辭也以下皆然若對賓之辭則稱孤某也衛湜集說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至弔者降反位 嚴陵方氏曰此皆諸侯相弔之禮也淑善也如何不淑言奉君之命弔君之喪不敢不善其事也須待也與寡君須矣同義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弔者即

位于門西東面 此下明諸侯相弔含襚贈賵臨之禮弔者就賓位于國大門之西而面則向東 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 稍首之介立於賓之東南北面而以西為上以弔使在門西故也 西於門 不敢當門又偏在西 主孤西向 主人孤子曰主孤立阼階下而西面 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 吉事有曰孤某使某請問賓之行事 客曰寡君使某 某吾已奉吾之命 如何不淑 上姑述鄭注然本于禮而節文有云哀哉君人之不淑不淑乃稽元者如何閒辭須下君何故而不善至此也古人弔辭例如此 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 須待也不出迎異吉禮餘同前疏 陳澔集說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至弔者降反位 此言列國遣使弔喪之禮弔者君所遣來之使也介副也門西主國大門之西也西上者介非一人其長者在西近正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之中也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之下也相者受命相禮者受主人之命也如何不淑慰問之辭言何為而罹此凶禍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由阼階而升也降反位降階而出復門外之位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 石梁王氏曰此一段頗詳可補諸侯喪禮之缺 朱申句解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 即此也門西東面賓之位也其介在其東南介輔賓者也立於賓之東南北面西上



以西為上西於門 不敢當門 主孤西面 主孫謂孤子為主人者立於阼階下 相者受命 相者主人之相禮者受主人之命以出曰相者言 孤某使某請事 孤某主人名使某相者自名請問賓之行事 客曰寡君使某 言奉君命而弔 相者入告 以賓辭告主人 出曰 相者復出命賓 弔者入 入行弔禮 主人升堂西面 升自阼階西面受弔 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 致其國君之命 寡君聞君之喪 言聞君有喪事 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 子主人也 稽顙頭至地也 弔者降反位 弔畢降階出反門外之位 彭氏纂圖註義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至弔者降反位 西於門 謂介位雖在賓東南亦西於門 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 相者受命者 謂受主人命以出也 曰孤某使某請事 孤謂嗣子上某嗣子之名下某相者自稱 請事 請所為來事 餘同前疏

諸侯命使弔含賵贈圖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鄭玄注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陸德明音義含本又作唅說文作琀同胡闇反下同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鄭玄注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陸德明音義襚音遂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鄭玄注朝服吉鄭國之禮也即就也以東藏於內也孔穎達疏含者至以東　正義曰此一經明含禮　執璧者含玉爲璧制鄭云分寸大小未聞含之所用已具檀弓疏　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者謂含者坐委所含之璧于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葦席承之既葬以後則以蒲席承之　注言降至殯宮　正義曰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者以此經直云降



出反位不知何人反位前文云弔者降反位則此謂含者降反位即弔者既爲上賓故下文云上客臨注云上客弔者既爲上客明含者是介也云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者按左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歸惠公賵緩也公羊亦云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是左氏公羊皆譏其緩云無譏者取穀梁之義故文五年穀梁云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明宰咺言來得周事也是宰咺歸賵穀梁不譏是既葬歸含且賵無譏也穀梁所以不譏宰咺者釋廢疾云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不譏者釋廢疾云以其殽敗兵無休時君子原情不責晚也　宰夫朝服即喪屨者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鄭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仍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屨也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宰者朝服者新始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故聘禮云聘遭喪入竟則遂也鄭云遭喪主國君薨也聘禮又云不筵几鄭云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聘禮又云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注朝服吉鄭國之禮　正義曰鄭國來弔不敢純凶待之而著服是以吉待鄭國之禮所以必用吉服以待鄭國者以己國遭喪他國是吉不可以喪禮待於他國故以吉禮待之此弔者既爲上客又賵者是上介則此含者襚者當是副介末介但含襚於死者爲切故在先陳之要義春秋有歸含賵緩而無譏者　居喪以吉服按鄭國王凡有賵陳辨詳解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此言含禮具五日含稍者入告至有葦席既葬所含歸于殯之東南席上未葬有葦席既葬蒲席既葬則有蒲席承璧隔國有遠近故有葬後來致含者凡含皆受之於殯宮降出反位亦反門外之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執玉不麻故服朝服吉鄭國之禮不純凶也就喪屨又不純吉也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既取所委璧降自西階以東以東藏於內弔者既是上客含者當是副介陳澔集說含者執璧至降自西階以東　此言列國致含之禮含玉之形制如璧舊註云分寸大小未聞也委跪而致之也未葬之前設葦席以承之既葬則設蒲席承之鄭國有遠近故有葬後來致含者降出反位謂含者委璧訖降階而復門外之位也上大弔者爲正使此含者乃其介耳凡初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之然後宰夫取而藏之也朝服吉服也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純變吉故仍其喪屨坐取璧亦跪而取之也以東藏於內也除同前疏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鄭玄注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順其上下陸德明音義委一遠反襚者降受爵弁服而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鄭玄注按襚者以服者賈人陸德明音義霤力救反賈音嫁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鄭玄注亦西面者亦襚者委衣時孔穎達疏襚者至西面　正義曰

此一節明襚禮。按上文含者稱執璧，下文賵者稱執圭，則此襚者當稱執衣。不云者，文不備也。以下文云襚者執冕服，故於此略之。注亦於至上下。正義曰：以斂衣而委於席上，今衣而委於璧北，故云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以經文先含而後襚，則含重而襚輕，所委殯東西面南頭爲上，故云順其上下。謂上者在前，下者在後。注擯襚者以服者賓人。正義曰：按聘禮有賓人，故知擯襚者之服是賓人也。注亦西至衣時。正義曰：上云委衣于殯東，又云受爵弁受皮弁玄端，皆云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稱殯令。云舉者亦西面，是亦如襚者西面也。其服重者使執而入，爵弁受於內霤，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玄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璧北亦重者在南。凡諸侯相襚衣數無文，據此其服有五，又先路褻衣不以襚，以外無文。衞湜集說：襚者曰寡君使某襚至其舉亦西面。嚴陵方氏曰：即前所言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者蓋是禮。山陰陸氏曰：所受服轉卑，故其所授轉高也。爵弁皮弁不言委，朝服玄端不言委，受可言也，委不可言也。凡玄端不言服，愧於言服。據爵弁服纁裳，皮弁服素積，玄端玄裳。爵弁服尊矣，受於門內霤；皮弁次之，受於中庭；朝服又次之，自西階受；朝服玄端卑矣，自堂上受玄端，不言受朝服於西階受玄端於堂，亦以此



鄭氏曰：具前注。孔氏曰：凡前舉陳擽詳解。襚者曰：以衣贈死者曰襚。此言襚禮。寡君使某襚，至襚者執冕服。冕服重，故先之。左執領，領，要。執以左手。右執要。腰手。執以右手。入升堂致命，至委衣于殯東。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襚者降，受爵弁服于門內霤。降階出取爵弁服，從者於門內霤授之。將命于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從者又降出取皮弁服入，自西階受朝服。又取朝服，自堂受玄端。又取玄端服。服斯輕，受斯近。將命皆如致冕服禮。于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皆同前。襚者亦必副介，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襚者曰寡君使某襚至其舉亦西面。此言列國致襚之禮。衣服曰襚。委于殯東，即委璧之席上也。左執領，則領向南。此襚者既致冕服訖，復降而出取爵弁服以進，至門之內霤而將命，于拜如初者，如受冕服之禮也。受訖，襚者又出取皮弁服及朝服及玄端服。等服進受之禮皆如初，但受之之所不同耳。致五服皆畢，襚者乃降出反位，而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而其舉之也，亦如襚者之西面焉。黃震日抄：此記相襚之禮。彭氏纂圖註義：按上文含者稱執璧，下者賵者稱執圭，則此襚者當稱執衣。不云者，文不備也。以下文云襚者執冕服，故以此略之。冕服爲重，故襚者先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升堂將命曰寡君使某襚于拜稽顙，襚者遂委冕服於殯之東，襚者乃降而出。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于拜稽顙如初者，襚者降而出至門內霤受爵弁服升堂將命于拜稽顙，襚者又委衣于冕服之北，降而出，如初禮也。餘見前注疏、衞湜集說。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鄭玄注：輈，轅也。自乘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覲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使或爲史。陸德明音義：賵，芳鳳反。孤須矣，從此盡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乘，繩證反。注同。輈，竹由反。車轅也。孔穎達疏：上介至以東。正義曰：此一節明賵禮。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者，乘黃謂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於殯宮中庭，北輈者，謂大路輈轅北嚮也。客使自下由路西者，客使謂使客之從者也。爲客所使，故曰客使也。自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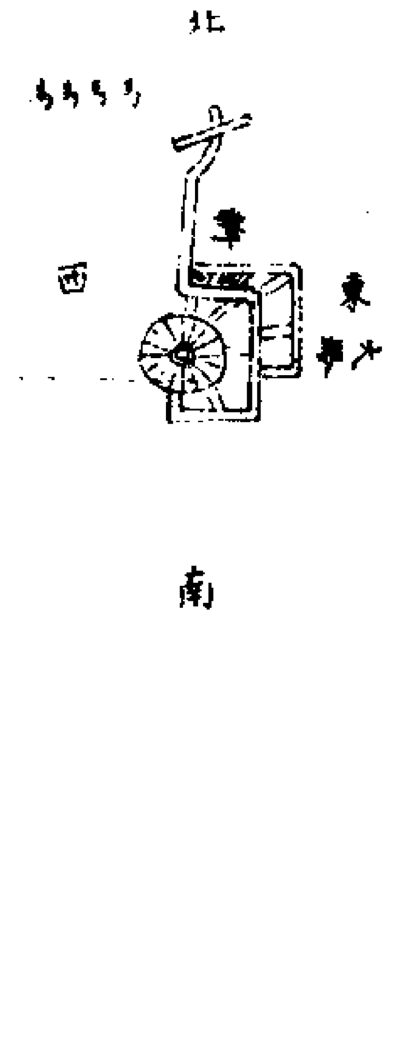
也下猶馬也。由，在也。路即大路也。陳路北轅，既竟，賵客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也。馬云客使設之，則大路亦使設之也。注輈轅至命矣。正義曰：自牽也者，按爾雅釋詁文。牽，自也，展轉相訓，是自得爲牽。云下謂馬也者，凡陳車馬，馬在車下，故云下謂馬也。引覲禮曰路下四亞之者，證馬爲下也。四亞之，謂馬四匹亞次路車也。云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者，解經中客使自下由路西也。但表禮車馬以當主人，故路在東，統於主人也。若尋常吉禮，車馬爲賓而設，則路在馬西，故覲禮路下四亞之。注云：亞之，次車而東，是車在西，統於賓也。按既夕禮車以西爲上者，彼謂死人而設，於鬼神之位。凡賵，隱元年公羊傳云：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穀梁云：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按既夕禮云：賵馬兩。無車者，士卑不合有車。何休云：周制，謂士無車，非也。此禮記陳乘黃大路，則周制有車。穀梁直云乘馬曰賵，無車者，文不備也。散而言之，車馬亦曰襚，故前文云諸侯相襚以後路是也。此無賻，賻是加厚，非常故也。故宰夫注云：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雖有貨，亦有馬，故少儀云賻馬不入廟門是也。既夕有贈者，贈施於死，必及葬節，此未必一當葬時。賵既夕有奠，此無奠者，以奠主於親者，故既夕

禮云凡弟賻貞所知則賻而不奠。此諸侯相於既殯故無奠釋疾弔
天子於諸侯含之賵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
於諸侯臣襚之賵之天子於二王之後含爲先。襚則次之。賵爲後。諸侯相
於如天子於二王後。鄭知天子於二王後含襚賵者爲約此雜記兩諸侯
相敵明天子於二王後亦相敵也。知諸侯亦然者約雜記云鄭知天子於
諸侯含賵者約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賵。三傳但譏兼禮不譏其數是也。鄭
知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者約士喪禮諸侯於士有襚有賵明天子於
諸侯臣亦然。鄭知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者更無所尊明尊此卿
大夫含之賵之也。凡此於其妻亦如其夫知者約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
賵又約魯夫人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外推此可知要義襚賵
賻奠散文亦通見前經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
曰含錢財曰賻。此言賵禮故陳乘黃大路於中庭　山陰陸氏曰大馬不
上於堂。故執圭將命小行人圭以馬喪事君言相大夫士言擯亦言之清。
正言大路舉重以該之。蓋二王之後數所謂乘黃亦如此客使牽馬者也。
自下。自路下西之前。聘禮所謂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是也。前拜而後稽顙
周稽顙而後拜。今拜稽顙拜其臣故也。即拜其君宜稽顙而後拜稽首首



至地而遲也。頓首首至地而頓也。空首首不至地。凡此三拜以兩手承之
所謂拜手稽首是也。若今吉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振
動若今叩頭矣。春秋傳曰再拜稽顙。肅拜若今婦人拜。是歟春秋傳曰敢
肅使者。嫌於不敬。故謂之肅。奇拜一拜也。孔子拜爲火來者士一大夫再。
士毆於大夫一拜。則凡再拜襄矣。襄讀如字。言坐委于殯東不言圭尊圭
也。下放此。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經陳櫟拜解。上介賵。此言賵禮上
介。介之尊者執圭將命。上介故執圭。吳於含襚。副介。餘同前注。陳澔集說
上介賵執圭至宰舉以東。此言列國致賵之禮。客使上介所從使之人
也。爲客所使故曰客使。自率也。由在也。路即大路也。陳車北轅。畢賵者執
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率爲設在車之西也。車亦從此者設之。子拜之
後賵客即跪而置其圭於殯東南隅之席上。而宰舉之以東而藏於內也。
又按覲禮車在西。貌於賓也。既夕禮車以西爲上者爲死者而設於鬼神
之位也。此賵禮車馬爲助主人送葬而設。貌於主人。故車在東也。　陸氏
曰。孫須矣。從此盡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餘同前嚴陵彭氏纂圖注義將命
既訖。子拜稽顙。　客遂坐委圭于殯東南隅。　宰舉以東舉圭藏之。餘同
前彙。

陳乘黃大路北轅圖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
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
西階。鄭玄注凡者。謂不見者也。鄉殯將命則將命時立於殯之西南。宰夫宰之佐也。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陸德明音義鄉許亮反。注同。見賢遍反。孔穎達疏凡將至西階。　正義曰此一經廣明從上以來帀含襚及賵文不見者。於此總明之。凡將命鄉殯者在殯之西南。東北面鄉殯。西向而坐委之者。謂將命既畢。子拜稽顙之後。將命者來就殯東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者。主人上卿坐舉含



者之璧與賵者之圭。宰夫舉襚者。謂宰之屬官。舉此襚者之衣。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者。謂宰與宰夫欲舉時升自西階。不敢當主孤之位。來鄉殯東席之東西鄉坐取之。降自西階也。　注凡者至夫字。　正義曰。此一經將命言凡。是總說上文。前文所不見者。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者。以此經既云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按上宰夫朝服取璧。既云取璧。明是宰也。非宰夫。故知夫爲衍字。陳櫟詳解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將命既畢來就殯東西面而跪委之。總言含襚等。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又以委者西面。故取亦西面。亦不與客授受禮也。餘同前彙。陳澔集說凡將命鄉殯將命圭降自西階。　凡將命者。總言上文弔含襚賵將命之禮也。鄉殯者立于殯之西南而面東北以向殯也。將命之時子拜稽顙。畢客即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含璧與圭則宰舉之。襚衣則宰夫舉之。而其舉也皆自西階升而西面以跪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黃氏日抄凡將命至反位于門外。　此總記將命授受之禮。

賵者出反位于門外。鄭玄注乃著言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

其相執綍。鄭玄注：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縗也。其客為哭耳。陸德明音義：臨，如字，徐力鴆反，注及下同。介音界。為，古賀反。相，息亮反。綍音弗。為，于僞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鄭玄注：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



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鄭玄注：賓三辭而稱使臣，為恭也。為恭者，將從其命。陸德明音義：寡君命絕句，下放此。毋音無，下同。使，色吏反，注同。為，如字，舊于僞反，下同。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鄭玄注：拜，謝其厚意。陸德明音義：拾，其劫反。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鄭玄注：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孔穎達疏：上客至稽顙。正義曰：此一節明弔含襚賵既畢，上客行臨哭之禮，使一介者某相執綍者。某者，上客名也。相，助也。謙言使一介老臣某助主人執其葬綍，其實為哭而來，謙言助執綍耳。一介者，言己使來唯有一人為介，謙辭耳。其實介數各下其君二等。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者，不敢自同賓，故入門右從臣位。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者，謂主國宗人掌禮，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者，此宗人受嗣君之命，從下階請客之辭也。復位者，欲令在門西客位也。宗人反命者，謂反此客之辭命於嗣君。曰孤敢固辭者，是宗人受嗣君之命以告客云，孤敢固辭。前文云孤某須矣，此直云孤，不云某者，以親對客辭，是使臣，故不復稱名也。按左傳昭三十年云：君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喪，大夫弔，卿會葬。此上客者，若於古禮，士也；若於文襄，則大夫也。云一介老某者，則若曲禮云七十使於四方，稱老夫之類。前四禮客皆在門西，此臨在門東者，前者四禮皆是奉君命而行，如聘禮聘之與享也。此臨是私禮，若聘禮私覿，故在門東。注不迎至之禮。正義曰：上云孤某須矣，是不出迎，所以不迎者，以主人在喪，身既悲感，無暇接賓之禮。主拜送者，謝其勞辱來也。要義止客臨辭。凡前注。衛湜集說：凡將命至反位于門外。山陰陸氏曰：此弔儀也，始云寡君使某弔，已而曰寡君使某含，寡君使其襚，寡君使某賵，又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則弔臨含襚賵皆相將，贈賻亦應爾，而今不錄，不與錄也。故曰玩好曰贈，貨財曰賻。上客臨至拜稽顙。山陰陸氏曰：臨應親至，故其詞如此。據寡君使某弔，使某含，使某襚，使某賵，不云不得承事，其遣上客亦以此賵，擯上介亞於此歟。若陳乘黃大路於中庭，蓋亦重禮也。言執綍，容外客



臨有葬而至者也。含不及斂，不及事矣；襚不及殯，不及事矣；賵不及葬，不及事矣。雖然，猶愈乎否。賓升受命于君，變子稱君，容外客臨有不及事，既葬與踰年而後至也。公羊傳曰：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其曰孤降自阼階，則子踰年可知。孤不名，亦以此。曲禮曰：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賵者出，反位于門外。賵最在後，賵者出，則含襚皆畢矣。上客臨，上客，弔者也，將入臨喪而哭，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言君有宗廟重事，不及親來弔，使一介老某相執綍。一介老某，弔者自稱，不敢以上賓自居，來葬相主人執葬綍。相者反命入告，後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前四禮客皆在門西，以奉君命而行，致君賓位也。今此臨自門東者，以將君命既畢，乃行私禮，不敢自同於賓，從臣位也。乃客降等就主人階之義。介者致含襚賵者，皆隨上客復立于上客之左，以東為上。宗人納賓，宗人，掌禮官。納，受也。升受命於君，升阼階請君命。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臨者自處臣禮，禮重，故辭其辱。請吾子之復位，請臨者復賓之西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即左氏并汝毋敢為賓也。敢辭，初辭曰禮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再辭曰固辭。客對曰至敢固辭，亦再

贊宗人反命至吾子之復位。三辭，終辭也。客對曰至敢不敬從。主人三辭，客始從之。稱使臣者，從其命為恭也。客立于門西，方反也。于賓位介立于其左，至拜之。謂其辭命也。升哭，升堂而哭。與客拾踊三。與客更遞而踊，以三為節。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孤親送拜謝之。不迎而必送，尊長無接賓之禮也。陳澔集說：賵者出反于門外。此句當屬於前章上介賵云云章末以東之下。上客臨至拜稽顙。上客即前章所云弔者，蓋鄰國來弔之正使也。弔含襚賵皆畢，自行臨哭之禮，若聘禮之有私覿，然蓋私禮質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禮也。今此客入門之右，是不敢以賓禮自居也。宗人掌禮之官，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然後降而請於客使之，後門左之賓位也。宗人以客答之辭入告於君，而反命于客，如是者三。客乃自稱使臣而從其命，於是立于門西之賓位。主君自阼階降而拜之，主客俱升堂哭而更踊者三，所謂成踊也。客出送而拜之，謝其屈辱也。朱申句解：使一介老某相執綍。一介老某，臨者自稱。綍，引柩索，執綍而曰執紼者，謙也。之始役，示其悲也。相者反命。入告而反命。曰孤某須矣。用弔禮。臨者入門右。入門右者，不自同於賓客。介者皆從之。介者謂致含襚賵者。立于其左東上。立于臨者之左，以東為上。宗人納賓。宗人掌儐者，納賓。



也。升受命於君。升階而請命於君。降曰。降階而致命於賓。孤敢辭吾子之辱，臨者禮重，故辭其辱。請吾子之復位。請臨者反客位。客對曰。臨者答。寡君命，言來其君之命來弔。某毋敢視賓客，毋敢視賓客之禮。故不敢居賓客之位。敢辭。辭不復位。拜稽顙。謝客之辱。黃震日抄：上客臨至拜稽顙。此記臨哭相辭讓之禮。臨喪而哭，故謂之臨。弔含襚賵禮畢，故上客行臨之禮。拾踊者，客與主更踊。彭氏纂圖註義：賵者出反位于門外至拜稽顙。

相者亦反命曰：孤某須矣。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者不敢當為賓禮。寡君命絕句，以下放此。再辭曰：固，客亦固辭。宗人又如前反命。客又辭。賓三辭而稱使臣某，為恭也。為恭者將從其命。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者，客既辭不獲命，乃立于門之西邊，又立于客之左，以東為上。孤降自阼階拜之，拜客謝其辱意。升哭與客拾踊三者，主人與客升堂而哭，主人先踊，客更踊，一節三踊，三節九踊。餘同前。衛湜集說。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鄭玄注：辟其痛傷己之親。如者，陸德明音義：辟音避，下辟之同。孔穎達疏：其國至受弔。正義曰：此謂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也，以義斷恩，表痛主於君，不私於親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言諸侯有天子之喪，雖有親喪，不敢受弔。諸侯如此，則其臣有諸侯之喪，蓋亦如此。設若衛靈公弔季康子，而康子有君之喪，應辭。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朱申句解：其國有君喪，謂國君喪。不敢受弔。表痛在於君，故其臣不敢私於親也。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

鄭玄注：此喪大記脫字重著於是。陸德明音義：盥音管。斂，力驗反，下同。馮，皮冰反，本或作憑，下同。脫音奪。重，直用反。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鄭玄注：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之。陸德明音義：燎，力召反，又力弔反。乘，繩證反。注同。引，以刃反。一音餘刃反。孔穎達疏：外宗至興踊。正義曰：此一經是喪大記君喪之節，於此重記之。但大記云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夫人東面坐馮興踊，惟此四字別，義皆同也。士喪至而行。正義曰：言士喪與天子三



事同也。其終夜燎，一也。及乘人，二也。專道而行，三也。終夜燎，謂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也。既夕禮云屬引，鄭引古者人引柩。專道行，謂喪在路不辟人也。三事為重，故云與天子同也。要義：士喪與天子同者三。見前疏。衛湜集說：外宗房中南面至馮之興踊。嚴陵方氏曰：此一節宜承公襲中加大帶於上之下，脫亂在是。按喪大記曰：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坐馮之興踊，蓋非脫字重著。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韓繼裳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蔣兼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六　十八陽

喪　雜記篇四

雜記下第二十一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此篇固以所記不一為雜。然有生必有死。人道之正也。死於外則變矣。有樂必有憂。人情之常也。重有憂則變矣。變則不一。而雜謂之雜焉。又在乎此。故上篇諸侯行而死於館為首。自未沒父喪而母死分為下篇之首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鄭玄注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鄭玄注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陸德明音義為于偽反。下乃為同。期音基。長丁丈反。下長子同。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同。鄭玄注言今之喪既服顈。乃為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顈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顈。陸德明音義顈口迥反。徐孔穎反。沉苦頂反。草也。注同。又喪如字。又息浪反。下又喪同。去起呂反。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鄭玄注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爾。王父既附。則孫可祔焉。猶當為由。由用也。附皆當作祔。陸德明音義附作祔。出注。祫音洽。孔穎達疏有父至父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前後兩服之中。有變除喪之節。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先有父喪而後遭母死。為父變除之節。如未沒喪者。謂父喪小祥後在大祥之前。未竟之時也。于時又遭母喪。故云而母死也。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者。謂母死既葬後。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故云服其

除服也。卒事反喪服者卒事謂父祥竟更還服母服也故云卒事反喪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也所以爾者二祥之祭為吉未葬為凶故未忍凶時行吉禮也。 雖諸至喪服此一經明諸父兄弟之喪當父母服內變除之節。 如當者言此諸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故云如當也。 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者亦為服除服而除竟亦反先服也此亦謂重喪葬後之時也何以知然既始末在重喪中則其除自然知在重喪之葬後也上文為父祥尚待母葬後乃除則輕親可知也然但舉此輕足明前之重而在前文云言母喪得為父變除者庾氏云蓋以變除事大故也。 注雖有至乃除 正義曰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者鄭釋所以輕服在大喪之中得為輕服除者乃輕服是骨肉恩親故得除之若君之大喪不得自除私服故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是有君服不得除已私服其私謂父母以下及諸父昆弟皆不得除也云小功緦麻則不除者按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據此言之是尋常小功緦麻不得易大功以上之服故知有大功以上之服不得為



小功緦麻除服也。云殤長中乃除者以服問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既變三年之葛明在大功以上服中為殤長中著服而又為之除也。 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此明前後俱遭三年之喪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為前喪練祥既顈者謂後喪既虞卒哭合以變麻為葛無葛之絰則用顈也後喪既顈之後其前喪須練祭祥祭皆舉行之。 注言今至用顈 正義曰云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以前文皆據先有父喪後有母喪此又先有父母之喪後有諸父昆弟死者皆以重喪在前輕喪在後此亦顈上文故云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云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者以經不云長子之喪而云三年之喪既顈明三年之文互包父母故知先有長子之喪既顈也依禮父在不為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庾氏熊氏並云有父者誤也當應云今又喪母不得并稱父也。庾氏又云後喪既顈又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為前喪虞祔未知然否且依録之云未沒喪者已練祥矣者以此經云三年之喪既顈不云未沒喪則知既顈與未沒喪者別也既顈是既虞受服之時明未沒喪是既練之後稱言未沒是將沒之文故知練後也若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似前文父死為母三年也。故喪服齊衰

三年章云父卒則為母是也。若先有母喪而後父卒母喪雖有期父喪既顈母之練祥亦皆行也。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猶為內由用也禮孫死祔祖令此明若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則孫亦得用是祔禮祔於祖也。 注未練至祔焉 正義曰禮祔在練前若祔後未練之前則得祔直云未練足矣兼言祥者按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曰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云親故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以此言之則練時壞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檐示有壞意其以先祖入於大祖之廟其祖傳入高祖廟其新死者入祖廟是練時遷廟也入三年喪畢祫於大祖廟是祥後祫也故云未練祥嫌未洽祭序於昭穆兩兼言祥者恐未洽故也然練祥兼言但祖祔祭之後即得祔新死之孫故云王父既祔則孫可祔焉然王父雖祔未練無廟孫得祔於祖其孫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焉要義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 王父未練無廟孫得祔於祖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有父之喪至卒事反喪服 橫渠張氏曰如有服則服其服雖緦小功之服亦服新而脫舊以往時暫故也反則如常嚴陵方氏曰除服謂祥祭之服服其除服而後反喪服以示於前喪有終也。 如三年之喪則既



顈其練祥皆行 庾氏曰鄭註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當云又喪母不得并稱父依禮父在子為長子三年也後喪既顈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為前喪虞祔 山陰陸氏曰凡喪服皆麻練而葛蓋禫而後顈顈吉服也知然者以被顈黼衣錦尚絅知之也三年重服故雖當既顈其練祥猶行鄭氏謂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鄉當父母之喪未練祥也然則所顈在禫之後明矣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嚴陵方氏曰王父雖未練祥而孫得祔者以昭穆同故也 山陰陸氏曰猶之言嫌不祔也未練祥嫌未卒哭據劇卒哭而祔嫌未卒哭曰未練足矣今曰未祥則亦嫌未祥可以祔也春秋傳曰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至卒事反喪服此與前一節必皆葬後方可除祥祭為吉未葬為凶不可凶時行吉禮欲除俟葬後可也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孫死當祔祭於王父廟然王父未練祥則王父自未遷廟未洽祭無王父廟可附其孫就王父所祔祖廟而祔祭王父故曰猶是祔於王父也練時遷廟大祥後祫於大祖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黄震日抄有父之喪至卒事反喪服 服前衣

之除服而反後喪之喪服不特於父母之重喪雖當父母喪而遣諸父昆弟之喪亦然示於前喪有終後喪亦不為前喪之除而奪也　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　三年之喪既虞卒哭而變麻以顈矣則前喪之練祭乃得行蓋後喪未卒哭以前不可行前喪之練祭以麻絰純凶而練祭從吉也　餘同前注疏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　鄭玄注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為位　**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　鄭玄注謂後日之哭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孔穎達疏有殯至之禮　正義曰有殯謂父母喪未葬喪柩在殯宮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他室別室也若聞外喪猶哭於殯宮然則嫌是哭殯則於別室哭之明所哭者為新喪也　入奠者謂明日之朝著己重喪之服入奠殯宮及下室　卒奠出者謂卒終已奠而出　改服即位者謂改己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服即位謂即昨日他室之位　如始即位之禮者謂今日即哭位之時如昨日始聞喪即位之時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　鄭玄注猶亦當為由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者反而后哭不敢專己於君命也陸德明音義與音預下同濯大角反它音他處昌慮反下之處同使色吏反　**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　鄭玄注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為差緩也陸德明音義差初賣反又初佳反孔穎達疏大夫士異宮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與祭於公而有私喪之禮則猶是與祭也者既與祭於公祭日前既視濯之後而遣父母之喪則猶是吉禮而與於祭也　次於異宮者其時止次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　如未視濯則使人告者謂未視濯之前遣父母之喪則使人告君告者反而后哭者必待告君者反而後哭父母也　既宿則與祭者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齋之時既受宿戒雖有期喪則與公家之祭　如同宮則次於異宮者若諸父昆弟姑姊妹等先是同宮而死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不可以吉凶雜處故也　注宿則至緩也　正義曰按前遣父母之喪既視濯而與祭此遣期喪宿則與祭又前遣父母之喪既祭釋祭服乃出公門此者期喪出門乃解祭服以其期喪差緩於父母故云皆為差緩要義與祭視濯而父母死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大夫士至則次于異宮　廬陵胡氏曰猶是言自若也　山陰陸氏曰禮大夫死雖當祭猶告春秋傳曰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鄭氏謂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為差緩也然則歸而後哭亦以此　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　視濯監視器用滌濯也　則猶是與祭也　猶是言自若也　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　如助祭於公而遣此等喪　餘同前注疏　陳澔集說大夫士至反而后哭　視濯監視器用之滌濯也猶是與祭者猶是在吉禮之中不得不與祭但居次於異宮耳以吉凶不可同處也　如未視濯而父母死則使人告於君俟告者反而後哭父母也　餘同前注疏　黃震日抄大夫士將與祭於公至則次於異宮將與祭聞父母喪猶卒祭請君命嚴而祭事重也然人子之情當何如雖堅忍其痛而不哭果能一其將事之誠否耶漢儒傳聞古說幸於今無用缺疑可也　餘同前疏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　鄭玄注尸重受宿則不得哭內喪同宮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鄭玄注弁冕者君之尸或服士大夫之服也諸臣見尸而下車敬也尸式以禮孔穎達疏注內喪同宮　正義曰按上文不為尸之時未視濯之前受宿之後父母喪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今此齊衰內喪亦謂諸父昆弟姑姊妹也與前與後祭同但尸尊故出舍公之宮館以待君之祭事不在己之異宮耳衛湜集說孔子曰至必有前驅　嚴陵方氏曰此一節已見曾子問解　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既敬尸而

下車。尸必為之式。尸之出。必有為尸前驅者。餘已見曾子問。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曾子問曰至必有前驅。說見曾子問篇。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鄭玄注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主人適于散等衆階為新喪略威儀孔穎達疏父母至亦然。正義曰將祭謂將行大小祥祭也。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者若將祭而有兄弟死則待殯後乃祭也今不待葬後者兄弟輕故始殯後便可行吉事也。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者兄弟既殯後不行父母之祭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之輕卑死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也所以爾者吉凶不相干故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其虞祔則得為之矣若喪柩即去者則亦祭不待於三月可知矣。祭主人之升降散等



者。祭猶謂二祥祭散衆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衆階故云散等也。如此祥祭宜涉級於時為有兄弟喪故少威儀作散等也。執事者亦散等者。助執祭者亦衆階也。雖虞附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附而行父母二祥祭而執事者亦散等。注將祭至威儀。正義曰知將祭謂練祥也者。以經云昆弟死既殯而祭故知非吉祭也前經云三年之喪既穎其練祥皆行故知此祭謂練祥也。但前文主論變除故委曲言練祥以前文既具。故此經略言祭也。云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者以經云如同宮則葬而后祭明上昆弟既殯而祭者是異宮也。云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者既遭父母之喪。兄弟悉應同在殯宮。不得有在異宮。而死之所以在異宮死者以其疾病或有歸者故得異宮而死。云散等衆階者。謂升一等而後散升不連步也故燕禮記云衆階不過二等。注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以此知散等衆階是一也要義居父母喪而昆弟亦有異宮者見前注疏。劉敞七經小傳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按喪不宜有異居然則昆當作兄兄弟或不同居矣喪服曰小功以下為兄弟。衛湜集說父母之喪至虞附亦然。山陰陸氏曰散等謂不拾級聚足鄭氏謂散等衆階誤矣衆階躐等有衆之道故曰衆階。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清江劉氏見前小傳陳櫟詳解祭主人至亦散等吉祭當涉級聚足喪祭則衆階衆階謂之散等左足升一等右足升第二等不聚足而後升二祥祭如此為有兄弟喪略威儀也主人既暮與祭者皆暮雖虞附亦然虞祔同二祥。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散衆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衆階二祥之祭吉禮宜涉級聚足而衆階者以有兄弟之喪故略威儀也。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父母之喪至雖虞附亦然。父母之喪將祭謂練祥也散等謂不涉級聚足新喪略威儀也。兄弟死必殯而後方行父母練祭若同宮雖臣妾死亦葬後方行父母練祭以練祭從吉不可以凶事雜之也喪祭散等蓋不暇為威儀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居父母喪將祭而昆弟臣妾死不可遽祭。餘同前注疏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鄭玄注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陸德明音



義酢音昨嚌才細反啐七內反徐蒼快反孔穎達疏自諸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喪祭飲酒之儀。主人之酢也嚌之者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賓長酢則嚌之也。衆賓兄弟則皆啐之者亦謂衆賓及兄弟祭末受獻之時啐之也以其差輕故也。大祥主人啐之者謂主人受賓酢之時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者必知此主人之酢非受尸酢者以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虞祭比小祥為重尚卒爵今大祥祭主人受尸之酢何得唯嚌之而已故知受賓酢也受尸酢神惠為重雖在喪亦卒爵賓禮為輕受賓之酢但嚌之知喪祭有受賓酢者鄭注曾子問云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算爵故知小祥之祭祥酬之前皆為之也皇氏云主人之酢謂受尸之酢與士虞禮文違其義非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蓋飲酒之禮以少為敬啐為少於飲嚌為少於啐下言衆賓則知主人之酢為受長賓矣於長賓嚌之則於衆賓啐之於長賓啐之則於衆賓嚌之此重輕之別也而大祥又殺於小祥者以哀少忘而敬少略故也。山陰陸氏曰自諸侯達諸士此蓋衆上言練祥虞祔之祭升降皆散等升降如此則小祥之酢嚌之啐之大祥啐之飲之皆達亦可知。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自諸侯

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嚌嘗酒至齒也。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啐。酒至口也。啐衆賓兄弟之酢則啐之。啐多於嚌少於飲。餘同前疏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鄭玄注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孔穎達疏凡祭至不食。正義曰。侍祭喪謂相於喪祭禮者。薦謂脯醢也。吉時祭相者則告賓祭薦。賓祭竟而食之。喪禮既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而已。遂不食之也。此亦謂喪之正祭之後。主人獻賓之時。賓受獻。主人設薦。賓祭而不食。謂練祥祭也。其虞祔不獻賓也。要義吉祭。賓食。喪祭。賓不食。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祭之而不食者。哀而不忍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侍祭喪謂相喪祭禮之人也。薦謂脯醢也。相禮者但告賓祭此脯醢而已。賓不食之也。若吉祭賓祭畢則食之。此亦謂練祥之祭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設薦時也。虞祔無獻賓之禮。黃震日抄侍祭喪謂相禮者。薦謂脯醢。祭薦謂祭以脯醢也。凡吉祭則告賓祭薦。既祭而食之。喪祭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而不食。此天台賈蒙集古說也。然恐薦非指脯醢之物。謂薦用脯醢則可。謂薦為脯醢則不可。蓋此章合以告賓祭為句。薦而不食為句。薦於神人而已。不食之也。與上文嚌之啐之意相續。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鄭玄注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喪尚哀言敬為上者。疾時尚不能敬也。容。威儀也。孝經曰。容止可觀。陸德明音義瘠徐在益反。稱尺證反。下同。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鄭玄注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之體。經不能載。卷

君子不奪人之喪。鄭玄注重喪禮也。亦不可奪喪也。鄭玄注不可以輕之於己也。孔穎達疏子貢至喪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居父母兄弟喪禮。君子不奪人之喪者。謂不奪他人居喪之禮。謂他人居喪。任其行禮。不可抑奪。亦不可奪喪也者。不可自奪己喪。謂己之居喪。當須依禮。不可自奪其喪。使不如法。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孝也。注言疏至載矣。正義曰。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者。以疏者禮文具載。故云存其書策。其齊斬之喪。謂父母喪也。父母至親。哀容體狀不可名言。故經不能載。上文云顏色稱其情。當須毀瘠也。戚容稱其服。當須憔悴也。衛湜集說子貢問喪至亦不可奪喪也。橫渠張氏曰。持喪敬則必哀。哀則必瘠。忘適非所以居喪。稍不敬則哀忘之矣。或謂三年致哀。於君子所養得無損乎。是君子之所養也。居喪以敬為上。敬則一於禮也。嚴陵方氏曰。敬足以盡禮故為上。哀足以盡情。故次之。瘠足以盡容。故為下。顏色在乎面目。而面目者。情之所見也。故顏色稱其情。戚容兼乎四體。而四體者。服之所被也。故戚容稱其服。顏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內也。戚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情有悲哀隆殺之殊。服有齊斬重輕之殊。外不稱內之隆殺。則為偽矣。本不稱末之輕重。則為野矣。奪喪見曾子問解。山陰陸氏曰。凡居親之喪。哀瘠常浮於敬。故哭泣之哀。顏色之戚。有圖不能畫。書不能載者矣。故孔子言之如此。兄弟之喪存乎書策。若親之喪。求情於言意之表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請問兄弟之喪。居兄弟喪之道。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居兄弟喪。古禮制已定。存乎書策所載。但遵而行之足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此二句。人見服問篇。又曾子問云。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子貢問喪。至戚容稱其服。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附於身。附於棺者。皆欲其必



誠必信。故曰敬為上。子游言喪致乎哀而止。先儒謂而止二字。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此言哀次之。可見矣。毀瘠不形。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故曰瘠為下也。齊斬之服固有重輕。稱其情。稱其服。則中於禮矣。請問兄弟至則存乎書策矣。存乎書策者。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哀容體狀之不可名言。而經不能備言也。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君子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而君子居喪之情。亦不可為他事所奪廢。要使各得盡其禮耳。疏曰見前疏。黃震日抄子貢問喪至亦不可奪喪也。喪尚哀。至祭則尚敬耳。此章疑有為之言。又親喪亦未嘗不存於書策。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鄭玄注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陸德明音義少詩召反。解佳買反。注同。期音基。惰徒卧反。倦其眷反。孔穎達疏孔子至子也。正義曰。此明居喪得禮之事。三日不怠者。親之初喪。三日之內。禮不怠。謂水漿不入口之屬。三月不解者。以其未葬之前。朝奠夕奠及哀至則哭之屬。期悲哀者。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哭夕

哭之屬。三年憂者以服未除憔悴憂戚。衛湜集說馬氏曰聖人之作春秋於中國則尊之於蠻夷則擯之者以明中國者禮義之所在而蠻夷者不可以禮義責也然而少連大連之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雖孔子之高弟曾閔之至孝亦不過如是此孔子稱之曰東夷之子也蓋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是俗也雖然孟子之言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彼舜文王爲東西夷之人則二連以東夷之子而合於禮豈足怪哉論語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少連之行可與下惠爲徒則豈特如孟獻子之流加於人一等而已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少連見論語二人意兄弟東夷之子也其居喪能行禮如此本東方夷之子也美其生長夷而知禮且能變其俗而不變於其俗也東夷之子如舜東夷之人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孔子曰至東夷之子也 少連見論語三日親始死時也不怠謂哀痛之切雖不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也三月親喪在殯時也餘同前注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鄭玄注言言己事也爲人說爲語在堊室之中以時事見乎母乃後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 陸德明音義堊烏各反字亦作惡同見賢遍反注同

**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鄭玄注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 孔穎達疏三年至入門 正義曰皇氏云上云少連大連及此經三年之喪幷下疏衰之等皆是總結上文敬爲上哀次之及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今按別稱孔子是時之語不連子貢之問此三年之喪以下自是記者之言非孔子之語前文顏色稱其情謂據父母之喪此下文疏衰謂期親以下何得將此結上顏色稱其情皇說非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者謂大夫士言而後事行者故得言己事不得爲人語說也 對而不問者謂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與有服之親者行事之時若與賓客疏遠者言則閒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 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者按喪大記云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與此同 要義喪不語不問不入門見前注衛湜集說三年之喪至廬嚴者也 嚴陵方氏曰言略而語詳對應而問倡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以居憂有所不暇故也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示憂之所獨也在堊室非時見乎母不入門則在廬之中非時亦有所不見矣閒傳曰齊衰之喪居堊室齊衰即此所謂疏衰也以廬爲嚴故父母之喪乃居之所謂嚴者以居喪之重人不可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凡此以心一於憂思不暇語問也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堊室累墼爲之不塗墍爲廬於其中以草蓋之倚廬堊室中不與他人同坐示憂獨專在於己也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居堊室時惟以時事見母乃入中門自非見母不得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齊衰之服皆居堊室不爲倚廬廬嚴者也廬之所嚴敬者也以居重喪人不可犯故云嚴也餘同前疏陳澔集說三年之喪至不入門 言自言己事也語爲人論說也倚廬及堊室說見前篇時見乎母謂有事行禮之時而入見母也非此則不入中門 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疏衰齊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凡喪次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廬嚴者謂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耒中句解三年之喪謂斬衰齊衰三年之服言而不語以言略而語詳故也對而不問以對後而問先故也黄裳日抄三年之喪至廬嚴者也 言自言己事語爲人說也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居有所不暇也廬謂倚木居於室外之西北角堊室於室中塗之使白也以時事見乎母乃入門則居廬時無爲皆不入門也以廬爲嚴者以父母喪乃居之非褻易之地比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居父喪之禮 禮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既葬塗廬既練居堊室既祥黝堊是喪大記閒傳所言齊衰之喪居堊室或指齊衰而期者也餘同前衛湜集說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鄭玄注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 陸德明音義長丁丈反 孔穎達疏妻視至成人 正義曰此一經明此等之親服雖有異其哀戚輕重各視所正之親妻居廬而杖抑之視叔父母姑姊妹出適服輕進之視兄弟長中下殤服輕上從本親視其成人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此言輕重雖殊異而哀戚略同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妻視叔父母妻雖情易親比抑之視叔父母餘同前註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妻視叔父母至視成人 哀戚輕重之等各有所比殤服皆降而哀之如成人以本親重故也耒中句解妻視叔父母謂哀戚畧同也妻之喪比叔叔

父母姑姊妹視兄弟姑姊妹之喪比於兄弟長中
下殤視成人長中下殤見前注其喪比於成人**親喪外除**鄭玄注日月已
竟而哀**兄弟之喪內除**鄭玄注日月未竟而哀已殺陸德明音義
未忘已殺已戒作以殺色界反徐所例反孔穎
達疏親喪至內除 正義曰親喪外除者謂父母之喪外謂服也服猶外
隨日月漸除而深心哀未忘 兄弟之喪內除者兄弟謂期服以下及小
功緦也內心也服制未釋而心哀先殺由輕故也要義外除內除見前注
衛湜集說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長樂黃氏曰註說內除謂日月未
竟而哀已殺若日月未竟而哀先殺則是不能終其喪也內除外除皆言
日月已竟服重者則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則不唯外除而內亦除也
註說失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朱申句解親喪外除言服已除
而哀未忘兄弟之喪內除言服未除而哀亦殺黃震日抄親喪外除兄弟
之喪內除 外除者服已除而內之哀未忘內除者服未除而內之哀已
殺然愚按服之隆殺已各稱其情於服之殺者亦非情不至而姑外為之
服也合詳之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及下明喪
有重輕其除之也亦有外內之異餘同前注疏**視君之母與妻比之**



**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鄭玄注言小君服輕亦內
除也發於顏色謂醲美酒
食使人醉飽陸德明音義醲女龍反孔穎達疏視君至食也 正義曰視
君之母與妻者視比也謂比視君之母與君之妻輕重之宜比於己之兄
弟 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者若其酒食不發見於顏色者則得飲食
之若發見於顏色者亦不得飲食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服君之母妻
比己之兄弟則服君之服比己之親可知此亦所以明外除內除之異也
發諸顏色若酒醴之類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視君之
母與妻比之兄弟服君之母與君之妻其哀情比之服己之兄弟發諸顏
色者亦不飲食也其於醲酒美食可以使人醉飽而發見於顏色者亦不
飲食之可也心不發於顏色者則飲食之陳澔集說視君之母至亦不飲
食也 君母君妻小君也服輕哀之比兄弟之喪然於酒穀之珎醇可以
發見顏色者亦不飲之食之也朱申句解視君之母與妻且為君之母與
妻服比之兄弟言亦內除也發諸顏色者謂酒醴之類亦不飲食也不使
至醉飽也**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

**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
**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鄭玄注惻隱之心能
如是則其餘齊衰以下直道而行盡自得也似謂容貌似其父母也名與親
同陸德明音義瞿九遇反下同孔穎達疏免喪至是也 正義曰見似目
瞿者謂既除喪之後若見他人形狀似於其親則目瞿然 聞名心瞿者
聞他人所稱名與父名同則心中瞿瞿然上云目瞿此應云耳瞿而云心
瞿者但耳狀難明因心至重惻隱之惨本瞿於心故直云心瞿 必有以
異於人也者謂免喪之後弔死問疾其顏色戚容必有殊異於無喪之人餘
行皆應如此獨聞弔死問疾者以弔死問疾是哀痛之處身又除喪戚容
應甚故舉弔死問疾言也 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者其餘謂期親以
下也則宜依喪之道理而行之於義是也父在為母雖期年亦從上三年
之內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餘則直道而行之言所謂百行推此而直
前則是矣故曰執一術而百善至者孝之謂也 廬陵胡氏曰路隨父死
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引鏡近於目瞿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近



於心瞿弔問哀痛之處戚容應甚鄭氏曰見前註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
解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瞿驚動貌見道路中有容貌似其親者
則為之目動聞名心瞿聞名與親同者則為之心動弔死而問疾雖弔人
之喪問人之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必異於無喪之人皆是餘哀
未忘惻怛之心所形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
是也其於三年之喪服之有忠孝孝之餘意如此則其餘齊衰以下之
服直道而行必皆得其宜矣陳澔集說免喪之外至而行之是也一見人
貌有類其親者則目為之瞿然驚變聞人所稱名與吾親同則心為之瞿
然驚變喪服雖除而餘哀未忘故於弔死問疾之時戚容有加異於無憂
之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言其哀心誠實無偽也其餘服輕者
直道而行則不過循喪禮而已朱申句解免喪之外免喪謂除服行於道
路於喪而出見似目瞿似謂貌似父母者見而目駭之也聞名心瞿名謂
名同父母音聞而心駭之也弔死而問疾二者人之所哀戚也顏色戚容
必有以異於人也以吾心哀戚故見人之哀戚愈甚也如此而后可以服
三年之喪三年之喪其哀痛未忘當如此也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其
餘謂齊衰以下直道而行謂免喪則哀亦殺矣黃震日抄免喪之外至而

行之是也。似謂貌似父母名謂名同父母體惻隱貌弔問而哀戚故必
有異於人發於中心者如此然後服三年之喪能情文相稱其餘直遂而
行謂喪之輕者不必若是其委折也。然三年之喪發於中心之實然亦直
遂也雖喪之輕者其文亦未嘗無委折於其間。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
既免喪之禮。餘同
前註疏衛湜集說**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
**其故服**。鄭玄注為期為祭期也。朝服以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即
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
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
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玄
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陸德明音義朝直遙反及下武叔朝皆
同禫大感反綅息廉反黑經白緯曰綅。孔穎達疏祥主至故服。　正義曰
祥主人之除也者言祥謂祥祭之時主人除服之節。於夕為期者謂於
祥祭前夕豫告明日祥祭之期。　朝服者於此為期之時主人著朝服謂
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　祥因其故服者謂明旦祥之時主人因著其
前夕故朝服也。注為期至常也。　正義曰始即吉正祭服也者以其往
前居喪今將除服故云始即吉於練祭之時不著祭
服故云正祭服此朝服謂之正祭服者以諸侯卿大夫朝服而祭故少牢
禮云主人朝服是也。按工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則祥後并禮服尊卑上
下無別皆服此緇衣素裳也。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故云正祭服。引喪
服小記者證此經中朝服是除成喪之服云祭猶縞冠未純吉也者以純
吉朝服玄冠今著縞冠故云未純吉云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者間傳
文以祥祭奪情故朝服縞冠祥祭雖訖哀情未忘其服稍重加著縞冠素
紕麻衣。引釋禫之禮者是變除禮也其禮云玄衣黃裳既著玄衣應著玄
冠故云則是禫祭玄冠矣云黃裳者未大吉也者以大吉當玄衣素裳今
用黃裳故云未大吉。云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者亦變除禮文以祥祭
之後乃著大祥素縞麻衣故知禫祭之後亦著禫服朝服綅冠也。云踰月
吉祭乃玄冠朝服者以少牢吉祭朝服故也。若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
吉祭之服也。云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者謂既祭之後同平常無事之
時故也。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
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
端而居六也。要義祥禫以後變除之節見前注。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緣



於夕為期嘗朝服矣。詰朝不復反喪服故云爾。然則祥之日猶服練服。反
祭易之所謂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已又易之所謂大祥素
縞麻衣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祥主人之除也大
祥之祭主人除喪之節也。朝服是夕已服朝服。　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
義祥主人之除也。至因其故服。此一節論祥祭
之時主人除服之節。詳見三年問。餘同前注疏。　**子游曰。既祥雖**
**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鄭玄注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
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
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為之是矣。反服反素縞
麻衣也。孔穎達疏子游至反服。　正義曰既祥謂大祥之後有人以喪事
來弔者雖不當縞者謂來弔者既晚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　必縞然後
反服者主人必須反著此祥服縞冠受來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素縞
麻衣之服。　注謂有至麻衣。　正義曰知此以喪事贈賵來者若其由未
來今始弔者雖禫祭除喪之後猶練冠而受弔則衛將軍文子之子是也
練重於此禫祭之前主人尚吉而受禮明此來者是於前先已來今重至
故主人著縞冠輕於練冠也。云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為之
者鄭云此者證其來雖在後其實事不同衛將軍文子之子是除喪服之
後始來弔此據於先已來弔之後始來贈賵也。云反服反素縞麻衣者鄭
恐反服夕吉服之服此謂禫祭之前故知反服素縞麻衣也。衛湜集說山
陰陸氏曰此言親喪雖既祥猶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既
祥之服也然後反服然後反他喪之服。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
櫟詳解子游曰既祥。親喪既大祥後雖不當縞者必縞雖不當服縞。今以
祥故亦必縞然後反服。既縞之後然後反他喪之服。　一說既祥後有以
贈賵來者此時雖已不當縞猶必變祥祭之縞服以受之重其禮也。以
弔之來然後反常服焉。　餘同衛湜集說。彭氏纂圖註義子游
曰至必縞然後反服。　此一節論既祥受弔之禮。餘同前疏。　**當袒大夫**
**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鄭玄注尊大夫
來至則拜之不
待事已也。更成踊者新其
事也。陸德明音義袒音但　**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
**改成踊。**鄭玄注於士士至也事謂大小斂之屬。孔穎達疏當袒至成踊　正義曰此一節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當袒大夫

至者謂士有喪當袒之時而大夫來弔也崔云謂斂竟時也 雖當踊者假令大夫至當主人踊時也 絕踊而拜之者主人則絕止踊而拜此大夫也 反改成踊者反還也改更也拜大夫竟而反還先位更爲踊而始成踊尊大夫之來欲新其事也故云反改成踊按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是當大夫絕踊則士大小斂時主人不出故辭大夫也今此云絕踊而拜之故知是斂已竟當其袒踊時出之也 乃襲者謂更成踊竟乃襲初袒之衣也此云乃襲則知鄉者止踊拜大夫時未襲也 於士既事成踊者既猶畢也若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竟而成踊不即出拜也然士言既事則大夫亦然大夫言絕踊則士固不絕踊也 襲而后拜之者成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也 不改成踊者拜之而止不更爲成踊也衛湜集說當袒大夫至不改成踊 山陰陸氏曰已嘗袒矣大夫至而襲故今改襲而袒於士襲而后拜之故不復改袒然則又成踊何也蓋居喪凡賓客弔客去而歸必踊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當袒大夫至士有喪斂已竟當其袒踊大夫或來弔雖當踊絕踊而拜之雖正當踊亦止踊而襲以拜大夫不待事已尊之也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於士來弔則主人既竟大小斂等事成踊畢而襲



襲畢乃出拜之不即出拜不改成踊與大夫至異士卑故也 餘同前疏黃震日抄當袒大夫至至不改成踊 此謂士有喪當袒踊而大夫來弔則絕踊而拜之士來弔則成踊而后拜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鄭玄注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下大夫虞以犆牲與士虞禮同與陸德明音義犆音特下同與音餘孔穎達疏上大至少牢 正義曰上大夫平常吉祭其禮少牢虞依平常禮故用少牢也 卒哭成事附皆大牢者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故云卒哭成事附附廟也此二祭皆大並加一等故皆大牢也 下大夫之虞也犆牲者下大夫吉祭用少牢今虞祭降一等用犆牲 卒哭成事附皆少牢者依平常吉祭禮也不云遣奠加者略可知也 注卒哭至異矣 正義曰鄭以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鄭引此文破先儒之義故云卒哭成事與虞異矣異義卒哭成事附與虞異見前注疏衛湜

集說嚴陵方氏曰犆即特也與特牲三俎之特同而與郊特牲之特異蓋位有上下故禮有隆殺也 山陰陸氏曰禮士虞用特豕今下大夫之虞亦云特牲則容父爲士子爲下大夫其祭如此於上大夫言父爲大夫於下大夫言父爲士相備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黃震日抄禮皆重於虞祭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上大夫下大夫虞卒哭成事附用牲牢之禮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鄭玄注祝稱卜葬虞者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爲祖後者稱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爲卜稱名而已陸德明音義祝之六反徐之又反稱昌升反徐尺證反孔穎達疏祝稱至子某 正義曰謂卜葬擇日而卜人祝龜所稱主人之辭也而云葬虞者虞用葬日故并言葬虞也 子孫曰哀者若子卜葬父則祝辭稱云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若孫卜葬祖則祝辭稱云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 夫曰乃者若夫卜葬其妻則祝辭云乃某卜葬其妻某氏乃者言之助也妻卑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也 兄弟曰某



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者若兄弟相爲其弟爲兄則祝辭云某卜葬兄伯子某若兄爲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兄弟稱名則子孫與夫皆稱名故鄭注於子孫通稱可知也陳櫟詳解祝稱卜葬虞卜葬卜虞之時祝稱呼主人之辭如下文所云 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祝稱卜葬虞至伯子某初虞即葬之日故并言葬虞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子孫於父祖稱哀子哀孫夫於妻稱乃夫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記卜葬虞祝稱謂之禮餘同前注疏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 鄭玄注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輪人作車輪之官陸德明音義關轂工木反輠胡罪反又胡瓦反又胡管反迴也仇音求孔穎達疏古者至杖也 正義曰此一節記庶人失禮所由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關穿也輠迴也謂作輪之人以扶病之杖關穿車轂中而迴轉其輪 於是有爵而后杖也者以其爵位既尊其杖不鄙褻而許用也陳櫟詳解於是有爵而后杖也於是始欲禮制有爵者始得喪用杖以爵既尊杖必不鄙褻用之

故杖用杖也 餘同前注疏 陳澔集說古者貴賤皆杖至而後杖也謂以其衰服之杖穿於車轂中而迴轉其輪鄙褻甚矣自後無爵者不得杖此記庶人廢禮之由也 餘同注疏

**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 鄭玄注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為飯焉則有鑿巾 陸德明音義鑿在各反飯扶晚反注同 孔穎達疏鑿巾至之也 正義曰亦記士失禮所由也飯含也大夫以上貴故使賓為其親含恐尸為賓所憎穢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也而士賤不得使賓則子自含其親不得憎穢之故不得鑿巾但露面而含耳於時公羊賈是士自含其親而用鑿巾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為失禮也 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禮因時損益故有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若有爵而後杖鑿巾以飯是也禮士含巾不鑿至公羊賈始鑿之以含君子有取焉 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疏 陳澔集說公羊賈士也而鑿以飯是憎穢其親矣此記士失禮之所由也 餘同前注疏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鄭玄注言設冒者為其形人將惡之也襲而設冒言后衍字耳 陸德明音義冒莫報反下及注同揜於檢反惡烏路反 孔穎達疏冒者至冒也 正義曰此一經論設冒之事 冒者何也者記人自問何以須冒 所以揜形也者記者自答言冒所以揜蓋尸形 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者若未襲之前始死事須沐浴自既襲以後以至小斂之前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為人所惡 是以襲而后設冒也言后者衍字也 襲則設冒至小斂之前則以衣總覆於冒上 皇氏云大斂既畢未之聞也 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記冒於此亦以著鑿巾為善后非衍字言孝子於此設冒不得已也 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 記者自設為問答尸之設冒何也為其形人將惡之而遮揜其形也 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是以襲而後必須設冒也 冒說見王制襲沐浴後以衣衣尸也是以襲者何也 至襲而后設冒也 餘同前疏 陳澔集說冒而設冒也后字衍 餘同前注疏 黃震日抄恐死者為人所惡故自襲至斂皆冒之 彭氏纂圖註義冒制及圖具喪大記 餘同前注疏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 鄭玄注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與君子寧為是乎言傷廉也 陸德明音義遣棄戰反注同裹音果與音餘何異與同

**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鄭玄注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 陸德明音義見如字夫音扶卷紀轉反又衮撫反歸如字徐音匱注同 孔穎達疏或問至饗乎 正義曰此一節明或人問曾子喪之遣奠之事 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者或人問曾子云喪禮既設遣奠事畢而包裹遣奠之餘載之而去猶如主人於他家既食訖而裹其餘相似乎故云與 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者或人云君子於他家既食之後則更裹其餘食去乎寧有是也不應如此既設遣奠亦不應包餘而去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者曾子答或人之問吾我也子男子美稱儀禮注云言我子相親之辭也謂或



人為吾子豈不見大饗賓客之禮乎 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者謂大饗賓客既畢主人卷斂三牲俎上之肉歸於賓館 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者己家父母今日既去遂同賓客之疏是孝子所以悲哀也為此之故包遣奠而去 子不見大饗乎者重結前文以語或人也 陳櫟詳解或問於曾子曰至則裹其餘乎 遣而包餘可也食而裹餘殊傷廉 曾子曰至歸于賓館 大饗之禮饗畢主人歛三牲俎上之肉歸之于賓館所以厚之也 子不見大饗乎重言之 餘同前疏 陳澔集說或問於曾子至子不見大饗乎 設遣奠訖即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遣車以納于壙中或人疑此禮謂如君子食於他人家食畢而又包其餘以歸豈不傷廉乎曾子告以大饗之禮畢卷俎內三牲之肉送歸賓之館中猶此意耳父母家之主今死將葬而孝子以賓客之禮待之此所以悲哀之至也重言以喻之 黃震日抄父母永別遂同賓客之疏孝子所以悲哀而包奠送之也曾子以解或人包奠之疑

**非為人喪問與賜與** 鄭玄注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是言非為人喪而問之與人喪而賜之與問遺也久無事曰問 陸德明音義為于偽反注及下注為母為姑姊妹皆同問與賜與並音餘注皆同脫音奪下同遺

于季反下文皆同孔穎達疏非爲至賜與 正義曰鄭云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此語接上之辭與語助也豈非爲人有喪而問遺之與人之有喪而賜與之與乎。敵則問卑下則賜故云問與賜與。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宜承既卒哭遺人可也之下脫爛在是著非爲人喪從父昆弟以下雖卒哭猶無所問遺 金華應氏曰非爲喪而問也又非爲喪加賜也乃爲己之親耳 邵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疏 陳澔集說此上有闕文問敵者之禮賜尊上之命 餘同前注疏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鄭玄注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拜 孔穎達疏三年至吉拜 正義曰從上問與賜與以下至遺人可也皆明在喪受問遺之事此一經論身有喪拜謝之禮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者謂父母長子也其實杖期以上皆爲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者謂不杖期以下此義已備在檀弓疏 陳澔集說拜問拜賜拜賓皆拜也喪拜稽顙而后拜也吉拜拜而后稽顙也今按檀弓鄭註以拜而后稽顙爲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爲周之喪拜疏云鄭知此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對言故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但殷之喪拜自斬衰至緦麻皆拜



而后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此章疏義與檀弓疏互看乃得其詳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 鄭玄注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 陸德明音義必三如字又息暫反 孔穎達疏三年至受之 正義曰如或遺之酒肉至主人衰絰而受之者雖受之而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是也 要義居喪受酒肉之遺 見前注疏 陳櫟詳解三年之喪至必三辭 必三辭不可而後受之 餘同前注疏 **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 鄭玄注薦於廟貴君之禮 **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鄭玄注言齊斬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 陸德明音義施始豉反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鄭玄注言其痛之惻怛有淺深也 陸德明音義縣音玄期音基下同剡徐以漸反怛旦末反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 鄭玄注此謂父在爲母也 當在練則弔上爛脫在此 陸德明音義禫大感反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六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七　十八陽

## 喪 雜記篇五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鄭玄注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練則弔鄭玄注父在爲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鄭玄注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綍之屬陸德明音義綍音弗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鄭玄注謂爲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陸德明音義功衰弔本又作大功衰弔更云有大字非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鄭玄注禮饋奠也陸德明音義與音預下文注不與同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鄭玄注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附皆當爲祔陸德明音義封彼驗反又如字摯音至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鄭玄注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隨也畝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鄭玄注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坎或爲壙陸德明音義坎口敢反下同長少丁丈反下詩詔反壙苦晃反又音曠孔穎達疏三年至盈坎　正義曰從此以下至待盈坎明弔喪之節各隨文解之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者謂重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　自諸侯達諸士也



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者亦貴賤同也如有服謂有五服之親喪功衰雖不弔人若自有五服之親喪則往哭之將往哭則不著己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申於骨肉之情故也故云則服其服而往也但著彼服不著己功衰也賀瑒云若新死者服輕則不爲之制服雖不爲重變而爲之制服往奔喪哭之則變服所制之服往彼哭之事畢反服故服也庾氏云將往哭之乃服其服者謂小功以下之親輕也始聞喪不能爲之制服至於往哭弔乃服其服注要記通之已祥皇氏云此文雖在功衰之下而實通初喪也假令初喪而有五屬之親死則亦變服五服之服而往彼哭也上云自諸侯達諸士然諸侯絕期不應有諸親始死服今云服其服而往當是敵體及所不臣者謂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也故鄭明之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者此據杖期主謂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文本應在服而往下爛脫故在此　練則弔者謂至十一月小祥後而可出弔人也　注父在至出矣　正義曰此練則弔又承十一月練之下故知是父在爲母以經云練故云功衰也大祥始除衰杖而練得弔人者以父在爲母故輕於出言得出也以母喪至練父在而得出則其餘喪雖無父亦得出也母既可矣諸父均然　既葬大功者謂身有大功之喪既葬之後往弔他喪　弔哭而退不聽事焉者謂弔哭既畢而則退去不待主人襲斂之事期喪練弔即亦然也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者謂姑姊妹無主爲之服期喪未至於葬往弔於鄉人之喪哭畢則退不聽待主人襲斂之事焉　功衰弔待事不執事者謂此姑姊妹等期喪至既葬受以大功衰謂之功衰至此之後若弔於鄉人其情稍輕於未葬之前得待主人襲斂之事但不親自執事此云功衰他本或云大功衰今按鄭注在此文下云謂爲姑姊妹無主則此功衰還是姑姊妹無主之功衰不得別云大功也皇氏云有大字者誤也　注謂爲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　正義曰經直云期喪鄭知是姑姊妹無主者以前云大功既葬始得弔人今此經期喪未葬已得弔人明知此期服輕故知是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女未廟見反葬女氏之黨此姑姊妹已於他族成婦日久但夫既蚤死故殯在夫族　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者執事猶相也禮饋奠也緦小功服輕故未葬便可弔人今不論鄉人之同異也亦爲彼擯相但不得助彼饋奠耳按曾子問云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是擯相輕而饋奠重也　相趨至而退此以下明凡弔者恩之厚薄去留遲速

之節也。相趨也出宫而退者。相趨謂與孝子本不相識但相聞姓名而來會趨喪也。情既輕。故柩出廟之宫門而退去。相揖也哀次而退者相揖謂經會他處已相揖者也。恩微深故待柩出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去也。相問也既對而退者相問謂曾相餉遺恩轉深故至窆竟而退也。相見也反哭而退者。相見謂身經自執摯相詣往來。恩轉厚。故至葬竟孝子反哭還至家時而退也。朋友虞附而退者。朋友嚋昔情重生死同歡。故至主人虞附而退也。然與死者相識其禮亦當有弔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今注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弔非至盈坎此一節論助葬及執事反哭之節。言弔喪者本是來助事非為空隨從主人而已故云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者既助主人。故使年二十以上至四十强壯者皆執綍也。鄉人五十者從反哭者。鄉人同鄉之人也。五十始衰。故待主人窆竟而孝子反哭故鄉人助葬老者亦從孝子反也。四十者待盈坎者謂窆竟以土盈滿其坎四十强壯不得即反故待土滿坎而反也。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歸優饒遠者也義父在為母練祥禫之節。居喪有不弔。不聽事。不與禮之異。弔喪本助事非從主人。並見前注疏 衛湜集説三年之喪至遺人可也。嚴陵方氏曰。喪拜吉拜皆為拜辭與問也。心



有所樂然後以物遺人。喪以哀為主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之者。郤之為不恭故也。山陰陸氏曰。所謂吾從其至者也。然則稽顙而後拜。蓋三年之喪拜也。故曰以其喪拜。縣子曰至而往練則弔 山陰陸氏曰所謂功衰猶言功衰微加人功雖服功衰不弔則以創鉅痛深故也。既葬大功至不與於禮。藍田呂氏曰。功衰守下脱一不字。此謂卒哭之受服。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如君命至而薦之 君命來賜則不敢辭而受受而薦祭之貴君之禮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有重喪不可遺人可受人遺 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期大功以下之喪既卒哭可以物遺人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 其痛如斬 期之喪如剡 剡削也如剡木為揖之剡其痛如剡痛之惻怛有深淺也 期之喪至十五月而禫 此言父在而為母服者之喪服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 功衰既練之服也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猶不得弔他人喪也 自諸侯達諸士 貴賤同也 如有服至而往 功衰雖不弔人如自有五服之親喪則往哭之不著己功衰而依當服斬死者之服以往申於骨肉之情也然諸侯絕期今云然當是猷謂反所不臣者謂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也 期之喪至功衰弔 期喪既葬受以大功衰謂之

功衰此後若弔於鄉人其情稍輕於未葬 待事不執事 待待襲斂等但不親執指相之事 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 若身有小功緦輕服未葬使可弔人亦可執指相事但不得與於饋奠之禮 相趨也出宫而退 此下明弔送葬者恩有深淺去遲速之節也 相揖也哀次而退 相揖嘗會於他處者 相問也既封而退 相問者相問遺者待葬既封土而退 相見也反哭而退 相見嘗執摯相見者 朋友虞附而退 文情重至主人行虞祔禮乃退 鄉人五十者從反哭 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 餘同前注疏 陳澔集說三年之喪至遺人可也 喪大記云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此云衰絰而受雖受而不食也薦之者尊君之賜喪者不遺人以哀戚中不當行禮於人也卒哭可以遺人服輕哀殺故也 石梁王氏曰居喪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此言哀痛淺深之殊 三年之喪至服其服而往 不弔與往哭二者貴賤皆同之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 既葬大功者言已有大功之喪已葬也弔哭而退謂往弔他人之喪則弔哭既畢即退去不待與主人襲斂等事也 期之喪至不執事 儀禮喪服傳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姪與兄弟為之齊衰不杖期此言期之喪正謂此也雖未葬亦可出弔但哭而



退不聽事也此喪既葬受以大功之衰謂之功衰此後弔於人可以待主人襲斂等事但不親自執其事耳 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 輕服可以為人擯相擯相事輕故也饋奠之禮重故不與 相趨也至朋友虞附而退 此言弔喪之禮恩義有厚薄故去留有遲速相趨者古人以趨示敬論語過之必趨左傳免胄趨風之類是也言此弔者與主人昔嘗有相趨之敬故來弔喪相揖者已嘗相會相識相問遺者是有往來恩義嘗執贄行相見之禮者情又加重朋友恩義更重 弔非從主人至待盈坎 言弔喪者是為相助凡役 餘同前註疏 黄震日抄非為人喪至遺人可也 予獻體曰問上予下曰賜 記者設辭謂豈非為人之喪而問之賜之歟下乃應問賜有喪者之禮 弔非從主人也至待盈坎 弔者非徒從主人之行而已年四十而未衰者皆執紼若同鄉而近五十者從主人反哭於家年四十者留待揜壙 餘同前注疏 彭氏纂圖註義縣子曰至練則弔 此因三年與期之喪謂三年之喪不可出弔期之喪練後可弔斬則絕之也剡則削之而已 既葬大功至不聽事焉 此論葬大功之後得弔哭不可聽事 期之喪至不執事 此論居姑姊妹期之喪未葬可弔不可聽事既葬可待事不可執事 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 此論居小功

緦之喪可得弔人執事不可與行禮。餘同前注疏。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
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
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
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鄭玄注病猶憂也。疑猶恐也。陸德明
音義視如字。徐市志反。為于偽反。注為食、父為王父母、以為、亦為、不為並同。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
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
食也。鄭玄注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為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陸德明音義人食之音嗣。注見食同。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鄭玄注功衰齊斬之末也。酪酢截。陸德明音義酪音洛。食食上如字。下音嗣。酢七故反。截才代反。孔子曰。身有瘍
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
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鄭玄注毀而死是不重親。陸德明音義瘍音羊。創初
良反。孔穎達疏喪食至無子　注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　正義
曰。解所以非親不食義也。夫親族不多。食則其食有限。若非類而輒食。則
無復限數。必忘哀也。衛湜集說喪食雖惡至謂之無子　嚴陵方氏曰。禮
所以制中。飢而廢事。飽而忘哀。皆非中道。故皆以為非禮。然送死所以當
大事。則飢而廢事尤為非禮矣。君子病之。以其不足以當大事也。其黨則
食之。非其黨則弗食。所以為之節。食菜果。飲水漿。皆聖人之中制。故天下
無難能之病焉。　藍田呂氏曰。功衰亦卒哭之受服。間傳父母之喪。既虞
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與此文正合。疏食水飲。其飲不加鹽酪。故曰飲
水漿無鹽酪也。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者。喪大記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
蓋人有所不能。亦不可勉也。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功衰齊斬之末。末者

齊衰既葬。斬衰既練之後。鄭氏曰見注。陳櫟詳解喪食雖惡至非禮也。此為與喪事者言。喪食易不精美。嫌其惡而不食。以致飢而廢事。非禮也。飽
而忘哀。亦非禮也。適飽忘哀。是專為飲食。亦非禮也。三者當適宜。視不明
至君子病之　過於哀毀。而至於視聽不明聰。行步不端正。困憊不知哀。故
有疾至皆為疑死　疑恐也。以上皆為恐其以此致死。有服人召之食不往
期以上之喪。人以食召之必不往。大功以下至其黨也食之　大功以下喪
既葬。以他事往適人。遇食而人食之。則可食。為食而往則不可。然是其親
黨則可食之。非其黨弗食也　非親黨亦不可食。所以為之節。功衰至無鹽
酪　所受服末者。齊衰既葬。斬衰既練之後也。此時可食菜果。飲水漿。然尚不得食鹽酪。酪酢截。不能食食至病則飲酒食肉　見曲禮。毀瘠為病　毀瘠
以致成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毀而致死。是不重親而忘
其身。不可以為子。故君子反目之為無子。此本欲為孝。而不知所以孝。反
陷於不孝也。　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喪食雖惡至皆為疑死
疑死。恐其死也。　有服至弗食也　黨謂族人與親戚也。　功衰食菜
果至鹽酪可也　功衰。斬齊衰之末服也。酪。說文乳漿也。　孔子曰至
君子謂之無子　曲禮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彭



氏纂圖注義喪食雖惡至皆為疑死　自此至鹽酪可也。論居喪飲食之
節。　孔子曰至君子謂之無子　此一節論身有病患。須沐浴飲酒食肉。
不可過於毀瘠。身傷曰瘍。周禮有腫瘍、潰瘍、金瘍。創即瘡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非從柩與反哭。無免
於垣。鄭玄注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垣。道路。陸德明音義免音問。注同。垣古鄧反。孔穎
達疏非從至於垣　正義曰。從柩謂孝子送葬從柩去時也。與反哭謂葬竟孝子還時也。垣。道路也。道路不可無飾。故孝子唯送葬從柩去時。及葬
竟還反哭時。於道得免而行。自非此二條。則不得免於道路也。此謂葬近而反哭者。若葬遠反哭。在路則著冠。至郊則乃反著免。故小記云。遠葬者
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是也。要義葬近而反哭者免。遠則冠也。前註疏。陳櫟詳解必著喪冠也。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此言免不可施於
道路。餘同前注疏。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鄭玄注言不有
飾事則不沐浴。孔穎達疏凡喪至沐浴。正義曰。凡居喪之禮。自小功以上。恩重哀深。自宜去飾。以沐浴是自飾。故不有此數條祭事則不自飾。言

小功以上則至斬同然各在其服限如此耳練祥不主大功小功也。若三年之喪虞祭之時但沐浴不櫛故士虞禮云沐浴不櫛鄭注云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又士虞禮云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注云猶自飾此雖士禮明大夫以上亦然。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有祭則不可以不齊戒齊戒則不可以不沐浴。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有祭則必齊戒齊戒始沐浴。陳澔集說潔飾所以交神故非此四祭則不沐浴也。黃震日抄居喪惟喪祭乃沐浴。彭氏纂圖註義此言居喪者惟虞附練祥得沐浴。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鄭玄注言重喪不行求見人爾人來求見已亦可以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陸德明音義辟音避注同。孔穎達疏疏衰至見人。　正義曰此一節明在喪與人相見之義。　小功請見人可也者輕可請見於人然言小功可則大功不可也。此小功文承疏衰既葬之下則此小功亦謂既葬也凡言見人者謂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摯之事故云父母之喪不辟泣涕而見人是尋常相見也而皇氏以為見人謂執摯相見若然父母之喪豈謂執摯見人乎。皇氏則非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者以人請見在彼請見人在此故也。亦與對而不聞同義。執摯則請見人之禮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疏衰之喪疏衰齊衰也。大功以上服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人來見我則出見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亦謂既葬後大功不以執摯大功可與人相見者謂尋常相見。若執摯見之儀物以見己則不可出見之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見人見來弔者。　餘同前注。陳澔集說疏衰之喪至涕泣而見人　疏衰齊衰也。摯與贄同。彭氏纂圖註義大功既葬雖可請見於人亦不可執摯。執摯則重矣。父母之喪不得已與人尋常相見不辟涕泣。餘同前註疏衛湜集說。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鄭玄注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為政者教令謂給繇役。陸德明音義期音



朞。繇音遥。本又作傜。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鄭玄注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陸德明音義鷖於奚反彌五兮反一音迷啼徒奚反本又作諦同號徐本作唬胡刀反偯於豈反下同說文作悠。孔穎達疏注以王至繇役。　正義曰按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此云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與王制不同者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總云三月也。若大夫士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也要義哭父母無常聲　大夫士從政有正禮權禮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曾申問於曾子至何常聲之有　廬陵胡氏曰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而此取嬰兒哭者此泛問哭時故舉重謂始死時也彼在襲斂當哭踊有節故異。鄭氏曰見前注。呂伯恭音點傍註卒即律反下同緦音思殯必刃反。陳櫟詳解三年之喪祥而從政祥大祥。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稍三日也。曾申問至何常聲之有如嬰孩之幼。半路亡其母而啼號乃非哀之情。天性發於聲者。何常之有所謂哭不偯是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三年之喪至既殯而從政　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曾申問至何常聲之有哀痛之極無復音節。餘同前注疏。朱申句解三年之喪見上注。祥而從政此謂庶人從政役者也。再期而祥。期之喪齊衰期。卒哭而從政既葬而卒哭。九月之喪大功九月。既葬而從政與卒哭同。小功緦之喪小功五月。緦麻三月。既殯而從政三日而殯。彭氏纂圖註義三年之喪至既殯而從政　此一經論居喪免繇役之事。　曾申問於曾子至何常聲之有　此一節論親始死哭無常聲。案間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卒哭而諱。**鄭玄注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

**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玄注父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群祖。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鄭玄注母之所為其親諱子孫於宮

中不言。妻之所為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為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為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孔穎達疏卒哭而諱至則諱。 正義曰。此一節。論親戚死亡諱辟名之事。各隨文解之。 卒哭而諱者。謂卒哭之前。猶以生禮事之。卒哭之後去生漸遠。以鬼道事之。故諱其名。 王父母者。謂父之王父母。於己為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也。以父為之諱。故子亦同於父而諱之。兄弟者。是父之兄弟。於己為伯叔。正服期。父亦為之期。是子與父同是有諱也。世父叔父者。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己是從祖也。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為之諱。故己從父而諱姑者。謂父之姑也。於己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緦麻。不合諱以父為之諱。故己從父而諱。姊妹者。謂父之姊妹。於己為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九月。是己與父同。為之諱也。 子與父同諱者。言此等之親。子之與父同為之諱。 注父為至尊祖。 正義曰。云父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者。謂父之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等。於己小功以下不合諱。但父為之諱。故子不敢不從諱。其父之兄弟乃姊妹。己為合諱。不假從父而諱。鄭此注者。據己不合諱者而言之也。云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者。此士者謂父



身也。以父身是士。故諱王父若是庶人。子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直云王父母以下是矣。復云之親諱者。父之世父叔父與姑等。皆是王父所生。今為之諱。故云王父母以下之親諱也。云天子諸侯諱羣祖者。以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故知諱羣祖。母之諱宮中諱者。謂母所為其親諱。其子於一宮之中為諱。而不言也。 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者。謂妻諸親之諱。其夫不得稱舉其辭於其妻之側。但不得在側言之。則於宮中遠處得言之也。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者。謂母與妻二者之諱。與己從祖昆弟名同。則為之諱。不但宮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之。 注子與至諱之。 正義曰。云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者。父為王父諱。於子則為曾祖。父之伯叔及姑。則是子曾祖之親。故云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前經所云者是也。云從祖昆弟在其中者。從祖昆弟。共同曾祖之親。故云在其中。云於父輕不為諱者。從祖昆弟於父言之。是父之同堂兄弟子也。父服小功。不為之諱。已又不得從父而諱。若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重謂重累。謂母妻諱與從祖昆弟名相重累則諱之。不但為母妻而諱。若從祖昆弟身死。亦為諱。故云於父輕不為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觀檢注意。是為從祖昆弟諱而生文也。要義卒哭而諱。見前注疏。陳櫟

詳解王父母至子與父同諱。父之大父母。父之兄弟。父之世父。叔父。父之姑。父之姊妹。此等子與父同諱之。父為之諱。子不敢不從諱也。此為士言。天子諸侯。唯諱羣祖。母之諱宮中諱。母之家諱。出宮不為之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夫於妻之家諱。但不言之妻之傍。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為其相感動也。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昔母與妻之親諱。與從祖兄弟名相重。則諱之。 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卒哭而諱至子與父同諱。 卒哭以前。猶以生禮事之。故不諱其名。卒哭後則事以鬼道。故諱其名而不稱也。此專言父之所諱。則子亦不敢不諱。故曰子與父同諱也。父之祖父母伯父叔父及姑等。於己小功以下本不合諱。但以父之所諱。己亦從而諱也。若父之兄弟及姊妹。己自當諱。不以從父而諱也。又按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謂庶人。此所言以父是士故從而諱也。 母之諱至同名則諱 母為其親諱。則子於一宮之中亦為之諱。妻為其親諱。則夫亦不得稱其辭於妻之左右。非宮中非其側則固可稱矣。若母與妻所諱者適與己從祖昆弟之名同。則雖他所亦諱之也。黃震日抄卒哭而諱至同名則諱 子與父同諱者。父為諱而子從之也。母之諱。謂母家之私諱。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



**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鄭玄注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雖或為唯。陸德明音義冠古亂反。下及注皆同。喪息暫反。孔穎達疏以喪至乃出。 正義曰。自此以下。明遭喪冠取之節。今各隨文解之。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者。謂將欲加冠而值其喪。則當成服之時。因喪服加冠。非但輕服得冠。雖有三年重喪。亦可為因喪服而冠。故云可也。 既冠於次者。此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 入哭踊三者三乃出者。謂既冠之後。入於喪所哭而跳踊。每哭一節而三踊。如此者三。凡為九踊。乃出。就次所。 注言雖至廬也。 正義曰。經云雖三年之喪可也。故知三年以下皆得因喪而冠也。云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者。知當冠月。則喪服因冠者。以曾子問云。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而冠。言未及期日。明及月可知。但未及冠之日耳。以此言之。知冠月則可冠也。云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者。按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是冠用二月。假令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變除受服之節。乃可冠矣。云次廬也者。據重服而言也。陳櫟詳解入哭踊三者三乃出。遭喪值其冠月之內。則因喪服而冠。若非其冠月。則待變除卒哭受服之節而冠。如本擇二月而冠。乃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冠也。 餘同前疏。陳澔集說以喪冠者至乃出。當冠而遭五服之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服之輕重。故曰雖三年之喪

可也既冠於居喪之次乃入哭踊凡踊三踊為一節三者三言如此者三次也乃出出就次所也并見曾子問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鄭玄注 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陸德明音義 娶七住反又如字 孔穎達疏 大功至不可 正義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者末謂卒哭之後謂己有大功之喪既卒哭可以冠子嫁子也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者謂父有小功喪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大功之末云身不云父小功之末云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是嫁及冠於身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非但得冠子嫁子復可取婦所以取婦必在小功之末者以取婦有酒食之會集鄉黨僚友涉近歡樂故小功之末乃可得為也 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者以前文云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恐已有小功於情為重不得冠取故云己身雖同有小功既卒哭之後可以冠取此文云既卒哭明上云末者並卒哭後也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謂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本服齊衰



下殤降在小功者則不可不可者不可冠嫁也以本服是齊衰重故也若其長殤中殤之大功者庾氏注喪記云卒哭之後則得與尋常大功同於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所以然者雖本期年但降在大功其服稍伸故得冠嫁也賀氏云小功下殤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得冠取推此而言之降在大功理不得冠嫁矣今謂齊衰下殤尚不可冠取而況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何可冠嫁庾說非也今從賀義 注父大至冠之 正義曰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者以經文大功據已身小功據其父今鄭同之謂父及已身俱有大功之末小功之末故又注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是父子同也云必偕祭乃行也者偕俱也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已亦小功之末可以嫁取必父子俱然乃得行事故云必偕祭乃行知父子俱大功小功者若姑及姊妹出適父子俱為大功若從祖兄弟父為之小功已亦為之小功是父子其服同也若父有齊衰子有大功則不可若父有大功子有小功可以冠嫁未可以取婦必父子俱有小功之末可以取婦若父是小功已在緦麻灼然合取可知又按正本云必偕祭乃行者言為諸吉禮必待祭訖乃行也云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者言除訖可為昏禮則未除喪不可為昏禮經云小功則不可者唯謂昏也其冠嫁則可也云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者鄭以經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吉冠則大功小功之初當冠之時則因喪服而冠

矣前經云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者特據重服喪中可冠恐輕服大功小功者在喪不合冠故鄭於注特明之要義大功小功之末冠嫁取謂卒哭後 謂當冠則因喪而冠 齊衰殤降在大功則不可冠嫁娶 小功已緦麻灼然合取 並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范氏曰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已為無服也以已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為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已有緦麻之喪於祭亦廢婚亦不通矣況小功乎又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縗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其緦而叔向稱在縗絰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婚姻之道也而教本敬始之義每於婚冠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而下章云已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為相代尋此言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 橫渠張氏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為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則是已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也蓋冠取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



末也所以言行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已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取妻是已自冠取妻也 山陰陸氏曰入小功之末謂小功服之在父行者若從祖父母從姊妹從祖父祖母從祖姑是也大功之末在卑行者若孫及從父兄弟從父姊妹兄弟之子婦是也大功之末不言可以取婦不可以取婦也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言主冠取者雖在可以主之域然其冠取者若有小功未卒哭亦不可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 已有大功之喪則於卒哭後可以冠子嫁子此之冠以吉禮冠也凡末皆以卒哭之後言自此下皆謂可行吉禮時也 父小功之末至可以取婦 若小功既卒哭則不特可冠子嫁子亦可為子娶婦 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 此為無父者言 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有此服則不可冠娶必除喪而後可其餘小功則可也然此言為男女失時者非通例也 餘同前疏 陳澔集說大功之末至小功則不可 末服之將除也舊說以末為卒哭後然大功卒哭後尚有六月恐不可言末小功既言末又言卒哭則末非卒哭明矣下言父小功之末則上文大功之末是據已身而言舊說父及已身俱在大功之末或小功之末恐亦未然下殤之小功自期服而降以本服重故不可冠娶也 黃裳日抄

必身與父俱是大功之末方可冠子嫁子父與身俱是小功之末方可冠子嫁子與取婦取婦獨於小功之末言之者然小功之末雖可冠子嫁子取婦若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冠下殤之小功本齊衰重服以下殤而降在小功服降而情不降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凡弁經其衰侈袂**鄭玄注侈猶大也弁經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陸德明音義侈昌氏反袂彌世反孔穎達疏凡弁經其衰侈袂　正義曰弁經者謂弔服也其首著弁經身著錫衰緦衰疑衰侈大也其此等三衰大作其袂凡常之袂二尺二寸此等三衰其袂半而益一袂大三尺三寸也若士則其衰不侈也故周禮司服有玄端素端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陳澔集說弁經之服弔服也首著素弁而加以一股環經其服有三等錫衰緦衰疑衰也侈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此三尺三寸彭氏纂圖註義此謂弔服緦錫疑說已見上篇朝服十五升下疑衰用素裳餘同前注疏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鄭玄注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陸德明音義與音預注同閒音問又如字

**大功將至辟琴瑟**鄭玄注亦所以助哀也琴本也陸德明音義辟音避一音婢亦反

**小功至不絕樂**孔穎達疏父有至絕樂　正義曰父有服在於宮中則子不與於樂者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此謂命士以下與父同宮者若異宮則得與樂崔云父有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當不得與於樂妻義父母妻有服避樂見前注疏衛湜集說父有服至絕樂　長樂黃氏曰註云宮中子與父同宮者禮由命士已上父子異宮正義從而解云若異宮則得與樂上文言諱雖子之服盡尚從父諱其父之所諱豈命士而上父有喪服者子可與樂哉今詳之父有服宮中者譬諸父方持服在家未出而從吉之時其子或輕而先除或親盡而無服以其父方在喪服哀未終不可與於樂也亦如從父諱於先祖之禮也次云母有服妻有服亦謂方在服制之中亦隨其降殺其宮中者謂持服不出之際則其義明焉非謂同宮室居命士而上父有喪服子可觀聽音樂者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自士上達父有服有作樂者宮中雖不聞子不敢與也母有服聲聞焉不敢舉樂妻有服於其側不舉爾所謂不與於樂非直不舉也　長樂陳氏曰父主我者也尊而不親故父有服宮中子不得與於聞樂況舉樂乎母鞠我者也親而不尊故母有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齊我者敵體而已故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雖不於其側舉之可也是人子有服於母其情殺於父而於妻又殺於母也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為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大至則不必辟琴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不至絕樂其將至又可知矣雖然小功至不絕樂若夫於己有小功之喪讓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崔氏曰也前疏陳櫟詳解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父有服子已無服前父尚在宮中持服未出而從吉子或出遊樂不敢與聞之也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母有服子無服固可舉樂然須而樂聲聞於母不敢舉也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大功之親有服其人將至辟除琴瑟小功至不絕樂樂當在側不可去陳澔集說父有服至小功至不絕樂　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也命士以上乃異宮不與於樂謂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若異宮則否此亦謂服之輕者如重服則子亦有服可與樂乎聲之所聞又加近矣其側則尤近者也輕重之節如此大功將至謂有大功喪服者將來也為之屏退琴瑟亦助之哀戚之意小功者輕故為之止樂黃裳日抄此記己雖無服己之親有服亦體其心而不樂惟小功輕服則否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己之親黨有服己不得聽樂之事挾大功小功皆於己為大功小功之親其人自有服而來者也辟之者所以哀不絕樂者輕故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鄭玄注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

**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鄭玄注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里或為士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

**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鄭玄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

姑也。孔穎達疏姑姊至之黨。　正義曰此一節明姑姊妹在夫家而死無後使外人為主之事夫既先死而夫之黨又無兄弟今既身死使夫之族人主其喪也。　妻之黨雖親弗主者妻黨雖親不得與之為主明婦人外成於夫不合卻歸本族也或曰主之者或人之說云妻黨主之而附祭之時在於夫之黨主之其義非也。　注喪無至義也。　正義曰云喪無無主也者言死喪之禮無得無人為之主必須有人為主也云里尹閭胥里宰之屬也按周禮六鄉之內二十五家為閭閭置一胥中士也六遂之內二十五家為里里置一宰下士也引王度記者更證里尹之事按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其記云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則里尹之祿也按撰考云古者七十二家為里洛誥傳云古者八家為鄰三鄰為朋三朋為里鄭云蓋虞夏時制也其百戶為里未知何代或云殷制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者以己國臣在國而死他國君來弔則君為主死者雖有至親不得為主今此婦人死於此里正得里尹主之妻家必親不得為主故云亦斯義也斯此也亦是此國君為主之義要義無子寡而死扶鄰里尹主喪妻黨弗主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姑姊妹至而附於夫之黨。　新安朱氏曰古法既廢



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山陰陸氏曰言妻之黨雖親弗主苟夫無族矣雖視朋友至於祔而止可也喪服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姑姊至主喪此謂姑姊妹無子而夫死者夫無兄弟可主喪則夫之族人主之妻之黨雖親弗主妻之黨謂妻之兄弟妻之黨雖親不可主其喪夫若至東西家夫併無族人則前後東西鄰家亦可主其喪無有則里尹主之無鄰則里尹為之主或曰至夫之黨妻之黨主之而附祭於夫之黨者若有夫黨可祔則是夫黨有兄弟及族人矣　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姑姊妹至而附於夫之黨。　此明姑姊妹死而無夫無子者喪必有主婦人於本親降服以其成於外族也故本族不可主其喪里尹蓋閭胥里宰之屬也或以為妻黨主之而祔祭於其祖姑此非也故記者并著之黃震日抄此極言妻黨不得與夫家之事死而無主寧使鄰與里尹主之又云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方氏謂此言或者之說非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彭氏纂圖註義夫若無族請復無族人也則前後家東西家主之若又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妻黨主之而祔祭之時在於夫之黨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麻者不紳執王不麻麻不加於采。鄭玄注吉凶不相干也麻謂絰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絰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采者不麻謂弁絰者必服弔服是也采玄纁之衣陸德明音義紳音申要絰一遙反下大結反衣於既反又如字纁許云反孔穎達疏麻者至於采。　正義曰麻者不紳麻謂絰紳謂大帶言著要絰者而不得復著大帶也故在喪以絰代紳。　執王不麻者謂平常手執玉行禮不得服衰麻也按周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注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似行聘享之事執王得服衰絰者彼謂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行聘饗大事則吉服故鄭云其聘饗之事自若吉也謂得著吉服　麻不加於采者謂弁絰之麻不得加於玄衣纁裳之采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據此若弁絰雖服皮弁而絰非常服之弁歟弁師王之皮弁服會五采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麻者不紳此言吉凶不相干麻絰者不可繫大帶之紳執王不麻執王不可加麻絰餘同前疏陳澔集說麻者至不加於采。　麻謂喪服之絰也吉凶異道居喪以絰代大帶也執王不麻謂著衰絰者不得執王行禮也餘同前註疏彭氏纂圖註義此論服麻之禮餘同前注疏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鄭玄注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童子哭不懷不踊不杖不菲不廬鄭玄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陸德明音義菲本又作菲扶味反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鄭玄注由用也言知此踊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孔穎達疏國禁至矣哉　正義曰國禁哭則止者謂有大祭祀禁哭之時則止而不哭　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者謂孝子於殯宮朝夕兩奠之時即阼階下位自因其故事而設奠也　注當室則杖　正義曰按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特云杖者舉重言也衛湜集說國禁哭則止至不菲不廬　山陰陸氏曰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

自因也。此一節宜承如始即位之禮。既攔在是。言若國禁哭則之他室不哭。其入奠與即位猶自因也。　孔子曰至由文矣哉。　山陰陸氏曰：踊哀大功文也。踊絶。不絶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而情不至。姑姊妹之喪，文不至而情至。知此者，則凡於禮知由於內矣。故曰知知此者由文矣哉。若夫徒文具而無至誠惻怛之實，失是矣。　廬陵胡氏曰：踊絶地不絶地，義有輕重，豈由禮文而已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詳解：國禁哭則止。大祭祀時，國令禁哭則止哭。童子至不廬。不居倚廬，以童子未成人，不能備此五禮也。當室則杖。謂十五以上者。孔子曰至絶也。伯叔母之喪，外服麤衰，踊不絶於地，文至而情不至，為義也。姑姊妹之大功踊絶於地，姑姊妹出適，其喪為服大功，而踊絶於地，文不至而情至，為骨肉也。如知此者，至由文矣哉。重言之，申明之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國禁哭至自因也。　國有大祭祀，則喪者不敢哭。然朝奠夕奠之時，自即其阼階下之位，而因仍禮節之故事以行也。　童子哭至不廬　傒，委曲之聲也。菲，草屨也。廬，倚廬也。童子為父後者則杖。　孔子曰至由文矣哉。　伯叔母之齊衰服重，而踊不離地者，其情輕也。姑姊妹之大功服輕，而踊必離地者，其情重也。餘同前注疏。黄震日抄：國禁哭則止，至不菲不廬。　其即位自仍舊。童子則不備禮，菲謂菲屨，廬謂倚廬。　孔子曰至由文矣哉。　再言而咲詠之，言喪禮當以情為重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彭氏纂圖註義：國禁哭則止至自因也　此論國雖禁哭，不可廢奠禮。　童子哭至不菲不廬。　此論優假童子。　孔子曰至由文矣哉。　此一節論伯叔母疏衰，姑姊妹大功踊法。　踊不絶地者，足去地近也。踊絶於地者，足去地遠也。伯母叔母服隆而於情為輕，姑姊妹服殺而於情為重。一絶地，不絶地之間，文義鑿然。餘同前注疏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鄭玄注：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陸德明音義：柳，良九反。相，息亮反，下及注皆同。**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鄭玄注：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陸德明音義：飯，扶晚反，注同。含，本又作唅，胡闇反，下文同。**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



**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鄭玄注：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孔穎達疏：泄柳至侯七。　正義曰：此明相主人之喪禮有失之事。　注亦記至之禮。　正義曰：相主人之禮法，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黨相禮由右，故云記失禮所由始也。按孟子云：魯穆公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彼子柳即此泄柳也，故云魯穆公時賢人。　注此蓋至用玉。　正義曰：以非周法，故疑夏禮，故云蓋也。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是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按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皆非周禮，並夏殷之法。左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為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　注尊卑至反虞　正義曰：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三月而葬，葬罷即卒哭。知天子至士喪即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故知葬即反虞。下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也。要義葬即反虞。見前疏。衛湜集說：泄柳之母死，至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　山陰陸氏曰：由右相雖非古，在可以然之域。凡經言自某始，記失禮所由始也。即言為之，君子有取焉。據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天子飯九貝至士三。　山陰陸氏曰：士喪禮：貝三，實于笄，此士三之證也。按珠玉曰含，玉貝亦曰含，則散言之，飯含通也。鄭氏謂蓋夏時禮，周禮天子飯含用玉，誤矣。典瑞言玉職也，貝非所言。大戴禮：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則珠有以玉為之者矣。王府所謂珠玉是也。諸侯言飯不言含，則蒙上含以玉可知。然則飯以珠，不必言矣。其言之，則以天子珠無以玉，諸侯以珠而已。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相備也。相備而天子言玉，諸侯言璧，璧蜃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時，子叔聲伯、陳子行，臣飯含僭君，疑衰周時禮。鄭謂此等夏殷禮，無所依據。又檀弓飯用米貝，鄭不疑於夏殷，獨疑此，何也。　士三月至諸侯七。　山陰陸氏曰：士踰月而葬，容外姻至。大夫三月而葬，容同位至。諸侯五月而葬，容同盟至。天子七月而葬，容同軌至。左傳云同軌畢至，著同盟以下雖至有不畢也。若其卒哭遲速不同，則以其德服，喪有隆殺也。鄭氏曰見

前注孔氏曰見前賦陳櫟詳解泄柳至由左泄柳母死時泄柳知禮相者
爲合禮泄柳至右相及泄柳死泄柳之徒由主人之右而相主人失禮矣
由右至爲之也記失禮自泄柳之徒始天子飯九貝天子飯含用貝九士
三月而葬至而卒哭卒哭遲速不同喪服有變殺也餘同前注陳澔集
說泄柳之母死至爲之也　悼公弔有若之喪而子游擯由左則由右相
者非禮也此記失禮所自始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飯含
也貝水物古者以爲貨士喪禮貝三實于笄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
代之制乎疏曰見前賦木中句解士三月而葬左傳云士踰月外姻至與
此小異是月也卒哭三虞而卒哭則不出是月矣大夫三月而葬左傳云同
位至五月而卒哭五虞而卒哭則踰一月矣諸侯五月而葬左傳云同
盟至七月而卒哭七虞而卒哭亦踰一月也士三虞虞葬後祭名士三次
虞祭大夫五大夫五次虞祭諸侯七諸侯七次虞祭黃震日抄士三月而
葬至諸侯七　葬有遲速會葬者有遠近也卒哭亦與之遲速以未葬有
朝夕奠也然葬後又二月方卒哭豈三年之喪既同而卒哭之期獨異耶
餘同前衛湜集說彭氏纂圖註義泄柳之母死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
喪爲陰禮而相所以助之者也助陰必以陽故相者由左以取陽之義焉



而泄柳之徒由右則失之矣。士三月而葬至諸侯七
此一節論葬卒哭久近及虞禮餘同前衛湜集說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韓[illegible]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性愚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八　十八陽

## 喪　雜記篇六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鄭玄注。言五者相次同時。陸德明音義。臨如字。徐力鴆反。孔穎達疏。諸侯至此也。正義曰。謂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急宣君命。人以飲食爲急。故含次之。食後須衣。故襚次之。有衣即須車馬。故賵次之。君事既畢。則臣私行已禮。故臨禮在後。其事雖多。而同一日取畢也。呂伯恭音點旁註。含去聲。襚音遂。賵孚鳳反。陳櫟詳解。五禮同一日畢行之。而其次序如此。詳已見上篇。餘同前疏。陳澔集說。諸侯薨。鄰國遣使來。先弔。次含。次賵。次臨。四者之禮一日畢行。詳見上篇。朱申句解。諸侯使人弔。其禮如上篇所載是也。其次含襚賵臨。弔而含。含而襚。襚而賵。賵而臨。相次爲之。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弔含襚賵臨同日盡舉。其次如此也。次。謂次序。如下文所云也。彭氏纂圖註義。諸侯使人弔至其次如此也。此一節論諸侯弔禮。餘同前注疏。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孔穎達疏。卿大至舉樂。正義曰。按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筭。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故問之無筭。或可喪大記云三問者。謂君自行。此云無筭。謂遣使也。要義。君於卿大夫疾病葬哭之節。見前疏。陳澔集說。喪大記云三問。此云無筭。或恩義如師保之類乎。或三問者君親往。而無筭者遣使乎。士有疾。君問之惟一次。卑賤也。比。及也。黃震日抄。君於臣盡恩禮如此。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君臣問疾及爲臣喪禮。比即比及之比。不食肉則不舉樂。不舉樂則容食肉矣。餘同前疏。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鄭玄注。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户之制。紼引同耳。廟中曰紼。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大夫士皆二綍。陸德明音義。筭。悉亂反。比。必利反。下同。爲。于僞反。枚音梅。鐸。大洛反。葆音保。紼。引。以慎反。注同。茅。亡交反。朝。于直遙反。道音導。孔穎達疏。升正至以茅。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大夫送葬正柩之禮執鐸之差。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於兩楹之間。其時柩北首。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是也。四紼皆銜枚者。謂執紼之人口皆銜枚。止諠囂也。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者。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衆也。匠人執羽葆御柩者。匠人。工人也。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蓋物。御柩。謂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柩於路爲進止之節也。然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注五百至二綍。正義曰。按周禮注。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經云執紼。則應舉六遂而言黨者。此是非辨鄉遂之殊。正取五百人是一黨之人數耳。或是略舉鄉中之黨。則遂之鄙亦可知。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户之制者。謂小國中下大夫也。故鄭注易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户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户。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云。伯氏齊大夫。是齊爲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其天子公卿大夫。按小司徒職注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然則大都公之采地。方百里。小都卿之采地。方五十里。家邑大夫采地。方二十五里。熊氏云。以此推之。公之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采地方五十里。子男大都采地方二十五里。以數外地閒。故公之大都與天子大都同也。其中都采地無文。其小都則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云紼引同耳者。其義具在檀弓疏。要義。都家采地之制見前疏。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載柩有車。車有副焉。而載柩者爲正。大夫殺禮於諸侯。故以茅。取其色白。宜於凶禮。且以表哀素之心焉。楚軍前茅。亦以兵凶器也。鄭氏曰。見前注。孔子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升正柩者。將葬。柩朝祖廟。升西階。用輴軸載柩于兩楹間而正之也。柩有四紼。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能言。所以止諠譁也。五百人皆用之。司馬十六人執鐸

分居左右夾樞以號令於衆也。簨形如蓋，以羽爲之。御樞者在樞車之前，若道塗有低昂傾虧，則以所執者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綍者知之也。引即綍互言之耳。茅以茅爲麾也。**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鄭玄注言其僭天子諸侯。鏤簋刻爲蟲獸也。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薄櫨刻之爲山，棁侏儒柱畫之爲藻文。陸德明音義鏤音陋。簋音軌。紘音宏。坫丁念反。藻音早。棁章悅反。笄音雞。屬音燭。薄音博，又皮麥反，又步博反，徐又薄歷反。櫨音盧。侏音朱。**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鄭玄注言其偪士庶人也。豚進實豆，徑尺，言并豚兩肩不能覆豆。揜小也。陸德明音義揜於檢反，本亦作掩。併步頂反。**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鄭玄注踰封越竟也。或爲越疆。陸德明音義偪音逼，本又作偪。疆紀良反。孔穎達疏孔子至而弔　正義曰此一節明奢儉失禮之事。　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者，當時謂管仲是大夫之賢者。鏤簋者天子諸侯之制，而管仲鏤之。朱紘者亦天子之紘，而管仲朱之。故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管仲大夫當緇組紘，而與士同。今僭天子朱紘。旅樹而反坫者是諸侯之禮。論語云邦君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今管仲爲之。山節而藻棁者天子之廟飾，而管仲亦爲之。是皆僭也。故云賢大夫是賢者，尚爲此僭上之事，是難可爲上者也。言他人在管仲之上者皆被僭之，故云難爲上。禮器云君子以爲濫。濫謂盜竊，亦上之事也。　注言其至藻文　正義曰言其僭天子子諸侯者，朱紘山節藻棁鏤簋是僭天子。旅樹反坫者是僭諸侯。云鏤簋刻爲蟲獸也者，按梓人云小蟲之屬以爲雕琢，是刻蟲獸也。禮器注云簋天子飾以玉，此不云者，文不具也。其旅樹山節之屬已具於禮器及郊特牲疏，故於此不復釋也。　晏平至爲下也　豚肩不揜豆者，依禮豚在於俎，今云不揜豆者，以豆形既小，尚不揜豆，明豚小之甚，不謂豚在豆也。　而難爲下也者，平仲賢大夫，攝上偪下，是在平仲之下者恒被平仲而偪也，是難可爲下。陳櫟祥解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以朱未之旅樹而反坫。未見論語。山節藻棁，朱紘，天子冕。山節藻棁，天子廟飾。餘並諸侯禮。皆言其奢僭。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仲因賢然在其上者被其僭，雖於爲其上者。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見豚小儉陋。非謂豚在豆也。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晏因賢然其下之士庶人被其儉，大過言難於爲其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君子不奢不儉，得其中，則不僭上，不逼下矣。餘同前注。黃震日抄孔子曰至下不逼下。旅，道也。樹，立也。旅樹者，當門道而立之屏。反坫，鄭氏以爲反爵之坫，汲冢周書注以爲向外室。未知孰是。山節，刻山於屋拱。藻棁，畫藻於短柱。管仲奢而僭上，晏子儉而逼下。餘同前注疏。**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鄭玄注奔父母喪也。**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鄭玄注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鄭玄注女子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爲相通者也。側階亦旁階也。他謂哭踴髽麻，闈門或爲帷門。陸德明音義闈音韋。宮中之門。劉昌宗音暉。髽側瓜反。**嫂不撫叔叔不撫嫂**鄭玄注遠別也。陸德明音義嫂悉早反。孔穎達疏如三至禮然　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夫奔父母喪節也。　如三年之喪者，如若也。若遭父母三年之喪，則雖曰君之夫人，歸往奔喪也。若非三年之喪則不謂也。女子出適爲父母期，而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夫人至入自闈門者，謂夫人至於父母之國，入自旁側闈門，不由正門，異於女賓也。升自側階者，謂夫人升自旁側之階，不升正階，亦異於女賓也。　君於阼者，謂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降階而迎也。　其他如奔喪禮然者，他謂哭踴髽麻之屬，如似奔喪之禮然。嫌諸侯夫人位尊，恐與卿大夫之妻奔喪禮異，故明之也。　注女子至階也　正義曰云不自同於女賓也者，按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夫人入升堂即位，是女賓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今此不然，是不自同於女賓，以女子子是父母之親，不可同於女賓之迹也。云宮中之門曰闈門者，釋宮文也。云側階亦旁階也者，闈門是旁側之門，故云側階亦旁階，此謂東旁之旁階。故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故知側階謂東面階也。衛湜集說孔子曰至下不偪下。　馬氏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謂賢

矣然有功而不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故能九合諸侯而不能治一身
能一言者刑而不能善一發此敬仲君子以為溢平仲君子以為隘也故
言其功與才則孔子稱其然薦而荀子第其優劣言其德禮則曾西所不
為而孟子所不與也以是知非有德不可以知禮非有禮不足以成德德
禮既備豈有失哉。婦女非三年之喪至敵不撫嫂。嚴陵方氏曰男不
入女不出則婦人其可以踰封乎惟喪三年之喪然後踰封而弔喪有所
重故也禮言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者所以優老也此之所言特
以防微而已闈門宮中旁出之門也撫謂撫存之也與不通問同義。李
氏曰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故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
封而弔春秋書曰鄭伯姬來歸傳曰大歸也大歸而猶曰鄭夫人之也故
曰若待諸侯然非三年之喪則雖衛之亡而許穆夫人不得歸弔者大夫
守之以義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如三年之喪則
君夫人歸謂嫁與國諸侯為君之夫人必歸奔父母之喪夫人其婦也以諸
侯之弔禮夫人之歸其在室儀衛用諸侯出弔之儀其待之也若待諸侯
然主國之致禮待之也如待諸侯然尊其為諸侯之夫人也夫人至入自
闈門升自側階入不自大門而自闈門升不自正階而自側階夫人自視



則女子不敢自同於女賓也其他如奔喪禮然待之以夫人尊夫人也夫
人自待以子尊父母也兩待之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撫臨尸而以手撫存
之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孔子曰王為上也。鏤簋簋有雕鏤之飾也
紘見之飾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
蔽內外也反坫土為之在兩楹間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斗拱也藻水草藻
棁畫藻於梁上之短柱也雖為上言僭上也。晏平仲至下不偪下。大
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肩在俎不在豆此但喻其極小謂併豚兩肩亦不
能掩豆耳雖為下言偪下也。婦人非三年之喪至奔禮然。三年之喪
父母之喪也女嫁者為父母期此以本親言也踰封越疆也言國君夫人
奔父母之喪用諸侯弔禮主國待之亦用待諸侯之禮闈門非正門宮中
往來之門也側階非正階東房之旁階也此皆異於女賓主國君在阼階
上不降迎也奔喪禮所哭踊髽麻之類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撫死而撫其
尸也嫂叔宜遠嫌故皆不撫朱申句解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見禮器
旅樹而反坫樹屏於門反爵於坫山節而藻棁見禮器賢大夫也以其
君矣而難為上也以奢而僭上故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人見禮器豚
肩不揜豆同上賢大夫也以其君顧而難為下也以儉而偪下故難為下

君子上不僭上不過奢以僭上下不偪下不過儉以偪下。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
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
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
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
民不足君子恥之眾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鄭玄注恥民不
足者古者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眾寡均
謂俱有役事人數等也倍焉彼功倍己也陸德明音義其行下孟反孔穎
達疏君子至恥之　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有三患五恥之事此君子謂
在位之君子未聞患弗得聞也者言人須多聞多識若未聞知古事恒憂
患不得聞也　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者以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今
不能撫養使民逃散是土地有餘而民不足故君子恥之眾寡均而倍焉



君子恥之者言役用民眾彼之與己民眾寡均等而他人績倍多於己由
不能勤課督率故君子恥之。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弗聞則無由知弗學
則無由能弗行則無由至道始於聞而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雖然
聞之矣而不能學則與無聞同學之矣而弗能行則與不學同故君子每
以是為患焉昔舜居深山聞一善言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其至
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又其次也若冉求對孔子以非不說子
之道力不足也豈知所謂聞而能學者哉齊王欲孟子姑舍爾所學而從我
豈知所謂學而能行乎君子居其位將以行道道非言無自而行居其位而
無其言是備位耳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其謂是與言之
者眾而行之者寡言之為易而行之為難有其言而無其行是空言耳孔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其謂是
與君子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位又不可以苟失既得之而
又失之則非義而退矣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其謂是與政不足
以聚人則民不繁民不繁則有曠土矣故地有餘而民不足焉曲禮曰地廣
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其謂是與術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逮事不逮
則有廢功故眾寡均而倍焉孟子曰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謂是與所謂

衆寡均而倍者，彼力均於此，而我功少於彼也。雖然，孔子嘗謂鄙夫事君，其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蓋鄙夫之心惟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此所以爲異。三患之所言者道，故曰患；五恥之所言者事，故曰恥。此所以言三患於前而後言五恥。唯其知所患，故能終至於無患；唯其知所恥，故能終至於無恥。　廬陵胡氏曰：楚許伯、樂伯、攝叔致師，能行其所聞而後者，能力行也。故聞也，學也，患弗得，不患弗能，唯行也患弗能也。能猶力也。衆寡均而倍焉，若鄭圍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君子至聞也。患未聞者，則無由知之。既聞至學也。既聞而知之，患弗學，則無播習之。既學至行也。學之而弗能行，則徒知之，習之無由踐其實，以至之，是謂三患。君子有五至恥之。有職位，無建明。有其至恥之。徒能言，不能行。既得之至恥之。恥倘然得之而爲然失之，此與鄙夫既得之又患失之之意不同。地有餘至恥之。土曠民稀，必無以得民心故也。衆寡至恥之。舉事人力均，而彼功倍於己，由不能得人力故也。陳澔集說君子有三患至君子恥之。　三患言爲學之君子，五恥言爲政之君子也。居位而無善言之可聞，是不能講明政事，一恥也。有言無行，是言行不相顧，二恥也。始以有德而進，今以無德而退，三恥也。不能撫民，使之逃散，四恥也。國有功役，己與彼衆寡相等，而彼之功績倍於己，是不能作興率勵其下，五恥也。朱申句解君子有五恥，其目在下。有其言，徒能議論。無其行，不能踐履。君子恥之，恥空言也。既得之，倘然而得。而又失之，苟然而失。君子恥之，恥無功業也。衆寡均，役事相等。而倍焉，他人功倍。君子恥之。恥不若人也。彭氏纂圖註義君子有三患至患弗能行也。　此及下文所載，皆與本篇不類，或亦因禮而戒。　君子有五恥至君子恥之。　君子不必於有言，亦不必於無言，惟其時而已。時乎無位，則不可以有言；時乎有位，則不可以無言。言則發於聲，行則施於事。君之言行既得矣，當守之；不能守，便失之，君子恥之。餘同注疏。衛湜集說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鄭玄注：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陸德明音義：駑音奴。貶，必撿反。易共，上以豉反，下音恭。犢，章勇反。**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玄注：恤人轉而借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陸德明音義：孺，而樹反，本亦作孺。後，扶又反。孔穎達疏孔子至下牲。正義曰：此一節明凶荒之年，君自貶損也。乘駑馬者，駑馬六種之最下者也。馬有六種：一曰種馬，天子玉路所乘；二曰戎馬，兵車所乘；三曰齊馬，金路所乘；四曰道馬，象路所乘；五曰田馬，木路所乘；六曰駑馬，負重載遠所乘。若年歲凶荒，則人君自貶，故乘駑馬也。　祀以下牲者，諸侯常祭大牢，若凶荒則用少牢，大夫士各降一等，並用下牲也。　注自貶至豚也。　正義曰：云自貶損者，言乘駑馬、降牲牢，是貶損也。云駑馬六種最下者，按校人云：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是六種馬中最下也。云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者，天子諸侯及天子大夫常祭用大牢，若凶年降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爲下牲也。要義孔子以士喪禮教孺悲禮得稱見前注。衛湜集說孔子曰至此以下牲。　嚴陵方氏曰：馬不良謂之駑，牲非純全謂之下。　山陰陸氏曰：下牲，蓋猶用其本牲之下者也。故祭凶年不儉。　恤由之喪至於是乎書。　嚴陵方氏曰：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　山陰陸氏曰：儀禮士喪禮是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下牲，如常祭用大牢者降用少牢，少牢者降用特牲，特豕者降用特豚之類，以凶年故貶損也。王制云：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與此不同，未詳。餘同前注疏。**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鄭玄注：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祭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於是特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陸德明音義：蜡，仕嫁反。樂音洛，下及注同。索，色白反，下同。屬音燭。**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鄭玄注：蜡之祭，主先嗇也。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陸德明音義：嗇音色。烝，之承反。勞，力報反。女音汝。孔穎達疏子貢至知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蜡月臘飲酒之樂，各依文解之。蜡謂王者各於建亥之月報萬物，息老休農，又各燕會飲酒於黨學中，故

子貢往觀之也。孔子曰賜也樂乎者子貢名而問之云汝觀蜡飲燕見此之喜是歡樂否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者子貢以謂禮儀有序乃可是樂今此蜡人恣性酣飲載號載呶大小悉爾故云一國之人皆若狂也既皆如狂則非歡樂故云未知其樂也 注蜡也至怪之 正義曰云蜡也者索也王而索饗之皆郊特牲文言經之蜡者是索饗之祭也云歲十二月者周正建亥之月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者謂州黨之學云以正齒位者以歲終事畢黨正屬民以正齒位若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并令齒于鄉里之屬云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者以飲初之時正齒位及飲未醉無不如狂者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者孔子解蜡是樂之義也言此蜡而飲是報民一年勞苦故云百日之蜡也言百日者舉其全數喻久矣實一年之勞苦也今一日歡休故恣其醉如狂此是由於君之恩澤故云一日之澤也其理深遠故曰非爾所知也 注蜡之至義大 正義曰云蜡之祭主先嗇也者謂以先嗇神農爲主云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者謂於時天子諸侯與群臣大飲於學烝升也謂升牲體於俎於此之時慰勞農人使令休息云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者解經百日之蜡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其久也云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者解經一日之澤言一日之中由君之恩澤 陳櫟詳解 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秋成至十二月有百日終歲勤勤而從有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休者勞農而賜以飲燕者乃君一日之恩焉非爾所知也其義非爾所知也 餘同前注 陳澔集說子貢觀於蜡至非爾所知也 蜡祭見郊特牲若狂言飲酒醉甚也未知其樂言醉無禮儀方且可惡何樂之有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僅使之爲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朱申句解子貢觀於蜡蜡音乍孔子曰賜也樂乎既蜡而息民故飲之酒而使之相樂孔子問子貢知其樂否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人皆飲酒而醉若狂也賜未知其樂也但見其狂不知其樂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弛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鄭玄注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絶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 陸德明音義弛戶是反下及注同弩乃古反孔穎達疏張而至道也 正義曰此孔子以弓喻於民也張謂張弦弛謂落弦若弓久張而不落弦則絶其弓力喻民久勞而不息則亦損民之力也 文武弗能也者言若使民如此縱令文武之治不能使人之得所以言其苦故稱其不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者言弓久落弦而不張捩則失其弓之往來之體喻民久休息而不勞苦則民有驕逸之志民若如此文武不能爲治也而事之逸樂故稱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者言弓一時須張一時須弛喻民一時須勞一時須逸勞逸相參若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張弛以時勞逸以意則文武得其中道也使可以治文武爲政之道治民如此故云文武之道也衛湜集說子貢觀於蜡至文武之道也 藍田呂氏曰蜡索祭也歲十二月歲將終矣百物成矣凡物之神豹有功于人無不舉而祭之故可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貓也虎也坊也水也謂之八蜡祭之道至于蜡則報之禮備矣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也自秋成至于十二月有百日在百日中索是鬼神以脩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一方不成則蜡不行於其方謹愛民財而不可費也順成之方蜡祭乃行必使不成之方移民而就果也 嚴陵方氏曰蜡者疲勞之而報之也澤者欲息之而加之恩也勞之其來也久故言百日之蜡息之其及也均故言一日之澤方其



勞之之初猶弓之張而有爲也及其息之之後猶弓之弛而無作也張之以武所以告始弛之以文所以成終百日之蜡始於春一日之澤終於冬亦是意也 馬氏曰王者奉天牧民以施政春夏使之耕作秋冬使之收成秋其富也能勿勞乎致其勞也能勿息乎既蜡而收民息已則飲之酒使其相樂是也子貢觀蜡但見其狂是上不知觀天道下不能酌民情故孔子告之以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而又言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弛而不張文武不爲蓋推蜡之澤以治民推民之意以承天則不爲久張以著其倦不爲久弛以著其義自非聖人安能明此 山陰陸氏曰弛而不張聖人有所不爲張而不弛聖人有所不能鄭氏曰見前注孔子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文武弗能也文武二聖王弗能如此也文武弗爲也文武亦弗爲此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一張喻終歲之勞一弛喻一日之澤張弛得宜聖人之道也 餘同前疏 陳澔集說張而不弛至文武之道也 張張弦也弛落弦也孔子以弓喻民謂弓之爲器久張而不弛則力必絶久弛而不張則體必變猶民久勞苦而不休息則其力憊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其志逸弓必有時而張有時而弛民必有時而勞有時而息文武弗能言雖文王武王亦不能爲治也一於逸樂則不可故言文武弗爲朱申句解一

張一弛。一張謂百日之蜡，一弛謂一日之澤。文武之道也。仁之至義之盡故曰文武之道。黃震曰：抄子貢觀於蜡至文武之道也。 張弛以弓喻張喻勞民，弛喻息民。張之爲武，弛之則爲文。餘同前注疏。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鄭玄注：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陸德明音義：大廟音泰。孔穎達疏：孟獻至之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魯之郊禘之事。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謚曰獻子。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也。上帝，靈威仰也。而周以十一月爲正，其月日至。王云：若天子則圜丘，魯以周公之故，得郊天，所以於此月得郊所出之帝靈威仰而已，故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也。此言是也。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者，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故云有事



於祖。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至，既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禘祖。以兩月日至相對，故欲祭祖廟與天相對也。故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也。此言非也。所以爲非者，魯之祭祀宗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孟月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爲六月。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捨此義，欲以此二至相當，以天對祖，乖失禮意。 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者，獻子有此之失，故記其失所由也。 注記魯至大廟 正義曰：云記魯失禮所由者，言七月而禘，是魯之失禮，時暫爲之，非是恒行，故春秋獻子之後無七月禘廟之事。又此不云自獻子始，是不恒行也。云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者，以左傳稱孟獻子，經書仲孫蔑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者，此是明堂位文。故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后稷配之也。亦者，天子正月郊祭以始祖配天，魯以十一月郊祭亦以后稷配天，故云亦也。云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者，以明堂位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之季夏即夏之孟月建巳之月。又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謂禘祭也，是用建巳之月。按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按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荅趙商云：以僖八年

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理不合譏，而書之者，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獻子既七月而禘，非時失禮，春秋之例，非時祭者皆書於經以示譏。獻子以後之禘而用七月，不書於經而不譏者，鄭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如鄭此言，則獻子之時禘皆非正，因宣公六月禘爲得正，故變文云有事，以明餘禘之不正也。故餘禘不載於經，唯譏於宣公得正之禘也。鄭又一解云：禮記之言不可合於春秋之例，故鄭荅趙商云：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是禮記不與春秋合也。要義：孟獻子以郊天之對月禘祖失之。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此言冬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夏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傳公蓋嘗用此，秋七月禘于太廟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呂伯恭音點旁註：禘音第。陳櫟詳解：七月而禘，故魯七月而行禘祭，以大王爲始祖所自出之君，祭之於始祖周公廟而周公配之。獻子爲之也，乃自獻子爲之也。獻子以二至相對，以夏至禘祖對冬至郊天也。亦記魯失禮所由始。 餘同前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孟獻子曰至獻子爲之也。



此言獻子變禮，用七月禘祭，然不言自獻子始，而但言獻子爲之，蓋一時之事耳。餘同前疏。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鄭玄注：亦記魯失禮所由也。周之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孔穎達疏：夫人至始也。 正義曰：諸侯夫人亦天子所命，或是王后無數外之事，故天子命數外諸侯夫人，此文是也。若畿內諸侯及卿大夫之妻，則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是也。要義以魯昭公取同姓，自是夫人不命於天子。見前注疏。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鄭玄注：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爲國君。陸德明音義：外宗爲，于偽反，注同，下爲夫、爲之服、下注爲其亦同。孔穎達疏：外宗至宗也。 正義曰：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謂君五屬內之女。君內宗爲君服斬衰，爲夫人齊衰，則君之外宗之女爲君及夫人與內宗同，故云猶內宗

也。亦即是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之例也。　注皆謂至國君　正義曰。知皆謂嫁於國中者。以經云爲君夫人。則君夫人者是國人所稱號。故知嫁於國中。國外當云諸侯。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者。按禮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則異族者亦不可以戚戚君。故不得以其親服服至尊也。云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者。舌者大夫不外娶。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內大夫爲妻。是其正也。舅之女及從母皆是者。謂君之舅女。及君之從母在國中者非正也。所以非正者。以諸侯不內娶。故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諸侯雖曰外娶。舅及從母元在他國而舅之女及從母不得來嫁與己國卿大夫爲妻。以卿大夫不外取知宗五屬之女者。以其稱內。故知五屬之女也。凡外宗內宗皆據有爵者云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者。總謂外宗內宗之女皆然也。云嫁於庶人從爲國君者。亦內外宗之女並言之。則服齊衰三月。此等內宗外宗熊氏云雖嫁在他國。皆爲本國諸侯服斬也。今依用之。君賀循熊周之等云在己國則得爲君服斬。夫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得也。今並存焉。仕賢者擇之。此外宗與喪服外宗爲君別也。故鄭注彼云外宗是君之外親之婦。此外宗唯據君之喪。崔氏云兼據夫人外宗。其義非也。又周禮外宗內



宗謂外內之女。而崔氏云鄭注特牲云女者女有出適嫁有降理。故舉女不言男。其義亦非也。陳澔集說又按儀禮喪服疏云。外宗有三。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注謂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是二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三也。內宗有二。周禮內女之有爵謂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注君之五屬之內女二也。疏曰見前。疏黃震日抄外宗異姓親內宗同姓親。爲君皆服斬衰。爲夫人皆齊衰。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外宗服君夫人之禮。餘同前注疏。

**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鄭玄注拜謝之。**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鄭玄注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己。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　孔穎達疏廐焚至道也　正義曰。廐焚。孔子馬廐被火焚也　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謂孔子拜謝鄉人爲火而來慰問孔子者。　拜之士壹大夫再者。言拜此鄉人之時。若士則壹拜之。大夫則再拜之。　亦相弔之道者此言雖非大禍災。亦是相哀弔之道也。要義孔子拜弔火者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廐焚至道也　山陰陸氏曰廐焚雖不問馬。然猶爲爲火來者拜也。錄之以著聖人言動之閒。無所不爲法。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呂伯恭音點考註廐音救。馬並去聲。朱申句解廐焚。廐養馬之室。大焚之也。拜之。言拜之之數。士壹。士來者拜之壹。大夫再。大夫來者拜之再。彭氏纂圖註義廐焚至道也。　此一節記孔子廐焚拜弔者之禮。餘同前注衛湜集說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鄭玄注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陸德明音義上時掌反。辟。匹亦反。**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鄭玄注亦記失禮所由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舉宦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孔穎達疏孔子至爾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之臣雖仕於公。反服大夫之服。孔子論說管仲之事。故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者。謂管仲逢遇群盜於此。盜中簡取二人焉。　上以爲公臣者。謂管仲薦上此二人以爲桓



公之臣。　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者。此管仲薦此盜人之辭。言此盜人所與交遊是邪辟之人。故犯法爲盜。可人也者。謂其人性行是堪可之人也。可任用之。　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者。謂管仲之死。桓公使此二人着服也。　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者。言依禮仕宦於大夫。升爲公臣。不合爲大夫着服。今此二人是仕宦於大夫升爲公臣者之爲大夫而着服也。從管仲爲始。言自此以後升爲公臣皆服宦於大夫之服也。　有君命焉爾也者。言此二人所以爲管仲着服者。有桓公之命使之爲爾。作記之者亦記失禮所由。又記桓公不忘賢者之舉也。衛湜集說孔子曰至有君命焉爾也。　山陰陸氏曰。言其所以敎辟爲盜。以其所遊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爲其所爲主服與違大夫之諸侯不同。蓋世衰道微。君不能敎。始服其師。君不能舉。而所爲主者有服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於盜中擇二人。上以爲公臣。爲爲公朝之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其所與遊者邪僻。故陷於盜。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後仲死。齊桓使二人爲之服以報之。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宦。仕也。仕於大夫者復升於公。其爲故大夫服。蓋此二人爲管仲服始。有君命焉爾也。有君命

令之服故也　陸曰用服　陳澔集說孔子曰至有君命焉爾也。管仲遇輩盜。簡取二人而薦進之。使為公家之臣。且曰焉其所與交遊者是邪僻之人。故相誘為盜爾。此二人本是堪可之人。可任用也。其後管仲死。桓公使此二人為管仲服。記者言仕於大夫而為之服自此始。以君命不可違也。蓋於禮違大夫而之諸侯。不為大夫反服。桓公之意蓋不忘管仲之舉賢也。朱申句解孔子曰管仲遇盜　盜行刼者　取二人焉　以其人可用故取之。上以為公臣　由家臣而升為公臣　曰其所與遊辟也　謂其所與交遊者辟。故流而為盜耳。可人也。　謂非其人之罪也　管仲死　管仲既死　桓公使為之服。　使二人者為管仲服　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　家臣為大夫服禮也。升於公臣而反服其服非也　自管仲始也。　示記失禮之由　有君命焉爾也。　以其出於桓公之命故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　鄭玄注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　**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鄭玄注謂諸臣之名也。孔穎達疏過而至稱字。正義曰此一節明辟君之諱也。過謂過誤也。舉猶言也。若過誤言君之諱則起而改變自新。陳澔集說過而舉君之諱至則稱字。過失誤也。舉猶稱也。起起立也。失言不自安故起立示改變之意。



諸臣之名或與君之諱同。則稱字也。**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鄭玄注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為亂。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為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陸德明音義與音預。注同。辟音避。注同。僚本又作寮。力雕反。難乃旦反。下同。孔穎達疏內亂至辟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卿大夫之禮有內亂力不能討可辟之事。內亂不與焉者謂國內有同僚為亂。則身自是辟不干與焉。以其力弱不能討也。雖不與而已若力能討則當討之。外患弗辟也者。外謂在外鄰國為其寇患。雖力不能討不得辟之。當盡死於難也。注春秋至外難。正義曰引春秋者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文。按彼云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又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何休云不忍見其如此。故請至于陳而葬原仲。時季友不討慶父為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逐慶父而酖叔牙也。此注云力不能討。亦謂不與國政。若與國政力能討之而不討。則責之。故宣二年晉史董狐書趙盾以弑君。云子亡不越竟是也。要義內亂不與。然力能討則當討之。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門內之治恩揜義。內亂不與者。所以重恩也。門外之治義斷恩。外患不辟者。所以重義也。鄭氏曰　見前注　孔氏曰　見前疏　陳澔集說內亂謂本國禍難也。言卿大夫在國。若同僚中有謀作亂者。力能討則討之。力不能討則謹自畏避。不得干與。其或寇患在外。如鄰國來攻。或戎狄侵擾。則不可逃避。當盡力捍禦。死義可也。**贄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鄭玄注贄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陸德明音義藻戶豆反。剡以冉反。畫胡卦反。徐胡麥反。再行戶剛反。**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鄭玄注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陸德明音義當如字。注同。舊丁浪反。**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孔穎達疏贄大至事也。正義曰此明五等諸侯所執圭玉之制。贄大行曰者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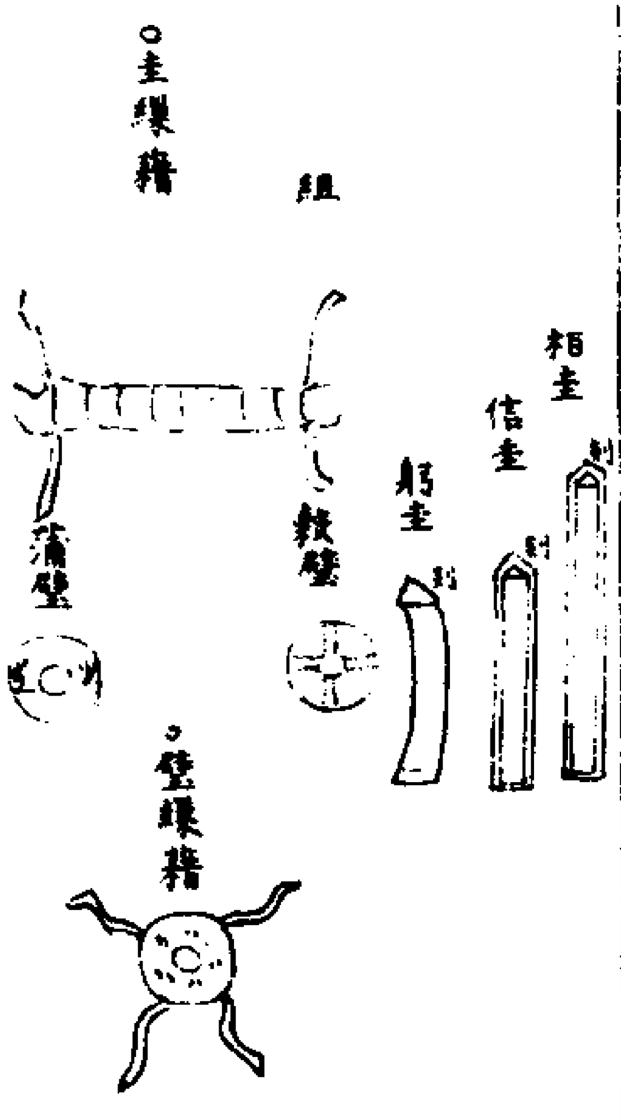


明也。大行謂周禮有大行人篇。掌諸侯五等之禮。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行人之事。謂之贊大行。今亦作記者引此舊書。故云贊大行曰。發語端也。博三寸者謂圭博三寸也。厚半寸者謂圭與璧各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者謂圭與璧剡殺也。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玉也者言五等諸侯圭璧長短雖異而俱以玉為之。故云玉也。藻三采六等者。藻謂以韋衣板以藉玉者。三采朱白蒼也。六等六行也。謂畫上三色每色為二行。是三采六等。注贊大至之矣。正義曰云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者。謂作此記之前別有書論說大行人之禮。其篇明謂之贊大行。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者。按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是也。既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為二等。相間而為六等也。若五等諸侯皆一采為一就。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為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二采故二就。其實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典瑞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若一就也。與諸侯不同。天子　則典瑞云繅五采五就。亦一采為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

之失者。以此經列公侯伯子男。總云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此謂圭也。今總包子男則子男亦執圭。鼓云作此贊者失之矣。衛湜集說贊大行曰至藻三采六等。山陰陸氏曰。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藻皆九寸。問諸侯朱綠藻八寸。蓋上言所以朝之玉。下言以聘他國者也。藻八寸。則圭亦八寸可知。故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子男執璧以朝。以圭聘頫。今此言圭則子男聘頫之玉也。鄭氏謂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參誤也。正言玉也。則所謂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圭公言之。其餘以是爲差。上公用龍四玉一石。雖曰玉可也。故曰藻三采六等。據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長樂陳氏曰。玉之藉以繅。而繅之長秪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而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也。繅或作藻。冕繅織絲爲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韋爲之。亡據也。哀公問至執事也。嚴陵方氏曰。文公之下執事也。自此而下。宜更有辭容簡脫之耳。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令子男亦言圭。則總爲聘頫之玉也。藻三采六等。藻薦玉者。織絲爲之。或謂以韋爲之。



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執事之臣言下謙辭。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贊大行曰至藻三采六等。贊大行。古禮書篇名也。其書必皆贊說大行人之職事。今記者引之。故云贊大行曰。子男執璧。非圭也。記者失之。哀公問至執事也。文公至哀公七君。餘同前疏。黃震日抄贊大行曰至三采六等。記者贊助其言。故曰贊行人。藻薦玉者也。哀公問至文公之下執事也。對以文公之下執事。是始於魯文也。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哀公問至文公之下執事也。問其祿秩所當循王制之中當其下也。其所對則言不忘舊仁也。位不嫌卑。謙也。可謂恭而有禮矣。餘同前注疏。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鄭玄注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陸德明音義釁許靳反。純側其反。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鄭玄注居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拭靜也。陸德明音義拭音式。碑彼皮反。靚本亦作靜。同才性反。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鄭玄注自由也。衈謂將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作刉衈。陸德明音義刲苦圭反。夾古洽反。衈如志反。刉古代反。又古對反。一音其既反。珥如志反。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鄭玄注有司宰夫祝宗人。陸德明音義鄉許亮反。下同。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鄭玄注告者告宰夫。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鄭玄注君朝服者。不至廟也。陸德明音義朝直遙反。注同。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玄注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鄭玄注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陸德明音義豭音加。豚以之反。孔穎達疏成廟至豭豚　正義曰此一節論釁廟及考路寢之事。成廟則釁之者。謂宗廟初成則殺羊取血以釁之。尊而神之也。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者。其禮謂釁廟之禮。欲釁之時。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事。爵弁者士服也。純衣者謂絲衣則玄衣纁裳也。雍

人拭羊者雍人是厨宰之官拭羊謂拭靜其羊拭於廟門外按大戴禮釁廟篇云成廟則釁以羊君玄服立於寢門内南鄉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命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此皆大戴禮文既云拭羊乃行入廟門是拭羊在廟門之外但初受命於寢門内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雍人舉羊升屋者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於屋自中者自由也謂升屋之時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中屋南面者謂當屋棟之上亦東西之中而南面刲割其羊使血流于前雍人乃降皇氏云舉羊謂縣羊升屋謂掛羊於屋自中謂在屋之中中屋謂羊在屋棟之下縣之上下處中令謂屋者謂室之在上之覆也前云升屋下云乃降與喪大記復者升屋其文正同何得以升爲縣又中屋爲屋棟去地上下爲中此正得云屋中不得云中屋若室裏縣羊血則當羊而下何得云血流於前又下文其衈皆於屋下明知其釁則在屋上撿勘上下皇氏之説非也　門夾室皆用鷄者門廟也夾室東西廂也其滅於廟室故釁不用羊也門與夾室各一鷄凡用三鷄故云皆也謂釁門夾室用鷄之時



如上用羊之法亦升屋而割之　先門而後夾室者謂先釁門後釁夾室又畢於門也　其衈皆於屋下者謂未刲割羊與鷄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故云其衈皆於屋下衈訖然後升屋而釁也　門當門夾室中室者謂衈訖爲釁之時門則當門屋之上中夾室則當夾室上之中以割鷄使血流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此釁廟以羊門夾室以鷄總云其衈則毛牲羽牲皆謂之衈而鄭注周禮云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者以此經有羊有鷄無別刉文故總以衈包之周禮刉衈相對故以毛牲曰刉羽牲曰衈　有司皆鄉室而立者謂釁夾室之時宰夫祝宗人皆當於夾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而立　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者謂釁事既畢宗人告攝主宰夫以事畢宰夫及祝宗人等乃退　反命於寢者謂釁既畢反報君命於路寢　君南鄉于門内朝服者謂君受命之時南鄉于路寢門内南面而立身著朝服即大戴禮云玄衣以不入廟故朝服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者路寢是生人所居不用神之故不釁也考之者謂設盛饌以落之如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是也庾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者釋所以不釁路寢之義言此屋與神明相交故釁之也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者器之名者尊彝之屬也若作名者成則釁之若細者成則不釁名器則殺豭豚血塗之也不及廟故不用羊也要義釁廟之禮　路寢生人所居不釁廟器釁　釁門夾室皆用鷄（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説成廟則釁至以豭豚　長樂陳氏曰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室成不釁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然則周官羊人釁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鷄人釁共鷄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犬人幾珥用駹禮記言宗廟之器釁之以豭豚則釁牲不特鷄羊而已賈公彦曰或犬或羊俱得爲釁是也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鎮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圉人釁廐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兒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爲牲而牛馬不預爵弁而不冕牲駹而不純則釁之爲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鍾而甚者有叩人鼻以衈社此先王之所棄也　嚴陵方氏曰考即宣王考室之考直考有燕必用酒者陽之盛也寢者人之所居故以陽之盛者考之釁有祭祭止用血血者陰之至也廟者神之所居故以陰之至者釁之亦各從其類也衈者割其耳而薦其毛也凡器莫不有名先儒言名器謂尊彝之屬者



以其名之尤著故也若名山謂之名亦以是而已　横渠張氏曰釁名器以豭豚而齊宣王釁鍾以牛戰國時無復常制不然又何以欲以羊易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説成廟則釁之至反命乃退　爵弁士服也純衣玄衣纁裳也拭羊拭之使淨潔也宗人祝之其辭未聞碑麗牲之碑也在廟之中庭升屋自中謂由屋東西之中而上也門廟門也夾室東西廂也門與夾室各一鷄凡三鷄亦升屋而割之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亦在門與夾室之屋下也門則當門屋之中夾室則當夾室屋之中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也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宗人告事畢告于宰夫也宰夫爲攝主反命於寢其時君在路寢也（餘同前注疏）黄震日抄成廟則釁之至釁之以豭豚　廟成而釁釁者以血血陰也寢成而考考者飲酒酒陽也（餘同前注疏）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　鄭玄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絶不用此爲始陸德明音義比必利反

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

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鄭玄注前辭不教請納采時也。此辭賓在門外擯者傳焉。賓入致命如物。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陸德明音義儐色吏反。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鄭玄注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弃妻畀所齎。陸德明音義皿武景反。字林又音猛。齎子兮反。下同。畀必利反。與也。又婢支反。償也。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鄭玄注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誅猶罰也。陸德明音義共音恭。粢盛上音咨。下音成。肖音笑。辟音避。如舅在則稱舅。



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鄭玄注言弃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唯國君不稱兄。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鄭玄注姑姊妹見弃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孔穎達疏諸侯至稱之　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出夫人及卿大夫以下出妻之事。諸侯出夫人者。謂夫人有罪。諸侯出之。命歸本國。使者將命者。使者謂送夫人歸者。將行君命以告夫人之國君。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者。禮尚謙退。不能指斥夫人所犯之罪。故引過自歸。云寡君才智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共事社稷宗廟。故君使臣某敢告在下之執事。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者。須。待也。俟亦待也。主人報客云君既有命。寡君豈敢不恭敬須待君命。有司官陳器皿者。使者既得主人荅命。故使從已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齎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主人有司亦官受之者。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也。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妻出者。此以下明夫出妻法也。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者。謂凡遣妻必稱尊者之命。舅在稱舅者。謂妻之被出則應稱夫名使某來告。若夫之父在則稱父名使某來告。是舅在則稱舅也。舅沒則稱兄者。謂稱夫兄之名使某來告。不云舅沒則稱母者。婦人之名不合外接於人也。若有死喪則稱母。鄭卽曾子問云母喪稱母是也。無兄則稱夫者。謂夫身無兄則稱夫名使某來告。則上文是也。夫遣人致命則得云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若夫之父兄遣人致命。其致命之辭未聞也。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者。前文已具。重更發者。爲姑姊妹張本。故云姑姊妹亦皆稱之。鄭云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是也。衛湜集說妻出至亦皆稱之。嚴陵方氏曰。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王亦存其辭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有司送夫人還之有司。主人有司夫人父母國之有司。妻出夫使人致之曰。致之。送還其本家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諸侯出夫人至亦官受之。出夫人。有罪而出之還本國也。在道至入猶以夫人禮者。致命其國然後義絕也。將命者謙言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以事宗廟社稷。而不斥言夫人之罪。荅言前辭不教。謂納采時固嘗以此爲辭矣。妻出至亦皆稱之。遣妻必命由尊者。故稱舅稱兄。兄謂夫之兄也。此但言夫致之之辭。未聞舅與兄致之之辭也。上



文已有主人對辭。下文因姑姊妹故重言對言某之姑不肖。或某之姊不肖。或某之妹不肖。故云亦皆稱之也。疏曰見前疏。黃震曰抄諸侯出夫人至亦官受之。諸侯出夫人謂諸侯棄妻。器皿其元所齎者。妻出至亦皆稱之。此又妻棄夫之禮。嗚呼。此亦有禮乎。彭氏纂圖註義諸侯出夫人至皆稱之。家語孔子曰。婦有七出三不去。此夫婦之大變。古人所以立戒也。餘同前注疏。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鄭玄注言貴其以禮待己而爲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陸德明音義少失召反。下及注同。食我音嗣。爲于僞反。下來爲亦爲同。倨音據。慢武諫反。本亦作慢。父音甫。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孔穎達疏孔子至吾子　正義曰。此一節明少施氏以禮而食孔子。吾祭者。謂孔子祭也。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者。作。起也。少施氏起而辭謝云疏麤之食不足祭也。吾飧者。謂孔子食後而更飧。而強飯以荅主人之意。作而

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者少施氏又起而辭謝云疏麤之食不可強飽以致傷害故云不敢以傷吾子。衞湜集說孔子曰至不敢以傷吾子。橫渠張氏曰。後世不安於禮相見唯務簡便主如賓主相與爲禮安然不動後何相勸相敬之意但以酒食相與醉飽而已。古人非不知此簡便必自進籩豆几席酌酒而拜所以致其敬也。末世雖宗廟之饗父母之養禮意猶有所闕然所謂如食宜飫如酌孔取但取飲食醉飽而已殊非養老之意。老馬反烏駒不顧其後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必是少施氏有禮也食於季氏不食肉而飧孔子雖欲行禮施於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若辭食而已。凡禮必施之知者若爲不知禮亦難行。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呼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而與之乞人則不屑也孔子食於少施氏苟非食之以禮又安得爲之飽乎。觀其賓祭與飧主人皆作而辭則其有禮也可知矣。飧者食後而更飧傷謂傷廉也。山陰陸氏曰詩所謂既飽以德者此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作而辭起而辭謝也疏食麤疏之食也飧以飲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助飽實不敢以傷吾子者言麤疏之飯不可強食以致傷害也。餘同前注彭氏纂圖註義食之始必祭食之後必飧飧謂以飲澆飯於器中。按家語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



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飧是季氏無禮孔子亦不敢盡禮。餘同前注疏。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鄭玄注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陸德明音義飧音孫箇古賀反卷音眷徐紀勉反下同與音餘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鄭玄注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特見。陸德明音義婦見賢遍反下注同供恭用反養羊尚反復扶又反

**見諸父各就其寢**鄭玄注旁尊也亦爲見時不來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鄭玄注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

**燕則鬈首**鄭玄注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鬌紒也陸德明音義鬈音權又居阮反去起居反鬌丁果反紒音計字又作髻孔穎達疏納幣至鬈首 正義曰此一節論昏禮婦見舅姑及女未許嫁加笄分別之事。納幣一束者謂昏禮納財幣之時其幣一束謂十箇也束五兩者兩箇合爲一卷取配偶之義是束五兩也一兩有四十尺。八尺曰尋五八四十是兩五尋也今謂之匹由匹偶也。婦見舅姑者謂婦來明日而見舅姑也。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者見舅姑之時則夫之兄弟姑姊妹皆立于舅姑之堂下西[illegible]以北爲上近堂爲尊也。是見已者舅姑在堂上婦自南門而入[illegible]於夫之兄弟姑姊妹前度以因是即爲相見不復更別詣其室見之[illegible]云是見已謂是已見也。見諸父各就其寢者諸父謂夫之伯叔也既是旁尊則婦於明日乃各往其寢而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者女子十五許嫁而笄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以成人禮言之。婦人執其禮者賀瑒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燕則鬈首者謂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鬈首謂分髮爲鬌紒也。此既未許嫁雖已笄猶爲少者處之。衞湜集說納幣一束至燕則鬈首。嚴陵方氏曰納幣即婚禮所謂納徵以物言故曰幣以義言故曰徵周官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王氏謂天數五地數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爲之節正謂是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束五兩兩五尋束帛五兩者五匹也五匹爲十端十端者五兩也。餘同前注疏衞湜集說陳澔集說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一束十卷也八尺爲尋每五尋爲匹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爲五箇兩卷矣故曰束五兩鄭氏曰見前注疏曰見前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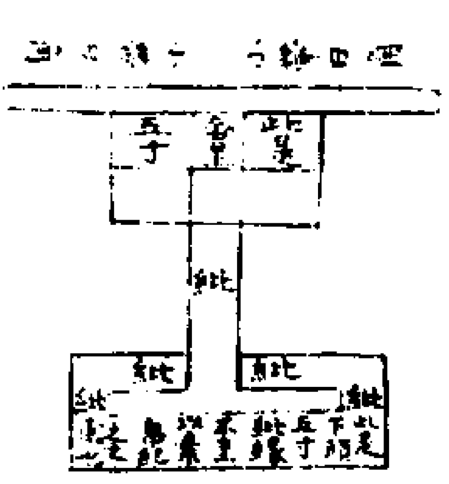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鄭玄注會謂領上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紃施諸縫中若今時絛也陸德明音義韠音必長直諒反廣古曠反下同會古外反注同紕婢支反又方移反注同純之閏反又支允反注同徐方移反紃音巡徐辭均反縫扶用反下同絛本又作條同吐刀反孔穎達疏韠長至五采 正義曰韠韍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也。會去上五寸者會謂韠之領縫也此縫去韠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紕以爵韋六寸者謂會縫之下韠以

兩邊紕以爵韋闊六寸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韠之兩邊不至韠之下畔闊五寸。純以素者素謂生帛謂紕所不至之處橫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亦闊五寸也。紃以五采者紃縧也謂五采之縧置於諸縫之中。注會謂至上同　正義曰韠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下總會之處故謂之爲會此上緣緣韠之上畔其縫廣狹去上畔五寸也云領之所用蓋與紕同者紕既用爵韋會之所用無文會紕同類故知會之所用與紕同也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者純緣也緣之所施是兩旁之紕不至下五寸之處以素緣之云與會去上同者純之上畔去韠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韠之上畔五寸以其俱五寸故云與會去上同如諸儒所說云會者是韠之上畔淺緣而已去上五寸謂與兩旁之紕去韠上畔會縫之下有五寸若如此說何得鄭注與會去上同明知會之闊狹五寸也衍湜集說長樂陳氏曰韠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裨其上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去會與純合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然韠自頸肩而下則其身也鄭氏以其身之五寸爲領而會爲領縫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韠猶尋上玄酒俎上生魚也古者喪服用韠無



所經見詩曰庶見素韠是祥祭有韠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頭陳摋詳解韠長三尺韠韍也會去上五寸以在總會處名爲會在上之下五寸紃以五采紕諸縫中若今時絛以五采絲線爲之上緣謂之會旁緣謂之紕下緣謂之純古喪服亦用韠詩庶見素韠兮蓋祥祭有韠也　餘同前頭彭氏纂圖註義韠長三尺至紃以五采　韠制又見玉藻韠之言蔽也詩曰庶見素韠朱子注曰蔽膝韠各象其裳之色古者喪服亦有韠餘同前頭

韠圖



此是依古注圖之於義或不通別有圖在玉藻篇內可參

吳澂纂言雜記　此篇汎記諸侯大夫士喪之雜禮其事瑣碎不一之謂雜又兼他事非喪禮者亦附記焉故名雜記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復西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右記復凡三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頭山陰陸氏方氏胡氏見衛湜集說　君訃於它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它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



曰某死訃於它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右記訃凡一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頭山陰陸氏曰見衛湜集說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鬠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喪禮有情有文誠於中者情也形於外者文也伯母叔母之踊衰期其文隆於大功矣然義服之情輕於骨肉故踊不絕地其衰淺也姑姊妹之大功九月其文殺於疏衰矣然骨肉之情重於義服故踊絕於地其衰深也知此二者則知哀之淺深由乎其中之情也豈由乎外之文矣哉陸說優於鄭注　嫂不撫

叔叔不撫嫂。嫂之於叔，叔之於嫂，生不通問，死不制服，皆遠之也。故於大斂之後不撫其尸。方氏謂撫者撫存之也，不鮮此。撫爲撫尸之撫，疑非記禮者之意。君不撫僕妾。君撫大夫及內命婦。大夫君撫室老及姪娣。仕於家曰僕。僕賤於室老，妾賤於姪娣者，故恩不及之。右記飯襲斂踊撫凡十三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廬陵胡氏、應氏曰見衛湜集說。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凡弁絰其衰侈袂。執玉不麻，麻者不紳，麻不加於采。端衰喪車皆無等。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國禁哭則止朝之奠，即位自因也。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右記冠衰絰杖哭凡十一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方氏曰見衛湜集說。有殯聞外喪，哭之它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



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散帶垂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疏者未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皇氏云大夫適子若爲士，爲其父唯服士服。鄭注仕至大夫，謂此子若仕官至大夫始得服大夫服，以其賢德著成也。澄按皇說疑非鄭意。大夫之庶子爲大

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右記聞喪奔喪主喪服喪凡十六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方氏、朱子、清江劉氏曰見衛湜集說。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



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于門外。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後路以賵，但言相襚者，包賵在其中也。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它

如奔喪禮然。　其圖有君喪不敢受弔。　右記弔含襚賵臨凡五節。鄭氏日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曰見衛湜集說。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視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氏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後奠。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　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有子之意。言常時喪奠只用脯醢而已者。蓋以死者不食糧也。故遣奠亦只用牲體。而不用黍稷。牲體與常時脯醢之義同。皆是用肉。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醴者。稻醴也。



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右記葬前卜宅以後之事凡十三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陸氏德明方氏實氏曰見衛湜集說。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重既虞而埋之　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父母之

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昭穆之妾。公子附於公子。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　右記葬後終喪以前之事凡二十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方氏陳氏庾氏張子曰見衛湜集說。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縣



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有創瘍須洗滌而不沐浴。有疾病須滋養而不酒肉。毀過而瘠為病。皆能傷生。夫哀者本是愛親。毀而傷生。則是不愛身也。身者親之遺體。不愛身即是不愛親也。故君子弗為。況毀瘠為病。不惟傷其生。或至殞其生。夫人之所貴乎有子者。正欲其終父母之喪也。毀而死則父母之有子者無子矣。無子則無人終父母之喪。可謂孝乎。　喪食雖惡必充饑。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　喪者不遣人。人遣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遣人可也。　三年之喪如或遣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　非為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
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
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三年之喪雖功
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期之喪十一
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
事不與於禮　從孔疏其義爲長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
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
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
則不可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
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
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
昆弟同名則諱　注云從祖昆弟於父轉不爲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
則諱之者蓋己之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於父爲子行屬卑且
踈父服小功其服輕父不爲諱故子亦不從諱若此從祖昆弟之名與母
妻之親名同而相重則爲母妻之親諱而因爲之諱爾非正爲從祖昆弟



而諱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
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右
記喪禮情文之中凡二十三節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馬氏陸氏
方氏呂氏張子范氏曰見衛湜集說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
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
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　右記喪禮存失之由凡二節　鄭氏曰見前注孔
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曰見衛湜集說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
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寸六等　韠長三尺
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
以五采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　大夫冕而祭於
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
於己可也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納
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
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
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

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
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
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
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
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
公始也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
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魯之郊上帝亦但
得郊於建寅之月禘則用建巳之月獻子二言皆非魯之郊禘本非禮獻
子欲移其祭月則失禮逾甚矣山陰陸氏曰僖公蓋嘗用七月禘于大廟
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
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
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
牲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
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
僭上下不逼下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
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廐焚孔



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士壹大夫再言士
來者壹拜以謝之大夫來者再拜以謝之也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
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內亂不與焉外患不辟也　內亂不與焉謂亂之輕小者爾爲亂者於己
有兄弟之親則誅之逐之有當國政者在己以親親之恩不與聞其事可
也若亂之重且大者管叔啓武庚而叛周則周公以弟誅其兄石厚輔州
吁而殺君則石碏以父殺其子豈得不興乎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
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
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
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得學得行猶幼而
學之之學壯而欲行之行行謂見用於時得行其學也非行而至之行既
得之而又失之按論語言雖得之必失之此以學言也又言既得之患失
之此以位言也大學言得衆得國失衆失國孟子言得其民得其心失其
民失其心此以土地人民言也此下言地有餘而民不足衆寡均而倍焉
則此句亦是以土地人民言孟子所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是也三患之
君子兼該無位有位之人五恥之君子兼該北面之臣南面之君　右附

記雜事雜辭凡二十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長樂陳氏馬氏方氏呂氏張子曰見衛湜集說。鶴山渠陽雜抄雜記上朝夕哭不帷。鄭注緣孝之心欲見殯肂也。既出則施其層。鬼神尚幽闇也。陸釋字林層户䤵反。闇同。纂文云古闇字。玉篇羌披公荅二反。閉也。正義曰鄭此注會儀禮注也。則層是褰舉之名。初哭則褰舉事畢則施下之。纂義疏與注釋意異。肩吾云與合同。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顔色戚容必有異於人也。 纂此亦是真知實見。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鄭氏曰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聞也。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云云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云云士與爲父服異者有麤斬枕草矣云云 王肅難鄭說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云云平仲之言惟卿爲大夫。譏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譏辭也。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八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寫書官序班臣楊宗傅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曲成學

喪

喪大記 禮記篇名第二十二 陸德明音義鄭云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大事故以大記爲名。孔穎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喪大記者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此於别錄屬喪服喪大記者劉元云記謂之大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故云大。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周官以喪禮哀死亡則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小大此篇所記以大者爲主故名曰喪大記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朱申句解送死大事也此篇所記皆喪事之大者故以大記名篇。

疾病外内皆埽 鄭玄注爲賓客將來問病也疾困曰病。陸德明音義埽悉報反爲于僞反下爲其爲賓爲主人皆同。孔穎達疏外内皆埽者爲賓客來問病者以尋常每日皆埽案内則云雞初鳴咸盥漱灑埽室堂者此是平生無事時每日恒埽今既疾病不應更有華飾故知埽者爲賓客來也 注疾病曰困 正義曰案既夕禮云有疾病者齊乃云疾病内外皆埽是疾困曰病此對文耳散則通也檀弓云孔子寢疾七日而没是也。陳櫟詳解埽庭家之常今此又埽爲賓將來問。

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 鄭玄注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陸德明音義縣音玄注同去起呂反注及下注同。

寢東首於北牖下 鄭玄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爲北墉下。陸德明音義首手又反下注南首同牖音酉舊音容下注牖下放此墉音容。

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 鄭玄注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爲其不能自屈伸也。陸德明音義牀仕良反本或作床穿褻息列反新朝直遥反後朝服皆同。

男女改服 鄭玄注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

屬纊以俟絕氣 鄭玄注纊今之新緜易動摇置口鼻之上以爲候。陸德明音義屬音燭纊音曠一音古曠反易以豉反。

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鄭玄注君子重終爲其相褻。孔穎達疏君大至之手 正義曰此明君及大夫等疾困去樂之事君謂諸侯也及大夫等徹縣知不包天子者以此篇所記皆據諸侯以下也 注天子至之事 正義曰案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云宮縣四面象宮室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縣於東方或於階閒而已又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鄭云諸侯之大夫半天子之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案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此云不命之士謂子男之士 注謂君至墉下 正義曰知謂君來視之時也者案論語鄉黨云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此云東首故知是君來視之時也以東方生長故東首鄉生氣云病者恒居北牖下者士喪下篇云東首于北牖下是恒在北牖下也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恒東首隨病者所宜此熊氏所說也今謂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 注廢去至伸也 正義曰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者釋所以病困而除牀取地義也人初生時在地今病困而反在地冀生氣還反得活如初生時也云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者上云徹褻衣則知所加者新下云加新衣則知所徹者褻衣故云互也朝服云衣素裳也云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者解所以加朝服義也明君子雖卒必以正自處也 注爲賓至服也 正義曰案既夕禮云養者皆齊案文王世子云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至病困易之以朝服故檀弓云親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羔裘玄冠即朝服也。衛湜集說疾病外内皆埽至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嚴陵方氏曰疾甚至於病檀弓言曾子寢疾病論語言子疾病皆謂是矣疾病則賓客見問故伯牛有疾而孔子問之曾子有疾而孟敬子問之皆禮然也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疾病則所謂有故也故皆徹而去之北牖與郊特牲言北墉不同義欲君南面而視之故也 馬氏曰君子之於其生也欲内外之有别於其死也欲始終之不褻則男女之分明而夫婦之化興此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所以必記於禮也昔者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及其易簀反席未安而没故論語亦云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則曾子之死唯弟子與子侍側而已 李氏曰東首所以歸魂于陽北牖

下所以反魄于陰。使之各歸其真宅而已。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以齊終也。　金華應氏曰。掃庭及堂。正家之常道。令於此又皆掃者。肅外内以謹變。致潔敬以謹終也。樂縣琴瑟。自其疾即不作。則聲音固已久闕於耳矣。徹而去之。亦不欲接於目也。鄭氏曰見前注。孔子曰見前跡。陳櫟詳解。君大夫徹縣。徹去鐘磬在縣者。士去琴瑟。以病當致憂。體一人。持其體各一人。四體共四人。屬纊以俟絕氣。纊新綿。易揺動。遣屬之置口鼻之上。以候氣之絕未絕。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雖死猶惡其無別。為相褻也。餘同前注跡。陳澔集說。疾病外内皆埽主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病疾之甚也。以賓客將來候問。故埽潔所居之内外。若君與大夫之病。則徹去樂縣。士則去琴瑟。東首於北牖下者。東首向生氣也。按儀禮宮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名。或者北牖指此乎。古人病將死則廢牀而置病者於地。以始生在地。庶其生氣復反而得活。及死則復舉尸而置之牀上。手足為四體。各一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皆改服。亦擬賓客之來也。貴者朝服。庶人深衣。纊新綿也。屬之口鼻。觀其動否。以驗氣之有無也。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惡其褻也。朱申句解疾病。疾困



曰病。外内皆埽。以待賓客之見問也。君大夫徹縣。縣謂鐘磬也。徹去也。士去琴瑟。鍾磬琴瑟必徹去者。以致其憂。且病者欲靜也。寢東首於北牖下。東首順生氣也。寢於北牖。欲君南面而視之也。廢牀。人生在地。去牀。冀其生氣反也。餘同前注跡。衛湜集說。黃震日抄疾病外内皆埽主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此言靜以待盡而不亂。餘同前跡。衛湜集說。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内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鄭玄注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寢室通耳。其尊者所不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内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陸德明音義。適丁歷反。注同。處昌慮反。下同。孔穎達跡。君夫至于寢。　正義曰。此一經明貴賤死寢不同也。君謂諸侯也。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　大夫世婦卒於適寢者。適寢猶今聽事處也。其制異諸侯也。大夫死適寢。其妻亦死適寢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世婦是諸侯之次婦。令既明諸侯世婦尊與命婦敵。故互言見義。令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　内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者。内子卿妻也。若未為夫人所命。則初死在下室。至小歛後遷尸。乃從遷其正寢也。　士之妻皆死于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俱然。故云皆也。　注言死至處也。　正義曰。寢室通耳者。案士喪禮云。死於適室。此云卒於適寢。是寢室通也。云其尊者所不燕焉者。謂尊嚴之處。不設而燕息焉。云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者。此云士死于寢。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故云或也。云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者。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為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解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者。夫人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於寢。皆婦人供視之。是亦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案服虔注左傳義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此君路寢為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知死正寢者。案春秋成公薨於路寢。道也。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謂夫人寢也。隱公薨不書地。失其所。文公薨于臺下。襄公薨于楚宮。定公薨于高寢。皆非禮也。案莊



公三十三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案周禮掌王之六寢之脩。何休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用。要義。諸侯大夫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孔前跡。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路寢謂之路。猶路車之路。以大言之也。適寢謂之適。猶適子謂之適。以正言之也。言正則以別他下室及燕處也。寢即正寢也。士與其妻皆死于寢。則以賤而無嫌故也。　山陰陸氏曰。諸侯子曰世子。大夫妻曰世婦。大夫不世爵祿。然克生其子則世矣。其妻謂之世婦以此。内命婦曰世婦。蓋名生於大夫之妻。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跡。陳櫟詳解。大夫主適寢。大夫與世婦。世婦大夫妻。大夫正寢曰適寢。死者必貴於正處也。餘同前跡。陳澔集說。君夫人卒於路寢至士之妻皆死於寢。下室燕處之所。又燕寢亦曰下室也。士之妻皆死于寢。謂士與其妻。故云皆也。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此云寢。寢室通名也。餘同前跡。朱申句解君夫人卒於路寢。路寢適寢皆正寢也。在君則曰路寢。卒子律反。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在大夫則曰適寢。内子未命。既命則曰世婦。未命則曰内子。皆大夫之妻也。則死於下室。下室其燕處也。彭氏纂圖註義。君夫人卒於路寢至皆死于寢。内子死于下室。遷尸于寢。則以未命故也。大夫稱子。故其妻

曰內子餘同前跡衛湜集說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鄭玄注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簨虡之類陸德明音義麓音鹿梯他兮反簨恤尹反虡音巨孔穎達疏正義曰自此至復而後行死事明復是招魂之禮也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者復謂升屋招魂其死者所封內若有林麓則所主林麓虞人設階梯而升屋 無林麓則狄人設階者謂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無虞人可使狄人是家之樂吏之賤者掌設簨虡簨虡階梯之類故狄人設階也要義復魄則虞人狄人設階見前注陳澔集說復始死升屋招魂也虞人掌林麓之官階梯也死者封疆內若有林麓則使虞人設梯以升屋其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者則使狄人設之以其掌設簨虡或使於此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



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命受之降自西北榮

鄭玄注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服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袞則夫人用褘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赬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襢衣榮屋翼也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皋某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陸德明音義卷本又作袞同古本反注同屈音闕注同赬勑貞反襢知彥反稅他亂反榮如字屋翼也劉昌宗音營號戶高反注同捲俱勉反徐紀阮反褘音揮鷩必列反揄音遙毳昌銳反霤力又反篋古牒反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鄭玄注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為主人之惡陸德明音義乘繩證反轂工木反惡烏路反孔穎達疏小臣至而復 正義曰此一節明復時所用之衣及招魂升降之節 小臣復復者朝服者此明諸侯小臣君之近臣與君為招魂復魂既是君之親近與君所為招魂之時冀君魂神來依之則大夫士以下皆用近臣也所復之人皆着朝服奉事君之魂神故朝服 君以卷者謂上公以袞冕而下 夫人以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自屈狄而下 大夫以玄赬者玄纁也言大夫招魂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赬也 世婦以襢衣者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唯襢衣故用招魂也言世婦者亦見君之世婦服與大夫妻同也 士以爵弁者士亦用助祭上服以招魂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者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 士妻以稅衣者稅衣六衣之下也士妻得服之故死用以招魂也 皆升自東榮者此復者初上屋時也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四注為屋而大夫以下不得四注但南北二注而為直頭頭即屋翼也復者升東翼而上也賀瑒云以其體下於屋故謂上下在屋兩頭似翼故名屋翼也 中屋履危者中屋當屋東西之中央履危者踐履屋棟上高危之處而復也 北面三號者復者北面求陰之義也鬼神所嚮也三號號呼之聲三徧也必三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也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也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號鄭云皋某復矣鄭注士喪禮云皋長聲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者三招既竟捲斂所復之衣從屋前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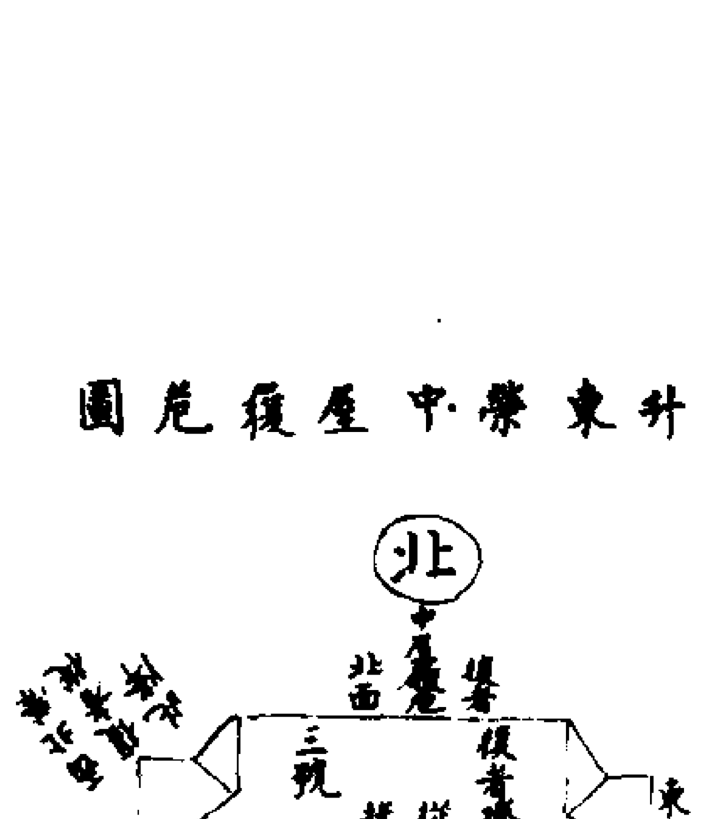


與司服之官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也前謂陽生之道復是求生故云從生處來也然如雜記所言則應每衣三號也 降自西北榮者復者投衣畢而回往西北榮而下也初復是求生故升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自陰幽而下也不正西而西北者因取西北厞為便也必徹西北厞者亦用陰殺之所也故鄭注士喪禮云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厞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 注小臣至堂前 正義曰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者男子舉上公婦人舉男子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云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者以鄉飲酒鄉射是大夫士之禮云設洗當東榮此東榮故知是卿大夫士禮今之兩下屋云天子諸侯言東霤者霤謂東西兩頭為屋簷霤下案燕禮云設洗當東霤人君殿屋四注燕禮是諸侯禮明天子亦然也要義六冕以衣名冠爵弁以冠名衣 東榮與東霤之異並見前跡衛湜集說復有林麓至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嚴陵方氏曰設階必以虞人者以階之材必取諸林麓而虞人則掌林麓之官故也無林麓則無虞人故以樂吏之賤者代之顧命言狄設黼扆綴衣而不必簨虡之類者以此故斂則用大胥眾胥飾則用崇牙璧翣而楯榔之間以容棁為度 馬

氏曰始死者人以不忍之心而望其重生求生者人以必還之理而欲其不死故謂之復自君至於士自夫人至於士妻各以其祭服之至盛者招之庶乎神之依是而來也中屋復危則求之上下之間北面三號則求諸幽陰之義及乎不知神之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捲衣投于前而降焉蓋死矣滅矣不可以復生矣則自小斂以至於葬此所謂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也然則死者不可以復生萬物自然之理也於死而必為復既死而卒不能復聖人制此豈虛禮哉亦以為禮義之繹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孝子之情苟可以生死而骨肉者無不為已況於萬一有復生之道何憚而不設此禮哉　山陰陸氏曰虞人所虞也狄人所樂也喪則憂戚幸其生故使虞人狄人設階周官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亦是意大夫變纁言赬則大夫以下纁裳以赬代焉據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士妻以稅衣亦互言爾玄赬冕服也大夫以玄赬則世婦用鞠衣士以爵弁則其妻用禮衣即服皮弁其妻乃用稅衣矣君夫人應言東霤今言皆升自東榮王大夫以下天子諸侯為殿屋四注大夫以下雖亦四注其上猶有巽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小臣復復者朝服令君之近臣復君平生所親近冀君魂來依之服事君之朝服以復敬也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復用死者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衮謂上公衮冕以下屈狄謂子男夫人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小臣復至降自西北榮玄赬玄衣纁裳也世婦大夫妻言世婦者大夫妻與世婦同用禮衣也褘衣而下六服說見前篇爵弁指爵弁服而言非用弁也六冕則以衣名冠四弁則以冠名衣也中屋當屋之中也復危立于高峻之處蓋屋之脊也三號畢乃捲斂此衣自前投而下司服者以篋受之復之小臣即自西北榮而下也餘同前注疏　彭氏纂圖註義復有林藪至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大夫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赬世婦大夫妻其上服惟禮衣禮之言亶也亶誠也周禮及君子偕老詩作展展者言之誠亶者行之誠禮有行誠之義色白　士以爵弁爵弁本冠名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司以名服故云爵弁稅衣六衣之下士妻得服之稅即禒字色黑　公館復以其已得專也私館不復以其依人也在野則無屋故升車左轂而復並詳見雜記解　今具升屋復魂圖其衮衣褘衣以下已見他篇今具制度之等見于後餘同前注疏



升東榮中屋復危圖




上公衮服九章曰龍曰山曰華蟲曰火曰宗彝繢於衣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繡於裳此上公朝覲天子及助祭服公衮有降龍無升龍色玄　侯伯以鷩鷩雉名即華蟲也鷩服七章自華蟲而下此侯伯助王祭先公及饗射色玄　子男以毳毳畫虎蜼宗廟之彝上有虎蜼因謂虎蜼為宗彝毳服五章宗彝藻粉米畫於衣黼黻刺於裳子男朝王及助祭用之色玄　大夫以玄赬前衮衣鷩衣毳衣皆玄而有畫此衣不畫故獨得玄名唯裳刺黻而已大夫玄衣纁裳故名玄赬助祭視朔服　士以爵弁爵弁本冠名因以名服色如爵頭微黑赤纁裳　夫人用褘衣褘當為翬雉衣也色玄後鄭以為素質刻繒為翬雉之形五色畫之綴衣上三王後魯夫人助祭皆用之　夫人用褕狄後鄭讀褕狄為揺翟雉名青質刻繒為揺翟之形五色畫之綴衣上侯伯夫人助祭用之　夫人用屈狄屈即闕字前褘褕二翟皆刻繒為雉形又五色畫之此刻繒為雉形不以五色畫故云闕翟其衣色赤但刻赤繒為雉形綴衣上子男夫人助祭用之　世婦以禮衣色白無畫大夫妻從夫助君祭宗廟服之　士妻以禒衣色黑士祭從夫助君祭服之又禒衣纁禒是婦人嫁時之服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鄭玄注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而去之陸德明音義衣尸於既反注衣尸同斂力驗反復不出者皆同去起呂反

**婦人服不以袡。**鄭玄注袡嫁時之服而非事鬼神之衣陸德明音義袡而廉反婦人嫁時上服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鄭玄注婦人不以名行

**唯哭先復復**

而後行死事。鄭玄注氣絶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孔穎達疏復衣不以衣至以斂。　正義曰。復是求生。若用復衣而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爲反。故不得將衣襲尸及斂也。　婦人復不以袡者。袡是嫁時上服。乃是婦人之盛服。而非是事神之衣。故不用招魂也。絳襈衣下曰袡。　凡復至稱字者。自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而婦人並稱字。　唯哭至死事者。唯哭先復者。氣絶而孝子即哭。哭訖乃復。故云唯哭先復也。復而後行死事者。復而猶望生。若復而不生。故得行於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也。衛湜集說復衣不以衣尸。至復而後行死事。長樂陳氏曰。不以衣尸不以斂。此兩句共一說耳。於文爲駢。然則本但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也。以衣尸者。即士喪禮以衣衣尸者也。不以斂者。即士喪禮浴而去之者也。　嚴陵方氏曰。稅與袡皆謂之緣衣。或以復。或不以復者。蓋祭之緣衣則謂之稅。嫁之緣衣則謂之袡。此其所以異服。各以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故也。　山陰陸氏曰。復世婦以襢衣。士妻以稅衣。襢衣有袡。稅衣亦有袡。復升而復。袡下垂。故不以。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士喪禮復衣初用以覆尸。浴則去之。此言不以衣尸。謂不用以襲也。以絳緣



衣之下曰袡。蓋嫁時盛服。非事鬼神之衣。故不用以復也。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鄭玄注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陸德明音義啼。大兮反。孔穎達疏始卒至人哭踊。　正義曰。主人。孝子男子女子也。親始死。孝子哀痛。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故啼也。　兄弟哭者。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爲輕。故哭有聲也。　婦人哭踊者。婦人衆婦也。宗婦亦啼。衆婦人輕則哭也。然婦人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侯並踊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主人啼而不哭。兄弟哭而不踊。婦人哭踊。踴於上矣。蓋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婦人哭踊。婦人雀踊。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主婦亦啼。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啼者哀痛之甚。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也。兄弟情稍輕。故哭有聲。婦人之踊。似雀之跳。足不離地。問喪篇云。爵踊是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鄭玄注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孔穎達疏既正至北面。　正義曰。此經明人君初喪。子及夫人以下哭位也。　子坐于東方者。子謂世子。世子尊。故坐于東方。謂室內尸東。故士喪禮云。主人入坐于牀東是也。　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者。案士喪禮。衆主人在其後。又云親者在室。鄭云謂大功以上。依惟士禮。父兄子姓。大功以上。正立于室內東方。今此經總云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以士禮言之。當在室內。但諸侯以上位尊。不可不正定世子之位。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內也。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遥繼主人之後。　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者。以其卑。故在堂下北面。不云東方稍近西而當戶。以堂下西方無婦人位故也。案士喪禮云小功以下衆兄弟堂下北面。此經直云有司庶士在堂下。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　夫人坐于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俠牀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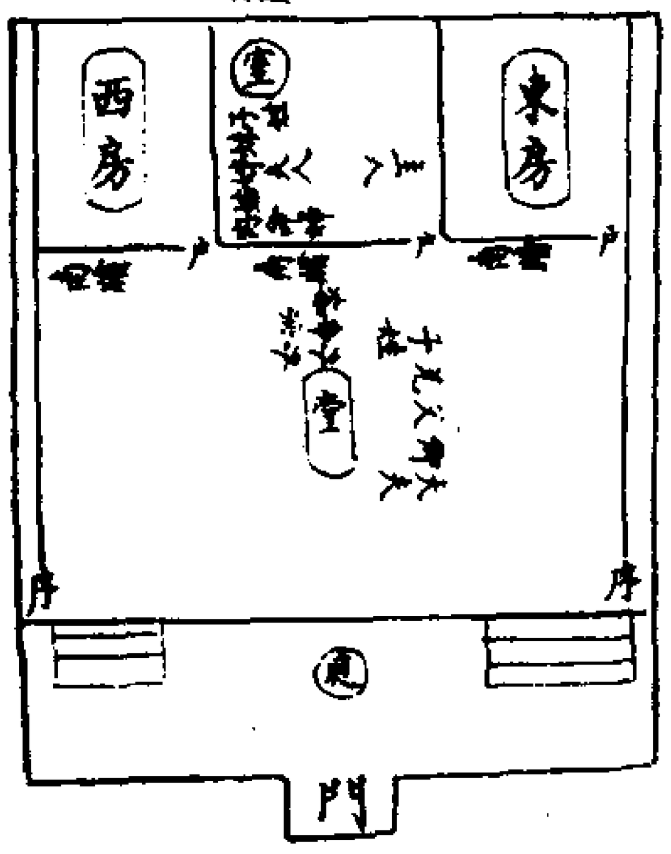
面。但士禮畧。但言俠牀。人君則當以帷鄣之也。　內命人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者。內命婦則子婦也。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于西方也。　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者。外命婦謂卿大夫妻。外宗謂姑姊妹之女。外命婦外宗等疏於內命婦。故在戶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　注正尸至之女。　正義曰。知正尸謂遷尸牖下南首也者。既夕禮云。設牀第當牖。及遷尸是也。知南首者。按士喪禮將含之時。商祝入當牖北面。受貝奠于尸西。鄭注云。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也。是也。云子姓謂衆子孫也者。謂子孫所生也。云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者。約士喪禮文。或諸侯位尊。男子等當立於戶外東方。已具前說。云世婦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者。前文云大夫世婦。則世婦與大夫妻相敵。此經云命婦與外命婦相當。故知內命婦是世婦也。案喪服傳云。命婦者大夫之妻。故云外命婦。卿大夫妻。又周禮命及於士。則其妻亦爲命婦。故鄭注內宰云。士妻亦爲命婦。士妻與女御相對。俱祿衣。則君之女御內命婦中兼之也。云外宗姑姊妹之女者。但姑姊妹必嫁於外族。其女是異姓所生。故稱外宗。案周禮外宗。外女之有爵者。若其有爵則爲外命婦。此別云外宗。容無爵者。女之女亦是異姓所生。而不云者。則上文

所謂子姓是也。周禮有內宗內女之有爵者。此不言者。則前文姑姊妹是也。但姑姊妹已嫁國中則爲命婦。別云姑姊妹者。容在室女未嫁。及嫁於他國。或雖嫁國中。從本親之位。故別云姑姊妹也。不云舅之女及從母之女者。外宗中兼之。畧可知也。要義于堂東方世子尊。 外宗姑姊妹之女見前踴。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卿大夫序于父兄子姓之上。國事先君臣也。諸侯爲卿大夫服而不服父兄子姓。以此序內命婦在上。豈諸侯爲內命婦服視卿大夫服歟。 金華應氏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衷迫。人難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主東賓西。內外之大戒也。男主居東之上。而內之冢長。雖若母亦在其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日見前踴。陳櫟詳解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明堂上亦哭。夫人坐于西方亦近尸。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喪遽衷迫。人難事叢。男東女西。先謹其別。而親疎尊卑各以類從。無不統於喪主。而庶士哭堂下。外命婦哭堂上。於辨之中又辨焉。餘同前注踴。陳澔集說旣正尸主哭于堂上北面。此言國君之喪正尸遷尸於牖下南首也。子姓子所生。謂眾子孫也。內命婦子婦世婦之屬。姑姊妹君之姑姊妹也。子姓者女孫



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

諸侯正尸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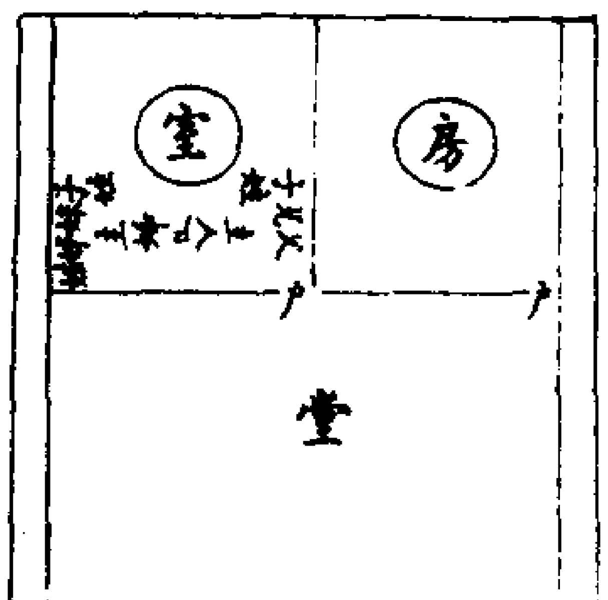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鄭玄注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鄭玄注士賤同宗尊卑皆坐。 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鄭玄注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陸德明音義扱本又作攀。普班反。一音班。援音爰。徐于願反。孔穎達疏大夫至而哭。 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初有喪哭位之禮。 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者謂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有卑於死者以其位尊。故坐哭。若其無命夫命婦。雖尊於死者亦皆立哭。注命夫至者立。 正義曰。知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者。案左氏傳。士踰月外姻至。今大夫初喪。正尸無容即有異姓。故知是同宗之親來哭者。知非異姓卿大夫來弔者。以其與主人等並列哭位。故列是爲喪來哭者。若有弔者當立哭不得坐也。此大夫之喪。不顧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喪及下文士喪畧可知也。云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皇氏云。凡謂君與大夫其哭者若爵位尊者則坐。故上文君喪子及夫人坐。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是也。君之喪卿大夫皆立。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者皆立是也。此云尊卑非謂對死者爲尊卑也。若其今所行之禮與古異也。成服之儀尊於死者則坐卑於死者則



立也。 注士賤至皆坐。 正義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旣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無所異也。陳澔集說大夫之喪主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謂初死時。踴曰見前踴。黃震日抄大夫之喪主坐于西方。大夫變于言主人下於君也。彭氏纂圖註義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此承上文通言主人在室哭尸之禮。

大夫士哭位圖




大夫士坐內哭位皆如此但有坐立不同士之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皆坐大夫之父兄子姓姑姊妹子有命夫命婦者坐無則立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

**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鄭玄注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國賓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陸德明音義為寄于偽反下皆同下注為母為其罷倦皆同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大夫士等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　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者謂士之喪大夫來弔其主人於大夫來弔之時不當小斂之時則出迎大夫　注出者至斂時　正義曰云或至庭者謂世子迎寄公及國賓士出迎大夫士也皆至庭故下文云降自西階又云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是也云或至門者謂大夫於君命故下文云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是也以此言之則世子於天子之命士於君命亦皆然也云不當斂其來非斂時者上君與大夫云未小斂謂未斂之前去小斂遠也士云不當斂謂去小斂近大夫與至士小斂相偪也士於大夫雖與小斂相偪不當斂之時尚為大夫出若未小斂之前為大夫出可知也案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注云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彼亦謂小斂之事與此同斂訖大夫至即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是也此但云斂



不云襲者未襲之前唯士為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是也君使退主人哭拜送于外門外於時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因送君使而拜之非謂特出迎賓也此云不當斂則出迎賓雜記云士喪當袒大夫至絶踊而拜之與此違者皇氏云若此當斂時不出若斂後而有大夫至則絶踊而拜之要義初喪非所尊不出見前注陳櫟詳解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寄公失國之君來寓者國賓鄰國大夫來聘者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君命以君命來弔門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不當斂其來非正斂時則出當斂則待斂而出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君之喪未小斂主不當斂則出出出迎也為君命出謂君有命及門則出也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告也故不當斂時則亦出迎雜記云大夫至絶踊而拜之者亦謂斂後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鄭玄注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陸德明音義跣悉典反扱初洽反衽而審反又而鴆反裳際也拊音撫使色吏反鄉許諒反孔穎達疏凡主至門外　正義曰前經明出迎賓遠近此經更辨拜迎委曲之儀降自西階者不忍當主位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者寄公謂失位之君也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遇主國君之喪拜于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　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者謂士之喪大夫親來弔立于西階下東面主人則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與大夫俱哭不逆大夫於門外　注拜寄至北面　正義曰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者熊氏云凡賓弔北面是其正故檀弓云曾子北面而弔焉且尸在堂上鄉之可知也知寄公在門西者寄公有賓義故在賓位故知在門西知國賓在門東者賓雖為君命使或本是吉使而遭主國之喪而行私弔之禮故從主人之位故知在門東云小斂之後寄公東



面國賓門西北面者熊氏云小斂之後主人位於阼階下西面寄公稍依吉禮漸就賓位東面鄉主人也國賓亦以小斂後漸吉轉就門西賓位但爵是即大夫猶北面也又士喪禮云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是也云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者以大夫身來弔士之時在西階之南主人降自西階鄉其位而拜之拜訖主人即位於西階下東面哭之故士喪禮云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鄭注云即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是據主人也而皇氏云即位西階東面哭謂大夫之位也下云大夫特來則北面皇氏即云是大夫之位俱與士喪禮違又與鄭注士喪禮不同其義非也云大夫特來則北面者以大夫與士若俱來皆東面故主人即位西階在大夫之北俱東面而哭今大夫獨來不與士相隨故大夫北面也必知北面者以凡特弔皆北面故檀弓云曾子北面而弔是特弔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迎逆也凡言迎先之也若逆彼來而後往焉大夫於君命言迎士於大夫言逆以此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扱衽者扱深衣前襟於帶也降自西階不忍當主位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凡主人之出也主不逆於門外徒跣者未著喪屨吉屨又不可著也拊心擊心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士喪

禮云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餘同前疏。陳櫟詳解彭氏纂圖註義徒跣不用屨跣足以行也。扱衽扱深衣上衽也。拊心以手拊心也。殯門外即殯宮中外下堂下。餘同前注疏。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

鄭玄注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孔穎達疏正義曰前經明男子迎賓此經明婦人迎賓也。夫人為寄公夫人出者出謂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為出者亦同也。命婦為夫人之命出者亦同其夫為君命也。此出亦不下堂耳。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者前經明士於大夫不當斂出故此士妻於命婦亦不當斂而出也。注出拜至東面。正義曰知拜於堂上者男子降階拜賓於庭婦人無外事故知拜於堂上。云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者以前文云君之喪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故知此命婦在堂上北面。知寄公夫人亦然者以士喪禮他已異爵者門西北面與己國夫人同則知寄公夫人亦與命婦同也。云小斂之後尸西東面者以小斂之



後遷尸於堂故知從婦人之位在尸西東面也。陳櫟詳解命婦大夫妻。餘同前疏。黃震日抄夫人為寄公至則為命婦出婦人亦各為其所尊出。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

鄭玄注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但三日也。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陸德明音義馮皮冰反本或作憑後皆同。禓大旱反。說髦本作稅同他活反徐他外反注同。髦音毛。髽側瓜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大夫士等小斂之節及拜迎於賓及奠祭弔者之儀各隨文解之。主人即位于戶內者以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戶東今小斂在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西面。主人馮之踊者斂訖主人馮尸而踊。主婦亦如之者馮尸竟亦踊與男子同也。主人袒者鄭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馮尸已竟而云髻髮袒此未括髮先云袒者或人君禮也。說髦者髦幼時翦髮為之至年長則無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怕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今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集鄭注士既殯說髦今小斂而說者人君禮也。括髮以麻者以用也。人君小斂說髦竟而男子括髮括髮用麻也。士小斂後亦括髮但未說髦耳。婦人髽者婦人髽亦用麻也。對男子括髮也。帶麻于房中者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絰也。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鄭云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絰也。帶男子帶絰于東房而婦人帶絰在西房既與男子異處故特記其異也。婦人重帶故云帶而略於絰也。于房中者謂男子說髦括髮在東房婦人髽帶麻於西房也。注士既至右房。正義曰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者謂數往日也。云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者案士喪禮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鄭注云釋髻髮宜於隱者是主人等括髮在東房。士喪禮又云婦人髽于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髽于室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此經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於東房故知婦人髽及帶麻于西房。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欲明經中房是西房也。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云左房則東南火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諸侯路寢室在於房中



在室之東西也。要義男子髻髮婦人髽及東西房之制見前注疏。衛湜集說藍田呂氏曰婦人不俟男子襲絰亦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布帶且質略少變故因髽而襲絰也。長樂黃氏曰小斂所用之日以喪禮義考之但有死三日而斂若併死日而數二日而小斂三日而大斂今言三日而斂則恐指大斂而不及小斂唯白虎通義云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此乃小斂日數雖引以為在禮有之然無考天子諸侯殯葬月日與士不同則斂日亦當不同。又曰案士喪禮小斂馮尸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又士喪記曰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喪大記曰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以此觀之則知小斂馮尸之後括髮免髽之時主人已絞帶衆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特主人未襲絰爾。又曰喪服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喪禮呂氏云無絞帶布帶當考。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位皆在戶內。主人在東西面主婦在西東面。至見乃斂卒斂主人馮之。馮尸。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帶麻婦人帶麻要絰。房中在西房明男子括髮在東房。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小斂至帶麻于房中室戶內及東房西房各已圖見前括髮髽釋見喪服小記。餘同前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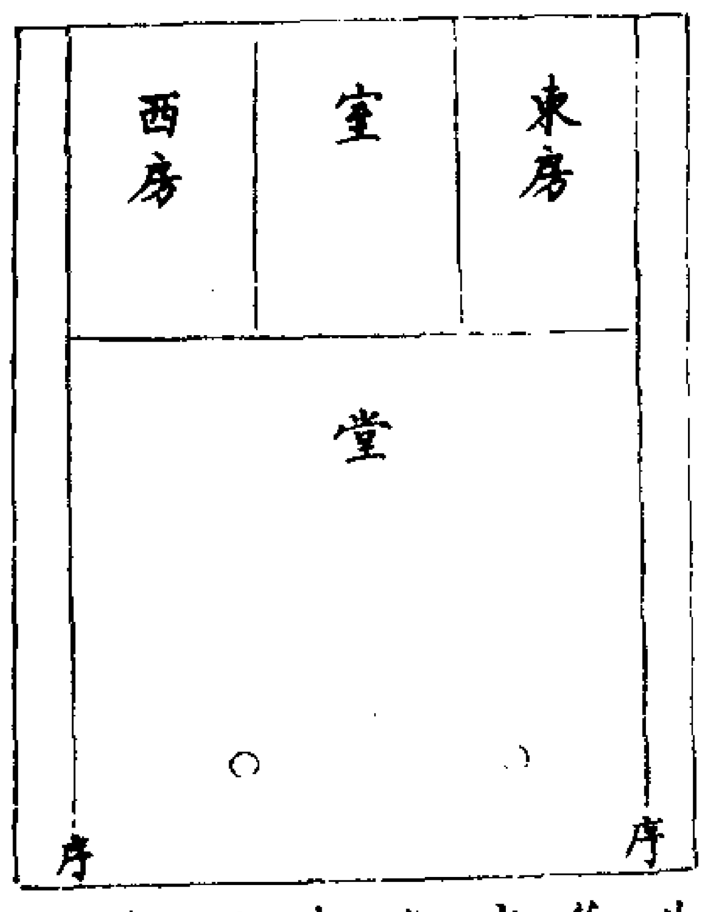
徹帷。

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鄭玄注：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陸德明音義：奉，芳勇反。注同。夷于堂，如字，陳也。本或作侇，同音移。一本作奉尸于堂，徐才用反。又如字。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士之喪小斂訖徹帷，夷尸之節。　徹帷者，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也。至小斂，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此士禮耳。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事見於下文。男女奉尸夷于堂者，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將出戶，往陳于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而扶捧之至堂，以極孝敬之心也。　降拜者，降下也。既陳於堂，則適子下堂拜賓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周官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所以寒其尸，使勿傷，故曰夷牀，曰夷衾，皆以是。夷堂者，夷人為言移也，亦以傷為戒故也。　山陰陸氏曰：體魄降矣，而謂之夷，婉詞也。蓋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亦以此。即若知氣有升無夷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小斂至夷于堂降拜。檀弓云：小斂于戶內，馮之踊者，馮尸而踊也。蓋亦用麻，如男子括髮以麻也。帶，麻帶也。謂婦人要絰。小斂畢，即徹去先所設帷堂之帷。諸侯大夫之禮，賓出乃徹帷。此言士禮耳。夷，陳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此徹戶內之帷也。夷尸堂上，



疑別有帷，故賓出乃徹。　夷之言平也，有平穩之義。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以此三禮圖注亦然。餘同前疏。

夷尸于堂圖




此諸侯禮，若大夫士亦夷尸于堂，但有一室一房，不別出圖，觀者自可推之。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眾賓於堂上。鄭玄注：眾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陸德明音義：氾，芳劒反。　主人即位，襲帶絰踊。鄭玄注：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　母之喪，即位而免。鄭玄注：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為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斂則免。陸德明音義：免音問，後放此。　乃奠。鄭玄注：小斂奠也。　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鄭玄注：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陸德明音義：拾，其劫反。裼，思歷反。卷，起權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小斂訖拜賓也。　君拜寄公國賓者，君謂嗣君也。小斂尸出堂，嗣君下堂拜賓也。寄公尊，故先言之也。拜寄公及國賓，並就於其位，鄉而拜之。故鄭注士喪禮云：拜賓鄉賓位拜之是也。　大夫士者，嗣君又次拜大夫士也。大夫士既是先君之臣，皆同有斬衰之服，而小斂訖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也。　拜卿大夫於位者，此更申明拜卿大夫士之異。卿大夫則就其位鄉而拜之也。　於士



旁三拜者，旁猶面也。若拜於士，士賤不可人人拜之，故每一面并唯三拜也。必三拜者，士有三等，故三拜之。故士喪禮云：大夫特拜，士旅之。隱義云：士有三等，一等一拜，故三下膝也。一云旁猶不正也。或云眾士都共三拜也。　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者，婦人無下堂，位並在堂上，故夫人拜寄公妻於堂上也。　大夫內子士妻者，夫人亦拜大夫士之妻也。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此不云命婦者，欲見卿妻與命婦同也。　特拜命婦者，此更申明拜命婦於士妻之異也。特猶獨也，謂人人拜之，尊故也。特拜命婦，則內子亦然也。　氾拜眾賓者，謂不特也。眾賓士妻賤，故氾拜之，亦旁三拜也。　於堂上者，拜命婦及士妻，亦並於堂上也。此經唯舉君喪拜賓，不云大夫士喪拜賓者，文不具也。其大夫士之喪，拜賓亦然也。故士喪禮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也。按上注：小斂之後，寄公門西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大夫當在門東北面，士當在門西，國賓之南，東面。嗣君於阼階之下少南，鄉其位而拜之。案上注云：寄公夫人命婦，小斂之後，尸西東面，其嗣君夫人本位在西房，當在西房之外，南面拜女賓也。若士妻於阼階上西面拜賓也，以無西房故也。以上皆是皇氏所說，熊氏以為大夫

士拜卿大夫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遣喪小歛後拜卿大夫於位。士旁三面。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遣喪小歛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遣喪。并言之者。以其大夫士家喪小歛後拜賓同故也。此即君大夫士之喪。小歛後拜賓。且與上文未小歛時。文類其義䟽於皇氏矣。　主人即位。　正義曰。主人拜賓之後。稍近北即阼階下位。　襲帶絰踊者拜賓時袒。今拜訖襲衣加要絰首絰於序東。復位乃踊也。　注即位至變也。　正義曰。前經注云未小歛主人即位西階下東面位。恐此亦然。故明之云阼階之下。必知然者。以士喪禮小歛後衆主人東即位。又云主人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故知此即位在阼階下也。云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者。案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先襲絰乃踊。士爲卑。此據諸侯爲尊。故云尊卑相變也。　母之喪即位而免。　正義曰。爲父喪拜賓竟而即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絰猶括髮。若爲母喪。至拜賓竟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絰至大歛乃成服也。所以異於父也。乃奠者。奠謂小歛奠也。拜賓襲絰踊竟。復始設小歛之奠也。　弔者至拾踊。　弔者謂小歛之後來弔者。裼襲裘之上裼衣。若未小歛之前來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歛之後。弔者以上朝服掩襲裘上裼衣。加武者。賀氏云。武謂吉冠之卷。主人既素冠素弁。故弔者加素弁於武。　帶絰者帶謂要帶。絰謂首絰。緦之絰帶。以朋友之恩。故加帶與絰也。若無朋友之恩。則無帶。唯絰而已。　與主人拾踊。　拾踊者拾更也。謂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踊。　注始免至而入。　正義曰。知始免弔者朝服裼裘者。檀弓云。子游裼裘而弔是也。知朝服者。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是也。小歛之後不用弔。則小歛之前可以弔。云小歛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者。約子游之弔也。云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者。凶冠則武與冠連。不別有武。免亦無武。今云加武。明不改作凶冠。亦不作免。弔所以有免以四代袒免親及朋友。皆在他邦。嫌有免理。故云亦不免。引檀弓曰以下者。證小歛之前裼裘。小歛之後襲裘。賀氏以爲加素弁於吉冠之義。解絰文似便與鄭注不改冠其義相妨。熊氏云。加武帶絰謂有朋友之恩。以絰加於武。連言帶耳。熊氏又云。小歛之時。君於臣。大夫於士。士於朋友之恩若兩大夫不假朋友之恩。皆朝服襲裘加絰於玄冠之上。若大夫士無朋友之恩。皆玄冠朝服襲裘而已。若士大歛之時。有朋友之恩者。及兩大夫相爲并。君於大夫皆皮弁服襲裘加弁絰。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殯則大歛也。君於士大夫士自相於無朋友恩者。視大歛則亦皮弁服襲裘



無弁絰也。故士喪云。君於士視大歛。注云。皮弁服襲裘無絰也。故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若當事則弁絰。不云士。則士雖當事不弁絰。君於士尚皮弁。明君於卿大夫亦皮弁。當事弁絰與士異也。此所云皆謂未成服之前弔服也。若成服之後。其錫衰麻衰之等已具上檀弓䟽。然熊氏以武上加絰與帶。帶文相妨。其義未善。兩家之說。未知孰是。故備存焉。要義　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拾踊。見前䟽。衛湜集說　主人即位至與主人拾踊。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然則袒括髮括髮袒亦相變。言加武則着不以居冠弔。據居冠屬武後絰弔服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䟽。陳櫟詳解　泛拜衆賓於堂上。於衆女賓皆旅拜之。餘同前注䟽。陳澔集說　君拜寄公至衆賓於堂上。君謂遣喪之嗣君也。寄公與國賓入弔固拜之矣。其於大夫士也。卿大夫則拜之於位。士則旁三拜而已。旁謂不正向之也。士有上中下三等。故共三拜。大夫士皆先君之臣。俱當服斬。今以小歛畢而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矣。其於卿大夫之內子士之妻。則亦拜之。但內子與命婦則人人各拜之。衆賓則士妻也。泛拜之而已。亦旁拜之比也。主人即位至與主人拾踊。主人拜賓後即阼階下之位。先拜賓時袒。今拜畢乃掩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絰乃踊。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諸侯禮。故先襲絰乃踊也。母喪降於父。拜賓竟而即位。以免代括髮之麻。免而襲絰。至大歛乃成踊也。乃奠者謂小歛奠。弔者小歛後來則掩襲裘上之裼衣。加素弁於吉冠之武。武冠下卷也。帶絰者要帶首絰。有朋友之恩則加帶與絰。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絰而已。拾踊更踊也。彭氏纂圖註義　君拜寄公至泛拜衆賓於堂上夫人君夫人也。　按孔氏正義於此章兼引熊氏皇氏說不同。其意似主熊氏。謂與上文小歛後時文類其義喻於皇氏。故今會二說通釋。而句讀則以熊氏爲主。餘同前注䟽。衛湜集說。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

鄭玄注　代更也。未殯哭不絶聲。爲其罷倦。既小歛可以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爲斛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挈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涖縣其器。陸德明音義　壺音胡。縣音玄。及下注同。更古行反。下同。罷音皮。倦其卷反。漏音陋。爨七亂反。又七官反。下爨鼎同。斛音俱。水斗也。隱義云。容四升也。挈苦結反。又音結。

**大夫官代哭不縣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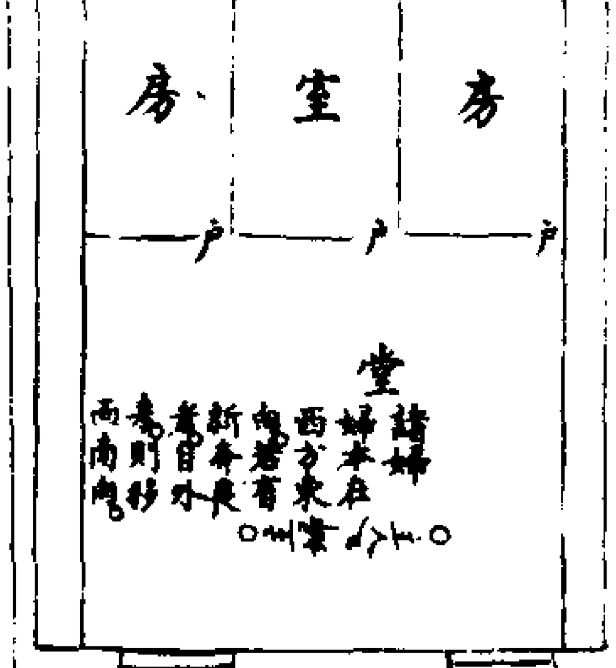
鄭玄注　下君也。陸德明音義　下

户嫁反。下成君不相下下大夫同。士代哭不以官。鄭玄注節以親疏哭也。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鄭玄注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陸德明音義饌仕眷反。燎力召反。又力弔反。孔穎達疏君喪至一燭。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小斂後代哭之異。　君喪虞人出木角者。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出壺者。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事。故出壺。雍人出鼎者。雍人主烹飪。故出鼎也。所以用鼎及木者。冬月恐水凍。則鼎漏遲。遲更無準則。故取鼎煖水。用虞人木爨鼎煑之。故取鼎及木也。　司馬縣之者。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掌知漏事。故司馬自臨視縣漏器之時節。故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　乃官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使聲不絕也。　注燭所至設燭。　正義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要義縣壺代器。冬則以木爨鼎。見前。陳澔集說君喪至不以官。未殯哭不絕聲。為其不食疲倦。故以漏器分時刻。使官屬以次依時相代而哭。聲不絕也。餘同前注疏。



賓出徹帷。鄭玄注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即徹帷。徹或為廢。孔穎達疏正義曰士小斂竟而徹帷。此至小斂竟下階拜賓。賓出後乃除帷。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　注云士卒斂即徹帷者。士喪禮文。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鄭玄注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陸德明音義鄉許亮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通明小斂後尸出在堂時法也。　主人在東方者。主人之位猶在尸東。婦人之位亦猶在尸西。如室中也。　由外來者在西方者。由從也。從外來謂新奔喪者。若於時有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也。所以爾者。阼階有事。故升自西階。乃就西方。又一通云。欲見異于在家者。故在西方也。若未小斂而奔者。則在東方也。故奔喪注云。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是也。　諸婦南鄉者。諸婦主婦以下在家者。若無奔喪者。則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外新奔者。故移辟之而近北以鄉南也。

哭尸于堂上圖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鄭玄注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客者也。陸德明音義處昌慮反。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鄭玄注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為後者有爵。攝主為之辭於賓耳。不敢當尊者禮也。陸德明音義衰七雷反。人為于偽反。下人為注為下為君皆同。竟音境。下同。孔穎達疏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至喪有無後無無主。　正義曰此一節明小斂之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及拜賓之位。又廣明喪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迎客送客不下堂。　下堂不哭者。敵者不下堂。若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者。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迎。亦不哭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是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者。以此下明喪無主。而使人攝者禮也。若有主。則使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若無女主者。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也。　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者。若無男主者。亦使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位也。鄉云女有下堂。明謂此也。男拜女

賓于門內，少遠階下，而猶不出門也。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者，若有子雖幼小，則以衰抱之爲主，而人代之拜賓也。爲後者不在者，請主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則有爵者辭者，謂不在家之主有官爵，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無爵者人爲之拜者，謂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而爲主拜賓也。在竟內則俟之者，若主行近在國竟之內，則俟其還乃殯葬也。在竟外則殯葬可也者，若主行在國外，計不可待，則殯，殯後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者，釋所以必使人攝及其衰抱幼之義。無後已自絕嗣，無關於人，故可無後也。若無主則相對賓有闕，故四鄰里尹主之，是無得無主也。衛湜集說：婦人迎客送客主喪有無後無無主。嚴陵方氏曰：有後無後存乎天，有主無主存乎人。存乎天者不可爲也，故喪有無後者。存乎人者可以爲也，故無無主者。金華應氏曰：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重爵命也。無爵者則代之拜。此有爵無爵，蓋係於弔者，而注以係於爲後不在之人，雖於理有之，而有不通者。人之於喪也，惟其情之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爲攝主者亦通大夫士而言也。大夫或弔於士，士或弔於大夫，其往來初無常，而受弔者不拘爲後之貴賤，但弔者之主，則隨其人而應之，有所辭，所拜之



不同耳。且攝主所以領賓，而欲弔者之不虛辱耳。若如注說，則爲後不在而必身無爵者，於凡有客，如一例接之，苟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皆無事乎接賓也，又何以攝主爲？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之喪必有爵者而後主之矣。爲主者有爵，則受有爵之弔，乃爲相稱，又何辭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其無女主，主爲後者不在，留遠外，不在家，奔喪未至，則有爵者辭，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無爵者人爲之拜，無爵者來弔，則攝主代之拜。餘同前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婦人迎客，主見人不哭，堂以內至房，婦人之事，堂以外至門，男子之事，非其所而哭，非禮也。此言小斂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之禮。其無女主，主喪有無後無無主。爲後者不在，謂以事故在外也。此時若有喪事，而弔賓及門，其爲後者是有爵之人，則辭以攝主無爵，不敢拜賓。若此爲後者是無爵之人，則攝主代之拜賓可也。出而在國境之內，則俟其還乃殯葬；若在境外，則當殯即殯，殯後又不得歸，而及葬期，則葬之可也。無後不過己自絕嗣而已，無主則闕於賓禮，故可無後，不可無主也。餘同前疏。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鄭玄注：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輯，斂也。斂者，謂舉之不以柱地也。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輯杖，下成君，不敢敵之也。卜，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杖，俱爲君杖，不相下也。陸德明音義：輯，側立反，下同，斂也。去，起呂反，後去杖皆同。見，賢遍反。斂，力檢反，下同。柱，知主反。近，附近之近。孔穎達疏：君之主則杖。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君及大夫士三日之後杖之節制，各依文解之。子大夫寢門之外杖者，子謂兼適庶及世子也。寢門，殯宮門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柱



地行以至寢門也。寢門之內輯之者，斂之不柱地，殯柩在門內，神明所在，故入門斂之，不敢柱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也。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是也。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者，次謂婦人居喪之地，在房內則得持杖柱地也。即位則使人執之者，婦人之位在堂，堂上有殯，若出房即位，則不得自執，俱使人代執之，自謙不柱地也。子有王命則去杖者，子亦謂世子也。世子若有天子之命，則對之則不敢杖，故去之以尊王命也。國君之命則輯杖者，國君若鄰國之君使人來弔，雖與敵國，而世子自卑，未敢比成君，故自斂杖以敬彼君命也。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者，聽卜謂卜葬卜日也。有事於尸，謂虞及卒哭祔祭事尸時也。敬卜及尸，故去杖也。大夫於君所則輯杖者，君謂世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來，在門外位，大夫則輯杖，敬嗣君也。於大夫所則杖者，夫大夫若不與世子俱來，而與諸大夫俱在門外位，既同是爲君杖，無相敬下，故並得執杖柱地也。注三日至下也。正義曰：知死後三日者，下文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則知君大夫三日者與士同，故知死後三日也。云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者，以

下云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者皆杖。今君喪親疏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為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為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為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云夫人世婦次於房中者謂西房也。故上文云。婦人髽帶麻于房中是也。云即位堂上者前文云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即位堂上也。云卜卜葬卜日也者以經文卜在有事於尸之前。虞而立尸。虞祭之前卜者。唯卜葬日耳。故知卜謂卜葬日也。云凡喪祭虞而有尸者。檀弓云虞而立尸。又士虞禮有尸。是虞有尸也。云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者。以經云子大夫寢門之外杖。故知是寢門外位。若寢門內位。則君亦輯之。大夫當去杖也。云君謂子也者。以經前云子。後云君。嫌是別人。故云君謂子也者。於大夫所杖。俱為君杖。不相下也者。謂大夫於大夫所。是兩大夫相對。故云俱為君杖不相降下也。要義授杖輯杖去杖之節。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子夫人杖。不言授。嫌或使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死之後三日。子。適子。夫人。正君之夫人。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大夫妻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杖以扶



病。非行敬則拄之。行敬則輯之不拄。至敬則去之不輯。輯。側立反。斂也。杖之不以拄地也。猶拒在寢門內。神明所在。故入則斂之。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君之喪至於大夫所則杖。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拄杖而行至寢門子與大夫弄言者。據禮大夫隨世子以入。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也。此言大夫特養不與子相隨。故云門外杖。門內輯。若庶子之杖。則不得持入寢門也。夫人世婦居次在房內。有王命至則世子去杖。以尊王命也。有鄰國君之命則輯杖者。下成君也。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凡記杖之節也。杖所以自扶。故於出門杖。在寢則輯之。於所尊輯之。又尊者則去之。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鄭玄注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陸德明音義為于偽反。下及注妻為君為人。得並同。孔穎達疏大夫至人杖。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杖節。三日之朝既殯者。謂死後三日既殯之後乃杖也。　主人主婦室老皆杖者。應杖者三日悉杖也。大夫有君命則去杖者。大夫即大夫嗣子也。嗣子而云大夫者。鄭云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對君命亦然也。大夫及嗣子。有君命則去杖以敬之也。大夫之命則輯人者。若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以自卑下之也。若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敵無所下也。　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者。內子卿妻。若卿大夫妻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己者。皆為夫人之命去杖也。　為世婦之命授人杖者。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內子。敬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也。世婦卑於夫人。隨而不去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御妻者舉內子則命婦可知也。文相互也。欲見御喪與大夫同。　注通實至喪也。　正義曰。經云大夫之喪。則其子非大夫也。今云大夫有君命。是謂子為大夫。經雖以子為主。兼通身實為大夫。有父母喪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輯杖於此取中焉。在去杖與杖之閒。為世婦之命。授人杖。不言使人執之。卑也。其稱為亦以此。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大夫之喪至授人杖。大夫有君命。此大夫指為後子而言。世婦。君之世婦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六十　十八陽

喪　喪大記篇二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而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鄭玄注：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子皆杖，不以即位。鄭玄注：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去杖同。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鄭玄注：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後也。大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鄭玄注：杖以喪至尊，為人得而褻之也。陸德明音義：棄，本亦作古弃字。斷，丁管反，下注斷足爪同。孔穎達疏：士之至隱者。正義曰：此一節明士之杖節。二日而殯者，除死日為二日也。三日之朝者，謂殯之明日是也。若君命夫人而命如大夫者，謂士之子於君命，其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之禮。君命夫人之命皆去杖。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者，謂士之子於大夫之命，其妻於世婦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之禮。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命則授人杖也。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定本如大夫作如夫人，二字異，義亦通。注士二日至室者。正義曰：案前文大夫三日殯，此士二日殯，定降下大夫也。云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殯是為死者，故數往日為三日。杖是為生者，故數來日為三日。云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前禮大夫之喪，云主人主婦，此士之喪直云婦人皆杖，婦人是衆辭，故知容妾為君及女子子在室者也。以其皆杖故也。子皆杖不以即位。正義曰：皇氏云：子謂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即位，辟適子也。所以知此是大夫士庶子者，見下有大夫士適子哭殯哭柩，推此大夫士適子，故知此是大夫士之庶子也。然案鄭注此云子謂凡庶子也。凡於貴賤則庶子是也。容人君適子入門輯杖，猶得即位。庶子宜在門外之位去之，故無即門內之位理也。大夫士之適子則得哭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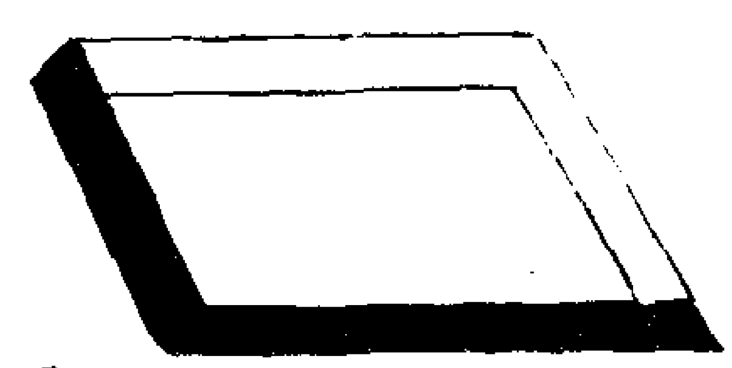
哭柩，如下所說。其庶子則宜與人君之庶子同，並不得以杖即位也。熊氏云：此文承上君大夫士之喪，下則此謂君大夫士之庶子，故注云子謂凡庶子，義亦通也。注不以至杖同。正義曰：不以杖即位。鄭恐人疑庶子雖不得以杖即位，猶得輯之入門，故明之也。言與去杖同，凡去杖者不復輯也。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正義曰：大夫士，謂大夫士之適子。哭殯則杖者，既攢塗之後，於父，父也，其尊偪近，故哭殯可以杖也。哭柩則輯杖者，謂將喪既啓之後，對柩為尊，則斂去其杖。注哭殯至廟門。正義曰：哭柩謂啓後也者，啓謂將葬啓殯而出柩也。知非未殯之前而哭柩者，大夫士之喪，未殯之前則未杖也。云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者，天子諸侯其尊廣遠，廟門之內則去杖。廟門，謂殯宮之門，柩之所在，故云廟也。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杖是喪至尊之服，雖大祥棄之，猶恐人褻慢，斷之不堪他用，棄於幽隱之處，使不褻汙。要義：大夫士之子哭殯杖，天子諸侯子杖不入殯廟門。見前注疏。陳櫟詳解：子皆杖不以即位。子謂凡庶子，雖皆杖，不敢以杖即位。哭柩則輯杖，啟殯後哭柩則斂杖。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士之喪至世婦之命如大夫。如大夫，謂去杖，輯杖，授人杖。三者輕重之節也。子皆杖至斷而弃之於隱者。子凡庶子，不獨言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即位，避適子也。哭殯則杖，哀勝敬也。哭柩啓後也，輯杖，敬勝哀也。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尊，子不敢以杖入殯宮門，故哭殯哭柩皆去杖也。杖於喪服為重，大祥棄之，必斷截使不堪他用，而弃於幽隱之處，不使人褻賤之也。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鄭玄注：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弃於坎下。禮爛脫在此耳。造猶內也。襢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盤，併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陸德明音義：盤，本又作槃，步干反。造，七報反，下及注皆同。併，步頂反，注同。襢，之善反，單也，注同。第，側里反。含，胡暗反。濡，奴亂反，下文同。濯，直孝反，下文同。坎，口感反。札，側八反。

爛力旦反。簀音責。感音成。廣古曠反。長直亮反。襂尸鴆反。孔穎達疏。君設至一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初死沐浴之節。造冰焉者。謂造內其冰於盤中也。大夫設夷盤者。小於大盤。亦內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者。瓦盤既小。故併盤。士卑故無冰。設牀襢第者。置冰於下。設牀於上。去席襢露第簀。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者。言此三節。各自有牀也。皆有枕席者。唯含一時暫徹枕。使面平。故士喪禮云。商祝徹枕設巾是也。含竟而並有枕也。而含襲及堂皆有席。故鄭注士喪禮商祝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又注。士喪禮設牀第于兩楹之閒。衽如初。有枕。云衽寢臥之席也。亦下莞上簟是也。　君大夫士二也者。自設牀襢第至此以下貴賤同然也。　注造猶至同之。　正義曰。造是造詣。凡造詣者必入於內。故云造猶內也。云襢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者。浴時無席。為漏水也。設冰無席。為通寒氣也。云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者。若人君仲春則用冰。若命夫命婦則火出之後而用冰。故昭四年左傳云。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謂仲春也。又云。火出而畢賦。周禮凌人夏頒冰。是卿大夫以下三月以後而得用冰也。云既襲既小斂者。謂大夫士也。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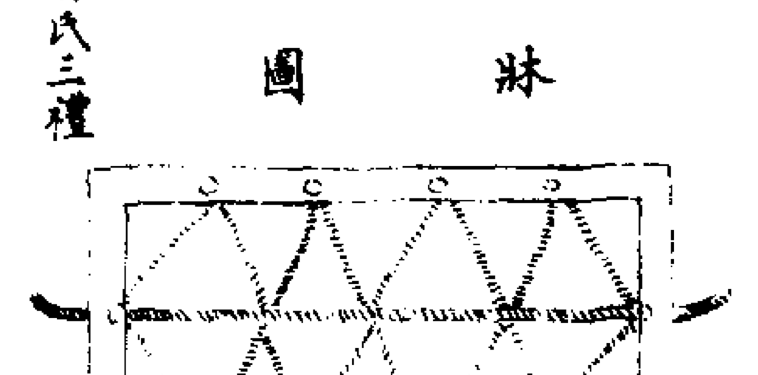


設冰也。在襲斂之前也。云夷盤小焉者。謂小於大盤。云周禮天子夷盤者。案周禮凌人云。大喪共夷盤冰是也。但天子之夷盤即此之大盤也。依尸而言則曰夷盤。此云夷盤者。據大夫所用對君大盤為小。云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者。案士喪禮云。士有冰用夷盤。何不言君賜。知君賜者。諸侯之士既卑。若無君賜。何得用冰。云其制宜同之者。以天子夷盤此大夫云夷盤。士喪禮又云夷盤。三者俱有夷名。是其制宜同。但大小稍異也。陳櫟詳解。君設大盤造冰焉。盤沐浴之盤。君之喪設大盤。設牀襢第有枕置盤於下。設牀於上。襢。單也。不施席襢露第簀。為漏水。及通寒氣也。牀上有枕。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君設大盤至君大夫士一也。大盤造冰。納冰於大盤中也。夷猶尸也。併並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冰在下。設牀於上。襢單也。去席而袒露第簀。尸在其上。使寒氣得通。免腐壞也。含襲遷尸三節。各自有牀。此謂沐浴以後。襲斂以前之事。朱申句解。君設大盤造冰焉。此言沐浴後事也。造冰納冰於盤也。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夷盤比大盤為小也。士併瓦盤無冰。以瓦為盤。併以盛水。設牀襢第。納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襢第。袒簀也。謂不施席也。有枕。但用枕。含一牀。含謂飯含時。則易一牀也。襲一牀。襲謂襲衣時。又易一牀也。遷尸于堂又一牀。遷尸又易一牀也。皆有枕席。總含襲遷尸三牀言之。君大夫士一也。自設牀以下貴賤無等也。彭氏纂圖註義。君設大盤至君大夫士一也。造猶內也。造冰謂造內其冰於盤中。大夫設夷盤。小於大盤。亦內冰焉。有枕。謂置枕其上也。餘同前注疏。

盤圖



牀圖



旁為四環。前後亦有鐶。為紐於兩畔。以繩貫中。欲下尸則引其直繩。諸紐悉解矣。

二圖並依聶氏三禮

##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



## 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鄭玄注。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士喪禮曰。士死於適室。幠用斂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陸德明音義。幠荒胡反。去羌起呂反。注同。楔桑結反。柶音四。綴丁劣反。又丁衛反。注同。適室丁歷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初死沐浴之節。此經下論初死之時。下經論死後而沐浴。前經論浴後設冰。經文顛倒。故鄭注前經云。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棄於坎下。今依鄭次。隨文解之。　遷尸于牀者。尸初在地。冀生氣復。而既不生。故更遷尸于牀。而離初死處。以近南當牖也。即前所謂既正尸也。幠用斂衾者。幠覆也。斂衾者。將擬大斂之時。衾被也。既遷尸在牀而用斂衾覆之也。去死衣者。既覆之故除去死時衣。所加新衣及復衣。為尸將浴故也。小臣楔齒用角柶者。楔柱也。柶以角為之。長六寸。兩頭曲屈。為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柶柱張尸齒。令開也。　綴足用燕几者。為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用燕几綴拘之。令直也。案既夕禮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鄭注云。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如鄭此言。則側几於足。令几腳南出。以拘尸足。兩邊不令辟戾。崔氏云。燕几。今之燕几。其形曲仰而拘足。與鄭違。其義非也。　君大

夫士一也者自始死至此貴賤同。注牀謂至者也。正義曰第牀簀也。初廢牀者牀在北壁當戶至復爲後遷之在牀而當牖南首所以死後必遷當牖南首者以平生寢卧之處故士昏禮同牢在奧又云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北止又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尊者常居之處若晝日常居則當戶故玉藻云君子之居恒當戶若病時亦當戶在北牖下取明之義故鄭前注病者恒居北牖下明不病不恒居北牖下也要義必遷當牖南首以平生寢卧處見前注疏 陳櫟詳解此一節當在前經文顛倒餘同注疏 陳澔集說始死主君大夫士一也病困時遷尸于地冀其復生死則舉而置之牀上也斂衾擬爲大斂之衾也先時徹褻衣而加新衣以死令覆以衾而去此死時之新衣也餘同前疏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



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鄭玄注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挋拭也爪足斷足爪也陸德明音義管人如字掌管籥之人又古亂反掌館舍之人也下同汲音急說吐活反繘均必反汲水綆也抗苦浪反舉也盆蒲奔反沃烏谷反枓音主又音斗絺勑其反一本作綌去逆反挋音震它音他下同拭音式孔穎達疏管人至而浴 正義曰此一經明浴時也管人主館舍者故鄭注士喪禮管人有司主館舍者汲謂汲水不說繘屈之者繘汲水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井索但縈屈執之於手中 盡階不升堂者以水從西階而升盡不上堂知西階者以士喪禮云爲垼于西墻下故知從西階而升也 浴水用盆者用盆盛於浴水也 沃水用枓者用枓酌盆水沃尸熊氏云用盤於牀下承浴水 浴用絺巾者絺是細葛除垢爲易故用之也士喪禮云浴巾二皆用綌熊氏云此蓋人君與大夫禮或可大夫上絺下綌故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是也 挋用浴衣者挋拭也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也賀氏云以布作之生時有作也士喪禮云浴衣於篋注云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是也 如它日者它日謂平生尋常之日也 小臣爪足者尸浴竟而小臣翦尸足之爪也 浴餘水棄于坎者浴盆餘汁棄之於坎中坎者是甸人所掘於階間取土爲竈之坎甸人主郊野之官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者內外宜別故用內御舉衾也內御婦人亦管人汲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也要義浴挋爪足抗衾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管令主管籥之人也井竈亦其所司故使人汲水爲繘井索也枓以木爲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授御者以水授之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抗舉也餘同前注疏 陳澔集說管人汲主抗衾而浴管人主館舍者汲汲水以供浴事也繘汲水綆上索也水從西階升盡等而不上堂授與御者抗衾舉衾以蔽尸也此浴水用盆盛之乃用枓酌盆水以沃尸以絺爲巾蘸水以去尸之垢浴衣生時所用以浴者用之以拭尸令乾也餘同前疏 黃震日抄管人主館舍者井竈其所主故主汲餘同前疏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墻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



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弃于坎

鄭玄注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陸德明音義差七何反注差淅同沐音木甸田遍反垼音役鄭注儀禮云塊竈也陶音桃重直龍反鬲音歷煮諸許反厞扶味反隱也舊作屝音非門扉也爨七亂反淅先歷反潘方袁反米汁也差初佳反率音律又音類上時掌反孔穎達疏管人至于坎 正義曰此一節明沐也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者差謂淅米取其潘汁也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者皆謂用其米取其汁而沐也 甸人爲垼于西牆下者謂將沐之時甸人之官爲垼于西墻下土壂塹竈甸人具此爲垼竈以煮沐汁 陶人出重鬲者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者謂縣重之罌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爲粥實於瓶以疏布冪口繫以篾縣之覆以葦席管人受沐乃煮之者淅於堂上管人亦升盡等不上堂而就御者受淅汁下往西牆

於堲竈鬲中煑之也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者爨然也甸人爲竈竟又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然竈煑沐汁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然舊云厞是屋簷也謂抽取屋西北簷也熊氏云厞謂西北隅厞隱之處徹取屋外當厞隱處薪義亦通也何取此薪而用者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　管人授御者沐者煑汁孰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使沐也　乃沐者御者授汁入爲尸沐也　沐用瓦盤者盤貯沐汁就中沐也　挋用巾者用巾拭髮及面也士喪禮云沐巾一又云挋用巾注云巾帨也清也　如它日者事事亦如平生也　小臣爪手翦須者沐竟而翦手爪又治須象平生也濡濯弃于坎者皇氏云濡謂煩撋其髮濯謂不淨之汁也言所濡濯汁棄於坎中鄭注士喪禮云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其坎案既夕禮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棄於坎則浴汁亦然　注差淅至黍與　正義曰差是差摩故云淅詩云釋之叟叟是釋淅米也云取其瀋以爲汁也者士喪禮云受瀋煑于堲用重鬲云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者謂沐與浴俱有枓俱有盤沐云用枓沐云用盤是文相變也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者君士喪禮云是諸侯之士而沐稻今此云士沐粱故疑天子之吉也云



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者案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是稻粱卑於黍稷就稻粱之內粱貴而稻賤是稻人所常種粱是數中之美故下曲禮云歲凶大夫不食粱故諸侯之士用稻天子之士用粱黍稷相對稷雖爲重其味短故大夫用之黍則味美而貴故特牲少牢爾黍于席以其味美故也詩頌云其饟伊黍鄭注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是黍貴也故天子用之無正文故疑而云與也要義淅飯米取瀋爲沐謂之差沐　甸人爲堲竈　取所徹廟厞以然竈廟即正寢　挋用巾　如它日　爪手翦須濡濯弃于坎　稻粱卑於黍稷又四者各有貴賤並見前注疏陳櫟詳解管人授沐授陶人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取所毀正寢廟之門扉薪用爨之爲薪用以爨之然竈煑汁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管人汲授御者主弃于坎此言尸之沐差猶摩也謂淅粱或稷之瀋汁以沐髮也君與士同用粱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堲塊竈也將沐時甸人之官取西牆下之土爲塊竈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縣重之罌瓦瓶也受三升管人受沐汁於堂上之御者而下往西牆於堲竈鬲中煑之令溫甸人爲竈畢即往取復者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爨竈煑沐汁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說厞是屋簷謂抽取屋西北之簷一說西北隅厞隱處之薪也用

瓦盤以貯此汁也挋用巾以巾拭髮及面也爪手翦手之爪甲也濡煩撋其髮也濯不淨之汁也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

鄭玄注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妻也同言無筭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陸德明音義粥之育反又音育下同溢音逸劉昌宗又音實下同莫音暮疏食音嗣下及下注疏食皆同孔穎達疏君之至無筭　正義曰此一節廣明五服之喪自初死至除服君及大夫士食飲之節今各依文解之今此經特明君喪食之禮　納財者財謂穀也謂所食之米也言每日納用之米朝唯一溢米莫唯一溢米也食之無筭者言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筭　士疏食水飲者疏麤也食飯也士賤病輕故疏食麤米爲飯亦水爲飲　夫人世婦諸



妻皆疏食水飲者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言疏食水飲也　注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至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　正義曰財謂穀也故太宰云以九賦斂財賄也注云財謂泉穀是穀爲財但米由穀出經已稱米故鄭云食穀必言納財者以一日之中或粥或飯雖作之無時不過朝夕二溢之米當須豫納其米故云納財也云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案律曆志云鍾之律其實一龠律歷志合龠爲合則二十四銖合重一兩十合爲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者但古秤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一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絫以成四百六十銖唯有十九銖二絫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畧而言之云同言無筭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者粥與疏食俱言無筭是疏食與粥者皆一溢米或粥謂食粥者或飯謂疏食也要義士與婦人皆疏食水飲　食穀而言納財並見前疏陳櫟詳解君之喪主子大夫公子食粥三日始食粥納財朝一溢水莫一溢米財之言僅也所納僅朝暮各一溢米鄭訓納財爲財穀之財恐不通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君之喪主食之無筭納財謂有

司供納此米也餘同前註疏彭氏纂圖註義案律歷志兩龠為合計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合為升重十兩是一溢計二十兩為米二升今本注云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蓋依左傳說古秤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為石則一斗重十二斤一升重十九兩四銖十分銖之八通分內子每一升實計四百六十銖十分銖之八以正一溢二十兩算之計四百八十銖於四百八十銖內除四百六十銖十分銖之八為一升猶存十九銖十分銖之二當二十四分升之一此所以云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餘同前疏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鄭玄注室老其貴臣也眾士所謂眾臣士亦如之鄭玄注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孔穎達疏大夫至如之正義曰此經明大夫禮也室老子姓皆食粥者室老謂貴臣子姓謂孫也不云眾子者主人中兼之眾士疏食者謂非室老也案喪服傳云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鄭注云士邑宰此不云者邑宰雖貴以其遠於君與眾臣同案檀弓主人主婦歠粥此夫人世婦妻皆疏食者熊氏云檀弓云



主婦謂女主故食粥也陳櫟詳解士亦如之士之喪禮亦如大夫餘同前注陳澔集說大夫之喪主士亦如之室老家臣之長子姓孫也眾士室老之下也士亦如之謂士之喪亦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也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鄭玄注果瓜桃之屬孔穎達疏既葬至食肉正義曰此一節明既葬至練祥君大夫士之食節也主人疏食水飲者熊氏云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彭氏纂圖註義練謂小祥著練服祥大祥餘同前疏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鄭玄注盛謂今時杯杅也篹竹筥也歠者不盥手飲者盥篹或作簨陸德明音義篹古緩反篹本又作匴又作算悉緩反又蘇管反醯呼雞反杅音于筥居呂反歠昌悅反飯扶晚反簨息尹反徐音撰孔穎達疏食粥至醴酒正義曰此一節

明食之雜禮食粥於盛不盥者以其歠粥不用手故不盥食於篹者盥者篹謂竹筥飯盛於篹以手就篹取飯故盥也食菜以醯醬者謂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醯醬也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文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然間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同又庾氏云蓋記者所聞之異大祥既鼓琴亦可食乾肉矣食菜用醯醬於情為安且既祥食果則食醯醬無嫌矣熊氏云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醯醬祥而飲酒也陳櫟詳解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祥後如此乾肉未枯不脆始飲酒者先飲醴酒亦祥後醴酒味薄餘同前註疏彭氏纂圖註義乾肉味澁醴酒酒之初熟滓汁相將者孝子不忍即嘗醇厚之味故食乾肉飲醴酒餘同前疏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鄭玄注食肉飲酒亦謂既



葬陸德明音義期音基下同為母為並于偽反下注為其同與音預下同孔穎達疏期之至樂之正義曰此一節論期與大功喪食之節也期之喪三不食者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也其正服則二日不食也故間傳云齊衰二日不食九月至喪也者謂事同期也陳櫟詳解期之喪三不食三番不食食疏食至食肉飲酒三月後已葬可御酒肉此旁親之期服者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若期服而終喪不酒肉者父在為母與遇妻為然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大功服食飲之節與期服同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所不同於期者酒肉葬後雖可食猶不可與人同燕樂也朱申句解期之喪謂齊衰期之服三不食謂始死時食疏食水飲謂三不食之後疏食也疏食音嗣不食菜果不享滋味三月謂總麻三月之服既葬已葬之後食肉飲酒服輕故也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期服除喪乃飲食之父在為母父在為母服期為妻妻亦期服九月之喪大功九月之服食飲猶期之喪也食飲之節與期服同食肉飲酒亦謂既葬不與人樂之雖得飲食猶不預宴樂也巽須黃震日抄期之喪主不與人樂之三不食謂三次當食而不食若期之正服則二日不食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者三月既葬則食肉飲酒此皆謂旁期之喪也

既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則謂期之正服者也父在而爲母爲妻及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者亦謂厭於父而抑情故食飲猶孝期之喪也然雖食肉飲酒而不思與人樂之彭氏纂圖註義既葬食肉飲酒亦爲義服期終喪不食肉飲酒此正期服父在爲母爲妻也 九月食飲猶期之喪謂事同期之喪也既葬雖得食肉飲酒亦不與人樂之餘同前疏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鄭玄注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也言故主者關大夫及君也陸德明音義比必利反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鄭玄注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 有疾食肉飲酒可也鄭玄注爲其氣微 五十不成喪鄭玄注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孔穎達疏五月至成喪 正義曰此一經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至可也者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并言之也容傷降之緦麻再



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緦以壹不食再不食結之故間傳云小功緦麻再不食傷降者也 注故主至君也 正義曰若是諸侯當云舊君主者大夫之經云故知關大夫君也 注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 正義曰致毀謂致極哀毀散送謂經帶垂散麻以故葬故雜記云五十不致毀王藻云五十不散送注云送喪不散麻陳櫟詳解叔母叔父妻世母伯父妻故主家臣於舊主宗子大宗子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親喪未葬性不能食粥者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五十始衰不成喪不能備喪禮也如不致毀不散送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五月三月之喪壹食肉飲酒一不食三月之喪也再不食五月之喪也餘同前注疏米中旬解有疾居喪而有疾者食肉飲酒可也爲其氣微權許之也 七十唯衰麻在身鄭玄注言其餘居處飲食與吉時同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鄭玄注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陸德明音義食音嗣辟音避粱音良孔穎達疏既葬至則辭 正義曰此一經明已有喪既葬尊者賜食之禮葬後情殺可從尊者奪也 君食之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同志者也其人並尊若命食孝子則可從之食也 不辟粱肉者粱粱米也雖以粱米之飯及肉命食孝子食之 若有酒醴則辭者若酒醴飲之則變見顏色故辭而不飲陳澔集說不能食主喪麻在身不成喪謂不備居喪之禮節也餘同前注疏朱中旬解七十唯衰麻在身七十既衰可以飲酒食肉處於內既葬此謂期服以下若君食之君賜之食食音嗣友食同則食之賤者不敢違貴者之命大夫父之友食之大夫與父之執友賜之食則食之矣卑者不敢違尊者之意不辟粱肉尊者之前可以食美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鄭玄注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陸德明音義簟徒點反葦于鬼反莞音官又音完孔穎達疏小斂至葦席 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所用之席也士以葦席與君同者士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用葦也 注三者下皆莞 正義曰知下皆有莞者案士喪禮記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簟士喪禮經云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謂小斂席也大斂云布席如初注云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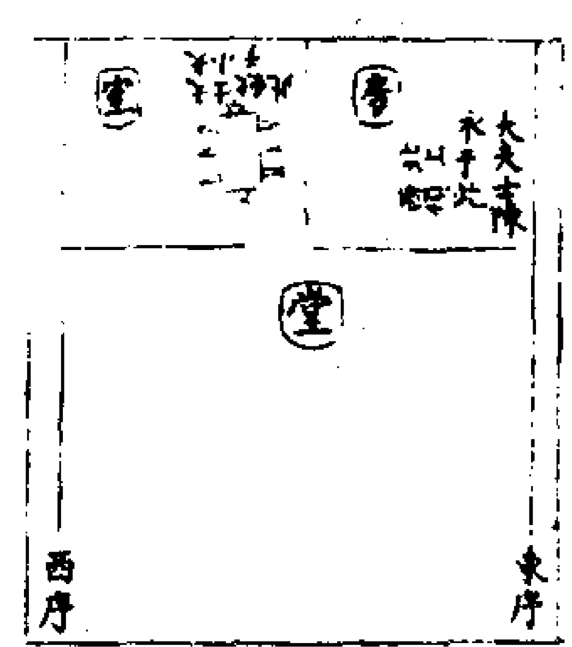


下莞上簟如士始死至大斂用席皆同也士尚有莞則知君及大夫皆有莞也但此大夫辟君上席以蒲也若吉禮祭祀則蒲在莞下故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也陳澔集說葦席竹席也黃震日抄葦細蒲次之葦麤

諸侯小斂戶內陳衣于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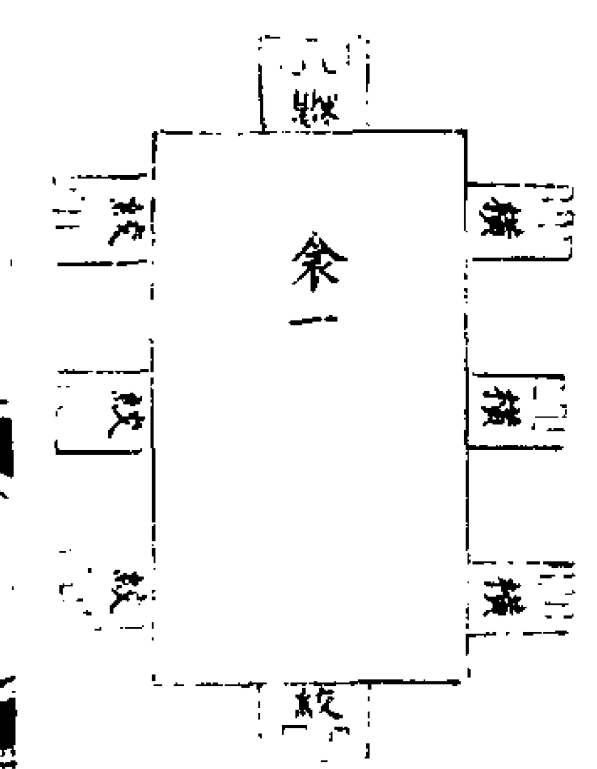
大夫士小斂戶內陳衣房中圖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鄭玄注：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士喪禮小斂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亦蓋天子之士也。絞紟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無紟。因絞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縮者二。陸德明音義：絞戶交反。後同。縮所六反。縞古老反。稱尺證反。杜預云。衣單複具曰稱。後放此。紟其鴆反。後皆同。從足容反。數色主反。見賢遍反。孔穎達疏：小斂至在列。正義曰。此以下至絺綌紵不入。廣明君大夫士亦小斂大斂及殯所用之衣。并所陳之處。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小斂之衣。布絞縮者一橫者三者。以布為絞。縮從也。謂從者一幅。竪置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結束為便也。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者。謂大夫士等。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衣十有九稱者。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裹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者。謂將小斂陳衣也。房中者。東房也。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絞紟不在列者。謂不在十九稱之列。不入數也。小斂未有紟。因絞不在列而言紟耳。注衣十至之也。正義曰。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者。案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也。人既終。故云以天地終數斂衣之也。云亦蓋天子之士者。以前文士沐粱與士喪禮不同。已云此蓋天子之士。此經陳衣與士喪禮衣不同。故云亦蓋天子之士也。云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者。上衣下裳相對。故為成稱。絞紟非衣。故云不成稱。經云不在列。鄭恐今不布列。故云不連數。謂不連為十九稱之列。其實亦布陳也。云小斂無紟者。以下文大斂始云布紟。今此經直云布絞。故知無紟也。陳櫟詳解：君陳衣于序東。陳鋪列也。大夫士陳衣于房中。東房中。皆西領北上。餘見前注疏。陳澔集說：小斂布絞至絞紟不在列。此明小斂之衣衾。絞既斂所用以束尸使堅實者。袍夾衣。衣裳單衣。故註云單複具曰稱。紟單被也。不在列。不在十九稱之數也。餘同前疏。

小斂絞衾圖




○先置三橫絞於地。○次置一縮絞於橫絞上。○又置一衾於縮絞上。○然後用衣置於衾上。○乃舉尸衣上小斂。○將小斂鋪此於室戶內。

喪服大記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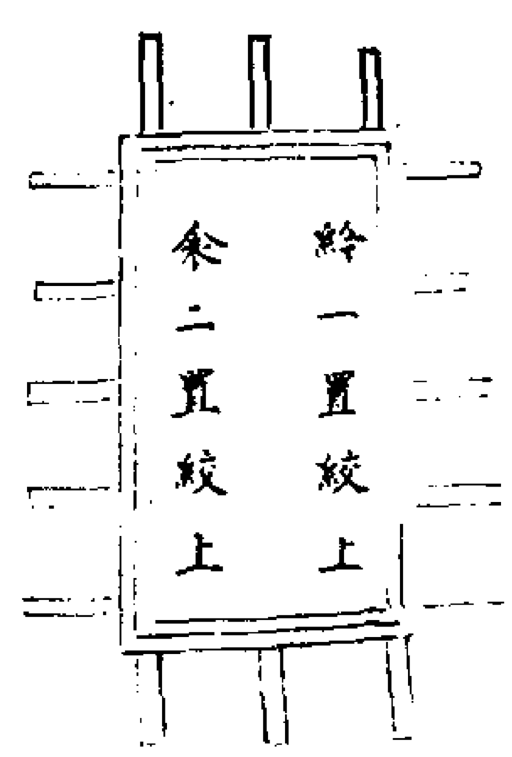
鄭玄注：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為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為堅之急也。紞以組類為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襌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士喪禮大斂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紞或為點。陸德明音義：幅本又作畐。方服反。為三絕句。不辟絕句。補麥反。又音壁。徐扶移反。紞丁覽反。廣古曠反。析思歷反。下同。強其丈

反。識式志反。又音志。又音式。下同。去起呂反。下注同。孔穎達疏大斂至無紞。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斂之事。大斂布絞縮者三者。謂取布一幅分裂之作三片。直用之。三片即共是一幅也。兩頭裂中央不通。 橫者五者。又取布三幅。分裂之作六片。而用五片。橫之於縮下也。布紟者。皇氏云。紟禪被也。取置絞束之下。擬用以舉尸也。孝經云。衣衾而舉之。是也。今案經云。紟在絞後。紟或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且君衣百稱。又通小斂與襲之衣。非單紟所能舉也。又孝經云。衾不云紟。皇氏之說未善也。 二衾者。小斂君大夫士各一衾。至大斂又各加一衾。為二衾。其衾所用。與小斂同。但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故士喪禮云。幠用斂衾。注。大斂所并用之衾。一是大斂時復制。又注。士喪禮云。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士既然。則大夫以士亦耳。 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者。衣多。故陳在庭。為榮顯。案鄭注雜記篇以為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而言之。餘可知也。或大斂襲五等同百稱也。北領者。謂尸在堂也。 西上者。由西階取之便也。 大夫士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異於小斂。北上者。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取之便也。絞紟如朝服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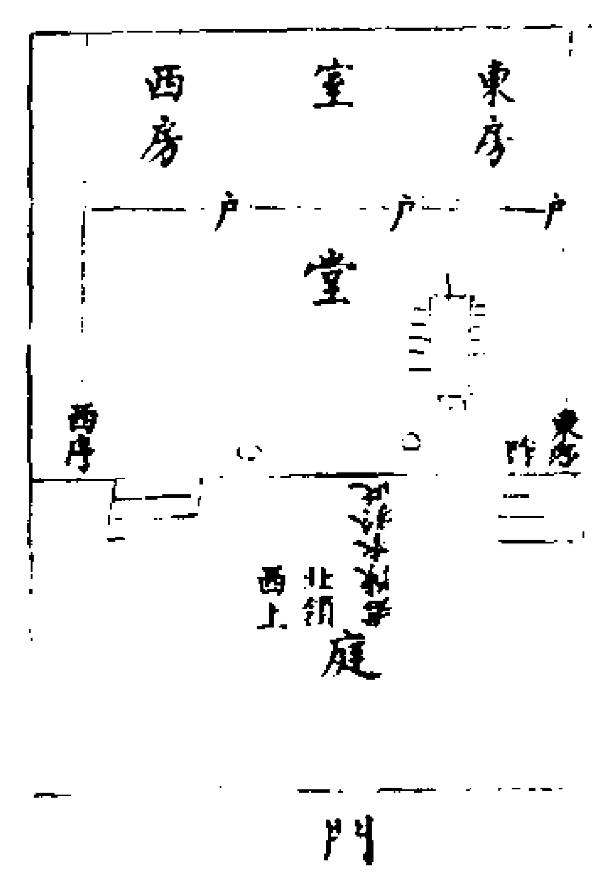
絞之與紟。二者皆以布精麤。皆如朝服。俱十五升也。 絞一幅為三者。謂以一幅之布分為三段。 不辟者。辟擘也。言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為三。而大斂之絞既小。不復擘裂其末。但古字假借。讀辟為擘也。 紟五幅無紞者。紟舉尸之禪被也。紞謂緣飾。為識所以組類緣邊為識。今無識異於生也。 注二衾至之士。 正義曰。朝服十五升者。雜記文。云以為堅之強也者。解小斂用全幅布為絞。欲得堅束力強。以衣少。故用全幅。云以為堅之急也者。解大斂一幅分為三片之意。凡物細則束縛牢急。以衣多。故須急也。云紞以組類為之者。組之般類其制多種。故云組類。云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者。領為被頭。側謂被旁。識謂記識。言綴此組類於領及側。如今被之記識。引士喪禮以陳衣於房中與大夫異。今此士陳衣與大夫同。故云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陳櫟詳解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禪被也。在絞上。以絞束之。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大斂布絞紟五幅無紞紟。一說在絞下。用以舉尸。一說在絞上。未知孰是。二衾者。小斂一衾。大斂又加一衾也。如朝服。其布如朝服十五升也。絞一幅為三不辟者。一幅兩頭分為三段。而中不擘裂也。紟五幅用以舉尸者。無紞。謂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為識別也。又按士沐梁及陳衣。與士喪禮不同。舊說此為天子之士。餘同前疏。

大斂絞紟衾圖




○先置橫絞五於地。○次置縮絞三於橫絞上。○乃置紟於絞三之上。○復置衾二於紟之上。○然後鋪衣。○乃奉尸衣上大斂。○鋪此於阼。

諸侯大斂於阼陳衣于庭圖






大夫士大斂於阼陳衣于序東圖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鄭玄注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陸德明音義倒。丁老反。注及下同。散悉但反。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鄭玄注無襚者。不陳。不以斂。陸德明音義襚音遂。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

**夫士猶小斂也。**鄭玄注：襘，袷也。君衣上多，要其著也。陸德明音義：襘音福，襘音牒，袷古洽反。孔穎達疏：小斂至斂也。正義曰：祭服不倒者，祭服謂死者所得用祭服以上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用裹尸，要取其方，而衣有倒領在足間者，唯祭服尊，雖散不著，而領不倒在足也。君無襚者，國君陳衣及斂，悉宜用已衣，不得陳用他人見襚送者。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者，降於君也。大夫士小斂則先畢盡用已正服，後乃用賓客襚者也。盧云：畢，盡也。小斂盡主人衣美者，乃用賓客襚衣之美者，欲以美之，故言祭服也。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者，君親屬有衣相送，受之而不以即陳列也。士喪禮鄭注云：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襚之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注無襚至以斂。正義曰：如皇氏之意，臣有致襚於君之禮，故少儀云：臣致襚於君。但君不陳不以斂。熊氏云：君無襚，大夫士謂小斂之時，君不合以衣襚。大夫士雖有君襚，不陳不以斂，故云無襚。大夫士至大斂則得用君襚，故士喪禮大斂時云：君襚祭服不倒。其義俱通，故兩存焉。祭服無筭。正義曰：筭，數也。大斂之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注襘袷至著也。正義曰：君衣尚多，去其著也者，經云大夫士猶小斂，則複衣複衾也，據



主人之衣，故用複，若襚亦得用袷也。故士喪禮云：襚以襘是也。衛湜集說：小斂之衣至大夫士猶小斂也。廬陵胡氏曰：謂君不以衣襚大夫士也，此謂小斂，若大斂則君有襚，士喪禮具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君無襚。君斂悉用已衣，臣有致襚，不得陳用，故曰君無襚。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小斂之衣至大夫士猶小斂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於身，但取其方，故有領在下者。惟祭服尊，故必領在上也。君無襚，謂悉用已衣，不用他人襚送者。大夫士盡用已衣，然後用襚。言祭服，舉尊美者言之也。親戚所襚之衣，雖受之而不以陳列。複衣複衾，衣衾之有綿纊者。祭服無筭，隨所有皆用，無限數也。襘衣襘衾，衣衾之裌者。君衣尚多，故大斂用裌衣衾。大夫士猶用小斂之複衣複衾也。彭氏纂圖註義：大夫小斂畢盡用已祭服，雖有親戚襚衣，受之不即陳，亦不以小斂也。襘，袷也，有表裏而無著，今之裌衣也。餘同前疏。

**袍必有表，不襌，衣必有裳，謂之一稱。**鄭玄注：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是也。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亦為其褻也。陸德明音義：袍步毛反，襌音單，繭古典反，稅吐亂反，纁許云反，袡而廉反，袗之忍反，亦為于偽反。下文則為之同。孔穎達疏：袍必至一稱。正義曰：袍必有表，不襌者，袍是褻衣，必須在上有衣以表之，不使襌露，乃成稱也。注袍褻至褻也。正義曰：引雜記者，證子羔之襲有袍繭，衣上加稅衣為表，乃成稱。引論語者，證衣上加表。死則冬夏並用袍，上並加表。熊氏云：褻衣所用，尊卑不同。士襲而用褻衣，故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皮弁服、褖衣。注衣注云：褖所以表袍者，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斂云：祭服次散衣。次注云：褖衣以下袍繭之屬，是小斂有袍。士喪禮又大斂散衣，是亦有袍。若大夫襲亦有袍，案雜記云：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斂則必用正服，不用褻衣，故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注云：將以斂。敬姜曰：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若公則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褻衣。知者，案雜記云：公襲無袍繭，襲輕尚無，則大小斂無可知也。要義士襲用袍繭，斂用正服，公皆不用袍繭。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唐陸氏曰：衣單複具曰稱。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衣必有裳，謂之一稱。上衣下裳備，始謂之一稱。餘同前疏。陳澔集說：袍必有表，不襌衣必有裳，謂之一稱。袍，衣之有著者，乃褻衣也，必須有禮服以表其外，不可襌露。衣與裳亦不可偏有，如此乃成稱也。黃震日抄：袍必有表，內外相稱；衣必有裳，上下相稱。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鄭玄注：取猶受也。陸德明音義：篋苦協反。

**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鄭玄注：不詘，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也。絺綌紵者，當暑之褻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陸德明音義：詘丘勿反，紵直呂反。孔穎達疏：凡陳至不入。正義曰：陳衣不詘者，謂舒而不卷也。非列采不入者，列采謂五方正氣之采，非列采謂雜色也，不入陳之也。絺綌紵不入者，絺是細葛，綌是麁葛，紵是紵布，此褻衣，故不入陳也。注襲尸至正服。正義曰：如熊氏之意，此謂大夫以下，若公則襲亦不用袍。陳櫟詳解：凡陳衣者實之篋。凡陳衣之時，必實之篋中。升降者自西階。陳衣升降皆自西階。非列采不入。衣無正色者，不入陳之。絺綌紵不入。暑服不入，凉薄者不用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凡陳衣者至絺綌紵不入。陳衣者實之篋，自篋中取而陳之也。取衣，收取襚者所委之衣也。非列采，謂間色雜色也。斂尸者當暑亦用袍，故絺綌與紵布皆不入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鄭玄注：袒者，於事便也。陸德明

音義：僾，婢面反。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鄭玄注：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為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陸德明音義：大胥依注作祝，之六反，下同。胥，樂官。思餘反。孔穎達疏：凡斂至是斂。　正義曰：此一節明斂之所用之人。有袒有襲之法。　凡斂者袒者，凡斂謂執大小斂事也，事多故袒為便也。　遷尸者襲者，謂大斂於地，乃遷尸入棺之屬，事少故襲也。　君之喪者，此明人君斂用人之法。　大胥是斂者，大祝是接神者，故使之執斂事也。是猶執也。衆胥佐之者，衆祝喪祝也。衆祝賤，故副佐於大祝也。　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者，大祝猶君之大祝也。侍猶臨也。君尊，故大祝親執斂。大夫卑，故大祝臨之。　衆胥是斂者，衆祝，周禮喪祝。卑，故親執斂也。庾云：侍者臨檢之也。大夫言侍，則君亦應有侍者，未知何人也。　士之喪，胥為侍者，胥亦喪祝也。士卑，故祝臨之。　士是斂者，士之朋友來助斂也。士喪禮云：士舉遷尸是也。　注胥當至主斂。　正義曰：知胥當為祝者，以胥是樂官，不掌



斂事，故引大祝大喪贊斂，及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并引士喪禮商祝主斂，明諸祝主斂也。故引此文以證之。商祝者，案士喪禮注云：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也。要義：商祝習商禮。見前注。陳櫟詳解：大夫之喪，大胥侍之。侍謂臨檢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今按此一節未詳，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執小斂大斂之事者，其事煩，故必袒以取便。遷尸入棺，則其事易矣，故不袒。君之喪至士是斂。胥讀為祝者，以胥是樂官，不掌喪事也。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凡斂者至士是斂。斂者勞，故袒。遷者舉之而已，故襲。胥，樂官。君尊，故大胥斂。大夫降於君，故衆胥斂。士則朋友助之而已。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鄭玄注：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陸德明音義：紐，女九反。舊而慎反。鄉，許亮反。孔穎達疏：小斂至不紐。　正義曰：此一節明斂衣之法。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者，大斂亦不倒，前已言小斂不倒，此又言小斂者為下諸事出也。　皆左衽者，大斂小斂同然，故云皆也。衽，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鄉左，示不復解也。　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為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為紐也。要義：大夫斂服，左衽不紐。見前注疏。陳櫟詳解：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反生時，右衽解便也。餘同前注疏。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鄭玄注：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妄人褻之。執或為槸。陸德明音義：與音預，注同。槸音執，本亦作執。孔穎達疏：斂者至六人。　正義曰：斂者即謂大祝衆祝之屬也。既斂，是斂竟也。斂竟必皆哭也。所以然者，以其與亡者或有舊，或有恩，今手為執事，專心則增感，故哭也。　士與其執事則斂者，釋前士是斂義也。與執事，謂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也。所以須生經共執事，死乃為斂也。若不經共執事，則褻慝之，故不使斂也。　斂焉則為之壹不食者，生經有恩，今又為之斂，焉之發壹食也。凡斂者六人者，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君子所遇而安，則死亦樂矣，莊子南面王樂是也。故君之喪使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夫愛親，豈有窮哉，故凡斂孝子非之。大胥是焉，檀弓曰：君於大夫將葬及出命，引之言孝子可以義奪也。士商祝主斂，士是之而已。鄭氏謂胥當為祝，誤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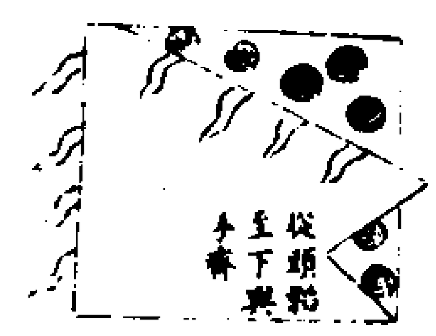
斂者既斂必哭。斂者供斂事之人。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斂者既斂至凡斂者六人。與其執事，謂相助凡役也。舊說謂與此死者平生共執事，則不至褻慝死者，故以之斂，未知是否。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鄭玄注：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帬，韜足上行者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字或為材。陸德明音義：冒，莫報反，下及注同。黼音甫。殺，色戒反，徐所例反，下及注同。裁，才再反，注同。韜本又作弢，吐刀反，下同。孔穎達疏：君錦至冒也。　正義曰：此一經明尊卑冒制。　君錦冒黼殺者，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每輒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質，下者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故云錦冒黼殺也。故鄭注士喪禮云：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綴旁七者，不縫

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故云綴旁七也。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者。尊卑之差也。鄭注士喪禮云。上玄下纁。象天地也。以此推之。士赬殺。則君大夫畫殺爲斧文也。又鄭云象天地則大夫以上無疑有象也。凡冒質長與手齊者。凡謂貴賤冒通名也。言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也。殺三尺者。殺從足韜上。長三尺。自小歛以往用夷衾者。往猶後也。小歛前有冒。故不用夷衾。自小歛後衣多不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也。士喪禮云。幠用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者。裁猶制也。言夷衾所用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也。但不復爲橐及旁綴也。熊氏分質字屬下爲句。其義非也。然始死幠用歛衾。是大歛之衾。自小歛以前覆尸。至小歛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用之小歛。歛訖別制夷衾以覆之。其小歛以前所用大歛之衾者。小歛以後停而不用。至將大歛及陳衣。又更制一衾。主用大歛也。所謂大歛二衾者。其夷不至大歛時所用無文當應總入大歛衣內併歛之也。陳澔詳解士緇冒赬殺綴旁三緇黑赬赤。餘同前 王孫陳澔集說君錦冒黼殺 至 裁猶冒也。夷衾與冒殺之制。皆爲覆冒尸形而作也。餘同前 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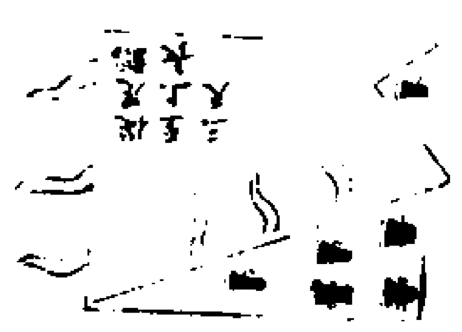


彭氏纂圖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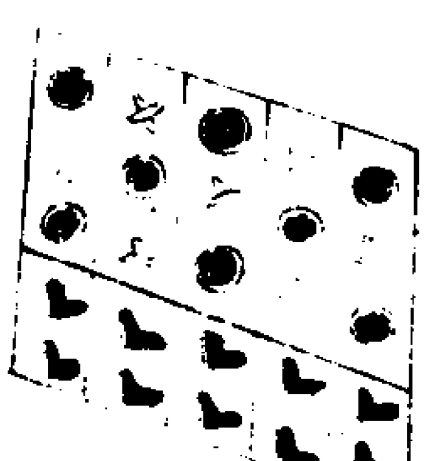
冒質




冒殺



夷衾圖



並依聶氏三禮

○夷衾之制
上用錦下畫
黼衣
長短制度與
冒質殺同但
不爲橐及帶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六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陳潔
國子監生臣傅道立
臣馮構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六十一 十八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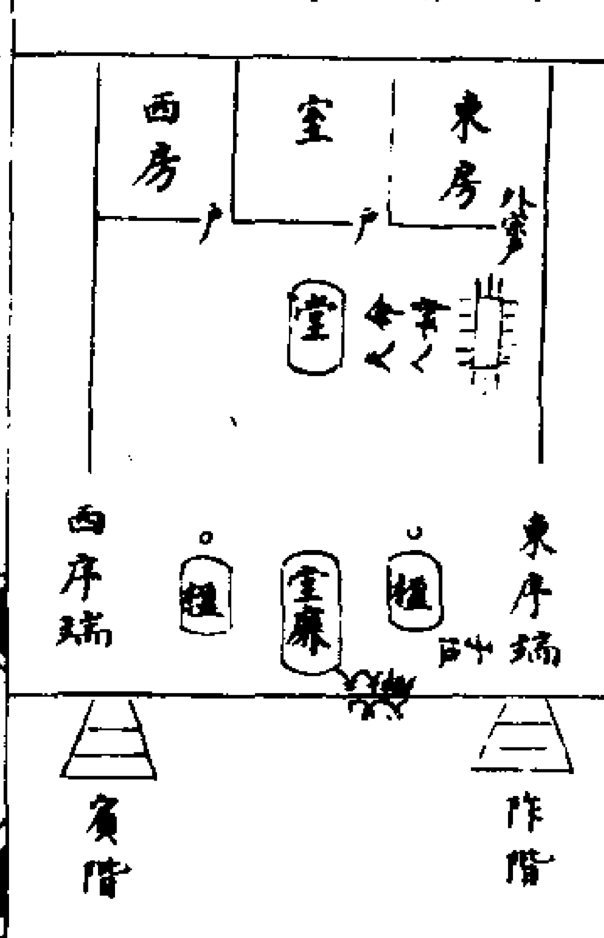
## 喪 喪大記篇三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鄭玄注 子弁絰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絰 陸德明音義 鋪普吳反父音甫數下皆同 孔穎達疏 君將至如之 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大斂時節也子弁絰即位于序端者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頭也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者卿大夫謂群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位既在東序端故群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崇隱義云堂廉即堂上近南霤爲廉也 北面東上者在基上俱北面東頭爲上也子在東尸在阼階故在基者以東爲上也 父兄堂下北面者謂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而鄉北以東爲上也若士則亦在堂下 外宗房中南面者外宗君之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輕故在房中而鄉南也皇氏云當在西房以東爲上也今謂尸在阼夫人命婦在尸西北外宗等當在東房 小臣鋪席者謂下莞上簟敷於阼階上供大斂也士喪禮云布席如初注云亦下莞上簟也鋪於阼階上於堂南北爲少南 商祝鋪絞紟衾衣者商祝亦是周禮喪祝也其鋪絞紟衾衣等致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 士盥于盤上者士亦喪祝之屬也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是將應舉尸故先盥手于盤上也雜記云士盥于盤北是也 士舉遷尸于斂上者斂上即斂處也 卒斂者大斂衣裳畢也宰告者大宰也斂畢大宰告孝子道斂畢也子馮之踊者孝子待得告乃馮尸而起踊 夫人東面亦如之者亦馮尸而踊鄉者夫人命婦俱東鄉於尸西今獨云夫人馮者命婦賤不得馮也馮竟乃斂於棺 注子弁至弁絰

正義曰成服則著喪冠此云弁絰是未成服此雖以大斂爲文其小斂時子亦弁絰君大夫士之子皆然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云弁如爵弁而素者已具於下檀弓疏云大夫之喪子亦弁絰者案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與他殯事尚弁絰明自爲父母弁絰可知其士則素冠故武叔小斂投冠是諸侯大夫與天子士同要義序端堂廉見前疏　陳澔集說弁絰素弁上加環絰未成服故也小臣鋪席絞紟衾鋪于席上士喪祝之屬也斂上即斂處也卒斂宰告太宰告孝子以斂畢也馮之踊者馮尸而起踊也　餘同前疏　黃震日抄商祝祝習商禮者　餘同前疏

彭氏纂圖註義

諸侯大斂位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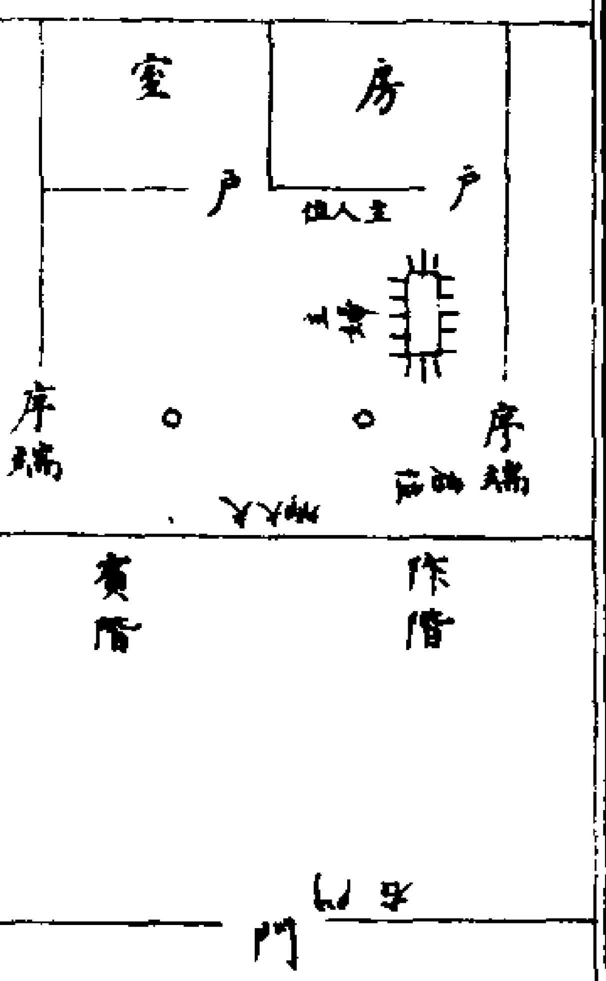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鄭玄注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陸德明音義巫止本或作巫止門外門外衍字耳辟必亦反邪似嗟反　孔穎達疏大夫至馮之　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大斂節也　主人迎者主人適子也聞君至而出門迎君也　先入門右者右門內東邊也適子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而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也士喪禮云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注云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也至止于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茢以辟邪義令主人門悉主人惡之故止至于門外也士喪禮云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巫止祝代其在禮弓疏也　君釋菜者鄭云釋菜禮門神也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故禮門神而入也　祝先入升堂者巫止而祝代入故先於君而入門升自阼階也祝以其事接通鬼神者也　君即位于序端者君隨祝後而升堂即位於東序之端阼階上之東是邊于臨歛處也士喪禮云君升自阼階西鄉　主人房外南面者主人鄉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鄉南供歛視歛也遷尸者鄉鋪絞紟衾衣而君至令列位畢故舉尸于鋪衣上也　宰告者亦告主人道歛畢也　主人降北面于堂下者主人得告歛畢事竟故降西階堂下而鄉北立待君也　君撫之者君臣情重方爲分異故歛竟而君以手撫案尸與之別也主人拜稽顙者主人在堂下鄉北見君撫尸故拜稽顙以禮君之恩　君降者君撫尸畢而下堂也　升主人馮之者君馮之已畢降堂而主人升還馮尸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降皆西階也士喪禮云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



人拜稽顙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　命主婦馮之者君亦又命主婦馮尸也　注至止至斂也　正義曰所以巫止者禮敬主人故不用將巫入對尸柩云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者禮運文也云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者以士喪禮其子不得升今大夫之子將斂之時在房外南面故云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衡湛集說橫渠張氏曰巫祝皆所以接鬼神也巫之接鬼神者不說有鬼神直以至誠感之若有所感感之正則得正感之邪則得邪聖人存之　山陰陸氏曰君釋菜者非脩褻不入諸臣之家　鄭氏曰凡前注孔氏曰也前疏　陳澔集說宰告亦告主人以斂畢也君撫之撫尸也主人拜稽顙謝君之恩禮也升主人馮之君使主人升堂馮尸也命亦君命之

彭氏纂圖註義

大夫大斂位次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鄭玄注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 孔穎達疏士之至夫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士斂之節士喪卑無恩君不視斂故云君不在也 其餘禮猶大夫也者謂鋪衣列位男女之儀事悉如大夫也若有大夫來而君在位則卿大夫位亦在堂廉近西也士喪禮云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案彼意則在主人西也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



斂衾踊斂絞紟踊 鄭玄注目孝子踊節 孔穎達疏鋪絞至紟踊 正義曰此一經明孝子貴賤踊節也 陳櫟詳解此目孝子踊之節鋪於未遷之先先外後內斂於既遷之後先內後外陳澔集說此踊之節也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不在此節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 鄭玄注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 陸德明音義娣大計反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

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 鄭玄注目於其親所馮也馮謂扶持服膺 陸德明音義長丁丈反下同膺於陵反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

妻於昆弟執之 鄭玄注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 陸德明音義奉芳勇反拘音俱一音古侯反

馮尸不當君所 鄭玄注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 陸德明音義處昌慮反

凡馮尸興必踊 鄭玄注悲哀悲哀之至馮尸必坐 孔穎達疏君撫至必踊 正義曰此一節明撫尸及馮尸之節 君撫大夫者大夫貴故自撫之撫內命婦者命婦君之世婦撫內命婦則不撫賤者可知也 大夫撫室老撫姪娣者大夫以室老爲貴臣以姪娣爲貴妾死則爲之服故並撫之也既撫姪娣則賤妾不撫也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者君及大夫雖尊而自主此四人喪故同馮之馮父母撫妻子而并云馮通言耳不馮庶子者賤故不得也 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者士賤故所馮及庶子也 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者庶子若有子則父母亦不馮前所馮之庶子是無子者也然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得馮也 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者凡主人也父母妻子謂尸之父母妻子也父母尊故馮尸在先妻子卑故馮尸在後 君於臣撫之者此以下自恩深淺尊卑馮撫之異也君尊但以手撫案尸心身不服膺也盧云賤者略也父母於子執之者盧云執當心上



衣也 子於父母馮之者謂服膺心上也 婦於舅姑奉之者盧云尊故捧當心上衣也 舅姑於婦撫之者亦手案尸心與君爲臣同也 妻於夫拘之者盧云拘輕於馮重於執也庾云拘者微引心上衣也賀云拘其衣衾領之交也 夫於妻於昆弟執之者爲妻及自爲兄弟但執之盧無別釋而賀云夫於妻執其心上衣也於兄弟亦執心上衣 馮尸不當君所者所猶處也假令君已馮心則餘人馮者不敢當君所馮之處則宜少避之 凡馮尸興必踊者凡者貴賤同然也馮尸竟則起但馮必哀殞故起必踊泄之也 注目於其親所馮也 正義曰目於其親謂死者之親馮尸也父母先謂死者父母妻子後是死者之妻子故云目於其親所馮謂題目所馮之人 注此恩至當心 正義曰馮者爲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卑者則撫執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是兼有尊卑深淺云馮之類必當心者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此下云馮尸不敢當君所明君不撫得當君所也要義馮尸先後見前疏 衛湜集說君撫大夫至凡馮尸興必踊 山陰陸氏曰言執若不能捨也婦於舅姑言奉若舅姑在焉婦人從一拘之若猶有所拘焉 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大夫撫室老家臣之長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

為庶子。為。服眉心上重於撫也。士為父母。妻。長子。尸。子。庶子有子。則父母
不為其后。為庶子之無子者。若庶子自有子可為父。凡則父母不為之。
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君撫大夫。大夫主撫姪娣。　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
之世婦也。大夫內命婦皆貴。故君自撫之。以下則不撫也。室老貴臣。姪娣
貴妾。故大夫撫之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各以女媵之。爲娣姪以從。
大夫內子亦有姪娣。姪者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士皆禮緋無娣媵。
先言姪。若無娣猶先媵。士有娣媵。則大夫有可知矣。　君大夫主妻子後。
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也。尊者先為。卑者後為。　君於臣主
興必踴。　撫之者。當尸之心胷處撫按之也。執之者。執持其衣。為之者。身
俯而為之。奉之者。捧持其衣。拘之者。微牽引其衣。皆於心胷之處。憑尸之
際。哀情切極。故起必為踴以泄之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君撫大夫
主興必踴。　古人質。故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今此禮惟姑婦自
相撫為宜。餘同前疏衛湜集說**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
**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鄭玄注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謂不障。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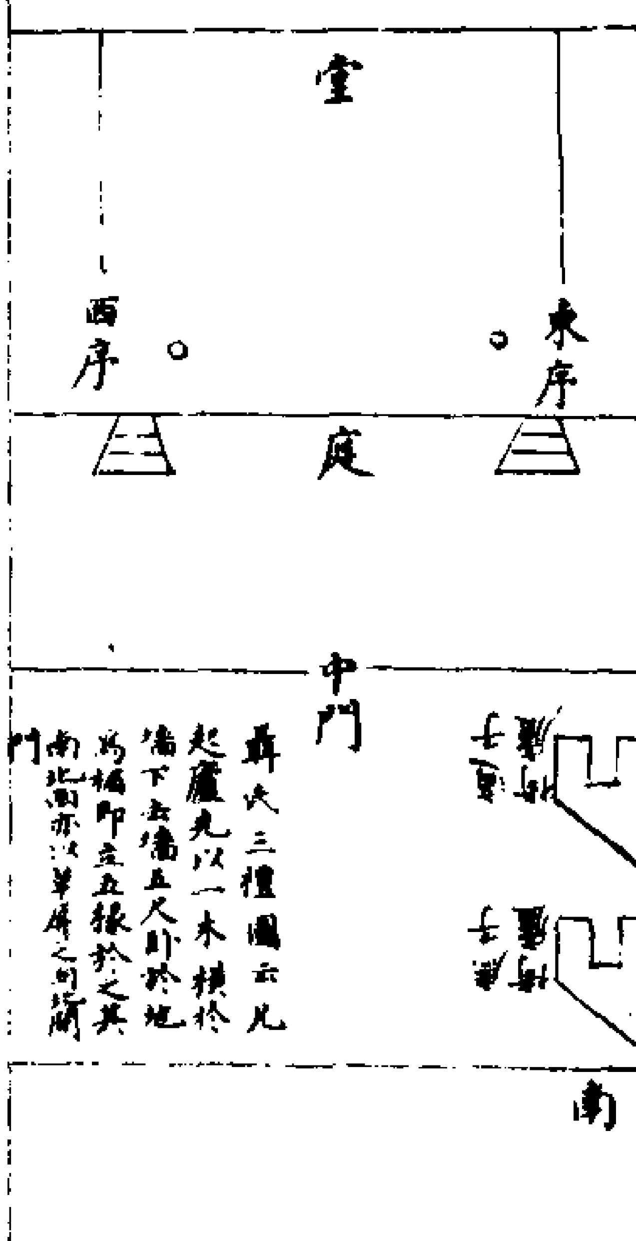


德明音義倚於綺反。苫始占反。枕之鴆反。凷苦內反。襢章善反。注同。露也。
障音章。下同。孔穎達疏父母至襢之。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兄不次於弟。
明君大夫士遭喪斬衰齊衰大功等居廬及堊室至祥禮以衰降殺之節
各依文解之。　此一經論初遭喪君大夫士居廬之禮。　居倚廬者。謂於
中門之外東墻下倚木為廬。故云居倚廬。　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
塗之也。　寢苫枕凷者。謂孝子居於廬中寢臥於苫頭枕於凷。　非喪事
不言者。志在悲哀。若非喪事。口不言說。君為廬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
如宮牆。大夫士襢之者。襢袒也。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案既夕禮注云。倚木
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定本無枕凷字。唯有寢苫二字。要義喪廬式宮
式襢。不塗。見前注疏末中句解父母之喪居倚廬。倚至室而為廬。不塗。不
用塗墍。非喪事不言。居喪無外事也。**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
**皆宮之。**鄭玄注不於顯者。不塗見面。陸德明音義柱張主反。楣音眉。
見賢遍反。孔穎達疏既葬至宮之　正義曰。既葬柱楣者。既
葬情殺。故柱楣。楣梁也。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　不於顯者。言塗廬不
塗廬外顯處。　君大夫士皆宮之者。以大夫士既葬。故得皆宮之。要義既

葬柱楣塗廬皆宮。見前注疏陳澔詳解不於顯者。但不塗廬外顯明人所
而見處也。君大夫士皆宮之。此時君大夫士之廬皆帷障以宮之。餘同
前注疏陳澔集說既葬皆宮之。　柱楣者。先時倚木於牆以為廬。葬後
哀殺。稍舉起其木柱之於楣。以納日光。暴寬容也。又於內用泥以塗之。而
免風寒。不於顯者。不塗廬
外顯處也。皆宮之。不襢也。**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
**為廬。**鄭玄注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陸德明音義適丁
歷反。屬音燭。孔穎達疏凡非至為廬。　正義曰。凡非適子。謂庶子
也。　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者。既非喪主。不欲人所屬目。故於東南角隱
映處為廬。經雖云未葬。其實葬竟亦然也。彭氏纂圖註義苫編草凷土塊
餘同前注疏



倚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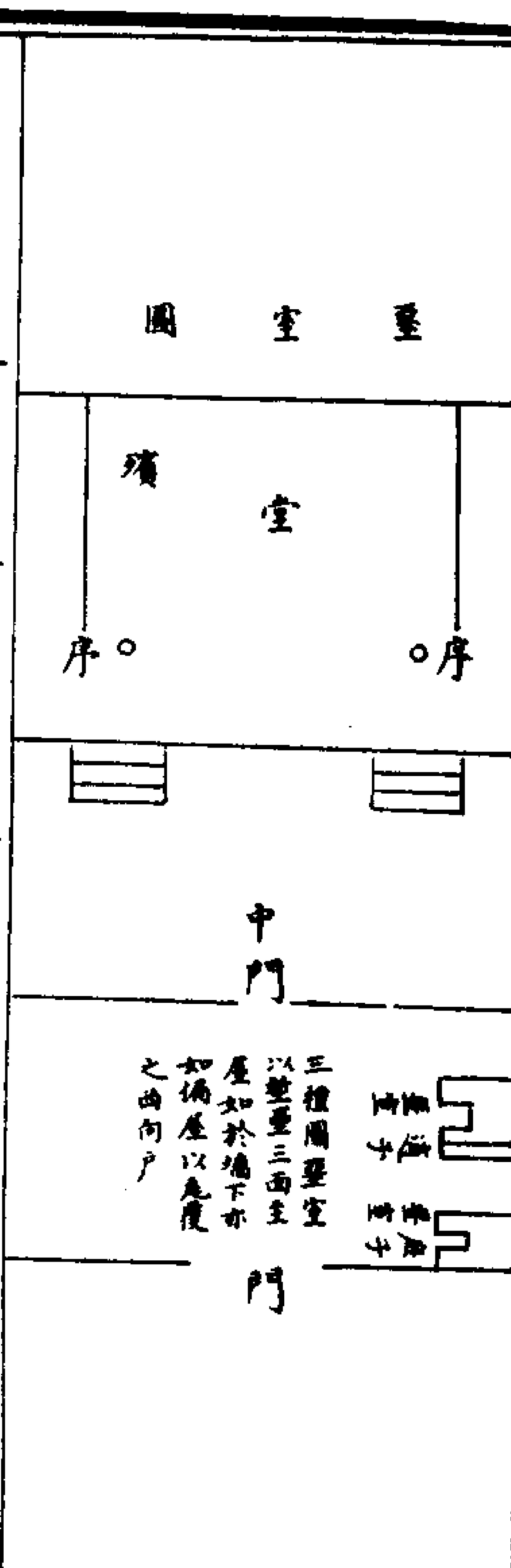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
**不言家事。**鄭玄注此常禮也。孔穎達疏既葬至家事。　正義曰。此一
經明居喪常禮。既葬與人立者。未葬不與人並立。既葬
後可與人並立也。猶不羣耳。　君言王事不言國事者。君諸侯。王天子也。
既可並立。則諸侯可得言於天子之事。而猶不自私言己國事也。　大夫
士言公事不言家事者。公君也。大夫士葬後亦得言君事。而未可言私事
也。注此常禮也。　正義曰。庾氏云。案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

汀此言既葬而與人立侍爲常禮者鄭以下經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
哭而服王事是權禮故以此經不言國事及不言家事大判爲常禮也且
曾子問據無事之時故不羣立不旅行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陳櫟詳
解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言公朝事不言私家事此常禮也餘同前

上缺**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鄭玄注此權禮也弁經帶者變表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陸德
明音義辟音避下注猶辟同孔穎達疏君既至辟也　正義曰此
一經是權禮也若值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禮故從權事此云既葬謂
葬竟未卒哭也　王政入於國者謂王政令之事入於己國也　既卒哭
而服王事者謂身出爲王服金革之事也庾云謂此言君既葬王政使入
國使卒哭乃身服王事前云君言王事謂言荅所訪還而已王政未入於
國也　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者亦權事也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也
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者此謂服國事也弁經帶者弔服也
言卒哭則有弔服今有事不得服己變服而服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
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使也此與君互也此言服弁經則國君亦弁
經國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但君尊不言弁服耳然此云弁經帶
弁經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經明雖弔服而有要經異凡弔也　注此權禮
也　正義曰案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是權
禮也要義既葬若國家有事從權禮見前注疏陳櫟詳解君既葬王政入
於國王事入於己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卒哭後出而從王事大夫至經帶
變衰服而服弔服金革之事無辟也臨戎之事不敢避也弁經金革君服
王事不言以下見上也陳澔集說既葬與人立無辟也　不言國事家事
禮之經也既葬政入以下禮之權也弁經帶謂素弁加環經而帶則仍是
要經也大夫士弁經則國君亦弁經也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内無哭者樂作矣故也**鄭玄注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外無哭者



於門外不哭也内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黝
堊或爲要期禫或皆作道陸德明音義黝於糾反堊烏路反又烏各反注
同禫大感反道音導孔穎達疏既練至故也　正義曰此一經論練及祥
禫之節　不與人居者謂在堊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　君謀國政大夫
士謀家事者此常禮也練後漸輕故得自謀己國家事也　既祥黝堊者
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新塗堊於牆壁令白稍飾故
也　祥而外無哭者祥亦大祥也外中門外即堊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
故中門外不哭也　禫而内無哭者内中門内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故門
内不復哭也　樂作矣故也者二處兩時不哭是並有樂作故也熊義云
練後三日一哭於次次在中門外謂堊室也至大祥則不復於外若有弔
者則入即位哭是外無哭者　注黝堊至哭者　正義曰黝謂治堊室之
地堊謂塗堊室之牆云地謂之黝牆謂之堊者釋宮文云禫踰月而可作
樂者檀弓云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是祥踰月而
可作樂也云樂作無哭者以其樂作故無哭如鄭此注之意以祥踰月作
樂故禫時無哭矣則經云樂作之文但釋禫時無哭之意不釋祥之無哭
皇氏以爲祥之日鼓素琴樂作之文釋二處兩時無哭與鄭注違皇說非
也定本禫踰月作樂祥字作禫字禫之踰月自然從吉樂作可知恐禫字
非也要義鄭注禫踰月而可作樂疏禫字恐非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嚴陵
方氏曰既練君謀國政異乎既葬之不言國事矣大夫士謀家事異乎既
葬之不言家事矣或言政或言事者主在上則曰政屬在下則曰事蓋累
其地使微青塗其牆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若既練所居
之室以堊則以表哀素之心耳非致飾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
解既練居堊室期年而練則居黑壁之堊室不與人居猶不與同居處君
謀國政君可自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大夫士可自謀家事既祥黝堊既
大祥始平治其地令黝黑塗堊牆壁令純白以即吉故致飾以變其凶也
祥而外無哭者祥之後中門外無哭者禫而内無哭者禫禁後門内不復
哭樂作矣故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樂已作不宜以凶干吉也陳澔集說既
練居黝室至樂作矣故也　堊室在中門外練後服漸輕可以謀國政謀
家事也祥大祥也黝治堊室之地令黑堊塗堊室之壁令白皆稍致其飾
也祥後中門外不哭故曰祥而外無哭者禫則門内亦不復哭故曰禫而
内無哭者所以然
者以樂作故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鄭玄注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陸德明音義不復扶又反。**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鄭玄注歸，謂歸夫家也。陸德明音義期音基，下同。為母為並于偽反，下為之賜注為之則為並同。孔穎達疏禫而至而歸。正義曰：此一經明釋禫。鄭言禫時從御婦人於內也。吉祭而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祭吉祭訖而後復寢。若不當四時吉祭，則踰月吉祭乃復寢。故士虞記云：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也，亦不待踰月。故熊氏云：不當四時祭月，則待踰月也。案閒傳既祥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吉祭後不復宿殯宮，復於平常之寢。文雖同，義別，故此注不復宿殯宮也，明大祥後宿殯宮也。杜預以為禫而從御，謂從政御職事。鄭必為御婦人者，下文云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既言不御於內，故知此御是御婦人也。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注云：歸謂歸夫家也。正義曰：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兄弟為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案喪服女子為父母卒哭折笄首，玄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歸不同者，熊氏云：喪服注云卒哭可以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要義婦人父母喪既練歸夫家，一說卒哭可歸。見前注疏。陳櫟詳解吉祭而後寢，禫祭後值吉祭訖，則復還正寢也。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期服居廬以終期年之喪，而不御婦人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乃父在而為母與為妻之喪，其服齊衰期之服者，為然也。若非此二者，則不居廬，終期年也。**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大功服則三月復方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不出外，且質弱故也。**喪父母既練而歸，**婦人喪父母，則奔喪，待既練而後歸夫家。**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於期大功之喪，則既葬後歸夫家。陳澔集說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從御，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杜說近是。蓋復寢，乃復其平時婦人當御之寢耳。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禫祭後值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禫祭不值當吉祭之月，則踰月而吉祭，乃復寢也。孔氏以下文不御於內為證，故從鄭說。又按閒傳言既祥復寢者，謂大祥後復殯宮之寢，與此復寢異。期居廬至既葬而歸。喪父母，謂婦人有父母之喪也。既練而歸，練後乃歸夫家也。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為父後之兄弟，皆期服。九月者，謂本是期服而降在大功者。此皆衰殺，故葬後即歸也。彭氏纂圖註義禫而從御至既葬而歸。從御，凡御琴瑟皆是。齊衰期謂與大功布衰九月皆三月不御於內者，謂義服期，惡殺也。不御於內，皆謂不復寢也。餘同注疏。**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鄭玄注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孔穎達疏公之至而歸。正義曰：此一經明公士大夫有地之君喪其臣歸之節。公之喪者，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為公，故云公之喪。大夫俟練者，此君下之臣，大夫待練而歸。注此公至之臣。正義曰：知此公是公士大夫有地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待卒哭，故知非正君。若正君，案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故知此非正君。云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者，皇氏云：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士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故云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君喪而來服，至小祥而各反，故云歸也。皇氏所解，於文為便，然唯據國中而死，若在采邑，理則不已也。熊氏云：素在君所，謂此家臣為大夫者，素先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謂家臣不在君所，出外食都邑者。今君喪皆在，若大夫士練及卒哭後，素在君所者歸於家，素食都邑者歸於都邑。若如熊氏解，鄭當云素在君所及食都邑之臣，今不云及，其義疑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言俟者，哀之殺早矣。據父母既練而歸，曰既，哀有餘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若國君之喪，大夫則待期而練，士則待卒哭而後歸其家。陳

晧集說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言大夫士為國君喪之禮也此言公者家臣稱有地之大夫為公也有地大夫之喪其大夫與士治其采地者皆來奔喪大夫則俟小祥而反其所治士則待卒哭而反其所治也黃震日抄大夫士守君喪於公所之節 **大夫士**

**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鄭玄注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陸德明音義上時掌反孔穎達疏大夫至而歸 正義曰此一經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為大夫士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大夫士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隱義曰大夫士父母之喪既小祥而歸庶子為大夫士者也適子於喪在殯宮也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者朔月朔望也忌日死日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而歸殯宮也 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者諸父諸兄弟並朞為輕故至卒哭而各歸賀氏云此弟謂適弟則庶兄為之次云至卒哭乃歸也下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要義庶子居喪歸家之節



見前注疏陳澔集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庶子為大夫士而遭父母之喪殯宮在適子家既練各歸其宮至月朔與死之日則往哭于宗子之家謂殯宮也諸父兄弟朞服輕故卒哭即歸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鄭玄注謂不就其殯宮為次而居孔穎達疏父不至於弟 正義曰喪既畢故尊者不居其殯宮次也彭氏纂圖註義次謂就殯宮而為喪次以尊喪卑以長喪幼皆非人道之順故父兄不次於子弟焉餘見前疏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 鄭玄注為之賜謂有恩惠也孔穎達疏君於至斂焉 正義曰此經以下至君退必奠明君於大夫及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而臨主人迎送之節各隨文解之此一經論君於大夫世婦之禮此世婦謂內命婦大斂焉常為之恩賜則小斂而往然則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案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者熊氏云彼謂卿也卿則小斂焉為之賜則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故鄭云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是卿未襲而往案柳莊衛君即弔是弔賢也要義叔弓卒去樂卒事而往見前疏陳櫟詳解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世婦內世婦予臨視其大斂禮之常也為之賜小斂焉予臨視其小斂此乃為之加恩賜也非禮之常也餘同後衛湜集說 **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 鄭玄注於臣之妻略也孔穎達疏於外至君至 正義曰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君至也則知大夫及世婦未加蓋以前君至也陳櫟詳解闕作戶始至於臣之妻略也 **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



**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 鄭玄注殷猶大也朔月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陸德明音義直如字又音值當也先後悉見反下朔豆反一音並如字夾古洽反 **擯者進** 鄭玄注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 **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鄭玄注稱言舉所以來之辭相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陸德明音義相息亮反下相上並同孔穎達疏於士至人踊 正義曰此一經明君賜及夫人於大夫士及妻妾恩賜之差又明君弔士大夫之禮 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諸妻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為之賜大斂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 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者謂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者君於大夫雖視

大斂貳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上同也使人戒之者謂君將往使人豫戒告主人使知之 主人具殷奠之禮者殷大也主人得君之戒舍先備與月朔大奠之禮重君之來故也 俟于門外者君來之時主人待於門外 見馬首先入門右者謂見君馬首先君而入入門右謂門東北面 祝先升自阼階者君愿升自阼階故祝先道君升阼階負墉南面者墉壁也祝先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背負壁而鄉南也君即位于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故君位于阼而西鄉也 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者前後小臣各二人執戈辟邪氣也君升而小臣夾階北面侍君也盧云上言即位于序端謂君臨大夫將大斂時禮未成辟執事故即位于序端此是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禮已成故即位于阼階也 注祝負墉弔之 正義曰直君北者直當也君既在阼階祝立當君北在房戶東而南鄉也云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者顧命云夾階上刃是夾階立也云大夫殯即成服者大夫除死日三日殯與成服同日主人既成服故君錫衰而往弔擯者進擯謂贊於主人禮者擯者始在門東北面今君既升阼則此擯者進於孝子前告孝子使行禮也然喪贊曰相而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無嫌擯道之義故得以擯言之也主人拜稽顙者以君臨



視祝主人于庭中北面拜而稽顙 君稱言者稱舉也君舉其所來之言謂弔辭也舉言既畢當哭踊祝以相君祝先踊君乃踊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 衛湜集說君於大夫士既殯而往 嚴陵方氏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遠為敬故大斂而往者則為禮之常小斂而往者則為之賜也 大夫士主主人踊 橫渠張氏曰殷衆也周禮立其殷謂置衆士也殷奠者以盛此禮報事衆人執物以進所以表其勤也是以殷奠不足則取諸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之是知用人之多也其進之也必人執一物以薦薦有不盡則反之卻來取以再薦之也易言殷薦之上帝亦是衆進之義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 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始往者使人戒之先使人戒報之擯者是擯贊主喪者迎主人前告使行禮 餘同注疏 陳澔集說君於大夫士大斂焉為幸並去聲 君於大夫及內命婦之喪而視其大斂常禮也若為之加恩賜則視其小斂也外命婦乃臣之妻其恩輕故君待其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後至也士雖卑亦宜有恩賜故亦視其大斂 夫人於至殯而往 已上言君夫人視之皆有常禮而為之賜則加禮也 大夫士至主人踊 大夫士之喪君或以他故不及斂者則殯後亦使先使告戒

主人使知之主人具盛饌之奠身自出俟於門外見君車前之馬首入立于門東北面巫本在君之前今巫止不入祝乃代巫先君而入君釋菜以禮門神之時祝先由東階以升負墉南面者在房戶之東背壁而向南也主人拜稽顙者以君之臨喪故於庭中北面拜而稽顙也君稱言者君舉其所來之言謂弔辭也祝相君之禮稱言畢而祝踊故君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也 餘同孔疏 黃震日抄君於大夫主殯而往恩輕者殯而後往恩重者大斂而往異恩者小斂即往為之賜言異恩也 餘同鄭注 彭氏纂圖註義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夫人於世婦與君於世婦同 餘同注疏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鄭玄注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為君之答己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

鄭玄注所以致殷勤也孔穎達疏大夫至往焉 正義曰此一節明君來弔士與大夫其禮不同 大夫則奠可也者君既在阼主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殷奠于殯可也言對人君可為此奠 士則出俟于門外者士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君於門外謂君將去也 命之反奠乃反奠者君使人命反設奠士乃反入設奠也 卒奠者設奠畢也 主人先俟于門外者奠畢主人又先出門待君大夫士同然 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者出去也主人於門外送之而拜也 注迎不至答己 正義曰案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然則喪法孝子拜賓無答拜之理今者君出孝子雖拜君無答理而云拜迎則為君之答己者以尋常禮敬孝子雖拜賓無答理今君來臨臣臣既拜迎尋平禮陽意恐君之答己故不敢拜迎案僖二十四年左傳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有喪拜焉者謂其餘諸侯來弔國喪以其卑主不拜之若宋來弔王用敵禮拜謝之亦是主人拜賓之義也要義孝子拜賓無答拜之理 並見前注疏 陳櫟詳解大夫則奠可也 君弔大夫主人踊畢時君前奠殷奠可也今之反奠乃反設奠也君命之反設奠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三往者所以致君之殷勤也大夫於士則使以兩尊卑之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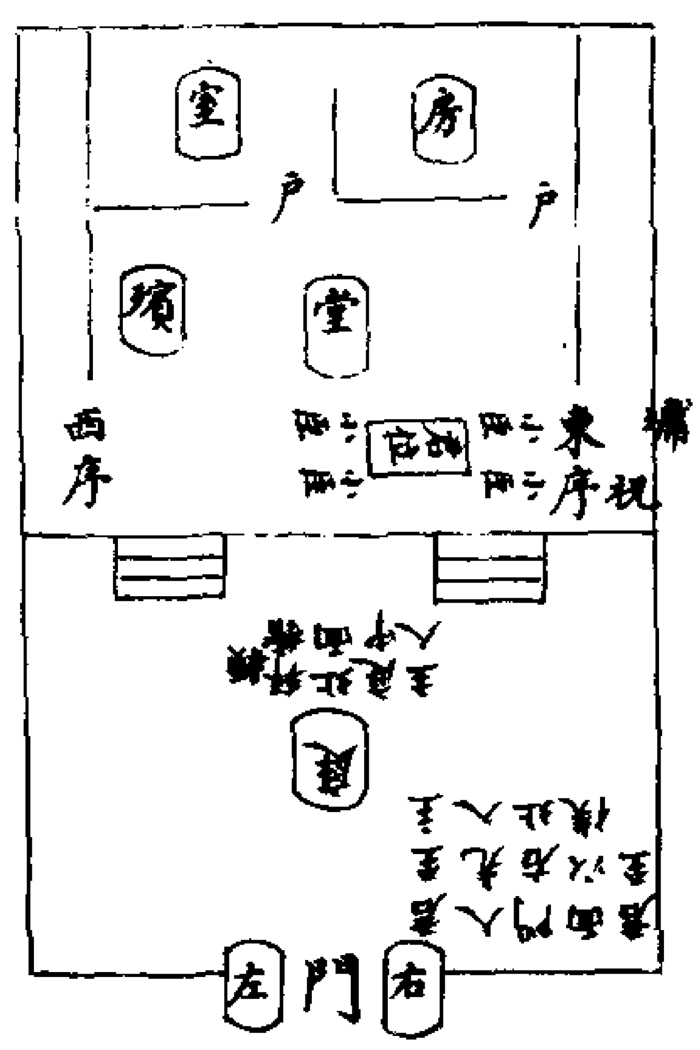
**君弔則復殯服**

鄭玄注復反也反其

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後或爲服。孔穎達疏 君弔至殯服 正義曰：謂臣喪大歛與殯之時，君有故不得來至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復殯服者，復反也。殯服謂殯時未成服之服，主人于時反復此服，新君之事，其服則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注云：爲人君變貶於大歛之前，既啓之後也。陳澔集說：大夫則其主拜稽顙。 君君所臨是大夫喪，則踊畢即拜，此敎其于殯可也。若是士喪，則主人畢不敢留君待其斂，先出俟于門，請君將去也。君使人命其反而奠，乃反奠，奠畢，主人又先俟于門外，君去即拜以送也。奠畢出俟，大夫與士皆然。 君於大夫士復殯服。 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還着殯時未成服之服，蓋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一則不敢謂君之弔後時，又且以君來，故新其禮也。黃震日抄：大夫則奠至復殯服，明君來弔士與大夫禮不同。彭氏纂圖註義：君於大夫疾至在殯壹往焉，以三以壹，則以多少爲隆殺之節。餘同前注疏

永樂大典卷七千四百六十一 十六

君弔大夫士圖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鄭玄注：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爲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視從君也。孔穎達疏 夫人至不拜 正義曰：此一經明夫人弔臣禮。 先入門右者，門亦大門也。謂孝子迎君之妻，禮亦如迎君禮也。 夫人入升堂即位者，亦升作階西鄉，如君也。 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者，主婦臣妻也。旣夫人來弔，故婦人爲主人。當夫人升堂即位時，而主婦從西階而下，拜稽顙於堂下，如男主也。 夫人視世子而踊者，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如視道君也。 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復，主婦拜竟而設其事，如君弔禮者，若士則亦主人先出而聽命反奠之。 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者，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內而拜送之，而不拜迎而拜送之義與君同也。 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者，亦如送君也。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衛湜集說：金華應氏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旣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然蓋弔內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作階，侍夫人猶侍君也。主婦拜稽顙于下，執妻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侍之。世子視祝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迎則送于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至門者，爲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于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休戚，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或撫或踊，其若吾手足之斷折焉。視之如一家，故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士妻位乎西，不翅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人視之，世子視之，其若子弟之失亡焉。然諸婦之至君所，惟喪紀爲然。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侯非問疾弔喪，則不入諸臣之家。夫人之行，必與世子偕，其動也不苟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夫人弔，則主婦爲喪主，故主婦之待夫人，猶主人之待君也。世子，夫人之世子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如視之道君，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送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主人不當拜也。黃震日抄：此大夫士之妻送迎夫人之禮。

永樂大典卷七千四百六十一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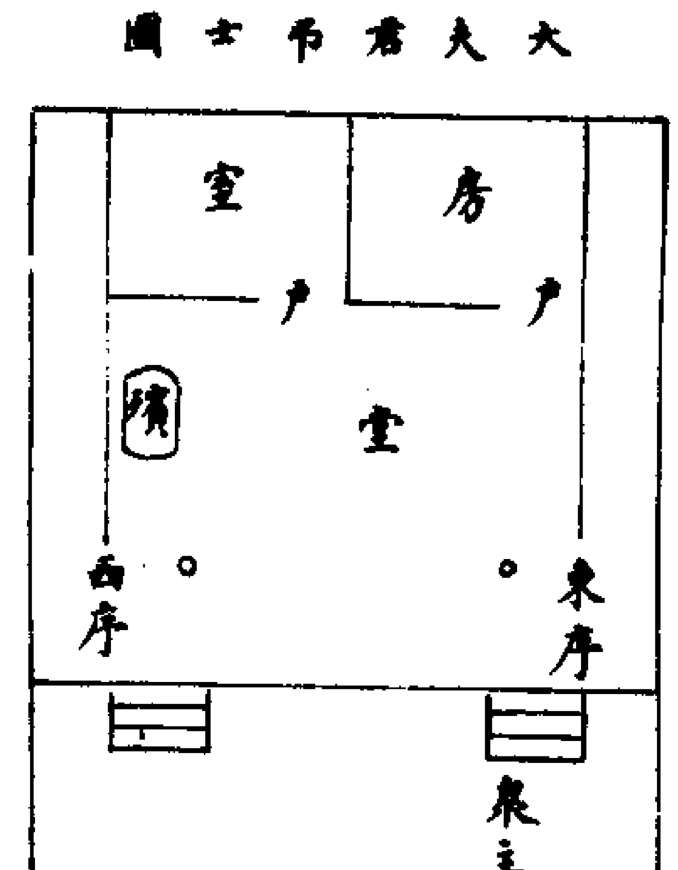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

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鄭玄注入即位於下不升堂而立作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衆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即位於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陸德明音義下。正。戶嫁反。孔穎達疏大夫至而拜。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君之禮。不迎于門外者。厭於正君。謂大夫下臣稱大夫為君。故曰大夫君也。入即位于堂下者。阼階下也。大夫君入殯門。不得升堂。乃即阼階下位而西鄉也。主人北面者。主人適子也。其君既即阼階下位。故適子辟之位。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者。婦人之位在堂。其君既來。故婦人並為位于東房中也。然此言婦人即位房中。非止大夫之君。亦總正君來。禮如此也。又不言大夫之君妻來者。當同夫人禮也。又前君臨大斂云主婦尸西。不言辟者。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既殯。後哀殺。故辟也。亦與前互也。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者。若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其本國之君命。



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之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若或有此諸侯在庭。則此大夫之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諸賓也。所以爾者。喪用尊者拜賓故也。君雖代為主拜賓。而猶不敢同於國君。尊代為主。故以主人陪立君之後也。主人在君後而拜。謂君先拜。主人後拜也。注婦人至二也。正義曰。婦人即位於房中者。東房中。云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者。以婦人合在尸西東面。君來升堂。婦人辟之在房中。今大夫君來。雖不升堂。婦人猶辟之於房中也。然案未大斂之前。君雖來。主婦猶在尸西。其既殯已後。君來。雖不顧婦人之位。今此大夫君云婦人即位房中。明正君既殯而來。婦人亦即位房中也。故云猶辟之云。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者。以經云其君後主人而拜。是君在前。主人在後。是君拜在前。主人拜在後。是主人立與拜皆在君後。不與君同時拜。君既為主。當推君在前。故云主人無二也。陳澔集說。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為君。故曰大夫君也。言此大夫君之弔其臣喪也。主人不迎于門外。此君入而即堂下之位。位在阼階下西向。主人在其位之南而北面也。此大夫君來弔之時。若有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及命婦之命。或鄰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者。此大夫君必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主其禮故也。然此君終不敢如國君尊代為主。必以主人在己後。待此君拜竟。主人復拜也。石梁王氏曰。後主人者。己在前拜。使主人陪後。

大夫君弔士圖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六十一

喪 喪大記篇四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 鄭玄注塗之後雖往不踊也。踊或為哭，或為浴。孔穎達疏君弔至后踊。正義曰君弔唯見尸柩乃踊者，若不見尸柩則不踊。案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殯後有踊者，皇氏云雖殯未塗則得踊，故鄭此注云塗之後雖往不踊也。是既殯未塗得有踊也。陳澔集說前章既殯而君往，是不見尸柩也，乃視祝而踊。此言見尸柩而后踊，似與前文異。舊說殯而未塗則踊，塗後乃不踊，未知是否。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鄭玄注榮君來也。孔穎達疏大夫至必奠。正義曰君不先戒，故臣不得具殷奠。君退必奠者，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而君去後必設奠告殯，以榮君來故也。陳澔集說大夫士主君退必奠，以君之來告於死者，且以為榮也。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鄭玄注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内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陸德明音義屬音燭，後皆同。椑步歷反。重直龍反，下同。兕詞履反。被皮義反，下同。厚戶豆反。杝以支反，又羊支反。差初佳反，徐初宜反。僭子念反。孔穎達疏君大至六寸。正義曰此一節以下至篇末，總論君大夫士等棺槨及飾棺之異，并碑繂之殊，各依文解之。此一經論君大夫士等棺槨厚薄之制。禮，天子之棺四重，故檀弓云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注云所謂椑棺，梓棺二，注云所謂屬與大棺。然則天子四重之棺，都合厚二尺四寸也。若上公棺則去水皮，所餘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若侯伯子男則又去兕皮，但餘三棺為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也。若上大夫則又去椑，所餘屬六寸及大棺八寸為一重，合厚一尺四寸。若下大夫亦有屬四寸及大棺六寸，但寸數減耳。大棺六寸，屬四寸，合厚一尺也。君士則不重，唯大棺六寸也。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者，屬六寸，椑四寸，二者合一尺，就大棺八寸，為一尺八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去椑四寸，所餘二種，合為一尺四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者，各減二寸，合餘一尺也。士棺六寸者，無屬，唯大棺六寸也。注大棺至僭也。正義曰以名大棺，故知在表。云四者皆周者，謂水兕革棺杝棺梓棺等，皆周於尸，唯椁不周。此以内說而出也者，謂檀弓此文從内而說，以次出外，而謂近尸水革，次外有兕革，次外有椑，次外有屬，次外有大棺。云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者，以檀弓云杝棺一，梓棺二，從内出外而言。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椑，是從外鄉內而說，故知大棺及屬當梓棺也，椑當杝棺也。云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者，以天子四，上公三，去其一重，故知革棺不被，但有兕也。云諸侯無革棺再重也者，以此經但云君大棺屬椑，不云革，故知無革棺也。此君謂侯伯子男也。此經上下大夫，但云大棺與屬，無杝椑，是大夫無椑，一重也。經唯云士棺六寸，是士無屬，不重也。案檀弓孔子為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是庶人之棺四寸。云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者，案哀公二年趙簡子與鄭師戰于鐵，簡子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下卿之罰也。案此大夫依禮無椑，趙簡子所云罰始無椑，故知當時大夫常禮用椑，是時僭也。陳澔集說君大棺至棺六寸。君，國君也。大棺最在外，屬在大棺之內，椑又在屬之內，是國君之棺三重也。寸數以厚薄而言。黃震日抄此明君大夫士棺重數厚薄之制。大棺以其包於外，故曰大。屬則連屬於大棺，故曰屬。椑則親身而偪近，故曰椑。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凡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上大夫列國之卿也，二重。士一重。天子則四重，制見檀弓。庶人棺四寸。彭氏纂圖註義大棺棺之在外者，故曰大。屬則視大棺若為之屬。為椑則親尸又卑矣。言大則屬而下為小，言卑則屬而上為尊。以其有大小尊卑，故寸數有多少焉。餘同前疏。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 鄭玄注鐕所以琢著裏。陸德明音義鐕子南反，釘也。琢陟角反，本又作椓。著直略反。孔穎達疏君裏至不綠。正義曰此一經明裏棺之制。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以綠繒貼四角。定本經中綠字皆作琢。琢謂鐕琢朱繒貼著於棺也。用雜金鐕者，鐕，釘也。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綠著棺也。隱義云朱綠皆繒也。雜金

鏤尚書曰貢金三品黄白青色　大夫裹棺用玄緑者四面玄四角緑用牛骨鏤者不用牙金也　士不緑者悉用玄也亦同大夫用牛骨鏤不言從可知也陳澔集說石梁王氏曰用牛骨爲釘不可從餘同前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鄭玄注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陸德明音義要一遥反下同孔穎達疏君蓋至二束　正義曰此一經明衽束之數　君蓋用漆者蓋棺上蓋用漆謂漆其衽合縫處也　三衽三束者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也　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者以漆衽合縫處也大夫士横衽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衽二束也　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者士卑故不漆也言二衽二束者與大夫同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者據君言也若大夫士横唯二束此文是也故鄭注司士云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是也皇氏不見鄭之此注以爲此經大夫士二衽二束者據披從束而言其横皆爲三束其義非也陳澔集說蓋棺之蓋板也用蓋而以漆塗其合縫用衽處也衽束並說見檀弓



**君大夫鬊爪實于緑中士埋之**　鄭玄注緑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内四隅也鬊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囊盛之此緑或爲簍陸德明音義鬊音舜爪側巧反囊乃剛反條音託盛音成簍音口又反孔穎達疏　君大至埋之　正義曰此一節明鬊爪之異　實于緑中者緑即棺角也其死者亂髮及手足之爪實于小囊實于棺角之中士埋之者士賤亦有物盛髮爪而埋之　注緑當爲角　正義曰知緑當爲角者上文緑爲色以飾棺衰非藏物之處以緑與角聲相近經云緑中故讀緑爲角陳澔詳解爪指甲也然以前以陳澔集說爪手足之爪甲也生時積而不棄今死爲小囊盛之而實于棺内之四隅故讀緑爲角四角之處也士則以物盛而埋之耳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鄭玄注欑猶菆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暨及也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士不欑掘地下棺見小要耳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幬或作縳或作埻陸德明音義輴勑倫反欑才官反下同幬音道注同暨其器反注同見賢遍反注同菆才工反本亦作叢叅初金反差初宜反題音啼湊七豆反注徐之榭反下同差寬初賣反又初佳反掘其越反又其勿反縳徒對反又徒卧反又徒猥反埻依字丈允反又丈閏反徐都卧反沈都管反孔穎達疏君殯至帷之　正義曰此一經明尊卑殯之制度　君殯用輴者君諸侯也殯時置棺於輴内　欑至于上者以木欑輴至于棺上畢塗屋者畢盡也此所欑殯之木有似屋形欑之既訖盡塗其屋也　大夫殯以幬者幬覆也謂棺衣覆之也大夫言幬覆則王侯並幬覆也謂棺衣覆之言大夫幬即加斧之類是也　欑置于西序者屋壁西頭壁也大夫不輴又不四面欑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欑之又上不爲屋也　塗不暨于棺者暨及也王侯塗之而欑廣去棺遠大夫亦塗而欑狹去棺近裁使塗不及棺故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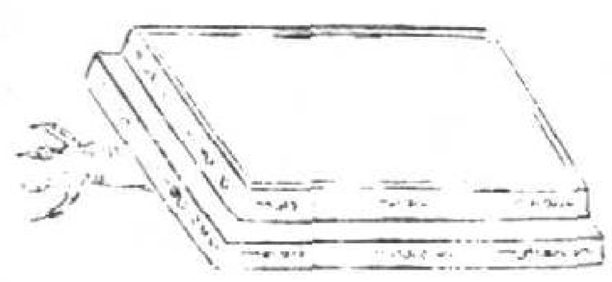
不暨棺也　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者士掘肂見衽其衽之上所出之處亦以木覆上而塗之故謂塗上也士喪禮云乃塗注云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也帷之者帷障也貴賤悉然故朝夕哭乃徹帷也　注欑猶至皆然　正義曰云欑猶菆也者謂菆聚其木周於外也云屋殯上覆如屋者也解經畢塗屋是殯上之覆形似於屋故云如屋云此記參差者謂記此大記之文其事參差若君據天子應得龍輴不得直云殯用輴若君據諸侯不得云欑至于上畢塗屋其文或似天子或似諸侯故云參差云以檀弓參之檀弓云天子之殯取塗龍輴以椁故知天子殯居棺以龍輴又云以椁故知欑木題湊象椁云上四注如屋以覆之者謂上以四注垂而鄉下如似屋簷以覆其上云盡塗之者謂四邊及上皆塗之云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者以檀弓唯云天子龍輴此經直云君殯用輴不云龍是諸侯不當也謂不畫目轅爲龍檀弓唯云天子菆塗龍輴以椁則知諸侯不題湊象椁云其他亦如之者除此龍輴題湊象椁之外其他亦如之其他謂菆木畢塗屋求如天子也必知天子椁四阿者成二年左傳云宋文公卒椁有四阿是僭天子禮但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輴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作階舉棺於輴中輴外以木菆輴之四邊木高於棺乃從上加

綃幠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内也象椁上之四注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其諸侯則居棺以輴亦攢木輴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攢木於塗上不題湊象椁也雖不象椁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爲四注故經云畢塗屋總包君也塗上加席三重云大夫之殯廢輴者案下檀弓云三臣廢輴據殯時也是大夫之殯廢輴云攢中狹小裁取容棺者以經云塗不曁于棺明其狹小卑者既狹則知天子諸侯差寬大矣云士達於天子皆然者謂皆帷之要義凡殯攢之制見前注疏 陳澔集說君諸侯也輴盛柩之車也殯時以柩置輴上攢猶叢也叢木于輴之四面至於棺上畢盡也以泥盡塗之此攢木似屋形故曰畢塗屋也大夫之殯不用輴其棺一面貼西序之壁而攢其三面上不爲屋形但以棺衣覆之幬覆也故言大夫殯以幬攢至于西序也塗不曁于棺者天子諸侯之攢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攢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及于棺而已士殯掘肂以容棺肂即坎也棺在肂中不没其蓋縫用衽處猶在外而可見其衽以上亦用木覆而塗之帷幬也貴賤皆有帷故惟朝夕之哭乃褰舉其帷耳所以帷者鬼神尚幽闇故也此章以檀弓參之制度不同



彭氏纂圖註義

君殯用輴圖



君殯以輴車倫火之厦上有四周畫轅爲龍謂之龍輴諸侯雖不畫龍亦有四周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鄭玄注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 陸德明音義熬五羔反種章勇反下及注同筐音匡腊音昔蚍音毗蜉音浮 孔穎達疏熬君至腊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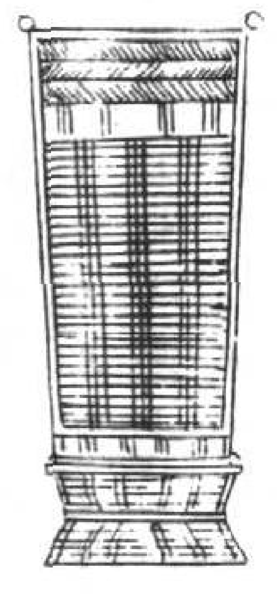
正義曰此一經明熬穀之與熬者謂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 加魚腊焉者魚腊謂乾腊案特牲士腊用兔少牢大夫腊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爲惑蚍蜉 注士喪至左右 正義曰此云士二種四筐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又與此同故引之又引士喪禮云設熬旁一筐者證設熬之處云大夫三種加以粱者以曲禮云歲凶大夫不食粱明豐年常食粱故知大夫加以粱公食大夫禮黍稷稻粱云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者當以士喪四筐設熬旁各一筐則兩旁有兩筐首有一筐足有一筐也云其餘設於左右者兩筐在首足以外皆設於左右旁也 陳澔集說熬以火熓穀令熟也熟則香置之棺旁使蚍蜉聞香而來食免侵尸也四種黍稷稻粱也每種二筐三種黍稷粱二種黍稷也加魚與腊筐同與本闕

石梁王氏曰棺旁用熬穀加魚腊不可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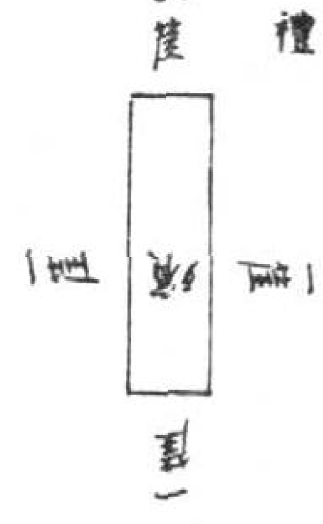
彭氏纂圖註義

熬筐圖



置筐圖

士禮



士四筐置四旁大夫六筐君八筐疏未釋以序差次大夫當兩旁各二筐首足各一筐君當兩旁各三筐足各一筐歟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鄭玄注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僞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爪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緌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蓋五采明注於翣首也陸德明音義黻音弗褚張呂反下同僞依注讀爲帷位悲反齊如字徐才細反翣所甲反戴丁代反下及注同披彼義反徐甫髮反下同緌依注爲緌音蕤耳隹反下同揄音遙注同紐女九反繒側其反壙古晃反惡烏路反衣於既反下衣以皆同以上時掌反下魚上同笭音零縣音玄下皆同搖音遙一音以照反去起呂反車蓋蕤絕句一讀以蕤向



下爪古華反分扶問反又皮莧反又夫云反廣古曠反高古報反又如字長直諒反又如字後斂此從才用反孔穎達疏飾棺至用纁 正義曰此一經明葬時尊卑棺飾 君龍帷者君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爲之王侯皆畫爲龍象人君之德故云龍帷也 三池者諸侯禮也池謂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 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爲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爲雉縣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 黼荒者荒蒙也謂柳車上覆謂鱉甲也緣荒邊爲白黑斧文故云黼荒 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鱉甲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爲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也 黻三列者又畫爲兩已相背爲三行也 素錦褚者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爲屋也葬在路象宮室也故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即褚是也 加僞荒者帷者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 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爲紐連之相著旁各三凡用六紐故云纁紐六也 齊五采者謂鼈甲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 五貝者又連貝爲五



行交絡齊上也 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者翣形似扇以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槨則障柩也凡有六枚二畫爲黼二畫爲黻二畫爲雲氣諸侯六天子八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鄭注縫人云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也 皆戴圭者謂諸侯六翣兩角皆戴圭玉也 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絞雉又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隱義曰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 君纁戴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纁戴謂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也謂之戴者戴值也使棺堅值棺橫束有三亦每一束兩邊輒各屈皮爲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纁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 纁披六者纁謂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 大夫畫帷者不得爲龍畫爲雲氣 二池者不得三故二也庾云兩邊而已賀云前後各一 不振容者謂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故云不振容也其池上揄絞則有也 畫荒者不爲斧而爲雲氣也 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者與君同也 纁紐二玄紐二者不得六故用四以連四旁也不并一色故二

爲纁二爲玄之。齊三采者降黃黑之。三貝者又降二也。黻翣二畫翣二者降兩黼也。皆戴緌者翣角不圭但用五采羽作緌注翣兩角也。魚躍拂池者無絞維而有縣銅魚也。大夫戴前纁後玄者事異故更言大夫也降人君故不並用纁也其數與披同用四也。披亦如之者色及數悉與戴同也。士布帷布荒者士唯及荒皆白布爲之而不畫也一池者惟一池在前也。揄絞者亦畫揄雉於絞在於池上而池下無振容知者大夫既不振容明士亦不振容於池下。纁紐二緇紐二者又降用玄緇也猶用四連四旁。齊三采者與大夫同也。一貝者又降二行但一行絡之耳。畫翣二皆戴緌者又降二黻也池上翣悉緌故云皆也士戴前纁後緇者事異故重言士也戴當棺束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頭二戴緇通兩邊爲四戴舉一邊即兩戴也。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用纁若通兩旁則亦四披也。注飾棺至首也　正義曰以華道路及壙中者以翣入壙中則知餘物堪入壙中者皆入云荒蒙也者以爾雅荒奄俱訓爲奄故荒得爲蒙云皆所以衣柳也者謂木材將此帷荒在外衣覆之故云皆所以衣柳云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者既云黼荒畫荒又云大三列黻三列火黻既爲三列其



處寬多宜在荒之中央則知黼之與畫宜在荒之外畔云僞當爲帷或作于者僞字與帷聲相近又諸本僞字作于者于帷聲又相近因聲相近而遂誤作僞字或作于字故云聲之誤也云紐所以結連帷荒者荒在上帷在旁屬紐以結之與束棺屬披之紐別也故鄭注司士云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是披紐與此異也云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者鄭以漢之制度而知如小車笭者以小車之箱必猶狹長故云如小車笭云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者荒之爪謂荒之材出外若人之指爪而縣此池於荒之爪端其池若宮室之承霤然云語辭也云以銅爲魚縣於池下者亦參漢之制度而知也云揄揄翟也青質五色者爾雅釋鳥文經云揄絞故知畫揄於絞繒也經云振容故知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云行則又魚上拂池者以經云魚躍拂池躍是踊上之名非行不動故知行則魚上拂池引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者此經云不振容雜記云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若屬於池則振容不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云士則去魚者言士同大夫不振容更又去魚故云士則去魚此云士揄絞明大夫亦揄絞但大夫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而皇氏不解鄭之此旨謂大夫不揄絞而有銅魚士無銅魚而有揄絞以爲魚

陰而紋陽犬夫偪君故奪其陽不奪其義一何踈妄之甚云齊象車蓋蕤者凡車蓋四面有垂下蕤今此齊形象此車蓋及蕤謂上象車蓋旁象蓋蕤云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爪分然者言齊形既圓上下縫合雜采豎有限齊如爪內之子以綫爲分限然也皇氏云如虎掌之爪皮外其色有部分若然此注唯據班爪事恐不合耳云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者謂用此戴索連繫棺束之紐與外畔柳材使相當值謂連棺著柳將披一頭以結此戴更每披頭鄉外使人執之備挋車傾動云以木爲筐者謂以木爲翣之筐若門戶四面筐也云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者謂廣方正不圓曲也云緌當爲緌王翣首也者以周禮夏采掌染鳥羽爲夏翟之色故名夏采其職掌復建緌故知緌五采羽注於翣首謂翣之兩角諸侯則戴以圭要義惟荒池柳魚揄齊蕤戴翣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君龍帷畫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今龍在下變於生前纁後玄亦以此黼荒所謂加斧于其上者此類歟黼主義斷黻可否相濟有和焉素錦褚即雜記所謂錦屋諸侯大夫士一也其異者士以葦席爲幹蔽知然者以君大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大夫亦云而士不言從可知也即異應言若大夫不振容士揄絞玄紐二緇紐二之類是也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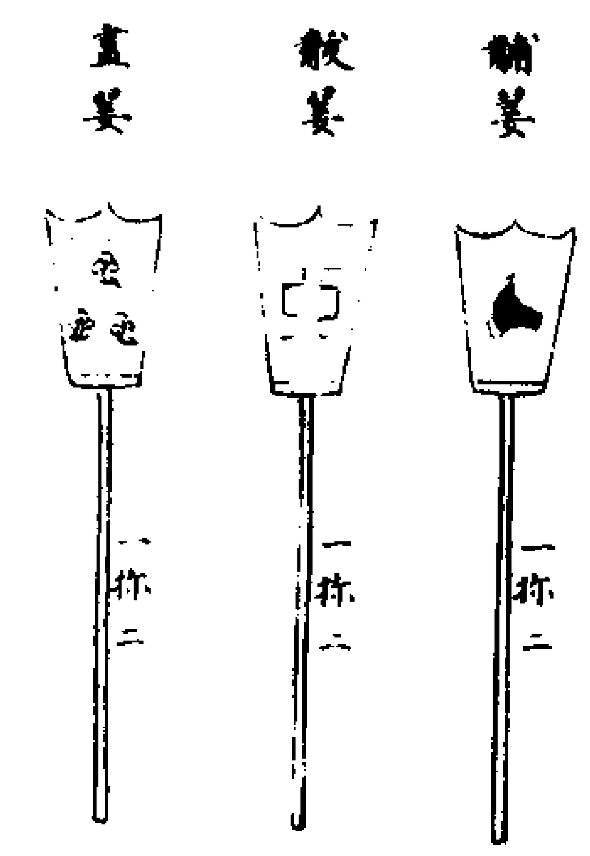


則殯與葬儀蓋無以異鄭氏謂大夫殯輴此言輴非也誤矣加僞荒荒一名僞荒以死爲反真宅則凡所謂物皆僞也僞或作于亦通言加于荒則素錦褚加于僞荒之上大夫不言加僞荒則以上加僞荒知之也纁紐六素錦褚加于荒之紐歟齊五采五貝齊象下精也謂以五采五貝綴象惟之下歟君纁戴六纁披六戴猶所謂紼披猶所謂引引之使行紼之欲止戴之使上披之欲下　使即弁爲無係吝也見理者如是周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以此再言君再言大夫再言士亦如此大夫畫帷布帷不畫畫帷畫以雲氣龍帷加龍焉易曰雲從龍二池不振容振蓋驚也大夫不振容然亦不揄絞非德不足於此者也特驚非大夫之事也雖亦非大夫之事也不言無振容曰不振容不言無揄絞曰不揄絞以此揄絞縛青雉若後世以綵結鸞鳳矣士布帷據此淸廟以爲裳帷亦其幹爾天子八翣皆戴璧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緌戴玉者必戴緌戴緌者不必戴玉緌旒也知然者以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緌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壁翣知之也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大夫畫帷至披亦如之　畫帷畫爲雲氣也二池一云兩邊各一一云前後各一畫荒亦畫爲雲氣也齊三采絳黃黑也皆戴緌者用五采羽作

緌緌翣之兩角也披亦如之謂色及數悉與戴同也　士布帷至二披用纁　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一池在前揄揄翟也　雉類青質五色紋青黃之繒也畫翟於紋繒在池上戴當棺束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二用緇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若通兩邊言之亦四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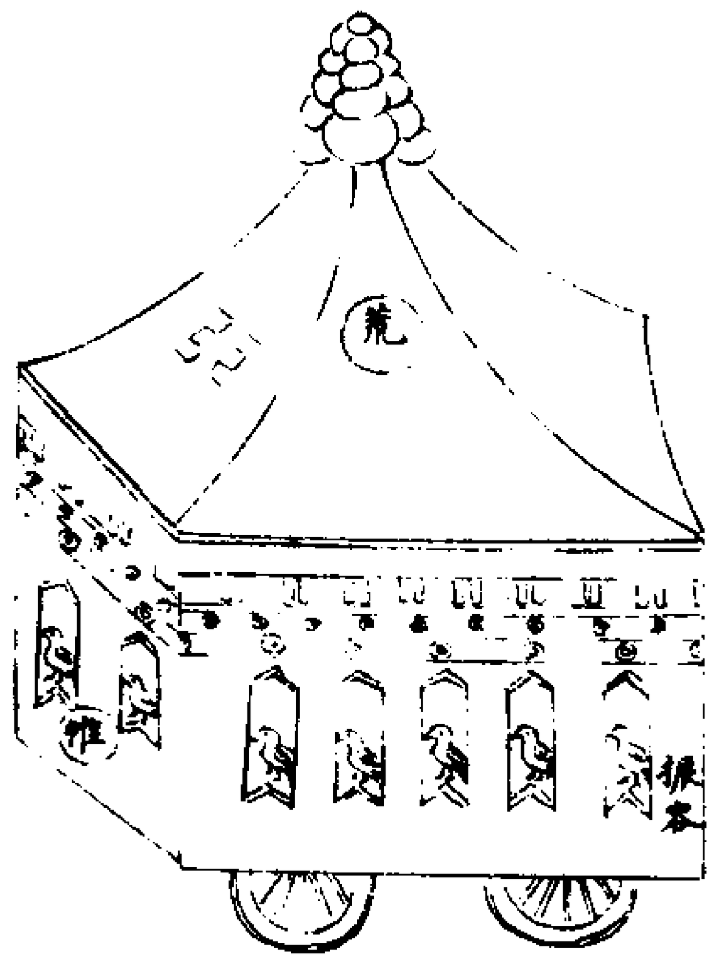
餘同前疏

彭氏纂圖註義






飾車柳車荒帷圖




圖依三禮　據諸侯禮荒邊畫黼文黼文上畫火三列火上畫黻三列此所畫荒上有山雲雉與經文不同或是至尊禮觀者以意詳之士布帷

至二披用纁本疏二披用纁未明若據一邊前後皆用纁則後披與後戴不同色二披用纁或言前兩旁二披餘同前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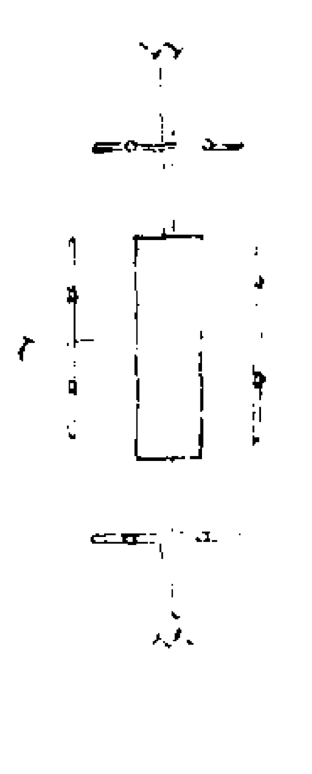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鄭玄注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又誤爲國輇車柩車也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爲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綍或爲率陸德明音義輴依注音輇市專反下同王劫倫反綍音弗碑彼皮反御棺一本作御柩葆音保用國依注亦作輇市專反又如字云一國所用比必利反注團徒丸反引音胤率音律孔穎達疏君葬至功布　正義曰此一經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及碑綍之等君葬用輴者諸侯載柩在路而用輴當用輇車用輴非也　四綍二碑者綍有四條碑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綍四碑　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用匠人執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爲節度也　大夫葬用輴者言輴非亦當爲用輇也　二綍二碑者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綍各穿之也　士葬用國車者國亦當爲輇也二綍無碑者手縣下之　比出宮御棺用功布者比出宮謂柩在宮牆內也功布大功布也士用大功布爲御也大夫用茅自廟至墓士卑御自廟至大門牆內而止出路便否至墓不復御也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　注大夫至無矣　正義曰鄭引大夫廢輴此經云葬用輴與檀弓違故云此言輴非也云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者謂經云君葬用輴大夫葬用輴此二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讀從雜記之文謂君及大夫皆載以輇車明不以輴也必知非輴者以此文云士葬用國車國字與團字相似因誤爲團與輇聲相類輇則蜃車也在路載柩尊卑同用蜃車故知經云輴者非也輴團皆當爲輇云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綍者皇氏云天子諸侯以下載柩車同皆用輇也其尊卑之差異在於棺飾耳則前經棺飾是尊卑異也熊氏云尊卑之差謂此經君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二綍無碑御棺用功布失鄭注意其說非也云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者此一經所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下壙之節既是在塗經當應

云引所云綍與碑者其初時在塗後遂窆葬因在塗連言窆時故云是以連言之至窆時下棺天子則更載以龍輴故遂師注云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是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蜃車載以龍輴以此約之則諸侯殯以輴葬則用輇明矣若大夫唯朝廟用輴殯則不用輴葬時亦無輴也士則殯不用輴朝廟得用軹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軹軸與大夫異禮有損之而益之也云碑桓楹也者下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則天子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爲碑謂之桓楹此經君稱二綍二碑故云桓楹也謂每一碑樹兩楹云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者以士卑故出宮在路無御柩之物喪義輇車國車碑綍羽葆功布　龍輴蜃車軹軸　豐碑桓楹並見前注疏　陳澔集說此章二輴字一國字注皆讀爲輇船音然以檀弓諸侯輴而設幬言之則諸侯殯得用輴豈葬不得用輴乎今讀大夫葬用輴與國字並作船音君葬用輴音春　天子之窆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謂之桓楹碑綍詳見檀弓御棺羽葆並見雜記功布大功之布也輇車雜記作輲字黃震日抄輴即殯時載柩之車也國車者豈士不爲輴車止因常用之車歟餘同前疏　彭氏纂圖註義三禮圖註云葬謂之輴車以其迫地而行則曰蜃車以其無幅則曰輇車開元禮謂之繁甲有似於蜃餘同前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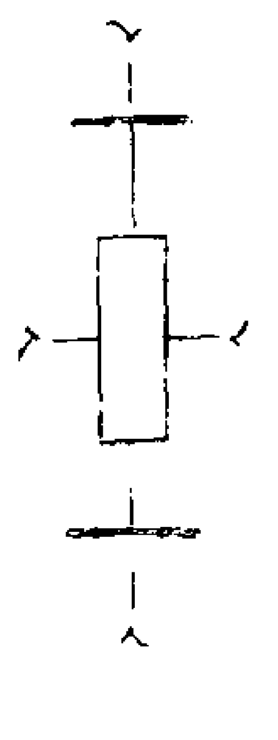


四碑六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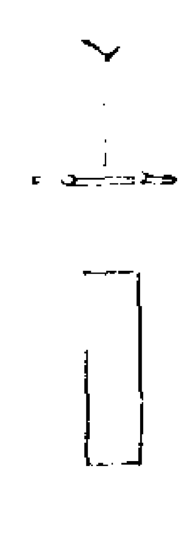
天子禮

四綍二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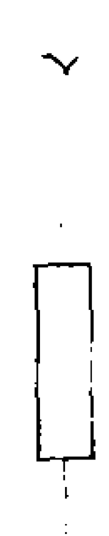
諸侯禮

二綍二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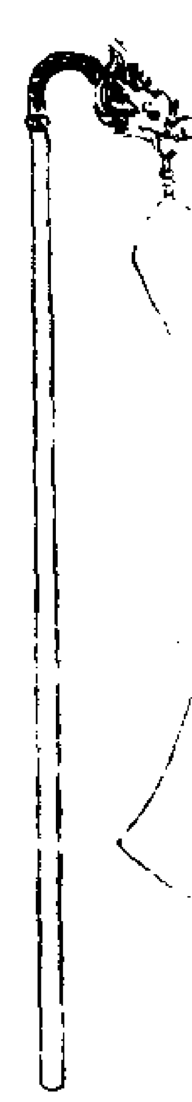


大夫禮

士二綍無碑



士御棺用功布



三禮具圖止此　士御棺用功布

大夫御棺用茅　自可以意推之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鄭玄注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檀弓曰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咸讀爲緘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又擊鼓爲縱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緘而已庶人縣窆不引紼也禮唯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咸或爲椷陸德明音義封依注作窆彼驗反下及注機封同咸依注讀爲緘古咸反毋音無下同譁音華說吐活反輓音晚繞而沼反要一遙反縱子用反下同舍音捨隧音遂延道也椷古咸反一本作緘孔穎達疏凡封至止也　正義曰此一經論尊卑下棺之制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者封當爲窆窆謂下棺下棺之時將綍一頭以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

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　君封以衡者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爲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　大夫士以咸者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綍直繫棺束之緘而下於君也　君命無譁以鼓封者謂君下棺時命令衆人無得讙譁以擊鼓爲窆時縱捨之節每一鼓漸縱綍也　大夫命母哭者大夫卑不得擊鼓直命人使無哭耳　士哭者相止也者士又卑不得施教令直以哭者自相止也　注封周至緘繩　正義曰此封或皆作斂者謂禮記餘本此經中封字皆作斂字者鄭以窆有斂義故引檀弓之文斂般請以機窆故云謂此斂也云然則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者以下棺與斂尸相似故作記之時作本同稱斂故下棺亦以爲斂也云屬紼於柩之緘者至壙說載除飾之後謂解此屬車之綍繫於柩之緘束之繩云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者諸侯四綍二碑前後二紼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餘兩紼於壙之兩旁人輓之而下其天子則下檀弓注云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盧如鄭此注天子綍既有六碑但有四故以前碑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綍前後用四綍其餘兩綍繫於兩旁之碑案下檀弓注云諸侯之綍不云前後重鹿盧則



諸侯之碑前後不重鹿盧也前碑後碑各一紼其餘二紼在旁人持而下棺也經云綍去碑謂前後綍耳其在旁之綍無碑也故前經士二綍無碑也是綍有人持之法不要在碑也案檀弓注云前後重鹿盧唯據天子皇氏云諸侯亦有前後重鹿盧四紼繫於前後二碑旁邊無紼既違鄭注下棺人危其義恐非也云禮唯天子葬有隧者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晉侯請隧王弗許曰王章也是隧爲天子典章諸侯請故知天子有隧也杜元凱注左傳闕地通路曰隧諸侯皆縣柩而下路則輴也故遂師注云至壙說載除飾更復載以龍輴又載以輴入隧道皇氏云棺從而下遂以納明器其說最略也云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者以今人之語證經緘是束棺之物要義棺入坎亦爲斂　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　唯天子葬有隧並見前注疏陳澔集說三封字皆讀爲窆謂下棺也疏曰見前疏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鄭玄注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



重陸德明音義而上時掌反抗苦浪反除戶剛反重直龍反下同孔穎達疏君松至木椁　正義曰此一經明所用椁木不同　君松椁者君諸侯也諸侯用松爲椁材也盧云以松黃腸爲椁庾云黃腸松心也　大夫柏椁者以柏爲椁不用黃腸下天子也　士雜木椁者士又卑不得同君故用雜木也　注椁謂至一重　正義曰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者鄭以椁木長短及厚薄無文故引柏椁以端長六尺明椁材每段長六尺也又庶人厚五寸者欲明椁材每段厚薄廣狹五寸也故云謂端方也端頭也謂材頭之方天子長六尺謂尊者用大材庶人方五寸是卑者用小材云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者天子既六尺而下未知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節級之數庶人自五寸而上未知士及大夫卿與諸侯天子差益之數故云未聞其差所定案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雖有此約又無正文可定云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者以椁繞四旁抗木在上俱在於外故疑厚薄齊等云天子五重以下者據抗木之數言之故禮器天子五重八翣是也每一重縮二在下橫三在上故旣夕注云象天三合地二也



要義君以松黃腸爲椁大夫柏見前疏陳澔集說天子柏椁故諸侯以松大夫同於天子者卑遠不嫌僭也

棺椁之間。

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鄭玄注間可以藏物因以爲節陸德明音義柷昌六反甒音武孔穎達疏棺椁至容甒　正義曰此一經明棺椁之間廣狹所容也　君容柷者柷如漆筩是諸侯棺椁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椁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柏席用萑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是也諸侯棺椁間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柷　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　士容甒者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知君必以柷則與狄人設階同義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柷樂器形如桶壺漏水之器一說壺甒皆盛酒之器此言闊狹之度古者棺外椁內皆有藏器也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鄭玄注裏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孔穎達疏君裏至虞筐　正義曰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者盧氏不錄也陳櫟詳解諸家此一節皆缺文。

黄震日抄陸氏曰喪禮喪其內，虞祭喪其外。吳澄纂言喪大記 此篇是每章各記一事之大節，非是逐句捕記行事之小節，故云大記。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子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此記上是記君大夫士與其正妻死處，不及其次妻。世婦謂大夫之正妻，非言諸侯次婦。以其名稱與諸侯次婦同，故注疏因而言其死處也。天子適后之次稱夫人，故諸侯以天子之次婦為適妻之稱。諸侯適夫人之次，稱世婦，故大夫以諸侯之次婦為適妻之稱，遞降一等也。內子，卿大夫之正妻，未受夫人所命，則未可稱世婦，故但稱內子。內子蓋已命，未命之通稱。世婦亦內子也。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右記初終復凡二節。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于



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 右記哭位迎賓凡二節。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為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笫，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

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右記浴沐含襲凡五節。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按士喪禮記設牀笫當牖下，莞上簟，注云布席戶內，下莞上簟，謂小斂也。大斂云布席如初，始死至大斂用席皆有莞也。大夫辟君上席以蒲，君吉禮則蒲在莞下，疑司几筵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絞一幅為三，不辟者，辟讀如闢闔之闢，蓋小斂之絞，縮一橫三者，曰一曰三，皆以布之全幅為數也。大斂之絞，縮三橫五者，曰三曰五，皆以布之小片為數也。橫絞之五，既是以兩幅之布通身裁闢為六小片，而用其五片矣。縮絞之三，亦是以一幅之布裁闢其兩端為三，但中間當腰處約計三分，其長之一，不剪破爾。其橫縮之絞八片皆狹小，故結束處不用更辟裂之也。若小斂橫縮之絞是全幅之布，則其末須是剪闢為三，方可結束也。但其剪闢處不甚長，非如大斂



之縮絞三分其長之二皆剪闢也。紟五幅者，蓋用布五幅聯合為一，如今單布被。斂衾直鋪，布紟橫鋪。斂時先緊捲布紟以包裹斂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結束畢，然後結束橫絞之五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 鄭皇孔氏義同。熊氏以大夫士為句，雖奇而鑿。且此章每節皆言君與大夫士三者之禮，如熊說，則此節不言君禮，而但言大夫士，禮與前後節立文之例不合。孔氏兩存其義，猶或有疑。胡氏專主其說，則偏矣。君無襚者，謂君之小斂但有己衣，無襚衣。雖有襚衣，不用也。大夫士則先盡用自己之正服，乃襍用它人之襚服。親屬謂小功以下，君大功以上之襚，不待命自即陳於房中。舊用之以襍主人之正服，而斂以下親戚之襚，則須待命喪主但受之，雖用以斂而未必盡用，故不以即陳也。 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陳盛之者示慎重，不輕褻之意。自西階者，主人雖死，視之如生，不敢由主人之階也。 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

之長胥爲侍士是斂。大胥非謂樂官之大胥，據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喪祝之胥也。大祝之胥，爲下大夫；喪祝之胥，爲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雖身親從事，而各以其下之胥服勞。使國之祝，雖非四命之下大夫、三命之上士，等而衰之，其命數大祝當降國卿一等，喪祝當降二等，胥各四人，當亦如王朝之數。國君之斂，大胥四人親斂，衆胥二人佐之，以足六人之數。祝官臨斂，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蓋大祝也。大夫之斂，則大胥二人臨斂，衆胥四人親斂；士之斂，則衆胥二人臨斂，士之友四人自斂。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　上言既斂必哭，蓋通爲大胥、衆胥及士而言。此言壹不食，蓋專爲士之生嘗共事，死又與斂者言，其情厚於大胥、衆胥等也。　凡斂者六人。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右記小斂大斂凡三節。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



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賓出徹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右記小斂凡一節。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貴賤謂君大夫士之禮皆同大斂，當此之節，則孝子必踊也。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

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　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拘、撫、執五者之異。撫在拘執之間。山陰陸氏曰：言執，若不能捨也。言奉，若舅姑在焉。拘之，婦人從一，若猶有所拘焉。　右記大斂凡一節。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



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君弔則復殯服。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　右記弔臨凡一節。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　按定本並是蓋裏棺裏用綠色，無義。疏說分二色，貼四邊，貼四隅，亦無義，且未詳何據。若依定本以綠爲琢，則朱玄句絕，琢字屬下句。士用玄裏棺，與大夫同，但不用釘琢之爲異爾。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按古讀角，盧谷切，與綠同音同聲，故誤用綠字。纂曹口切，與角雖不同聲，而亦同音也。或謂綠即綠貼棺中四角之處，故云綠中。此說似可通，但上文君依定本改綠爲琢，則又不然矣。且當從鄭注爲角。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

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
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
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
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
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
功布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
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棺椁之間君容柷大
夫容壺士容甒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此蓋言君之椁有
物裏之而又有虞筐大夫雖不裏椁而猶有虞筐也士則并虞筐亦無
右記殯葬凡四節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
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
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
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
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
授人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
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




柩則輯杖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　右記喪杖凡一節君之喪子大夫
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
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大夫
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
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
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
飲酒者先飲醴酒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
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上言期之喪者謂不杖期下
言父在為母為妻者謂杖期故不同也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
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
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
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
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酒醴則辭　右記喪食凡一節父
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
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
為廬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

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
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
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此期杖期也故終喪不御於內
與不杖期不同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此期不杖
期也故與大功九月者同皆三月不御於內而已然蓋亦旁親之不杖期爾
若正統之不杖期當與上文杖期者同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
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大夫士父母之
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
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六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書寫監生臣章仲家
圈點監生臣蘇森
臣陳士逵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六　十八陽

**倉** 洪武正韻千剛切。藏穀廩。又姓。古有倉頡。又倉氏。漢文帝時倉官之後。又倉庚鳥名。又倉卒息遽貌。又與蒼同。月令駕倉龍。又見上。許慎說文。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口象倉形。凡倉之屬皆从倉。七剛切。仝奇字倉。徐鍇通釋。穀熟色蒼黃也。口音韋。初陽反。顧野王玉篇。且郎切。倉庚貯也。仝仺並古文倉字。又聰將切。宋重修廣韻。亦官名。齊職儀曰。大倉令。周司徒屬官。有廩人。倉人。則其職也。釋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漢書曰。耿壽昌奏設常平倉。司馬光類篇。又楚亮切。喪也。鄭樵六書略。倉。說文。从食省。从口。會意。郭守正紫雲韻。詩。倉兄塡兮。初亮反。韻不收。韓道昭五音類聚。七郎切。蒼色也。楊桓六書統。清母。倉。穀藏也。以象其圓起之形。足矣。復从亼。从艮省。注其意。以指之。始明口爲倉之形。言其聚良以藏之也。良。粟米也。仝从亼从巨。巨。大也。大亼也。謂穀之多。大亼于此也。仝仺仺。並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又漢有倉氏。庫氏。皆以官爲氏。倪鏜六書類釋。指事。字滲傳義。通作蒼。趙撝謙聲音文字通。倉。青岡切。从倉省。下象倉形。形兼意。借倉猝。匆遽貌。亦借蒼。史記。蒼頡。蒼猝。皆用蒼。仝奇字。但象倉屋形。韻會定正字切清岡清清千倉



篆書 仝 古老子　𡬶 仝 並汗簡　𡭊 古尚書

仝 王維恭黃庭經。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倉 定閣鼎。見楊鉤鍾鼎集韻　倉 仝 徐鉉篆韻　𡭊 高勉齋學書韻

仝 仨 並六書統總

隸書 倉 武梁祠　倉 西狹頌碑　倉 禮殿記。並洪适漢隸分韻　倉 堯廟碑　倉 孔廟銘。並漢隸字源

行書 倉 米芾

草書 仓 草　仓 並章草　仓 史游　仓 王羲之　仓 張錦漢　仓 仓 並鮮于樞

**總叙**

事物紀原。倉所以貯國儲也。商有鉅橋。漢有成皐敖倉。及常平。隋有黎陽。自古亦無名額。通典食貨篇。隋文開皇三年。華州置廣通倉。則倉有名額。此其始也。六帖乃云吳倉春申君所造。名均輸。武王發鉅橋之粟。孔安國以爲紂所積之倉也。鄭康成注周廩人云。藏米曰廩。然則倉廩蓋一事也。孟子曰。瞽瞍使舜完廩。捐階。召康公之美公劉。曰。乃積乃倉。則其始乃見於陶唐之世也。周禮有倉人掌入之藏。禮記月令曰。

季春發倉廩賜貧窮孟冬穿竇窖修囷倉管子倉廩實知禮節不務地利則倉不盈能改齋漫錄倉廩二字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雖其義如此然後世作文者亦未嘗分別而用如廣韻云倉有屋曰廩蓋此意出於邕後也王禎農器圖譜倉廩背蓄積之所古有定制重民倉也次而囷京下而窖竇世所共作俱穀藏去聲類也然又各有切要以從省便凡欲儲貯務倫德者當取為法至於始終出納之用尤不可闕故以嘉量繼之云又曰今國家備儲蓄之所上有氣樓謂之敖房前有簷楹謂之明厦倉為總名蓋其制如此夫農家貯穀之屋雖規模稍下其名亦同皆係累年蓄積所在內外材木露者悉宜灰泥塗飾以辟火灾木又不蠹可為永法書敘指南倉曰倉廥史平準又曰敖廥事屬又曰京事于意又曰倉庤雅藝倉廩實曰京庾流衍左思魏都倉空乏曰倉無見穀粟錢乏曰倉府空卜式

## 神倉

禮記月令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注云天子籍田千畝故曰帝籍之收籍田所收之穀也神倉倉也藏祭祀之穀於神倉重粢盛之委也

## 籍田倉

禮儀志注漢舊儀曰種百穀萬斛為立籍田倉

## 太倉

羅泌路史後紀炎帝神農氏豫若天令正氣節審寒暑以平早晚之期謂人之生太倉為主而太倉穀為主一天下萬物無以易於穀於是揉木為耜撓木為耒踟窮髮跋芃野制畮清畖分龍斷而戒之耕然後六穀穰以供粢盛而給軍國評本紀漢書高帝紀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太倉三輔黃圖太倉蕭何造在長安城外東南文景節儉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漢書武帝之初民給家足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漢會要食貨志西漢武帝之初國家亡事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西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漢書律歷志龠合升斗斛職在太倉掌之水經注洛陽地紀曰大城東有太倉倉下運舡常有千計魏志曰表潰為魏國郎中令及辛太祖為之流涕以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二教以垣下穀千斛與耀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垣下穀者新舊也桐臺志臨彰縣在鎮東南七里魏所置令其窖尚在晉志武帝紀咸寧二年於城東起太倉於東西市起常平倉晉咸和中蘇峻反王師連敗續時太倉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太倉在苑城內亦曰苑倉乾道志趣公考臨廣齊新倉記云蜀記獨稱吳苑倉在苑城內於晉為太倉餘無聞焉此蓋未考也洛陽志河南府太倉在建春門內杜預曰翟泉在太倉西南南北史北齊司農寺掌倉正統太倉隋書百官志隋司農寺統太倉典廩唐會要德宗貞元十四年六月以久旱穀貴人流出太倉粟賑給京畿諸縣九月以歲飢出太倉粟三十萬石出糶十九年十月太倉奏請依六典置太倉令二員丞六員監事十員吏計官驅使官三人典六人府史六人從之　憲宗元和九年四月詔出太倉粟七十萬石開六場糶之并賑貧外縣百姓秋熟徵納便於外縣收貯以防水旱　十二年四月詔出粟二十五萬石分兩街降估出糶　長慶四年勅出太倉陳米三十萬石於兩街出糶北京府志太倉在寅賓南薰二坊設監吏納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名洪武四年二月設置其所屬各州縣倉分設大使副使各一員攢典一名唐李義山集太倉箴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彼懸車東馬為陟高岡此禍胎悠府起自斗量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陂萬頃不廢汪汪火烈人畏不廢剛腸昌若寬猛處于中央衆數之地勿言容易貪夫殉財有死無二御黠馬銜不得不利下或諛我過人之聰是人甘言將欲相聾我或謗我秋毫必睹是人甘言將欲相瞽長如欲戰莫捨強弩長如獲禽莫忘縛虎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審取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為人惑而況乎九門崇崇近在牆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龠合斗斛何以用綱取寒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終日戰栗猶懼或失銜用何利鞭之以清虎用何縛捘之以明弩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心為準槩何憂乎不直不平各敬爾職一廼心力倉中水外人馬不食陶母及魚以之歎息豈無他粟豈無他芻薏苡似珠不可不虞倉中從夫千遷萬遂祭黠為庚難盱為爐應事成象無有定模緣私指使慎勿以呼賓朋姻婭或來燕詰倉中酒醴慎勿以貫海翁忘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是以聖人從微至著不遺忠恕借借貸貸此門先塞須防蒼蠅變白為黑嗚呼孰慮孰圖昔在漢家倉令淳于致少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敢告君子身可殺道不可渝　又地名太倉蘇州志在崑山縣抽分竹木場本處設置元顧世名梅山集太倉道中二首　露氣侵衣月滿舡夢回依約五更天枕間聽得鳴雞大知在誰家村上眠　江煙漢漢暮天昏且把扁舟繫樹根欲問村中沽酒處家家風雨不開門　官名太倉令　見後倉職下

## 醴源倉

經世大典至元二十五年光祿寺屬省部始置醴泉倉掌受香莎蘇門等酒材糯米鄉貢麴藥白麯成麴以供上醞及歲以賜諸王百官者秩從六品置提舉大使

副使各一員。令定置，提舉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此係大都醴
泉倉至元二十五年，始置掌受大都轉輸米麴并醞造車駕臨幸次舍供
億之酒，秩從九品，置大使、直長各一員。
大使一員，直長一員。此係上都醴源倉

# 常平倉

羅泌路史後紀：黃帝桓常審乎
地利，以為常平。注：地官之職，官云為廩者。於是地獻草木，乃建耕種之利。
漢制叢錄：戰國時，李悝為魏文侯言：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
農傷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而
糴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
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
魏國以富強。漢興至宣帝世，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築常平倉，此亦李悝
平糴之遺意也。文獻通考：漢宣帝築常平倉，後漢明帝置常滿倉，晉又曰
常平倉，自此後無聞。梁亦曰常平倉，而不糴糶。陳因之。後魏大和中雖不
名曰常平，亦各令官司糴貯，儉則出糶。隋曰常平倉。唐武德中置常平監
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穡豐羨則增糴而收，轉相長
之。後省監署常平署令一人，掌倉糧管鑰出納糴糶。凡天下倉廩，和糴者
為常平倉，正租為正倉，地子為義倉。事物紀原：宋會要曰：淳化三年六月，



京畿大穰，物價至賤，遣使于京城四門置場增價糴，令造倉貯之，名曰常
平。歲歉減價以糶，用振貧民。景德三年正月，上封者請諸路皆置。宋朝太
子記講義：熙寧四年，罷廣惠倉田。呂中云：為常平本故也。常平所積盡散
而為青苗，不惟常平之法壞，而廣惠倉賑濟之意亦壞矣。蘇東坡萬言書
曰：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
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方之食自足，無
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通鑑長編：范景仁曰：常平倉始於漢之
盛時，賤則貴而斂之，恐傷農也；貴則賤而散之，恐傷民也。最為近古，雖唐
虞之政無以易也。鶴林玉露：廬陵羅氏曰：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
公云：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
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即常
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檢字一本
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也，法當
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真
非耿、李所能為也。製錦：嘗見常平義倉本給鰥寡孤獨疾病不能自存之
人，每歲仲冬合勤里正及丐首括數申縣，縣官當聽點視，以給，蓋防妄冒。

然里正及丐首藉是以求賂，有賂非窮民亦得預，無賂雖窮民不得給。又
振初來永豐時，會歲連饑，仲冬點視丐者給米矣，殆數日，出郊偶見饑甚
而狼狽於道者，俱不得預。始榜示諸鄉，許無時自陳，旬日間男抱幅湊而
來者二百餘人，乃真饑餓鰥寡孤獨疾病不能自存者，始知向以無賂不
得給耳。無由丐首括數而得給者，往往先與丐首約，當給米時則分其半。
疾病孱弱者不能行，履所給或盡為丐首席卷以去，不然，亦衰常例，而丐
者所得無幾矣。夫丐首強壯亡疾病，一家率數人藉食於常平，而又掊掠
如是，其弊可不革哉。要當嚴禁其乞覓不公之弊，遇初冬散榜，令窮民自
陳，庶幾常平不為虛設。為政九要：公侯之職，隨歲豐儉所收分科糧，另置
常平倉，以備凶荒濟貧之本也。二三分收不科，五分收科三分，六分收至
十分，各降一分科米。朱子語錄：因論常平倉曰：某自典二州，知常平之弊如
此，更不敢理會。看南康自有五六萬石，漳州亦六七萬石，盡是浮埃空殼，
如何敢挑動？這一件事，不知做甚麼合殺。某在浙東，嘗奏云：常平倉與省
倉不可相連，須是東西置立，令兩倉相去遠方可。每常官吏檢點省倉，則掛
省倉其號牌子；檢點常平倉，則掛常平倉牌子。只是一箇倉，互相遮瞞。今
所在常平倉都教司法管，此最不是。少間太守要侵支，使一司法如何



敢拗他？通判雖管常平，而其職實管於司法。又所在通判大率避嫌，不敢
與知州爭事，韓文公所謂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且如經總制錢、牙契錢、
倍契錢之類，盡被知州瞞朝廷奪去，更不敢爭。例嶺外代答：常平米斛見
存無幾，所在皆是也。廣右諸郡，唯靜江常平米止支諸司人吏俸米，自餘
諸郡不以軍糧不足借支不還，則以久不賑發腐損耗失。軍糧不足而借
之，所至皆然，非獨廣右。且廣西米斗五十錢，穀賤莫甚焉。夫其賤非誠多
穀也，正以生齒不蕃，倉穀不多耳。田家自給之外，餘悉糶去，曾無久遠之
積。富商以下價糴之，舳艫銜尾運之番禺，以罔市利，名曰穀賤，其實無積
貯。爾州郡久不賑發，一連遇大凶年，米斗僅至二百錢，則人民已有流離
之禍，州縣拱手無策以處之。然則穀賤之果不足恃也如此。若夫以新易
陳，在州郡所得為之事，曰斂曰散，曷不於樂歲廣糴以為之備乎？清波雜
志：常平備凶荒，立法甚嚴，而米斛有以陳易新之條，州郡恃以借兌。先人
任信幕，後守不償前欠，一旦漏底，官吏並逮。鄰州勘鞫，先人亦坐失於催
促，撥遣科公罪，皆不理遺闕。二十年後，因同時坐累該敗秩，為銓曹躐難，
索案至朝廷。時宗袞益國公參大政，從容見語：近見先丈常平伏辯，狀不
曾僉書，何亦被鞫？煇因言：州郡刑獄寃濫，有司以被朝命，雖知不曾着字，

蓋亦行三間豈容不承罪及無辜大率類此退而思之先人尚無恙或陷深文固可雪理於今日矣自昔初除執政例薦所知三兩人建康王元樞初得政首以先人名聞乃自臨安完庫除江東漕司幹官見次一僔屢更使長皆欲發文字力辭之竟終於選調冊府元龜夫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則物有重輕始自列國李悝起平糴之法至于漢世壽昌建常平之制裁之得宜馭之有道雖復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而穀有常價民無飢色其後迫於群議乃從中輟永平之歲遵用舊典市糴益賤廩庾充積既而罷焉晉氏之後南北更王或建置有初或評論靡決名稱之際因革或殊經制之方損益小異託于隋室復有義倉社倉之名唐祚延久條式咸著朱梁五代干戈未息揚榷奏議亦頗及之原其立法之意誠以均節貨幣之高下防虞稼穡之豐歉調盈虛而御國用謹聚散而濟民命管子所謂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其得治財之術哉夫為邦者不可以不務也西漢會要宣帝即位穀石至五錢農民少利時大司農中丞景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蕭望之奏壽昌未足任上不聽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其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帝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食貨志作宣紀五鳳四年設常平倉趙充國傳充國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景中丞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失此二策羌故敢為逆充國傳西漢書酷吏傳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府丞義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為之是曠官也而壽昌安得擅此以為稱乎西漢書食貨志元帝即位天下大水民多餓死人相食諸儒多言可罷常平倉帝從其議食貨志按紀初元五年罷常平倉東漢書劉般傳永平年間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山堂考索永平五年又作常平倉續後漢書杜預傳時匈奴師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杜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藉田建安邊論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上皆納焉冊府元龜晉武帝紀泰始四年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貴以利百姓　咸寧二年起常平倉於東西市宋沈曇慶為右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



不行通志略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稠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蓄積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勤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飢人即以貸給使彊壯轉運以贍老弱未盡施行人賴之矣冊府元龜南齊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武帝欲置常平倉市積為儲六年下詔兼尚書右丞李珪之等參議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南徐州二百萬各於郡所市糴南豫州二百萬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市米胡麻荊州五百萬郢州三百萬皆市絹布米大小豆大胡麻湘州二百萬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西豫州二百五十萬南兗州二百五十萬雍州五百萬皆市絹綿布米南兗州兼大麥大豆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　後魏孝文太和十二年詔群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糶之於民如此民必相力田以買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為患也二十年十二月置常平倉東魏孝靜天平中常調之外逐於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自是之後倉廩之實雖有水旱凶飢之處皆仰開倉以振元元之衆後周太祖初為魏相創制司倉掌辦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開皇三年陝州置常平倉京師置常平監　仁壽二年九月置常平官唐高祖武德元年置常平監五年廢之唐志曰倉部以常平備凶置令丞監事出山堂考索　太宗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詔於洛相幽徐齊并秦蒲等州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五年米三年著于令見會要　高宗永徽六年大兩道路不通京師米價暴貴出倉粟糶之京師東西二里置常平倉舊唐書　顯慶二年十二月三日京西常平倉置常平置官員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詔曰天下諸州今年稍熟穀價全賤或慮傷農常平之法行自往古苟絕欺詐利益寔多宜令諸州加時價三兩錢糴不得抑斂仍交相付領勿許懸欠蠶麥時熟穀米必貴即令減價出糶豆等堪貯熟者亦宜准此以時出入務在利人江嶺淮浙

糾南地皆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其常平所須錢物宜令所司支料奏
聞並委長官專知。改任日遞相付受。且以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若無種儲
之備。必致飢饉之憂。縣令親人。風俗所繫。宜隨當處豐約。勸課百姓。未辦
三載之糧。且貯一年之食。每家別為倉窖。非蠶忙農要之時。勿許破用。仍
委刺史及按察使檢校覺察。不得容其矯妄。舊唐書食貨志。開元七年六
月。勑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荊揚襄夔綿益彭蜀漢劍茂等州。並置
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每糴具本利與正倉
帳同申。天寶閒。天下常平倉糧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唐會要
玄宗開元十年九月十五日。廢河陽柏崖垣縣等倉。十六年十月二日。勑
自今歲普熟。穀價至賤。必恐傷農。加錢收糴。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
飢。公私之閒。或亦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錢及當處物。各於時價上量
加三錢。百姓有糶易者。收糴。事須兩和。不得限數。配糴訖。具所用錢物及
所收糴得物數。具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專勾當。㪷府元龜。開元二十九
年。制曰。本置倉儲。用防水旱。朕每念黎庶。常憂匱乏。承前有遺損之州。皆
待奏報。然始賑給。近年亦分命使臣與州縣相知。蹙置尚慮道路懸遠。往
復淹滯。以此恤人。何救懸絕。自今已後。若有損處。應須賑給。宜令州縣長



官與採訪使。勘會量事給乞奏聞。朕當重遣使臣宣慰按覆。新唐書宇文
融傳。　宇文融下詔以容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權發歛。官司勸
作農社。使貧富相恤。凡農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趁刈穫。唐會要廣德
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第五琦奏。每州置常平倉及庫使司。商量置本錢。隨
當處米物時價。賤則加價收糴。貴則減價糶賣。新唐書韋丹傳。　宙為永
州刺史。州負嶺轉餉艱險。每饑。人輒莩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
乏。冊府元龜。德宗建中元年七月。勑夫常平者。常使穀價如一。大豐不為
之減。大儉不為之加。雖遇災荒。人無菜色。自今已後。忽米價貴時。宜量出
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日量付兩市行人。下價糶貨。　三年九月。戶部
侍郎趙贊上言曰。伏以舊制置儲粟。名曰常平。軍興已來。此事浸廢。因循
未舉。垂三十年。其閒或因凶荒流散。餧死相食者。不可勝紀。古者平準之
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春以奉耕。夏以
奉耘。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者。蓋謂能行輕重之法也。自陛下登
極以來。許京城兩市置常平。官糶鹽米。雖經頻年少雨。米價不復騰貴。此乃
即日明驗。實要推而廣之。當軍興之時。與承平或異。事須兼儲布帛以備
時須。臣今商量。請於兩都。并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

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十萬貫。隨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貯斛㪷疋段絲麻
等。常候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糴。權輕重以利疲人。從之。賀於
是條奏。諸道津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閱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文。天
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以充常平本。時軍用稍廣。常賦不足。所稅
亦隨得而盡。終不能為常平。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制。歲時有豐歉。穀價
有重輕。將備水旱之虞。在權聚歛之術。應天下州府。每年所稅地子數內。
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及義倉。仍各逐穩便收貯。以時糶糴。務在救
人。賑貸所宜。速須聞奏。㪷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六月。中書舍人張
文寶。請復常平倉。　四年九月。左補闕張昭遠。奏功見令秋物價絕賤。百
姓隨地畝組配錢物。名目多般。皆賤糶供輸。極傷農業。既未能減放。則請
加估折納斛㪷。稍便於民。又國朝已來。備凶年之法。州府置常平倉。飢歲
以賑貧民。請於天下最豐熟處。折納斛斗。以倉貯之。依常平法出納。則國
家常有粟。而民不匱也。疏奏不報。　長興元年五月。右司郎中盧導。奏請
置常平義倉。以備凶歲。五代史漢隱帝乾祐二年。太子詹事曹允昇上言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時或水旱為災。虫蝗害稼。既無九年之蓄。寧救
萬姓之飢。天災流行。古今代有。而前代縱逢災歉。免至流亡。蓋以分災恤



民。素有儲備。臣請依古法置常平倉。請於天下京都州府租賦斛斗上。每
斗別納一升。別倉貯積。若凶災之處。出貸貧民。豐年即納本數。庶烝生聚
永洽綏懷。宋會要。太宗淳化三年六月。詔京畿大穰。物價至賤。分遣使於
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以常參官領之。
歲歉減價以糶。用賑貧民。以為永制。　真宗景德三年正月。上封官請於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兩浙。各置常平倉。惟沿邊州郡則不
置。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貫。小州或二三千貫。付司農寺
係帳。三司不問出入。委轉運司。并本州選幕職州縣官清幹者一員專掌
其事。每歲秋夏加錢收糴。遇貴減價出糶。凡收糴比市價量增三五文。出
糶減價亦如之。所減仍不得過本錢。以三年為界。所收錢穀羨利止委本
寺專掌。三司及轉運司不得支撥。事下三司詳定。請如所奏。乃命御史知
雜事王濟。判司農寺。孫崇諫同判。　三月。以都官員外郎喬希顏知開封
府開封縣。太常丞晁諒知開封府浚儀縣。仍兼監常平倉。判司農寺王濟
等所舉也。　四月。司農寺言。諸路州軍當河路通舟船。及雖不當大路河
道。而人戶繁會。可以運粟贍他處者。望並令多糴。其或僻在山險之處。止
約本處主客戶收糴。貴無枉費。應收糴斛㪷之時。官吏敢受行人請求。高

其價直者許人糾告嚴行區斷告者給賞錢百千並從之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分遣使臣出常平倉粟麥於京城四面開八場減價以糶四月詔司農寺京師所糶常平倉粟前詔雖已減價可更斗減五錢五年正月二十六日詔京城常平倉所置七場分糶糧米如聞趨市者衆遂至壅溢其令分為十四以便於民六年十一月三司言司農寺請以開封祥符兩縣常平倉併為在京常平倉其在京及諸路常平倉斛斗若經二年即支作軍糧以新者給還請並如所奏從之八年五月詔常平倉所糶斛斗夏色限至八月終秋色至次年正月終七月判司農寺臧度言諸路州軍常平倉斛斗如於元約數外增糶及一倍已上者其當職官並與理為勞績從之九年十二月詔江南淮南諸州軍穀價稍貴民頗闕食令本路轉運司以常平倉斛斗減價一斗已下零細出糶天禧元年二月一日詔災傷州軍常平倉斛斗減價出糶止以元糶價為準十二月詔在京常平倉合計度斛斗並令三司擘畫或許人中無使擾人二年正月詔諸州常平倉斛斗其不滿萬戶處許糶萬碩萬戶已上不滿二萬戶糶二萬碩二萬戶已上不滿三萬戶糶三萬碩三萬戶已上不滿四萬戶糶四萬碩四萬戶已上糶五萬碩六月三司言勘會司農寺於左藏



庫封樁市糴錢五萬貫自今如有宣旨須索及諸友遣望以其錢充給候諸處納到旋補其數從之四年五月判司農寺張士遜言諸州常平倉斛斗自今每遇出糶望委本州通判每日在倉提舉多方約束以絕姦倖使貧下闕食之人市糴不至艱阻從之八月六日詔益梓利夔州荊湖南北廣南東西路並置常平倉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司農寺言舊制在京并府界縣分及諸州府軍監常平倉如有糴糶即供月帳如無糴糶只供季帳今諸州所供多不如式有煩往復會問欲望自今不以有無糴糶並作季帳供申從之是月都官員外郎劉學羲言自置常平倉以來每年司農寺轉運司遍下諸道州府催糴夏秋斛斗蓋不知外方時價貴賤不同一例行遣其外處官吏今不能平準物價但務多積以為勞效欲望自今遇賤即糴當貴則糶若麥粟兩色可以久積其他並令減數從之景祐元年正月二十五日臣僚上言伏覩滄州糧倉白米數少小豆萬碩甚多饑民就賤多糴小豆欲乞以常平倉白米五萬碩易糧倉小豆出糶詔河北轉運司依奏七月二十五日臣僚上言常平倉所管錢斛乞降敕下司農寺轉運司選差幕職州縣官或京朝官兼監常平倉詔開封府界提點諸路轉運施行九朝紀事本末景祐元年七月天下常平倉置已久領於司農寺至是月壬子始詔諸路轉運使與州長吏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既而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才四十餘萬歲飢不足以救卹願自經畫增為二百萬它無得移用許之樞密直學士杜衍亦嘗建議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計本量委散滯取贏宜究其術若官以法平之則農人有利衆有所濟今豪姓蓄賈乘時賤收而拙業之人旋致罄竭水旱則稽伏而不出須其翔踴以牟厚利而農民貴糴九穀散於穰歲百姓困於凶年雖勤課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蓋常平倉制度不立有名而無實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時其飢熟取賤出貴嚴以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為名而借假者未香象珠欃文藏府庫非衣食之急若州郡闕母錢願斥賣以賜之補助其乏杜衍傳常平議在衍為中丞後今擬出附見衍為中丞乃明年二月也康定元年十二月丙戌詔司農寺以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自景祐末不許移用常平數年間有餘積矣而兵食不足故降是詔慶曆二年八月壬申詔河南府孟鄭滑陳許潁蔡鄧唐隨等州發常平倉粟以賑貧民慶曆四年正月詔陝西穀價翔貴其令轉運司出常平倉米減價以市貧民



九朝紀事本末慶曆四年正月陝西穀價翔貴丁丑詔轉運司出常平倉米賤糶貧民七月先是范仲淹以災異數見請行數事其三曰令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主張不逮逐處提點刑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出常平倉錢本使用致不能及時聚糴每有災沴及遣使安撫饑民委溝壑而倉庫空虛無所賑發使有安撫之名而無救卹之實又國家養民之政本在務農困民之利而利之則朝廷不勞心而民自養臣請選輔臣一員兼領司農寺力主天下常平倉使以時聚糴以防災沴并詔諸路提點刑獄今後得替上殿並先進呈本路常平倉斛斗數目方得別奏公事移任者亦須依此發奏後方得起離仰司農寺常切糾舉及委輔臣等逐定勸農賞罰條約頒行天下七月二十九日詔天下常平倉本備救濟貧民不得別有支借違者以違制論其收積年深者許依舊條兌換毋致損惡八月二日詔令司農寺下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朝臣等今後得替上殿先具本路常平倉斛斗數目進呈移任者準此發奏方得起離本寺糾察之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司農寺言天下常平倉自景德中起置自從承準條約不少乞將降到敕劄參定為一司條貫又可遵行從之六年二月三日中書門下言向以臣僚上言川峽中國初無常平倉自康定二

年。益州路提刑司擘畫創置。訪聞州縣收糴。多為約攔入場。或分配人戶。遂致物價踴貴。人民艱食。遂令司農寺下益梓利三路州軍。罷常平倉。見管錢斛撥係省倉庫帳管。夔州路因亦不置。而司農寺復上言。川峽四路既罷常平倉。萬一川峽水旱阻飢。何以救濟。乞依舊帳管。不得別用。儻飢歉之歲。可備賑貸。詔四路轉運司。如所請施行。 皇祐三年十月十八日。淮南兩浙路體量安撫陳升之等。言災傷州軍。乞出糴常平倉斛㪷。詔逐倉初糴。並當豐年價賤。如依元價出糴。緣置場差官收糴積貯。鋪襯折耗。廢用不少。宜令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荊湖南北等路提刑司。勘會元糴價上。每㪷量添錢十文。至十五文。足出糶。升之復言如添錢。即非恤民之意。乃詔依元糴價出糶。九朝紀事。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詔天下常平倉。其依元糴價糶。以濟貧民。毋得收餘利。以希恩賞。 至和二年三月五日。知益州張方平言。益梓利夔路。賣戶絕莊田價錢。欲乞下四路轉運司。盡撥入提刑司。添糴常平倉斛㪷。令後並令依此。從之。 嘉祐四年七月十日。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與三司共支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糴之。 神宗熙寧元年九月十四日。司農寺言。常平倉之法。最切要。伏見諸路年歲豐凶。斂價貴賤。自來並無關報。乞下府界提點。及諸路提刑司。令後夏秋青黃。管下州縣。供析豐荒的實分數。文狀類聚以聞。降付本寺。所貴糴糶不至失時。從之。 二年二月八日。三司言。天下屯田省莊。皆子孫相承。租佃歲久。兼每畝所出子㪷。比田稅數倍。及戶絕田。已撥入廣惠倉者。並乞不計賣。其餘並納莊田。願買者聽。從之。 九月三日。詔出內藏庫錢百萬緡。分賜河北諸州。增糴常平倉數。 五月。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乞令河北京東淮南路轉運司。施行常平廣惠倉。移那出納及預散之法。委轉運司及提舉官。每州於通判幕職官內。選差一員專管勾。令知通點檢。在州及諸縣錢斛。廣惠倉斛㪷。除依例合支老疾貧窮乞丐人。據數量留外。其餘並令常平倉監官通管。一般轉易。其兩倉見錢。依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㪷價例。召人戶情願請領。又言。令欲將常平廣惠倉見在斛㪷遇貴量減市價出糶。就賤量增市價收糴。其可以計會轉運司用苗稅及係省錢。就便博易者。亦許計會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人戶情願預行支給。令隨稅送納斛㪷。內有願請本色斛㪷。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皆聽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於次料收熟日送納。兼初措置非一。欲量逐路州軍錢物多少。選官一兩員分頭提舉。仍乞於京東淮南



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下諸路施行。並從之。宋續通鑑長編。神宗熙寧三年乙未。條例司言。天下常平倉數。元價貴者。乞令入中省倉。易錢以充青苗支用。從之。 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又言。乞體量鄜延環慶涇原三路斛㪷價高之處。權住收糴常平斛斗。其已糴下者。充軍糧。所有封樁在京。鹽院見錢三十萬貫。即令轉運司及管勾常平倉官。充便到本州軍。 二十四日。又言。昨乞賣諸路見管廣惠倉田。為河北河東京東陝西四路常平糴本。尋準詔。諸路熙寧元年以前見管斛㪷。並令變轉見錢金銀紬絹。充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糴本。緣已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官。若悉令變轉移之三路。則諸路卻闕斛㪷。恐不為便。詔淮南等路前詔更不施行。所積斛㪷。並只留本處。能改齋漫錄。神宗熙寧二年。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常平廣惠倉。相度農田水利差役利害。官二員。以朝官為之。管幹一員。以京官為之。路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 三年正月。又言。訪聞河北河東陝西州軍。少闕省錢。多不坐倉收糴。欲乞三路。如闕見錢。許提舉常平倉司坐倉收糴。以備俵散。如合留充軍糧。即卻令撥充和糴。或入中。從之。 二十三日。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為農種之時。惠䘏貧乏。元令取人戶情願。今慮諸處當職官吏。不體朝廷本意。不問民間願與不願。輒行追呼。或即均配。騷為擾擾。令仰諸路提點刑獄臣僚體量覺察。如違。即一面禁止。具官吏姓名以聞。當議重行朝典。如敢阻抑人戶情願請領。亦依此施行。 三月。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奉旨以臣僚累言。常平新法不便。蓋未喻朝廷之意。令本司明諭中外。凡令所患。盡是州縣官吏施慢。因緣為姦。不可歸於法。請委按察官謹繩官吏。而朝廷嚴督按察官而已。今具畫一言者。謂國家無所利於人。令河北乃取息三分。周禮民之貸者取息有至於二十而五。今如俵青苗價錢。但約熟時酌中物價。若熟時物貴。即許量裁市價納錢。然則未定合納實數。故約束河北不得過三分。京西陝西等路不過二分而已。所以防還納時價貴。恐虧損百姓。爾就諸路惟河北最多。尚不過三分。又非定取。若物價低平。即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或只取一二分。時多少相補。比於周官已不為多。況近令若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二分。且周禮國事財用取具於泉府之官。振貸之息。今則不領於三司。專以振民之絕。言者謂上三等戶及城郭有物力家。素患兼并。令又許貸借。況河北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則終不免為富戶代陪。又提舉官峻責州縣。如人戶不願請。即結罪申報。若遣官曉諭。卻人戶願請。即別作行遣。官吏懼此。亦

因有貧戶浮浪願請之人或須行散配本司案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
力戶內亦有闕乏之時就人取債豈皆是兼幷家今貸貧民有餘則以俵
之免就私家取倍息乃是抑兼幷意河北每保須要上三等者蓋關防浮
浪之輩若官吏抑勒州縣自違元法況今年開封諸縣甚有上三等願請
以近驗遠事理可知如提舉官約束州縣正防避事壞法之人或急於功
利諷州縣抑配與人即諸路各有安撫轉運提刑委任皆在其上若有官
吏或挾新法或曲徇提舉官意抑勒百姓首言者謂百姓有本戶稅賦及
買絹紬又生出一重則愈不易本司被遞路承例科斂名目誠多然當闕
乏之時不免私家舉債常出倍息此貧者愈困也今貸與常平本錢通濟其
艱急又令約熟時中價例納斛㪷至於時物價貴乃納見錢比元本不得
過二分即是免出倍息於兼幷之家何至不易言者謂但躬行節儉撙節
浮費則國用足何必四出興利之臣以疑遠近今案先王之政未嘗不以
食貨為始張官置吏大抵多為農事也近世以來農尤困苦朝廷但有條
役加之而無歲時補助之法自京畿陂防溝洫多有不治都城側近至棄
數百里為汙萊骨肉流離失業況四方遐僻從可推知一方水旱則餓死
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歲河北一路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
然未有補於流亡也或不免就人擡借錢物以至典質田產以供暴令此
亦可謂國用乏矣至於差役困苦尤使失職令置此官正為憂此即非朘
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為興利之臣而致疑也言者謂今常平千
餘萬緡散在民間將須不逐常平舊法自合古制而無失陷之弊今新法
兼存舊法但以舊法儲蓄抑兼幷振貧弱之方未備又無專領官司致糴
糴之時百端姦弊貴價糴入經數十年後出糶不行無補振救故須約周
禮賒貸增立新法專置一司即非違舊制也言者謂新法不當示之條約
明言利息本司案周官貸民明言以國服為息聖人於天下取之有道非
以為私於理何嫌而不可明示條約言者謂坊郭人戶既無青苗不可貸
借本司案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今散農民有餘仍不許坊郭貸借
是令常平有滯積餘藏而坊郭之人獨不被賑救乏絕之惠也周禮貸民
之法即無都邑鄙野之限今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即非專用陝西俵
俵青苗條貫也　先是御史中丞呂公著翰林學士司馬光諫官孫覺李
常御史張戩程顥等皆言常平新法不便或謂且召　大名府韓琦乞罷
諸路提舉官上以琦等所奏付制置司令申明法意布諭諸路也　五月
四日詔莫霸保雄安肅廣信順安信安乾寧保定軍為係極邊沿塘泊及



西山軍人戶苦無田疇可罷支散青苗錢　十八日詔令後諸路常平廣
惠倉出俵青苗錢委轉運府界提點提舉每年相度留錢斛準備非時賑
濟出糶外更不限定時月只作一料支俵或卻作兩料送納以便本處人
情如願分作兩料請者亦聽　七月二十八日賜京東預買紬絹斥所得
息錢五十萬貫與本路常平倉　九月一日同判司農寺呂惠卿言淳化
中都下初置常平倉賤糴貴糶至景德中差開封府浚儀知縣監倉事祥
符六年始以兩縣常平倉併為在京常平其斛㪷經二年即支充軍糧貿
易新好充見在數其法實為利民而其後糴糶之政久不行文字本末隨
亦廢墜今常平有封樁米至五十二萬碩但寄積在京倉界唯據逐界每
月具見數申寺而朝廷初無發斂之政甚可惜也欲乞遇價貴即出之賤
即以其錢糴之如淳化中故事於是中書請以司農見樁管米指射新好
者貿易仍與開封府界斛㪷通融支用從之　十月七日京東路提舉常
平廣惠倉司言本路州軍例少見錢支俵青苗轉運司有熙寧元年朝廷
借賜納絹收買軍糧除已還外餘錢一十四萬貫欲乞借支用候三年內
依數還內藏庫從之　十一月十九日河北路提舉河北常平廣惠倉司
言大名府等處州軍今秋漸熟人戶不易乞依舊條作兩料支散青苗錢
及許令災傷州軍欲行支俵詔從所請仍令諸路所散青苗錢料次令後
令提舉官體量施行　二十四日詔諸路給青苗錢斛官司諸色公人取
受人戶錢物雖已依欵掠乞取差點人夫錢物條約應未禀擅令後應諸
色公人因給納常平倉等錢斛取受杖罪送隣州編管徒罪以上刺配本
州牢城並許諸色人陳告杖罪支賞錢五十千徒罪一百千先以官錢給
賞俟以犯事及干係人家財充或無可送納官吏保明除破　四年正月
六日詔出賣天下廣惠倉見管田仍令府界及諸路具年終所賣錢申司
農寺為三路幷京東常平倉本錢其合賑濟即以廣惠常平等倉所貯粟
麥給之　二月八日詔內藏庫借錢六十萬貫付淮南江東均給兩路為
常平倉糴本其錢令淮南發運司將合撥河東陝西折斛錢充還　六月
十二日河北提點刑獄王廣廉言乞將廣惠倉錢斛入常平倉從之　十
月十六日賜絹七十萬匹為陝西常平糴本仍許自京召入供抵當賒買
於本路送納見錢　十一月二十八日司農寺言乞將諸路出賣到戶絕田
土錢從本司移助諸路常平糴本從之　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詔三司借
上供糧十萬碩與淮南西路提舉常平司準備出糶或借支用 時通鑑長
編神宗熙寧七年司農寺請下廣西安撫司依湮康等五路置常平倉從

之。九年正月九日。詔司農寺。自今兩經倚閣常平錢人戶。更不得支借錢
斛。八月六日。詔陝西等五路提舉常平倉司。具降指揮。令諸常平。存留一
半錢。遇斛斗價賤。許趁時收糴。從至今夏。糴到是何斛斗。及實數目以聞。
十二月三日。詔開封府界。諸縣人戶。見欠今年秋料常平錢斛。并緩急錢
米。除官戶外。並與展限。至來年隨秋料送納。　十二月。詔中書門下諸路
提舉管勾常平倉官。自來未有明降着令。畫一職守。致轄下官司。不知適
從。凡有舉動。輒與轉運司一例申禀。提舉司亦多不問。是與不是本管職
事。便為行遣。或有聞奏朝廷者。上下煩勞。弊害頗甚。宜參詳前後指揮聞
奏。　十年二月十五日。詔諸路熙寧十年合散常平錢斛。並勘會州縣內
有數少支散不足去處。於隣近州縣有餘處借支。却令元散州縣認數催
納。即不得令人戶隔遠州縣請納。有妨農作。其鄉民有因災傷全戶逃移
者。名下舊欠常平錢斛。候歸業日。從提舉司相度料次送納。　三月二十
七日。提舉兩浙路常平倉司。言本路累年災傷。死損人口至多。見存人戶
少欠官中錢物。尚送納不辦。又為攤填逃絕戶名下請過錢物。顯見難為
送納。所有攤填熙寧九年以前逃絕戶請過青苗錢斛。乞候送納本戶數
足。向去豐熟日。理納外。更有全甲人戶死絕。除依條將本家財產填納外。



如目下尚有少欠。一甲內死絕數多。只有一兩戶見在。貧闕難為攤納者。
更乞別立條法。從之。　元豐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詔司農寺。應常平留一
半錢穀。糴糶數。歲終類聚。春季點檢。仍開逐路以聞。　閏正月十三日。詔
河北路以常平米賑貸饑民。　二月四日。京東東路體量安撫黃廉言。西
路及徐州淮陽軍良田百餘萬頃被水。若退遲。麥種不入。秋田失期。乞於
淮南路沿流豐熟州縣。借常平錢十萬緡和糴。或於去年折納糧內借十
萬碩。依元折價計數。為所借錢。水運赴京東。以備賑糶。聽司農寺移用。詔
京東淮南東路提舉官。於界首會議以聞。　四月十九日。詔開發田興水
利。建立隄防。修貼圩埠之類。民力不能給役者。聽受利民戶具應用之類。
貸常平錢穀。限二年兩料輸足。歲出息一分。　二十二日。詔麟府豐州見
欠熙寧七年至九年振貸米。人戶不以等第。與展限分秋夏納。　五月十
七日。詔常平錢穀願以穀及金帛。準市直中價。計二分息。折納者聽。　七
月八日。環慶路經略司乞以本司及常平錢帛。乘秋成廣糴。如將來別無
支用。即依糴價兌與轉運司。從之。　九月十四日。詔諸路提舉司與轉運
司兌換糧。並以錢物對交撥。諸官戶欠常平錢物。第四等以上。雖經災傷。
毋得展限依閣。　二年二月六日。詔河北東路提舉司借常平錢四萬緡。

分給大名府澶州糴軍糧。　四月十二日。詔河北東路提舉常平倉司。依
散■滄州饑民食至五月上。　九月二十四日。詔以永興路常平倉穀十
九萬碩。給鄜延路九將守禦之用。餘令轉運司以漸計置。　以鄜延路言
歲計軍食一十七萬餘碩。而常平無餘故也。　十月六日。權發遣司農寺
都丞吳雍言。淮浙連歲豐稔。穀賤。乞借逐路積剩免役坊場錢。就並河州
縣鎮增價糴秔米。常與別司倉儲兌換。如後去價稍高。兌充上供。下司農
寺。請如雍議。先以常平所留之半。并散不盡錢充糴本。次以坊場免役餘
錢。坊場錢留半。免役錢留二年。從之。　三年四月四日。真定府路走馬承
受黃譓言。本路差禁軍採泥城沽草。有妨教閱。及踩民田。詔市以常平倉
頭子錢。　六月十三日。詔司農寺於永興軍等路給常平倉穀十八萬碩。
充環慶路將下守禦。及緩急漢蕃弓箭手闕乏借貸。　八月九日。賜常平
米二萬碩。坊場錢三萬緡。付梓州路轉運司。應副夷事。　二十七日。詔令
於近便州縣。以常平司錢留三萬貫。米五萬碩。以待瀘南夷事支費。　同
日。詔開封府界諸路提舉司。於要會州縣指占空閑地。或空營。蓋造常平
倉。　同日。權發遣司農寺都丞吳雍言。淮浙連歲豐稔。嘗乞存留揚州
轉般倉充浙淮常平都倉。欲乞委提舉司辟官一員專主管。每年廣謀收



糴。除年計外。常積萬碩。及受納兩浙轉般糧斛。與發運司上供額斛斗兌
換。從之。　十二月二日。詔瓊管州軍皆有常平。若推行如法。自無人戶倍
稱出息之弊。據朱平等所奏。措置海南事不少。並不及常平事。令具析以
聞。　四年六月十七日。詔諸路提舉官散斂常平錢。比較增虧。中書立法。
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知泰州呂公孺言。經略司常平錢斛法。以救恤屬蕃
弓箭手之類。今所在甚少。望特權借提舉司錢斛相兼支俵。仍展至三月。
詔借錢斛五千貫碩。　三月二十七日。詔潁昌府三縣災傷。特支常平倉
米二萬碩。十月二十一日。賜梓州路轉運司常平等米十萬碩。　以本路
應副瀘南軍。前放閣運糧夫稅致闕乏故也。　六年正月二十一日。詔陝
西河東路常平倉糴價。不得過轉運司。河北諸司糴價。不得過措置糴便
司。　二十六日。尚書戶部言。準朝旨。諸路提舉官散斂常平物。可自行法。
至今酌三年之中數。取一年立為額。歲終比較增虧。今以錢穀帛貫碩
匹兩。定年額。散一千一百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二。斂一千三百九十六萬
五千四百五十九。元豐三年。散一千一百一十八萬六千一百一十四。斂
一千五百萬四百二十二。比較散增二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二。斂
增一百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元豐四年。散一千三百八十三萬七千七

百三十六。斂一千一百九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四。比較散增二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斂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五。詔三年四年散多斂少。及散斂俱少處。戶部下提舉司。分析以聞。　八月二十七日。賜涇原路經略司。度僧牒千道為常平錢。禮部言已給遍所立年額。於是特給。　七年三月十七日。尚書戶部言。提舉京東路常平等事燕若古乞州縣積欠錢斛。對移令佐催督。省詳欲下提舉常平司。具可以權對移職位姓名關吏部。從之。　八月七日。詔戶部支常平積剩錢二十萬緡。賜秦州計置糧草。從經略使呂雍請也。　十四日。詔洛州水災糧料不足。許借鄰近州縣常平倉米麥小豆共五萬碩。限三年還。　二十一日。中書省言聞今歲廣西秋稼大稔。粒米狼戾。正宜蓄積。詔廣南西路提舉常平司乘時廣糴。　二十九日。詔支常平積剩錢五十萬緡。付熙河蘭會路經制司市糧草。　十月十一日。尚書吏部言。經制變運川峽路常平積剩錢所增息錢二百三十二萬緡。乞推恩。詔李元輔遷兩官。史君俞。張茂先候改官日各遷一官。減二年磨勘。劉何。虞仲荀減磨勘年有差。　哲宗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二日。三省言諸路旱災處。已降指揮賑濟外。按常平條遇穀貴則量減錢糶。不得虧本。賤則量添錢糴。昨臣僚言淮南米斗直百七十文。



慮官司拘執量減市價之文。致民不霑實惠。欲令府界諸路闕食處。其常平穀價但不虧元本。並許出糶。仍委州縣嚴加覺察。不得與興販之人。從之。　二十六日。三省言提舉官累年積貯錢物。委提點刑獄司主之。依舊常平倉。其常平倉每年春秋斂散。及歲成收糴。歲饑出糶。以陳易新。與省穀交兌。及鐵錢賑貸。主司並合依法推行。元條貸常平錢穀絲麥豐熟。許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併納者止出息一分。從之。　八月五日。詔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常平錢令州縣依舊法糴糶。其青苗錢更不支俵。　十一月二十七日。臣僚言朝廷罷俵青苗錢。令諸路提刑司委豐熟州縣廣糴。意欲常有儲蓄。而戶部乃請令轉運司更不收糴年計。止將常平斛斗充糴。失朝廷養民之意。欲乞諸路轉運合糴年計。並先糴次令常平倉糴。若轉運司不預備本錢。遇時占糴。致與常平倉相妨者。委提刑司覺察以聞。從之。九朝紀事本末。哲宗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司馬光劄子。勘會熙寧之初。執政以舊常平法為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豐歲則農夫糶穀十不得四五之價。凶年則督牛賣肉。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錢貨愈重。穀直愈輕。朝廷深知其弊。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蓄錢穀財物。盡撥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

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施行。今歲諸路除有水災州軍外。其餘豐熟處多。今欲特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乘有此糴本之時。委豐熟州縣官員體察在市斛斗實價。多添錢數。廣行收糴。如闕少倉敖之處。以常平倉錢添蓋。仍令少糴麥豆。多糴穀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濕之地。有斗斛難以久貯者。即委提點刑獄相度。逐州縣合銷數目。撥降收糴。續候將來市物貨價比元糴價稍增。即行出糶。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各勒行人。將十年以來。在市斛斗價例比較。立定貴賤酌中價例。然後將逐名價分為三等。自幾錢為中等價錢。幾錢以上為上等價錢。幾錢以下為下等價錢。令逐處臨時斟酌加減。務在合宜。既約定三等價。仰自今後州縣每遇豐歲斛斗價賤至下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添錢。開場收糴。凶年斛斗價貴至上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減錢。開場出糶。若在市見價只在中等之內。即不糴糶。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免有稽滯失時之患。仍委提點刑獄常平提舉覺察。若州縣斛斗價及下等。而不收糴。價及上等。而不出糶。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壅滯糴糶人戶。並取勘施行。若州縣長吏及監官能用心及時糴糶。並得贊時酌中價錢與斛斗通行比折。與初到任時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許批書上曆子。



候到吏部日。與陞半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許指射家便差遣一次。所貴官吏各各用心。州縣皆有儲蓄。雖遇荐饑。民無菜色。又得官中所積之錢。稍稍散在民間。可使物貨流通。其河北州縣有糴司斗斛見多。緣邊州縣轉運司見糴軍糧處。更不糴常平倉斛斗。候今來指揮內有未盡未便事件。委提點刑獄司逐旋擘劃申奏施行。從之。其後王巖叟言。臣伏覩昨降朝旨。文雖詳而未通。四方來者更言其未便。臣按常平舊法。但遇年豐物賤。即於市價上添錢收糴。如年歛物貴。即相度在市實直價例。特減錢出糶。此所以為常平。今既限以價錢至下等方許收糴。貴至上等始得出糶。乃是必待豐歉十分而後行法。稍不及等。即官司拘文束手坐視。而不敢糴糶。臣恐久之。天下救災之備寡。而傷農之患深。失常平本意遠矣。臣乞依舊法不分立三等。仍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外。餘約新降朝旨。別行修定頒降。　戶部尚書李常建言。伏見今常平坊場免役積剩錢共五千餘萬貫。散在天下州縣。貫朽不用。利不及物。切緣泉貨流通。乃有所濟。平民作業。常苦幣重。方夏蠶畢工。秋稼初斂。縑帛米粟。充滿廛市。而土實富家。巧以賤價取之。曾不足以酬其終歲之勤。而未免寒飢之患。良可憫也。臣愚欲乞命有司講於天下州縣。各置平糴一司。以選人領之。縣欲只令

主簿兼管。倣古常平糴糶之法。於夏蠶秋稼之時。就其直加數分而歛之。及其價騰也。裁數分而出之。但無虧元價。靡有贏息。無事酬賞。唯以利農桑之民為務。庶乎泉貨流通。四海蒙福。三代之仁澤也。　十一月辛巳。臣僚上言。朝廷罷依青苗錢。令諸路提刑司。委豐熟州縣廣行收糴。甚欲常有贏蓄。而戶部乃請令轉運司更不收糴。年計止將常平斛斗充糴。失朝廷養民之意。欲乞諸路轉運司。合糴年計並先次令常平糴買。若轉運司不預備本錢。過時占糴。與常平合有妨者。委提刑司覺察以聞。從之。　二年六月九日。戶部請應常平斂價。比市價不虧。或雖虧而貴賤適計不及一分者。移轉運司充充和糴。或止二稅。聽人戶從便納錢。虧及一分已上。即不以年限。充轉運司新斂。若三年已上。虧及三分。亦許糴。或曉諭人戶願請者聽。仍從夏秋納願納錢者。依糴價並免出息。從之。　九朝紀事本末。四年七月丙申。右司諫劉安世言。臣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蓋先王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有十年之備。故堯湯之水旱。至於累歲而無捐瘠之民者。用此道也。三代而下。井田壞。歛利民之法。無善於常平。由漢迄今。莫能變易。唯自近世。有名無實。凡所以養民之具。月計不足。豈議三年之蓄哉。是以歲或不登。民輒菜色。強者轉而為盜賊。弱者不免於餓殍。保民之術。如此其疏。臣等竊謂自罷青苗錢後來。天下州縣。皆有積蓄。朝廷雖更立常平之制。條目甚詳。而上下因循。未嘗留意。既無統屬以糾其弊。又無賞罰以為之勸沮。加之轉運司苟紓目前之急。多端借貸。日朘月削。殊無償足之期。非有懲革。將不勝弊。伏望聖慈特賜睿旨。取今日以前。應干常平。數令嚴責近限。專委戶部剛為一書付之有司。悉俾遵守。仍先行指揮。將天下見在常平錢。乘今秋豐稔之時。令五路糴粟一色。其餘路分並相度遠處可以久留斛斗。廣行收糴。仍以本司錢修蓋合用倉廩。將一路所有錢數間應副。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縣。各隨戶口之多寡。以制糴之大數。每遇凶歉。依法出糶。糴糶之法。常比市價增減。如此。則官本常存。而物價不能翔踴。或遇旱乾水溢之災。則民有所濟。不致流散。朝廷之惠澤可繼。而無乏絕之患。積因日久。漸至九年之蓄。太平之業。莫大於此。惟陛下推至誠惻怛之意。明詔執政。協力施行。所有官吏殿最。亦乞參酌修定。將來頒降之後。或有違犯。州縣委監司。監司令戶部御史臺覺察奏劾。庶使二聖恤民之仁。不為徒善之政。傳之萬世。天下幸甚。　詔戶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下豐熟州縣。依條置添錢廣行收糴。



仍覺察違慢。六年七月辛巳。御史中丞趙君錫言。伏覩元祐編勑。又諸常平錢斛。州縣遇價賤量添錢糴。仍申知提刑司。又條諸州縣長吏。及監糴官。任內如能用心。及時收糴。除用過錢本等第酬獎。往切謂元祐勑令。懸欲常平錢斛之弊。專用糴糶為常平法。然自更制之後。州縣官吏多熟視詔條。恬不奉行。故自二聖臨御。雖恤澤切。至編除賦欵。尤多以理論之。當漸蘇息。然比歲以來。物力彫弊。甚於熙寧元豐之間。至人心復思青苗之法。行而不可得。豈非諸路錢貨在官者。大抵亡慮數千萬貫。錢常壅滯不發。舊法雖未盡善。逐年猶有錢數千百貫。流布民間。糴糶之法。雖善而不行。則民間錢貨無從而得。所以歎難用廣。反甚於前。無足怪也。欲望聖慈指揮尚書戶部下諸路提刑。令州縣先次計置倉敖。今後每遇物斛收成。專廣行收糴。逐年終具本所支出糴到色額數目。價例高下。畫一申尚書戶部。點檢類聚聞奏。仍關牒御史臺照會。內有豐熟州縣當職官不能用心收糴。致穀賤傷農。可闕食之際。無以備出糶濟助人戶者。亦從本臺糾劾。嚴賜黜責。施行。仍乞下有司。改修元條賞格務令優及。添入糾劾黜責一節。所貴勸且兩立。上下盡心。如此。則泉貨流布。民力紓緩。倉廩充實。公私皆獲利濟。可以副聖政敦本重生。富而後教之意。取進止。紹聖元年正月辛丑。戶部言淮東提刑司奏。乞於本路戶部封樁司續收到坊場錢內。撥賜五十萬貫。充常平錢應副來時收糴斛斗。欲依所乞撥三十萬緡充常平糴本支用。除助役錢外。於所三坊場錢內撥賜。從之。　紹聖元年九月十二日。詔府界諸路罷廣惠倉。其戶絕田土並行出賣。并本倉見管錢斛。撥入常平倉收管。所有賑濟合行事件。令戶部檢舉元豐敕令立法以聞。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戶部奏自元祐以來。諸處官司借用常平等錢。習以為常。乞令後他司並不許奏乞借用。從之。其朝廷封樁錢準此。　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符二年五月辛亥。淮南兩浙察訪孫傑言。被命按察兩浙路監司職事。體訪得福建州縣。多有提舉常平官。不曾到處。臣訪提舉司所總常平免役農田保甲等。乃先朝復古之法。所以為民之意至厚。條令委曲纖悉。在提舉官躬親講究。關諭州縣。以次推行。始可布宣惠澤。乞自今提舉官雖與監司互分巡歷。並須本司官二年。徧所部州縣。　元符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前京東西路提刑鄭僅奏。頃歲河北災傷。流民至齊鄆。去歲河北又饑。流民徧及京東。今常平有折納之法。而未嘗折納。有糴糶之法。而多不廣糴。欲民不流。不若多積穀。欲多積穀。不若推行折納糴糶之法。視民口多寡。使縣常有三五萬斛。州常有三五萬

斛小歉則平價糶與下户中歉則糶及中户而貸下户大歉則糶及上户而貸中户甚則貸及上户官不虛費而民實受惠自不流徙仍依和糴用實價折納無和糴處比市價量增應於民户無所虧損從之　徽宗崇寧五年正月七日太府少卿張峻奏請依元豐舊制復置江湖淮浙常平都倉乘穀甚賤時歲額外糴穀百萬貯之且受納兩浙轉般所輸與發運司上供額斛相易以待那用從之　大觀二年八月十四日户部侍郎李孝稱奏諸路軍州秋稼十分豐稔所可慮者粒米狼戾復買傷農已蒙朝旨將人户輸納并積欠增價折納仍以本司見在錢數於沿流州軍收糴尚慮無抛降錢數所糴未廣檢會崇寧四年指揮取今年已前五年中一年通一路所糴最多之數加一倍收糴欲乞下諸路提舉常平司令秋並依前項已得指揮加倍收糴糴本闕處即便借支諸色係官并封樁錢應副所貴便於公私從之　三年四月十一日詔常平所糴斛斗多是本倉合干人巧為名目弊倖自行收糴甚非神考立法之本意可嚴行止絕除依常憲外重立配法仍增賞典許人陳告官吏準此　十月八日户部奏淮浙每年起發常平穀三十三萬石上京以備賑糶支用所起斛斗綱運少欠合依條於押綱人名下追理及兵梢請給内尅折緣自來未有拘催補



發條限欲乞令提舉常平司將欠數置籍拘管候年終具數關轉運司撥所尅合納之數次年撥還仍令提舉常平司將追尅到數盡行起發以補年額之數從之　十五日尚書省言知江寧府曾孝序奏江寧府界夏秋相繼亢旱民間高田一例不熟諸縣人户例皆訴旱已差官檢放向去必大闕食決至流移除已出糶常平米穀稍平物價及依條措置賑濟準備將來貸給外契勘民間種田稻種每歲於收成之時各據地段廣狹存留準備春種今既歲旱不以充口食欲將常平司見存諸色錢諸司封樁錢趁時收糴稻種候將來春種出糶與力田之人不惟抑兼并學邀高價之弊庶使被災下户來歲無曠土之患或人户無錢趁糴有情願借貸之人仍許官司量度逐户田畝稅數多寡借貸並依常平斂散之法候秋熟先次帶納庶幾稍寬民間闕歲之憂詔依所奏疾速施行　四年二月一日提舉京西北路常平等事韓𢡟奏比年累降朝旨令諸路提舉司加倍收糴及增例折納斛斗封樁於沿流處計置起發或朝廷特降指揮別作支用竊謂常平等錢本以視年歲豐凶散斂糴糶以平物價而抑兼并今特糴折到斛斗起發支用深恐常平錢日朘月削非立法之本意欲應提舉司錢物糴折斛斗更不封樁起發依舊存留本路庶無妨闕從之　六月

二十三日户部奏常平錢物非緣後事輙用若他司陳乞借支者前後敕條申明非不詳備蓋以示天下使曉然知之又以示他司無復借用之理形之詔書發乎宸翰委曲丁寧固宜有司所當虔奉而比年以來復有官司陳乞借用乃曰不以諸般違礙仍免執奏又有權免再得旨奏知不行者如此類非一條法殆為虛文今罪法非不重禁約非不明尚欲申嚴無以加矣欲乞詔自今官司尚有陳乞或借用者請依條執奏不行外仍許本部關報御史臺彈劾以聞從之　政和元年三月十一日户部奏諸路常平斛斗本以待斂散賑濟之用法禁擅支甚嚴比來州縣往往擅將支用欲乞自今來指揮到日州縣如有擅支常平錢數等物責限十日經常平司自陳依前降指揮特與免罪從本部量多寡責限撥還限滿不自陳並仰提舉司按罪以聞仍依擅支法罪責有以懲誡從之仍限一季撥還二十一日臣僚言常平錢物擅支借移動禁約甚嚴近京西漕臣違法申請借撥若不禁止一路不已徧於天下侵蠹之弊可勝道哉乞詔三省務遵成憲如違御史臺奏劾從之　十二月十八日前知汝州慕容彥逢奏常平之法唯納欠多寡最見推行之實欲乞應散斂常平錢穀逐歲於令佐印紙内批書納欠分數候三考滿日別立殿最之法庶知所勸沮罔或



偷惰從之　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詔逐路提舉司所糴二麥加倍斛斗并收買綿帛合用本錢若取撥封樁錢不足許用本司不係封樁錢貼數收買即不得有妨歲計支用錢依已降指揮餘路依此　七月十七日河北東路提舉常平司言承朝旨諸路令歲二麥收成當乘時取撥諸色封樁錢加倍收糴仍於常平所糴一倍上更加一倍約計合糴十六萬餘碩訪聞二麥不可久貯若少候秋熟收糴粟豆委得經久詔依餘路更有似此去處依此　五年七月二十四日詔人户青苗錢折納到斛斗逐路常平司係帳收管其餘斛斗提刑司封樁　八月二十日尚書省言勘會今歲秋苗大豐竊慮一併上市價賤傷農詔諸路豐熟州軍令常平司將諸色積欠錢物見合催納者並許依在市價直用斛斗折納只就本處倉送納每月具數申尚書省如願將未合催舊欠亦行折納者仍於市價上增一分並不得抑勒　六年正月二十日詔提舉司折納斛斗充糴到價錢並歸提舉司其提刑司封樁指揮一節更不施行餘路依此　二十一日臣僚言常平之法天下之利而比者州縣憚於出給文移之勞雖遇歉歲不即經畫出散及朝廷訪聞亦已後時乞令州縣常斟酌民間闕食隨時賑救仍令常平司具有無出糶申户部以考勤惰從之　十月二十七日詔常

平錢物充依散賑貸并顧役支酬之費宜可輒將他用有司妄行刬刷全失旨意自今如奉御筆并除本司支用外方得取撥違者以違御筆論

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手詔應日前諸路他司借支常平錢物並特除破與免撥還今後仰遵守元豐紹聖敕令敢有陳乞借用者以大不恭論

八年御筆常平歛散法利天下甚博而比年以來諸路久闕至未及散而遷牧之甚失神考制法之意今常平司恪遵條令歛散必時違者以大不恭論

宣和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詔神考常平之政一年之上下制斂價以歲之豐耗為興積儲蓄歲多寡并無所年大利比年官失其守他司移用殆盡糴本既竭儲蓄一空利歸兼并民受其弊仰諸路提舉常平司檢詳前後詔條令州縣官審度年歲遇賤必糴遇貴必糶不許他司輒有移用雖奉詔支借亦須執奏不行每歲春季提舉司具前一年部下所糴所糶及所收息數申尚書省取旨賞罰若糴糶失時及有欺弊官以違制論人吏決配千里

八月二日都省言奉詔常平法在元豐中諸司不敢請用守官者不敢擅支在處儲積豐盈比年以來有司輒行申請執奏殆成空文仰三省疾速措置取旨今恭依措置常平司除本司常平錢依本法審度糴買外仍許將本司嘗朝廷諸色封樁錢免役坊場剩錢并樁留舊顧耆戶長壯丁剩錢除合用數外並應副乘時計置收糴其糴到斛並依元窠名樁管遇本司常平斛斗闕用即許逐旋以常平錢依元糴價樁錢兌撥今後官司有擅支過錢物按察點檢官到輒移兌或改易敖庫牌額妄指別色錢物應數者加本罪二等按察點檢官知而不舉各與同罪諸州縣如有違犯者委廉訪使者按察以聞他司破條究轉因事陳乞支借移用雖奉特旨亦執奏如再得旨奏知方行違者以違制論詔依擬定

十一月詔常平提舉官任非其人法令日以弛廢比覽奏牘有一年之間三縣拖欠常平免役坊場等錢至數萬貫碩并逃亡詭名失陷本息者不可勝計或入吏胥稅戶姓名未納拖欠或當職官容縱知情胥請錢穀以新蓋舊如此甚衆其前項違法官吏等中書省候案到將上取旨重行竄責仰諸路提舉常平官徧行取旨點檢違法廢令去處按劾以聞其所部有無拖欠及失陷本息今後給納依散如申狀不實若公吏人并命官之家詭名假冒畢幼私請并兩經倚閣或年終有欠輒行給散若公吏人緣給納受託或將新蓋舊抑勒留難一切違法當職官及主管官不檢察提舉官不按劾仰漕憲并廉訪使者互察聞奏當議重行黜責仍許人戶越訴

先是臣僚言神宗皇帝理財之政莫大於常平之法比來借支擅用



蓄積糴本既已兩耗又吏緣為姦邀阻百端民不肯市去年諸路水災常平司錢穀遂不足以賑救致載撥上供望申戒諸路提舉常平檢詳前後詔條舉行如初歲徧歷所部精加稽察繕修倉廩本錢久闕那移應副州縣官常切依法審度糴糶其糴充不行處依法相度革邀阻之弊使民樂市毋令兼并復價厚利仍每歲縣以舊積所糴收息各若干數申州州申提舉司提舉司類逐州數申戶部戶部總天下數申尚書省尚書省度大小以最多寡處取旨賞罰故有是詔

二年三月十三日戶部侍郎虞奕等奏常平封樁錢物本以待朝廷支用昨緣諸路侵借總計七百餘萬大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詔三限十年撥還今年限已滿所還未及三分之一欲將大觀二年八月以前限滿未還之數自今年為始再限五年均還其追欠約束並依已降指揮施行從之

八月二十四日詔諸路令歲豐熟倍常令常平司依條廣行收糴

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手詔常平之法所以惠天下垂後世其澤甚厚自熙豐迄今五十餘年財用之在有司者諸令具存比年官失其守侵耗殆盡時有水旱民或流亡則截上供發內帑常平所積殆闕如也甚非熙豐之旨如潼川路昌州失陷常平錢一十三萬償諸州類此則所失豈可勝計除已行根治外仰諸路常平提舉官考究見在實數或官司移用開析聞奏

其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提舉潼川府路常平鄭庭芬等具常平見在錢物等四十六狀并五冊聞奏詔曰前違法侵支移兌拖欠失陷等并他司借出錢物並限一月改正追理撥還內轉運司限一季未得歸著數目令常平司疾速根究見緣違法等取勘去處疾速取勘依條施行其不可存留之物變轉出賣抵當下諸敕度牒之限收贖不管占壓本錢民間見欠錢物依條催理如常平官奉行違戾當議重行黜責

五年八月四日詔常平係熙豐成法不可加損今後官司妄有申請意在侵漁令戶部按劾以聞

六年閏三月十六日新差提舉河東路常平林積仁言欲天下州縣每歲散常平錢穀既畢即具所請姓名數目揭示逾月而歛之庶使人戶通知苟為假冒得以陳訴從之

七年二月一日詔二麥將登仰諸路新除常平官以封樁錢廣行收糴仍具所糴及價以聞

六月太宰白時中奏臣竊以常平之法元豐成憲比歲以來任非其人官失厥守侵秦隳廢浸失本旨或並緣為姦（謂如詭名冒請官吏同為侵盜之類）或倚公市私（謂如以本司錢物繳納之類）或名色混殽用成侵蠹（謂如諸司錢物衮同收貯致有侵用之類）或徇情假貸致有失陷（謂如諸司私相那融之類）或散歛無實而本息交虧（謂如州縣

散訣轉息為本之類或檢察無方而名實代易謂如州縣監司點檢以有
易無互換諸司錢物之類遂使良法善治殆成虛文願詔執事覈散給之
實嚴執奏之令參稽本末灼見積弊講畫措置行下申之以告誡勵之以
賞罰庶幾前日成効漸可追復詔送講議司相度取旨 六月十六日詔
諸路豐熟州縣令提舉常平司擬合催令年夏料常平錢物並依價加一
分取人戶情願折納亦依此施行不得輒有抑勒每月令逐州具數申尚
書省 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常平和糴州縣視為文具以新易舊法也
間有損失蠹腐而未嘗問不許借貸法也間有毖充他用而實無所儲詔
委官徧行按視 紹興九年宗丞鄭高言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
悉數和糴即詔行之上因諭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時賑糶取於民
者還以予民也 孝宗乾道八年知台州唐友仲言鰥寡孤獨老幼疾病
之人乞依例取撥常平義倉賑給上以常平米低價出糶以義倉米賑濟
中興政要釋明泉備復常平官 建炎二年八月臣僚請復常平官講補
助之政廣儲蓄之具從之後又詔常平之法歲久多弊頃以紹述為名雖
知有公私不便當增損更易者亦莫敢言今止為常平本法所關甚大非
他司兼領故復置提舉官尚慮蹈襲前弊反至害民可明諭天下青苗散



歛法永勿復行其餘條制令葉夢得孫覿張澂討論以聞 聖政史臣曰
常平之法穀賤則糴穀貴則糶天下之良法也青苗出於近世蓋非常平
之舊建炎之初罷青苗以利民而有司奉行失旨至侵耗常平之積此詔
書所以丁寧繼下也今官存而事寢弛法具而吏弗虔朝廷仁愛之心雖
至而責實之政未備臣故著初詔于篇願有稽焉 精選常平使者 三
年正月葉夢得言朝廷復置常平使者乞於實歷州縣人內精選通曉世
務習知民事篤實忠信之人呂頤浩乞追還常平司糴本詔從之 廣儲
蓄 四年六月中書門下省奏行在所仰食者衆廪粟不豐今秋成可期
宜及時儲蓄詔廣南東路令措宗謂糴十五萬斛福建路令曹譽糴十萬
斛各運至福漳泉州仍以所部年額上供為本錢又詔宋煇糴之浙西給
銀十萬兩度牒直十萬緡運至秀州華亭縣徐康國糴之浙東亦給銀十
萬兩屬郡錢非茶鹽及朝廷寄樁者經制折帛贍學無額之類皆許以為
糴本衢婺州運至越州運至温州越温台州皆即其地儲之諸官司及統
兵官非有制書而妄取及所在州妄發與之者皆從軍法 平穀價仍勸
誘優異出糶之家 紹興元年五月詔以米價踊貴細民艱食令諸路州
軍以常平倉粟量度未糶仍令州縣勸誘積穀之家將願糶數具文曆出

糶如及三千石以上與補守闕進義副尉六千石以上進義副尉九千石
以上下班祗應一萬二千石以上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進武校尉
二萬石以上者取旨優異推恩已有官蔭者比類別作施行 常平司置
罷之由 九年九月罷經制司其諸路常平事令提刑兼領始用曹統奏
也常平法起於西漢歲豐則斂歉則散後世講之尤詳秋成則斂春饑則
散可以平物價抑兼并人有接食官無折閱法至良也 熙寧初王安石
修水土之政興筦榷之利置提舉官以常平司為名當時所行新法如免
役坊場河渡青苗市易方田水利皆俾提領遂為民患議者不察但云常
平法可廢建炎初遂盡罷提舉官時諸路苗役羨錢各不下百數十萬緡
朝廷草創多取諸此次年呂頤浩等言常平法不可廢其附益之者如坊
場免役等可行青苗市易等可罷詔頤浩等詳議未及行而言者繫斥提
舉官不可復前議遂寢其後或隸提鹽司或隸發運司或隸經制司然無
定論而兵火焚蕩戶部及州縣案籍皆廢財賦多失矣繫年要錄 賑濟
須及鄉村遠者 十年十一月進呈福建路帥漕奏乞措置賑濟事上曰
賑濟本為貧民下戶近世賑濟秖及州縣城郭市井之內而鄉村之遠者
未嘗及之須是措置令州下之縣縣下之鄉村雖僻遠之處分委官吏必



躬必親則貧民下戶皆霑實惠矣 以常平賑小民 紹興三十二年十
月詔諸路州縣老疾貧乏丐之人在法以常平米斛養濟自十一月一
日起支至次年三月終今來切慮奉行滅裂令戶部檢坐條法指揮申嚴
行下如法養濟務行實惠 恤荒歉 乾道六年八月新權發遣衢州胡
堅常進對奏廣糴常平上曰若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水旱不足憂
矣卿所奏甚好新福建轉運副使沈樞進對奏州郡水旱去處乞留轉運
司和糴米接續常平賑糶上曰即為施行 聖政史臣曰祖宗常平之法
雖奉敕支移許以執奏今觀壽皇聖訓屬意常平以惠窮困者如此豈非
我朝之家法歟 措置得早民不至流離 七年二月上曰晴色甚好去
秋水潦朕甚以百姓乏食為憂今却無流移之人虞允文奏監司守臣類
能究心荒政故米不翔貴上曰亦大段支了官中米斛梁克家奏陛下自
數年來常平樁積極留聖意不然今日豈有米斛可以那撥上曰如此理
會尚且堇堇不足允文等因奏諸郡守臣若得人遇歲水旱寧至上勤聖
慮上曰當擇其有顯効者旌之更有修圩一事卿等記之他日當行賞也
上又曰今春雨暘甚調二麥必好允文奏米價極平上曰此豈州縣勸糶
之效歟克家奏水旱要不能免惟先事措置則用力少而為惠博上曰今

歲卻是措置得早使朕赤子不至流離卿等力也　嚴遏糴之禁　九年
十月甲子臣僚言伏見浙東諸郡今歲例有旱傷如溫台二州自來每遇
不稔全藉轉海船運浙西米斛糴能贍給近者天台饑荒陛下軫念以浙
西米數萬石賑糴賑給德澤周溥惠于困窮訪聞浙西平江秀州管下邊
海諸縣自來凡有他郡客人般運米斛不放令出海前去州郡本無約束
亦無法禁而巡尉阻節邀攔經商客旅常以為苦往往所在為其滯留是
以糴販者稀少在荒歉之處客米不來為害甚大遏糴之政奉法循理之
吏蓋所不為豈容縣道巡尉輒敢擅行遏阻是法令有所未懲也欲望特
降指揮下兩浙轉運司并平江府秀州嚴行禁戢仍令重立賞榜許人陳
告如有違犯將官員奏劾公吏斷配施行若其他有似此遏糴去處亦乞
令轉運司行下禁戢庶幾商賈流通荒郡米價不致騰踴所補不細詔從
之　建降措置賑濟指揮使百姓早被實惠　十一月臣僚言訪聞今歲
旱傷非特浙東被害如江西諸州例皆闕雨禾稻不收而贛吉二州尤甚
江東之太平廣德淮西之無為軍和州多是先被水患繼之以旱目今民
已艱食其間州郡或有諱言境內災傷不即申陳致失檢放除限或有雖
曾申聞措置賑濟事件朝廷未與行下竊緣救荒之政譬如拯溺救焚勢



不可緩若待百姓流離方行拯救非徒無益費且不貲今欲從朝廷專委
逐路提舉官疾速巡歷災傷去處從實體訪如委係失收不曾檢放或檢
放不實者仰將今年苗米依合減分數權行倚閣開具供申令候來年秋
熟帶納其有和糴米斛抛降馬料及諸色科買並權與住罷一年應合賑
糶賑濟去處米斛不足許提舉官將一路見管常平義倉米通融撥借應
副其有諸州已條畫到措置賑濟事件省部例作常程文字行遣稽遲不
下致令郡縣無以憑守施行今欲上從朝廷斟酌事宜可速降指揮庶幾
官吏可以奉行百姓早被實惠詔從之　聖政史臣曰自昔四方有災惟
患言者隱其實小其事不患其張皇也其採災惟患奉行者吝於費緩於
備不患其過當也元祐中蘇軾在浙西因歲大旱次年復大水請于朝求
所以賑荒者臣僚乃或難之大意謂已賜米斛不少恐災傷不至如所奏
必欲考察虛實懲責謬妄范祖禹歷詆其非朝廷於是多從軾之請其越
之民遂免流散且是時方法仁宗政事凡有未便民者悉罷行之而臣僚
忍視一方赤子嗷嗷之急必令詳奏災傷分數賑貸次第若深疑其虛監
不實者豈非流俗之弊每每然耶賴國家仁厚之積有餘君子多務忠實
惻怛以承休德是以外有如軾內有如祖禹者反復開陳而上澤不壅矣

壽皇矜念淮浙江東西水旱之變既禁戢遏糴矣又試實言荒歉矣至是
又命逐路有失檢放之限更行體訪諸州應有賑濟之請無得稽遲凡可
以寬斯民者無言不行豈非至仁歟　從朱熹所請救荒事　浙東提舉
朱熹朝見奏論浙東救荒事上曰連年饑歉朕甚以為憂次論檢放上曰
州縣檢放多是不實後時次論勸諭推賞上曰至此郤受借名器不得次
更乞撥賜米斛上曰朕於此並無所惜次乞預放來年身丁錢上曰朕方
欲此措置寬恤數事寶訓　荒政盜賊分任其責　十四年上謂輔臣曰
荒政不可緩盜賊亦須關防荒政責之監司守臣盜賊責之帥臣提刑若
檢放須是
及時寶訓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六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寫書儒士臣吳仁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輅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七　十八陽

## 倉　常平倉二

中書備對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經畧司常平　平糴折納附賑濟義倉
戶絕田水利田方田職田公使司農寺熙寧九年帳府界諸
路提舉司常平管於物數　舊管　錢三百九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貫
物斛一千一百三十七萬四千四百二十六石兩　賜到錢一百九十八
萬四千二百貫　借到錢一百二十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已還二十五
萬四十五百三十七貫未還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四貫除破二十八
萬三千六百一十七貫斛斗一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八石未還二萬石
已還一十五萬三十一百七十九石　九年帳　應在一千一百六十二
萬六百三十三貫石疋兩斤束道帶蓆團經畧司在內細數載本門其祠
部交子九百六十一十五道見出賣銀錢斛疋帛一千七十八萬九千二百五
十一貫石疋兩　絲綿三十七萬九百七十六兩　茶一百五十團　鹽
一千三百九十蓆　祠部交子交引共一千三百二十九道　稍草四十
五萬七千五百三十五束。二百一十四萬二千六百七十貫石疋兩已
俵未催　九百四十七萬六千九百九十八貫石疋兩火閣借支見在
三千七百三十九萬四千二百八十九貫石疋兩斤束道件經畧司在內細
數在本門金銀錢斛疋帛三千二百八十三萬五千三百四十貫石疋兩
件。絲綿五十八萬五千九百六十九兩　鹽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五斤
真珠一千三百一十三顆　祠部交子交引共一萬五千二百九十六道
柴蒿草三百九十四萬七百二十六束　一千六百八十六萬二百一十
三貫石存留一半　一千九百四萬八千九百貫石等合支帳　免役司
農寺熙寧九年帳府界諸路免役應管錢物數　元數年額一千二百三
十四萬三千六百七十貫　年支九百二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五貫
寬剩三百八萬五千二十二貫　九年帳　收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五百
五十三貫石疋兩　金銀錢斛疋帛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二貫
石疋兩　絲綿二百一兩　支金銀錢斛銀楪子六百四十八萬七千六
百八十八貫石兩　應在錢銀斛斗疋帛二百六十九萬三千二十貫疋
石兩　見在八百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石疋兩片束張道錢
斛銀絹八百八十七萬五千七百六十四疋貫兩石　絲綿一千四百五

十六兩　草二千九百七十五束　交子交引七十二道　坊場河渡司
農寺熙寧九年帳府界諸路坊場河渡應管錢物數　坊場河渡等共二
萬六千六百六處　一界錢一千二萬五百八十四貫文　絹一百四十
七疋　九年帳　收三百八十六萬五千三百八十貫石疋道兩　錢斛
疋帛金錢三百八十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九貫石疋兩　絲交子五千一
百七十六兩道　草三萬四百六十五束支一百七十四萬八百四十貫
石疋道兩　錢斛金銀紬絹二百七十三萬六千四百九十七貫石疋兩
絲交子四千三百四十三道兩　應在四百四十萬一千七十四貫石疋
束　錢斛疋帛四百三十九萬七千九百八十五貫石疋　草三千八十
九束　見在三百六十四萬五百八十七貫石疋兩　絲交子二千三百
一十二道　草三萬一百一十七束　錢斛金銀疋帛三百六十萬八千
一百五十八貫疋兩

開封府界　舊管　錢二千六百貫文　斛斗七十六萬七千二百四十
石　九年帳　應在四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五貫石兩　銀八兩　錢
二十八萬一千七百九十二貫　斛斗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五石
四萬四千六百二十三貫石已依未催　四十一萬三百五十二貫石兩



欠閣借　見在八十九萬六十貫石疋兩束　銀九十七兩　錢三十七
萬五千七十六貫　斛斗四十九萬五千四百六十二石　絹四疋　草
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一束　七十八萬六十二貫石存留一半　一十萬
九千九百九十八貫石疋兩束合支依　免役元數數年額二萬八千五
百九十二貫　年支二萬三百六十一貫文　見剩八千二百三十一貫
文　九年帳　收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三貫　支七萬七千一百四
貫　應在一萬七千四百九十四貫　一萬五千二百二貫九年未納
二千二百九十二貫諸雜未納　見在錢八萬九百五十七貫文　坊場
河渡一千五百七十一處　一界二十七萬六千五百九十二貫　九年帳
收五萬四千九百二十四貫文　支二萬三千四百八十四貫文　應在
七萬七千六百八十一貫文　見在五萬八千六百三十貫文

京東東路　舊管　錢二十六萬四千二十四貫　斛斗六十萬三千五
百一十一石　賜到一十一萬九千七百七貫　九年　應在三十八萬
四千八十六貫石疋　錢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一十六貫文　斛斗一十
二萬五百三十六石　絹七千三百三十五疋　一十四萬六千一百四
十一貫石疋已依未催　二十三萬七千九百四十六貫石欠閣借支

見在二百二十九萬二千一百九十二貫疋兩端　金四兩　銀九百二
十五兩　錢一百二十五萬六千八百二十六貫文　斛斗八十八萬四
百六十六石　絹八萬六千一百八十九疋　紬一萬五千三百五十九
疋　布二萬三千七百五十三疋　綿三萬八千六百七十兩　一百八
萬一千三百一貫石存留一半　免役（郭鄉村坊郭以人戶家業貫百田
土折紐敷出）一百二十一萬八百九十一貫疋兩端合支依　元數年額
七十三萬二千八百三十八貫　年支四十四萬六千二十八貫文　寬
剩二十八萬六千八百一十貫文　九年帳　收五十一萬三千四百七
十七貫兩　錢五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八貫文　絲綿一百五十九兩
支二十八萬五千五百八十一貫文　應在錢九萬二百八十七貫未納
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五貫文八年已前役錢　五千五萬三百五十六貫
九年役錢　一萬二千九百四十六貫借支充撥還等錢　見在錢絲
綿三十九萬四千二百七十一貫兩　錢三十九萬四千九十三貫　絲
綿一百七十八兩　坊場二千二百一十一處　一界八十一萬九千五百
二十七貫文　九年帳　收錢斛金銀二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六貫石
兩　支錢金銀二十八萬三千七百二十九貫　應在錢三十五萬七千



八百三十六貫　見在錢斛金銀二十一萬五千二十九貫石兩

京西北路　舊管　錢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二貫　斛斗八十九萬二千
七百四十四石　賜到錢四十三萬四百六十七貫　九年帳　收錢斛
二十九萬三千六百九十六貫石　錢一十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八貫
斛斗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三十八石　斛斗一十石　支三十二萬一千
八百八十六貫　應在一十萬二百六十六貫　錢九萬九千四百一十
一貫文　九千七百六十三貫八年已前錢　六萬五千一百五十六貫九
年　二萬四千四百九十二貫借撥未還　斛斗八百五十五石　見在錢
綃絲綿六十一萬一千一百七貫疋兩　錢六十一萬七百八十八貫
絹一疋　絲綿三百一十八兩　坊場河渡一千五百一十二處一界三
十七萬四千二百八十七貫　九年帳　收錢斛二十九萬八百六貫石
支四萬九百九貫文　應見一十八萬一千七百三十貫文　見在錢斛
銀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三十三貫石兩

京西南路　舊管　錢三萬二千三百五十九貫　斛斗二十八萬一千
九百七十四石　九年帳　應在二十四萬九千三百二十九貫石疋兩
銀一百八十八兩　錢一十七萬五千四百五十四貫文　斛斗七萬三

千六百三十三石　絲五十四兩　五萬五千八百二十二貫石兩已係
未催　一十九萬三千五百七貫石欠闕借支　見在五千三萬六千四
百九十一貫石疋兩　金五兩　銀三百七十九兩　錢三十八萬四千
六百四十二貫文　斛斗一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五石　絹二十五疋
紬四十五疋　布七端　絲二千三百九十九兩　蒿五百五十束　草
六百束　三十六萬八千八百四貫石存留一半　一十六萬七千六百
八十七貫石合支係　免役鄉村主户品量家業分等坊郭户依科配推
例敷出鄉村客户物力及主户第三等已上者依主户例　元數年額二
十九萬二千九百六十三貫文　年支二十萬八千七百九十四貫文
寬剩八萬四千一百六十九貫文　九年帳　收二十八萬三千九百六
十二貫文　支二十萬三千三百六十貫文　應在錢三萬三千一百二
十貫文　一千七百二貫倚閣七年并八年已前役錢一萬六百三十九
貫九年分　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九貫寬剩並不說年分名目寬剩樁留
等錢　見在錢銀二十三萬二千七百七十貫兩　錢二十三萬二千七
百六十八貫文　銀二兩　坊場河渡一千二百五十九處一界三十八
萬五千八百二十五貫文　九年帳　收錢斛斗一十六萬三千九百九



十八貫石　支出銀錢四萬五貫兩　應在一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八
貫文　見在錢斛銀一十二萬九千八十五貫石兩

京東西路　舊管　錢一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六貫文　斛斗六十九
萬二百九十一石　賜到錢二十萬三千二百七十四貫文　九年帳
應在三十六萬一千七百一十六貫石兩疋　錢二十八萬六千七百三
十二貫　斛斗六萬五千三百九十二石　絹七百九十三疋　紬二百
三十疋　絲綿八千五百六十九兩　九萬一千五百五十五貫石已係
未催　二十七萬一百六十一貫石疋兩欠闕借支　見在一百八十五
萬二千六百八十五貫石疋兩　金三十六兩　銀三十五兩　錢一
百二十萬九千七百五十四貫文　斛斗六十三萬七千九石　絹四十
一疋　紬一百四十七疋　綿絲四百五十七兩　草一萬二千一百三
十六束　九十九萬七千六百九十八貫石存留一半　八十五萬四千
九百八十七貫石疋兩合支依　免役鄉村坊郭人户家業貫百田土折
畝敷出　元數年額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二貫　年支四十四萬七
千八百四貫文　寬剩二十七萬七千七百八十八貫文　九年帳　收
四十七萬四千六百六貫　支三十萬四百七十貫文　應在四萬五千

八百六十七貫文　三千八百五十八貫八年免役　五千六百五十六
貫朱納　寬剩闕乏大支小納等錢　見在錢斛三千六百二十六貫石
錢三十六萬七千五百八十一貫　斛斗四十五石　坊場河渡二十八
百三十四處一界七十四萬二千六百一十四貫　九年帳　收金銀錢
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五十五貫兩　支金銀錢一十二萬二千五百九十
五貫兩　應在一十九萬五千六百三十七貫文　見在金銀錢一十九
萬九百二十五貫兩

兩浙路　舊管　錢三十九萬六千五百九十貫　斛斗八十五萬四百
三石　九年帳　應在九十三萬二千八百七十七貫石疋兩　銀七百
八十二兩　錢七十五萬三千一百一十三貫　斛斗一十七萬八千九
百七十一石　絹二十一疋　二十五萬三千六百二十三貫石疋兩已
係未催　六十七萬九千二百五十四貫石欠闕借支　見在一百四十
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五貫石疋兩　銀四千二百四十四兩　錢一百萬
四千九百七十三貫　斛斗四十萬九千五百二十九兩石　絹七千五
十四疋　紬三百八十九疋　布二十三疋　絲綿二千五百二十九兩
九十一萬九千五百九十貫石存留一半　五十一萬八千七百三十五



貫石疋兩欠闕借支　免役以家產貫石百分七十五則出錢定准額
於鄉村以田土物力貫百税錢苗米頃畝均定　元數年額一百四十萬
七千五百五十九貫　年支一百一十七萬三千七百六十七貫　寬剩
二十五萬三千七百九十二貫　九年帳　收八十萬五千八百四十四
貫　支六十八萬九千二十貫　應在三十三萬一千二百二十六貫
三萬四千七百七十二貫八年以前役錢　二十二萬四千七百一十一
貫九年未納役錢　七萬一千七百四十三貫雜支及借出未還納錢
見在五十四萬一千六百五十二貫　坊場河渡一千二百三十八處一
界九十三萬三千五百六十四貫　九年帳　支金銀錢二十三萬九千
九百七十一貫兩　支錢銀一十一萬九千八百七十兩　應在四十萬
三千五十貫　見在錢金銀三十六萬五千七十二貫兩

泰鳳等路　舊管　錢一十萬二千一百六貫　斛斗一十四萬八千一
百一石　九年帳　應在二十四萬四千三百四十六貫石疋　錢二十
萬八千八貫　斛斗二萬四千九百五十九石　絹一萬一千三百七十
九疋　五萬五十八百七十九貫石已係未催　一十八萬九千四百六
十七貫石疋欠闕借支　見在一百七萬二千六百六十一貫石疋兩未

菌金二兩銀八十四兩錢五十九萬五千二百三貫文斛斗三
十三萬七百九十二石絹三萬四百八十六疋真珠二千三百一十
箇草二十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四束四十八萬六千八十二貫石存
留一半五十八萬六千五百七十九貫石疋等合支係免役以鄉村
人戶已經方田處田色頃畝均北三等以上刺數物力錢未經方田處候將來方田了日依已方田縣分其坊郭以家業均出元數年額四十萬
六百貫內五千八百二十三貫數不及年額年三十三萬八千八百二
貫寬剩六萬一千七百九十八貫九年帳收四十一萬三千四百
二十三貫支二十五萬九千四百三十一貫應在四萬八千三百五
十八貫九千四百五十貫八年已前役錢三萬四百一十二貫九年
役錢八千四百九十六貫諸雜已納未納青苗腳剩借撥等錢見在
錢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五十七貫坊場河渡六千一百七十五處二界
二千八萬三千八百二十八貫九年帳收一十五萬八千二百三十
五貫石來道錢斛一十五萬七千九百八十貫石草二百四十束
交子二十一道支錢斛五萬一千四百五十九貫石應在一十八萬
二千二十九貫見在一十四萬三十四貫石兩來道錢銀斛斗一十



三萬九千四百五貫石兩草二百四十四束交子三百八十五道
淮南東路舊管錢一十五萬六千四百二十七貫斛斗五十四萬
六千六百三十八石賜到錢一十九萬三千九百一十五貫借到錢
一十八萬八千七百二十九貫未還九年帳應在三十二萬六百四
十五貫石錢二十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五貫斛斗九萬三千六百七
十石八萬一千三百七貫石已係未催二十三萬九千三百三十八
貫石欠閣借支見在一百四十萬二千五百五十四貫石疋兩銀二
百四十四兩錢六十六萬三千四百八十六貫斛斗七十二萬八千
二百四十九石絹二百三十八疋紬一百四十一疋布八十疋
絲綿一萬一百一十六兩九十萬八千九百五十二貫石存留一半
四十九萬三千六百二貫石疋兩合支係免役以鄉村人戶物業紐成
貫百均出元數年額六十八萬六千五百九十九貫年支五十七萬
一千一百六十七貫寬剩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二貫九年帳
收四十九萬四千八百三十貫支三十萬六千九百五十八貫應在
一十七萬六百五十三貫石五千一百六十六貫八年以前一十一
萬六千九百五十七貫九年止役錢三千五十六貫未納雜錢斛斗

四百七十四石借出未還見在錢二十三萬二千二十六貫坊場河
渡二千三百四十一處二界六十萬四千三百九十四貫九年帳收
一十九萬四千八百一十九貫石兩錢斛二十九萬三千六百七十貫
石絲二千一百四十九兩支一十五萬五千九百四十七貫應在
一十六萬五千四十三貫見在一十四萬五千一百八十六貫石兩
錢斛一十四萬四千三十七貫石絲二千一百四十九兩
淮南西路舊管九萬三千六百四十三貫斛斗五十六萬八千六
百六十石賜到錢五萬六千八百一十八貫借到錢斛三十三萬二
千二百五十三貫石錢一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貫未還斛斗二十
二萬九百八十三石應在五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一貫石兩疋銀
七十兩錢三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四貫斛斗一十四萬五千八百
九石絹一百三十二疋紬二十五疋布三疋絲綿三萬四千二
百五十八兩八萬四千八百九十七貫兩已係未催四十四萬一千
三十四貫石疋兩欠借支見在一百三十九萬九百九十七貫石疋兩
來金一十二兩銀六百三十三兩錢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三十九
貫斛斗六十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九石絹一千四百七十八疋紬



一千七百二十四疋綾四疋絁一疋布六百八十一疋絲綿三
萬七千一百四十六兩草二百九十束七十八萬八千八十六貫石
存留一半六十萬二千九百一十一貫石疋兩束合支係免役以鄉
村人戶田土家業紐成貫百等第均出坊郭亦以家業紐貫百等第均定
等第元數年額五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七貫年支四十五萬五千
一百九十六貫寬剩八萬九千五十一貫九年帳收三十四萬八
千二百貫支二十四萬二千一百四十五貫應在錢一十四萬一千
八十六貫五萬七百五十八貫八年以前錢七萬一千九百三十七
貫九年一萬八千三百九十一貫借撥見在錢二十萬三千三百貫
坊場河渡一千五百九十五處一界三十七萬四千六百四貫九年帳
收九萬九千六百八十六貫支九千五百六十一貫應在三十萬三
千四百三十八貫見在一十一萬六千二十一貫
荊湖南路舊管錢七萬一千一百五貫斛斗二十二萬八千八百
九十八石九年帳應在三十二萬七千四百四十三貫石錢二十萬六
千九百八十貫斛斗一十二萬六十三石三萬一百五貫已係未催
二十九萬六千九百三十八貫石欠閣借支見在五十七萬五千四百

三十六貫石兩。銀三百九十二兩。錢五十四萬一千四十八貫。斛
斗三萬三千九百九十六石。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九貫石存留一
半。二十九萬五千七百九十七貫石兩。合支係。免役譚州永部全州
桂陽監以田畝道州以稅錢於五等上均敷第一等戶更出物力錢坊
郭以家業均出。元數年額三十六萬八千一十二貫。年支三十萬三
千九百二十九貫。寬剩二十六萬四千八十三貫。九年帳。收三十
九萬五千八百八十三貫。支一十八萬九千三百九十一貫。應在錢
一十一萬二千二百三十貫。三千六十四貫。八年以前錢。二萬九千
一百六十貫。八年以前錢。八萬六貫。諸雜未納。見在六十六萬七千
八十四貫石兩。錢六十六萬六千八百三十八貫。米三百四十一石。
銀楪子五十六片。坊場河渡三百三十處。一界八萬二千六百一十二
貫。九年帳。收三萬七千五百二十九貫。支一萬五千一百二十三
貫。應在三萬一千六百六十四貫。見在錢銀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二
貫

荊湖北路。舊管。錢二十萬八千三百七十四貫。斛斗二十三萬六
千八百五十五石。借到斛斗三萬二千一百九十六石未還。九年帳



應在四十五萬五百四十貫石疋兩。銀七百六十二兩。錢三十八萬
五千九百二十八貫。斛斗五萬七千七百七十四石。絹二千六百八
十四疋。紬九百四十三疋。布一百一十四疋。綿三千三百三十五
兩。三十八萬二千四百七十二貫石疋兩。欠閣借支。見存五十萬三
千九百八十九貫石疋兩。銀三百五十兩。錢二十八萬四千八百九
十貫。斛斗一十九萬八千二百七十二石。絹六千一十疋。紬二千
四百九疋。布三百二十三疋。絲綿一萬一千七百三十六兩。二十
七萬三千三百一十八貫石存留一半。二十三萬六百七十一貫石兩
疋合支係。免役以人戶逐等物力均出。元數年額三十八萬一千七
百四十四貫。年支二十五萬六千四百八十六貫。寬剩一十二萬五
千二百五十八貫。九年帳。收三十一萬六百六十四貫。支二十五
萬三千三十二貫。應在二十七萬三千二百八十九貫疋。二萬五千
一百九十六貫。八年欠。一十五萬八千五百七十六貫。九年欠。八萬
九千五百一十七貫雜欠。錢八萬九千四百八十四貫。紬三十三疋。
見在二十萬七百一十九貫石。錢二十萬七百一十九貫。米二石。
坊場河渡八百一十五處。一界二十五萬一千五百三十七貫。九年帳

收錢銀七萬九千八百三十八貫兩。支一萬二千七百四十二貫。應
在二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三貫。見在銀錢三萬六千六百一十八貫
兩。

江南東路。舊管。錢一十六萬四千七百四十九貫。物斛二十二萬
五千七百七十三石兩。賜到錢一十六萬八千七百四十九貫。借到
錢三十六萬貫。一十五萬一千五百二十一貫已還。一十九萬八千
四百七十九貫未還。九年帳。應在五十三萬九千一百四貫石疋兩。
銀六十兩。錢二十六萬八千七百四十二貫。斛斗六萬五百三石。
絹九百七十一疋。紬二千一百八十六疋。布八疋。絲綿二十萬七
千六百三十四兩。七萬一千六十八貫石疋兩已係未催。四十六萬
八千三十六貫石疋兩欠閣借支。見在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二百二十
八貫石疋兩片。金二十一兩。銀三千三百六十一兩。錢八十六萬
五千七百七十六貫。斛斗一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一石。絹三萬二
千八百四十疋。紬三萬六千六百九十四疋。綾五百三十一疋。布
一千八十疋。絲綿三十萬四千九十九兩。鹽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五
斤。五十九萬四千四百九十八貫石存留一半。七十六萬六千七百



三十貫石疋兩。合支係。免役鄉村以人戶稅錢坊郭以家業錢數均出
元數年額四十九萬六百九貫。年支三十九萬九百五十三貫。寬剩
九萬九千六百五十六貫。應在一十八萬八千六百一十八貫。二萬
五千七百九十四貫。八年以前錢。八萬七千一百六貫。九年分錢及有
不開年分錢在內。七萬五千七百一十八貫諸般未撥納樁留錢。見
在錢二十六萬七千六百八十二貫。坊場河渡六百四十一處。一界二
十四萬四千四百三十一貫。九年帳。收錢紬絹金銀。八萬三千五百
九十五貫疋兩。支錢金銀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六貫兩。應在錢絹七
萬五千一十四貫疋。見在錢金銀紬絹五萬一千八百一十四貫疋兩

江南西路。舊管。錢一十萬七千七百九十八貫。斛斗四十六萬二
千三百一十四石。九年帳。應在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貫石兩
銀一十萬七百六十七兩。錢二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八貫。斛斗二
十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三石。一十三萬四千七十二貫石已係未還
四十一萬一千八百一十六貫石兩欠閣借支。見在六十五萬五千六
百七十七貫兩石疋。銀五百五十二兩。錢四十七萬四千四百七貫
斛斗一十七萬九千三百九十七石。絹九百六十四疋。紬三百五十

一疋。綿六兩。三十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五貫石兩。存留一半。三十六萬六百八十二疋兩石。免役。以鄉村稅錢均出。其坊郭以活業錢出定。元數年額。三十二萬九千四十九貫。年額支。二十六萬四千四十九貫。寬剩。二十萬五千貫。九年帳。收三十九萬六百六十一貫疋錢。三十九萬六百三十九貫。紬。三十二疋。支一十九萬九千二百五十九貫。應在。二十九萬六千五百九貫石。錢。二十九萬六千四百六十三貫。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七貫。八年錢。六萬三千七百四十貫九年錢。二十萬六千三百四十六貫借支未還等錢 米。四十六石。見在。五十三萬四千三百八十六貫石疋兩片。錢五十三萬三十一貫。米三百七十四石。紬三十七疋。銀。五百五十兩。銀楪子四百二十四片。坊場河渡。三百八十處。一界二萬一千二百三十九貫。九年帳收五千五百三十一貫。應在。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貫。見在。四千九百貫。

廣南東路。舊管。錢八萬七千四百三十貫。斛斗。九萬一千九百二十三石。九年帳。應在。一十九萬六千四百八十八貫石。錢。二十五萬九千七百一十三貫。斛斗。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五石。二萬六千五



百八十七貫石。已依未催。一十六萬九千九百一貫石。欠閣借支。見在六十四萬三百九十九貫石兩。銀二百一十九兩。錢五十七萬三千一百六十二貫。斛斗六萬七千一十八石。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二貫石存留一半。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七貫石兩合依支。免役鄉村以稅錢坊郭以物力均出。元數年額。一十七萬九千六貫。年支一十三萬六千八百一十四貫。寬剩四萬二千一百九十二貫。九年帳。收二十三萬三百五十四貫。支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一貫應在一十五萬九千二百二十貫。三百四貫八年以前錢。三萬八百一十二貫九年錢。一十二萬八千一百四貫借撥未還。見在八萬七千五百一十七貫兩。錢八萬七千五百一十二貫。銀五兩。河渡三處。一界一百二十三貫文。九年帳。收九十六貫。支無。應在九十四貫。見在。一百七十貫

廣南西路。舊管。錢五萬七千八百四十三貫。物斛。九萬九千五百八十七石兩。九年帳。收九十六貫。支無。應在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八十四貫。見在二十萬六百七十一石貫。錢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八十四貫。斛斗。一萬五千八十七石。二萬七千五百四十八貫已依

未催。一十七萬三千一百二十三貫。欠閣借支。見在。二十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八貫石兩道蒲。金。二十三兩。銀。七百五十三兩。錢。一十八萬六千二百四十四貫。斛斗。四萬六千五百三十九石。真珠三顆祠部六道。一十四萬二千九百五貫石。存留一半。九萬六百五十三貫石兩道顆。合依條。免役。鄉村以稅錢紐出。坊郭以等第物力均出元數年額。二十一萬二千一百九十一貫。年支。一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三貫。寬剩。六萬七百九十八貫。九年帳。收二十萬六千三百九十六貫。支一十三萬四千八百六十六貫。應在。一十四萬五千五百八十七貫。二萬八千二百六十八貫。九年錢。一十一萬七千三百一十九貫。借支充撥。未還納。見在。二十萬二千二百五十五貫。坊場河渡。二百八十五處。一界六萬八千七百二十八貫。九年帳。收一萬八千六百九十八貫。支二千九百三十二貫。應在。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二貫。見在。八千五十三貫。

福建路。舊管。錢。四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九貫。斛斗。四十一萬二千六百一石。九年帳。應在。一十五萬五千七百七十九貫石兩。銀。三兩錢。二十萬三千二百六十三貫。斛斗。五萬二千五百一十三石。五萬



三千四百四十三貫石。已依未催。一十萬二千三百三十六貫石兩。欠閣借支。見在。七十一萬四千四百五十二貫石兩。金。五十二兩。銀三萬七百二十一兩。錢五十一萬六千三百三十貫。斛斗。一十六萬七千三百四十九石。三十六萬九千九百五十六貫石存留一半。三十四萬四千四百九十六貫石兩。合支條。免役。鄉村以產錢坊郭以物力房店錢數均出。元數年額。三十六萬八千三百五十九貫。年支三十五萬五千六十九貫。寬剩。二十一萬三千二百九十貫。九年帳。收三十七萬四千三百九十八貫。支一十八萬九千一百八十六貫。應在錢。九萬三千五百一十四貫。七千七百二十三貫。八年以前役錢六萬二千三百三十四貫。九年役錢。二萬三千四百五十七貫。借撥未納。青苗等錢見在錢。五十三萬六十五貫。酒坊三處。一界八十貫。九年帳。收二十貫。支無。應在無。見在二十貫。

河東路。舊管。錢一十六萬二千四百一十七貫。斛斗。九十六萬五千二十九石。賜到錢。四十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一貫。九年帳。應在一百六萬四千六百八十三貫石束兩。銀。三千二百六十八兩。錢。三十九萬四千一百九十二貫。斛斗。三十一萬五千五百四十三石。草

三十五萬一千六百八十束。六萬九千七百五十八貫。已係未催。九
十九萬四千九百二十五貫石兩束。欠閣借支。見在。三百四十一萬二
千九百八十貫石疋兩端束。金。六兩。銀。四百八十一兩。錢。七十三
萬九千四百二十貫。斛斗。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三百六十五石。絹。二
千三十七疋。絁。一萬七百七十二疋。紬。二百一十疋。布。三百六十
六疋端。絲綿。七千一百二十九兩。草。二十一萬六千二百四束。一
百一十五萬六千四百九十六貫石。存留一半。一百二十五萬六千四
百八十四貫石疋束兩。合支係。免役。鄉村逐色地上估價。無物力高下
每貫差除出錢。其坊郭以物力出錢。元數年額。五十一萬三千四百五
十一貫。年支。二十九萬七千三百七十八貫。寬剩。二十一萬六千七
十三貫。九年帳。收五十二萬五千三百七十二貫石兩。銀五兩。
錢。五十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七貫。斛斗。一百二十五石。綿五兩。支
二十九萬六千二百五貫石片。銀楪子。六片。錢。二十九萬四千五百
四十五貫。斛斗。一千六百五十四石。應在。一十萬二千三百五十六
貫石兩。錢。九萬九千六百一十四貫文。一千六百四貫。八年已前未
納。一萬七千九百六貫。九年未納。八萬四十四貫。借支。先那未還。米。



納錢。斛斗一千二百九十六石。兌與省倉。銀一千四百一十六兩
見在。五十七萬二千九百三十五貫石疋兩束。錢。五十三萬六千九百
六十二貫。斛斗五千九百八石。疋帛二萬疋。銀一萬兩。綿四兩
草六十束。坊場河渡。一千七百六十九處。一界一十四萬五千八百三
十五貫　九年　收錢斛。六萬一千八百二十三貫石。支錢斛。四千四
百七十七貫石。應在。八萬三千三百三十九貫石束。錢斛八萬一千
九百八十貫。草。一千三百五十九束。見在八萬五千三百五十貫石
束　錢斛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三貫石　草六十七束。
河北東路　舊管　錢。三十六萬六千六百一十八貫　斛斗六十五萬
五千六百一十二石　賜到錢。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一十三貫　借到錢
五十二萬貫石　錢五十萬貫　斛斗二萬石　二十八萬三千六百一
十七貫。準　朝旨支過司農寺糴米價錢除破一十二萬七千五貫已還
一十一萬九千三百七十八貫石未還　九年帳　應在一百三十六萬
三千九百九十八貫石疋兩道束　錢。八十六萬一千四百一十七貫。
斛斗。四十二萬三千八百七十二石。絹九千九百一十五疋　綾八疋
紬六十九疋。絲綿一萬一百二十兩。交引。四十七道。草。五萬八千

五百五十束。二十一萬一千六百八貫石疋等。已係未催。一百一十
五萬二千九百三十六貫疋等。欠閣借支。見在。六百七十八萬四千二
十五貫石疋兩道束。銀。五十八兩。錢。一百五十八萬五貫文。斛斗
二百三十萬八千四百一十四石。絹。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二疋。紬。二
千五十一疋　綾二百四十九疋。絲綿。七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兩。交
引一百四十一道　草二百七十九萬八百九十三束　一百一十一萬
七千五百四貫石。存留一半。五百六十六萬六千五百二十一貫石疋
兩等。合支係　免役。鄉村以人戶產業物力。恭合一處。於等第坊郭亦依
等第均出客戶有物力者。比附主戶所在等第出錢。元數年額。五十八
萬一千三十四貫文　年支。四十八萬三千四貫文。寬剩。二十萬六百
九十九貫文　九年帳　收五十一萬三千一十四貫石兩。錢五十一
萬二千二百八十一貫　斛斗六百九十六石。綿。三十七兩　支三十
一萬九千六百七十二貫文　應在五萬五百一十貫文　三千七百九
十四貫八年已前未納役錢　三萬一千四百七十八貫。九年未納役錢
一萬五千二百三十八貫借支未還。見在。四十六萬二千一百八十一
貫石疋紙。錢四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二貫。斛斗。八千三百七十二



石。交引。一十紙。絹八十六疋。坊場河渡。二千三百七十五處。一界
三十三萬五千八百二十九貫文。九年帳。收錢斛。一十五萬九千八
百七貫石。支錢斛。一十二萬八百六十七貫石。應在。二十二萬八千
八百六十七貫石束　錢斛。二十二萬七千一百三十七貫石。草。一千
七百三十束。見在錢斛。一十五萬二千六百二十三貫石。
河北西路。舊管。錢。三十二萬一千八百六十九貫文。斛斗。八十五
萬一千三百五十六石　賜到錢。一十七萬五千二百八十七貫。九年
帳。應在。九十四萬六千五貫石兩束。錢。四十八萬四千一百三十三
貫文。斛斗。三十萬六千八百五十七石　絲綿。二十萬七千九百九十
六兩。草。四萬七千二十九束。七萬七千二百三十六貫石。已係未催
八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九貫石兩束。欠閣借支。見在。三百四十萬二
千二百九貫石兩束。錢二百二十七萬二千六百六十六貫文。斛斗。一百
七十八萬七千六百三石。絹。二萬九千一百二十七疋。紬。二千八百
五十疋。布。一疋。綿絲。二萬九千七百四十七兩。祠部。九十六道。
草。二十九萬七百一十九束。一百五十六萬四千五百六十七貫石存
留一半。一百八十三萬七千六百四十二貫石兩束道。合支係。免役

鄉村以人戶產業物力參合一處分等第坊郭依等第均出客戶有物力
者此附所在主戶等第出錢　元數年額六十二萬二千五百六十六貫
年支四十七萬三千一百四十五貫　寬剩二十四萬九千四百二十一
貫　九年帳　收六十二萬八千九百三貫石　錢六十二萬七千八百
五十一貫　斛斗二千五十二石　支三千萬九千七百七十九貫石
應在錢九萬一千四百八十七貫　八千二百五十四貫八年已前役錢
五萬六千六百九十三貫九年役錢　二萬六千五百四十貫出息本錢
并借出未還　見在五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五貫石束　錢五十九萬四
百八十七貫　斛斗一百二十七石　出剩草二百六十一束　坊場
河渡一十八百三十八處一界二十二萬六千六十五貫　九年帳　收
一十四萬八百一十七貫石束　錢斛一十萬一千九百四十一石貫
草二萬八千八百七十六束　支錢斛二萬八千六百六貫石　應在五
萬三千五百五十貫　見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七十一貫石束　錢斛
二十萬六千七百九十五貫石　草二萬八千八百七十六束
永興軍等路　舊管　錢二十萬五千四百六十一貫文　斛斗六十三
萬四千九百六十三石　賜到錢二萬二千貫文　借到錢一十一萬



三萬六千一十一貫已還　七萬三千九百八十九貫未還　九年帳
應在八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九貫石疋道束　錢七十九萬四千六百
六十八貫　斛斗五萬一千三百六十六石　絹一千四百九十八疋
交子三十道　草二百七十六束　一十三萬四千九百一十貫石已依
條催　七十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九貫石疋道束欠閣借支　見在三百
三十三萬六百九十四貫石疋兩道束　紬三千七百四疋　祠部三十
九道　交子七百四十二道　稍二百八十六束　草三十六萬五百束
一百五十二萬五千六十二貫石存留一半　八十萬五千六百三十二
貫石兩道束合支係　免役鄉村人戶已經方田處田色頃畝均出第三
第以上別數物力錢未經方田處隨逐處事體均定候將來方田了日已
方田縣分與坊郭人戶紐計家業貫百均定　元數年額六十六萬一千
八百六十一貫　年支五十四萬八千六百五十二貫　寬剩一十一萬
三千二百九貫　九年帳　收九十五萬四千一百三十二貫　支五十
二萬六百三十四貫　應在九萬一千八百八十一貫　錢九萬一千八
百四貫　一萬七千七百六十六貫八年已前未納　一萬七百五十八
貫九年分未納　六萬三千二百八十貫借撥充郡借支未還　斛斗七

十七石　見在七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一貫石束　錢七十三萬二千
六十六貫　斛斗三萬九千一百八十二石　草一千六百五十三束
坊場河渡一千八百二十四處一界四十萬六千一百四十四貫文　九
年帳　收一十八萬八百四十二貫石束　錢一十六萬二千三百四十
三貫　斛斗一萬七千一百五十四石　草二千三百四十五束　支錢
二萬一千八百三十貫　應在一十八萬六千四百三十二貫　見在一
十八萬二千四百八十五貫石束道　錢一十六萬六百四十一貫　斛
斗二萬九百六石　草九百三束　交子八道
夔州路　舊管　錢七萬六千五百七貫　斛斗七萬八千五百九十六
石　九年帳　應在二萬九千四百三十四貫石疋兩　錢二萬七千九
百一十四貫　斛斗一千三百三十八石　絹二十疋　絲二十兩　茶
一百五十一團　二萬七千二百八十一貫石兩已依條催　二千一百
五十二貫石兩欠閣借支　見在三十四萬四千七百五十九貫石疋兩
金二十七兩　銀五千七十四兩　錢二十七萬一千二百一十貫　斛
斗六萬五千六百三十五石　絹二千四百三十疋　紬一百四十五疋
布八十二疋　綿一百八十三兩　一十九萬七千五百二十九貫石存



留一半　一十四萬七千二百三十貫石疋兩合支係　免役鄉村坊郭
以人戶物力田段房店價直每貫上定出　元數年額二十三萬九百八
十一貫　年支一十八萬八千四百二十五貫　寬剩四萬二千五百五
十六貫　九年帳　收二十二萬八千九百三十六貫兩　錢二十二萬
八千六百二十四貫　金五兩　銀三百七兩　支一十七萬七千九百
一十八貫　錢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八十五貫　金四兩　銀二百二十九
兩　應在四千一百二十八貫　一百二十四貫九年役錢　四十四貫
係追偷盜役錢　應副軍前支用并收糴糧未納等錢　見在二十萬一
千九百二十五貫兩　坊場河渡六十四處一界一千六十二貫　九年
帳　收一千五十五貫　支二貫　應在一百一十四貫　見在一千三
百九十六貫
利州路　舊管　錢三十三萬七千二百一貫　物斛二十四萬九千一
百五十六兩石　九年帳　應在一十萬一百四十一貫石道　錢九萬
一千二百八十九貫　斛斗八千七百二十一石　交子一百三十一道
五萬九千一百三十八貫石已依條催　四萬一千三貫石道欠閣借支
見在九十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八貫石　金三十二兩　銀五千四百二

十六兩　錢五十八萬五百四十一貫　斛斗二百三萬九千二百六十四石　絹三萬四千一百一十五疋　紬二千二百三十二疋　絲綿七萬四千八百二十八兩　四十六萬一千九百四十六貫石存留一半　四十七萬四千四百九十二貫石疋合支俵　免役鄉村興元府興文州以田畝利閬龍洋巴州三泉縣以家業貫百科出坊郭以家業出錢　元數年額二十萬五千七百二十貫　年支二十五萬七千一十九貫　寬剩四萬八千七百一貫　九年帳　收四十二萬九百七十五貫　支一十七萬三千四百二貫　應在錢一萬四千三十九貫　三百八十八貫八年以前錢　八千五百三十七貫九年未納　五千一百一十四貫諸雜未納　見在二十四萬六千八百九十九貫疋兩　錢二十四萬五千五百七十七貫　絹三百三十七疋　紬二十九疋　絲綿九百五十六兩　坊場三百五十七處一界三十七萬七千九貫　九年帳　收金銀錢絹一十四萬九千二百一十貫疋兩　支七萬五千八百六十五貫石疋兩道　錢金銀絹七萬五千八百六十三貫疋兩　交子二道　應在錢絹五萬六千一百三十二貫疋　見在金銀錢一十五萬七千九百三十一貫兩



梓州路　舊管　錢五萬七千九百一十七貫　物斛二十一萬八千三百五十九石兩　賜到一十萬貫文　九年帳　應在一十三萬八千六百一十六貫石道　祠部交子九百六十五道見出賣錢　錢一十二萬一千九百四十七貫　斛斗一萬五千五百七十四石　祠部交子共一千九十五道　一十萬八千二百六貫石道已依來催　二萬九千四百四十五貫石道欠閣借支　見在八十二萬一千二百三十貫石疋兩道束　金九兩　銀七百八十九兩　錢六十四萬三千一百一十七貫　斛斗一十七萬二百九石　絹二千一百二十六疋　紬五百一十三疋　絲四百六十六兩　交子三千九百一道　草一百束　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八十九貫石疋兩存留一半　三十五萬六千九百四十一貫石疋兩束合支俵　免役梓遂州鄉村坊郭並用丁産簿等第均出鄉村果普州以稅錢榮州以歲收租課戎州以稅色鞋重資渠州以稅錢沿估錢懷安軍岳池新明兩縣以稅錢以紐錢渠江縣依五等均出富順監合昌軍以煙爨懷安軍以稅錢水夫資瀘州以田地家業錢坊郭並以家業　元數年額五十萬四千二百二十二貫　年支三十四萬三千四百五十六貫　寬剩一十六萬七百六十六貫　九年帳　收三十四萬六十六貫

支二十三萬一千二百四十五貫　應支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五貫　九百六十五貫八年以前錢　三萬六千七百四貫九年錢　八百九十六貫未納雜錢　見在二十四萬三千七百八十二貫疋石兩道　錢二十四萬二千九百七十九貫　斛斗四百二十一石　銀二百五十五兩　絹六十六疋　交子六十一道　坊場五百三十四處一界五十八萬六千二十四貫　絹一百四十七疋　九年帳　收三十三萬二千五十三貫石疋兩道　錢斛金銀紬絹二十二萬八千三十六貫石疋兩　絲二千六百七十七兩　交子二千三百三十九道　支一十八萬六百九十四貫石疋兩道　錢金銀紬絹一十七萬六千三百五十三貫疋兩　絲二千三百二十一兩　交子二千二十道　應在錢絹四十一萬八千八百五十貫疋　見在二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六貫石疋兩道　錢斛金銀紬絹二十一萬八千八百一十六貫石疋兩　絲二百三十四兩　交子六百三十六道

成都府路　舊管　九年帳　應在一十二萬三千五百七十貫石道　錢一十萬二千八百六十八貫　斛斗二萬六百七十七石　交子二十五道　二萬五千四百五十貫石已依來催　九萬八千一百二十貫石



道欠閣借支　見在一百七十萬八千八百六貫石兩道　金頭銀脚胄梁金渡銀鍍等四件　銀二千七十四兩　錢三十六萬八千一十五貫　斛斗一百三十二萬三千三百四十七石　絹三千八百六十二疋　紬二千六百七十四疋　綿四十三兩　交子九千七百八十七道　八十二萬六貫石存留一半　八十八萬八千八百貫石兩事件合支俵　免役鄉村成都府彭漢邛蜀陵簡嘉眉雅州永康軍以私錢均出綿州石泉魏城羅江彰明西昌龍安神泉等縣挨逐等家業錢數鹽泉縣據稅色其坊郭以物力出錢　元數年額一百三十五萬一千二百九十一貫　年支一百萬九千六百貫　寬剩二十五萬一千六百九十一貫　九年帳　收六十六萬九千九百四十九貫　支四十三萬一千九百四十五貫　應在錢五萬二千七百三十三貫　一千九百七十一貫八年役錢　六千二百八十八貫九年役錢　四萬三千七百一十五貫卯借支官布卯借支客人入納交子未撥還等錢　七百五十九萬入借撥數　見在錢三十六萬九千二百三十二貫　坊場河渡一千六百五十三處一界二百四十八萬三千六百一十九貫　九年帳　收金銀錢絹一百萬四千四百八十七貫石疋兩　支金銀錢絹四十八萬九千八百二十四貫疋兩

應在金銀錢絹九十七萬八千六百六十八貫疋兩　見在金銀錢絹九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七貫疋兩　應在見在八十五萬七千七百六十三貫石疋兩束道

鄜延路　九年帳　應在二十七萬九千一百七貫石　錢一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一貫　斛斗二十六萬二百一十九石　絹三百七十七疋　塩鈔一千三百九十席　二萬一百九十一貫石已係末備　二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六貫石席欠閣借支　見在五十七萬八千六百五十六貫石疋兩束道　銀一百二十五兩　錢一十九萬二千三十四貫　斛斗三十八萬四千九十五石　絹四百九十六疋　空名祠部五百八十四道　草二千三百二十二束　應在見在五十九萬四千五百六十二貫石疋兩束

環慶路　九年帳　應在二十七萬八千一百七十七貫石　錢五萬六千五百二十二貫　斛斗二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五石　八千八百六十五貫已係末備　二十六萬九千三百一十二貫石欠閣借支　見在三十萬六千三百八十五貫石疋兩束　銀二兩　錢五萬六千五百四十三貫　斛斗三十萬六千三百八十五貫石疋兩束　絹一萬六百四十八疋　紬九千五百八疋　草二十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二束　應在



見在一十三萬二千一百二十九貫石疋

河東路　九年帳　應在二萬四千五百四十九貫石疋　錢五千八百一十七貫　斛斗一萬七百四十七石　絹七千二百四十疋　紬七百四十五疋　三千三百三十一貫石已係末備　二萬一千一十八貫疋欠閣借支　見在一十萬七千五百八十貫石疋　錢二萬八千二十貫　斛斗三萬七千八百五十八石　絹一萬二千六百五十八疋　紬二萬九千四十四疋　應在見在六十萬九千七百八十四貫石

涇原路　九年帳　應在二十二萬九千六百八十九貫石　借與城寨蕃部種牛具助火欠錢五萬七百三十六貫　斛斗二十七萬一千九百五十三石　見在三十八萬九十五貫石　錢九萬五千三百三十六貫　斛斗二十八萬四千七百五十九石　應在見在一十一萬四千一百七十貫石疋

泰鳳路　九年帳　應在一萬一千七百一十貫石　錢九千九百一十九貫　斛斗一千七百九十一石　三千四百九十二貫石已係末備　八千二百一十八貫石欠閣借支　見在一十萬二千四百六十貫石

錢六萬五百二十九貫　斛斗四萬一千九百三十一石

金陵志常平倉通典曰晋曰常平倉後無聞梁亦曰常平倉不糶糴陳因之隋書食貨志曰京都有臺城內倉常平倉東宮倉江寧縣志常平倉金陵新志曰至元五年因監察御史建言於錄事司西北隅舊廣儲倉地屋建溧水志常平倉在縣北六十步唐大和六年置宋開寶八年重修原係贍留倉政和二年改為常平倉紹興八年知縣李朝正重建元常平倉在州治正廳東鎮江志常平倉在府治南潤之有倉自齊始齊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擬常平倉市積爲儲六年下詔尚書右丞李珪之等參議出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南徐州二百萬各於郡所市糴　金壇縣常平倉在縣治東南五十步　丹陽縣常平倉在縣東北一里普寧寺北毗陵志宜興縣常平倉元附無錫州至正辛巳移置本州東隅壬辰兵燬　本朝創於縣治西名大軍倉蘇州府志常平倉義倉續會要淳熙十三年十二月提舉羅點言平江府常平歸仁兩倉貯米之數當一路之半而倉屋傾斜乞於本府見椿管官錢內支撥一萬貫措置起蓋三十間收貯米斛從之按常平之名始於漢耿壽昌所請以穀賤增價以糴穀貴減價以糶義倉則昉於隋度



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閭巷以備水旱災傷之歲即賑貧民唐志云義倉以備歲不足常平以均貴賤宋景德三年初立常平於兩浙慶曆初王琪請建義倉始詔天下亦置之常平倉在顧亭橋　崇明縣常平倉在州治前捕盜司之東　崑山縣常平倉在縣西南二百八十五步　嘉定縣常平倉與捕盜司相直太平州圖經志常平倉在省倉內松江府志常平倉在舊縣即今郡治南一百五十步宋元祐元年建乾道八年廢併入濟民倉後爲支鹽官廨舍今俱廢宣城志常平倉在東倉門景德三年臣僚請於京陝河南北江淮兩浙各置常平倉緣邊州不置每歲夏秋加錢收糴貴則減價出糶康定元年詔復義倉熙寧四年河北提刑王廣廉乞將天下廣惠倉併入常平從之紹興二年有司請復常平法德音宣諭常平之法歲久多弊令復置官可明諭天下寶祐惟揚志常平省倉舊名南倉在今登賢坊之南　乾道四年帥守莫公濛建淳熙十五年帥守鄭公興裔修并建門屋三楹歲久頹圮　紹定間制使翟公朝宗葺而新之又刱屋四十楹儀真志揚子縣常平倉舊在縣西南與廣惠倉相直後附于州倉山陽志山陽縣常平倉在廣儲新倉之東秋浦新志常平倉在縣廨之西合肥新志舒城縣常平倉

在縣治西廡紹興癸丑宰沈圻建今廢臨安志杭州府常平倉在鎮城倉
東淳祐三年趙安撫與𥲅重建臨安縣常平倉在縣南六十步鹽
官縣常平倉在縣西一十五步唐正元十年置於潛縣常平倉在縣治
東昌化縣常平倉在際留倉後吳興續志常平倉舊志在永寧倉內今
併入永寧倉德清縣常平倉舊誌在縣南達尊坊元以儲際留粮米至
正十六年兵廢今其址爲射圃湖州志武康縣常平倉舊誌在縣儀門外
之西元仍其舊
皇朝洪武十年令各縣際留粮米爲一歲支用遂即其基建倉紹興府會
稽志常平倉在省倉東常平倉在府衙東二百步四明續志至正元年
九日奉省劄欽遵詔旨設立常平倉穀賤則增價以糴貴則減價以糶隨
宜以濟其民令各處沒官則產係官贓罰闕官子粒并入粟補官散濟不
盡鈔數從宜舉行將元撥糴糶數目立倉處所每季登答申呈以憑點視
常平倉未立處所元統二年發下官本中統鈔一百二十一定四十三兩
三錢三分每年照時直糴穀就於廣盈倉收貯別無定額又常平倉在際
留倉西敖元統二年爲始撥到中統鈔本七十三定一十一兩九錢八厘
每年糴穀收貯遇年儉照依時價出糶金華府東陽志常平倉在縣西七



十二步二倉宣和五年知縣求後忠建又常平倉在州治西附於際留倉
永康志常平倉在縣治西六十步與際留倉相對義烏縣志常平倉在縣
治西廊處州府志常平倉百數秋成價賤官增價而糴以利農春夏之交
價貴官減價而糶以利不給之民官錢常不虧農民兩得其便漢宣帝唐
太宗嘗行之宋太宗復置仁宗又令沒官戶絕田產出租穀別儲名廣惠
倉以備賑濟熙寧青苗法行貴廣惠倉田錢入常平高宗建炎初復常平
法嘉定間令元租戶承佃歲取米數令項樁管以爲常平之助歸附後常
平田悉入官至大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欽奉詔書內一款節該路府州
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
估減價出糶以遏沸湧各處便宜摽撥官倉如無倉敖去處官爲起蓋欽
此又一款節該常平倉設官二員欽此溫州志常平倉在州倉後漢耿壽
昌奏令郡邑立常平倉民便之唐太宗復置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
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以舊易新宋太宗頒置以省倉南廊敖爲常
平倉紹興間趙守不群異其門南出別揭額貯米二萬四千斛元至大
二年給常平本鈔本路以平定倉東北二廒爲之今廢南昌志南昌府常
平倉舊在州衙西北一百五十步今附惠民倉吉水志常平倉在足食倉

之側太和志常平倉在縣倉之西舊止四敖嘉泰元年丞沈準增置四敖
永豐志常平倉在省倉之後新喻縣誌常平倉在縣西餘干縣志常平倉
在白雲城宋景德中尋廢杜師旦興焉凡歲豐官以時價糴貯之歉以元
價糶給於民元爲樞重建尋燬常平倉朝廷所以惠民而利害又在守令
之賢否不可不審章貢志常平倉官給鈔一千二百定收糴米三千石貯
倉以備荒今廢信豐縣志常平倉在縣治之東南臨川志常平倉分南北
南倉在縣南嶽廟之左北倉在縣北城隍廟之左又常平倉在南倉之西
又常平倉在縣治之北臨汝門外新淦縣誌常平倉在省倉西新昌縣志
常平倉二在鼓樓門之左右今皆廢宜春志常平倉在縣治內淳熙十年
知縣孫逢吉添置五倉在縣郭之南岸浮梁志常平倉在縣西十步長沙
府湘潭志常平倉在縣市西廣惠寺左湘陰縣古羅誌常平倉在湘陰縣
省倉西長沙縣綠江志常平倉在縣衙西廡澧陽志常平倉在州完之東
趙侯鼎建衡陽志衡陽府常平倉在行街之南安仁縣常平倉在縣治
之西嘉定元年劉強學建鄱陽縣志常平倉在縣倉東沅州志沅州府常
平倉在于城內西南常德志常平倉在桃源縣東五十步舊二倉同一所
有侵移之患林農丞岳爲常平使命別建武陵圖經武陵縣常平倉在武



陵縣皇華坊凡九敖中爲廳曰稷思堂取思飢溺由己之義遇省倉受苗
則撥常平米來儲之以供水旱之賑濟賑糶及月支貧民之闕食者武岡
州志常平倉在州治後夷陵志常平倉舊附州倉寶慶丙戌倉使林公岳
行下州縣特立常平倉以防侵移守高公叔獻擇地于州倉西北安泰坊
內創建邵陽志寶慶府常平倉在府倉之西淳祐五年通判潘忠恕重建
建安府崇安志常平倉在省倉之東浦城志浦安縣常平倉在縣治外之
西建安志浦城人黃靜宋政和中自置常平倉於遷陽鎮以惠艱食之民
而請于朝從之靜於是出錢數千緡爲糴本以永利民其倉自爲之記
延平府常平倉在省倉西順昌縣常平倉在縣西將樂縣常平倉在
縣東北臨汀志臨汀縣常平倉在省倉內武平縣常平倉舊在縣西今
移禪果寺法堂東偏漳州志漳州府常平倉在州省倉之中廊分六敖以
綏萬邦屢豐年爲號每敖三間屬提舉使司以司法掌之莆陽志興化府
常平倉在都倉之北景德三年置舊門西向紹興元年知軍事趙充勵重
修門移于都倉之側南向松溪志松溪縣常平倉在縣中門外東偏南安
志常平倉在鼓樓之西偏瓊州府南寧軍志受納常平倉在東廡下列之
彰德府志伏恩常平倉在安陽時唐宋常平倉在臨漳縣洺州志介休縣

常平倉。在縣衙東南。平遥縣。常平倉。在縣衙門西。　孝義縣常平倉。在縣衙東。江陽譜瀘州常平倉附州倉之左。凡七敖。有門通教場。以便月支諸軍廩給。南雄郡志。常平倉。在府治西南。建武志。重脩邕州志。常平倉。在省倉之内。連桂州志。常平倉就人户苗頭内納義倉米備蓄以備凶荒。紹慶志。常平倉。在城東門外。新安志。績溪縣常平倉。在縣東北際留倉。在治西義倉每都一所共一十六所總收稻穀三千三百八十二石七斗四升六合。尋廢。休寧縣常平倉。在縣東南隅。一在縣捿西。東偏。郴州志。永興縣常平倉。在縣治東。江少虞類苑。宋何涉以縣事參軍提舉梓州路常平倉等所。至恭攅撻吏民以立威。皆竄匿無地。巖凌提轄。直出其上。公牒州縣。云。未得當司指揮。其稅耕牒皆不得施行。轉運使李逮判官陳堯叟之議事不合。輒叱罵之。知州詣之白事。下馬於門外。循廊而進。至於坐揖之。側亦不爲起。欲廢廣安軍。衆議以爲旁去他州遠。不可廢。有韋碑方侍其父集賢校理何涉所撰鼓角樓記。以呈之曰。先君子亦具言置軍要害之意。涉曰。凡事當從公論。何足憑也。李昧等具奏其狀。詔罷歸。涉緣道上奏訟逮等無所不道。至京師下開封府鞫問。涉索紙萬幅以答款。府司以數百幅給之。乃一紙書一字。尘上書詐不實。凡一百四十事。由是停官。時所遣提舉官大抵狂妄。作威福。而涉最爲甚。涑水記聞。宋史汪綱傳綱知高郵軍。以功增一秩。提舉淮東常平。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



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爲民父母哉。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袁甫傳。甫知衢州。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之積。凡州縣窠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爲錢六萬一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賑濟。飢者予粟。病者予藥。盡籍之。羸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告于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連月道殣相望。至有舉家枕籍而死者。此去麥熟。而賒。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助費。時江閩寇迫。饒信處民情易動。於牒諭安之。檄諸郡官制司門于朝。爲保境捍患之圖。寇遂不犯。　游陸傳。陸爲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奏撥義倉賑濟。檄諸郡發粟以與民。　程師孟傳。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賑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　李繁傳。提舉常平。歲凶年先事發廩羈糴。所活百七十萬人。楊龜山語錄。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爲瀏陽日。方爲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於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至今以爲恨。通鑑長編。中書奏。乞常平錢穀歲給有餘。而民有緩急闕乏。許令已若保人物產爲抵而貸之。給常平錢穀歲若給外有餘。又誘致賒請。是不容倉庫積有存積。

必使盡散在民間。如此。徒其蓄息虛名。甚不副元法。國之財用。取具本意自令倉庫當留一年餘。方給散。戊辰修史傳。劉宰。調真州法曹。常平倉壞米半損。請于部使者及郡。重建倉餘五十敖。又請常平錢視米平則糴。昂則下其直以糶。儲之曰常平外倉。遂爲儀真無窮之惠。金史。常平倉。世宗大定十四年。嘗定制。詔中外行之。其法尋廢。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請復設。勅省臣詳議以聞。省臣言大定舊制。豐年則增市價十之二以糴。儉歲則減市價十之一以出。平歲則已。夫所以豐則增價以收者。恐物賤傷農。儉則減價以出者。恐物貴傷民。增之損之。以平粟價。故謂常平。非謂使天下之民。專仰給於此也。今天下生齒至衆。如欲計口使餘一年之儲。則不惟數多難辦。又慮出不以時而致腐敗也。况復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經久之計。如計諸郡縣驗户口。例以月支三斗爲率。每口但儲三月。已及千萬數。亦足以平物價救荒凶矣。若令諸處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糴。其不及者。俟豐年糴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之始。貴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計司兼領之。郡縣吏沮格者。糾能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穀不熟之所。則依常平法減其價三之一以糶。詔從之。三年八月。勅常平倉豐糴儉糶。有司奉行勤惰褒罰之制。其徧諭諸路。其奉行減裂者



提刑司糾察以聞。又謂宰臣曰。隨處常平倉往往有名無實。况遠縣人豈肯跋涉。直就州府糴糶。可各縣置倉。命州府縣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縣距州六十里内就州倉。六十里外則特置。舊擬備户口三月之糧。恐數多致損。改令户二萬以上備三萬石。一萬以上備二萬石。一萬以下五千以上備萬五千石。五千户以下備五千石。河南陝西屯軍貯糧之縣不在是數。州縣有倉仍舊。否則創置。郡縣吏受代。所糴粟無壞。一月内交割給由。如無同管勾。亦准上交割違限。委州府并提刑司差官催督。點交本處歲豐而收糴不及一分者。本等内降。提刑司體察。直申尚書省。至日斟酌黜陟。九月。勅置常平倉之地。令州府官提舉之。縣官兼董其事。以所糴多寡約量升降。爲永制。又諭尚書省曰。上京路諸縣未有常平倉。如亦可置。定其當備粟數以聞。四年十月。尚書省奏。今上京蒲與速頻曷懶胡里改等路猛安謀克民户。計一十七萬六千有餘。每歲收稅粟二十萬五千餘石。所支者六萬六千餘石。總其見數。二百四十七萬六千餘石。臣等以爲此地收多支少。遇災足以賑濟。似不必置。遂止。五年九月。尚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定其永制。天下常平倉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可備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餘萬石。可備四

年之用見在錢總三千三百四十三萬貫有奇僅支二年以上見錢既少且比年稍豐而米價猶貴若復預糴恐價騰踴於民未便遂詔權罷中外常平倉和糴俟官錢羨餘日舉行 章宗紀明昌元年八月詔設常平倉 三年十月勑置常平倉處並令州府官以本職提舉縣官兼管勾其事以所糴多寡約量升降以為永制宋會要元世祖至元六年始立常平倉其法豐年米賤官為增價糴之歉年米貴官為減價糶之於是八年以和糴粮及諸河倉所撥粮貯焉二十三年定鐵法又以鐵課糴粮充焉元朝典章設立常平倉事至元十九年御史臺咨奏中書省劄付至元八年奏准隨路常平倉收糴粮斛欽此劄付戶部行下合屬驗每月時估以十分為率添荅二分常川收糴委各處正官不妨本職提點並不得捺配百姓近年以來有司減裂加之勢要人等把柄行市積塌收糴侵公害私除別行禁約外都省今擬依舊設立用官降一樣斛𣗳升斗驗各處按月時估依上添荅價直常川收糴盡使支價並無減尅貧家闕食者仰令依例出糶委自本處正官不妨本職提調據合設倉官攢典斗脚就於近上不作過犯內公同選差除免各戶雜役仍按月將先發價鈔已未收糴支納見在數目開坐申部呈省除劄付戶部各路宣慰司依上施行外慮中間作弊仰行依各道按察司體察施行元史武宗紀二年九月隨處路府州



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遏沸湧戊寅御史臺言常平倉本以益民然歲不登遽立之必反害民罷之 本紀天曆二年文宗命所官司設置常平倉 姦臣傳盧世榮奏國家雖有常平倉實無所蓄臣將不費一錢但盡禁權勢所擅產鐵之所官立鑪鼓鑄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鹽課糴粟積於倉待貴時糶之必能使物價恒賤而獲厚利元王惲秋澗集論鈔息復立常平倉事狀 切惟天災莫重於凶歉國計無先於貯儲蓋儲有餘則國用足國用足則民賴以足今天下大約公私之間曾無蓄積以備凶年況即目自中都而南蝗旱水澇十有餘路雖未至甚萬一失所官須存卹然不過發倉廩免租稅重於賑濟而已此特救荒于一時其於經國遠圖則未也以愚見莫若復先帝常平之制就各路已有之倉令有司預為脩理講明定法不使有名無實昔唐以稅茶等錢為義倉之本深為便益參詳合無亦將隨路平準行用鈔庫工墨鈔息增餘見在等鈔分撥州郡作常平粟本就令本路轉運司兼以提舉收糴毋當續用逐年所得錢數源源不已則三年之間百萬石之粟可不勞而辦是常有一年之蓄矣又會驗得

常平倉國家自丁巳年初立明年戊午宣德西京等處霜損田禾穀價騰踴百姓闕食官為減價出糶民賴以安此先事之效也兼要使官民共利有五且不動官本無害經費取辦於息取息之法又無重斂一利也歲或饑饉就米全濟使民心先安大有指擬不必家至戶到感念恩惠二利也其力穡之家又知國家貴穀賤貨務農大本使趍末之徒爭緣南畝不致有過賤傷農之歎三利也至若軍旅調度粮餉為先比歲軍興動輒和糴若常平一立除屯田粮及正稅外復有百萬餘石之穀積於中而壯於外時和歲豐民無所仰權以濟軍雖調度加倍民無和糴之擾軍免闕食之虞四利也歲稍不豐平價出糶鈔本不失人賴以安使市廛之徒絕幸災貪利之心貧乏之家脫轉死流移之苦五利也若夫平糴常平富人社義等法歷代相沿莫能變易能一旦舉而復行則天下幸甚所謂不害經費為國遠圖良以此也據此合行呈覆 又論宣課折納米粟實常平倉狀 切見隨路起盖常平倉敖三千餘間已是功畢今秋豐收先得官為和糴以實廩庾然有未便者如近年上都中興西京等處和糴粮斛所委官吏往往作弊官錢既為欺隱粮斛又不數足隨復差擬省部官打筭追徵經隔數年不能結絕不惟官司紊煩公家急無所濟體訪得去歲尚書省為



山東道軍闕乏粮儲將附近州郡課程折納米粟接濟甚是便益合無照依已行事理趁夏麥收成及向前秋收將農民六色課程約量折納粟豆等物公私寬為兩便免致有欺隱紊煩之弊據此合行舉呈宋曾鞏元豐類藁提舉常平制一 朕憫農之不易故擇材諳之臣分部四出以平其政令而佐其衣食之業爾以能聞當是任屬其務知朕之意在於惠民往慎厥司慰彼黎庶 又提舉常平制二 朕憫夫農之艱且勤故詳為勸助之政又擇能吏分部四出使推而行之爾以材聞預在茲選其思宣布朕恩使敦本業之民安其田里而足於衣食則爾為能稱其職可不勉歟崔忠惠先生集湖南常平王本除京畿路提舉常平鄧益京西路提舉常平制 朕推哀矜恤隱之德畀于將命諭指之臣使推斯意以致斯事夫能體朕德意鮮矣昔成王之告康叔未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以成王咨嗟勤懇如是夫能諭上所欲推以置人腹心難矣哉爾等咸朕識擢無忘訓飭 又朝請郎黃靜福建常平制 汝出於閩粤俾汝將事徒以汝能識民情偽知吏寬猛夫以王命督察郡國固已榮矣而況懷鼓以歸郡邸持節以見闕吏豈非昔人所賢而於汝為寵乎 又應安道除淮東路常平制 朕建勸農之官修水土之政為復除以惠鰥寡均地賦

以寬民力有不順成荒政畢舉靡所遺矣汝以才選奉若成憲則為稱職
曾鞏元豐類槀奏論常平三等糶糴斛斗不便狀　當州檢會昨准本路
提刑司牒准司農寺牒准熙寧九年六月九日中書劄子節文委逐路提
刑司下州軍監縣各令供析十五年以來斛斗價分為平及貴賤三等開
坐聞奏仍乞付寺置簿抄錄遇州縣斛斗及賤價即收糴入貴價即出糶
及平價則糶糴俱止每遇合當糶糴使令所在州軍及時施行具價直申
提刑者州司承准已勘會到十五年斛斗價例分為平及貴賤三等每斗
錢數於熙寧元年十一月初四日開坐具狀申奏去訖當州勘會逐年
每至秋成據見管糶到常平倉米錢估定在市酌中實直時價收糴斛斗
樁管準備向去物貴出糶救濟飢民自今年春夏以來象外米價增貴小
民艱食已依條於在州及外縣鎮委官置場出糶常平倉米救濟止今都
糶過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一碩收錢樁管應副秋成依例收糴斛斗準備
來年春夏米價踴貴時出糶以濟飢殍今來司農寺起請分為平及貴賤
三等貴糶賤糴平價糶糴俱止當州上項年內貴價每斗七十五文平價
七十文賤價六十文至六十二文九十八陌若今秋米價高於所定賤價
每斗或至六十四五文以上合依上條不該收糴如每斗至七十文價糶



糴俱止緣本州今來出糶斛斗至多州城諸縣象外所闕常平倉米若不
趁時收糴貯積竊慮來年春夏正當民間闕絕之際官司無米支糶小民
失所州司兼檢准編勑節文常平倉斛斗若年豐物賤即於市價上添錢
收糴如年儉物貴即相度在市實直價例特與減錢出糶不得虧損元糴
之價又條常平倉斗斛每年約定合糴數目遇秋冬斛斗價平時廣謀糴
緣本州今年秋糴斛斗在近竊慮計置失時別致悞事伏乞朝廷詳察早
降旨揮許依舊條施行　貼黃　竊詳舊法但視時之美惡而斂散天下
之粟不為一定之制可謂約束之文甚簡而彌綸之意甚周今法必取十
五年之州縣開倉鄉聚湊致同時出糶一斗為錢七十有五所出者幾五
萬碩所以平已踴之價濟艱食之人竊惟聖恩至深至厚此可謂不易之
良法也今所糶粟幾五萬碩之錢向冬收成正當廣糴以準備來日之害
若使拘於價平而不糴或拘於價賤而不糴使藏有積滯之錢而倉無儲
貯之粟於以慮患國徵不亦闕乎使來歲萬一或有水旱之憂未知何以
救之此為吏者所以不敢坐視而宴然也伏惟聖恩財擇幸聽用舊無拘
以新制使幽遠之人偏蒙上賜實天下之幸王內翰奏議奏為乞罷散青
苗錢依今年二月九日勑條行舊常平倉法事狀六月八日臣聞糶甚貴

傷農甚賤傷農古今之通患也故李悝耿壽昌為平糴常平之法以救其
弊不惟當時人以為便而後世有賴焉　神宗臨御之初柄臣建議廢常
平舊法以散青苗錢縉紳之公論莫不以為非而主議者持之甚堅先帝
聖明心知其故雖重違之而至於數年之後乃奮然獨斷令常平錢斛存
留一半遇斛斗價貴減市價出糶收成時添市價收糴此有以見先帝知
常平舊法之不可廢也然青苗錢未遂全罷者以主議之大臣猶存而附
會者膠固其說未可以遽破而已今二聖臨御善政無不行弊事無不革
宜有以成先帝之志矣今年二月九日勑節文提舉官錢穀委提點刑獄
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命下之日四方歎頌以陛下聖德隆厚前古之
良法先帝之素志信可以行之於今日叅曾未數月遽復更易而所謂青
苗錢者方且著為新令以其事物論深以為駭而莫知其故臣竊料議者
不過謂青苗既不立額而取人情願坐而得息有利而無害云爾果如此
議臣請言其不然也夫取債出息貧下無知之民所甚欲也初無故而得
錢孰非情願追乎收斂之際即須追呼督促脅以鞭笞威以枷杻而後本
息可得也且又將新蓋舊積累浸多則以逃亡自損之故而虐及妻孥累
及同保者相望於道路矣當太平無事之時而使其民無辜陷溺有至於



此可不為之痛惜哉然則青苗之所謂利者果在於利民耶非民之所利
則其說既見於前矣如曰利國則歷古以來利不及民而國能獨利者未
之有也必民利而後國利焉此惟常平舊法有之而非青苗錢之所能致
也夫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民傷則國貧乃必然之理也人
果傷而離散矣區區青苗之錢能使之不離散乎農果傷而國貧矣瑣瑣
二分之息能使之不貧乎故不若穀賤不至於傷農而民敦本民敦本則
田野闢而賦稅增也穀貴不至於傷人則民樂業民樂業則百貨出而無
求不得也夫如是則下何假於借貸之物而上何慕於二分之息乎故曰
民利而後國利惟常平舊法有之而非青苗錢之所能致也臣竊惟先帝
存留常平一半錢斛以行舊法誠務在於平穀價矣然今天下郡縣猶不
免樂歲粒米狼戾價甚賤而不售凶年穀騰踴民阻饑而死亡者何耶蓋
郡縣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於為利故於青苗新令則競務力行於糴
糶舊條則但同虛設而又常平錢斛既分以為青苗之本則可充糴糶者
自已不多是以穀價低昂而終未見其平也臣伏望朝廷罷散青苗錢依
今年二月九日勑行舊常平倉法以成先帝之素志無使郡縣之吏以利
心期朝廷而廢善法也惟聖慈詳酌蚤賜旨揮施行　貼黃　先帝用大

臣之議行青苗之法偶以一二言事臣僚所論過差嘗行降黜及行法數年之後左右前後之人及諸路監司守令等豈復有議青苗法者哉惟頌贊之言則日聞於前矣然先帝乃奮然不諫群臣令常平存留一半錢斛以行糶糴舊法者蓋已深知青苗錢之爲弊而察糶糴舊法之爲善也若其後臣僚有能將順乞盡罷青苗行常平舊法則先帝豈不聽從以存留一半錢斛之意而觀之可知矣惟聖慈詳察除次升謹論奏論常平狀

臣竊以朝廷修復常平免役坊場保甲之法實欲使民以固邦本訪聞遠方官吏未諭肯意尚循夙昔之弊常平反散州縣或泥舊額所係雖有增減不敢過必所請之人未必皆願或有願請之人官司不支以至免役坊場保甲亦有違戾蓋遠方不曉朝廷美意含胡推行縱知失當莫敢申稟法行之初若有窒礙使行究正則易爲力已定之後雖欲改更則難爲功臣伏見近者修立先帝遣官按察之制伏望聖慈早降睿旨遣官按察宣諭上意詢考下情講求利害以成一代良法庶使萬世無弊生靈蒙福不勝幸甚取進止范太史集論常平劄子　臣竊以當今天下之患在於公私俱無蓄積無以待水旱凶歉一時不雨則民飢饉流亡昨春夏旱京西陝穀食尤甚唐鄧人民相食遺棄男女流離道路其存者食犬彘之食飢



民群行劫米坐法配流者係累相屬幸而得麥民復有生望故大盜不作耳然轉於溝壑與配隸遠方者已不可勝數仁聖在上豈不哀閔而爲之計慮哉夫以數月不雨適當青黃不接之際民已如此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將何以救之自中夏以來雨水不至過多秋成可望諸郡雖有被水災之處然約計之收熟之處必多年穀稍豐則公私逋負督迫民間急欲得錢無由貯積必至甚賤此農民所以豐凶皆困也自非朝廷廣謀收糴以時發斂則無以平糴濟民今諸路提刑司積常平錢猶多竊恐自罷散青苗錢以來常平之法尚未修復如舊臣愚欲乞速降指揮諸路提刑司乘今秋豐稔穀賤之時盡以所有之錢增價收糴使不至於甚賤傷農來春穀貴則減價出糶使不至於甚貴傷民若止以常平錢收糴恐亦未廣陛下誠能出內庫金帛數十萬以爲糴本專以備水旱凶荒發斂以時則官本常存而民被惠澤無窮濟民之命無大於此祖宗置內藏庫本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仁宗嘗出錢一百萬緡以助常平糴本此仁恩所以深結於民心也夫財出於民復以濟民但使民存不至流亡則今散之明年復有何患乎無財也前年冬大寒陛下出錢十萬緡散之窮民民苦於寒陛下不忍坐視其死捐以與之誠知民爲國本不可不愛惜也況

糴本常不動而可以利民上是以內庫之錢借之外路又有先朝故事何憚而不爲乎如以臣言爲然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又再論常平劄子

臣竊以爲國之本在於務農務農之本在於貴穀舜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孔子曰所重民食蓄積者邦國之大本生民之大命也臣伏見累年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昨春夏之交天久不雨陛下憂勞異食於上大臣惶恐請罪於下豈非以倉廩空虛民無所食盜賊並起將有不可知之變哉一朝得雨報賽神祇則君臣釋然相慶不復以民食爲念矣夫歲之有豐凶天之常也豐年常少凶年常多水旱之災堯湯所不能免然而國不困民不亡者有蓄積以爲之備也昨春夏未雨之時民以無復生理幸而得麥出於望外豈可常恃僥倖天災之不成也臣訪聞諸路今秋可望大熟民間不惟速欲得錢必至甚賤又小民不爲遠慮一熟則輕賤五穀粒米狼戾古之聖王知其如此是故操斂散之術以權之管子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重之權在上則其利不入於兼并之家而農民常得其平此所以家給人足也至於衰世豐不知斂凶不知散故其政荒其民流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如此者其國幾何而不亡也



今天下背本趨末民惟視上之所好若朝廷以農爲急乃可以使民務本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人貴之者好之者衆也誠使貴五穀而賤金玉則民豈有不以穀爲重者哉布帛不可一日而闕亦皆人力之所爲至於五穀天不生地不長則非人力所能致也昔梁武帝享國幾五十年江南久安風俗奢侈不務蓄積侯景之亂連年旱蝗富民皆懷金玉衣錦綺相枕藉而死唐末高駢亂淮南揚州米斗至直錢五十千皆史冊所載古有此事安知來世之必無也今夫夏則蓄炭冬則蓄冰凡民皆能知之至於豐年則不知爲凶歲之備蓋以五穀爲常有而輕之耳古人旱則備水水則備旱豐登則備凶歉知天時之有必至也惟陛下留意於務農貴穀修常平之政以厚天下取進止歐陽公集乞重定進納常平倉恩澤奏劄　臣等勘會本司近爲諸州軍有人戶進納常平倉斛斗檢會到元降勑命內定到等第恩澤太優比省倉進納軍儲數目全然數少竊以募民入粟鬻以官爵蓋是國家權宜不得已之事苟遇軍須闕乏不欲科率人民權許兼并之家進納誘以官爵蓋備一時緩急之用其常平倉乃餘力惠民之所及豈容兼并之家緣此僥倖恩澤兼慮豪民見常平倉納物不多易得恩澤一向只就常平倉進納更無進納軍儲之人失權宜獎

爵之本意。本司爲見有此不便，嘗具狀申奏，乞增起常平倉進納物數與省倉進納一般，所貴杜絕僥倖，兼不妨招誘進納軍儲。具狀申奏多日，至今未蒙降下指揮。後來累準提刑司牒，諸處斷有人戶進納常平斛斗，蓋爲恩澤僥倖，所以人戶各來進納。本司爲已有申奏起請，乞增數目，見聽候朝旨，已各牒逐處，且令未得受納，伺候朝廷降下指揮，令再具畫一，常平倉并省倉進納軍儲數目，酬獎次第，伏乞朝廷比類裁酌體認。本司見止住人戶進納，伺候勑旨。次乞早降勑命指揮。孫覿鴻慶居士集給事中上殿乞復常平劄子。　臣伏見神宗皇帝修講常平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爾時錢穀充斥，府縣大縣至百萬，小縣猶六七十萬，貫朽粟陳，不可勝校。臣又聞役法初行，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水旱。至元豐八年，計所積有三千餘萬貫石。元祐二年，京東轉運使范純粹欲以此錢米買田舉行熙寧給田募役，如邊郡招弓箭手之法。是時寬剩錢米尚有此數。則常平之積，在天下不可勝校，可見矣。崇寧中，始取充學校養士、居養安濟漏澤園等費。政和以來，又取以供花石應奉之資，積貫三十年，所費十八。適者議臣追咎熙豐，改作遂罷提舉官，而常平之財所存十二，猶以億萬計。一旦斥罷，委棄它司，爭取妄用，遂至掃地，甚可惜也。然而轉運使



漕挽軍儲上供之外，趣了目前，已號稱職，無一金之藏。它日朝廷有大水旱，招集流亡，有大舉措，繕治宮闕，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不時緩急之須，則非轉運使之所能辦。方時多事，財用爲急，比見朝廷遣諸路撫諭，添置發運副使，措置遞馬，催發綱運，不免差官。夫豈得已，所謂常平提舉官尤不可已也。伏望聖慈明詔三省，選用老成之士，追復常平提舉官，申講補助之政，增廣蓄積之備，使司不得侵，而異日有所恃以爲萬世無窮之基。陳造江湖長翁集常平劄子。　臣伏見兩淮國北門藩垣之地，所不可輕。而頻年水旱，民不聊生。去年赤地千里，淮民無食，官中舉行荒政，而儲蓄不多，無以盡稱君父憂恤赤子之意。且淮地米麥之外，他無所產，而米豐歲米麥價賤傷農已甚，不幸水旱，民就飢罷，官中束手無策救援，則是歲之豐凶，皆不免病民。民情安否，國課歛之本，柰何置不爲慮？救此之弊，莫其無術？竊惟古法可萬世常行無弊者，惟漢耿壽昌常平。豐年增價而糴，凶歲減價而糶，農末無利，官無費外，此利之未究，其害隨之。欲望陛下捐楮券各百萬付之提舉司，豐年而糴，稍高其直；不幸水旱，準直出之。價稍增則農無穀賤不售之病，糶不出元直，則農末俱濟。且今楮券在兩淮甚賤，此某若行，民得所用，而此百萬之券，常在一路，或豐或凶，皆被其

利。此最良法，無可議者。如行之有利，推以及他路，將無不可。國家逐路置常平使者，各有樁積錢米，然歲既久，米多陳腐，虛數淮南鐵錢久積，將遂蠹壞，不可復留。行之又不能盡兩漢斂散之法，振空籍貯長物，將以備凶年，坐視實惠及民尚鮮。今據已行之法，又加以此策，畢舉豐凶斂散之術，國家初無費耗，而恩德可以淪浹斯民，益侈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基於此矣。李忠定公集論常平劄子。　臣聞火旱金穰，天有常數，雖堯湯不能無水旱，而能不爲水旱所困者，人事脩而蓄積備也。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況年歲之儲爲有關乎？祖宗常平之政，實用古制，豐年則增價以糴，不使傷農；凶年則損價以糶，不使艱食。倉廩有蓄，而民無飢困之患。勑令備具，禁制嚴密，誠良法也。建炎以來，罷提舉官，而以茶鹽司兼之，奉法不謹，浸以隳壞，常平諸色錢物，州縣那移，朝廷剗刷，所餘無幾。豐年粒米狼戾，則無錢以糴；凶年民有飢色，則無米以糶。法存而人不舉，可勝歎哉！去歲之旱，綿亘數路，江湖爲甚，而福建、廣南次之。官吏坐視民之流移，而無以賑貸，則常平之政不脩之過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改提舉茶鹽官爲提舉常平茶鹽等事，勿使視之爲兼職，恬不加恤。責其遵奉法令，不得少有違戾。自今州縣不得那移，朝廷不復剗



刷。依舊推行糶糴之政，敢有違戾，重寘典憲，庶幾良法復舉，民受其賜，天下幸甚。慕容彥逢摛文堂集理會常平劄子。　臣竊惟神考立常平之法，加惠元元，意旨深遠。著令完具，而吏或不虔，使文自營，則致蠹耗出多入寡。近因臣寮建言，申嚴約束，務絕姦弊，惠及細民。臣愚以謂唯納欠多寡最見推行之實。使任職者悉心奉法，計置及時，官無抑勒留難，下無詭冒違法之人，則良民輸納自無稽違，豈出多入寡之弊。臣欲乞應欠常平錢穀，逐歲於令佐印紙內批書納欠分數，候三考滿日，別立殿最之法，庶幾知所勸沮。因或偷惰，如蒙聖允，即乞詔有司施行。周益公大全集提舉常平　御筆：三月十二日司馬光與王安石書內追還常平廣惠倉使者，當時法意與今之提舉常平官事體異同，御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詢問司馬光與王安石書內追還常平廣惠倉使者，當時法意與今之提舉常平官事體異同。臣謹按常平起於漢宣帝，義倉起於隋開皇。本朝太祖皇帝建隆二年，首詔州縣各置義倉，凡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太宗皇帝淳化中，置常平倉於京師，歲豐增價以糴，歲歉減價以糶。真宗皇帝咸平中，推其法於諸路。其後廢置不一，大略如此。神宗皇帝即位，深以務農重穀，足國裕民爲意，而大臣王安石用心太過，又不能博詢衆謀。熙寧二年

十二月乃乞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幹農田水利差役事每路各二員以朝官爲之又差同管幹一員以京官爲之或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各付以條目大要主於散青苗錢十戶以上爲一保三等以上人爲甲頭坊郭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爲一保依青苗例支借各計數收息而所遣之人多敗挺躁進所至逼迫守令惟恐散錢之不多水利之不速差役之不感良法美意繇此背馳十二月蘇軾即上書論其事中外之臣如韓琦張方平范鎮等亦皆以爲言三年正月神宗皇帝詔曰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爲惠卹貧乏並取民情願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驟成搔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沮遏願請者業罰亦如之當是時司馬光爲翰林學士論辨尤力三月詔除光副樞光以未罷青苗不肯受命乃移書安石至於再三乞追還使者此其事之本末也常平設官實起於此法非不善所以紛紛者正坐强以青苗錢與民小人得之隨以妄用况官吏侵漁其弊不一既無償納必至破家又農田水利差役雖然紛更失在欲速光乞追回蓋知民不便故也今提舉職事與當時並同緣不散青苗錢又水利差役等行之有序未嘗强民且所用之人不敢邀功妄作又每路止一員上上相安



有利無害所患鮮能識思其憂爲國長慮仰副　聖主孜孜爲民之意若更精擇而臨遣之善不可加臣備位政塗每以不能仰助選掄爲愧謹曰聖問郡併陳述伏乞睿鑒之堅集常平糴糶乞免除頭子錢　臣契勘常平之法穀賤則增價而糴貴則損價而糶朝廷之法務在惠民伏覩常平令諸給納及折博糴糶並計價收頭子錢臣愚以謂凶年賑糶所以賑飢豐年貴糴所以利農與其他給納不同理宜優恤今穀價轉賤農家尤苦乏錢欲乞州縣常平倉豐年收糴凶年賑糶其頭子錢並與除免庶幾良法美意纖悉畢及於民漢唐制度論漢常平　漢有賑民之惠而無救荒之政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苟俟其已甚而後爲之計則流民失業道路相望救之亦已晚矣漢於災傷之民非不加恤也關中飢則令民就食蜀漢山東飢則令民就食江淮江南水潦則下巴蜀之粟以賑濟之關東飢則轉漕旁郡錢穀以相救此何異於移民移粟者也至成帝流民有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沅關者詔勿苛留有欲入關者籍其姓名而納之夫一郡之災則有一郡之粟以濟之蓄於未然積於有素先事而爲之備則水旱不能爲之災何至移民易粟於倉卒之際而聽其流離轉徙於四方也耶嘗觀汲黯矯制發粟以救河內之民切謂諸郡無粟也或者俟命於君

而民之捋腹不能待也否則害粟以自殖而有司莫以告也夫以傷水旱者萬家飢或至於相食郡太守不以告而天子不之知使汲黯必俟請命而後發河內之倉則飢民必將流入於關中其必餧且死也決矣耿壽昌常平之置其策非不善而其意則在於邊儲而非以爲救荒設飢民未有蒙其利者至元帝而其倉亦竟罷矣以是知漢之常平與今日之意不同故終於救荒之政不講而臨時經畫非有長計此有志於古者所以不能不嘆息於漢也杜衍集上仁宗乞詳定常平制度　臣聞農者國之本不可不勸其業穀者民之命不可不爲之儲蓋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計本量委欲及其時散滯取羸宜究其術前志曰欲人務農人有所利粟有所歸謂官以法收之也今豪民富家乘時賤收拙業之人旋致罄竭及播事不興小有水旱則稽貸不出須其翔踊以謀厚利農民責糴饒充口腹往復受弊無復窮已雖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管子曰令有緩急物有輕重人君不治則蓄賈將市乘人不給百倍其利矣又曰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由此言之則平糴常平之制其來久矣非始於漢室之世也國家列郡置常平倉所以利農民備飢歲也然而有名無實者制度不立耳臣以謂立制度在乎



量州郡之遠邇計戶口之衆寡取賤出貴差別其飢熟信賞必罰責課於官吏出納無壅增減有制本息之數勿假以供軍歟導之時禁其爭利至於蜀漢狹境交廣寬鄉或通川易地之殊或邊郡巖邑之異各立條教以節盈虛限回易之歲時度其損敗制主典之侵刻督以嚴科則瘠瘦可充飢饉有備也今則不然凡穀散於穰歲而不能儲峙兆民困於凶年而無以振業饒贍之道固若斯乎誠嚴敕州郡據本處有無見管常平倉錢斛令後漸令隨戶口趣顯收糴轉運司不得以運軍須爲名奏乞假借其逐處合備貢石數目若有缺少令多方計度供給儻有全然少本無可圓融之處伏乞渙然下詔出府庫乳香犀角真珠之類相度隨處減價出賣添備倉本上以章去奢崇儉之仁下以成救本惠民之道俟州郡有本息增羨之處令外計遠近均融各足其額除逐遠之郡及山險之地糴貯不得過定額外沿路州府亦許就賤多糴仍先乞指揮有司將見行常平倉條貫并臣此劄子重別詳定具爲條件務令精密經久爲例并立定逐州軍合糴額數畫一聞奏朝廷更爲裁酌頒行此法之設蓋以抑兼并息貧弱苟行之必信守之必堅本息漸增則公私獲利矣比夫義社之制別生賦斂官吏侵削急速假借害大利小創於隋時而唐戴胄者猶請復之

頗得其利矧兼惠農末振墊利孔之術可忽其名而不務乎議者若云聖朝不當以出息為名此又不稽其實者也周公制民貸者以國服為之息又貸萬錢者入息五百亦取之以其道耳必也倉儲充羨國用富強雖有凶荒不至捐瘠則仁聖域民之道莫大於此也臣以狂贅鄙劾清埃冒瀆威顏伏深殞越胡祗遹紫山集有司不立常平權衡高下一出於編民物有餘則賤不足則貴因物之情也然而乘時徵利賤入而貴出亦市井之薄俗近歲農民亦為壟斷之態擎取倍息之稱而不貴數倍致乘其兩不時降新不接舊物價為之踴貴而售也是以今晨物價若干日夕物價若乇朝貴暮賤朝賤暮貴若翻覆手乘其逐末者日求升合而素無蓄積乇有司略不介意坐視其紛紛無定偷薄姦弊日甚一日然則古人常平權衡可不設歟近為民戶張忠買到軍戶王贇地二頃五十畝又令張忠重納地稅事中都除豁不惟不售五致符下本路問罪令來若不再行中呈地一也而曰軍地民地稅粮一也而曰丁粮地粮是蓋因人以立名因名以責實因人以雖收義例甚明當丁稅者不納地稅當地稅者不納丁稅自立此格例以來未有併當重當者也近年以來破壞格例既納丁粮因買得地稅之地而併當地稅或地稅之家買得丁粮之地而併納丁粮



如此重併府司屢申終不開除反致取招問罪不惟案牘繁亂名實混肴軍民重併使國家號令不一前後失信省部見小利而不究大體以瑣屑俗吏之言為可聽俗吏不惟不知義理且如一話一言先自差失何以言之所以名曰丁粮地粮者地隨人變非人隨地變也今曰隨地推收先自失言今曰丁粮地粮隨人推收則不待解說而事自明白政自歸一民賣與軍地除四頃之外納地稅軍賣與民地不問多寬止納丁粮豈不簡易正大不費辭說若中間作弊造奸僞不以實嚴立罪責各有所歸則自無詐冒伏乞照詳唐仲友說齋集漢常平倉記　漢宣帝興於閭閻入纂大統生民疾苦靡不周知及親萬機勵精政事選擇良二千石布列郡國若王成黃霸龔遂召信臣之徒率能勞倈流民勸課穡事百姓安土時和歲豐雖多黍多稌百室以盈然穀石五錢農人少利粵五鳳紀元之四年大司農中丞臣壽昌言歲漕關東穀歲費不貲宜糴三輔洪農河東上黨太元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可其奏於是近郡餘粟灌輸上都大費既省而農無賤出之患壽昌遂請推廣其法築倉邊郡穀賤則增價而糴穀貴則減價而糶名之曰常平倉用俾農末兼利家給人足天子嘉其功遂下明詔賜壽昌爵關內侯以咨顯庸宜有翰墨登載本末

史闕未補敢摭實而言曰國之大本在民人之大命在穀穀甚貴病末甚賤傷農末病則人散農傷則國貧善為國者必使人不離而農益勸設有甚貴賤而君不擇則豪商富室操其贏貲困民之不給以牟百倍之利樂歲則乘急賤收凶年則閉不出斯民反覆受斃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將使利出一孔而民不困莫若調其貴賤而御之以準故管仲通輕重之權九合諸侯范蠡用計然之策破吳霸越李悝行平糴之法魏國富疆明效大驗可考不誣惟漢受命傳嗣七世務農振乏注意匪懈令李令典章章具在獨常平之法未克舉行宣帝綜核名實史稱其職丈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壽昌以能商功利得幸於上遂乃斟酌前人之法而用之言聽計行為萬世利若夫十雨五風年穀順成千倉萬箱充衍盈溢則是倉斂之以重穀有所藏民不告病設或火旱水毀五穀不登室如委罄民有飢色則是倉散之以輕穀有所出民不乏食輕重斂散各以其時雖有金之貴且不能徵利以困民壽昌之策顧賞不亦宜乎嘗試論之天下有大利致之者聖也人臣有良策行之者君也宣帝在位十六年屢數下恩澤詔書遣使者循行郡國冠蓋相望損膳省宰減樂人使就農假公田貸種食弛池籞與貧民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使利百姓之道甚備然



惠而不費養而不窮未有若常平倉之善者繫誰之力哉壽昌建議之初廷臣有吝一時之煩費者將沮其謀惟帝決信不疑卒能行良策而致大利然則是倉之興實帝明斷之力也嗚呼仁哉若夫築治有所蓄藏有數出納有節籍在大農茲得以畧姑記其為民之意示後人云合肥新志李從天聖梁縣新建常平倉記　蓋聞在天成象婁南六星主倉穀之所藏天時不齊洪範八庶察暘燠之失序諒匪儲備曷禦赫炎況乎公劉之厚民也迺積迺倉后稷之配天也維秬維秠管子衍輕重之說抑其豪強李悝評貴賤之宜肇茲平糴是知有國有家者必貴五穀而賤金玉使菽粟而如水火既齊人之粒易得也則禮節興而獄訟息矣　皇宋重業熙昌浹宇嘉靖懿綱懸舉釀化廣被五風十雨載揚壤歌千倉萬箱鋪胙年瑞京坻之詠邇乎周公闕於漢猶每歲詔大司農恪治藏之仕蓋神宗嫌名存救之術上自邦畿下及郡邑咸聽細密之禮用分肝昊闕鴻惠之欽恤而下戶之欣賴也長淮之濱合肥之壤大小之山隣其境上下之驛達其路有屬縣曰浚遒寔楚白公之闕侯之疏封占數之氓一萬三千戶給公之穀五萬六千斛邑既劇矣務則紛然操刀學製治之者罕得其中食鰥懷音聞其奬天聖八年夏令神牧秘閣中山公輒蓬觀之清秩蒞价藩之

劇倅。同判官貲米平公以慱望苑之良。同剌史之重委。二公繼踵而倈。同諫而治。撤帷視事。祓心惠民。無淹不振。有寃必雪。昔謫茲邑。號曰難治。會令茂宰延平劉君紹納駟之閥。被簡綱之命。從獲佐焉。及之職。二公並言昔子路爲蒲大夫。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唯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此邑之難治也。用是道足以保民。是歲六月。宰君與從同日而蒞局。協力究心。亡李冠之忌。拾遺興滯。弭秕稗之政。歷季孟而事捐濟。蓋稟二公之成訓也。宰君一日顧從曰。朝家屢降天旨。以常平倉爲急務。吾邑之廩。或附于客館。或頓于縣第。或託于佛刹。深貽燥濕之憂。豈善陳因之計。盍搆廣廡。用藏嘉穀。從對曰。仁者之言。其利愽哉。然則鳩工力役。必有明擇。治材胥宇。安得虛發。請按國語以制之。一曰其所不奪穡地。二曰其爲不匱財用。三曰其事不煩官業。四曰其日不廢時務。四者備矣。然后圖之。宰君曰善。初倉之建也。得縣牙西南一隰地。前抵達衢。後界曲渚。灌木森以不列。庶草鬱而勿剪。公田而賦薄。人用而土墳。遂築以基之。其所不奪穡地一也。當掄材也。或出於邑吏。或納於里胥。欣欣而子來。熙熙而日用。何嘗誅求於齒徒。竭耗於泉府。其爲不匱財用二也。選總領以監之。刋簿書以繩之。程其工以晳之。恍其民以使之。鞅掌之際。敢墮厥職。蜂蛇之餘。乃撫其衆。其事不煩官業三也。百種之工。千夫之役。伺農之隙。計日而吏。執斷者忌勞。運甓者任力。罔墜於四業。允洽於衆心。其日不廢時務四也。掠前之美。不勞而成。悉由郡政之洪蔭。而縣尹之失陳也。東西敖屋前楹各六。北敖屋三。虛其中以容官守出納之位。鑿其池以蓄水。備火災也。聳其亭以來風。逃暑氣也。南設雙扉。司啓閉也。周置繚垣。禦寇盜也。今年夏五月。厥工告畢。墁飾皆完。宰君曰。是倉也。但以常平目之。亭曰錦𤦎。又曰子之文。嘗與於薦紳間。宜華其事。以垂不朽。從聞命怵惕。避席遜讓。不獲已而述之。若以勒翠琰。流蘼藻。固無取焉耳。時天聖九祀龍集辛未秋七月十有九日記。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主簿李從撰。文宣德郎行大理評事知縣事劉宗孟書并篆額。右班殿直監在縣茶鹽酒稅張雅。承務郎行縣尉裴懋。周東頭供奉官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馮文聡。節度推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韓汎。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節度掌書記施元喜。節度判官朝散大夫試大理司直兼侍御史李惟宣。德郎守太子右贊宮大夫同判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呂長吉。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知軍州兼管內勸農提舉㕔壽八州軍兵甲巡檢公事輕重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劉夷皇。允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守後樂安郡公立石。都梁誌。

宋鄭汝諧建常平倉記。國朝熙寧中整齊百度。諸道始建使者董常平事。金穀之凡最悉于使者。而聽焉擅出入者論之如律。守臣以無能專輒。故眂常平之儲。幾若外府。有弗給則私識諸籍。冐禁䞈用。否則一切置諸意慮之外。米腐弗易。室傾弗支。擭曰憲文具存。是有所夫責。使者不吾理也。何所取償焉。苟幸歲月無他謫譴以引去則已。汝諧假守都梁。甫眂事。則訪常平倉所在。吏以地告。其儲蓋附于省倉云。閱其數。虧于籍者餘二千斛。詰之則曰耗於蟲鼠。非一日之積。前使者行部嘗晳過三。移鞫於旁郡。有司務爲漫獄。成迫以虛數。閱即日露其狀于使者。悉寘於罪。乃即倉之故基而經營之。爽高增庳。陶瓦伐木。爲屋十有二楹。峙于東西。下版以卻濕。旁垣以防寄。中爲公廨以挾官吏。役始於庚子之八月。訖於十有一月。弗亟集以病役夫也。楚俗無良材。工習簡陋。雖今程督稍異舊制。不能保其久而不圯也。姑紀其略以詔來者嗣葺其廢云。淳熙八年四月括蒼鄭汝諧記。　又東陽宰徐潤別刱常平倉記。　賖嶮山廣田稀。小歉即賑貸。先備尤急。常平舊有數始。淳熙庚子。太守鄭公令甲子一周。地卑土濕。囷刱始所弗暇。視漏忽顛。循至極壞。則累後人。故實慶至嘉熙庚臺三遣官檢覈。腐敗耗折一萬三千斛



有奇。嘗責厳峻。官吏惶駭。往往咎教潤。一日步自營度。從旁得高燥地。請于州。別刱立敖間。架中規度。采捕居揳顛堅。去地二尺。方施板。状如閣。懲革濕腐。以兩年義米實二敖。虜庚臺備奏。御筆諸常平米非仗欺盜用妄係陳腐。聽保明中省。與斟酌蠲放。遂條具顛末。中臺奏于朝。正月旦恭奉聖旨特蠲八千二百斛。湛恩汪濊。官吏上下歡呼傾戴。先是千繫人填納錢楮四千餘貫。黃堂趙公首罷一千五百斛。貯四敖。又將以次盡罷以貯。而語潤曰。子之志勤矣。且不自伐而託於我。雖然土木其能恃以爲遠矣。惟壽昌故知千載猶在。相與租而行。則久無弊。聞者韙之。公諱希琉。乙未進士。嘉熙四年六月。郡丞東陽徐潤記。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儒士臣章仲揮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危進第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　十八陽

## 倉

### 社倉

隋書食貨志開皇十六年正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唐會要高祖武德元年九月四日，置社倉。其月二十二日詔曰：特建農圃，用贊耕耘，思俾齊民，既庶且富，鍾庾之量，冀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畜豐羨，則增糴而收，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抑止兼并，宣通壅滯。新唐書食貨志：唐制，其出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致知萬唐倉法何以數變。　唐自武德置社倉，本因隋制，社倉正為凶荒賑給。然考戴胄奏言：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末塗無以自給。於是有義倉之請。然則自隋以來，社倉兼充官費，不專為賑荒用，社倉之不足為備宜矣。自貞觀中置義倉，蓋因戴胄建議，本為歲凶給民設。然考降及武后數十年間，乃禁義倉不許雜用，是則武后之時，則民病矣。然諸庸調物，八月上旬起輸，諸租十一月起輸，邪之各有時矣。且有事而加役，旬有五日則免調，三十日則租調皆免，是有時用役而不用賦矣。水旱霜蟲為災，十損四以上免租，六以上免租調，七以上課役俱免，是又有時因天災而賦役俱不用矣。租庸調三者之法，並立而不並用，且因時而損益之，不害其為良法也。惜也不二百年間，而此法遽改壞之，以兼并重之，以括羨加之，以兩稅，而民困日深。議者皆曰：唐初雜賦，非田所出，兩稅之後，布縷出於田，力役出於田，諸所征求皆出於田，何啻十稅五。斯言亦不誣矣。宋史隱逸傳：魏掞之字子實，自幼有大志，嘗請依古社倉法，請官米以貸民，至冬取之以納于倉。部使者素敬掞之，請米千餘斛假之，歲歲斂散如常，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掞之始。錢顗上神宗乞天下置社倉。　臣聞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國有九年之備，不謂之有備；家無三年之蓄，必謂之不給。有國有家者，未始不先於備蓄也。故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此之謂矣。臣竊見諸處農民，弊力田畝，不務蓄積，一有水旱，遂至狼狽，深可惻憫。臣謹按隋文帝開皇中，曾令天下之人，節儉輸粟，名為社倉，行於當時，民無饑饉，此實濟衆之良策也。以臣愚欲乞於天下

州縣遂鄉村各令依舊置社倉當豐年秋成之時只於上三等有田人戶量出斛㪷以備賑濟第一等不過三石第二等不過二石第三等不過一石或以鄉或以村為類仍令衆人選擇有物力一戶充社倉甲頭二年一替以所聚斛㪷藏置其家即具衆戶實數申報所屬官司判押為據或有損失亦迎甲頭陪填責充使欺之弊若遇荒歉即盡數依備於下等貧民聽將米歲給日官為索還依前入社倉收貯候聚及三年或無水旱即具存留所貴常有三年之備或無水旱一方之民且收有貴賤歲有出豐所歛至輕所濟甚博歲月稍久蓄積亦多縱值水旱之灾免致流亡之患伏乞指揮下諸路轉運拜酌施行 道學名臣言行錄朱晦菴乾道七年五夫三里社倉始成歲一歛散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小歉則弛半息甚則盡蠲之建陽崇安縣志社倉四並乾道七年以後置實經始於邑人朝奉郎劉公如愚令侍制晦菴朱公集云 五夫里 黃亭市 吳屯里 根思院 大安鋪宋朱子語類因民戶計較沮撓社倉倉官而知縣不恤曰此事從來是官吏見這些米糧出入於士民不歸於官吏所以皆欲沮壞其事今若不存倉官數年之間立使敗壞雖二十來年之功俱為無益賀孫朱子語續錄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彼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



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朱晦菴集社倉事目勅令并跋語附 宣教郎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今具社倉事目如後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校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算人口指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抵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强官一員人吏一名㪷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遠後近一日一都曉示人戶產錢六百文以上及自有營運衣食不闕不得請貸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人小兒口數結保每十人結為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到倉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偽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保而掌主保明者聽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邀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添黑官桶及官㪷每桶受米五㪷半仰㪷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拶攙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攙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倉若遇飢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㪷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㪷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廒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㪷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曆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遠一日一都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具狀同保共為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保內有人逃亡即同保均備納足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㪷人等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㪷子要知首尾次年夏支貸日不可差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畢日具總數申府縣



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㪷子一名社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㪷約半月發遣裹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裹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十日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墻幷買藁薦脩補倉廒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編排到都內人口數下項 甲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產戶開說產錢若干或白煙耕田開店買賣土著外來係某年移來逐戶開 餘開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內人戶口數在前即無漏落及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如招人戶陳首甘伏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大保長姓名押狀 隊長姓名 保正副姓名 社首姓名 一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處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逐相委就社倉借米每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量收三升前來送納保內一名走失事故保內人情願均備取足不敢有違謹狀 年月日保頭姓名狀 甲戶開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

長姓名。社首姓名。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闕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係公差補。如闕社首即申尉司定差。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姦弊。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它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備償。如些小損壞逐時脩整。大段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具位朱熹奏節文。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其法可以推廣行之它處。欲望聖慈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置立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付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隨宜立約實為久遠之利。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道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勑命　行在尚書戶部。準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戶部狀。準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尚書省送到宣教郎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劄子奏。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　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



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廒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它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卻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擾擾。此皆今日之言。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歛歲施行。人必願從者眾。伏望聖慈

詳察特賜施行。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本部今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下項。諸州常平錢穀及場務錢不足。申提舉司通一路之數移用。仍聽互相兌使支撥。諸義倉附常平倉監專兼管廒屋。以轉運司倉充。其積藏而應兌換者準常平法。兼轉運司倉廒撥充常平物。諸義倉計夏秋正稅。無正稅穀處物帛之類折為稅者準此。每一斗別納五合。應豐熟計一縣九分以上即納一升。同正稅為一鈔。不收頭子腳乘錢及耗。限一日先次交入本倉。出剩通正稅。候盤量畢亦限一日據數細撥。即正稅不及一斗并本戶放稅二分以上。及孤貧不濟者免納。諸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它用。縣遇災傷當職官體量自第四等以下闕食戶給散。若放稅七分以上通第三等給。並預申提舉司審度。行訖奏。諸災傷計一縣放稅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戶乏種食者。雖舊有欠闕不以月分聽結保貸借。即穀不堪充種子者紐直以錢各成貫石。給限一年隨稅納。仍免息。州預以應支數保明申提舉司。行訖申尚書戶部。雖計一縣放稅不及七分而本戶放稅及七分者準此。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徧下本路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願從上件施行。仰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米內支撥。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



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仍仰提舉司類聚具申。聽候朝廷指揮。奏聞事。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戶部看詳到事理施行。奉勑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付戶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須至指揮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主者。仰一依今來勑命指揮疾速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符到奉行。　淳熙八年十二月　日下　書令史郭韉　令史頓圯　主事全安信　將作少監兼權戶部郎中兼權押新除郎官　跋語　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己亥。臣熹以備使浙東奉行荒政。蒙恩召上延和殿。戒諭臨遣。因得具以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社倉本末推說條奏。誤蒙開納。即詔頒其法於四方。而臣熹又以使事適獲奉承。仰戴皇仁。頓首幸甚。因竊惟念里社有倉。實唐遺法。往歲里中妄意此舉。所以收恤隱民者。蓋偶合其徽指。顧以國家未必著令。是以不能遠及。且懼其弗克久。今乃得蒙上恩徧下郡國。將遂得與閭宇之間含生之類均被仁聖之澤於無窮。固已不勝大幸。而藂陬下里斗升之積。又得上為明詔之所稱揚。下為四方之所取則。抑又有榮耀焉。故敢具刻尚書戶部所被勑命下浙東提舉常平司者。層于故里本倉聽事。而記其說如此。俾千萬年含哺鼓腹之儔。有以無忘帝力之所自云。淳熙九年四月丙辰。宣教郎直

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措緋臣朱熹拜手稽首謹言。勸立社倉榜　當司恭奉聖旨。建立社倉。已行印榜遍下管內州縣勸諭等捷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簿諸葛脩職。名千能狀乞請官米置倉給貸而致政張承務。名宗文新台州司戶王廸功。名若水衢州龍游縣衆承節。名起予等又乞各出本家米穀。置倉給貸。當司契勘前件官員。心存惻怛。惠及鄉閭。出力輸財。有足嘉尚。除已遵依所降指揮。具申朝廷外。須至再行勸勉。量出米穀。恭禀聖旨。建立社倉。庶幾益廣朝廷發政施仁之意。有以養成里閭睦婣任卹之風。再此勸諭。各請知委。九年六月　日。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為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嚞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



禽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無葢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為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做古法為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沒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為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脩職郎玶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為條約。會丞相清源公

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為條約者迺白于公。公以為便。則為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傚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



云。淳熙甲午夏五月丙戌。新安朱熹記。黃氏日抄五夫社倉記　乾道戊子。先生與劉君如愚勸分以振其鄉崇安縣之荒。俄而盜發浦城。乃請于郡太守徐公嚞。得粟六百斛予鄉之人。無復從盜。王公淮繼之守。是年冬。民以粟償官。命留里中而正其籍。明年先生請歲一斂散。俾願貸者出息十二。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沈公度繼之。又請做古法為社倉以儲貯云。文獻通考。淳熙八年十一月。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閩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廒。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司倉。時陸九淵在勅令局。見之嘆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掛墻壁。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賑恤門。凡借貸者十家為甲。甲推其人為之首。五十甲則本倉自有擇一公平曉事為社首。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結甲。其有藏匿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人。互相覺察。及有稅錢衣食不闕者。並不得入甲。仍開人戶願與不願入甲。開具一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大人一石。小兒

滅半。至歲以下不預借。甲頭加借一倍。社首親自審訂虛實。取各人親手押字類聚齊備。齎赴本倉。再自審其無弊。然後連一排定甲頭。寫上都簿明載某人借若干石。依上簿給。關與甲頭收執請米。仍分兩時支散。初當下田時。次當耘耨時。秋禾成熟還米不得過八月三十日納足。米有濕惡不實者罰之。　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之。然今所在州縣間有行之者皆以焉之。已行者爲式。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主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無可給。或拘納息米而未嘗除免。甚者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失。必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斯民庶乎其有養矣。朱晦菴集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𡾰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萑蒲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挺群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即夷滅。無噍類。然顧民良扶挐剽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適大侵。姦民處處群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爲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爲請得築倉長灘廢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爲後日凶荒之備。歲斂數以頒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



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爲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既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爲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賕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秕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司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廉廉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即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既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撥其餘。以漸及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與元履早同師門。遊好甚篤。既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爲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既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荊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

論餘日。盃酒從容。時以相訾警。而訖不能以相詘。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爲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爲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爲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君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某。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即日除太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既而天子思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爲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祕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大闡社倉記。　招賢里大闡羅漢院之社倉。新使官大夫周君某之所爲。而長灘之別貯也。始祕閣魏君之築倉於長灘。非擇其地而處之也。因其船粟之委於是而藏焉耳。故倉之所在。極里之東北。而距西南之竟遠或若干里。貸者多不便之。而是時率常數歲乃一往來。則猶未甚以爲苦也。淳熙甲辰。周君始以常平使者宋公之檄。司其發斂之政。而以歲貸收息之令。從事既爲之。更定要束搜剔蠹弊。而以時頒焉。民已悅於受賜矣。周君因益問以因革之宜。而有



以道里不均之說告者。且曰。自今以往一歲而往來者再。則其勞佚之相絕。又非前日比矣。周君於是白之宋公。而更爲此倉。以適遠近之中。且令西南竟之受粟者即而輸焉。來歲遂以遠近分土。使各集于其所以待命。民既歲得飽食而又無獨遠甚勞之患。於是咸德周君而相率來請文以記其成。昔予讀周禮旅師遺人之官。觀其頒斂之跡數委積之遠邇。所以爲之制數者甚詳且密。未嘗不歎古之聖人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其不可及乃如此。及今而以是倉之役觀之。則彼其詳且密者。亦安知其不有待於歷時之久。得人之多。而後乃至於此耶。因爲之記其本末。以爲後之君子或將有考於斯焉。周君字居晦。好讀書。有志當世之務。吏事亦精敏絕人。不但此爲可書也。倉凡二間。高若干尺。廣若干尺。深若干尺。始作以某年某月某日。越某月某日成。用工若干。錢若干。佐之者里之人某也。十三年丙午歲七月甲午。新安朱熹記。黃勉齋集廣建寧社倉利病　竊見閩中之俗。建寧最爲難治。山川險峻。故小民好鬭而輕生。土產狹隘。故大家寡恩而嗇施。米以五六升爲斗。每斗不過五六十錢。其或旱及踰月。增至百錢。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小民亦群起殺人以取其禾。閭里爲之震駭。官吏困於誅捕。苟或負固難擒。必且嘯聚爲變。往者里之寄

居有憂其然者遂請於官得米五六百石賑貸於其里計其口數給以五
月至冬而輸取息二分日增月益累數千石來日益多所及益廣謂之社
倉其後他郡縣亦有倣而為之者鄉民五六月間坐得一月之糧一月之
後早禾已登場矣是以米價不至騰踴富家無所牟利故無閉糴之家小
民不至乏食故無劫禾之患二十餘年里閭安帖無復他變蓋所以陰消
潛弭之者皆社倉之力也數年以來主其事者多非其人故有鄉里大家
詭立名字貸而不輸有至數十百石者然細民之貸者則毫髮不敢有負
去冬少歉漕使趙公行部欽得詭名之徒所逋甚多恐無以償遂鼓率陳
詞乞權免催趙公遂從其請而細民善良者亦觀望而不輸矣所在社倉
索然一空今歲五六月間鄉民遂失常年社倉所貸一月之食其勢不得
不奔走告糴於大家大家利其昔糴之急遂索價愈高至於百八九十金
而無可糴之處較之常年則是三倍其直矣由是細民之艱食者百十為
羣聚於大家以借米為名不可則徑發其廩又不可則殺其人而散其儲
居民皇皇為之不安崇安一鄉大家相率逃避於州縣者不可勝數人情
如此誠非小故雖國家法令嚴密不敢有變而患生不測可為深慮若社
倉之制自此而廢則嗣歲之憂誠未艾也為今之計莫若行下本路監司
委官早行措置去歲之逋必有索之之道積年之弊必有革之之方使社
倉之制既復則建寧之民可安事雖若微所關甚大不可不熟慮不可不
早圖 朱晦庵集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
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
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
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為便淳熙辛酉熹
以使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不以為不可即頒其法於四
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
承以布于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
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揚方客里中適得尚
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
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
大為屋以儲之涖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廡對列六庾外為重門以嚴
出內其為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即以其年散斂如法鄉之隱
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虞咸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
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



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不可知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
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為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
復吾子孫矣盡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
是衆益咨嗟嘆息其賢以為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達倫及伸
之子振來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為之書其本末既
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
壞抑使世之力能為而不肯為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
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弓之慕也慶元丙辰正月
乙酉朱熹記 周益公大全集跋朱元晦所作南城吳氏社倉記 某遭遇
孝宗皇帝陪二府者十年每歲必聞宣諭云朕自中春農事興即憂水旱
直至十月米穀上倉然後放心洋洋聖謨二帝三王所未有也方社倉畫
旨時某在東府實奉宣德意下之有司令南城吳伸吳倫兄弟請書此記
乃敢載聖語于後當有告于太史氏者具位周某書 袁絜齋集跋吳晦夫
社倉 王判公行青苗之法取二分之息而公論非之朱公立社倉之規亦
取息米二斗與青苗若無以異而公論稱之何也曰青苗之取息也無窮
或不能償則有追胥之擾有箠楚之害民不能堪率破其家言利之弊至
如此社倉則異是矣其始雖不能無息然歲歉則蠲其半大饑則蠲之十
倍其初則無復有息方當曆之之時賴此以濟人感其恩蔑不償者豈必
待督責哉此善之善者也而吳君伯仲能行之苟無利心焉可不謂賢乎
建樓藏書勉其子孫孜孜務學又將以維持社倉為經久計此皆發於良
心不能自已者續此氣脉生生不窮言積善之家者將由吳氏有餘慶矣
余是以嘉之 楊誠齋集寄題南城吳子直子常上舍兄弟社倉 有虞有
宋雙重華兩聖一心民一家締針刺水農事起重華愁旱從此始黃雲登
場萬寶秋重華對天失卻愁二十八年臨玉座太半光陰愁裏過天顏憂
喜承相知常平使者陳便宜倡為社倉首建溪盱江吳札承君師伯霜仲
雪發爾私支奇虐魃手莫施活數張子幾涑黎詔子又孫孫又子爾是重
華聖人意無論十世百千世頌安世悔業後編 寄題吳氏社倉始晦庵朱
先生作社倉於建寧之崇安縣因奏事及之乞頒其法於天下 孝宗為
下其奏於是建昌軍南城吳伸吳倫兄弟首應詔書而晦庵又為之記慶
元六年庚申予卧病江陵南城人包揚以其記來求詩適與朱氏家塾同
至讀之心折不敢以病為解遂作四韻寄二吳臨筆江然涕泗交下時十
月五日也 滄劇無悰易愴神社倉新記重開心前朝詔在恩淪骨遺老

書存淡滿襟永念君仁多善稼肯因師死下喬林皇天老眼明於鏡勉植父
書樓萬桂陰未晦庵集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
自婺州來訪予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嘆曰此周官委積
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
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
會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與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
遂不果為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
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藉藉矣予因竊歎以為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
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尚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為者聽之
民蓋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為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
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
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五
百斛者為之於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
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
父師之志毋死之患而吾子之所建雖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為
疑也子其可不為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為
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為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
事有非其分之所為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
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為此特因其墳廬
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承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
又已嘗有天子之命于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
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
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
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
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惻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
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予
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婺人蓋多叔度
同門之士必有能觀於叔度所為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
乎其有以廣大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
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師沒守
其說不懈益度於是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
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為拳拳也十二年歲乙巳冬十月



庚戌朔記　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　光澤縣社倉者縣大夫毗陵張侯
訢之所為也光澤於邵武諸邑最小而僻自張侯之始至則以病夫市里
之間民無蓋藏每及春夏之交則常糴貴而食艱也又病夫中下之家當
產子者力不能舉而至或棄殺之也又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一有疾病
則無所歸而或死於道路也方以其事就邑之隱君子李君呂而謀焉適
會連帥趙公亦下崇安建陽社倉之法於屬縣於是張侯乃與李君議略
放其意作為此倉而節縮經營得它用之餘則市米千二百斛以充入之
夏則損價而糶以平市估冬則增價而糴以備來歲又買民田若干畝藉
僧田民田當沒入者若干畝歲收米合三百斛并入于倉以助民之舉子
者如帥司法既又附倉列屋四楹以待道塗之疾病者使皆有以接託食
飲而無暴露迫逐之苦蓋其創立規模提挈綱領皆張侯之功而其條畫
精明綜理纖密者則李君之力也邑人既蒙其利而歌舞之部使者亦聞
其事而加勸獎焉於是張侯樂其志之有成而思有以告來者使勿壞則
以書來請記予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政其所以施於鰥寡孤獨困窮無
告之人者至詳悉矣去古既遠法令徒設而莫與行之則為吏者賦斂誅
求之外亦飽食而嬉耳何暇此之問哉若張侯者自其先君子而學於安
定先生之門則已悼古道之不行而抱遺經以痛哭矣及其聞孫遂傳素
業以施有政宜其志慮之及此而能委心求助以底于有成也李君於予
蓋有講學之舊予每竊歎其負經事綜物之才以老而無所遇也今乃特
因張侯之舉而得以粗見其毫末是不亦有病夫故予既書張侯之事而
又附以予之所感於李君者米者得有考云紹熙四年春三月丁巳新安
朱熹記　宜春沙洋鄉縣有社倉先是知縣孫逢吉以西南兩路田瘠稅重
人少貯蓄細民無所借貸遂倣朱文公陳請社倉規模輸倅糴米於西烏
岡市南米田市置倉兩所各儲一百三碩請二士人掌之遇春夏散借冬
熟收斂入息三分歉歲收二分以一碩為率支息米四升充鼠雀耗一升
給守倉人三升給僱取甲頭其簿籍官為印押遞處主掌人自行收斂官
不干預淳熙十六年續置九倉縣側橫頭倉宜世顯等米二百碩神田倉
朱應辰等米百碩盧溪倉黃庚等米三百五十碩宣風倉孔晦等米一百
九十五碩大安倉吳衛等米百碩石塘倉賀應叔米三百碩南金場倉鄒
顯祖等米百三十一碩西北糴村倉李如壤等米百一十碩上粟倉柳承
節廩米百碩凡九倉縣尉潘友文奉倉臺命勸諭士民自出本米各建倉
庚一方甚以為利自後上粟大安里糴村三倉皆廢久矣宣風盧溪石塘

三倉紀綱廢弛今未有任其責者惟縣下東西兩倉及孫令君西南兩倉金場一倉斂散如故然皆久以本米給還其家止以所儲息米斂散而歲止收一分之息縣西倉又以在倉積米出糶得錢二千緡足買民田一百餘畝歲買及五千把即盡蠲息米如有欠折即以田分米補湊庶幾悠久不致壞廢其餘則以俟歲歉或減市價賑糶或均給充借農民或煮粥以食餓莩邑士鍾詠作縣西社倉記朱文公有跋續又有縣之北村黃塘口丘君寶一倉乃自出本米歲收息二分亦已附縣籍矣鍾詠萍鄉縣西社倉記　淳熙戊申歲大侵金華潘公友文尉萍鄉講行荒政先是有司住往第民產之高下咸俾出粟分日振乏民或有田無積者固不容以實免其或無田而積反厚或力可致之遠方則又憚官有定價歲為常額而不敢出其所有於是盡革前弊乞糶勸分專以誠信感動故文移一出而從者翕然邑賴以濟記事公猶以嗣歲為憂載念朝廷頃常頒浙東常平使者所上常安社倉法于四方而往者侍郎孫公逢吉宰是邑又嘗斥俸餘立兩倉於邑之西鄉成式具存即是而增益之為經久計宜莫良於此甫屬意也值括蒼趙公汝謙行常平事適下其法於郡縣諉公勸率是邑公雅志在此孜孜開諭曾不踰月民樂於應命自郭至鄉為倉者九且願輸



乙之積無勤有司集於乙酉歲之六月迄今九年倉猶未建歲儲主事者之家儲益多隘弗克勝始合議剏屋於縣之西闢為堂六楹外為都門兩廡列為六庾繚以垣墻莫以守者之舍費五十萬有奇蠲息米為之凡倉之斂散皆主於邑之士而官不與焉其有頑戾弗輸則官為督趣且常致其主張維持之意總其事者詠與彭君公脩厚其儲力其事者柳君廷傑宗顯宜君師賢九德元凱宰三山周公世昌簿盧陵董公冲元分俸以示表倡尉青江王公衛實督建倉之役柳君宗顯佐之既落成因具顛末如此將籍是以請於當今之大賢而識之以詔來者慶元丁巳十月既望邑士鍾詠述宋晦庵集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余一日數其鄉人士君子之意欲余為之記其社倉之役及和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士鍾君詠之所為也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脩實有力焉故所登載詳悉如此余因嘉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赴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子導予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既有亡友劉君清之之刺在焉予拱而瞻顧而歎曰美哉予子澄之言也諸君日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予言為矣即辭去不敢為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余也矧曰是倉之成既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

亦何以異於學之有記而復何待於余言哉又況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顧余之衰謝淪落從足以為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求之若是其勤耶為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胡君香歸因跋其尾以授之且以寄謝庠序諸君使毋忘子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辛巳春分晦庵病叟朱熹書南康志南康軍社倉嘉定八年江東常平使李申奏知南康軍趙師夏撙節浮費趲錢二千貫米一萬二千碩儲以為社倉之用所宜主張成就且以風示他郡其南康三縣惟建昌舊略有社倉規模令免解進士胡滿兄弟肯任其責仍令軍縣官勸諭三縣士民繼續為之準　省劄行下備江東提舉李申劄子以前知南康軍趙司直趲積錢米為社倉之用今契勘上項米一萬二千碩以本軍三縣地分廣狹戶口多寡酌量分撥內建昌撥六千碩都昌縣撥四千五百碩星子縣撥一千五百碩其般運米斛建立倉廒就以錢二千貫支用其規式一倣建昌而頗增廣之每縣選寄居及士人之有行義者充都鄉官每鄉又自選鄉官一員提督條畫畢具井井可觀或遇水旱有司未及申請朝廷未及撥降而鄉村糶糴便有準擬



既無舟車運載之勞亦無胥吏減尅之患春散秋斂循環不已官司不費惠利無窮欲將上件米一萬二千碩永充三縣社倉米本其本軍不得拘回準劄付南康軍從所申事理施行爾後接續增廣樁積之數已倍於前星子貸斂以米都昌建昌易米為穀皆從民便但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為倉官者或私其幹僕而不及鄉民或因循侵耗以虛數交承虧損元額寶祐癸丑郡守趙希悅克紹前志極力整葺而弊端不能盡革建昌都昌間有不齊集者且差充倉首率皆推避遂致斂散間有不能以時者殊失惠民美意後之來者不可不於此加之意也　又剏立社倉記　本軍建昌縣舊有社倉規模嘉定乙巳郡守趙師夏撙節浮費趲錢二千貫米一萬二千碩以三縣地分廣狹戶口多寡酌量分撥建昌六千碩都昌四千五百碩星子一千五百石般運夫船建立倉廒之費就以錢二千貫支用每縣選寄居及士人之有行義者充倉首縣委官一員提督春貸秋斂民甚蒙惠歲月浸久倉首不無侵蠹虧失之弊淳祐壬子郡守希悅克紹先志力加整葺漸復其舊但倉首之職究轄推抵頗費定差獨建昌為甚嘉書主斂散無虧以所管多寡量充後次月日之令遵而行之使無失濟惠初心端有賴於來者云　又云復齋陳公宓治郡有聲未可悉舉其尊賢則

首將周未祠堂其救荒則務行實惠及民鼎建治事廳不擾而辦維持三
邑社倉最加意焉千萬士民甘棠之思至今爲之不絶劉漫塘集南康胡
氏社倉記　社倉之制昉於隋詳於近世朱文公之奏文公以稱貸貧民
之所不免而倍稱以償亦人情之所不堪思有以輕之故沿隋之制酌今
之宜行之於所居之建陽令社倉落落布天下皆本於文公姑以文公所
行與所聞於他郡者論之其本或出於官或出於家或出於衆其事已不
同或及於一鄉或及於一邑或糶而不貸或貸而不糶吾邑貸於鄉糶於市
其事亦各異況他郡所行未久輙弊有因其弊而廢者吾邑事方權輿安
可不豫計方思之未得故人胡伯量適自南昌之建昌來伯量蓋學于朱
氏者亟問之伯量書而言曰吾嘗行之吾邑之小蟹里既効矣請爲子言
之凡子所從厥本有異同所及有遠近所行有糶貸隨事之宜要不必計
所當知者體統欲一責任欲分體統不一則彼此牽制雖有善意不得施
責任不分則意向偏曲雖有良法不盡用今吾里之事所以行之久而無
弊者其始會吾家積歲之羸得穀六百斛以貸蓋吾兄弟合謀爲之謀之
同而異意無自生行之決而異議不得撓故其體統歸一越二十年迄于
今合本息二千斛以數之日蕃事之日脫吾兄弟出處不齊而吾兄弟之



子若孫有時不能盡勝其責也故各以其地之所比而屬諸其人使散之
必核其實而多寡不得私斂之各與其藏而美惡不相秦庶幾乎得之于
以爲何如予曰敢問今雖然是或一道也蓋體統一而責任不分則智力
有不給責任分而體統不一則脉絡有不通蔽以一言亦曰欲其戮力一
心而已昔吐谷渾王阿柴將死令其子二十人各獻一矢取一矢授其弟
使折之矢應手而折并十九矢使折之則不能阿柴乃語之曰汝曹知之
乎孤則易折聚則難摧諸子感其言吐谷渾以强社倉之事猶是已不然
狡者欺之頑者負之强者奪之吏之無職者侵漁之社倉欲存得乎哉伯
量曰然吾歸將壽于言予石與兄子姪及里中人共圖之豈惟爲社倉計
而已伯量名泳兄弟篤學其兄濬甫冠舉于鄉未幾卒弟渙令爲東流令
淞爲南安令伯量登歲高蹈不屑事科舉餘四人者皆爲名進士其進未
可量云朱晦庵集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始予居建之崇安常以民饑請
於郡守徐公嘉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
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輙以上聞詔施行之
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於數縣
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爲之於其縣

善拳開寶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
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三十有餘人以典司
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爲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
尤劇流殍滿道顧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予猶慮夫
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
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繼屬爭先
視貸籍無龠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
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爲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
無敝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
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畜故積之
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畜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
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
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筦鑰之僅存耳
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
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閒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徙
之刑茍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



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
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慶元元年三
月庚午既望具位朱熹記陸象山集與陳教授書　敝里社倉目今固爲
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蓋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茍非常熟之
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
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
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金谿歲旱處
頗多通縣計之只可作六分熟敝里今歲得雨偶多凡社倉所及皆有秋
米狼戾之興倘得二千緡可得米二千碩鄉斗於官爲一千碩來歲糶一
千碩存一千碩爲後年之備逐年更糶之可與社倉俱廣爲無窮之利敝
里社倉所及不過二都然在一邑中乃獨無富民大家處所謂農民者非
佃客莊則佃官莊其爲下戶自有田者亦無幾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戶
平時不能贍恤其農者也當春夏闕米時皆四出告糴於他鄉之富民極
可憐也此乃金谿之窮鄉今社倉之立固已變愁嘆爲謳謠矣況得平糶
一倉以彌縫其闕推廣甚惠雖糴當如何耶今農民皆貧當收穫時不復
能多藏亟須糶易以給它用以解逋責使無以糶之則價必甚賤而衆浅

於米商之舟與富民之廩。來歲必重困矣。前所言米價亦準鄉斗所糶之價耳。今歲之價必下於此。則所得米數當加多。為利不細。向來校山家凡嘗陳五利之說於主管陳丈。即以白之倉臺。等待陳丈書謂倉臺已許可其時家兄以鄉間無米可糶。故不獲卒請。某屬者亦嘗言於倉臺。但未稟幕中二丈。欲望會次及之。倘不以為不然。却幸見報。家兄當具稟以卒所請也。

又與黃壟書　某竊見鄉來趙丈舉行社倉。敝里亦主一倉。委校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於中。昨亦嘗稟聞。愚見以為莫若為平糶一倉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糶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歉歲之後。無補於賑卹。平糶則豐時可以交農民之粟。饑價賤傷農之患。歉時可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政使獨行。亦為長利。今以輔社倉之所不及。而彌縫其闕。又兩盡善矣。其詳已嘗託陳教授布稟。

鄱陽志　社倉之議。始於閩之崇安縣。因乾道戊子歲饑。故侍講朱熹借其里人朝奉郎劉如愚措置。乞之郡貸米六百石。臣盡賑糶。比冬十收其息之二。積有四年。盡以元本歸之官。而所羸凡三千一百石。自是斂散。每石祗收耗三升。雖值凶饉。人不困糶。乃上其事。乞推之天下。孝宗特俞之。仁政及民。莫此為要。今餘干縣有兩倉。其一則紹興五年轉運司



以本縣所發賑濟之米。猶存價錢一千一百九十五貫有奇。令知縣江同祖循社倉之規。置倉于福應鄉。以其錢糴米凡七百三十三石二斗。春頒秋斂。息以二分。耗如息四之一。其二則慶元五年本縣及大慈北鄉之民請于州。欲做而行之。乃括其貲產之恭贊之州庫。為錢一千二百二十七貫有奇。得米七百石頒之。民凡七百二十四戶。息耗視前遞之五年。息可償本。出納以尉提督於縣。

黃氏日抄　撫州金谿縣李氏社倉記　咸淳七年。余承乏撫州。適歲大饑。賴撫之賢士大夫相與講求賑貸。因多有以社倉事來諗。臨川縣李君德脩首以書來曰。鄉有李令君捐粟六百石為倡。將成社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甚矣社倉之法之良之可慕也。亦甚矣社倉之弊之苦之可慮也。余前歲貝丞廣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息。州縣展轉侵漁。而社倉或無顆石之儲。且法以十戶為甲一戶逃亡。九戶陪償。逃者愈衆。陪者愈苦。久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或臨秋貸錢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僉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也。救其弊耳。乃為之請於朝曰。法出於黃帝堯舜。尚當變通。法立於三代盛王。尚須損益。安有法本先儒。而不可為之救弊。使法本於先儒。坐視其弊而不救。豈先儒所望於後之人哉。朝廷可之。既又念臨川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也。又為之請於朝曰。米文公社倉法。主於減息以濟民。王荊公青苗法。亦主於減息以濟民。而利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耳。故我孝宗皇帝頒文公法於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不得與。廣德社倉歸於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之民。朝廷又可之。余遂得竊年餘之力。經理更革。以其收息。買田六百畝。永代人戶納息。且使常年不貸。惟荒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凡費皆取辦於六百畝官田之租。事甫集而余去官。未知近何如。至今猶念念不能忘。此子親歷於廣德者如此。若凡他州各縣之有社倉者聞其弊往往而然。殆不勝述。及來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初立之本法。然亦間有名雖文公。而人不文公。其初雖文公。而其後不文公。倚美名以伴厚利者亦已不少。余方為之怵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司預社倉之事哉。大抵小民假貸。皆起於貧。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為息。責時或以為怨。倘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無害。凡皆余答李君之說如此。而未敢以為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余為記。及閱實其始末。蓋一家自為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之息。不借勢於官。不鳩米於衆。故



能至今無弊。利民為博。今歲之歉。一邑賴之。置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濟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世如君也。因錄所報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之新豐饒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余為說。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而不責其償。事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咸淳七年冬至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紹興府會稽縣前志　會稽縣社倉記　社倉一名義倉。始於隋開皇中。史臣以為天下義倉皆充滿。由唐以來。歷代雖皆不廢。然不復能如隋之盛。至國朝熙寧三年七月己巳。御史言齊州科配義倉。取數太多。民何以堪。大臣亦謂人有餘粟。藏之於家。有何所害而固欲使之輸官。非良法也。遂詔罷義倉。已納者給還。然後雖罷置不一。多失本指矣。淳熙八年。提舉浙東常平米祕書熹適當歲歉。乃奏以常平米建社倉。付富室斂散。每石收息二斗。凶歲則蠲其息。又以士大夫或舉人有行義者。與縣官司出納。俟息米及十倍。即以本米還官。倉專以息米斂散。每石止收耗米三升。士民願以所藏米充入者亦聽之。如官米法。戶部看詳以為可行。而一時議者以為每石取息二斗。乃青苗法。紛然攻詆然朝廷卒行之。併下諸路。諸路既不能皆如詔。而府外之六縣亦止報府

言一面措置竟不以已立社倉爲言惟會稽山陰二縣至今爲小民之利
方來公爲此時帥王尚書希呂實左右之慶元二年提舉李少監大性復
以常平米一千五百石增置社倉在會稽則若馬山若妙智若資壽若廣
教若淨社者凡五處在山陰則有梅山之本覺柯橋之靈秘南池之興教
迎恩獨山之廟庵凡五處又以常平錢糴慈福宮米一千五百石每倉以
三百石爲率又於會稽妓廟取當來本米二百七十石有奇立琶山倉共
爲倉十二所今王公朱公李公民皆立祠以時祀享雖他善政多可紀社
倉尤其著者也袁絜齋集洪都府社倉記　漢耿壽昌建請築倉邊郡穀
賤時增價而糴貴減價而糶謂之常平其稱甚美宣帝亟從之而蕭望之
獨言其不然史稱望之非壽昌而不明著其語故莫得而考然壽昌常糶
關內穀矣望之以爲習於商功分銖之事意者常平見識亦若此爾觀元
帝時諸儒言是倉可罷毋與民爭利則望之之言尤信洪惟我朝養民以
仁雖常平之置襲前代之迹而德意所存與前代不類民有難阨趨而拯
之如救其子豈暇因以爲利哉雖然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之今發倉廩以
惠困窮惟大饑之歲不以道遠而艱苟非時有所賑恤及於耳目之所接
者而止豈不欲遠力不足也然則何以處之曰自古制法固有不能獨行



者常平之患未博精思熟講求可以相輔者兼而行之患斯博矣社倉之
設其常平之輔乎有餘則斂不足則散與常平無以異然常平聚於州
縣而社倉分布於阡陌官無遠運之勞民有近糴之便足以推廣常平振
窮之意此所謂輔也已洪都今爲大府而土非膏腴民鮮積貯平豐則僅
給歲歛則流殍邦人病之郡丞豐君有俊請復社倉自南昌新建二邑始
郡捐錢千萬屬里居之賢達江寧陶君武泉慕裘君萬頃擇士之堪信仗
者分糴之以待來歲之用將漕胡公聞而是之運米二千斛助成茲事廥
于佛廬于道觀者十有一端緒既開推之他邑可以次第而舉時乎價貴
亟下其估與民爲市賤復糴之如環斯循爲吾民便何時已耶夫天下之
最不便於民者二耽於爲蠹有黠吏焉巧於漁利有豪民焉今置是倉也
委之士類公其出納則黠吏莫措其姦歲有不登米無甚貴則豪民不閉
之糴增益之俾加厚維持之俾可久及其進於此也不惟減價而糶而直
以糶價糶之純於爲民無私心焉可不謂仁政乎昔者周官大司徒之屬
有遺人者惟施惠是職鄉里門關野鄙縣都皆有委積班班相望共億惟
謹今之社倉毋乃依倣於是相時發斂均被無遺膏澤洽濡既優既渥以
繫民心以培邦本嗚呼真良法也夫端可爲常平之輔也夫攸縣志勸立

義廩文　太守到任以來近因禱雨爲邦人久遠之計在諸縣則廣置社
倉備穀萬石歲出貸其爲慮悉矣社倉之要有四其一曰抄劄貸戶其二
曰支貸其三曰交納其四曰守掌諸家規約大抵悉委鄉官其爲力太勞
其任責太重故憚煩畏事者有所不樂爲今抄劄數實則責之保正副而
鄉官審之而已支貸則責之措置官而倉官同監視而已看守責之寺院
主首而鄉官特同共掌管而已惟催納交收專委鄉官力不至甚勞而責
亦不至太重況兩歲則替無久遠耗折之憂充役一年勞逸又粗可相補
杜乞覓不使之費財（別有約束條目）優禮遇不使之屈辱皆所以爲鄉官
計乃所以爲社倉計也真西山集嘉定甲申待制真公德秀帥潭日請于
朝以錢償當年馬穀分撥十二縣以貸細民縣領所留穀必置八倉隨鄉
之廣狹以給貸之　又奏置十二社倉狀　臣恭惟孝宗皇帝深惟民食
之重因朱熹有請頒社倉法于天下自是數十年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
歲人無菜色里無嚚聲臣少時實親覩其利歲久法壞每爲之太息嘉定
乙亥蒙恩將漕江東歲適旱蝗承詔措置荒政奔走屬部親見饑窮之民
惟鄉落最甚而致粟又爲最難勞費不翅數倍因慨然深念使社倉之法
推行而不廢在在皆有藏粟以之振民猶取之懷也其利豈不博哉至是



益知孝宗皇帝之聖謨神畫有百世不可易者近歲士大夫以其蠹弊多
端往往歸咎於法至欲舉而廢之抑不思古今之法曷嘗無弊亦在夫維
持整飭之爾姑以常平義倉論之使漁移易其害亦不一矣然卒不可廢
者以其害不能掩利故也何獨社倉必欲舉而廢之哉仰賴聖朝深知此
法未容輕變前後監司守臣有欲建立者皆詔可之凡今有倉之地如建
昌南城袁州萍鄉等處推行有法人蒙實惠而潭之屬縣曰長沙者亦有
倉二十八所蓋慶元初知縣事饒幹所立距今三十餘載雖不能亡弊而
窮民賴之亦多臣叨帥湖湘適潭人連歲艱食今夏旱暵尤甚禱請之餘
齋居深念所以爲一方饑饉之備蓋無出社倉之右者於是撙節浮費以
官錢易穀于總所凡八萬碩益以他穀共爲九萬五千餘碩十二縣置倉
凡百所令人戶之當輸穀于州者就輸之社倉其斂散之規息耗之數大
蓋悉倣朱熹所上條約而因時救弊視俗制宜者又加詳焉此蓋淳熙勑
旨之所許也仰惟二聖臨御之初方務行孝宗故事臣敢昧死以聞其中
請事宜上之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伏望聖慈察臣汲汲爲民之心從臣
所請頒降指揮令本州常切遵守庶幾良法美意久存而不壞貧民下戶
得以蒙天施於無窮臣不勝大願長沙府湘陰縣古羅志真西山中有撥

穀綱狀　本州昨爲湖南一路今夏一旱甚廣而潭州爲甚早稻之傷殘及其半想早之狀日以千百已委官分行檢視入秋以後雖幸得雨然潭之風土多種早稻其視晚禾居什之七晚禾雖稔自輸官之外贏餘無幾富家之所儲蓄細民之所仰食唯早稻而已今既不稔則來歲春夏間闕食必甚預備之計豈容不講然常平之積既以甚乏其它又無米斛可以那融儻非控告朝廷存留綱運則州郡雖有救卹之心安能使之家被實惠遂於閏八月初七日畫項具申朝廷數內一項諸縣鄉村貧民至衆每歲艱食唯仰勸分今富家所收既自無幾今雖見行勸諭置立義廩儲穀出糶終恐難以專恃貧民下戶既無穀種又乏日食將何以爲布種之資農事失時田土荒廢尤可深慮契勘本州遞年合起馬料九萬五千餘石赴襄陽交納擬乞朝廷矜憫免行起發一年容本州措畫就諸鄉村置廒受納於來歲農事方興之際委官出貸米等人戶充爲種糧至秋成輸官仍復樁管以備次年給貸不特救一時之急又可爲悠久之利除一面先次措置外伏望朝廷特賜矜允劄下總領所照會施行萬一總所以馬料難於乏供願從本州那撥官錢依今冬時價并細昇水脚糜費赴總所交納古者凶荒之年馬不食穀今蓄養戰騎務在豐肥固難盡從古誼然穀



餉馬之穀八九萬石以活力耕輸賦之民朝廷至仁必所不靳　云云宋戴邦用文長沙府大覺社倉始末　鄉里有委積以卹囏戹縣都有委積以待凶荒此周公相成王泰平之盛典也待制真公帥潭之明年湘陰早田間苦旱淺晚稻耗於烈風以故穀價翔踊既而屬邑復以旱告公視民饑猶己畢力殫慮上下協濟發廩勸分歲雖荒而不饑然公謂一時措置非經久之策於是有請於朝截糴馬穀義米命十二邑咸立社倉以貯之穀貸米等之有田者米則糶細民之無田者殆將爲潭民世世之利公其以周公之經理成周者理潭歟湘陰爲都三十二置倉七大覺光教普安顯慶國泰崇因寵諸是也適命令尹四明林冏任提督之責命尉府上饒余禹巽任措置之責選幙中之賢得廬陵朱渙檢察其事三君者相與協心戮力是究是圖不以文具應命分行田野咨訪父老如道里遠近戶口多寡附自相視適融酌中區處畫于圖籍由是貧富強猾阨塞疾苦具得其實令尹又於每倉增助百斛以廣帥君之惠今大覺倉就寺之西廡撤而新之周圍上下以板護以壁固以墻上三間貯米扁曰義倉下四間貯穀扁曰社倉通約所貯以斛計者可三千所費以緡計者二百六十有二七都出納悉隸于此於倉之都門建公祠堂提督檢察措置官預焉蓋將使

邦人知公創置之意又知奉承者之不苟如此異時君守與令皆推此心則是利豈直歲月計哉邦用材謁力腐誤被使令同邑士鄧默董其事三君丁寧告戒俾弗懈怠故不敢不勉謹述此以識是倉之始末若夫閑湘山之石而紀其盛美自有大手筆在非邦用敢僭嘉定甲申進士戴邦用記

又王鑄重建崇因社倉記　宋西山真先生帥潭日朌屬邑社倉湘陰凡七所崇因其入焉鑄貳丞措置始至見其因廊爲廒屠晴廒矮頹鑄太息寺首僧大權進曰得非病其湫隘陰潤乎若夫達之廒側有地惟使書而語之曰謀契予心矣俟帥告于長爾其董是役越日還白黃令君言未既令君愀然曰西山美意僅存一綫究心乃職正望後來廼退而經度峻峙四廒重蓋藏也中敞一廳嚴出納也尾廳一軒居主者也美廒兩廡監者也門選擇使使無擾也浴湢有所不遺小也費錢二十萬粟三十斛鑄捐金倡之令君助之補其不足者數界之監倉寺首之大權也役始于壬寅孟夏迄于季秋越二年胡令君來首訪諸倉利病有客告以崇因倉吏買之故曰是知務也乃捐公帑加備于窻牖梵砌意以爲諸倉勸始華歲月以紀其備若職掌若穀實若支遣若盤量昔西山告之君父盟之神祇具有規約在有人心者當知所遵守鑄不敢不勉淳祐甲辰丞王鑄記



湘江志長沙府長沙縣社倉　慶元初長沙宰饒幹創社倉二十八所他縣皆未有也越三十年大帥真西山念歲旱不常農食乏興倣饒宰之規行下諸縣合將錢內出豁起立社倉於寺觀不科鄉保不擾住持不白役工匠申聞于朝乞將本州嘉定十七年分合起發湖廣總所馬穀九萬五千碩於內截留八萬碩令諸縣稅戶各就社倉送納及益以他穀共九萬五千餘碩置倉百所永充賑貸却折納總所八萬馬穀錢計官會一十二萬八千貫水脚錢會共一萬九千三百餘貫夫米二千五十餘碩本縣分置社倉九處計穀九千二百七十三碩專爲賑貸有田二十畝以下之戶每年以四月一日支貸七月催收每貸一碩收息穀一斗費用穀一斗其逐月纖悉條目自有本州印行社倉規約在州置司委通判職官縣有提督措置官知縣以提督社倉繫銜丞簿尉中選二員措置任滿本州覈實無欠方許批書鄉士有信義者及合充保正副者每倉委請二人充監倉不律以法而待以禮三年一替仍與免役一年支貸則措置官同監視看守則責之寺觀主首應合干等人皆於費用穀內各有優潤至十年後息穀與本穀相登又貸二十一畝以上之戶不取息穀而止取費用穀真湘民無窮之利也歲久弊生自制司取撥息穀而監倉重困每歲出貸則監

倉保司胥吏計斛索錢收歛則贏取斛面私收折納寺觀亦不能無擾珠夫西山之美意而未有以革之者本縣始創九倉四倉隸丞廳五倉隸簿廳內龍安一倉監倉以都分散間有請于縣分割一倉於福唐寺令為十倉遂平准使帖照西山規約春貸秋歛經久勿替云林希逸竹溪集跋浙西提舉司社倉記　古人為惠於民未有不自均田始者田不可得而均民無以自濟於是有貴賤歛散之法然耿司農請於漢宣為歛散也故曰常平長孫度支請於隋氏自歛散也故曰義倉後人失其意皆歸之公敎於是致亨先生本其初以復之此社倉所由作也其慮甚遠而惠甚博矣曾未百年此法亦敝非蠹於官吏則蠹於豪家民之無仰自若也卓山陳公為西提常平使思行文公之法又本古人之心不聚以衆而求之田蓋以衆之藏易弊而田之入無窮視時而散約以其直十之二取而積之積之久則田可增田益增則惠益遠此豈異人一日之腸哉因思古今良法未嘗不可及也推而行之實惟其人文公懲在官之病而廩之於民卓山又懲積衆之病而本之於田使文公猶及知亦當嘉歎於此余閩人也恨文公之法不及於吾郡卓山來閩乃以此集見示使卓山更為閩留其不以惠於吳者惠於閩乎民窮甚矣安得如卓山者數十輩俾推行其法以



福吾國豈非文公所望於後人者哉李濬軒集代縣宰社倉砧基簿序　令社倉之制其說有二曰儲米以備賑貸之用也曰歛息以資舉子之給也向者崇安開權倣隋唐舊制而創為之蓋倉以社名則賴乎里之人相與推行而不涉吏手故實惠稍孚而弊端迄塞余淮邑數月適速帥趙公封示崇安條畫俾視效而舉行之會里有處士李巽余始到官知其人為一日以其事諉之察友與夫鄉人之善者僉以李為然遂造門而問故李曰吾邑東西不及百里南北相距加二十里中多亂山可耕之田僅得三之一故樂歲則粗可以給二有水旱之變則食為之不足於是溺子而不舉者俗誠有之賢令尹得不為之長慮而使之知父子之親乎又況關米於新陳之未接則憂不在鄉而在市蓋販者無千金之積停者無三日之聚鄉人挈擔石以趨市少則有踊貴之患甚則有不繼之憂官盍有以為之備乎然捐米以惠人非買田以規歲收之入儲米以備糶非建倉以別在官之廩則不可以圖久於是議以允合適詳視崇安之成規攜究吾邑之所便增損而行之惟其所當凡買田建倉官出緡錢二千而糴米所直數亦稱是乎又推擇其鄉之士八人任鄉官之委以與民附籍縣復委官措置以示公私互相維持之意幽遠之民始而疑來請者尚寡中而信歲終計之已支百斛今買田之外益以沒入之產亦既三倍所收矣所儲千斛若糶以時直而糴以平價雖歲儉亦蒙利焉夫不規剩利以糴則可使常新取諸歲收而與則可以持久由目前觀之若可以詔後而貽遠矣獨念夫崇安創始之制倡者里人而官為之應故其成若難而久非所患令吾邑舉行之方官始倡之而里人為之助則其設施各務得宜則其事跡若有小異至於救民於塗為國添丁原其用心則未始不同然念救民之吏率以三歲而終更歛歲計之餘錙銖而積其所成立僅止於此至於增光潤色自此豈無與我同志者吾邑之利未見其已時也雖然百里之治欲民化而俗善茲特其一端耳若夫富室之兼併豪民之武斷憝習相泯而敵民間出類風相仍而敵事時生必將講明治化拔本塞源以成禮義之俗則余之所以望於後之君子詎止於此耶姑摭建置本末出納條例悉列于冊著為砧基簿且復為之序以冠其首用詔來者使公私皆得以稽考焉　鄱梁志李知新武岡州剏置社倉省劄　武岡軍李知軍申竊見前史以歲有豐凶穀有貴賤故立常平義倉量州縣大小戶口衆寡時其豐歉貴糴賤糶專一惠利小民今則所在州縣多是有名無實又有民社倉者專務勸諉上戶蓄積以備凶荒出糶亦為良法今則所在州縣絕無僅



有本軍自寶慶三年有知軍呂朝散勸諭到在城上戶每年蓄積米二千石至三四月青黃不交之際即以市價斟酌量行裁減出糶凡糶此米者係城內外共二千一百單三家此於小民所補不細照得本軍上戶絕少勸到積米之家多者止數石少者至五七斗事出勉強頗為費力兼其間多有田產退落戶頭死亡之家官司既有名籍卒難銷豁是以兩年之間人戶多有以此陳詞者知新只得與之斟量減免是以今歲所存止有一千四百米石知新又勸諭令其自相推擇產業增進之家填補元額終無肯相糾舉者兼當來呂知軍創始之初官司先欲備米七百石為之倡率自後因循即不曾有此米知新到任之後自紹定四年撙節浮費至今年六月前後共糴米三千石已於軍衙西廊之外創夾屋三大間專一安貯上項米斛欲在每年四五月間出糶以濟細民候秋成却行收糴歸倉每歲循環為之所有每年糶糴之時出糶則依時價每升減二文收糴則依時價每升增一文如軍人情願出糶則每升更增一文榜曰每歲十糶接濟民食候秋成日却將價錢如數糴米補填元糶米名不得虧損有妨次年出糶仍常切措置以新易陳毋致欠折損壞滲程限前日先具知稟文狀申尚書省紹定五年閏九月二十日黃氏日抄更革社倉事宜申省狀

照對本軍昨因嘉熙庚子之歉康知軍初做朱文公法刱置社倉春貸
秋斂以惠百姓景定二年曾準戶部椿留不貸不斂者五年至咸淳二年
常知軍慮歲久穀壞始申朝省再行貸斂且與免息一年咸淳三年陳提
舉行部知社倉法壞日久專委兩通判任責而知軍時提其綱本軍方當
討理未定之初又與免息一年夫社倉之設正以為民當五年不貸之時
宜人情之久鬱及兩年免息之日宜人情之甚慰又令驗之人情乃有大
不然者凡兩縣十四鄉之民無不相率赴愬乞免貸斂至謂雖不取息亦
須增納必罷社倉方獲無事某等不勝驚怪極意考覈乃知借貸之息輕
而水旱之備豫法固未有善於文公之社倉者也職掌之人非而變通之
法昧弊亦未有甚於本軍之社倉者也蓋康知軍救民之心雖即朱文公
救民之心而窘於力之不逮局於勢之難行未得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
其要有二變而通之正在後之人耳文公以五夫一區之地而得建寧大
府六百斛之米故不必取息增多但使願貸者出息十二備耗而已康知
軍以小壘荒歲一時之力而欲廣為千里將來無窮之惠故志在日久增
多必使盡數均貸且令計息未足縣官不得批書於是奉行者不待其願
貸類追迫而使之貸矣是窘於力之不逮未能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一



也文公與劉君如愚自利率而救其鄉之人初不係官府倡率使然之事
故不至於出納輕重康知軍正因巨室倍稱取息之虐遂易以社倉十分
取二之廉及其所使主倉之上戶即前日倍稱取息之舊人為善不出於
本心臨時窘免於故態於是陽借貸斂濟人之權陰肆為富不仁之術矣
是局於勢之難行不得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二也惟其力之不逮而志
在增數故借貸多不出於小民之情願惟其勢之不行而權寄非人故操
制反折而歸巨室之不仁以巨室之不仁迫小民之不願又壓以官司之
勢而塞其赴愬之門此初意雖本於文公之社倉而流弊幾類於荊公之
青苗勢有必然事無足怪雖康知軍申明之初朝省回降指揮已預憂異
日反為閭閻之害雖康知軍規約之序各已預言法久且弊他日人存政
舉之難乎其人況今日乎故曰變而通之是在後之人耳今即衆籲之詞
而據其當革之弊如貸首抱催足則有挂孝一都沈子亨等稱逃亡三十
三戶積欠穀五千八百四十斤盡抑令代納之訴葛下三都潘四五等稱
祖父先貸首子孫不能脫免甚至孤寡亦不得免焉之訴此弊之不可不
革者也如同甲抱逃亡則有永岳十八都倪四五等稱逃亡並費甲內填
還鄉民枉被通勒之訴桐汭一都曹千七等稱逃戶貸穀穀不出倉只就

倉展息息上又生息展轉抑陪之訴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如縣官自十
月至二月逐月照約下鄉到倉縣官規避干繫而轉改武官則有清壇社
兵百七等稱供需官員之訴延德都高大發等稱被取輸者穀之折又有
武上都張公是等稱見任官急欲回司只取倉職虛申一狀故倉職有折
錢入己及穀不入倉之訴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始慮官司之難於徧察
於是各鄉止置一倉今則地里迢遞資次積壓其拘之使貸也守候耕數
日而斂也亦如之故有訴貸本僅了擻擔裹足而所納乃白陪者始慮倉
職之為姦欺於是諸倉各定一秤今則出入各秤高下其手其貸而給穀
也十僅得七八而斂也反倍之故有訴所出不足以了陪納又復取之私
債者始慮舊穀之易浥東作之無助於是方春即貸而斂以秋今則逃亡
既衆隄防過密其貸多待秋熟特一時藉以規取羸餘甚至穀貴糶錢待
秋熟而復低價折付反隨即取其倍稱之穀故有訴破家蕩產子孫受害
只待逃移以避社倉之苦者其始穀本每鄉僅五百擔今積其利息間已
近六七倍而支費耗折之數不預焉窮鄉何以均此歲增之數其始出貸
每戶不過四五十斤今強其必貸率不下六七倍而倉職苛取地盤穀之
數不預焉窮民何以出此歲增之息於是訴社倉一年富於一年鄉民一



年窮於一年者有之訴社倉本欲利民今反至於害民者有之訴社倉皆
是鄉民逐聚之息顆粒不曾散還鄉民而聲冤者有之且聞此等欲愬之
情其來已非一日之積凡在州縣提督之職前此亦多覩聞其言惟是法
源於文公而事本以救民恐更革之未成已謗議之先及人莫敢斷弊以
日深某等相與竊伏思念至於積月累日竊謂雖自昔聖賢未有久而不
弊之法法至於弊亦未有不可起而救之之理法出於黃帝堯舜尚須通
變法出於三代盛時猶必損益安有謂法出於儒先恐於坐視其弊而不
救者是亦豈儒先立法之本心哉顧惟此事百姓請罷社倉之說雖不可
行若倉職漁獵百姓之害豈容不革但刱法固難更革尤難法愈更而愈
密則弊愈久而愈深正如朱文公有言天下事本不難為但恐做時不比
說時人心不比我心今若更革望其能久正恐後之負令亦猶今之負昔
兩縣四十鄉之間安得人人常如康知軍之用心哉惟有簡便或可少紓
蓋穀已多矣不必更求增息弊已極矣不容盡倚倉官凡遇成熟並與住
貸于以從人戶閭詞之請偶遇水旱減息出貸于以永存康知軍救民之
法舊倉職並與改替舊來州縣官吏有關倉事者並免干預別請近城寄
居先句官成熟年分彼此相忘惟遇水旱則從本軍徑請局官及時下鄉

監倉職照官秤公平出貸並聽人戶情願不必盡數均敷少需秋成歛穀仍即封閉如故此其吏革之大綱也舊規取息并支遣耗折共收二分二釐令共止量收一分謂如歛穀本一百斤舊平年收二十二斤今止出貸之年收一十斤內以三釐充局官到倉輪夫及貸歛職掌諸色雜費內七釐以備坐倉耗折每一年許豁耗一釐豁至五釐而止謂如穀壹石一百斤二年許豁耗一斤其出貸年分不在豁耗之數舊規倉之副職經兩貸兩歛而升正又經兩貸兩歛而替令既不每年常貸更不拘貸歛次數仍以二年為例二年升正曹經歛散即與改替新舊交承周而復始以防日久生弊且得吏休舊規官差兵士在鄉名坐倉節級歲久擾人倉職鬧亦藉以立威鄉落令並免差遇貸歛年分聽於支遣穀內續行從使短顧使喚舊規倉職有事並申官司令止許甲寄居局官聽從使宜區處有合從官司施行者須寄居局官申明此其吏革之節目也本軍除已遂一施行外所合照康知軍剏立舊例備申朝省并提舉常平司照應併錄人戶令來詞訴繳申照應須至申聞者

又吏革社倉公移

照對本軍昨經嘉熙庚子大歉賴康知軍賑救民獲更生康知軍荒政結局又極力措置每鄉穀本五百擔倣朱文公社倉法歲貸收息以漸增添為將來萬一水旱之備慮及無窮恩同父母世世吏民宜共扶植奈何創始之艱難繼者易怠凶荒之苦惱樂歲易忘以至日久弊生利反成害官司皆從倉職但欲取足本息而不知倉職之並緣擾民倉職陰剝小民但期倍稱取息而不恤小民之痛苦無告甲內逃亡鄰保均備逃亡穀本坐倉展息於是小民畏貸穀甚於畏科斂而貧者竟貸之而流亡上戶避倉職甚於避差役而黠者反據之以侵蠹其他枝節不可勝言去歲之冬方當檢照規約預行糴實合貸人戶息換鄉民群訴並乞免行貸歛甚至以為社倉不除皆當逃避他郡此雖鄉民被擾一時忿激之言然其情亦可知矣聞之使人驚惻不已斟酌事宜量為通變常年並免貸歛以順鄉民衆訴之情荒年減息出貸以存康知軍仁民之政舊規息穀支遣穀耗穀共收二分二釐令推收一分充耗折支遣將來免收併與住免向來官司吏卒之擾而請委賢寄居為局官以鄉官自救鄉民如朱文公創立社倉本法通變大要不出此三者除已備申尚書省及提舉常平使司照會去訖其餘合行事件分牒關報合屬去處外所合備榜曉諭令開具下項

一社倉之不免於弊者正因取息而倉職得以並緣耳契勘倉職元來有解到人戶折納穀錢見寄留常平庫令將上項寄庫錢就近城置買水田委局官歲收租利



為扶助九鄉社倉之基本應社倉規約內元收耗穀支遣穀向後並將所收田租代充使人戶貸一斤只歛一斤更不增收顆粒所有近者申省權收一分之說緣此時未議置田不得不闕此項今出貸未有年分未須支遣算計將來出貸年分支遣及在倉每年合豁耗折數亦非多買田纔成併可住免續申照應

一社倉之不免於取息者又因欲漸積使多以備水旱耳今除前項近城置田貸息外更將各鄉元得康知軍穀本五百擔陸續出糶隨鄉置田常年積租荒年賑濟則自不必取息求多矣

一社倉所以因取息而壞者亦因積數愈多則取息亦多民戶之歲收有限力不能堪耳今諸倉見在穀除五百擔置田歲取天地無窮之利免取人戶有限之利以推廣康知軍美意外更與樁留一千擔準備出貸以存康知軍舊規視元數亦已倍之矣

一諸倉間有見管數多除五百擔買田一千擔留貸外尚有餘剩者皆是倉職得人鄉民淳良所致並與令項樁留準備水旱年分盡數散還鄉民此時亦可少寬官司劈劃上戶數難等事

一諸倉間有見管數少不了樁留去處專局日下嚴監倉職欠數補足

一貸穀雖留千擔仍取人戶情願不以貸盡為拘

一前件監倉職使欠皆是糴實倉職已收人戶之數其元係人戶拖欠者權與倚閣不許倉職私自催理為人戶不已之擾

一社倉自是鄉曲之事令請委寄居充局官之後凡事並聽局官區處但寄居行鄉曲事亦須藉官司之力而官司為民父母尤不可一日少忘吾民之事顧纔經官司輒不免吏卒之擾此所當防耳契勘本軍嘉定年間真西山將漕救荒專委本軍軍學林教授賑給書之史冊千載盛事而向來嬰兒局近改義田局及滄河渡浮橋局其田租亦皆借重教官煩其提綱蓋學校公議所自出鄉曲議事可賴以維持不朽令來社倉置田關繫尤大亦照例附廣軍學凡田租簿籍並係局官與教官同僉蓋教官廳雖官司而無吏卒之擾者也兼或遇有緊事合經本軍行移教官以見任官與之同共棄議事亦易達其餘些少文移局中徑牒縣官等處施行

一局官文書照紹興府例就本軍置社倉局仍照本軍舊例以書局人充之遇有公申徑從書局呈押又恐書局近上人無專工到社倉局吏差一貼司到局書寫兩名並於田租內支行月給

一倉職舊規兩年為副兩年升正而替凡職皆經四貸四歛今既常年不貸不可專拘四年之限必在四年之內曾經一次貸歛俟四年限滿亦許替換或雖經四年遭值連熟未經貸歛者未許替職

一倉職向以為難者與官司共事耳今官本置田之後倉穀皆是民穀貸數止管千擔

有事直達鄉局並無向來繁難應有倉職改替請機察保明申局官備申
本軍照應但取物力高強衆所推服不可以前來已充為拘蓋庚子至今
已三二十年縱曾充應亦當再充貸首亦如之　一貸穀止用大秤昨因
別用小秤收息訪聞倉職多在小秤作弊今既免收息之後不許更用小
秤　一舊來鄉民納穀等待貲次多至旬日小民四散搬擔或至貸本僅
了費用訪聞體例倉職交較機察搬穀必待數多然後入倉以致鄉民等
待不便今既不常貸常歛設遇貸歛又是水旱年分患難相卹之時況所
貸止千擔請機察先次下倉點數分撥不可為倉官過數秤出既不出息
恐衣私作弊尤當防閑貸則隨到隨給歛則隨到隨交三日一次申歛數
六日一次請機察交盤入廒不可俟歛足而後盤入以擔閣人户　一諸
倉多有損舊或無地板處以致穀易損耗今既有樁留數目尤當增置地
板諸倉應有合修去處並請日下申明及時修置　一康知軍立社倉之
初係本官自趲到酒息及李盈家業并荒政局剩米即不曾將窠名官物
創置況今日更革之後諸倉所存全是息穀又皆係百姓已物於官司尤
無相干不獨官司無干將來水旱有備官司又將賴之訪聞舊來官司或
遇窘迫時曾有欲議移兌者好官員自是決不肯行或向後人吏有以此



說鼓惑官司之聽者諸局官以鄉曲大義白之當職仍先與一面申省照
會　一社倉置田候見數目亦與申省蠲免苗稅　一修倉並照康知軍
元約於倉穀支遣數內公支分明出豁　一以上並係廣德縣諸倉施行
其建平社倉自康知軍創置以來即專委本縣見令牒催差職搬穀未辦
候到陸續施行　又已照應本州已監勸饒縣尉貸社倉申省狀　照對
本州今歲米貴民多餓死拯救無具言之痛心所藉者惟勸糶耳而勸糶
亦有難行者寄居前校城縣尉饒立積米累鉅萬而性吝嗇其餘中户尚
從勸糶惟此第一出等户獨不從勸糶凡其回報皆是相欺某自擕入儌
固難以必巨室之聽最是饒縣尉編撫州諸邑鄉落積祖皆有社倉豐年
繇歲多取貸息及今荒年算計月令米貴將來得息而或價傾恐反失利
遂一粒不貸惟深其扃鑰以待客販以此民怨入骨衆訴滿庭某謂社倉
正為荒年設也今乃豐年民不願貸反抑貸以取其息荒年民正仰貸恐
負糶以視其死此於救荒關繫最大且社倉本以春貸今已中夏又豈容
少緩者但勸之雖切竟無報應縣尉者儘雄據則社倉終於不貸遂不免
請上饒縣尉留之食聽分項差官四出監貸而所差同官以及州縣吏卒
乃蹙類相予謂饒宅威制一州令若行此禍且立至或叩頭乞免至於垂

泣某竊念此事某實自為之萬一累衆同官於心何忍所合先次申聞乞
賜照應或將來饒縣尉果有詞訴及或買人游說中傷某願身坐其罪無
以及同官不勝願幸某此止為救荒一事而發其饒縣尉居鄉過惡亦不
敢併及以孤初到官安國恤貧之約文天祥文山集業校勘社倉記　社
倉之法阜陵下之四方而周人委積之意復續於二千歲之後文公請也
公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焉於當世天之所以予之者不輕而得於其時者
復厚天其有以行之也校勘業君重閑無一命為之階而倡率同志嘉惠
閭封已能鑿鑿精實使君得志於世文公之議將次第而充之昔劉煇僉
判時得俸不以自羸椒買田贍族或謂范文正此志三十年非參大政則
有不遑焉者矣煇為小官乃能隨力為義可不謂賢乎煇之於文正君之
於文公事有大小世有難易心之所推則吾無間然矣君雖布衣尚何不
滿于哉元程雪樓集跋魚山李氏社倉事後　官有常平私有社倉皆所
以利民也常平廢不復舉社倉之存者亦無幾矣今年春余歸毋喪於南
城之南主于魚山李氏識魚山翁之子仁壽獨能嗣其翁所主社倉規制
至于今不廢吁可謂難矣仁壽老猶嗜學其才足以用而隱居求志能不
失其世守也豈偶然哉武陵圖經社倉散在武陵縣諸鄉僧舍閭禕本郡



守盧陵胡槻置時丙寅後饑甚槻力撙郡計撥米百碩以為本令士友
掌之以貸農民碩收息三斗委邑丞提督其事農民受惠無窮其後所存
多寡則視所掌者何如爾瑞陽志社倉　太守陳韡創散在十七鄉每鄉
一所取近便寺觀建立鄉官里師主之司户提督其法秋歛春散每户貸
穀五斗五等户賑田力穡者方許給借游手末技者不與焉歲久弊生或
散而不可收或積而不散散斆折損壞者皆責償於里師非破家不已也
太守方逢辰欲救其弊委官發穀買田以為經久之計名曰社莊貯穀備
荒歸附後則入于官矣吉水志義惠社倉　在州南二里計至元戊寅邑
旱澇艱食里人胡榮祖倡義捐田建倉衛齋周焱實贊之胡倫劉次雲彝
淳黃愷夏待一歐陽堯文梁達泉等五六十家衆田助義協濟邑南周氏
施敀宅為廩曰平濟莊歲成輸官貯其餘粟以待來年艱食之月賑濟邑
民不復取償今計其田產可二千八伯碩鄉斛至元年間僉憲覲復馬公
昀親按視倉賦詩嘉獎更扁曰義惠社倉命郡人劉辰翁記之大德三年
二憲曾山臧公夢解勉勵令有司蠲其輸官包納之費於癸卯奉使宣撫
移咨省府轉咨都省揭牓禁治沮撓民間深得其惠南安郡志社倉在郡
治之西與藥局對峙舊係雲莊屋乙亥其租附軍學前掾李載獲浦東今

即地基重建，易名社倉。景定癸亥，郡侯饒公虎臣撙節浮費，積見錢二千緡，省元羅本冬收夏貸，以濟艱糴。蓋倣朱文公社倉之規也。官莊附軍倉之西。咸淳丙寅，郡侯貫公畚世監到諸丈借兑官錢一萬貫，省買近城田，歲收租米，計省斛八百三十二碩有奇。遇夏秋之交，減價發糶，以濟艱糴者。

甌寧志社倉一十二　崇安里東瑞相院。西鄉里同化院。梓溪里龍安院。禾供里林泉院。禾義里長樂院。豐樂里雙石院。禾吉里梁源院。德惠里雲巖院。吉陽里上重院。梅岐里福慶院。麻溪里聖龍院。高陽里興福院。

建安志社倉七　東甚里普照院。安泰里靈集院溪西倉。建寧里歸復院。南才里資福院。川石里重興院。以上五倉，係紹熙五年上司行下置立。順陽里資福院。安泰里靈集院溪東倉。以上二倉，係慶元三年知縣事俞南仲增置。己申上司照會。

松溪縣志社倉一　舊政鄉杉溪里，郭付慶元二年創置。

浦城縣志社倉二。遂陽鎮水利倉。東禮里倉

社倉在護國寺東，端平二年建。

輿地紀勝橫州社倉　橫州土瘠民貧，家無餘藏，稍遇旱潦，人無假貸之所。紹定元年，太守張頊置米一千石，立為社倉，長以鄉上戶主之。有田而無種糧者，家貸一石，秋成償官，不取其息，惟許主倉之人量收一斗，以補鼠雀之耗，不仗夫人干預。

新昌縣志社倉　散在各鄉圖，規制同高安。令改名義倉，當

國志社倉　舊有田六十七畝。淳熙十二年，縣令費詡建屋二十楹於龍峯山門之左。

永樂大典卷七千五百十　圭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孫鋭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敬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一　十八陽

倉

## 京諸倉

隋書食貨志晉倉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豫章倉釣磯倉錢塘倉並是大貯備之處自餘諸州郡臺傳亦各有倉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唐會要大中六年十一月勅應畿內諸縣百姓軍戶合送納諸倉及諸使兩稅送納斛𣂏舊例每斗函頭耗物蘧蒢皆有數限訪聞近日諸倉所由分外邀頡剩索耗物致使京畿諸縣轉更凋弊農桑無利職此之由自今以後秪令依官額餘並禁斷　宋會要京諸倉總二十三所船般倉稅倉每倉監官三以京朝官及三班充端拱初詔以粳米糯米為一倉小麥小菉豆為一倉大豆粟為一倉每歲納畢先省一人稅倉準此又每倉監門一人以司天監官充至治平三年五月詔罷之折中倉監官無定員以京朝官及諸司副使內侍充其所由主斗防守兵士無定數國初置倉凡受四河運至京師者謂之船般倉永豐通濟萬盈廣衍初通濟有四倉真宗景德四年改第三曰萬盈第四曰廣衍延豐舊曰廣利景德中改大中祥符二年增順成舊曰常豐貞符第德十年濟遠舊曰常豐景德中改富國太平興國中以迎春苑故地為倉十倉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曰裏河永濟永富二倉受懷孟諸州所運謂之西河廣濟第一倉受潁壽諸州所運謂之南河亦曰外河廣積廣儲二倉受曹濮諸州所運謂之北河又有茶庫倉或空則兼受船般斛𣂏其受京畿之租者謂之稅倉廣濟第二倉受京東界諸縣廣積第一倉左右騏驥院倉天駟監倉三倉受京北界諸縣左天廐坊倉受京西界諸縣舊有義倉大中祥符元年改大盈右天廐二倉受京南界諸縣其受商人入中謂之折中倉有裏河外河二名其後諸倉名額或更則所受小異今豐濟廣濟萬盈廣衍延豐第一第二順成濟遠富國永濟第一第二永富等十二倉受江淮運裏外河折中廣濟第一三倉受京西運廣儲廣積南廣積第一廣濟稅倉等四倉受京東運天駟監左右騏驥牧養監倉受人戶馬料等以應支用



太祖建隆元年五月命殿中侍御史王伸監察御史王祐戶部郎中沈義倫殿中丞王仁郁太常博士夏侯澄太子左贊善大夫陳泌左龍武將軍韓令升左千牛衛將軍時贊分掌在京倉庾先是京畿近輔租調委輸吏緣為姦民多咨怨至是始擇庭臣總之　二年七月追奪右衛率府薛勲在身官配沂州衙前收管坐監常盈倉不能御轄所部用斗稍重為覘者所捕下獄伏罪太祖怒而黜之棄倉吏於市　乾德三年九月帝聞在京官廩有積歲陳腐者乃有司滯於給遣也權點檢三司使趙玭及判官並罰俸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七月詔免右監門衛將軍范從簡華府率宋廷信太子洗馬張君訥衛尉寺丞劉光序等官坐分掌太倉吏畫入民租失察舉故也　先是歲漕江淮米四五百萬斛以給京師選能吏分掌其出納以中黃門副之太宗恐吏槩量為姦遣期門辛從服偵邏得永豐倉持量者張遇凡八輩鞫之盡得其受財為姦狀帝怒命斬之杖中黃門先掌庾吏懲不謹　雍熙四年八月詔在京水運諸倉先是倉吏槩量為姦致外州民逋大米二十六萬七千石並除之　端拱元年七月命樞密直學士余休復等案視京城水運倉裁其利害休復等言京城內外凡大小二十五倉官吏四百二人計每歲所給不下四百萬石望自今米麥菽各以百萬石為一界每界每常參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專知副知各二人凡七人同掌之監官月加給如知州監軍之數專副給飧錢諸倉凡貯米千四百六十餘萬石可支三歲惟小麥菉豆過三歲即陳惡望令有司每歲無多調而米麥各以百五十萬石為一界又言東南諸州歲運秔米守給者常須數歲乃畢或罹暑濕因多損敗望每石給雀鼠耗一勝並從之　二年九月詔開封府特許於在京折中粳米粟豆大小麥國家之務儲蓄為先自前省倉折中斛𣂏蓋以濟人利物通商惠農既積歲時頗生欺弊又從停罷後議施行將永便於公私宜別行於條貫其折中斛𣂏自今只許客旅將斛𣂏依時價折中準船般倉例每百萬石為一界所有食祿之家并形勢人並不得入中斛𣂏及與人請求折納違者許人陳告主吏虎死本官除名貶配仍委御史臺糾察其所中斛𣂏不計多少並支與告事人充賞主吏自能陳告並免罪亦依告事人例施行其監納朝臣使臣不得受人囑託納中斛𣂏違者並除名貶配候納及數目即往具逐色斛𣂏封樣於樞密院送納仍以膳部員外郎范正辭洛苑副使綦仁澤作坊副使尹宗諤同掌其事先是募民及聽商賈入粟給券於江淮以茶鹽償之謂之折中或有言其弊濫罷之自是歲失國用百萬之入故復之也

淳化二年五月置折博倉許商旅納粟麥計其直分於江淮以官茶給之
先是有折中倉之目掌庾吏與縣量者爲姦遂詔停廢端拱二年有司請
復置既而歲旱中止至是始復焉甚有以佐國用而商人便之　五年四
月帝審語及折中倉左右皆言折中乃公私之利帝曰豐稔之歲行之固
有利焉儻年穀稍歉慮商人收糴斛斗物價翔起物價貴則貧民愈艱食
焉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臣下只知折中爲便殊不知陛下用心憂民至
此方知外人豈能測量聖慮　真宗咸平元年七月詔裏外河折中倉所
由斛子隨專副一界一替八月詔監倉京朝官無得以羨餘爲課　五年
二月真宗曰倉廩府庫多收出羨以爲勞績若非常納之際重斂即是支
給之時減尅諸道轉送官物償其遺負公人頗甚不易況舊有條貫可嚴
行誡約但以持平爲務不得收其羨餘叙爲勞績　景德二年詔三班勿
以廕補未歷事使臣監諸倉三年三月詔在京倉草場監門使臣自今後
逐日常須各在本處監門不得容庇專副公人等輒作弊倖亦不得妄託
事故非時抛離本處如違當行嚴斷所有監門司天臺主簿保章正等若
是須要勾集議事即仰司天監奏取指揮并仰提點倉場所常切覺察如
有違犯即具名聞　四年十月詔京城倉場受納芻糧勿得留滯仍令三司
開封府察之　十一月詔申太倉給軍食槩量剋少之禁先是軍士所得
斛裁八九斗頗以爲言帝以問三司使丁謂謂曰前詔條制太倉納諸州
運糧無得增受諸軍月給無得減剋違者至死今此減剋誠合嚴誅但運
粮米常有耗舟卒盜食其中若太倉輸納稍難則恐綱運不繼帝曰然月
廩不可虧少故復約束之　大中祥符二年十月帝宣示宰臣王旦等謝
德權言先提舉折中倉如紅粳米不任久積倉廩當時遂準三司牒只納
白粳米近日有言事者請納紅米今所給已多雖利於商旅其官廩先有
紅米計其支給積年未及新者徒致腐敗仍取折中舊納紅米白米及新
者以進帝曰可令三司議可否以聞　五年三月詔在京諸倉自今每遇
支散諸軍班諸色人月粮口食仰子細驗認如是興販人收接頭籌支請
却上好斛斗及有搭帶出外即收捉赴三司勘逐坐法施行　六年二月
詔諸倉等處監門使臣及監官當給粮受納綱運時不得與官員及諸色
人閑雜人同坐如違應犯人並當嚴斷仍委三司提點倉場所常切覺察
兼許人陳告四月詔在京工役禁軍廂軍兵士所請口食令殿中侍衛馬
步軍司指揮依例每月一度請領至月盡旬假日並與免一日工役令兵
士自去赴倉搭般並仰三司每至支散口食之時預先指揮合支倉分令



監官專副等專在本倉等候兵士請領無令悞事七月詔自今每差京朝
官使臣監納秋夏稅不得令公人等供給喫食監官並須躬親巡覷敖門
不得於監門使臣處衷私取曆往本家或隣倉抄上稱無損動其監門使
臣亦不得顧情衷私將文曆與監官書押如違許人陳告各以違制論十
月詔京城諸倉所納秋賦宜令均平不得稽滯侵攪仍委開封府廉察之
七年二月詔倉草場神衛剩員以三千人爲額六月詔如聞在京諸倉場
人戶送納官物多有留滯乞索錢物宜令開封府察訪收捉以聞十二月
詔自今百萬倉所給納斛斗其監官並許依久來體例分倉勾當給納
八年四月詔曰自我京畿達于淮泗倉庾相望轉輸至多若無增損之欺
寧有羨餘之積俾均出納以便公私應裝納倉敖之處及在京諸倉監官
等並須均平受納不得侵削所收羨剩並不理爲勞績但一界幹集別無
逋負即依元敕施行　先是監百萬倉國子博士夏侯晟以收到出剩乞
行酬獎有司以咸平中條制凡倉庾所收出剩不爲勞績至是申明之
九年四月五日詔京朝官年六十以上勿差監在京諸倉時國子博士雍
文蔵年六十五受敕上言求免帝曰京倉自受納至給畢常六七年若此
輩一任則老於掌庾矣因著式焉神宗天聖二年六月樞密院言近爲頻
經霖雨駁到在京倉敖踈漏倒塌未修去處令據提點倉場所言見未修
了數屋計六百二十七間朝廷累降指揮當職官吏催促修蓋至今未見
結絕乃逐處監官不切用心詔當職官吏等取近限上冬修蓋畢功如少
闕兵匠亦令樞密院速與指揮抽差如更違慢不即修蓋及稍違近限令
樞密院劄送御史臺取勘從之　三年三月内園使閬州刺史王應昌言
在京諸倉舊差朝官供奉官已上歷外任者勾當專副所由斗子等皆有
畏懼支遣諸軍班月粮皆獲好物今來諸倉多是京官殿直兼有未歷外
任者每有綱運卸納取樣之時或即到門或即不來只憑專副所由是致
綱梢偷雜官物入水土伴和交納在倉未經年歲發熱晃裛黑弱切緣軍
儲事大粮綱不少欲乞依舊選差歷外任朝官使臣充百物界守給勾當
所有押綱使臣省監綱梢及本界專副所由斗子等别乞重行條約誡勵
從之九月審官院言三司勘會在京百萬倉欲乞今後除合入西川廣南
遠官不差外其合入江浙荊湖福建遠者並許差監仍自立界受納直至
守支漏底別無欠少損惡官物合入遠者即與家便差遣合入近者即與
陞陟差遣若有少欠損惡斛斗乞依條施行者本院檢會自來監在京百
萬倉京朝官得替到院承例入近地差遣雖前後累擬監倉官員收到出

剩乞行酬獎又緣當院條貫元不曾指定名目酬獎只依常例定差欲乞今後監倉自立界至漏底無少欠損惡斛㪷如是合入遠地親民差監者與當一任親民資叙其合入近地親民差監者與陞陟差遣其曾經外任差遣合入近地監當人差監者與改親民仍並與近地差遣所有接續定差監殘零界分者候支遣畢日與近地差遣合入遠地監當及新授京朝官即更不定差監倉從之　四年十二月三司言在京粳米倉有低次斛㪷萬數甚多有司勾到行人估價每㪷六十文又緣低次黑弱恐出糶不盡更乞下府界諸縣昨經水災之處如有人戶合銷賑貸即具數目申省般撥應副仁宗曰糶價特與減半若賑貸與人戶每二㪷令納麤色一㪷餘從之時大雨之後食物騰貴及諸處置場出糶差官依給賑貸遠近貧民利於減價曉夕奔湊遞相蹴踏爭糴不暇始至春首民不艱食實賴此也　六年八月以監順成小麥倉左侍禁高延偉受納給遣收到羨剩斛㪷萬數甚多與家便監押差遣　七年閏二月詔在京監百萬倉使臣今後須是揀曾經監押巡檢别無贓私違犯者充即不得差未經差使使臣勾當　三月詔訪聞在京諸倉多是大量綱運斛㪷及支散時減尅軍糧令下三司指揮提點倉場所并提點㪷面使臣常切躬親提點受納不得信



憑逐倉監專㪷子大量綱運內斛㪷亦不得取受押綱軍大將殿侍錢物七八㪷布袋入倉卻稱數足如或別差人抽拔點檢㪷面及因事彰露被人陳告其監專㪷子仰勘逐情罪以聞仍指揮提點倉場使臣自今後每遇支糧時仰不住來往提點須是兩平量與請人及不得別作情弊帶出官物如稍有違其干繫人仰勘逐情罪取旨所有在京諸倉監官今後但得支遣官物了足並依前後條制施行其收到出剩更不理為勞績　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詔京朝官未歷親民差監京倉者自今須一界受納支給了畢無得非時求替其嘗經親民者自如舊條時大理評事李晚監折中倉以貧求替固有是命　景祐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中書言京百萬倉欲令三司舉京朝官監當自今合入親民舉差者自立界至支遣漏底一界了當無損欠及三年已上與理親民一任五年以上與當兩任如及七年與升一任差遣其元合入遠地者與近地合入近地者與先次曾經外任差遣合入近地監當人舉差者自立界至支畢了當許通計前任今任監當年限共合改親民者與改親民資序若於合改親民年限外更監當及三年已上者與理親民一任及五年已上者與理兩任仍與近地差遣舉充監殘零界及三年以上了當者各於元資序上理為一任不及三年者

元合入遠地差遣即與近地合入近地與先次差遣從之　寶元三年正月二十五日詔在京百萬倉今後舉官須具同罪聞奏時三司判官王求李東之舉官監京倉皆不同罪故條約之　慶曆七年二月命內侍二員提舉月給軍糧時侍御史吳鼎臣言諸軍班所給糧多陳腐人㪷升不足請以內臣提察之　皇祐三年九月六日教坊判官王世昌自陳年老乞監永濟倉門帝曰世昌本亦士人以無行檢逐充此職且倉門是國家儲糧出納之所豈可令此輩主之宜與在京一廟令　至和二年九月詔京朝官曾犯贓私罪若公坐至徒者毋得差監在京倉庫場務治平元年十月五日三司言乞令諸倉界以納粳米月日為先後支諸軍班月糧從之　二年八月七日權三司使韓絳言近日雨水諸倉場斛㪷浸濕不堪乞相兼支給諸軍班等詔令三司只就遞倉委監倉官員減價出糶仍差判官一員并提點倉場所官提舉照管　三年八月專監富國倉屯田郎中萬及一官內殿崇班王從謹兩頭供奉官戴宏皆勒停坐受米濕惡壞十八萬石也　神宗熙寧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三司詳定在京般𣪠倉專副所由㪷子曹司門人等如因倉事取受糧綱及請人錢物并應在京諸司係公之人因倉事取受專典㪷級并因綱運事取受糧綱錢物並計贓錢不



滿一百徒一年每一百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所有共受分贓入己者併計所受坐受罪仍分首從其引領過度并行用錢者於首罪下減二等已上決訖徒罪皆刺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刺配千里外牢城滿十千即受贓為首者刺配沙門島已上若許未受其取與引領過度人各減本罪一等為首者依上條配內合配沙門島者配廣南牢城仍許諸色人陳告犯人該徒給賞錢百千流罪二百千配沙門島三百千若係公之人給賞外更轉一資其賞錢並先以官錢代支一面內自收受贓及元引領過度并行用錢人家財充填下足即與除破其元引領過度及行用并受贓人亦許陳首依條免罪給賞從之　十一月制置三司條例司言都官員外郎劉昭遠等言竊見在京諸倉界久來立界有百萬界與五大界兩法雖各有所便亦各不無所害其百萬界所便者米麥馬料各別立界無雜色分占敖屋與虛增界數其不便者遞界斛㪷散在諸倉官吏疲勞奔走致給受不精其五大界所便者遞界倉敖附近官吏易為管勾其所不便者兼納雜色分占敖屋并虛增起界數今於百萬界去官吏之疲勞而取其人糧馬料之各異於五大界取倉分之附近而去其占敖增數之未便改立新五界決并舊條約束並詔三司依所定

施行十九日詔見任倉界官除朝廷權用外不許諸處奏舉差遣二十三日三司條例司言諸軍班所請月粮先已坐倉收糴近降指揮並支十㪷應元定價小欲自龍神衛及諸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從之十二月六日詔支給軍粮並依近降指揮十㪷足數卸納綱運亦仰兩平交量如違元量㪷級並行科決每倉各置一石斛遇籮量官物傾於其中比較免致高下其手諸倉㪷子三百九十人令並是正身祗候逐月更不赴提舉所㨾差只委下卸司依名次差撥既免虚占人數住滯綱運兼支破食錢各得均濟如倉分鄰敢虚關斛㪷數目多索㪷子即委下卸司照檢申本所勘斷干繫人等仍告示諸軍班及諸司如遇請粮並須隔日令逐指揮抱曆曹司赴合支倉分投下所請粮倉數目單子以憑約度抽索令後㪷子人數其逐界更不差㪷子隔宿往逐營告報開倉只令合支界分預先關中殿前馬步軍司合支諸軍次令逐司一面差人告報開倉請領日分　四年三月四日詔罷三司奏舉諸倉監門使臣止令三班院選未滿六十歲無贓罪使臣充其酬奬如奏舉例施行　八年三月詔在京倉庫立界滿如勾當及二十箇月與理為一任若不及即與新界專副別立界勾當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詔諸在京府界倉庫所供月季年帳並於合滿後依



限申省月季帳二十五日半年帳四十日年帳五十日如違依編敕倉庫申帳法　以上國朝會要　續會要附司農寺　高宗紹興元年七月五日詔行在省倉受納綱運令戶工部斟量較定㪷樣繳申尚書省責下所屬製造降下諸路州縣應受納支遣起綱交量並用省樣新㪷量令後每遇起綱並於綱界內分明聲說係用新降㪷交量起發仰省倉依條受納不得作弊如有違犯許本綱諸色人越訴十月十六日詔省倉請人出備短脚錢每石五文止用本倉脚袋般𦪇交付其請人擅入敖者杖一百許人告賞錢三十貫　二年十月十七日詔於倉門外置監門廨舍　三年正月六日行在省倉內鎮城倉改為行在南倉仁和倉改為行在北倉鎮城倉係臨安府州倉仁和縣倉係仁和縣地基上修蓋各襲其稱至是改之二十六日詔令後諸軍三衙每遇支請並差撥逐部將官部押人兵赴倉給東二月二日詔告獲東北倉偷盜粮斛每石支賞錢五十貫文先以官錢代支後於犯人并干連人名下追理還官仍令左藏西庫先次支錢二百貫文於兩倉監門官處收掌堆垛充賞從戶部請也三日詔行在諸倉遇打請日令戶部前一日擬合支數令本倉般量出敖於廊屋下安頓遇天晴於甎場上垛放支遣三月二十五日詔行在南北倉監官四員並兼管

幹和糴其食錢每員日支二百文於本場百陌錢內支　四年四月六日詔南北倉各差檢察㪷面官一員令吏部差小使臣依在部短使以主管官吿院無權司農寺丞羅長康言昨在京諸倉各差㪷面官一員係吏部尚書左右選輪月互差闕官乞差小使臣充理當短使令來行在南北倉見準樞密院差到本院使臣充兼門無視㪷面檢察切慮不得專一欲乞依舊差撥逐季一易仍於和糴場百陌錢內量支請給并監官遇得替以本倉曆尾見管米斛委官般量候數足方許離任戶部勘當欲依本官所乞令吏部依例差小使臣一員專一檢察吏部供到狀今來若朝廷依戶部勘當事理亦合於本部合著短使小使臣內依名次差比依在部短使幹辦不滿兩箇月理為輕格一次如無合差短使人即依條限三日榜情願人理名次差撥候滿日令司農寺徑申所屬選分差替從之七月二十七日詔復置司農寺倉部昨併到司農寺所行支納粮斛草料等事務并撥到手分等並依舊歸本寺　八年十月四日詔南北倉各糴米每及五萬石監官減半年磨勘如不及五萬石更不紐計從司農少卿徐林請也先是紹興四年四月十九日朝旨兩倉歲終共糴米二十萬石監官轉官不及全年紐計推賞至是改之　十一年六月六日詔行在三倉以行在



省倉上中下界為名監官監行在省倉上中下界繫銜稱呼所有監專理任請給差置并給納應干約束事件等並依見行條法戶部擬白劄子行在省倉各有色額高下米樣不等其逐倉前有無圖免預之人在彼居住逐時收買低下米壽行用錢物告囑監官下人及專副換數支出色高白米夾帶大量并監官亦將白米作人情應副支與諸處所破顧募卸將低下米入在白米攪拌支遣大軍深屬不便欲乞將逐倉米分出等第高下作上中下三界本部尋下司農寺相度去後據本寺狀昨在京日係一十七倉分立上中下界逐界各掏三四倉受納糧斛及一百五十萬石為界候及數排立以次界受納前界止是守支令來行在省倉係每倉差監官二員二年成任止在本倉受納給遣是致混雜色額令比做舊日隨宜措置將三倉分定米斛色額專一受納支遣一欲乞將上色白苗米並分撥赴南倉就用南倉監專受納支充上界其米係充宰執侍從管軍職事官宗室百官省臺寺監等祿粟支遣一欲將次色苗米分撥東北倉卸納令北倉監官二員就本倉專副專一管幹受納給遣上件米斛充中界更不許干預別界米斛其次色苗米係充班直皇城親事官輦官五軍等口食支遣一欲將糙米分東北倉卸納令東倉監官二員就本倉專副專一管

斛交納給遣上件糙米充下界即不許干預別界米斛其米係充五軍月粮三衙廂禁軍諸司庫務等口食月粮支遣一今來若依前項事理施行所有三倉見在逐色米斛令差定逐界監專互相交割認數支遣其已後到米綱運從本司照撿色額行下分定倉界受納候支絕三倉截日見在數目接續支給故有是命　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詔省倉下界依南北倉例專差撿視斛面官以司農寺丞柳綽言行在米倉昨自剏置以來支納稍簡係監門官兼管撿視斗面本倉近改充省倉下界專一支納糙米又有中界將合納苗米分撥就本倉交納比之日前支給委是浩瀚故有是命　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詔應倉庫交卸綱運折欠並即時具名色數目申解所屬見得有侵盜貿易之弊即送大理寺推治其過誤損失並押下元起綱處依法施行　先是止送排岸司監繫故有是命 以上中興會要

孝宗乾道三年六月九日詔兩浙轉運司臨安府踏逐到二百萬石倉敖基址所用材植物料候青城畢日就用仍令將作監將應管抽解竹本應副蓋造七月二十三日詔令歲候秋成委行在和糴場官吏於新置二百萬石倉內糴米二十萬石所有本錢撥省倉等處見錢會子充若本錢不足以經常窠名錢內貼支二十七日詔艮山門外於養濟院蓋造五



十萬石倉敖十二月十二日戶部言近承指揮創蓋新倉候秋成委行在和糴場官吏就本倉收糴米三十萬石除已差官趂時收糴外令文思院依立定額名鑄造本倉合用印記其巡防兵級看管亦乞下殿前馬步軍司差撥所有合差專副手分人數監官監門官糴米賞典應合行事件並乞依省倉中界已得指揮施行詔依戶部所申仍以豐儲倉為名　四年三月十七日詔諸倉支諸軍月粮口食抑勒坐倉低價糴置及將軍人與在外糴米人非法斷罪追理賞錢深屬不便令戶部出牓曉示自今後諸軍支月粮口食米並令從便不得依前抑勒糴買　五年十一月七日詔省倉中改作豐儲倉卻將東青門外豐儲倉改作省倉中界逐倉有管米界以新易陳支遣十八日戶部尚書曾懷言省倉中界已改為豐儲倉其舊豐儲倉卻改作中界所有專斗等並令仍舊認數支遣監官依舊主管本倉職事從之　六年正月十四日戶部尚書曾懷等言豐儲倉展套太墅局添造敖屋已經相視可以修蓋新舊敖屋八十六座貯米一百三十萬石乞下兩浙漕司臨安府疾速修蓋從之　先是司農少卿莫濟言太墅局已罷乞將本局屋宇撥付司農寺安頓米斛至是曾懷有請故有是命十二月十九日詔應干倉場庫務等處官自今須管照條依時出入如違許所屬按治仍令戶部長貳專一覺察如有違戾按治施行　先是上封事者言行在倉場庫務監官公吏終日在外多不坐局錢敖出納委之庫小若不措置切慮如向來在帑之弊故也 以上乾道會要

吳自牧夢粱錄宋高宗都杭省倉上界在天水院橋北其敖有八眼受納浙右米以充上供及軍飬百官親王宗室內侍仍支給皇城班直省部職員　省倉中界在東青門外菜市塘有敖三十七眼皆受納浙右苗綱經常和糴公田椿積等米以供朝家科支農寺宣限凡諸軍諸司三學及百司顧券諸局工役等人皆給焉　省倉下界在東倉鋪創于舊址極廣袤朝家更脩乃析三之二建敖屋八十眼　豐儲倉在仁和縣側倉橋東以分田浩瀚諸倉不足以受納以豐儲增創成敖百眼　豐儲西倉在餘杭門外佐家橋北其敖五十九眼　端平倉在餘杭門外德勝橋東石備漕糴後歸農寺泣以京局官而領文咸淳重修有水榭扁曰介然蓋取太倉藏語而併藏刻於石有敖五十六眼　淳祐倉在餘杭門外斜橋南元創以儲米糴于帥司其後朝家撥支賑糶百姓自後付農寺以給諸軍諸司有敖一百眼　平糴倉在仙林寺東創以儲臨安米今農寺米皆入焉　咸淳倉在東青門內後軍寨北議增建廩以儲公田歲入之米貫瓊華廢圃及以內酒庫



柴炭屋地命帥司建倉敖一百眼歲貯公田米六百萬餘石凡諸倉支納下卸自有下卸指揮兵士遇日分支遣皆至祇役又袋自有貫者應辦如遇支界日倉前成市水陸壅塞諸軍校給打諸粮不許顧人撤擔須親於敖中肩出倉外此祖宗立法如此經世大典國之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我朝倉庫之制以北則有上都宣德諸處自都而南則通州河西務御河及外郡常平諸倉以至甘州有倉鹽茶有局所以供億京師賑恤黎元者其措置之方可謂至矣　在京諸倉 隸京畿漕運司 相應倉五十八間可貯粮十四萬五千石簷柱高一丈二尺檁長一丈四尺八椽中統二年建　每十間用物赤括檁五百四十赤括方二百二十五椽一千七百三十四板瓦三萬四千七百六十條瓴六萬八千一百三十九重脣三百三十六副合脊連勾一千一十六副瀋六百七十七甐子五百三十三稱消子四百一十四石灰二萬二千六百六十四斤麻刀六百二斤紫膠一十斤煤子四十斤石礎五十五竹雀眼二十四片五寸釘八千一百六十二六寸釘三百五十六三寸釘四千五百四十七寸釘四百八寸鋦子一百高廣工物以下同　千斯倉八十二間可貯糧二十萬五千石中統二年建　通濟倉十七間可貯糧四萬二千五百石二年建　萬斯北倉七十

三間可貯糧一十八萬二千五百石二年建　永濟倉七十三間可貯糧
二十萬七千五百石至元四年建　豐實倉二十間可貯糧五萬石四年
建　廣貯倉一十間可貯糧二萬五千石四年建　永平倉八十間可貯
糧二十萬石十六年建　豐閏倉一十間可貯糧二萬五千石十六年建
萬斯南倉八十三間可貯糧二十萬七千五百石二十四年建　既盈倉
八十二間可貯糧二十萬五千石二十六年九月建　惟億倉七十三間
可貯糧十八萬二千五百石二十六年九月建　既積倉五十八間可貯
糧十四萬五千石二十六年九月建　盈衍倉五十六間可貯糧一十四
萬石二十六年十一月建　大積倉五十八間可貯糧一十四萬五千石
二十八年建　廣衍倉六十五間可貯糧一十六萬二千五百石二十九
年建　順濟倉六十五間可貯糧一十六萬二千五百石二十九年建
屢豐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皇慶二年二月建　大有倉八十間可
貯糧二十萬石二年二月建　積貯倉六十間可貯糧一十五萬石二年
二月建　廣濟倉六十間可貯糧一十五萬石二年二月建　豐穰倉六
十間可貯糧一十五萬石二年二月建　通州諸倉　廼積倉七十間可
貯糧一十七萬二千五百石　及秭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



富衍倉六十間可貯糧十五萬石　慶豐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
石　延豐倉六十間可貯糧十五萬石　足食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
五千石　廣儲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　樂歲倉七十間可貯糧十
七萬五千石　盈止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　富有倉一百間可貯
糧二十五萬石　南狄倉三間　德仁府倉二十間　杜舍倉三間　河
南務諸倉。隸都漕運。大盈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　充溢倉七十間
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　崇墉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　廣盈
北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　廣盈南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
五千石　永備北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　永備南倉八十間可貯
糧二十萬石　豐備倉五十間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　恒足倉五十間
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　既備倉五十間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　足用
倉五十間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　大京倉六十間可貯糧十六萬二千
五百石　豐積倉五十間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　大稔倉七十間可貯
糧十七萬五千石　上都諸倉　醴源倉正廒二座各五間柱高一丈六
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東廒二座各五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
尺長六丈五尺　廣濟倉正廒一座十三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

長一十六丈東廒二座各十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二丈
西廒二座各十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十五尺長一十二丈南廒二座各
十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二丈　萬盈倉正廒一座十三
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六丈西廒二座各十間高一丈六尺
深四丈五尺長一十二丈東廒二座各十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
一十二丈南廒二座各十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二丈　太
倉一座七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　雲州倉正廒二座
各五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北廒二座各五間高一丈六尺
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西廒二座各五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
六丈五尺　宣德府倉　如京倉正廒二座各十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
五尺長六丈五尺西廒一座十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
御河倉　至元三年十一月十日省臣奏御河旁近每歲露積糧多損臣
等議今歲於沿河築倉貯米上從之各路倉　九年正月八日省劄照隨
路可以添蓋常平倉處所戶部議若於隨路添蓋雖官買木物必須役民
即目春初恐奪農務如已後豐稔款房不數陸續添蓋先將各路元有及
可以續添間數開呈省照先奉旨添蓋倉廒仰各路總管府摘差正官及



坐去造作人員催督起蓋每間約儲糧千石合用木物令人匠從實計料
估直於各路見在官錢支買會計鐵數就於附近爐冶關造工匠先儘係
官投下內差撥如不敷於軍民站赤諸色戶內補差其夫役止令各路於
本管旁近丁多之家借倩官為日支鹽米所蓋倉廒須管完固若近年但
有損壞罪及元監造官仍以己資修葺　總計元有廒房一千五百二十
間今添蓋陸百九十間　真定等路一十四處七千九萬二千五戶一千
四百間元有九百八十間今添四百二十間　真定路一十千四萬一千
一百十五戶二百六十間元有二百間　真定府一百間　冀州三十間　中
山府二十間　趙州五十間今添六十間　中山府二十間　冀州二十間　蠡
州二十間　洺磁路四萬七千四百二戶倉廒七十間元有五十間　洺
州三十間　磁州二十間今添洺州二十間　彰德路四萬五百二戶倉廒
七十間元有五十間今添二十間　東平府四萬六千九百九十五戶倉
廒七十間元有五十間令添二十間　博州路三萬二千七百三十二戶
倉廒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今添二十間　濟寧路四萬一千二百二十三
戶倉廒九十間元有三十間今添六十間在城二十間兗州二十間單州
二十間　曹州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二戶倉廒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今添

二十間　德州二萬五千四百九十一戶倉廒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令添
二十間　濮州三萬二千六百六十九戶倉廒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令添
二十間　順德路二萬八千七百三十三戶倉廒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令
添二十間　大名路八萬八千一百九十戶倉廒一百五十間元有一百
間大名路三十間開州三十間舊縣二十間滑州二十間令添五十間大
名三十間濬州二十間　河間路七萬九百六十一戶倉一百二十間元
有一百間在城五十間長蘆三十間安陵二十間令添蓋二十間　順天
路七萬四千三十四戶倉廒一百七十間元有一百五十間在城四十間
祁州三十間易州三十間雄州三十間安州高陽二十間令添在城二十
間　濟南路七萬九千四百一十五戶倉廒一百五十間元有一百間在
城四十間清州縣六十間令添五十間在城二十間　州三十間　南陽
等三處四百間元有二百四十間令添一百六十間　南陽府二萬九千
五百九十二戶倉廒一百一十間元有六十間汝州二十間裕州二十間
鄧州二十間令添五十間在城三十間唐州二十間　歸德府一萬四千
三百九十戶倉廒一百二十間元有徐州三十間令添九十間在城三十
間亳州二十間邳州二十間宿州二十間　南京路一十萬五千二百三



十一戶倉廒一百七十間元有南京一百五十間鄭州三十間鈞州三十
間許州三十間陳州二十間蔡州二十間睢州二十間令添陳州二十間
太原等二路三百三十間元有三百間令添三十間　太原路八萬九千
七百十一戶倉廒一百七十間元有一百五十間在城五十間崞州三十
間汾州三十間嵐州三十間平定州十間令添二十間石州一十間堅州
一十間　平陽路一十萬七千五百六戶倉廒一百六十間元有一百五
十間在城五十間絳州三十間河中府三十間澤州一十間潞州一十間
沁州一十間隰州一十間令添霍州一十間　中都等處粉蓋倉八十間
中都路六十間檀州二十間涿州二十間霸州二十間冠州在城二十間
納蘭不剌倉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丞相桑哥平章阿魯渾撒里等
奏納蘭不剌建倉寧夏府糧船順流而下易於交卸忙安倉糧雖是泝流
亦得其便迤北孔居烈裏火阿寒塔兒海裏鎮海等處住冬軍人及和林
送糧俱近進呈倉圖上從之　塔塔裏倉英宗皇帝至治元年河東宣慰
司委官朔州知州荅里牙赤言塔塔裏諸屯田相視議擬各項事理就差
荅里牙赤計稟中書省準下兵部移文樞府遂一間具于後　納儲倉見
於屯田近南黃河北岸內有正敎東西廒房二十一間緣其空閒已行呈

索於空閒倉房週圍撥地三十畝作贍倉地甚便委官議納儲平遠倉既
近黃河口十里西即經行要衝屯田所種禾稼周其旁近上年屯軍所收
子粒見貯本倉如蒙大同路委官與東勝雲內二州正官於年銷錢顧夫
買物修之撥付萬戶府貯糧較之移拆忙安倉所費十省其九公私俱便
兵部議準所擬照會樞密院兵部依上施行　忙安倉去黃河頗遠運糧
不便已別建新倉其舊倉今空閒如令河東宣慰司拆移前來貯糧便委
官相視忙安舊倉二十一間墻壁倒塌木石俱全瓴瓦三損其二若移此倉
則陸地相距屯田故城七百餘里可用車千餘約費腳直五千餘定至彼
又須添補木瓦諸物亦不下五千餘定若黃河運載至忙安倉南三十里
陸路纔至渡口泝流一千里約費萬餘定至納儲平遠倉復行十里入陸
至舊新安州又七十里黃河殊無往來客舟雖有遞運官船每處不過三
十五艘椽櫟長短不等貫雖裝載況其地寒早易凍必候下年方可興工
修理況兼委有妨礙既納儲平遠倉已擬修理撥付屯田萬戶府忙安倉
難擬拆移不惟省費亦免勞民兵部議準擬屯田萬戶府倉敖廨宇本府
與所委官那懷等議合於兀郎海山下舊新安州故城內建四向立屯為
便擬合用物料照會河東宣慰司早為建造相視兀郎海山下舊新安州



故城方圓七里。並無人烟黃河沿路別無村疃西至寧夏路七百里若修
上項公廨合用木植。令寧夏計料收用買順流運至古城或於納儲平遠
倉募夫匠建立誠便兵部議準擬省照以舊新安州古城內建屯田萬戶
府公廨不見間座數目合用物料遂其事　甘州倉仁宗皇帝延祐三年
十一月五日甘肅行樞密院咨甘州倉言本倉墻壞恐浥損官糧乞添展
修倉屋九十間已劄付甘州路修建八十五間就用看倉軍六十八供作
自三月為始興工不見次第蓋供作軍少遂照元貞二年甘州建倉八十
間啓奉朮白大王令旨於各翼摘軍五百人執役請依前數發遣庶得早
完十月二十六日樞密院官塔失帖木兒等奏甘州修建倉屋需軍五百
臣等議合於旁近漢軍內如數差調上從之太宗皇帝五年癸巳詔前令
隨處官司就差元設站夫脩治運糧河道可疾遣站夫自備糧物速為修
治工畢放還專委運糧河所屬各州縣長從舉河道差能幹官吏及約糧
差夫以時巡護不致賊盜滋生若遇夫盜不以官私之物並勒提舉河道
官及巡護者陪償如元贓不獲依條斷罪如有河岸缺壞不分晝夜多差
丁夫併力修築遷慢遲滯並以違制論仍仰沿河以南州府達魯花赤等
官各於瀕岸州城置立河倉差官收納每歲稅石旋依限次運赴通州倉

其立倉處差去人取草卯壬辰年元料州府每秋一石添帶一石并附餘者撥燕京令陳家奴田芝等用意催督以時漕運毋違慢其通州北起倉換見可收物處仰達魯花赤管民官備木植差夫令和伯撥泥匠三人木匠三人鐵匠一人速修及差守倉夫三十人半年交替如失盜就令均陪至元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中書工部奉省判斷事官幹脫兒赤等呈通州廣盈兩倉損壞令工部斟酌於鼠耗錢粮内就漕運司計料修補事送戶部議官倉損壞隨申上司修補用過物價申部除破似此早得完備省準送工部照常平倉省議隨路倉廒二年之内損壞者覺勤監造官以己資修補如遷轉事故本處官司年銷錢内隨即修完將用過工物同元監造官職名申部根勾追還若二年之外損壞者官為修理工物價錢申部除破　十四年四月二日省劄河倉損壞於各路以官帑修補其二十餘所令秋雖已修畢如無人守護則近倉之民偷取木縱放頭疋踏踐倉場損壞墻壁宜令本處州縣正官提調督勒斗脚常川看守任滿相沿交割赴漕司給由工部議各處河倉損壞倉官隨即移文本處官司一同相視會計工物於年銷錢内支用監督修完如二年内損壞監修官備工物修償壞在二年之外官自修葺倉官任滿取代官完備收附於解由内開寫



省準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泉府御阿散等奏大都諸倉屋宇損壞省委麥木丁往視河西務倉已修其餘續次興工從之　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丞相桑哥等奏上都倉俱在城外不便令議擬於城内建倉一二所上從之　二十七年九月八日平章帖木兒言武平路地震奉詔遝撫九月二日至彼應係官局院房舍盡皆頹倒其糧物壓陷入地跑掘既出無處藏貯擬於平灤路及興松州差工匠一百二十丁夫一千二百以修蓋省準令工部督責合屬施行　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丞相完澤等奏去歲地震倉室圮壞令議令忙古解提調修葺上從之　三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平章不忽木等奏疏闢新河那懷督役公謹今已成功河西務通州倉儲糧最多俱在曠野東城紅門内近新河有隙地徙邊紅門稍入五十餘步廣展基址期數年間盡建倉宇移致河西務通州糧甚便工部楊尚書言已命那懷董工庶得早成上是之曰不必再慮盡力為之　十一月二十九日平章剌真阿里等奏楊尚書言令皇城東沿河建倉令漕舟於此交卸便奉旨準又奏常例和買萬草以繞餵馬供諸營膳令擬令刈草俟河冰開舟運致以代萬用奉旨不須和買大都居民十萬每戶賦納一束或一束命阿里掌之成宗皇帝元貞元年正月六日平章剌真等奏每歲

益倉及諸營繕差軍刈葦以供用今歲營繕亦多議可仍舊用軍採刈二月二十九日左丞暗都剌等奏修理倉庫官舍每歲令軍人助役前者移文樞密院取之未從今歲約用軍五千奉旨准　國朝應天府志大軍倉　永濟東西倉　龍江倉　東葛城廣豐倉　江浦一倉至四倉　石灰山關倉　水軍右衛倉在城北隅　天策衛倉在城北隅　龍江衛倉在城北隅　豹韜衛倉在城北隅　武德衛倉在城北隅　神策衛倉在城北隅　龍驤衛倉在城北隅　金吾前衛倉在城東隅　金吾後衛倉在城北隅　虎賁衛倉在東北隅　虎賁左衛倉在正北隅　留守衛倉在城北隅　留守中衛倉在城南隅　留守左衛倉在城東隅　府軍衛倉在城北隅　府軍前衛倉在東北隅　羽林左衛倉在城東隅右衛倉同處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一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二　十八陽

## 倉

### 諸州倉

冊府元龜 唐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碩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碩 關內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東十一萬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石 隴右一十四萬八千五百四石 諸色倉糧總十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倉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倉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倉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 太原倉二萬八千一百四十石 永豐倉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 龍門倉二萬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關內道百八十三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東道三十五十八萬九千一百八十石 河西道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 隴右道三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 劍南道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義倉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 關內道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一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 河東道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石 隴右道三十萬三千四石 劍南道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十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萬八百七十五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二萬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四萬一十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關內道二十七萬五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三萬一千九十石 隴右道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劍南道七萬七百四十石 河南道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

兩宋會要 太祖建隆四年七月詔曰爲國之計足食是先屬年穀之豐登頻倉儲之流衍而秦涼之大郡即損壞以爲虞必責守土之臣共體分憂之旨應所在倉廩並委長吏躬親檢校勿令損惡 乾德四年四月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儻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掊克知光化軍張全操言三司令諸處倉場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碩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蓋非倍納民租私減軍食亦何以致之乎宜追寢其事勿復頒行除官所定耗外嚴加止絕 雍熙二年七月帝謂宰臣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也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米聞不至流亡兼無餓莩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救飢民今天下數年已來連歲豐稔諸道州府見管斛斗廣主者勉從或致損敗可嚴爲戒勵乃詔曰邦家所切儲蓄是資所以防水旱之爲災救生靈之闕食稍有飢荒之患便行賑貸之恩免致流亡式彰勤恤濟民惠物何以加茲令天下雖屢豐穰頗多貯積官吏或失於提點儲廩則至於損傷不唯陷主掌之人員兼亦誤朝廷之計度宜行告諭用警因循應天下州郡軍監見管諸色糧宜令逐路轉運司與逐處知州通判及軍監官吏并當職人吏等常切提舉倉司不得非理損惡官物其計度支用外積數多處並仰設法變換或作時價出糶或借貸與民充食或有水路處般運赴京及軍馬屯駐之處并館驛大路達者等第科罪雖去官猶論如律 大中祥符三年七月宣示王旦等省司近日責罰諸州虧少課利條法稍嚴若爾則率之於民日益增峻可特降詔示令後逐年比較場務去處如內有界分得替零月或有虧少更不比較責罰並以租額全年立定分數比較如有虧少許將前界出剩撥填外更有虧少即依編勑將多補少就輕依條施行 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三日帝謂王旦等言事者云江淮大稔所在積穀衆倉廒不能貯旦等請下州郡與葺廩舍帝曰近聞民間粒食愈賤可依例增價收糴以惠農民仍令所在州軍除上供外常積三年儲馬知節言江淮卑濕固倉必作地梁方免廩潰旦言廩庾並委轉運司規畫創造上供收糴依例施行常然之十五日令諸州倉場所納旁鈔自今證驗訖具斤數送軍資庫每經二年一定價鬻錢入官不得妄有費用違者坐之 初景德二年勑逐年貯積以備檢會至是河北轉運司言貯積既久多即廩壞而檢會之際第用帳曆請悉出市於人三司總括天下之數旦請二周歲即鬻之故有是命 九年七月令保州從監草場使臣廨舍于場外以烟爨密邇慮火患也 天禧二年三月河東轉運使言并潞州倉元支剩五千斛及優欠四千斛昨準大中祥符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勑給支三年已下欠數者償納半年已上者成釋之竊以此草仰侍明詔別有欺弊已移牒根究償納臣所部州郡積粟皆三五年此若不行弊必滋長望特定條制三司言至道元年五月十七日勑諸州受納

斛斗收到剩數支絕日除舊鼠耗外欠者償官令請祥符八年以前用至道勅八年以後用新勑其每歲納果正收省耗著于籍歲除省鼠耗外三年已下咸令償納已上於剩數更免什之三五年已上免十之五七年已上免什之七起令後受納界分少剩並如令奏從之　三年四月左班殿直閤門祗候任中立言沿邊諸處糧草逐處雖有專監使臣每到支散月糧及口食管勾不逮欲乞令後諸處只就彼令職官與使臣同監仍以一員依在京例監支詔籌以此遞相覺察可絕欺弊從之　四年八月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呂夷簡言沿邊州軍寨倉草場坊護糧草如稍踈違監官人吏大理寺並斷斬刑及違制奏裁望別定沿邊刑名詔法寺詳定以聞五年十月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周寔請於泗州轉般倉側隙地量益倉廒三五百間仁宗天聖二年九月淮南浙荊湖制置發運使方仲荀等言真楚泗州轉般倉監官令後收到出剩不得批上曆　為勞績江浙州軍多裝發熱斛乞依真楚泗州例支裝　沿江巡檢司排岸司多有幻索綱運邀難住滯乞行止絕并淮南兩浙州軍和糴場監官內有糴下麄弱斛斗不任上供乞勘逐理納價錢並從之又言舒廬等十三州軍逐年和糴乞只於真楚泗州就近收糴帝令三司與仲荀同共相度聞奏九



月臣僚言伏覩編勑諸處倉場受納所收頭子錢除一半納官外其餘並於倉場內置櫃封鏁凡有支破監官與知州通判同上文曆其縣鎮逐旋具支破數目申州候納罷日磨勘具帳申奏并税倉支遣斛斗漏底如不少欠元收出剩亦不破雀鼠耗及無損惡官物其支使不盡頭子錢不以三年內外並將一半納官餘一半支與專副若是元收出剩斛斗支遣漏底却有少欠及破雀鼠耗損惡官物其亦不破雀鼠耗存留頭子錢更不支與專副並送納入官天下所收頭子錢貫萬浩瀚其倉場納罷只將一半納官內一半逐州官吏皆依舊來體例支遣但有名目破使去處即便使用又緣元勑候倉場漏底不破雀鼠耗許將一半支與專副其倉場漏底實見少有不破雀鼠耗者以此天下一半頭子錢多是逐州依例因循破用今乞每年所收頭子官錢除合給與鋪襯紙筆倉直錢外並乞一齊收納入官更不存留封鏁如此則拘轄官錢不至枉用詔諸處倉場所收頭子錢納官外內有合行支使者並依先降條貫明上文曆支使不得妄作名目枉有破用如敢故違並當劾罪嚴斷以上國朝會要十年九月四日詔諸河倉納粟至次年支給一碩破耗一升歲加一升至八升止元豐元年閏正月九日賜度僧牒百道付河東路轉運司買材木應副大名府

澶州修倉　八月十六日詔京東路轉運司齊州章丘縣被水修縣城倉庫並給省錢　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詔以瀛定滑州擬修盛貯封樁糧斛倉屋圖每州兩倉修蓋付專切措置河北糴便蹇周輔差官往彼度所宜建置處以聞九月二十七日權發遣三司度支副使公事河北東西路體量安撫蹇周輔乞就西山採斫木植修蓋北京等處倉敖等從之仍命周輔經畫提舉　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措置河北糴便司言準朝旨於瀛定二州修倉六所先後給度僧牒千五百其錢已盡用乞增給詔給一千元符三年四月二十日徽宗即位未改元詔訪聞諸路災傷州軍緣倉庫蓄積不廣致支散諸軍月糧口食等多以情願坐倉為名又支價錢低小致食用不足因茲逃竄餓莩恐寢久聚為盜賊自令支散月糧等須是斟量食用豐足之外方許將有餘情願坐倉依見和糴價支或所屬官司即不得順從承望抑脅如有違並科違制之罪仍令提刑司常切覺察及令戶部立法聞奏　徽宗大觀元年十一月五日陝西轉運副使薛嗣昌言涇原見准詔就鎮戎軍平夏城通陝寨西安州四處營建都倉草場欲乞賜名額詔都倉可賜名平夏城曰裕財鎮戎曰裕國通陝曰裕兵西安曰裕邊　四年十二月九日詔曰近諸倉月給軍糧多有減剋監視斗面官



不切躬親檢察仰司農寺檢具條制申飭施行如有違犯官員重行黜責吏人決配千里　政和元年五月三十日詔諸軍月糧口食雖食用有餘不取情願而擅　坐倉收糴者徒二年　以臣僚乞嚴立抑勒之罪復坐倉之法若果是食用之餘情願依實直價使以見錢給之因亦可行但須嚴立抑勒條法故復立此條　政和三年閏四月三日詔諸監倉門官應差出者常留正官一員在倉係獨員者不得差　以尚書省言諸州監倉監門官差出全無正官在倉雖有權官於受給不得專故也　四年八月十七日京畿提點刑獄公事林虎言諸州縣倉屋損壞公吏喜於作倖漕司憚於應副伏見省倉之法以收息五釐椿充修補之用欲應倉屋以本倉盤量到出剩十分椿一分如省房收息之法專充修倉之用庶使天下倉庾常加修飭無復侵竊腐蠹之患從之　五年四月十八日臣僚上言高陽關路諸州軍倉廒內滄州實嘉倉白米經今十年別無損爛受納官周志行顯見用心保定軍省倉白米均糴未及二年已多腐爛監糴官趙升之顯見受納濕惡詔志行特循一資升之特降一資同日詔河間府豐利廣富倉檢計合用錢數支撥滄州豐倉頭子錢令吳玠措置修葺以臣僚言河間控扼衝要之地兵屯既衆豐利廣富兩倉二千餘間經三十

五年乙就近支撥滄州鹽倉頭子錢或借支鹽息錢充修倉支用令發轉回易分限撥還故也十一月十五日陝西路轉運使席貢言續降政和令諸倉監官應差出者常留正官一員在倉係獨員者不許差出其諸州軍資庫監官與監倉職事無異欲今後並不許差出責令專一管出納從之　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詔封樁錢將以待非常之用有司失於經畫妄乙支撥自今輒有陳乞以違御筆論從戶部請也　八年二月四日臣僚上言州縣倉庫受納糴買國用所繫永靜軍縱令攬納麤惡稅斛八萬餘碩畧行估剥虧官錢三萬緡却於攬納戶處賤糴黃米入公使庫價以淡酒又令納倉獻送遺利錢數百緡從以酒特送倉官雖知州但以不知情贖金而麤惡損折之物無緣償足竊慮此類尚多欲乞應總領財用監司巡歷所至檢察違戾者奏劾從之　宣和元年十月十三日詔濱州南北兩倉五百餘間厫屋例皆踈漏見收貯措置糴便司斛㪷不少仰措置糴便司於所收二分頭子錢內支撥見錢五千貫付知通修葺候畢工日令廉訪使者點檢保奏　七年二月十四日詔諸路州軍所在軍糧窖閙支散不時又多麤惡致汝州安肅軍雄州廣信軍興仁府兵士作閙又拱州出戍雄州兵士例皆赤露並無衣裝只因衣糧大段闕絕除已重作施行外可令尚書省嚴行約束諸路漕臣應合支軍兵衣糧並如期給散仍不得夾雜糠粃及用麤色折充如敢違戾重行貶竄不以去官赦原四月二十七日講議司言勘會收支官物州縣官司則憑簿曆朝廷省部監司則憑帳狀而帳內官物與簿曆不同簿曆內又與倉庫見在不同至有帳尾見在錢物一二十萬而曆與庫內全無見在攢造驅磨申奏徒為無用之空文除諸司封樁錢物已降指揮委常平司官取索驅磨外其非封樁錢物欲令所屬監司委諸州通判逐諳本州及管下倉場庫務將帳檢及逐處赤曆文簿取見在官物實數於勾院置簿拘籍從之　欽宗靖康元年十月十二日詔諸路漕司撥住營駐泊廂禁軍未支軍糧疾速應數按月支給不得循習舊弊及坐倉虛稱官買量給價錢違者重行竄責（以上續國朝會要）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自崇寧以來州縣倉庫受納稅賦務加槩量以圖出剩東南六路為甚其弊本於補發綱運斛㪷額外增數可除歲額上供數外其每年認起補發額斛並權住罷　二年二月十日淮南西路提刑司言近年以來諸州受納官與專斗作弊公然受納濕惡偽濫之物或年月深遠不曾依條兌換將不堪斛㪷盛貯別敖專充軍糧兌留好米支見任官月俸欲乞今後在倉應受納糧斛不得分別官員軍兵並



令一般收支內有大段損壞全不堪支遣即勒元受納官備償仍許監司出巡檢察從之仍坐條行下十一月二十二日赦應金人及盜賊經由州縣內有燒毀係官屋宇等去處除城池倉庫外餘並未得興修以寬民力如違以違制論仍令監司按舉　三年四月八日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赦並同八月十七日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逵汝霖言州縣受納人戶租稅米斛取耗唯恐不多前後累降約束非不嚴備然終不能遏絕者其說以謂贍養官吏軍兵悉出於此就使如其說已犯禁網而近年又復輒將在倉米斛出糶收其價直以資妄用此殊可駭若軍期急闕猶當申禀而為不然其可擅乎乞特降處分應州縣係省米斛不得擅糶如委因闕乏事須出糶即具因依申轉運司待報施行仍令轉運司覈實申戶部照會庶不致重困民力輕耗國計從之　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臣僚言竊見川廣荊湖般運糧斛錢物至行在者經涉江湖道里遙遠既入浙河又有守閘阻淺之患而建康府溧陽縣東壩鄧步溧水縣銀林太平州之間有陸路遠者二十五里近者十五里正川廣江湖舟楫經從之地若於此置轉般倉下卸川廣江湖漕運之物及支撥四向旁近州縣不通水路物斛及省併江東轉運司兼湖縣倉於此受納實為利便又訪聞銀林鄧步中間陸路舊曾開通見有堰閘溝港遺跡可考問其所廢之因則謂宣州境內地高每遇水漲則無以防遏為害只當量留最高處三二里間不必開通以為置倉之基則於般運尤易詔並令本路轉運司相度施行（相度）（以上中興會要）　孝宗乾道二年七月四日詔置隆興府轉般倉（詳見水運）　三年八月三十日詔江州荊南襄陽府大軍倉庫並聽逐處守臣檢察如有違戾事件並申總領所初治先是尚書度支郎中唐瑑言湖廣總領所江州荊南襄陽府各有大軍倉庫其逐處監官州府不敢何問不能不生姦弊故有是命　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前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王晞言乞依行在省倉監官體例任滿推賞戶部下司農寺指定欲依紹興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降指揮比附行在省倉監官體例與減二年磨勘推賞施行從之三月十七日詔諸倉支諸軍月糧口食抑勒坐倉低價糴買及將軍人與在外糴米入非法斷罪追理實錢並令從便不得依前抑勒糴買從中書門下省請也四月八日荊湖南路轉運判官邵及之言被旨鄂州創造轉般倉一所合專置官吏欲差排岸官一員拘催交卸監官一員給納專知官攢司各一名掌管收支排岸官就差本州都監兼管專知攢司從本路轉運司踏逐見役人

吏衙前充每月量行添支專知官食錢一十五貫攢司一十二貫監官不
拘大小使臣京官選人或乞令踏逐所隸州縣見任官管幹每月添支茶
湯錢二十貫排岸官十五貫從之五月七日太府卿總領湖北京西軍馬
錢糧鍾世明言襄陽等處倉庫收支錢物浩瀚本所差遣難以稽察昨雖
有指揮令守臣檢察亦恐不專竊慮暗失本所財計乞許臣間或前去點
檢及詢訪支遣官兵請受有無減剋之弊兼民間休戚亦得奏聞從之
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詔應管官物倉場庫務等去處自乾道二年除放之
後如有少欠錢物令所屬並須管依條陪還即不得仍前妄行申請除放
令戶部申嚴行下因中書門下省請也　六年九月三日新權知汀州謝
知幾朝見奏乞令諸州司法同司戶管幹倉庫職事上曰刑獄事重倉庫
利害稍輕令司戶專管十月八日平江府許浦鎮駐劄御前水軍諸軍統
制馮湛言臣移屯許浦屢嘗申請乞就梅里鎮置立倉廒應副支請得旨
依臣所乞令踏逐到梅里鎮勝法寺空閑廊屋庫堂大小共三十間可以
安頓錢糧詔胡堅常疾速措置撥截津運錢米前去　八年八月七日淮
南運判向士偉言本路廬和州巢縣等處見屯戍軍旅轉餉兵食水路回
遠初無經久利便聚糧之所就無為軍造轉般倉一所約可儲三十萬斛



今相度得本司後倉屋見有二十餘間周回空地可以添造倉廒詔令馮
忠嘉疾速修蓋運判馮忠嘉言無為軍距巢縣水路一百四十里路稍徑
直在所不原本缺則下水九十里至裕溪口合原本缺之間冬乾則成下
水春水生則為原本缺則快而易進上水則急而難遡又下水六十里至
揚林渡又上水二十五里始至和州凡上下水一百七十五里迂遠如此
臣獨謂聚糧最宜東水未退運入廬州為上其次則莫如和州又其次則
莫如巢縣蓋倉合肥運道不惟艱難且有不通之時至和州自可指撥下
卸何若自為迂遠伏望詳酌置倉去處且仍舊貫詔令趙善俊王撣同共
相度合與不合修蓋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有旨令淮南轉運司於和州并
巢縣各蓋造可以盛貯米斛一十萬碩倉廒一所其無為軍倉廒更不修
蓋以上乾道會要　淳熙元年八月十日吏部員外郎莫濛言諸州倉庫
場務場務多巧作名色增置簿曆乞令諸州於歲前兩月將倉庫場務簿
曆悉解赴提刑司印押限歲前一月先次給下令提刑司每歲終具州邑
已印給赤曆簿書名件申戶部帳司照會若州郡便踵前弊令監司按劾
從之　二年二月十四日淮南運副吳淵言今朝廷樁積米在淮西除經
常數外不若就江南樁積乞於太平州蕪湖縣采石鎮江次高仰處建倉

屋百間可樁積米伍十萬碩就令本鎮監稅官兼管從之　三年五月二
十六日詔三總領及見有樁管處漕臣督責守令檢舉以新易陳將米點
檢如有陳腐當職官吏重置典憲從中書門下省言也九月二十六日度
支郎中史松老言四川宣撫司有備邊樁積糧一百一十餘萬石倉廒類
皆鹵莽多致腐敗乞行下制置司總領所盤量除陳腐外具實數以聞每
遇支糧逐年新陳兌易葺其倉庾使之堅久庶幾可備緩急詔利路運判
王敦詩知興元府李蘩委官點檢分明聞奏或有不實其當職官吏取旨
重罰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四年正月四日淮東總領錢良臣言揚州近
於古城舊基添築堡寨於內合建倉儲米近已造廒屋五十間料屋二十
間乞令揚州守臣差人看管修葺無令損漏從之　六年九月又展蓋廒
屋五十間從淮東總領葉翥請也十一月一日四川制置使胡元質言關
外諸州見管樁積糧斛共一百十四萬四千石有奇率多陳壞今乞支給
軍糧以陳腐米增數與之物雖不精彼利其數之多亦所願欲於樁積之
數雖少虧猶愈於全棄也詔周嗣武同總領公共相度將低次不堪支遣
者措置變糶却將價錢盡行收糴依舊樁管　五年閏六月十一日詔鎮
江建康府各置轉般倉一所鎮江府於閘外建康府於石頭城修築各置



文武監官一員總領專一提領八月七日詔成都府置省倉監官一員以
帥臣言本府省倉出納甚多自來不置監官止差糧料院官兼監故也
八年閏三月十七日詔鄂州於近處建倉如遇綱運到岸即令入倉不得
於諸處安頓以臣僚言湖南每歲發米到鄂州無一定交納之地出卸後
時姦弊不一間遇風濤或至沉覆非惟陷折官物而部押官吏往往因此
狼狽失所故也　九年七月九日詔諸路州軍應有朝廷米斛專委守臣
認數樁管如致陳腐及有少欠並令守臣抱認補填雖已去官亦取旨責
罰總司毋得干預　十年正月十一日詔淮西州軍將見在米斛以新易
陳認數樁管非奉指揮不得擅支以本路監司言有見在米斛五萬六千
八百三十餘石已牒諸州軍樁管故有是命四月七日詔建康鎮江府轉
般倉各撥隸本府所有逐州府大軍倉樁管朝廷米並委守臣同本倉監
官認數別敖封鎖其監官改任除所屬批書外亦令於逐州府批書有無
少欠方得離任以知建康府范成大言近旨諸路州軍應有朝廷米斛專
委守臣認數樁管總司不許干預今來本府大軍轉般倉元係屬淮西總
司令朝廷既撥付守臣樁收其合干人若依舊隸總司難以檢察乞將轉
般倉撥正所隸則守臣方可任責故也　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椎發運

澧州植鼎言本州連年旱歉去歲尤甚見將常平米斛賑糶而所管不多難以繼後若不急行措置將來轉致失所臣契勘本州見有朝廷樁米斛四萬餘石若俟奏聞取旨行下然後賑糶竊恐緩不及事恭覩元降指揮委守臣認數如陳腐少欠並守臣抱原本缺臣除日下將上件樁管米一面開倉賑糶拘收價錢令項樁貯俟秋熟日從元數收糴補填非惟可以接濟飢民亦免陳腐之患詔依糶先具已收價并用過米斛數目申尚書省 十二年五月十三日黃州奏本州措置糴到占米二萬石穀種五千石小麥種一千石在州城倉及麻城黃陂縣倉樁管照得上件備濟占米係土產小米不堪久遠樁積况今已是年深若不變糶恐日後轉見陳腐兼本州自開春以來少有米斛上市竊慮民間闕食除已逐急將上件占米照元價出糶俟秋成收糴樁管外詔黃州日後取撥樁管米斛須俟請降指揮方得支使其已糶占米權依所乞俟今秋糴還樁管 十四年九月十七日中書門下省言鎮江建康府轉般等倉并鄂州江陵襄陽府見樁管米斛數目浩瀚屢降指揮令逐州府同總領所常切措置以新易陳卸元自來綱運到岸俾於般卸往往就船支遣是致損壓陳次詔令守臣將見樁管米斛逐一契勘元交卸歲月先後并開具自淳熙十一年至十三年終已對兑過數目分明以聞仍仰淮東西湖廣總領所今後遇綱到岸須管拘催赴倉卸納依節次指揮以新易陳不得仍前就船支遣 十四年十月七日樞密院進呈淮東總領所相度到楚州不宜起倉積穀上曰楚州必守之地自當積穀為備總領所相度事理未是可令起倉三十間以上孝宗會要 淳熙十六年六月十六日中書門下省言秋成不遠合照年例廣行收糴樁管米斛其行在諸倉并淮東西湖廣總領所見管倉廒慮有疎漏詔司農寺及淮東西湖廣總領所各預行修葺以備儲積其合用物料令所在州軍疾速隨宜應副毋致闕誤 紹熙二年二月十二日中書門下省照會鎮江府轉運倉大軍寄納倉及兩淮州軍并襄陽府等處樁積米斛竊慮或有陳次有誤將來支遣已降指揮委自逐處帥守并總領官逐一覈實取目今樁積米斛開具逐廒年分有無陳次及借兑未還之數從之五月二十九日臣僚言襄漢之地縣亘數千里屯兵控扼去處衝要實繁兵少則不敷兵多則糧不能繼為今之計莫若預積以為之備嘗究積粟所在惟郢州及應城兩處宜廣建倉廩為積貯之計詔湖廣總領所相度措置以聞總領張體仁言本所照得郢州見屯軍馬每歲合用米料共約支一萬七千餘石每年常料撥綱運四萬餘石前去應副支



用又有樁管米計近一十萬石若更積粟恐致陳腐兼本州城內湫溢亦無空閑高阜自鄂至郢春冬之間水路可通緩急不妨津運似亦未須添蓋倉廒其應城縣已準指揮令修蓋寨屋以備分戍牧馬臣近因往荊襄點檢倉庫經過本縣親行相視得向來辛巳屯軍一時米料多是逐急那借僧寺觀空屋盛貯本縣舊管廒屋例皆疎漏頹廢不堪樁收官物逐委知縣踏逐縣西空閑地一段可以蓋倉一百間約盛米料一十萬石其地卸近以水次般運順便計料合用材植等九千六百二十餘貫工食在外體仁檢照淳熙十四年間鄂州蓋造大軍倉一百間蒙朝廷支降錢一萬五千貫起蓋了當今相度乞行下本所於樁管會子內支撥一萬五千貫付鄂州都統司收買材植等差撥軍中工匠如法起蓋從之 四年七月十七日中書門下省言諸路樁管朝廷米斛紹熙二年二月十二日已降指揮委逐處帥守并總領官一取會數目雖據申到竊慮未得盡實詔三總領所日下取見樁米州軍元管數目具結罪保明文狀申尚書省將來支遣不管少有欠折並令各路總領及樁管去處守臣專一任責如向後或有虧欠並重寘典憲 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淮西提舉張同之言嘗下諸州見管樁積米僅三十萬石雖名水次其間多是山澗小河春夏雨水泛漲方可通運秋冬水落則往往不通舟檝州縣憚於造倉之費一時苟且多就寺觀或截小屋或於露天積囤上漏下濕豈不損腐兼積樁已久亦不能保其無虧詢訪得舒州桐城縣管下樅陽鎮下臨大江舊大雲倉一所已廢而基尚存目今本鎮官衙內常帶監樁積倉庫若於此處建造倉屋百餘間將其他見樁之米凡不近大江者徙之於中異時舒州應糴到樁積米斛並於此倉樁頓非特淮西緩急可以應用若撥付淮東亦順流而下誠為利便况舒黃州無為軍名曰淮郡其實近襄僻在一隅且有重山復湖之險委是利於樁積合行一體措置從之 又言兩淮自收去僞錢之後當時官中所給收換之錢多是會子隨即轉而之他此後連年薄收官與民為市者絕少以故民間錢物艱得所謂改官錢於民者不過於和糴若豐熟年分和糴亦不必專在於秋冬遇有米皆可收糴但不擾則樂然扶糴官私皆得其利仍將所糴之米於新倉樁頓委實經久可行兼照得諸州各有交子換到鐵錢及樁管上供等鐵錢別無起發欲乞逐旋付守臣責之認數自今年秋成為始選擇清廉通時務官置場招誘鄉民等不拘時節赴場出糶兩平交量優於市價仰不將顆粒科數於民每年於歲終比較所糴多寡而賞罰之從之以上光宗會要 慶元元年十二

月九日淮東轉運司言本司計料到起蓋和糴樁管朝廷米斛倉廒二百八十三間合用竹木磚瓦釘灰蘆蓆物料人工錢米及周回墻圍填疊地基每間約價錢三百貫文共用八萬四千九百貫文乞於本路樁管交子鐵錢內支降應副起蓋詔令本司於真州見樁管鐵錢內支撥四萬二千四百貫文　三年十月二日度支郎中岳震言淳熙以來臣僚奏請守臣交替將見在錢物具數申部報御史臺置籍稽考　孝宗皇帝首俞其請陛下踐祚又復申嚴誡戾法也令諸路州軍大率隱而不申者本部無由而知使其任滿到闕吏部關報責以必申尚猶可也若外除就差不到闕者其不申必矣及其申到有指東為西認此作彼本部亦無由而辨至有合解諸色綱運占護而不解令吏官兵請給積壓而不支留裝虛數反累後人臣謂此法當責漕臣令後所部郡守替移須管覈實諸色綱運應干請給支至日下齊足餘外方為實在之數保明申部諸司替移應有錢物除與兼屬同銜申外仍報本路互察之司保明申聞從之　四年十月三日臣僚言乞明詔大臣就職事官內選曉事清彊官分詣逐路將樁積米斛親盤量取見的實見在數目仍索干照逐一驅磨究見元樁管若干續收糴到若干節次借兌若干折欠若干見管若干各項聲說因依開具細



帳并干照事祖一處結罪保明齎申朝廷候到委官覈實將節次借支之數公共參酌的合支數目具呈取旨明行銷豁外有合管見在米斛行下各處如法封樁令後不許私自借兌顆粒或遇以新易陳即限在當日具申朝省仍於狀內分明聲說係將是何名色米一併撥還或欲候秋成日旋行收糴即預先撥出價錢令項寄收具數供申其米不許擅自移易亦不許積壓致有損壞每至歲終從各州軍守臣同當職官具委無借兌結罪奏聞委自提領官常切檢察如敢擅自借兌不以多寡具申朝廷重寘典憲詔先次點檢三總領所淮東差大理寺主簿謝儼淮西差司農寺主簿王大過湖廣差軍器監主簿潘子韶內淮東西各限半月湖廣限十日起發各具知稟文狀申其州軍有朝廷樁積米處令本路轉運司差官點檢保明申尚書省續行差官覈實餘依已降指揮　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因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張釜言行下謝儼若已盤量到所屬州軍樁積米料內有欠折浩瀚去處即將合干人送獄根究欺弊仍一面具因依先申朝廷一併劄下潘子韶王大過照應使奉公竭力一體施行庶幾州縣官吏悚然知朝廷命令之不可玩而典憲之不可逃繼自今樁積米之散在諸路者皆可指準不徙貽陛下憂矣從之十三日軍器監丁逢言竊見潼

川運司樁管糴本錢米先有運判岳霖樁到糴米錢引二十萬道糴米專備災傷支用昨因資普等州旱傷用過一半以上臣到任交到錢引九萬六千二百餘道見錢三千一百餘貫臣撙節浮費添積錢引一十餘萬道及糴到米斛至解任共樁糴本錢引二十萬二千八百餘道湊及岳霖任內數目緣慶元二年遂寧府資普州夏旱見稅制置司行下運司支錢米應副州郡急闕必有支過錢米若後官不為補填緩急無以接濟乞特降指揮下潼川運司常切樁管糴本錢米二十萬道元數遇有災傷支用隨即補填元額不得虧少從之　嘉定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知和州富嘉謀言竊惟兩淮歷陽為淮西要郡昨來胡寇侵擾攻圍不下者人人有死無二而本州廂禁軍堅守之功為多欲籍官田立廣惠以給民之孤獨閙貧坊收利息以給軍人守城之有功者二事皆不可緩自臣到任以來凡沒官戶絕田入于官者籍之令得田一千七百畝歲收其租以贍鰥寡貧窮孤獨之人及有死無以葬者立廣惠倉於州倉之內專委戶曹主之與常平義倉兼舉而並行蓋本州雖有常平義倉所得不多一有水旱則鰥寡無以養貧窮無以給米兔有流徙之患非所以惠貧民實邊境弭盜賊也本州守城立功軍兵四百九十五人昨蒙朝廷給到宣帖各人節次陳乞



幫行正請本州具申江淮制置大使司備申朝廷回準指揮所其增添請給從本州應副前任周馬帥以本州窘之具申制置大使司乞下總領所照各人所授宣帖給正請且放行一半續得旨令和州於見樁管會子內取撥五千貫應副前任守臣又申朝廷於樁管錢內撥到會子五千貫展計換見錢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一貫取會到實管守禦立功廂禁軍四百四十五人計二千七百六十四資除周馬帥任內添支外再共添錢八百二十餘貫臣到任首申朝廷行下於樁管錢內支撥一萬貫文令來月支已盡不敢再申控告今將公庫趲積到錢三萬貫文及將本州舊醋庫改作激勵抵當庫在闤闠處開置月收息錢專助添支當來守禦立功廂禁軍以為軍人無窮之利以示激勸專委知錄主之又恐歲收息錢支遣不敷令並之以沒官田桑之租與夫本州節制司舊管抵當庫所收息錢公使庫日收房廊白地賃錢併行撥隸使後之為州者得以了一歲添支之費二策於和州誠為兵民莫大之利除已揭牓曉示軍民粘連拘籍沒官地田桑租花利及撥隸舊抵當庫息錢公庫房廊白地錢窠名單子外仍開具措置廣惠倉已拘籍到戶絕租課并拘籍支給守臣立功廂禁軍添幫錢窠名抵當本息沒官地田柴山隱漏桑租及根括到逃亡戶絕之家

水陸地欒山桑林石磨地租課等申乞剗下本州置籍拘椿專充兩項支遣庶幾永為邊郡無窮之利批送戶部限十日勘當申尚書省既而戶部言所申兩項委有利便所有元管庫本錢自是本州州用錢即無交收諸司窠名官錢亦不是常平錢本及無合充上供經總制錢數及於今來檢坐條法即無違礙從之　六年二月五日都省言建康府轉般倉監官目今堂除文臣其監門兼斗面官亦合一體得旨建康轉般倉監門兼斗面官堂除使闕差選人經任有舉主無過犯人部擬見任許終滿已差下人依省罷法　七年十一月四日詔今後建康府鎮江府轉般倉監門官任滿如能搜撿無遺漏官物比倉官與減半推賞施行以監建康府轉般倉門史文卿申乞比附倉官推賞故有是命　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德音敕文應蘄黃州倉場庫務但干係官錢物如貫經兵火燒刼仰淮西制置司審實開具數目保明以聞當議斟酌減放内有官吏般載錢物往別處州縣收藏或回易興販不曾被刼而隱匿入己者並自德音到日限一月經所在官司首納如限滿不首及首納不盡因事彂覺並依法施行仍不理令來德音原免以上事宋會要

宋金玉新書　諸倉類凡三十二條並係增入淳祐新書

一　倉庫嚴備水火　倉庫令　諸倉庫常嚴水火之備地分公



人除治草穢疏導溝渠違損剗地分者申所屬措揮如違致損敗官物者勒主守及地分公人均備　二　具損收實數申　諸倉庫水火防虞有備非人力所及致損敗官物者監專具所損所收實數申外縣者仍本縣保明申保明奏裁　三　通判點撿錢物　諸倉庫見在錢物諸司封樁非所屬監司委通判歲首躬詣倉庫點撿前一年實在數令審計院置簿抄上比照帳狀　四　州學錢糧委掌淳祐詳定　諸州學錢糧專委曹職官一員掌管收支簿書每月守臣撿點簽押　五　係省頭子錢修　諸敖不得於寺觀祠廟亭驛内寄納即倉敖闕及損者州縣支本倉係省頭子錢增修訖申所屬點撿　六　置塼場備量覆　諸倉植木為陰不得近屋仍置塼場以備量覆其敖內地皆布塼　七　塩倉不設水䑛　諸塩倉於廒板下以甕承滴不得別設水䑛　八　色數年月姓名　諸倉置板牌於敖門書其色數年月監專姓名　九　出剩樁留變轉　諸倉敖檄量到出剩數樁留一分變轉見錢充修倉庫支用即鋪襯物不堪再用者貨錢准此或給窯務已損費者保明除破訖申所屬　十　監專押記鎖封並倉庫令　諸倉庫監專同開閉并押記鎖封掌鑰以長官門鑰以監門無監門處長官兼掌　十一　不察副掐盜錢　廐庫勅淳熙重定

諸倉庫監官兼管同不覺察專副庫掐盜所管錢物者徒二年庫掐盗者專不覺察准此若犯人罪輕者减犯人罪一等提領官桉察提舉提轄之類同失覺察者减三等　十二　伍斗省斛交量　倉庫令慶元詳定　諸給納米料並用伍斗省斛交量其一石斛專充監官抽製斛面時零方許用斗升合每伍年申所屬給換　十三　斛斗升合刻押　慶元重定　諸倉官斛斗升合各刻倉分監官押字置庫封鎖應修者當官較量　十四　銷鈔簿具送納　諸倉庫各置銷鈔簿具注送納錢物數年月日納人姓名候獲官鈔對簿銷鑿監官書字用印其鈔當留壹紙以千字文為號月一架閙并簿留本處備官點撿　十五　縣鈔日別為號　並倉庫令　諸倉庫受納錢物縣鈔日別為號號中上監官押字本縣受納依此置籍注字號鈔數每日實封送縣若受納支移錢物者旬具貳狀開數申州兩縣以上縣別為封州以壹入案一出内引繳鈔逓送元支移處其内引州縣各限次日繳回至納數足給收付申州准此封送　十六　早入晚出違時　廐庫勅　諸庫倉監專應早入晚出而違者受納官遇閙場同一時杖一伯一時加一等罪止徒二年酒務監專應宿不宿者杖一伯錢監監官監門官准此　十七　收支監專入出　倉庫令　諸倉庫日有收



支監專早入晚出早謂日出晚謂申時受納官遇閙場同遇給納擁併者須畫見課利場務剗租類者若監官兩員輪宿負畫日公移有急故聽皆離仍申所屬監官獨員者候權官到乃出其酒務兩員及錢監監官與監門官並互宿酒庫獨員處遇睱遠時與專庫互宿餘輪專副　十八　應替差官監交　諸倉庫監專應替並差官監交仍置交曆肆本分新舊官及本州轉運司為照物多難交者具事因申本州審度賑新界抽摘點撿　十九　收支不得住家　諸倉庫内無廨舍者監官不得住家收支文書監官𢈪封鎖遇替移交受都簿赤曆足批上印紙離任　二十　給納庫不封鎖並同前　諸給納官物不正行收支及敖庫不封鎖者杖八十　二十一　私家留收支曆　廐庫勅　諸倉庫收支曆輙不封鎖交受若收留私家經宿者各徒貳年許人告不驅磨架閣者减三等　二十二　窜䑛物妄駮退　擅興勅　諸倉務受納窜䑛及窜須什物妄駮退者各反坐看詳令作工監罪有不如樣者看揀人杖一伯監官减一等並去官不免　二十三　倉庫帳申違限　職制勅　諸倉庫帳申州違限三日吏人杖七十五日加一等罪止杖一伯專副各减一等有人違者並增違限止作被產人專副至罪止者監官罰俸一月　二十四　簿曆違限不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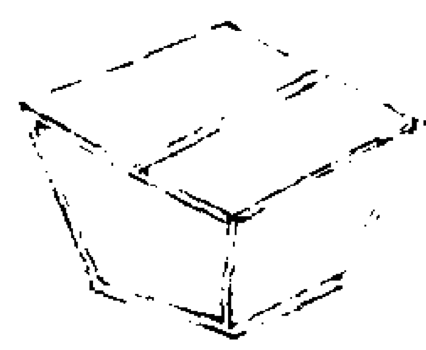
（廄庫勑）諸因點磨取索到縣鎮倉庫收支錢物簿曆（旁抄之類同）違限不送還者杖七十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餘文書依官文書稽程律　二十五　赤曆預先虛收　諸收支官物文書有空缺處及剩紙而不勾抹若赤曆內預先虛收者各杖一伯本行吏人仍降一資已支官物旁帖之類不勾抹者准此　二十六　名色附入別曆　諸收支官物不即書曆及別置私曆者各徒二年（應所屬用印鈐付而輒自用本處印者亦是）若無專置文曆而以名色相類附入別曆者不坐繳中舊曆違限一伯　二十七　隱占不入本庫（淳熙重定）　諸係官錢物私輒隱占及不入本庫樁收若別作名色置庫者以違制論　二十八　欺弊失陷不敷（並同前）諸官物有欺弊而致失陷者（謂已經官司點檢不覺者如縣應拖行而已經州州應拖行已經監司或已經別官司之類若錢物見在止是文字差誤者非餘條稱失陷準此）不以赦降原減　二十九　致失監住鈔銷（廄庫勑）　諸納官物毀失縣鈔不以監住鈔銷鑿輒取戶鈔或勾追人戶赴官呈驗者官吏各杖一百人吏仍勒停因而受乞財物加本罪一等許人戶經監司越訴　三十　頭錢伍分支用（倉庫令）　諸倉庫所收頭子錢以伍分爲轉運司伍分充州縣支用（縣應用者申州）　三十一　聽探名數



傳報致他司（廄庫勑）　諸聽探倉官見在及綱運錢物名數傳報他司截攔占取者各杖一伯許人　三十二　受毛錢夾雜支（同前）　諸倉庫受納私鑄輕薄毛錢夾雜支遣者杖一百

續宣城志嘉定諸倉斛斗

嘉定諸倉斛斗






斛內刊記　嘉定九年三月寧國府照文思院降下銅式新置造斛鐵鋼加漆今後受納非此斛不得行用江東提舉權府事李（押）　斛一遵窩斛係衆手雜造外高則圍徑短外低則圍徑長審較之時又加裁剗故斛微有不同今措置每斛各以尺爲準斛外自口至牆底高一尺二寸七分斛內自口至底面深一尺二寸八分　嘉定九年三月寧國府造文思院斛用此受納　提舉兼權府事李（押）　斗外自口至牆底三寸九分　斗內自口至底面深三寸三分　明裏口方玖寸　明裏底面方五寸六分

嘉定九年權府　李提舉（還任）以郡倉取民無藝斛斗增多近二石六斗於是造斛每石除一省石耗發綱解外　轉運司耗米截勝本府得用米六斗三升應郡官不許撥援其榜曰照對近據寧國府宣城縣民戶王懲等狀訴本府每歲受納民戶苗米妄收加耗等米及將義倉衮同正苗收耗又用大斛大斗交量等事行司送僉廳審問并喚上本府都吏并各案承行人及專攢斛級等人齊抱文案簿曆干照據各人供具逐項事由具呈奉提舉權府大著郎中台判文思院斛斗天下所同朝廷頒降銅式付之提舉司正欲責之以同量之事而寧國府循習舊例受納人戶苗米不用文思斛斗當今同軌同文之世豈宜有此當職久聞此弊令來攝權府事遂因民詞窮究弊端押上都吏本案專攢斗級等人齊累年案牘并見用斛斗同下狀人王懲等赴本司僉廳點算較量具得其實又再送本府僉廳子細契勘皆無異同據下狀人供以爲兩石六斗之米方可輸納苗米一石初怪其說以爲不應至此既而取斛斗較之則本府見用受納之斛



比之文思斛加一斗四升八合本府見用受納之斗比之文思斗加八升本府自來受納苗米正耗一石上加府耗又暗點押守掃卓等非法無名之耗共五斗四升通計一石五斗四升而皆以大斛大斗量之積累其數蓋已過倍而執槩之人高下其手者又不與焉則民之受困蓋可知矣以斛斗考之其害於民者如此而以案牘考之則多取數蓋不盡歸于官特爲胥吏皂隸肥家之資昨來　轉運提舉司常以此事行下而本府以謂府中自來支遣軍糧斛與文思斛不用若文思斛受納則支遣軍糧未免有貼陪之數照得本府軍糧斛比文思斛每石係加一斗二升以苗米額理正耗二十六萬三百餘石有奇而支遣軍粮每月三千二百石有奇成年計三萬八千四百餘石安得以三萬八千四百餘石支遣每石加一斗二升而使二十六萬三百餘石受納皆用加一斗四升八合之斛與夫加八升之斗乎何況軍糧支遣不須貼陪自有可以那融之策今考究近來三年苗米收支數且以嘉定六年中熟年分計之據都吏等人供當年除檢放三萬二千一百餘石又除零欠二萬八千五百餘石又除蕪湖寄納倉對撥起解并諸縣科撥官兵糧俸并折納造酒糯米并本府理折苗錢之外其本府城下并水陽倉南陵縣常豐倉三處共實納到十一萬八千

九百餘石據都吏等人供耗府耗等共收十八萬六千四百餘石係受納
斛組當文思斛共二十萬九千餘石本府當年起綱軍糧但干支遣共合
支二十四萬石除上項實有二十萬九千餘石外少米三萬餘石係將措
置職田米對撥蕪湖縣寄納起遇常平圩租對還省倉米湊足支遣尚少
六十餘石則每月回糴軍糧食不盡米以足之據此所供則當年苗米所
收止是通計正耗府耗等二十萬九千餘石此外別無收支而遂人却用
大斛大斗量民戶之米蓋正耗以石計者則用加一斗四升八合之大斛
量之外餘府耗及暗點押字掃卑等米五斗四升既無斛可量則以加八
之大斗量之計此大斛大斗所收到二十萬九千餘石上多取近四萬石
不知此米何在況受納之際弊病百端皆出逐人之手而受納官臨時加
點又有出於前來細數之外者不知此米又歸何處上不在官下不在民
專為胥吏皂隸肥家之資者其數蓋不勝計向來本府曾不之察而貽陪
軍糧為疑者其亦繆矣論至此使人扼腕但以積久之事不欲窮治且自
今日與之更新今來准朝廷銅式新造文思斛斗升以供本府并諸縣諸
倉受納每苗米正耗壹石上所有府耗及加點押字暗耗掃卑等舊來係
取五斗四升加八之斗今來勸酌從中取六斗五升文思斗除外更無升



合之取○糜費在官在民兩無所傷若以嘉定六年實理十一萬八千九百
石苗數言之可得正耗十九萬六千餘石又加以職田圩租回糴米萬餘
石則當年二十四萬石支遣止少一萬餘石不過更理數千石正苗然後
理折苗錢而折苗餘數尚足供用然此止以嘉定六年中熟年分言之若
遇大稔所入又不止此設或歲歉所收須減而綱運亦隨之而減如此則
依法用文思斛斗止是革去吏胥專斗饕食之弊有便於民何損於官其
合行事併判于後　一本府舊來受納斛斗既非合法不當存留今委權
錄參施承奉就本府設廳前盡數毀擗內留斛斗各一隻大字書刻此係
寧國府舊來違法不可行用斛斗解赴提舉司為照其外縣外倉舊斛舊
斗亦盡數索上準前毀擗如有敢私自藏者許人戶告首送獄根勘定行
決配　一寧國胡主簿新造文思斛斗升各五十隻充府縣諸倉受納使
用其斛斗升並立千字文號大字書寫嘉定九年三月置造鐵錮加漆令
後受納非此斛斗不得行用并更依造斛斗升各三隻給付民間照用令
寄居士人民收藏其斛斗升亦一體排立字號其斛斗升字號並於版榜
該載今來斛斗既定每遇受納令民戶自行槩斛所有斗許用斗子公平
交量不得顆粒裝帶如違仰人戶經監司陳理其外縣外倉準此　一義

倉在法不應收耗兼寺常所申從舉司帳籍即無義倉顆粒之耗照得義
倉隨苗帶納本為不欲分鈔令受重為煩擾今來本府却以聚同正苗受
納之故將義倉米一例收耗又有不即分隸之弊實非法意今既民詞乞
行分收合從其便自令義倉米別就常平倉受納不得顆粒收耗如有違
法收耗者許人戶經監司陳訴不以多少一行合干人並行決配其外縣
所受準此仍許人戶合零就整關鈔交納　一本府軍糧斛斗各留三隻
委胡主簿於上大字刻此係軍糧斛斗不得他用一受納多取之弊正緣
蚕食者衆今來合行揀汰內存留專知一名攢司一名家人并吽鈔家人
共六名斗級一名斗子五名貼量四名送赴匣并充場子共一名門子一
名令本府僉廳點名選留內有柯仔一名押赴使廳別聽指揮其外縣外
倉亦取會人數以憑揀汰所存留人並寫姓名於版榜上非榜上人不得
入倉如鄉入倉許人經監司本府陳告定行決配其榜上人或有事故本
倉申本府差填仍別置榜書寫姓名　一倉中弊倖既已革去則官吏搔
擾本倉之弊亦當痛革諸錄參司戶法并受納官不許於倉中科雇人從
及差夫先帖諸廳將倉中見雇當直人日下並行放散如本廳有缺使令
具狀申府於廂軍內差撥其諸廳到罷迎送自來本府差人并借請不得



令倉中出備諸監官受納等官不得科倉中修造筵會市買雜物之屬諸
兩通判職曹官以下不得於倉中差借人夫應副過往官員士人等諸受
納官入倉於倉門下轎許將帶傔子節級交椅共叁名入倉除外不得入
諸雕造圖印本府僉廳官日下監遣下縣并下倉不得令案吏循習故態
邊留乞取　一民間所納多是好米惟攬戶米見濕惡之弊今斛斗既定
所宜各自循理庶可長久自今以往官司不得換斗斛以罔民民戶不得
納濕惡米以欺官如有違者各有常憲　一委寧國胡主簿造板榜十面
榜上該載今來所行事節於州縣諸倉門釘掛　右除已行下寧國府一
體施行并出榜府衙門等處曉示及具申朝省并關牒諸司照會及給板
榜於本府縣諸倉釘掛外今再鏤榜本府六縣管下鎮市鄉村貼掛曉示
民戶通知　米斛定數　李提舉修斛斗時每斛收耗米六斗五升當時
諸司已議其多然豐熟之歲起綱之外本府止得耗米了一歲支遣而遇
收納秈米每石滲一斗支亦如之端平元年王提舉並依李提舉取文思
斛為定每石取耗米六斗五升其本府申朝廷帳自以為遵用李提舉斛
斗及申總領所亦稱依李提舉舊數今就委受納官書記趙崇訴依李提
舉申朝省置造斛斗各十隻較製並同不許借用五縣依樣制給一隻如

遇斛退領所綱米剖給兩房借用歸還除軍人支遣充係一石一斗一升二合係李提舉米立斛斗斛不欲改造其受納苗米並用新斛支量已具申省部有敢更造者以違制論　收苗額共收米二十六萬三百餘石正米十九萬六千三百餘石耗米除寄納倉外計八萬八千二百六十餘石五萬石寄納倉交收係轉運司收隸淮西總領所內四萬三千五百石理充圩租米餘六千五百石撥充常平圩租米卻於常平倉拘還本府每石正耗斛面並隸轉運司一十一萬六千三百餘石城下水陽倉交收每石除二升轉運司耗米外本府實收耗米六斗三升計七萬三千二百六十餘石三萬石常豐倉交收每石除二升轉運司外本府實收耗米五斗計一萬五千石兩項共收正米十四萬六千三百餘石兩項共收耗米除轉運司每石貳升外計八萬八千二百六十餘石　六萬四千石一萬九千餘石係府縣糯米及諸縣官兵支遣不在前項所收米內　四萬五千餘石係每年諸縣拖欠推稱殘零堋江逃闕正數每石耗米六斗五升除轉運司二升外有六斗三升百五十餘石　支米二十五萬八千二百九十石起發米共一十九萬八千二百九十石　正起米一十八萬七千石成年起解　行在淮東豐年之數早場則除　行在正米九萬七千石淮東正米九萬石　貼支船戶耗米一萬一千二百九十石　行在米六千七百九十石淮東米四千五百石　支遣官兵米成年共六萬石每月支五十石計

上件



立定耗米小斛




令月初九日准八月初四日報得旨令年苗米並仰州軍嚴切約束當職官吏不許過數增收多量如違許人越訴并行下逐路運司吏切覺察將違戾去處按劾施行仍多出榜曉諭所合遵依者　一本倉令年受納苗米並用李提舉每石加耗六斗五升立下斛樣造到斛十隻及造六斗五升斛六隻併量加耗米並有本府官押為照除外如遇受納私米加收一斗並許斗量零斗計算不許以斛面為名多有乞取　一本府起發綱運並照前項斛斗支裝其軍兵支遣並照舊米大斛体例更不換易其每年貼過米約用三千六百石不應令受納倉多收斛面妄作支破令米並於新收到斛面米內分明支破　一民戶躬親到倉送納米斛並仰聽從民戶用官斛量納仍先與交受然後方許攬戶用官斛交量其在正月以後者除官斛交量外其斛面米斛並許倉斗交量　一米色並要乾圓不得容令夾帶濕惡妄亂交納其攬戶並各結甲每遇十日一次押簿如攬米在前如未納者許展十日十日之外斷罪其不在甲內者即為私攬並依衆人執赴官司定當重有行遣　一鈔書專委陳監酒印給當日給付民戶為照其有義倉米斛或同日送納者當日委知錄司法印給或未送納聽於三日內送納不得以此為名併正鈔不給至攬戶兜納有妨稽考　一倉斗甲頭斂腳等人仰本倉開具姓名供申切待於逐人名下各造紅布背心　一領書填姓名官押如無背心者即係私名定當斷治　一糯米場水陽倉常豐倉並仰准此施行　右出榜市曹及倉門曉示各仰通知　淳祐二年八月日照得本府昨己行下約束本倉事務令續條具到下項　一本倉甲頭斗子並仰開具姓名切待給紅背心用官印押為照無紅背心者即是私名合逐出倉　一攬戶合結甲置簿抄轉每十日一



次赴府僉押不入甲者亦係私攬並當逐出　一提刑司行下義倉米斛不許與本府苗米混同仰當倉官徑自交收自出由子委主管常平倉官通判專一點檢不得夾帶作弊　一糯米場合納糯米仰開具每斗多取斛面數供申切待斟酌斛面交量　一倉每日合隨直入倉之人立定名數印押牌號方許入倉即不許自擅出入如違斷治　一納苗人戶並仰請陳監酒當日印給鈔書不許移換次日　一量米使用並仰具呈切待立定錢數其新潔好米方許收受不許夾帶舊年收低下之米及濕惡糠秕請監官逐一點檢如有違者並行斷治　右仰倉官遵守施行　淳祐二年八月日泉州府志倉庫州東倉在子城內熊門之東晉江縣治之左為敖十有四慶元六年守劉公頴增創敖七嘉定元年守倪公思重建民戶糙米納焉以給廂軍月糧倉有神祠以祀句芒貨宰精異西倉在子城內儀門之西觀察推官廳之右為敖十有二嘉定十一年守真文忠公重建淳祐元年趙公涯修受白米以給官兵宗子俸量常平米職田糙白米附椿守司馬公伋嘗修二倉為屋合四十楹廊如屋之數李公誼記有和糴場附於西倉廳事之後糴客舟米以待左翼軍及吐渾之糧嘉泰間歲糴四萬石今糴二萬八千碩有奇通判廳掌之苦拘縱視賄輕重人甚病之

淳祐三年守顏公順仲申省住罷有記傅公康撰　晉江縣軍儲倉紹定三年令鄭鼎新創在廳事西偏王公邁記　南安縣倉附同安縣倉在縣北拱辰門內舊常平居左省倉居右後廢淳祐元年令郭偉重建　德化縣倉在大門內兩旁東曰倉西曰常平倉後並為常平倉令胡應梅趙崇侯重建　吳令一鳴復建省倉于西偏外有一倉在半林鋪距縣七十里以其地遠民艱於輸送遂置倉歲委佐官受輸因其米給鋪兵及三縣寨糧永春縣常平省倉舊在大門內東廊後改創義倉于西偏有受納亭　淳祐四年令將有秋復建省倉于中門內　一惠安縣常平倉在縣衙左舊剏在主簿廳東省倉與常平倉對監倉附　三山志諸縣倉庫　縣倉有三一曰鹽倉二曰省倉三曰常平倉鹽倉者國初有之分貯漕鹽於此其旁置場聽民自市焉元豐運額既多隨產科賣無產者謂之浮鹽民以時衹價從多寡於此取給閩侯官懷安古田閩清永福此六縣者由南臺倉撥請以往倉場皆附縣置閩縣舊在主簿廳東候官縣天聖元年附主簿廳置場古田治平記賣茶鹽場在縣南永福曾師建記鹽倉在縣城東南懷安閩清五縣內連江羅源寧德長溪長樂福清此六縣者各地產鹽歲捐賣其民以其餘運納南臺倉雖海倉遂邑別創許亭戶輸納至縣給賣則



又各置倉場縣東西連江在縣西南羅源在縣西之側建炎三年知縣吳晞聖創寧德在縣門內之西亦兵火後重創長溪福清皆縣門之西長樂縣內天聖六年四縣罷煎漕課猶命鬻孫鹽惟長樂嶺口福清海口二海倉如故嶺口倉去縣東二里舊在臨水渡側熙寧中運使賈青移此海口倉去縣東二十五里嶺口有監倉一員兼倉在縣尉廳之西海口倉以監鎮兼管政和中鹽本不給官吏趣辦漕額謂民產浮鹽可米償因仍至今倉場皆在也省倉者咸平四年始置初諸邑輸米悉趍都倉至是大理寺丞馬易從奏諸郡外縣合銷粮草令順便受納於是勅各置倉閩侯官懷安以倚郭不置餘九縣皆置連江永福皆縣內之西福清縣門外之右長樂去縣西半里長溪縣之東南羅源寧德皆在縣東建炎兵燬其明年羅源再創寧德至紹興二十八年乃更遷古田閩清皆在縣側古田兵火後再創閩清淳熙四年災明年更遷其後水口鷄茉兩鎮置寨又分兩倉凡十一所隆興二年以連江民赴都倉輸米便自後科撥歲止十倉常平倉者皇祐元年始置初詔州置常平翰林侍讀學士宋祁以為遠縣鄉保力農之家無緣霑被是歲州始以常平都數量戶口多寡分九縣置倉連江縣西廡福清縣門內之左永福在縣東隅去縣四里崇寧三年遷長樂縣西長溪縣東寧德縣門內之西紹興元年創六敖乾道七年增創一敖羅源古田閩清與省倉同康定二年復義倉法元祐中許於常平倉別項樁管隆興元年州始撥還逐縣義倉合管數目明年連江既併赴州倉常平獨八縣受納若縣錢庫有省庫國初州縣錢物悉以係省始置有常平庫與倉同置於皇祐元年有免役庫熙寧五年起催免役錢置閩侯官省庫各縣廳西常平免役移丞廳置餘十縣並縣門內福清縣縣西街上長樂縣縣側舊建連江縣東乾道三年重建羅源常平庫在縣廳西省役庫在縣廳東建炎三年重建寧德省役庫在縣西紹興元年建淳熙六年併歸省庫以免役庫為架閣庫常平庫舊在縣西紹興二十八年移在縣東古田懷安皆縣廳西皆建炎兵火後建其後有經制總制抵當米價錢各併就庫眼惟長溪運司免役常平抵當庫縣西經總制米價庫縣東元豐元年重建永福省役常平庫縣東經總制抵當雜支庫縣西建炎三年重建錢庫外各置架閣庫建安志郡邑財計大者有四總其出入者省司常平之倉庫是也故養兵養官之費悉隸於省司養民養吏之費悉隸於常平在在皆然惟閩部上四州於省司常平之外鹽倉庫亦號重務建寧省倉舊在府東子城永慶門內歷建炎丁未紹興甲子兵火大水之災俱免焚



蕩時常平倉亦在省倉之內比年改剏於倉前向西之別巷令郡人遂指省司倉曰東倉常平倉曰西倉其餘倉庫或在府治或在府判廳或在府學或在子城內因事悉見不待問而知省倉為屋百間廒二十眼扁以千文字號垣墉周備廳宇明敞係乾道七年太守趙公彥端即其舊重建有常平使者王公逨為之記每月支給軍糧俸米倉官司其出入常平倉係乾道六年趙公彥端改剏於省倉之近地環廡共六十三楹分敖為十六區扁以千文字號門墉廳宇悉類省倉已併見於王公逨之記紹熙五年倉使宋公之瑞闢一敖於門廊右偏別儲所收絕院租米以給義塾支費遇有歛散司法主之　學事倉今在府學公廚之西專以受納七縣學粮錢米白米八百三十七石有奇錢一百七十五貫有奇歲下地稅錢一百六十九貫有奇都鹽坊月撥贍學鹽錢別有定數府官掌之柳江志故倉有四都倉在州治內東隅常平倉在都倉之西鹽倉在都倉之南贍學倉在都倉之西已上倉敖廢為瓦礫至大戊申歲以路治從徙馬平故郡置大軍倉在城內西隅洪武七年就舊基建倉敖三十四間洪武八年就公廨前西傍又建敖二十間以收軍儲肇慶府英德縣新昌志舊有省倉常平倉義倉俱在州治之西今廢歸附後止有常豐倉在州廳之西其倉元

有正廳居中廒舍列于左右廢挑迄今歷年至元丙子達魯花赤薛里吉思朝列目其荒蕪遂命工芟草議以下年里正主首營辦材植從新鼎剙充其下年差役喻月告成廳宇一新廒舍完備廳前石道之側植以松槐數株其崢嶸美麗與昔不同連桂州志諸倉在州治之西為門南向入門以東為常平倉廳之東為苗倉西為省倉外學倉貢士倉則顓於學宮類編長安志武底倉本物定倉新說曰華州下邽縣南渭河岸上乃漢之物定倉也西京雜記物定倉收貯五穀各定其性物不浥壞故秦漢隋唐皆於此置倉語訛為武底倉本物定倉江寧縣志制司倉景定志曰制司米舊附廣濟倉咸淳元年四月內即廣儲倉側隙地今蓋為敖四前後屋共三十一間又有小倉三所曰東倉西倉中倉並在南門裏沙高一帶興化府莆陽志迎仙風亭倉迎仙倉屬莆田縣待賢里在迎仙驛之東接近附二里人戶冬苗輸之以便迎仙寨土兵糧給也風亭倉屬仙遊縣連江里在太平驛側就撥旁近人戶冬苗輸之繫葵寨土名糧給屬馬鎮江志戶部大軍三倉南倉在范公橋東北倉在子城西西倉在江津歲久弗葺嘉定壬申總領錢仲彪次第修葺闔再朞而三倉一新積貯充牣新塗縣志平價倉寶祐初趙宰希性以市民艱糴創立早晚田租二百六十七石八斗七升大債錢二十二貫一百二十文六年胡宰夢龍唐宰洪復增置早晚田租二十一石三斗三升大歲收租米除輸苗外遇青黃不接時發糶每升一十二文歛歲償不增復以所糶錢轉糴以助咸淳三年將糶米錢添置早晚田計租九十三石七升委請材幹公正士友同任責不許縣吏干預惟揚志富安倉舊名轉般在常平省倉之南　慶元二年帥守趙公平被旨重建嘉熙三年制使趙公葵更名交受屯田倉撫州府臨川志神運倉在宜黃縣南三十里石岩傍有神運倉今亡永陽志竟寧倉在羅城內東南隅紹熙壬子郡守莫洸建為屋四十有四楹為敖十有九區鳳陽圖經志量積倉二所在新城東北一靠西湖一俗稱為花園倉相臺志積瑞倉在相州子城門東北忠獻韓公因隙地修建吉水志足食倉在縣治之北赤城志續食倉在崇報院西嘉泰三年令丁大榮建今廢永陽志常寧倉在子城行春門內街之北為屋四十有四楹為敖十有一座荊州志常積倉在荊州府治東相臺志常充倉在相州子城門西全州志長盈倉在舊萬戶府基址蘇州府志大盈寶成二倉即宋寶祐倉也大德三年省創分為二蘇州府志西城泰和二倉即宋舊百萬西倉也大德三年省始分為二吉水志寄敖倉在足食倉之北永豐之租昔以艱於漕運故於



此置倉以便輸送臨安府志鎮城倉在餘杭門裏師姑橋淳祐三年趙安撫與簋重建　又天宗倉在天宗門裏臨川志平市倉在縣衙之上撫民事條鳳陽府圖經志泗洲北門倉大油房倉小油房倉以上皆在州治西北順天府密雲縣志龍慶倉在縣治西南洪武六年創蓋濡須志屯田倉在大軍倉後寶祐二年李大亨剏建為屋一十楹河南府志板倉在閿鄉縣西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二

倉

## 鉅橋倉

西漢書張良傳周武王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在今廣平郡曲周縣

## 均輸倉

越絕書君均東倉春申君造門一里八步又曰吳兩倉春申君所造名均輸

## 督道倉

史記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及楚漢交兵民不得田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

## 敖倉

河南志鄭州河陰縣敖倉故地距今縣治西北一十二里殷仲丁遷囂即此地詩車攻篇搏獸于敖春秋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至秦始築倉於其上故敖倉之名漢高祖亦因敖倉粟築甬道以饋軍食于滎陽至今名倉頭云淮南鴻烈解說林訓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其滿腹而已敖倉古常滿倉在滎陽北劉向新序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謫過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敖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西漢書惠帝紀起長安西市修敖倉功臣表程黑擊項羽敖倉下周呂以內史堅守敖倉郭家以都尉堅守敖倉西漢書列傳周勃攻曲遇還守敖倉灌嬰南送漢王還至敖倉其奉願徙於成周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東漢書安帝紀調濱水縣穀輸敖倉注詩曰薄狩於敖即此地秦於此築太倉蓋延傳遣將南擊敖倉唐會要咸通元年閏九月六日置河陽倉隸司農寺三年六月十七日於洛州柏崖置敖倉容二十萬石至開元十年九月十一日廢續通鑑長編仁宗紀慶曆四年范仲淹上策言緣大河州軍起敖倉支河南民稅及漕江浙粟實也近邊兵馬每三歲一代亦是以寬河朔之困之民

## 嘉禾倉

三輔故事漢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石徽是也石徽西有細柳倉城東嘉禾倉

## 細柳倉

三輔黃圖云細柳倉在長安西渭水北石徽西有細柳倉或云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南三十里漢舊倉也文帝後六年周亞夫為屯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徽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



## 海陵倉

太平寰宇記在泰州海陵縣即漢吳王濞之倉也枚乘上書曰轉粟西鄉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謂海瀦之陵因以為倉今已湮滅今海陵縣官置鹽監一歲煑鹽六十萬石而楚州鹽城浙西嘉興臨平兩監所出次焉計每歲天下所收鹽利當租賦三分之一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

## 長安倉

西漢書宣帝紀本始四年詔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

## 甘泉倉

食貨志太倉甘泉倉西漢書張敞傳敞為甘泉倉長

## 白帝倉

公孫述傳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人救囂囂敗并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眾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也

## 羊腸倉

東漢書鄧訓傳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酈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隥縈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阪是也吳元獻公類要河東路大通監後魏所立隋煬帝大業四年經此幸汾陽改名深谷嶺俗云魏太祖武避暑之所地理志云上黨壺關亦有羊腸坂不謂此也

## 龍首倉

建康志按隋食貨志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常平倉東宮倉所貯不過五十萬

## 石頭倉

建康志在石頭城內吳置晉曰常平倉南朝因之唐武后徙縣倉以實石頭神龍二年移倉於冶城晉大康某傳云往來術石頭倉米一百萬石皆是豪將華而直打稅倉皆監以塞責咸和二年蘇峻逼遷天子于石頭以倉屋為宮梁使景破臺城食石頭常平倉所盡使掠居人爾後米一石七八萬錢人相食通典云晉曰常平倉自後無聞梁亦曰常平倉不雜糶陳因之古跡編云唐武后光宅中徐業業舉兵使其徒渡江於石頭城以拒守敬業尋置馬鎮仍徙縣倉以實之神龍二年廢鎮即移倉於冶城何遜石頭城詩曰萬雉極於帶德廣無量出蓋謂此也

## 古苑倉

建康志吳大帝赤烏三年使御史郗儉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倉城名運瀆○按實錄宮城即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此瀆通運於倉所時人亦呼曰苑倉瀆咸和中修苑城惟倉不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全宮城之西北

## 冶

城倉金陵景定志曰唐武后徙縣倉以實石頭神龍二年移倉於冶城　龍門倉新唐書地理志河東道河中府龍門縣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　黎陽倉食貨志隋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廪虛議備水旱詔於蒲陝等州十三州募運米丁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華州置廣通倉唐書任瓌傳至龍門見高祖曰據永豐積粟雖未得京師關中已定矣留戍永豐倉　鎮敖倉合肥新志在合肥縣界城樓西北五十里舊經云隋開皇五年在廬壽州界置鎮敖倉資治通鑑隋紀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得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兵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　洛口倉資治通鑑隋煬帝紀大業二年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至十年諸郡送租滿二千七百餘窖隋末李密自潁川率群盜十餘萬襲據洛口倉因據鞏縣仍築城斷洛川已南北山周回三十里七營其中後為王世充所破按九域志洛口倉在鞏縣劉仁軌河洛行年記一曰[illegible]石倉



回洛倉資治通鑑隋煬帝紀大業二年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新唐書李密傳長白山賊孟讓以所部歸密以裴仁基為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隋出軍乘之仁基等敗還保鞏　興洛倉新唐書李密傳李密說翟讓曰今莽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群凶寧常剽奪草間求活哉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畎隴志不及此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發縣長柴孝和開倉賑食衆繈屬至數十萬　河陽倉宋會要咸平元年置河陽倉隸司農寺開元十年廢河陽等倉　渭橋倉宋會要咸平三年關中饑監察御史王師順運晉降之粟于河渭之間增置渭橋倉　柏崖倉資治通鑑唐元和十年冬十月庚戌東都奏盗焚柏崖倉宋白曰河清縣有柏崖城庚景所築在河清縣西宋會要咸平三年於洛州柏崖置敖倉　大雲倉新唐書本紀僖宗乾符六年正月淮南將張潾及黄巢戰于大雲倉敗之　都梁山倉唐沈下賢集淮南都梁山倉記　汴水別河而東合于淮淮水東米帛之輸關中者也由此會入其所交販往來大賈豪商故物多游利鹽鐵之臣亦署致其間因擇官分曹以榷庶貨而部責之吏盡令鹽鐵諸官校遣之疾徐用賞罰大梁彭城控兩河皆屯兵居守食出官田而畝畝頗夾河與之俱東仰澤河派言其水温而泥多肥比涇水四月農事作則爭為之派决而就所事視其源縣縣不能通槁葉矣天子以為兩地兵食所急不甚阻其欲舟艫驟滯相望其間歲以為常而未文多敗裂自四月至七月舟備食盡不得前元和九年隴西李稼為鹽鐵官掌淮口院病其淹滯思欲以為救而乃與楊子留使議之曰自閩越巳西百郡所貢輳輓皆出是以歲天累月之久滯於咫尺之地篙工諸傭盡其所儲不能賑十年之食只益軒偷耳幾哉有終歲而不得返其家者今誠得十數之倉列於所便以達出入計無憂也正月河水始津盡發所蓄而西六月之前虛廪以待東之至者矣如此則役者逸而弊何從生哉議定即以狀白得遂其便於是稼度泗上畢濕無堪地遂刱庚於淮南都梁山十二年詔以誅蔡之師食窘促令鹽鐵所輓皆趨郾城下是時下淮南倉發春吏計春其工人曰春材必轢若揄吏欲令就山林剪市之稼曰天火方焚曰將燋萬家當頃



刻之間雖得弊械之器畚㳯污之波百夫汲而揚之立足滅患如曰不然我欲利其器待我柘柱之杓致滂浥之派操以救之彼言而後謀則然灰尚不可望而况全者令縣單十萬旦暮不賑其為急也間不容釐令待汝訪山求材然後用何異手柘杓滂流之語耶其倉材翦之餘大可以為日小可以為杵長可以為杵之梁薄可以為腔振夹峙促命栽之即日而春成百具其餘未與吏分辨之先以家奴就役次及群吏各有差所春凡二十八萬石不涉旬俱得浮淮而西矣十三年夏泗水大災淮溢壞城邑民人逃水西崗夜多相掠奪更驚恐號呼而鹽鐵貨帛十餘萬乃棄之於布緘用吏名載與渡貨帛無遺尺乃內倉中不能盈一敖其餘皆廢仕家之急時余過泗上得其事故與悉論善濟之方而著之以明其績　下

蜀倉句容志縣舊志曰唐世置鹽鐵轉運司在楊州宋都大發運使在真州　富人倉隋書食貨志北齊時武成河清三年定諸州郡皆别置富人倉初定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北齊通典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别置富人倉每人出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送郡以備水旱

# 惠民倉

宋史本紀大宗端拱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如穀稍貴即減價糶與貧民不過一斛真宗咸平二年令福建諸路置惠民倉宋會要真宗淳化五年十月令諸州惠民倉故穀遇糶稍貴即減價糶與貧民今不過一斛　咸平二年十月庫部員外郎成肅請於福建路置惠民倉從之　先是三司言福建不須置倉肅以遠俗尤宜存恤故有是詔是月初先詔諸州惠民倉如在市斛斗價高人戶闕食速具聞奏當差官住彼減價出糶深慮申奏遲延自今止委知州通判幕職官吏互監開倉比市價減錢零細出糶　咸平二年十月十七日詔令諸路轉運司管內有惠民倉處豐熟則增價以糴歉則減直而出之泣斯錄惠民倉太守李誠之所創糴米三萬石當時議者曰此倉不可創恐為後人塵腐之累而太守確意為之今歲增一萬石以為後人補虧之助及靳一破應千庫寄不留片定惟此倉獨存目今飢民派歸者賴此存米故得不死以此見憂國念民身歿之後人被其澤如此宋真西山集蘄州惠民倉記

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蘄始至曰城郭完乎有司以圮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兵械具乎有司以乏告則命為其器若干某器若干既又曰吾城堅而械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



在籍若寓于壁者教之率以法期年士感就紀律公曰可矣猶未也夫守恃士兵恃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命也邊之首政也蘄故號沃壤中興以來派廣未盡復荒弗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縣而輸于公家者財萬斛焉以廩吾兵且不給設不幸有旱溢之菑蟲螟之孽其奚以相恤哉乎為二千石于此而奉養番於斗食吏非矯也重民之脂膏不忍褻而用也覬圭勺之贏還以遺吾甿也時會而月計之彙之在官者屢有餘歲幸比登粟之在民者亦屢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其餘於民者不幸告儉則以藏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備豫之善畫也迺簡倅吏之材者涖厥事凡樂售者優其直予之未幾得粟為萬石者六靡錢緡若千萬千百有奇築屋若干楹以謹其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著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有固心人心固然後可冀以死守昔者孟子談王道於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縱橫馳說之士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蓋民弗自安而欲與俱危不卹其生而欲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醇以深其氣剛以大蓋淵源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為本是倉特其一爾始倉之成公既以告于朝下部使者核其實又書來命某識之其欲以諗後人俾勿廢乎予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毋識焉可也不然則金版玉書猶弗足紀恃此以存雖哉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庶異時有考云公名某字茂欽十三年夏五月辛卯朝散大夫某英殿修撰權發遣隆興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真某記

又勸立義廩文云太守到任以來無一念不在斯民近因禱雨思所以為邦人久遠之計在城則置惠民倉儲米數萬石歲歲糶　又李正節墓表云初公為惠民倉囑其書其事於石變亂之餘公私廬舍俱蕩滅而此倉歸然獨存遺民來歸賴以有濟公雖死其惠猶足以救飢殍活生靈可不謂仁矣乎戊辰修史傳真德秀知潭州安撫湖南蠲榷酤除斛面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賑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較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他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真西山集奏置惠民倉狀臣猥以疎庸叨蒙推擇假守湘土深惟委寄之重朝夕疚心苟可以惠養民生培固邦本者不敢不用其至惟是民食一事最關休戚臣在官二年春夏之間郡城居民率苦貴糴蓋其生齒阜蕃土產有限全仰客米以濟其乏若鄰路與上江歲豐穀賤轉販者多僅免闕食一或不然則市直驟增貧民下戶立見狼狽常平義倉之儲本自無幾加以法禁嚴重非饑荒已甚之歲不敢輒請發糶故二年之間雖



苦貴糴臣皆那融借撥別色米斛以糶而不敢遽發常平至今夏米價益翔借撥之米不足以繼然後溶申常平司得米五萬石賑糶一城生齒賴以全活而分家之積則已垂罄矣今歲一旱所傷甚多來春以後民食必乏備不素為備豫之計惟盻盻焉須客販之至一或不繼其將柰何竊見國朝張詠淳化中守成都以蜀地素狹生齒寔蕃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一升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石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定制其後百餘年間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民無菜色臣之於朕無能為役然心竊慕之考之吏牘本州秋稅米內有所謂折粳者本正苗之數其後折錢以充郡用前後守臣或遇闕米支遣則令仍輸本色臣今措置自今歲為始將上項折粳令人戶輸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與耗為米五萬餘石別救賊貯名曰惠民倉歲歲賑糶其規模大畧悉倣張詠之法庶幾城市細民自此永無艱食之虞而因養寓教又於風化不為無補所有張詠舊法與臣今來區處事宜不敢上瀆天聽已具申朝省外竊惟古今良法美有百年而無弊者惟詠賑糶一事自淳化至宣和百有三十餘年蜀民被惠如一日不惟詠之區畫有方亦由繼其後者更相維持小有弊病隨即

棟梁雖有異議，不為動搖，而朝廷又為著之令。中前後議臣復主張而申明之，以故行之愈久，其利愈博。臣今欲望聖慈將臣奏中事宜特降敕旨，行下本州，永永遵守，使潭人世世蒙被聖朝子育之恩，實一方大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憑批二件送户部勘當，限五日申尚書省。右本部契勘，今都省批下湖南真安撫奏，今措置將本州秋税米內折稅者，自今歲為始，令人户輸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今立與椿為米五萬餘石，別椿貯，名曰惠民倉，歲歲賑糶，永無乘食之虞，送部勘當事理。本部照得，今詳潭州真安撫所申，以本州折稅并納本色米，置惠民倉，如張忠定公知益州日故事，必許守能斯用災今而不較折稅以為郡計之利，乃能相續經久之良法矣。意得百姓歲受千糶之惠，又可保全常平義倉水旱之備。今勘當欲候令秋指揮下日，行下本州，依應申朝廷指揮，伏候指揮。右剳付潭州，從户部勘當到事理施行，准此。寶慶元年正月二十五日。長沙縣淥江志：惠民倉，長倉附。昨安撫真侍郎為惠民倉以糶于賤，為社倉以貸于鄉。大參曾公繼之，守而不易。會移鎮南昌，捐十萬一千九百券，分于外十邑，以備賑糶。吾邑得一萬二千券為糶本。公奏請視常平為定令，令丞以主管惠民倉繋銜，任滿稽存否以為功過。常平使者察焉。其義倉一項，係本縣貴丞節郎吾身錢一年計券三千三百五十貫道為糴本，糴亦如惠民之法。法時其糴以備糶，糶已復糴，循環無窮，皆為邑市小民計。稅家亦助糴本，遂免縣門賑糶擎運之勞。在郊既有穀可貸，而稅戶又分場認糶，俾鄉邑之民俱有所恃，不至艱糴。真曹二公之惠，博而永矣。然官吏之侵移借兌，與夫遇歲歉，糴艱而價貴，迨糴廣而價平，則本錢有虧。漕使李公少卿憂之，跋于惠民倉記之下，且欲通變無弊。每歲斂散之際，謹察而周視之。行數抑加斛面取廉賈，則糴時察之；減戶口削升合，苛限隔，則糶時察之。至於入以儲積而耗，出以優饒而折，糴價增，糶價減，因是而本錢有虧。少卿慮之尤詳，繼而大帥余公撥五十萬券，創惠民倉新庫，所得利息專以防外十縣虧折，仁人之慮遠如此。今名存實亡，士友屢有請于倉臺，而竟不能復。徒使稅家歲苦於縣糴，舉行不間於豐年，加以姦胥視為奇貨，費耗百端，生理優裕者每貧緣而多糴，困窮當賑者多沮格不得糴，富不能安，貧不能恤，革而正之，不無望於賢令尹云。攸縣志：惠民倉，紹定戊子，大參曹公從龍帥潭日，置惠民倉，其後糴本隸暫府。淳祐乙巳，大使別公之傑照元額發下見錢二千一百七十貫十七界官會八千九百貫，道仍舊格管在倉，各照收糴，以濟春夏發糶。官吏奉行



唯謹。本縣又有續惠倉，乃嘉熙庚子趙知縣崇棠撥錢會二千四百貫入寄樁常平庫，以備賑濟之所不及。其米逐年輸縣官，准管長官提督。米十年名存實廢。鶴山大全集潭州惠民倉記　嘉定之季年，潭州守臣真德秀言：所領州土高阜，蓄地力不足以給半，仰給于商舟，舟至之不時，則上下狼狽。雖有常平義倉之蓄，而令非凶歲毋發也，顧守地于斯，使民盻盻然無以救其腹，教惡乎施？臣竊見淳化中張詠守成都，以市直準田稅，使民歲輸米于官，明年春糶城中之民，糴以元直。其後王曉、韓億父子、文彥博、胡宗愈諸賢又相與修其法而守之，至于今不能易。臣嘗晰諸故府，有秋稅米合正耗凡五萬餘石，石出泉四千二百以給郡用。臣請得如成都故事，斷自嘉定十六年，使民輸米貯之別倉，榜曰惠民，嚴槩量之廉，罷轉輸之費，較以輸泉輕重略等於公家，既無損而糶之，日自二月訖七月止，新陳未接，民苦貴糴，而計口給券，視時直加損焉。則於一城生聚，為利甚博。況又什其民以相保，受有麗於罰，則毀券住糶，保受者同之，蓋非特以救之也，又將使休戚察其奇衺而教寓焉。既又疏其事以上于尚書，而以時屬記於某曰：是職分當然，毋庸書。然吾患來者之不吾悉而異我，繼也某慨然曰：公無患焉，仁義之心，豈獨賢者有之，而他人不然也？在易之臨，澤上有地，其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夫地臨澤上，切近而相滋，君子臨民之象也。君子之於民，類也，而出乎類，以長之，苟是心之常存，則爾遇乎貴爾病乎惘，其欲教訓而容保之也，亹亹乎洋洋乎，有自不可已者。吾將見是法之行，人心所同，有推行而無沮撓，有變通而無改更也。又將見仁遜之興，爭訟之息，自是法始。民惟恐法之不久也，而詎以易之？或者不過曰：郡少府之仰給于泉其來已久，不知以粟易泉，固無乏於供也。輸泉始冬而盡春夏，粟之期會亦莫不然。其或糶未竟而去官，則粟亦然也。古人論事，惟義之是否，而利害所不可計。今姑以利害計之，則亦見其為利爾。僕蜀人也，嘗仕于成都，於忠定之澤，蓋身履目擊之，閱禩二百，莫之有改，則以致諸義而叶，雖千載一心也。公何患焉？公名某，字希元，建安人。以正學直道歷中外數二十年，其守潭也，崇社，修學，復稅酒，興社倉，營義冢，行和糴，未建賑恤局，凡以利民者無不為也。敢併記之，以敎來者。　又潭州外十縣惠民倉記　建安真公德秀守潭日，嘗為惠民倉以糴於國人，為社倉以貸于郊，人人懷其德。厥三年，溫陵曾公為守，守之弗失，尚慮外邑市民歲當春夏之交，常苦貴糴，脫小不登，將無所於訴。蓋公居郡，以米貢賦之彝，式邦國之經，用毫髮無所損益，惟不急之役，無名之餽，是省

是去惶一年有半視元枚之數既增會移鎮豫章乃出帑餘酌縣之大小戶之多寡而平頒之屬令丞時其糶以備賑糶糶以復糴糴已復糶循環無窮自長沙善化外為縣十為緡十萬一千九百又慮奉行不恪表于朝請視常平定為令令於去官郡稽其存否為功過且俾常平使者察焉而移書某曰昔者希元之請予為記之今不書無以教來者余辭然善曰余嘗語希元予無患焉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吾將見是法也有推行而無沮撓有變通而無廢易也今希元之去未久而公以郡少府餘財修其法之未備吾言顧不信乎古者量地而居民計口而受田任土而制貢賦視年而為國用是故民有餘粟國有餘蓄樂歲飽而凶年免其有老孤鰥院則委積以待之凶厄食夭餘法用以給之癃聾斷廢各以其器食之盈宇宙間相保相助有節有殺無尺地一民不相屬焉此天枚之職分所以厚同體而共明命也乃自世降俗薄上失其為主之道不井田不封建民散而無所繫六經之書僅為記覽詞辯之資而鮮有以施諸政富連阡陌貧厭糟糠國其勢然也而為民父母者初無保息富教之誠心聽其仁鄙夭壽貧富強弱而莫之戚忻也甚則伺閒索瑕陷之罪而褫奪之千數百年寧無稍知職分者斟酌損益如常平社倉之等猶可以補王政之闕然非視



為其文相承則移給他用其謹修而固守之者蓋鮮況能清心約己闢無窮之惠於期歲之餘者乎故於公之請也樂聞而喜書之有不暇辭公名從龍今為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方國辭豫章之命未得請云楊弘道小亨集渦川縣惠民倉題名記　渦水經宋樓鎮東北一百五十里達於汴會于蔡開而漕之使於陸運於貞祐二年秋築惠民倉於鎮東渦水之陽至興定二年以宋樓鎮為渦川縣置倉故也倉之貯輸歲無慮數十萬斛設官求稱其事有監有同又有監支納以總之二稅時至中外覬覦斂之精粗槩之高低力役嘈雜米量分委中蹤往復啓閉封識故一事不動則一弊生焉若此而能使農民樂輸兵士得食堅好在人消覬覦之心在己免於罪戾非廉幹善心計者疇克舉其職革其弊乎　正大八年六月監支納王君代至因自謂曰創河倉迄于今殆將二紀居是職者既多善於其職者可法不善於其職者可戒竟無一人而為錄之何哉慮久而逸其名氏乃刻石以遺後人延平志峽陽惠民倉董守洪以其地狹田少細民多私販每遇小歉即有指廩之意端平乙未特剏此倉每就糴昌糴米二千石儲之規式如均濟倉委趙推彥居掌之峽陽之民鼓舞拜賜主為立祠記上簿有記　新定續志桐廬惠民倉在常平倉後山下為小樓以居掌鍵者如縣趙汝澄建糶有餘賑不足邑人便之今惟倉存南昌府志惠民倉舊無今在惠民門裏紹興二十年張帥澄建受納苗米與大寧倉同俗曰南倉云

## 司農倉

宋會要置司農倉二十有五隸司農寺掌凡穀廩藏之事以給官吏軍兵祿食之用凡綱運受納及封樁支用月具數以報司農

## 舉子倉

宋朱晦庵集答趙帥論舉子倉事（庚戌）次月初十日請米不得折支價錢　元立約束逐月三次支米使生子之家不過一旬便得接濟極為利便但支米官獨負自支或不得人則徇私作過無所不有至有將私家所收粒米汎穀重行估折者亦有將所支官米準還本家私債者似此之弊不一而足不但折支價錢而已故中間甚不得已而改為三月一支之法雖則日稍遠然卻得關會諸都附籍鄉官同在一處不容大段作弊鄉人雖是得米稍遲卻無邀阻乞覓之患亦頗安之今欲一月一支誠為中制然若不關集諸附籍官則獨支之弊復如前日若欲盡行關集則一月一番其稍遠者不無厭倦支米官又利其不來決不便行中舉因循視傚必致無肯來者而獨支之弊又如故矣反復思之只有一說雖或未能盡革舊弊然亦勝於不行欲乞更於所示事目本文次月初十日請米一石之下注云仍舊關集



諸附籍鄉官各將本籍前去參驗方得支給（注云此仍於後項立法支米以恤其私見第三項）則或可以責其必來而免致復有獨支之弊如其不然雖欲多設關防曲行小惠徒為文具終有損而無益也　佃戶人戶欠米未有約束　舉子根本全仰諸莊佃戶送納租課諸都人戶回納息米今佃戶多是豪猾士人仕官子弟力能把持公私往往拖延不納至有欠米年夏秋而無敢催督之者請米人戶間有形勢之家詭名冒請一家至有百十石鄉官明知其然而牽於人情不能峻拒亦有慕其權勢而因以為納交求媚之計者亦有畏其把持朝請而姑為避禍苟免之計者及至冬月回納之時又皆公然拖欠鄉官無如之何縣官亦復畏憚不肯留意催促遂有經隔年歲終不送納者麻沙常平社倉嘗被一新登第人詭名借去一百餘石次年適值大赦遂計會倉司人吏直行蠲放緣此鄉俗視傚全無忌憚視此官米使同己物歲久月深其弊愈甚若不早加覺察將欠多人追赴使司勘斷監納佃戶即令召人剗佃則數年之後根本蹙損鄉官徒守空倉舉子之家無復得米之望矣　諸縣措置官下書手月支米五斗　如此則措置官似亦當有月給兼第一項所陳利害欲乞并就此條立法若云諸縣措置官月支供給錢若干（折米若干）逐官下置書手

一名月支米五斗支米附籍鄉官逐月每人支米若干以充茶湯飲食童僕往來之費（先數未敢擬定更乞詳酌稍優爲善）延平志舉子倉　生子不舉貧不獲已也福建貧乏之家生子者賜以常平錢一千米一石此乾道五年指揮也繼而朱文公申請于朝趙帥中定公推廣其意括絕沒之田産召佃輸租仍撥糶本置舉子倉主之鄉官給貸收息以司出納縣掌之悉郡轄之倅而隸之帥倉兩臺意非不美然歲久弊生鄉官非人與吏爲姦冒佃隱輸虛支詭貸色色有之民始有不沾實惠者矣今五邑有倉管催有額爲民父母者苟能重元元之命推幼幼之心革其弊而增益之庶不負聖朝好生之意云葉守筠趙守崇社劉守允濟傅守康各申奉置舉子倉事劍浦縣目今管催米八百四十六石八升元置七倉今存者四崇勝開平報國慈恩委寺僧掌之　尤溪縣目今管催米三百八十石八斗又占穀五十二石折納粳米二十石八斗元置八倉今存者五水興保安福壽同興報恩以寺僧掌之　順昌縣丞目今管催米三十三石三斗三升租錢二十八貫八百四十九文省　沙縣丞目今管催米一百五十九石三斗八升租錢三貫三百八十文省　將樂縣目今管催米三十二石七斗五升租錢三貫文　提舉司舉子社倉米（濟籍數目在諸縣丞廳）安撫司義莊租課錢米（濟籍數目在諸縣丞廳）桂陽志舉子倉　先是民俗有不舉子嘉定五年趙知軍崇度始爲措畫富者勸以義貧者給以食請於提舉司在城每歲支撥常平米二百石兩邑各撥百石其鄉都並於戶絕買占等田撥充舉子田鄉各置倉（單安月法縣委丞簿充提督官畢請寄居一員每鄉請鄉誠慤慈良寄居或士子一員充收支官畢今本學保明士兩員每都請諳審不欺士人兩員充附籍官婦人有孕五月供報附籍官生子一月赴收支官請米七斗周歲再支三斗共一石之畢換提督官月申半年類聚申提舉司趙知軍有條約五篇具之案牘）建安志崇安縣舉子八倉（並紹熙二年以後創置）東隅五夫　東南隅黃亭　南隅沖右觀　西南隅新村石堂院　西隅大安嶺　西北隅光化院　北隅具屯報恩院　南北隅四向院　政和縣舉子倉十一所　坊郭一所　龜巖院　政和里四所　三峯院　定峯院　關隸鎮　資福院　東平里二所　報恩院　龍山院　東瞿里二所　石龍院　報恩院　感化里一所　延福院　長城里一所　花林院　建陽縣舉子倉一十所　三桂里景福院　崇樂里文殊院　崇太里後山院　永忠里中興院　唐石里龍歸院　以上係舊倉　招賢里羅漢院　崇政里觀音院　北樂里福田院



建陽里太平院　崇陽東田里護福院　以上係續置倉　浦城縣舉子十二倉　縣郭倉　郊陽里　宗叔院　高泉里千山院　紅山里安國院　安樂里杓木鋪　忠信里靈巖院　仁和里寶應院　清湖里禪寂院　通德里松林院　栽初里西瞿院　清湖里翠巖院　遷陽鎮水利倉　甌寧縣舉子倉二十有六（內東瑞相歸林開化係舊倉廣積寧其豐當峯西層禪林鄧巖福慶大照院十四倉係續置）崇安里寶光縣東瑞相院　歸林院　禾供里報國院　清涼院　廣福院　西鄉里西林院　開化縣　梓溪里香山院　甘洋院　禾義里貞淨院　赤山院　豐樂里西峯院　靈峯院　禾吉里報聖院　梁源院　慈惠里慈雲院　西層院　吉陽里禪林院　文殊院　梅岐里馮巖院　菲巖院　麻溪里報恩院　福慶院　高陽里真珠院　大照院　臨汀志舉子倉舊有五所係紹興五年準朝旨以建劍汀邵四州細民生子多不舉於逐州縣鄉村置舉子倉遇民戶生產人給米一石本縣置于歸仁館何田市成功下古城團等處約貯米共計二百石後官靳而不發既發又責償于耆長反爲民害後經紹定寇並廢　清流縣舉子倉四所元在縣市明溪寨石洞寨羅村團等處今廢　上杭州舉子倉四所元在縣門東鰲砂團興化勝運鄉等處今並廢　延平縣舉子倉舊在常平倉側今移禪果寺法堂西偏　連城縣舉子倉二所元在縣市河元呂溪墟等處今並廢　汀州府舉子倉六所元在黃上寨（今名南平）建安志社倉舉子倉亦倉也然非官司所掌其原出於鄉先生及鄉大夫念饑民之亟求一飽以輕犯刑辟於是與其里人相勉以義協心出力買田積穀遇青黃不接則計口量借之以賙其急秋冬之交則斂而償其初之所貸是曰社倉既有念貧民之迫於寒窶以弗能字厥子於是相與議其賑給之方全其天倫之愛始則行於一都次則推於一鄉人既便利廼請有司廣其惠於一路常平帥司皆樂主之諸縣遂皆有倉始立倉之約曰社倉一所鄉官一名主其出納以九月拘收五月給借歲歲如之若舉子倉則有附籍鄉官專主名數主首借專司出納四等以下之家遇受孕者自五月至七月來書于籍至免乳日人給米一石三斗其所支米以帥司義莊及倉司佃戶租課充給非屬鄉官所掌則聞於州縣而以常平錢米給之本府七縣社倉獨崇安縣分四隅而以隅官掌其事則保甲之法默寓其中他縣莫能及也其餘施行有紹熙二年帥司符帖在有司今併括諸縣社倉舉子倉之數以附見焉

## 貢士倉

連桂州志貢士有莊漢績食遺意也　連之爲郡介萬山閒北望神京三千

里而進士無儋石儲者往往預計而不果行以故進取少而僑居多非出處不同其居使之然也郡侯吳純臣置田峙倉於舊學之左歲儲所入以資舉送行有裒裒士甚德之教官三山林子升為之記錢穀出入司法廳董之事久弊生胥吏因緣為姦浸浸其實蔑而正之存乎人焉　林子升記云　古之士學且養歲大比則鄉以禮興之遠則諸侯貢之故士不以貧賤累出處神守全國無所沮抑鵠然為多材之世自舉選廢諸侯無教賢之罰下國之士絕望於王都漢制令郡守身勸為之駕與計偕則縣次給之食此意猶厚然科目既興士不服養而競趨其利上之人方艱難曲折以處其多漢之制復不行貧與遠者病之凡其地之違者寡而業不能以自堅曰士之罪則有辭矣連號三湘最遠之州後屬嶺南川浮陸赴紆回演迤重以數十年綠林荐擾生理未復士窘於舂聚而進取者少番禺吳公握符來守一日延見逢掖吏視刺賀謁公即而問之對曰某貢士也某與貢而未果行也某於某年已行今免試而不果再也公喟然曰士幸舉於鄉其不能致者非貧則遠柰何其貧且遠也昔者吾先子校文于此吾試邑于此今又此來於諸君能無情乎且興賢舉士吾職也特圖之屬有愿旺鼓左道以亂俗就而聞之憲臺當其事沒入其產委所司定估為錢九



十萬士有聽公之言遂白以狀願殺半估得之歲收入為貢士費公曰是吾心也亟上其事於憲憲使太傅潘公健之下有司行之公復調度償其半而士無貲相攸于類之東創為二倉命法曹趙汝珊成其役堯連守周出內有區賑學之儲面勢惟稱既訖工士合而請曰守惠吾郡政且成矣民猶祠而祝況蒙其大者乎將伐石願為諸生記之子升職佐風教知顛末甚悉因諗之曰子知由所以得請乎憲審乎州州復乎憲文移上下官有定估欲以已意奪之事難而勢逆然士當守之心守當憲之心難而易逆而順何也治有本末知所先後者無齟齬也又知守所以惠子乎勸學廣祖教且養也延使戰文于京師不損而家以善其身不抑而志以生其氣從容揖耕與上國之士爭衡衆勲弗鼓行其又美辭雖然子知德公而不知報公猶為未知也報者何思所以為士而已學問以玉于成藝術以材諸位以正主庇民尚仁義之志以官天地府萬物致功用之極權與仕進有士之責視施而報豈徒紀於斯文公名純臣今官朝奉大夫以嘉定甲戌二月至建倉之成丙子二月也郡博士林子升記并書

## 濟民倉

松江郡志濟民倉在華亭縣即今郡治西湖之東北宋嘉祐八年建李平作記曰夫事有鉅可遺而微可書者抑有民忘其勞猶以大為小者其並見於秀州華亭之縣倉乎治平三年五月一日予艤舟倉下會老人植杖而言曰我邑歲輸公租一十萬有奇入于州戶苦之近俾就藏償寺客亭人憂之借粮貸種數加多無定計夙夜警運卑動之素無倉也其誰敢議其倉者今倉城之初築蔬圃剗湖地為敖十八容受十二萬民自號濟民倉實濟而悅之也翁云自祖父來脫五代湯火沐浴膏澤拭目觀太平踰百年為幸民未識官倉今見之益以幸翁頂書病河之氷船阻而寖矣官督急胥是捽而扶矣此豈倉之屋乃民之身矣倉完身完而已矣民之心一若是知何不曰濟之乎翁且不知知縣誰何翁聞嘉祐七年夏迎來次年七月敢議倉請于州州請於外臺從其議已而民願助力者源源不可遏於是遠致海水又不半稔而倉立翁在田中與鄉人聞則不信亟闚之赫哉偉乎其可信之也迫而察仰而觀非人力神而化之也翁怪如是乃詢于眾眾謂我家既力有餘也今不吾擾愷悌之恩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父母有命可違歟倉費大共助之小也今言重分任之輕也費之愈大愈小也言之愈重愈輕也恩酣心而勞忘形也湖亭蔬圃不利人而害人者也昔謗有之曰責亭葺而游亭不理而休責圃滋而育蔬不供而杜今變害為利反謗為頌其頌云倉亦有亭廨亦有圃



亭席高廣圃茹蕃廡翁又曰古聖賢興利在民者以為稱職恥名之常也後世興作游觀利在已而反名之是自名其無恥者也令知縣其如何人也然翁聞倉成之日與諸像吏落之日吾不圖為倉而至於斯也慰民心而自謂濟之也已然則翁知夫知縣之志在柱石朝社而不在委積木柰也宜矣柰何民之言曰事雖鉅而無益莫若微而有德微猶然況大者乎翁亦曰頌可傳莫若刻之於石千萬斯年于盡記之乎為記之蘇氏李瑋也為書之監殿丞徐大方也為立之題之者主簿方澤縣尉朱德新也茲二人實佐佑於知縣殿丞袁公成倉者也公名晉材字器之淄人也是為記

## 順民倉

吳郡志順民倉常熟縣倉也建於治平二年在縣治之東臨漕渠熙寧元年郎淑記曰治平二年河內向侯作新倉成常語予其始終曰吾至之初見太守水川陳侯庠未煖陳侯曰常熟大縣也考其民板之數至四萬戶歲輸之粟至八萬石有倉汙庳迫窄纔容四分之一濱江之民遠者百里水浮陸走秵載而至倉或既盈則累數多而不得輸于州又病其遠此一不便職是歲常散蓄于浮屠之居廊廡皆滿蓋藏弗謹塗墍弗完得無有以誨盜哉此二不便盍遲君之來也久矣君亟圖之君退而自惟倉廩蓋今天下郡縣之先務京師兵儲祿廩

之出入一皆仰給於東南謚又為東南之劇歲入之粟他郡莫加厚焉吾邑雖不腆其敢後其所先務邪矧其弊又如此之甚宜陳侯有以告吾也及吾視事之日見吏民問其所疾苦尤為不便者凡幾然而獻計者又皆不出吾陳侯之議也於是訪縣方北得隙地數十畝皆荒焉始召民而諭其所以作之之意民既病此久矣莫不奔走以聽命咸願治材于家請期日合衆材以成之既而至期倉遂以成予謂二侯皆能以材名于世所至莫不著見夙逮至於興利去害使民皆其所素蓄霈然而有餘夫以霈然有餘之材相與協謀治其因民所欲之從其成也宜其不勞而功多其榜曰順民蓋得之矣若夫世之從政者利害較然居前畏謗忌讒䛕然不肯一日出其力則有誘曰愛民斯不遠哉夫愛人莫如古古之人有為豈天作而地生斯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之如何宜顧可為而不為廼曰愛民哉此大不然昔者子產嘗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謂之惠而不知為政凡以此也向侯亦以予言為然因刻之于石俾來者考焉昔熙寧元年三月十一日將仕郎前守沂州臨沂縣縣令郎叔記

## 和民倉

臨川志在行衙 右并見事條

## 富民倉

臨江志在興賢坊

## 賑民倉

臨江志在



貢院右

## 牧民倉

端陽志在城北之妙高坊

## 廣惠倉

宋會要嘉祐二年八月丁卯置天下廣惠倉初樞密使韓琦請罷鬻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既建倉乃召逐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留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石二萬戶三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鬻之 四年二月詔三京諸路州軍自今年終應戶絕納官田土未賣者並撥隸廣惠倉是月詔三司以天下廣惠倉隸司農寺逐州募官曹官各一員專監每歲十月分差官撿視老幼貧疾不能自存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給米一升幼者半之三日一給至明年二月止餘即量大小均給之 續通鑑長編神宗熙寧三年條例言提舉常平廣惠倉者本職外無得侵預他事以擾民 哲宗元祐三年正月二日詔復置廣惠倉二月十二日詔給廣惠倉錢三萬緡及闕額從兵錢根衣賜募貧民應役以恤之 寧宗慶元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殿中侍御史楊大灋言乞置廣惠倉給養老幼貧乏不能自存除胎養令賜胎養穀戶部勘當欲下諸路提舉司將住賣沒官田產并戶絕田募人承佃以所收租課照應乾道五年四月十五日指揮令來楊大灋所奏事理行下諸路提舉司相度各隨程限十日保明供申朝廷施行從之 嘉定四年正月六日知荊門軍趙善着言本軍處山陸之中石田高仰耕種艱易致旱歉每遇豐年客舟誘糴鄉民利於得價絡繹爭趨不復為日後之慮不幸而值凶荒客米無復再入境者流移饑餓甘就溝壑逮至舉行救荒所謂常平義倉歲入無多不了賑濟支用未免勸分上戶而邊方上戶各家自無一二年之儲貴認虛數徒成騷擾前政守臣剏建廣惠倉收到粳米一萬碩臣令得節次費趲積到錢一萬三千貫并公使庫舊管錢一萬二千貫與其椿管於公庫充無益之用孰若移撥為凶荒邊防之備共得錢二萬五千貫以日即時價亦可糴米一萬二千石緣無倉敖盛貯又慮歲久無新可以易陳腐壞不便今於廣惠倉之側剏造庫屋五間名曰廣惠倉糴本庫專貯此錢就委本軍簽判同廣惠倉米一處掌管人吏專庫亦就差常平案合干人主守專一備水旱邊防之用如常平倉支用不足即賑發廣惠倉如廣惠倉又不足即以糴本庫見錢給借民間收糴種糧更不收分文利息候將來豐熟還官上件見錢並是本軍趲剩得用之錢即無侵借諸司窠名分文虛椿數目不許本軍侵移借兌作別色支遣及他處官司指射借撥從之十二年九月二十



七日詔令建寧府將守臣史彌堅議剏廣惠倉見行規摹及椿留糴本錢五萬貫一面接續措畫建置施行候畢工日申取朝廷指揮趙善瑹自警編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范祖禹言朝廷自嘉祐已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為額則京師之衆孤窮者不止千二百人每遇大冬盛寒然後降旨救恤則民已凍餒死損者衆矣臣以宜於四福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略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為殿最其天下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吏用心賑恤須要實惠及貧民上開納為蘇魏公集奏乞那移諸路有剩常平廣惠倉錢斛赴府界狀臣伏見先朝置廣惠倉別貯天下戶絕田土夏秋租課准備冬後救濟闕食貧民其仁恩至厚然天下土地有肥瘠故所收錢斛多少不等以此多處常有餘而少處常不足致朝廷之恩未得均遍臣訪聞江南東西淮南兩浙等路州軍見在斛㪷多處每州至三二萬石並是粳米仍有見錢在外縣逐年條散數目不多契勘府界諸縣戶絕租課昨准朝旨平估價例令人戶於府司送納見錢充濟四福田院貧子支用外去年十七縣廣惠

倉見在斛𣃁共只有八千餘石仍多是穀豆雜色依常平條散亦有不足處況值昨來荒歉諸縣鎮鄉村凍餒之民甚多見令官中散價粥米日計不下數百石雖近蒙朝廷降到空名祠部召僧行進納錢斛相兼賑濟故目下貧民得以充哺稍不失所然而豐荒常數不可前知萬一將來夏秋重惟不幸計今所餘必不能接濟誠不可不預為准擬也臣欲乞朝廷特賜指揮江淮等四路提點刑獄司契勘轄下諸州軍廣惠倉見在錢斛除本路見有饑歉州軍須合那移應副賑濟并更約度量留合要准備數目外其餘剩數錢斛並令劈畫附搭發運司綱運船載上京委提點司依散闕絕縣分收貯以充廣惠之數或應斛𣃁重滯難船運即乞令逐州出糶見錢附綱前來就近劈畫收糴斛𣃁損彼有餘助此不足則遠近之民無不畢被朝廷之惠也真西山集建寧府廣惠倉記　寶謨閣直學士史公守建之明年修廢值僨百度咸飭鄮山鄞水之念油然有動于中猶患顧吾民思所以澤潤於亡窮者迺以書諗于朝曰維建之為州統縣凡七皆山谷延袤相屬田屋其間截什四三歲甚豐民食堇告足一或小歉則彊者相挺為越弱者轉死溝湟中備豫之略在此邦尤不可後謹按故侍講朱文公熹嘗建白立倉于里社建人賴之今遺規具存郡之賦入雖狹然



節用而計其贏為緡錢凡五萬願悉舉以平糶散諸屬邑田野閒其誠力漶不能任郡事請得上還印綬俟繼至者卒成之于以丕闡聖主如天之仁俾人家施永永無極大臣以其書奏天子曰嘻是足以廣吾之惠矣其令迄終厥事條其所當措畫者以聞公拜命懼然不敢言去於是顧為一司奉行之屬通判府事張侯似總其綱觀察推官鄭恭掌凡糾察之事又惟俗利疾非鄉大夫之賢者不能知則以禮屈新知信州朱侯在前知黃州謝侯汲古主其議凡七邑措置之任悉屬焉諉令佐之能者各董其事而以寓士二人相之凡倉以里居之有行誼者二人職其出納賑其境之廣狹為置倉之疏密故在建安甌寧者九十有三在建陽者二十有五在浦城者二十有二在崇安者十有八松溪眡崇安之半政和又損其二焉此其大較也初議用社倉法穀貴時出以貸民至秋責其入既有慮其有暫索之煩均備之擾或反以為病於是祖常平斂散之舊糶以夏糴以秋糴價視時之高下而糶則少損焉是冬條約成集自泉使江西公命以識曰庶來者之有攷也吁公其可謂有志於民矣蓋古今之法莫善於常平然其禁防密興發難非歲丁大侵不敢舉而貸也縣不稟之州州不稟之部使者不敢擅而出也幸而有司急民之隱不掀理而予之然遇者易闕

逆者易遺又其勢然也世之君子深思博慮以左右其所不及故社倉立焉社倉之行垂五十年復不能亡弊而廣惠出焉凡以推德意而活民命也或曰社倉既弊矣議者方欲舉而廢之矣以廣惠為職行之數十年殆又一社倉也是不然古之君子將有所為患己之不盡其方不慮人之莫我繼社倉之弊非法之辠也使在位者有朱公之心修而復之易矣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已欲有為而慮人之莫我繼是以不仁待人也不亦溥乎惟後之人毋忘公經始之囏續其緒於既成而杜其塼於未兆雖以之百世可也其弊之足憂耶若夫分畫布置之詳則有故府之牘在此不悉書具位真某記儀真志廣惠倉舊在州東今楊子縣西南靖康後廢淳熙八年運判錢冲之奏請移置竹架巷舊船場地開禧丙寅兵火蹂踐片瓦不存武陵續志廣惠倉刱於淳祐十年提刑徐桌任內有記贩已附載圖經重慶志廣惠倉舊府治譙樓外向西今為廣積倉江陽譜廣惠倉附州倉之右凡敖二紹熙間刺置亭公宏請于朝創置為水旱之備

## 續惠倉

宋高恥堂存藁永州續惠倉記　平糴善政也而無良法非無良法也古無其事而難為法也成周盛時計口授田百姓給足不幸而遭饑阸則有司賑之倉人之粟入廩人之穀用遺人之委積



皆直以平之秋毫無所吝春秋戰國以後上之人靳於惠也於是始有貸焉有糶焉貸者責其償而糶者取其直事雖非古以其足以紓民之急故猶得為善政然糶之為法至難備也至難久也何則不裁其直則無益於民裁之則日損一日歲亡一歲必至於盡耗而後已將求其勿壞也詎可無以變而通之哉故糶之所耗有欲資官之錢穀而足之者然人不能皆廉於己皆志於民或遇汙者彼視府庫財如其財肯剜肉以補之乎必坐視其朘削而不恤矣有委之巨室而責其成數者則不惟為富者多為仁者少憚於損己以及人且年饑穀貴彼方利之而何利於糶之乎必多端沮撓而幸其廢矣有市田為莊賴租以糶者可無二者之患矣然緡錢有限歲入必微不足於糶非磨以歲月不濟于成況官市民田為弊至多水旱不時復且難保其法亦未得為盡善也然則變通之道果將安出哉湘中粒米狼戾之區民生其間本易以得食乃自近歲有司和糴之令甚嚴舳艫相銜竭九郡之產而北湘人始困永之為州市民為戶不過三千率多貧弱春夏之交苦於貴糴紹定間郡守吳君千能積郡計之贏作均惠倉自州而邑邑而野莫不有之其在州者為米二千斛命巨室更掌糶糴之事歲久弊生惡其害已不告于州怵寓公徑以自請常平使者易而田

時之田悉入僥規約不備一二年間互無主掘可糶民甚病焉晦陵李侯來爲守慨然曰是非牧養者之責乎於是節縮浮蠹銖積寸累得緡錢五千議創一倉以救其弊會諸郡水溢爲災潭富人有抵罪于刑獄司者願輸粟五萬斛賑民自贖者予許焉而以平頒之諸郡侯以書抵予曰郡被災公移粟以賑甚大惠也無厭竊有請焉吾方建倉平糶而郡力綿甚聞公食飢之後猶有餘粟盍捐以助我乎予慨然復發二千斛予之未幾復以書來曰賴公之力倉已落成吾將以繼均惠也名之曰續惠謹條其規以告維今續惠之創將歲歲儥以惠民可不思所以維持於後乎頃受公賜市之得錢四千三百餘緡合吾所積爲九千三百有奇吾將以其四千糴二千斛餘以創抵當庫名之曰平質薄其息以利貧弱之民積其贏以補糴本之耗蓋庫之與倉猶母之權子不可以偏重也吾之糶非市於民也郡計素匱毋當歲抄無以支吾例聽民賤價折納田租以救目前今以續惠之緡易郡倉之粟被給於用此免於糶庶乎兩得其利及其糶也計庫息之多寡以定米價之高下米升爲錢二十庫息登二百緡則升可損其一倍焉則損其二庫息愈豐則糶直愈下凡一歲之息盡以補糶餘之闕備後糶之用官無所利焉吾又鑒均惠之弊官自司其斂散度地於



麗譙之北左庫右倉命郡僚二人共主之一歲而代自謂規置粗備或可持久若刑獄司冬夏慮囚之際因一視之則後人愈不敢動矣雖然非公記之懼終無以諗來者況微公之惠不及此公烏得無言乎予謂侯之爲此蓋懲均惠之壞於市田而吏聚之也然不諉其事於民則巨室既無所損而不至於沮撓不資其助於官則後人雖無所益而不至於朘削三弊盡去三利悉興孟子所謂仁術侯其得之矣糶法之善復有過於此乎雖然侯之精究熟講不使有毫髮之缺以累後人其慮可謂遠矣然予謂人主天地間一氣而分仁義之心誰獨無之來者而知此其必曰前人之不以以累我非淺之待我立法當如是也吾不能守之而推行之而增益之顧非恥與予將見有以侯之法行于邑于野而流惠于無窮者是侯與人爲善而千里之內皆將式穀於侯也記曰善迹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嗚呼侯之迹善矣繼其行者盡亦深念之哉侯名晞顏嘗有位于朝其治郡也專以詩書爲政故其功迹類多可紀云

## 通惠倉

前桂陽府桂陽志通惠倉本軍舊有萬石倉又有節愛倉先備倉皆所以廣賑恤也然萬石一倉事關朝廷非本軍所得而專止有節愛先備二倉可以歲續民食往往局於所積折於所糴米盡倉空殆成虛設詳究其弊在於貴糴賤糶夫糴不貴則傷農糶不賤則傷民二者難乎其兩全也嘉熙庚子來知軍天錫乃合二倉之額以通惠名之計叁阡碩充數分作兩年糴糶循環不已以廣生生無窮之惠庶幾不困秋戶可濟細民申請于朝獲音報可省劄指揮見之石刻今錄于後

桂陽府劄通惠倉省劄

朝奉大夫權知桂陽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本軍屯戍軍馬提舉義丁朱天錫申照對桂陽爲郡山多田少重岡複嶺舟楫不通地瘠民貧全籍步擔客米以充日糴往往賴肩負重運至搬鬻郡在城之民何啻數千百口上市之米日有三十擔則一日無大闕或米擔數少嗷嗷待哺殊不聊生每歲收成之時富家大室率就郊外貴糴四出兜爲牌邑般販而去不及城中之民蓋亦勢使然爾謂如臨武藍山兩邑名曰屬縣而遠連永道自邑去彼則近便到郡則遼迴雖有軫念鄉曲之人莫致轉移之力故雖豐稔之年從爲富室之利而城市細民下家其患已遇小歉仿徨無措比屋阻飢壯者轉徙他郡謂之青荒弱者食醬草根以延朝夕若官司亟行賑濟續養民生尚庶幾焉則此見得本郡半年官糴不可廢而常額苗米有限常平義米有拘恐不足以周偏糶用此守令近民之官所當急爲措置者也照得本軍前守之賢者創萬石倉處後政出納不



謹申請于朝比常平法緣立例既嚴大率累政慮其累已不過勞其扃鐍逓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啓省積埃聚壞已不可倉矣前守臣高不倚任內別自今項糴米三十石置一教名先備倉仍許賤糶貴糴夫以賤言之如每升作十文足以利民貴糴必照市價增錢收糴展轉消折不及數年倉具而米不存矣方其置倉之初謀非不善末流之弊遂成乾沒坊緣高知軍具以其事申於朝省且令新舊守臣係作元數三千碩交割同銜申上天錫去春交領郡事之時徒聞先備之名實無在倉之米迫於交承之義備負預名然捫心隱憂深恐重誤民食爲害甚大於是揍節浮費那輟俸餘僅得錢伍阡緡以禮招請諸鄉上戶厚加勸諭曉以義理且謂與其廣糴以收利貺若先吾鄉而後他及與其侯勸分而糶貺若推有餘以周衆急於是立米價每升拾伍文足爲定隨其家力之高下預借糶本之價錢上戶得錢藉營運增搭以取利較之旋糴時直不爲折閱上戶欣然聽從爭先貴借侯至次年艱糴之際仍作拾伍文足糶與在城之民米雖翔貴價亦不增使之常食賤米而利歸細民隨椿所糴之錢轉作循環之本不敢付之吏手就與在城年德耆艾衆所推服之人爲之主張斂散悉取今歲賑濟戶口給曆分俵在城之民以憑日後挑糴一則可復先備

倉叁阡碩之舊類一則可倣江西社倉之遺意名之曰通惠倉天錫責在守民所當勉盡職業以圖永久利便儻不具此因依申控朝廷休懲戚重則無以為將來遵守之地所合具申伏乞照合申聞事。右劄付桂陽軍照會準此。

## 糴納倉

蘇州府志糴納倉在府治西。景定五年趙與𥿄立有亭在其前俾楷庠在大廳西。宋陳淳祖糴納倉記　新置社倉記始朱文公為五夫社倉貸諸歲取息什二既歷年子本繁則弛其息其後為南康郡侍郎浙東憲以其法行之既又請于朝著為令淳祐丙午丁未間淳祖嘗分司浙東度華丁歲大旱則見越人貸社倉以濟其衆開慶己未冬淳祖叨守康廬當脩江之冦所至皆有委積事平卒還其舊人猶賴之大抵皆文公之遺也去夏淳祖以非材誤叨庾節至吳十日巨浸拍天上命兼領𡨋郎䘵康勸分無虛日贏𣩵滿道多為麇粥食之閧閧皇皇以俟令日其幸尚存活者猶及見豐年多黍之歌遂得以飽君上之賜或其不幸而迫於凍餒以阽於死亡者有司亦豈得而辭其責也獨恨環浙西一路無有能效是法行之者僅見於長興邑中往往為守者浸漁豈其莫有識先儒存心愛物之義非田野久無蓋藏州縣力不贍故也不然則長民者不知觀將好德者鮮雖勸戒不從也淳祖深切懲之會一歲出入之贏撙節浮靡合六十萬餘於是可無求於大家得粟萬石其兹庶幾異人之利從事曰不如買田使其法簡而無弊僉曰然遂以聞於上隨得報可不踰月而就因相與條其事于冊請書之以詔方來嗟夫三代遠矣惟常平義倉僅有遺意存焉耳吏以持法大寬不能不如先儒之所慮其可以行之州里者獨社倉又率不暇衆然則歲豈能常稔欲民亡捐瘠不可得已予之為此雖未能彷彿古人之萬一亦姑將以為勸戒者因是有感焉則亦自此可以充廣聖朝之仁政云爾從事謂誰常平茶鹽掾天台盧應眉山楊潮南景定壬戌良月朔朝奉大夫直祕書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義倉茶鹽公事兼知安吉軍州事新除侍右郎官陳淳祖記。吡陵志糴納倉在州橋南街東紹興四年俞守俟始創三廒多寄納於寺觀八年王守繒復增八廒又於倉後濬河以便漕餫歲久湮廢今為廒十有一廳屋三楹為受給之所

## 和糴倉

遼史食貨志道宗初年遼之農穀至是為盛而東京如咸信蘇復辰海同銀烏遂春泰等五十餘城內沿邊諸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在。無慮二三十萬碩雖累兵興未嘗用之迨天慶間金兵大入盡為所有。

## 受納倉

惠州府惠陽志受納倉在角門內之東即舊米倉收受民戶丁田苗粮及趲運粮斛有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掌其事。郴州府彖臺志受納倉在公廨東北隅計六廒。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三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四　十八陽

## 倉

### 平糴倉

宋史張虙傳虙出知南康轉運使以錢萬二千緡置平糴於郡虙復出錢萬二千緡以增益之民賴其利又馬光祖知建康建平糴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為庫貯糴本二百餘萬緡補其折閱發糴常減於市價以利小民金陵志肆轉運司嘉定八年真德秀創之民賴其惠雖歉歲市無貴糴不六七年糴本化為烏有舊籍無復存者嘉定十四年岳珂復置米久亦廢淳祐十二年舒滋復置咸淳元年七月馬光祖承奉省劄判云當使三米開閘畀人糶余余亦糶畀人公帑所儲毫分不敢妄費思欲為此邦建一久遠利益事無如平糴呈撥米價錢差人糴足十萬石併令創倉敖盛貯續踏逐到舊稍子倉基址鼎新創造屋四十六間敖十二座以王衡平泰階平陰陽和風雨時十二字為記專一樁頓上件米十萬石馬光祖有記見後建康志嘉定省劄承議郎權發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岳珂申照得本司所管九郡建康留都民物繁庶絕在下



流因船脚道路之遙平時米價最高於他郡次則徽州惟其山多田少與廣德小壘俱在水次不通之地太平寧國山圩田相半高下既殊或旱或澇難得全熟池州南康雖通水次素少積貯惟饒信舊來產米却緣溪港夏漲則販鬻貪價多輸泄於下流歲事或稍不登則秋冬水涸縱使有米接濟亦無逆水可致之理故非於閑暇時為之圖度則民食之憂必軫顧憂珂自祇服馳驅濫書不考適緣商總領到任趲辦羅儲頓陜併發淮上綱運并蒙朝廷指揮對撥米斛一年之間已及四十一萬八千餘石比之去年以前雖是軍興年分每歲不過五萬石數及十倍以此倍費顧發漕計頗費支吾節珂謹守公勤極力裁節浮冗見今庫管錢物比珂到任交承之外幸已有增無虧今珂願以本任內趲積到錢先於本路八州軍撥糴本樁糴米四萬石內建康係會府勢須樁積稍多方可接濟既在珂置司去處容珂一面躬親續行措置增數樁糴別具申聞外八郡各糴五千石趁此秋熟委本司主管錢物官逐州通判監糴於本處令敖收貯專一充平糴支用見令責領官錢歸各州日下起糴仍委各官每一員催促兩郡住米𢷬察米價催糴限在日近糴足。以後年分每歲九月。趁米出起糴於一兩月內糴足。至次年二月以後農務東作舊米價長。二麥未收之際止照元本價直量搭官吏縻費每石不許過二百文出糶委本司錢物官拘收元本次歲收糴如初如此則能斷之民每歲來時閑糴要利者必可挈戢而青黃不接之際各郡有五千石之米在市米價自不能長其上件糴米本錢並係珂以本任所積自認抱糴候米一郡糴足逐郡具所糴錢米實數供申朝廷將來替滿即不敢侵動元交割前政漕計錢數並行抱認發足亦不敢分毫侵動朝廷樁管本司錢米之數伏望鈞慈詳珂所陳事理特與先次劄下本司從申施行仍乞併賜劄下從本司備牒逐州軍通判照應遵守樁管出納如州郡輒緣他用妄有侵移許本司將當職官具名奏劾乞比擅用朝廷樁管法坐罪公吏仍從決配責得民間永久均被實惠又申照得珂自申請以後即行分委寧國府南陵縣丞承奉郎張琮徽州歙縣丞從政郎王揔饒州判官承直郎丘來寧國府監稅從事郎汪教中等官責發糴本前去逐州軍收糴各五千石節次承諸郡申到別敖安頓已將及數又續次委本司幹辦公事承直郎李知孝於建康府廣濟倉招糴到米一萬石係一頓先行糴足已行關具供申但照得上件米雖係珂任內趲積糴到一司財計本皆朝廷之物却恐諸州於春夏之間為見係已入朝廷帳冊須欲申審不敢擅行支糶及至冬間粒米狼戾又



不敢再以元錢趁時收糴上下牽掣積土觀應非惟發斂不時豪民龍斷增價自若民不被惠有失平糴之意無新陳不易積蓄久之必有耗折逐成無用深切可惜乞先附朝廷樁管文冊從本司令項拘権不拘糶糴月日責在逐州知通常要本錢存在於春夏之間出糶接濟細民冬間仍舊收糴樁積他時緩急亦可備朝廷科撥支遣不致有失指準實九郡民生莫大之幸伏候指揮右劄付江東轉運司從所申事理將今來所糴米五萬石先行取附帳冊樁管仍徑自行下所部州郡照應常切遵守施行準此　淳佑省劄　朝請郎試司農少卿提領江淮茶鹽所兼江東路轉運判官兼尚書省提領分司財用臣舒滋狀奏照對臣猥以非才誤恩將漕嘗拜手莊誦國史咸平二年詔諸路轉運司申導化惠民之制歲豐熟則增價以糴飢歉則減直以糶熙範昭然以平糴惠民為先而參行朝廷仁政者實漕臣之責竊照參政真德秀將漕江東嘗於建康創平糴倉事久尋廢自後尚書岳珂撥米一萬石樁留為建康平糴之備未幾亦廢近歲尚書陳塏為治當途就糴平糴而建康司存之地則猶闕焉且建康為留都會府兵民繁庶歲事小歉米價易翔即有待哺嗷嗷之窘若非官司預為儲蓄則何以為水旱之備臣廉朴自將不敢妄費除交割錢數有增無

樹外狃有趙剩并屢政積下米斛因前歲水潦賑糶價錢令就建康府復
置轉運司平糶倉撥糶到米一十萬石般運水脚倉敖等費約計五百餘
萬貫十七界官會內七萬石樁頓建康府廣濟倉三萬石樁頓寄納倉候
起置倉敖日。令項拘樁所積米斛照本司見行體例每歲春冬兩次賑濟
或遇歉歲糶價增長則減直賑糶卻將價錢於秋成措置收糴樁管接續
惠民如所部州縣或以歉告則可以推廣賑卹庶幾江左一路之民俱被
朝廷之實惠所有起蓋倉敖及合行事件從本司一面措置施行奏聞事
照得平糶倉近年以來在在有之始意未嘗不欲惠民多因官吏非人弊
倖百出或移易他用或妄稱折欠監平人補納反為民害令舒運使能以
趙剩錢糴米置倉此意亦可嘉尚必須後人相與扶持毋致侵移作弊專
責都吏掌管遇歉歲則發糶秋成則補還立為經久規模可也仍月具數
目置冊具申朝廷凡遇新舊交承皆分明登載簿書同交割帳狀申上庶
可拘摧免墮前弊合議行下右劄付江東轉運司照所申及照對內事理
疾速措置施行申尚書省准此　咸淳元年七月馬公光祖判云當使三
未開闢并人愛余余亦愛并人公輔所儲毫分不敢妄費思欲為此邦建
一久遠利益事無如平糶呈撥米價錢差人糴足十萬石併令創倉敖厫



貯續路逐到舊稻子倉基址。鼎新創造屋四十六間敖一十二座。以王衡
正泰階平陰陽和風雨時十二字為記專一樁頓上件米十萬石令開具
條畫如后　一照文思院斛造一石斛五斗斛各一十隻斗反連柄升各
二十隻當官較刻雕記併造五色籌共一千五百根發下遇收支畢拘收
本倉不許移用　一於本府三通判中選委一員充提督官凡倉中管鑰
一應事務任責提督所有合差撥察倉官一員專任出納之責請提督官
於本府職曹官中選差能事者充之以才不以序仍專差都吏充統轄拘
確收支專一任責補糶每年須管數足　一每遇青黃不交布糶驟貴先
唤上牙人供具時直實價卻於時價中減價二分出糶謂如時價每石二
十貫則減作十六貫之數若時價頓貴又在臨時斟酌痛減　一出糶必
減時價卻恐米數因此銷折令別撥十八界會一十萬貫置解庫一所名
曰咸淳助糶庫則例並依本府解庫趁到息錢專充補糶管要糶足十萬
石之數若歲久息羨則增數收糴　一天時不常豐歉難必設遇歲饑當
行賑濟本府自有區處不許將本倉米及助糶庫錢作賑濟支移　一此
米本以濟艱糴纔遇價貴便當出糶卻不可遲慮補糴之難從而措數令
州縣常平米亦多是官司不肯措置以致陳積腐壞反為公私之累令既

有庫息裨助則補糶不難但有一說若遇豐年發糶不盡米免有陳盦厎
蛀之患合用以新易陳令著為例如有糶不盡米從本府作單限支遣卻
於輸納秋苗時撥數就倉交納盤量抵還庶幾此米常新又免般撥勞費
一糶在春夏糴在秋冬糶到本錢須是拘樁有所令仰提督撥察官將
糶到錢即日拘工寄收常平庫令置簿籍必糴米方支如有分文移易並
依常平法　一出糶照本府申牌戶口三日一次每大口五升小口三升
憑由交錢給米其有經紀小民於當糶日分換錢不上或出外他幹未曾
收糴者許於後次一併補糴不許邀阻　一甲牌戶或有遷移或口數增
減或貧富升降請提督官行下各廂每季從實抄具結罪保明仍不時覈
實如有欺弊廂官對移廂吏重斷仍許人陳訴。　一出糶合分場分以防
壅併城內分六場城外分四場各就寺觀廟宇寬闊去處東廂交錢西廂
糶米庶免壅併之患　一出糶每場委監官一員吏八庫子斗子各一名十
場分作兩日每日各支點心錢監官一貫輪番等人共二貫吏人庫子斗
子各六百文十八界　一置場糶米搬斛秋子等人寧無靡費若官司不
與區處則必漁取於客販之人所合照苗倉官拘錢例斟酌裁減除倉官
免支外每石計支靡費六十文十八界但苗倉則取之於納戶本倉卻不



當取之於糶戶今從助糶庫息錢內每年照所糶客米數桌支此只是防
其漁取糶戶耳若本府自於諸司回糴卻不當支專知一十文攢司貼司
共六文斗子二十文脚夫等一十文門司二文門子一文請趣匠一文
一在倉之米以新易陳固無十分耗折但米之蛀腐多在經梅之際卻是
四月以後糶不盡之米直待新穀登場方可換易此時則不能無些少耗
新創立之始若不曲畫其慮卻恐向後日積月累耗折必多其流弊必至
於入則取贏斛面出則減尅斛面以補不足豈不有失初意今立為定式
凡糶到之米自次年四月以後未曾支糶者每石與豁耗折一升　一前
項雜支並於解庫趁到息錢支給　平糶倉落成設醮青詞聚米積倉惟
民饑之由已獻花酌水冀天聽之鑒衷竊潔落成屏營望賜伏念臣某久
司漢鑰毖察井叱米作成風於服田乎何有窮閻待哺惟艱食之是憂力
搏公餘粉儲子糴粒粒皆知於辛苦家家期遂於飽溫必求實惠之旁周
更賴後人之增廣念吏有時而代去執守成規惟心與常以相通庶幾永
保頤鑒老臣之經始曲綏民命以圖終億秭既盈千斯相續崇墉栗栗將
百載以常存多黍陳陳無一夫之不獲　門牌詩人人飽喫升州飯世世
常存老守心　記云我朝本仁立國置常平倉與義倉並蓋以取民者還

以予民作法良矣歲久蠹於文移隱讁吏持空鑰相授受部使者一詰治之株連不卒而銖粒弗可得易地通患也以養人者害人矣天時不齊豐儉迭異趙清憲當文忠寂寂笑人地下民有遇荒而莫之救以死間有為平糴者視飢由己豐而入儉而出較元直無取羸或可助常平義倉之不及庚寅辛卯余令于越年飢勸分不遺餘力僅活疾羸既又諭大家貸助做平糴備先具凢得我心之同然者悍應響奮為斛四千計公家之積與大家所益略相半余嘗諗于西山真公書為記顛末會余去弗繼而直幸存後一二紀閒遇水灾邑人稍以稍遷寶祐初余守當塗儲米二萬亦盡吾心焉耳矣陪京主齒甲江左歲一告侵操瓢乞食恤恤莫之適饒商營儈廢其權以乘其急而糴價翔不能遏見大夫睦視槃莫敢下禁切之令幾若負牧芻之寄者余心憮焉載稽往牒名存實歎舊予糴所儲纔三萬昇數百萬家脫值緩急杯水救輿薪之燎憂憂乎何以制其昂而抑其踴也廼縮況節浮糴七萬斛通舊積合為一十萬度地建屋以廩以峙扁曰咸淳平糴倉又輟芝楮二十萬立助糴庫歲取息以補其價之折閱官吏斗級薄書弇費給各有式然余志不於是畫也增益相因至去乃止告成之日竭虔籲天願俾勿壞於戲天地生物之德祖宗立國之仁均是心



耳余雖不敏獨於并人有緣余愛其民民亦愛余今承乏三矣老至而耄及之行且乞身去所以為此邦計者惟是心在天下事莫難於經始亦莫難於繼成其嗣今與我同志者庶維持於不壞不滅而後可昔後村劉公嘗創平糴于浦城西山記之曰必秉彝盡亡而後此倉可廢噫此心法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心心相印得無望於後之人後村書倉門兩扉曰且與吾民留飯櫳豈無來者續心燈余於是倉亦云咸淳二年正月十五日記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沿江制置大使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兼江南東路安撫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金華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捌伯戶　馬光祖撰并書朝奉大夫祕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本路勸農使借紫趙孟頫篆蓋　後記云余之三至金陵也欲為邦人創平糴一倉積米十萬斛夏糴冬糶以濟之食自咸淳乙丑秋七月至丙寅春正月共得七萬石事力僅僅弗克繼則以前帥王公埜所蓄三萬斛足成之且識之曰儻米即去不以是畫今因二月以迄八月再糴三萬合為十萬而王公舊積不與焉蓋其初已申朝廷椿管不欲混此數也夫出糶之價微損固足以見惠養之心收糴之價不常則不可無變通之法此

助糴庫所由設也庫始為本芝楮二十萬今陸續增至八十五萬雖然猶未也積累充廣歲行月益俾所入常有加於今日則此庫不為無助毋已則糶價但可略減不可用今日之例減之太驟以致後日難補若夫輟有餘以助不足使十萬斛之數永永無墜不無望於後之人是歲重陽日馬光祖謹書　三記云平糴倉之設自咸淳乙丑七月至丙寅正月得米七萬石又自二月至六月再得三萬石合為十萬石余嘗記其略矣丁卯冬糴二萬斛而為十二萬戊辰春再糴三萬總而為十五萬如雞哺雛勻積會累所以及此數者偶值歲稔司達實嘉相之然為是倉深長之慮有二焉其一餘米不可久頓當以新易陳庶米色常新而民被實惠其二糶之價常損糴之價常多恐異時措置糴本之艱有折閱合額之患於是光創助糴一庫為本百萬收息補糴又懼其所入之微也則再創西庫以佐之合兩庫為本二百萬然余志猶未慊也輟郡帑之有餘助兩庫之不足俾是倉是庫相為無窮則余雖去猶不去也咸淳戊辰夏五上澣光祖書維揚志平糴倉在城隍廟南賈似道維揚平糴倉奏狀云實邊在民聚民在食蓄食在豫此求牧與芻者所當仰體視飢由己之仁也嗟我淮人生意餘幾荒墟平野戍馬萃之其得食上之毛者惟附城依險之地然而後春



哨而即功農時已少失先秋防而避狄農事難備收幸而邊鄙不聳水旱無作則一飽直僅僅爾二者有一焉則野有餓殍矣其未至於殍者強而溢弱而流潛行於湖濼溢出於江南皆是也為牧守者抑亦坐而視其然歟先是維揚固亦仰浙西之食者然各路官司終有分秦越之心式亦仰高沙之敗者然嗜利商賈乃得制短長之命獨不日我當自執其柄予李悝之法熟而斂飢而散耿壽昌之法賤而糴貴而糶獨不可取其遺意行之乎臣用是疾首痛心汲汲夙夜搏浮費成鉅積得糴本可萬斛歲十月視時直歛而儲之當八蜡不通年以凶紀則糶當來年未登新陳不接則糶當急入收保嗸嗸哀鳴則糶至於尺籍累重之家所餉不足充所贍則糶惟粒米狼戾無俟發廪則用新厭陳視平之遇歲豐不易而腐者此為得糶不求羸止視糴金微增銖兩視社倉以二分息扶其本者此為便凡皆欲求其可常而無弊焉爾昔蘇軾有云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方之食自足今百倍千斛矣後之人續而增多一方之食不愈足乎王安石嘗恨士大夫不能講先王之意以合於當世之故今亦委積遺意矣後之人培而勿失先王之意不愈合乎然臣所以為是者亦不過仰體皇上視飢由己之仁俯盡守臣求牧與芻之責而已臣謹槩具平糴創始

之意聞于公朝欲乞者詳行下本州永永遵守使未者有考俾勿壞庶幾遵實民飛不殍不溢不流實民之幸遵之幸國家之幸方岳秋崖集徽州平糴倉記　淳祐二年春太守鄭侯劭農于郊有荷蓧而歌者曰田彼南山維石磽磽言刈我黍不盈其筥既又歌曰糴而珠乎其易舂吾糯乎炊而玉乎其易果吾腹乎侯式車而聽之喟然歎曰噫是力穡而畜將有年而貴糴者也徽民鑿山而田高耕入雲者十半其力貪而食貴吾念之甚獨郡挺于火民廬官寺百役具興今幸復故初而力且匱而吾且去矣雖然吾渠以其匱渠以其去而忽吾民哉於是游觀之娛廚傳之飾歲時交鄰之聘苦節酌損得十萬緡揭以為平糴本俾有司秋入而春出之以相循於無窮也其何幸雖然知及在初仁守在久使耿壽昌而在常平法通百世無弊矣伐石以屬之後予雲也抑何幸雖然涸轍之升斗孰與相忘於江湖夏畦之桔槔孰與無得於雨露侯歸而報政推此類為上具言之也重何幸侯名寀字謙仲吳人是歲二月既望郡人方岳集記濡須志王莧新建平糴倉記　平糴有倉在他郡猶可緩在濡須不可緩政有先後非知肯綮者不切切於此也嘗試登須臺汎焦湖鋪觀官府都鄙之事切磋究之未嘗不嘆此邦之公私俱匱也歲因清野擔肩罕頳雨未



半旬鄉糴已閉囊戶二千今絕江而往者什九牧租江北貨緊江南而故鄉之捐瘠不問也江浙中下江之禁淮有歉聽鄰國壑此可挈而往彼不可餌而來則二稅久蠲郡之調度國被遣修城補隘無虛日地苦燥則歲時塗徹則編加葺治兩莊三圩撥租不足以了吏俸而上司妄糴則歲有之田毛有出而無入若香麻菽麥利以益歛猶可枝柱候遇霜儉雖八九九舜莫之省憂矣乙卯冬抄今貴堂計使鄭先生羽紫馬西來甫三月積潦彌旬民用狼顧商車致鐘者微轍迹幾持手牧蜀矣公籌度多方啓江閫以資汎舟之役散公帑以弘懋遷之化民先有殍既然已則追念疇昔之倀倀深防他日之凜凜謂事豫則立不豫則嗟周視課入而商度之構浮袪冗積銖累寸行之甚平有年而所儲差厚矣蓋以巳俸得緡以十數者二三萬以之易粟得斛計者可數千繕豐裕舊倉而藏之闕時損直玉惠困窮而單伍之累多者得附膚焉斂散伸縮檢覈派通委官命吏具有條目吁此三代良法不謂今日復行於俚昌賢大夫之手夫遺一臧者得一便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后山謂巧婦莫為短餅誰能臨渴需速井者為嘆勝戒也而公能為見彈求炙之計徹大寒索裘之失為之得無難乎惟其難斯有以見斡旋之高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可以觀政矣

孟公之居珂里也當田里閭閻青黃未交時率股價捐粗喚嗅鄉黨今移理於治施新若一無怪也然則濡須之民囊無干而今有干囊捋腹而今鼓腹不亦春風和氣然矣然然愚又有說焉鯈鯈者浮陽之魚也肬於沙則鮝矣激斗升以活之則圉圉江湖之樂不惟免濡於枯肆而螻螘蛭蟥嘖膚齩骨者莫余毒也已此食哉惟時而無猾夏姦宄之害否則楚國大饑膚濮啓釁漢湟未免罕羌易動矣事固有修於此而得於彼者至是而後知公之為民者為甚遠使嶷戎屏華悉如公之用心雖有嘖膚何憂羌固頓筆之式附春秋以喜書之誼庶轉聞于朝而善鄰以勸來者寶祐丁巳孟夏吉日迪功郎持差淮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王莧記　黃氏日抄黃震臨安府昌化縣重建平糴倉記　國家六飛南來控浙右沃壤稻梁之富甲天下足厚養吾元元為異日恢中原基本　列聖相承加惠畿邮如家人父子視其飢渴而飲食之恩意每每光四方矣昌化正行都支邑乃迷介徽嚴萬山間猶獨苦糴價湧此非分牧者責而誰責然士大夫孰不知推廣　聖天子德意而猶若此者非他邑小力凋雖欲預糴而時出以抑價不能也非然則餉道由浙江應泄外境例有禁雖請糴不許也非然則經畫商成去即乾沒於胥吏人之手雖欲久其惠不獲也淳祐壬子歲黎



君宣昭為宰嘗節縣用積楮幣五萬計白大尹通浙餉渠倉縣西門曰平糴閫邑方嘉賴君既去倉不幸回祿及之吏因併碎記石藏其跋糴本無一錢存嗚呼力之凋者蓄之裕矣糴之遏者謁之通矣行之未幾厄之已至三歲輒易之官果無以勝世世長子孫之吏則山居谷汲而草木食者何時　都人士比耶必有視飢由己切切然為無窮思者乃可爾後十有四年衛君植來曰措眉民食曰吾民獨非畿內赤子乎前令尹豈無以聖朝加惠畿內根本之心為心者乎訪之果得黎君記墨本即按之以責償乾沒之吏復痛節縣用之尚可節者以附之視黎君更多其半以乞糴大尹不可則轉糴之鄰邑陸行而擔負謀什一利者重五倉貯之春而夏市而鄉計戶出糴價用復平民雖以感君猶以為慊曰糴之鄰邑孰若徑糴之浙右之為價廉也民雖以為喜君方以為憂曰觀之黎君又孰知吾今日之事為必可久也戊辰歲九月秩滿如京遂面白之今大尹侍郎潛公說友曰某不敢以已去忘百姓潛公感其言慨許之通糴如君請繼君者方將藉以施無窮明年冬君與余同僚桐川尚屬余記其事信乎君之視飢由己切切然為斯民思者滋無窮也余惟三代無平糴法非不平糴也井田家私百畝民固無俟於糴糴又何俟於平井田漸壞民不免糴

平糶自管夷吾始矣然為強國計也未必為仁民計也為仁民計而平糶
者我朝也平糶以仁民冀復承平之舊者我朝南渡也呂化去天咫尺獨
若盛夏之有扉草然至恭君而後能平其糶至衛君而後能久其平使分
牧者人人衛君其心也吾國基本日以厚　聖朝之仁天下者無或壅而
不通恢中原有日矣豈久於東南哉君吳門人大參文節公猶子有家學
熟典刑故其設施闊大體如此咸淳五年十一月朔奉議郎添差通判廣德
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黃震記松江郡志　華亭縣劉克莊平糶倉記　環
吳會為邑者數以華亭為大詣銓曹注令者千數以華亭為難琴堂常虛
庫莫敢就有就者世輒目以奇材余行四方聞某縣觸某賦某縣革某弊
昔難而今易者往往有之而華亭之難自若蓋竭一縣財粟盡輸之州通
天下之縣皆然至於學也倉也與社稷並而不敢廢雖甚凋陋猶存其名
惟華亭併常平義倉之名而廢之噫其難至是歟餘姚楊君瑾奉辟書綰
銅墨境內稱治上下信服君喟然曰吾儒者也受子男之封任芻牧之寄
詎可以善事上官不得罪巨室為職業乎去歲夏吾民苦貴糶邑無粒粟
欽於諸豪吾心愧焉會常平使者曹公豳修舊法太守趙公與𥲅奉新書
歲留米五千石於縣華亭於是乎有義倉若曰二公所以惠吾縣者至矣



然斂散之權令不得專吾將有以輔之取摶節餘錢一萬緡糴三千石規
縣東為屋五楹別儲之華亭於是乎有平糶倉昔王介甫嘗恨士大夫不
能講先王之意以合於當時之故余每歎其言之善而又病其太高夫常
平創於漢義倉昉於隋士大夫不能講漢隋之法以合諸當世者有之矣
況遠而及於先王之意歟顧壯者縣生齒之繁貴豪之衆水旱凶荒之備
一日不可闕者相承百年莫過而問必待下有賢令上有賢監司太守而
後舉行然則民之望治不其愈難歟君既在端平循吏之目滌華亭難治
之謗薦墨交上有旨陞擢朞月之間績狀如此使盡其材而究於用其可
書者何止一倉余又將秉筆以俟端平二年八月旦日朝散郎樞密院編
修官兼權侍右郎官劉克莊記朝散大夫監行在都進奏院何處信書并
篆蓋宋袁蒙齋集衢州平糶倉記　衢為近畿望郡土多良田小民力穡
寶慶丁亥余嘗假守矣年歲屢豐公私有餘積俗益熙熙以樂去之三年
劇盜起常山破江山開化閭井為墟聲撼旁邑余時持江東使者節壤地
相接寇旋蕩平方為衢民慶端平初元余守建鄴被旨奉事道衢見風俗
與昔大異惟米價獨平即父老問故父老泣言自明府去吾老稚厄於灾
傷死於盜賊于今獨相保聚未塡溝壑者吾别來陳侯賜也侯縮浮費振

餘財羽平糶倉視時豐儉為斂散法民方春夏艱食賴是以活一日侯以
視式示余請畫條理繫如也余慨然曰凡記載語易浮於實今親歷其地
耳父老言與規式無殊可以傳信不朽矣自儒道不振俗吏詬儒指為腐
爛有國家者厭儒而思吏噫陳侯居官不廢詠風月而刻意為民儒果腐
耶余嘉其有志於是乎書其詳悉則有規式在不復錄侯名塤字端父嘗
學于慈湖楊氏武陵圖經志平糶倉在武陵縣開元寺西廡寶慶元年林
司業們所創初們以鼎民無甚富者遇歉歲官強勸之分是官不自恤貧
而反失安富之理故撥錢糴米名曰平糶每春夏則視元價糶之使市價
不踊米出錢入則秋冬復糴使無傷農之弊通判趙師恕亦助錢萬緡甚
悠久之利也有記　武陵北閭數萬戶而城內乏積穀之家日仰鄉民
肇負以給其或雨雪連陰之月農吡竭作之時市以艱糴告官必為之發
倉移粟而後濟固不待歲歉而然也司戶林公以嘉定癸未出守適水澇
為沴蕩民田廬公請于庾臺出常平積粟以賑之存活數千計水退躬行
江壯捐金築隄高廣可數丈延袤且百里自是民無水患湖田歲稔盡心
於民蓋切切矣惟是賑荒一事不免取之常平常平不足則勸分於產戶
故常平所積之數日耗則有虧於公產戶科糴之擾日甚則有病於私公



慨然曰糶濟美事也病民則不可行虧公亦不可繼退度府庫之羡散糴
於產米之鄉幾萬餘石而貳車司直趙公復以經常之餘捐萬緡以助於
是倂倉於開元寺之西為敖有六積米可容數萬斛榜其倉曰平糶蓋取
李悝之遺意而尤便於民焉當粒米狼戾之秋則每斛增市價二百以糴
蓋以濟常平之乏而免大家艱運之勞使市價平而公私便此我公建倉
之意也公將受代再撥府金五千緡以豐糴本拳拳此邦為經久之利者
可知矣建炎志蕭易本府平糶倉記　古者民養於官後世民自於養又其
後也民無以為養周官委積在在有之艱阨可恤也凶荒可待也曰施曰
惠蓋五以予之靡遺德下衰則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詩人以之思古縣家
謂民貧無食得貸官粟夫特予而貸已不古矣德又下衰則餘蓋秫七斛
誇形容慨一飽之鮮逢羨萩數之有穀民生至此噫其艱哉抑民固當自
養者也官而養民將若之何我聞在昔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積先而為登為平為大平由是矣子言之吾觀於鄉而知王道
之易易也太平之基基於民食王道不亦易易乎今夫民非不耕也然飢
者自飢粟非不積也然歉者自歉什一之征有儲以供祿稍而民不得食
什一之什一又有儲以備飢荒而吏不得擅以歲之不易而民之無良富

不仁者崇蘊積實愚無知者抵冒殊捍交相為瘉屬之階也異其平建之為郡山阻而田嗇民夥而俗嚚山阻田嗇故樂歲勵自給民夥俗嚚故稍歉則氣象觫乎角若保赤子顧可坐視其夫孔于東嘉曹公元發癸酉春來治于建無漕金闕米凡期年政教孚決惠利殫舉會歲入小不登預講序事乃惟積貯取繫大命節縮浮蠹捐却例券合之為芝楮壹拾伍萬緡充糴本得米斛伍仟置平糴倉冬成之時於是乎貯之產米之鄉於是乎取之青黃未接之際於是乎出之價以市估入從其直出損其直糴從民願儉則振恤豐則易新故廥因於苗倉便隸役之守視招糴責之首吏無關市之並緣思慮周規摹建矣或者曰公所至興治為天下劇處饟淮師漕餽輔辦給多累至萬億筭數所不能及伍仟碩之積於公其猶一吷耳何以書然公之所易而人之所難不書則奚勸或者又曰公之治郡敎信節愛壹是純乎夫子之言疾呼急索之不聞百姓日用飲食而不知以伍仟碩為惠於公濟人之心自視猶歉然也何以書然公能創之後有如公者又將推而廣之不書則奚述公嘗持槖民部於彫民之荒政講之悉矣導上之德意志慮而致之民公之仁　聖天子之仁也是宜大書上方畤咨良牧選來治平以風厲郡國斯平也固將放諸天下而准一邦云乎



哉一廉云乎哉是宜不一書而易非此其人姑識梗槩云咸淳十年歲次甲戌二月之望門生從政郎特差充福建路提舉司主管帳司權轉運司準備差遣蕭易記

臨安志平糴倉在仙林寺東淳祐間臨安守趙與𥲅創以儲臨安之糴令朝廷大農米皆入焉

處州府志程椁字喬仲松陽縣人宋嘉定二年中進士第守廣州置平糴倉以濟民飢

宣城志旌德縣平糴倉在縣之西時知縣方備撙節縣用以其錢於冬月穀賤之時照時價收糴春夏穀貴之時從元價出糶置籍守掌如常平法循環不已期以平在市之米價濟小民之艱食命曰平糴元初兵燬不存國朝際留根米收貯於縣廳東

維揚志平糴倉在城隍廟之南舊為備樂柴場　寶祐元年大使賈公似道請于朝建敖屋三十楹受米十萬餘碩以備賑糶

太平州圖經志平糴倉在省倉北先是吳柔勝糴米四十碩以備平糶陳貴謙增糴為二萬碩又置田一千三百三十畝有奇歲收其租為郡民代輸役錢和買以其餘增平糴之

蘇州府志平糴倉在營橋東淳佑五年魏峻以壯城廢營改創趙與訔書額提舉常平鄒霖記　寶祐百萬倉在至德廟後寶祐五年趙與𥲅請建敖二百五十間浚河通舟直抵倉岸置官典東西兩倉同

延平志尤溪平糴倉嘉定癸酉趙宰希高置縣在群山斗絕之中溪出縣西十里不可以舟於是搏節支遣之廢以為糴本即縣之西偏別架三間糴米二千石儲之榜曰平糴或遇艱食則發之止收元價以平市直又逮蒙利陳北山孔碩為記

新定續志平糴倉附于常平倉寶祐戊午知州季介叔置先是知州宋鈞捐帑買田為備科義庄以便役者乃淪沒至是始根括還官歲收其入以備凶荒焉郡人黃蛻為之記

會昌志平糴倉在省倉之傍寶慶丙戌權宰鄧剛始創糴米五百斛儲之

## 平糴倉

劉陽縣志高期得作劉陽縣平糴倉記　古者田以井授民有常產上農夫食九人食人月四鬴為米二斛五斗有奇合其家計之凡二十有二斛而贏雖下農夫五口之家俻歲月猶有六斛四斗之食成周盛時家給人足至於如此豈復有穀貴民病之事哉故周官無平糴之法旅師春頒秋斂特以貸之新陳非天下之通制也春秋戰國以後井牧制壞貧富不均穀有所藏始有甚貴甚賤之患於是為國者思有以平之管仲之於齊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務抑大賈畜家使不得以乘吾民李悝之於魏熟而糴之飢而發之使民適足賈平則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望成周之政亦救民之良法也漢氏常平蓋倣此意然僅行之邊郡且未幾而罷之民無所仰歲惡民流甚至相食



又管李之罪人也歟我國家常平之法未嘗不善歲久而弊類多羽化民不蒙其利士大夫之有志於民者必他有規置以輔翼之如朱文公為社倉於建安閩浙州縣往往倣焉近歲真文忠公守長沙為惠民倉以糶於國為社倉以貸于郊民亦稱便然以予所聞二公規約今皆隳廢才朽蠹中國無足怪要亦賑糴關防之法盡善持久自昔而難耳劉陽為邑衍沃少而岡陵多民每艱食高安塗君自簿領攝縣時節縮浮蠹得錢五百萬為平糴倉後為令益之為千萬豫賦錢于邑之富人俾於賤糴歲三月則下其直半以糶訖事賦錢如初命縣主簿總其事而佐以寓公錢斂出入吏毋得與終更民愛之不忍釋帥守請于朝俾攺秩而因任焉君治縣冬乃取其糶浠益加潤澤行之累年屢遭水旱穀不翔踴國亡捐瘠邑人歌舞之一日校官諸生達焉曰公之惠劉民也渥矣雖然慮未遠也君艴然曰何哉曰是不難知也糴賤者貧人之所願富人之所不樂也今以不樂之人而承公命始雖勉強終必沮撓且積鏹于此值縣空無及吏不肖能不辟睨若舉其錢市田賴租以糴糴已增市歲愈久則田益多田既多則米亦倍而糴益廣不亦善乎君是之以其說來告予時攝常平使者亟許焉君乃擇市良田得三百九十畝歲收米七百五十有五石常平司以絕

家及籍吏之產二百有七石助焉合之為千石蓋是倉也自經始以訖于成且十年嗚呼其亦難矣古之治民者既擇其人又復久其任蓋教化惠養皆由漸致非一朝一夕之所能為也今君治劉修其善政磨以歲月始克大備然則欲求循吏之法觀諸此而已矣雖然基之難繼之尤不易也夫千石之粟半直予民歲可得錢百萬百萬之錢善賈市田歲可得七十斛難拙者能之矣而不易嗚呼孰知有志者之寡于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蒲葦於地最為易生人存政舉其易如此然而方策所布卒無能舉之者異其易來者而能慨然仁以自任曰天下無一物而非吾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之所當為況茲邑吾所以庇身者乎夫如是則政之息也非所患矣不然而曰薄書期會吾救過不暇其他又不然而曰倉不害足歲給何為糶緡而今姑將以應急符切要索可也則是民賊而已矣塗君以余與聞乎此屬記成事言不屬則警不深乃舉二端以告使來者擇焉塗君名切醇家學其懿故其為政知所先後云莆陽志平糶倉在子城西紹定六年太守曾公用虎拗令編修劉公克莊為之記曰平糶倉者太守寶章曾公之所作也公在郡三年蠲弛予民以鉅萬計至是復捐楮幣萬六千緡為糶



本益以廢寺之輕寺之產及五頁而糶民不與也倉之政擇二僧而付吏不與也糶視時之價不抑也糶視糶之價不增也別儲錢楮二千緡備折閱又撥廢寺錢歲三百緡供糜費歲侩價長則發是倉以權之歲豐價平則散諸寺易新穀而藏焉其纖悉載規約而建置大指如此郡人懽呼雷動吏相賀曰異時富家南船迭操穀價低昂之柄以制吾儕之命今公為民積穀五千斛富家之仁者勸鄙者愧南船亦不得擅龍斷之利矣非可賀也夫先王委積之法遠矣熟而斂飢而散李悝之法也賤而糴貴而糶耿壽昌之法也今之常平是也貸其本取其息荊公所謂周官之法也今之社倉是已然艮齋魏公猶以二分之息欲朱文公以為祖金陵之餘論公為是倉忠厚惻怛有常平不費之惠無社倉取息之謗純乎仁義而不以一毫霸政參之矣或曰不有常平乎曰常平之遇歲豐也不易而腐也易而無所受也是倉則不然其易也無害於僧其糶也有利於民常平以使者典領去民遠而不時發也郡縣去民近而不敢發也是倉屬於郡而不屬於使者也掌乎僧而不掌乎吏也守以規約而不守以文法也廣先賢之遺意輔常平之不及不在茲乎或又曰艮齋之論高矣美矣其後艮齋之倉先廢而文公之倉不獨建人守之往往達於天下郡邑則以二分之息扶之故也乃若有本無息日消日磨本竭而敗矣曰別儲之錢為是設也昔無倉而今有倉公之惠也修其政無使之壞養其本無至於竭後人之責也立法而過憂後日之必弊則法不可立矣為善而逆慮後人之不能則善不可為矣公將奉使江右顧瞻舊邦眷焉不忘其待吾民厚也若夫潤澤之以俟君子其待後人也尤厚也公名用虎溫陵人倉於作院廢址以紹定六年季夏落成廳事中敞兩軟封峙屋皆三間垣廡宏壯之云臨川志撫州府提舉司本州平糶倉記　予叢歲館學適與今常平使者葉公為僚論文餘暇因及於政心固欽遲舊矣過宜春而餘惠養之仁家臨川而睹斂散之公益信其學之克施於政夫子思賢渴甚摧戢成均行且有日拳拳以所建平糶倉或猶有遺慮廣詢急救大為之防邦人德之固俾予記其事辭以疾請益力則作而歎曰天下事利害相為倚伏使民宜之存乎其人鄉里自比年來歲適不登米價騰踴甚則民持錢無所得糴蓋有不忍言者矣官為賑糶吏復為姦廣行均敷中產尤罹其毒又有不忍重言者矣公深思熟計盡然唯恐飢之不徒以無常產者之得糴為喜而尤以有常產者之敷糴為懼凡所規畫委曲盡其最為可繼者不強之以所難行而收之於所易集凡宗姓單貧食餘之月廩皆以錢易



之兩相授受人用欣然而權郡通守趙侯又能相與協贊那易州用之米七千石以足糶數故不踰旬而事皆辦共得米一萬四千石糶本為緡錢三萬有奇皆公及前太守禮部徐公儼夫所籍郡胥家業充之先是吏胥民膠衆心抑鬱公正其罪悉以其奪於民者還以予之撥括轉移歡聲雷動蓋鋤姦翦暴亦所以為仁而安富恤貧尤足為仁之至繼自今守而勿失殆將有不可勝用之仁皆公之賜也公名夢鼎字鎮之天台人以使事兼領廬陵凡利民之政莫不畢舉若宜春社倉高安平糶皆定其式俾一道遵而行之蓋不止私惠吾邦云趙侯三山人名崇傚字叔似壬子臘月朝請大夫新知韶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畢允升記　寶祐甲寅春庚使寺丞楊公修之增糶米三千石入平糶倉以衍濟民之惠幹辦公事胡鼎識　黃氏日抄宋黃震作撫州金谿縣李氏平糶倉記　金谿李君傚朱文公法作社倉咸淳辛未歲大歉民賴以全活甚衆余嘗為之記使子孫世守李君感其言別捐良田餘二百畝計租凡四百石自壬申歲為始下時直斗十錢歲收其直更買田以附益之期至千畝當益下其直永以濟民為平糶倉與社倉對又屬余為記且切切然欲為子孫之戒余高其誼嘉其進善不已而慮民之無窮也勝之酒而為之言曰善乎平之為義

于是豈獨可為君之鄉黨賀正可為君之子孫賀尚何俟訓戒為哉蓋天
下之理至於平而不可以有加矣虧盈而益謙者天之平變盈而流謙者
地之平害盈而福謙者鬼神之平惡盈而好謙者人道之平裒多益寡稱
物平施者君子所以體天地鬼神之心而持其平故賢之於不肖也智之
於愚也富之於貧也皆當損有餘以補不足而富之於貧為尤甚故君子
順之吉則積而能散滿而不溢不惟我不私其有而人得其平我亦因之
得以保其平小人悖之凶則甚愛而大費多藏而厚亡不惟我私其有而
人不得其平我亦將由之而失其平故自一時觀之有餘而能損者疑損
矣要其久乃所以為益求其有餘而又求益者疑益矣要其久反所以為
損今君有餘粟而能平其糶吾知使鄉之常得其平者君之心也使君之
家常得其平者天地鬼神之心也平則無時而不平君之子孫且世享此
平矣何俟訓戒為哉因書以遺之使有粟者皆聞風而興起孟子曰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余亦曰人人損有餘補不足而天下平咸淳八
年壬申正月十八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單馬黃震記湘潭
志平糶倉淳祐二年內知縣孟傑措置糶本於張昌齡戶每年合認賑糶
米撥叁伯石慈雲寺壹伯石又撥定勝鄉宋梁義廩錢肆伯貳拾伍貫添



糶共米壹阡碩青黃不接之時出糶比市價略減不損元直遇冬收糴為
凶荒緩急之備務要糶本常存庶邑人久遠霑惠見置倉於慈雲寺續據
李斗南田納定勝義廩錢肆伯貳拾伍貫本縣添支錢揍米伍伯碩置倉
於福果寺淳祐四年知縣趙汝埕以拘回定勝劉中陳興祖等名下米本
錢捌伯五十貫文本縣添支錢揍糴米伍伯石入于福果寺西倉共成壹阡
石以足兩倉貳阡石之數延平志平糶倉趙宰時瑄立詳見倉庫門備糶
倉趙宰汝朕立詳見倉庫門身丁錢舊有額自嘉定辛未以姚儉詳埕魁
甲登第遂蠲免之臨汀志淳祐平糶倉在光嚴寺右黃土舊寨場安遠寨
寶池寺中定寨凡五所淳祐間宰劉煥捐俸三千貫文省為糶本委貢士
章淡提督後以糶本買田歲積子利禾還歉發以予民若董之者常得人
亦可為經久之利臨川志平糶倉在州倉內屬提舉司詳見民事條平糶倉
在稅務舊場詳見民事條新定續志平糶倉淳祐甲辰知縣傅充以酒務廢
基改建郡博士桂錫孫為之記長沙府湘陰縣古羅志平糶倉嘉熙二年
知縣趙希鄂創置倉在省倉前惠民倉糶本舊為督府所有淳祐乙巳準
大使別大參照元額發下錢會二千九百貫有奇仍舊椿管以續惠民美
意靖安志平糶倉附常平倉之右門自縣廳東廡入紹定初元知縣事趙

公折糴始為米一千五百石倉幹張翀為記

## 備糶倉

延平順易縣志備糶倉趙宰汝朕出宰之初歲大荒一時多方勸分
民免饑饉因與寓公鄉老議立此倉隨人戶產錢出米分耆置倉以為嗣
歲賑糶之儲盡委鄉官出納官司但稽考米數而已或嗣歲不用發糶依
舊令鄉官如出數均還人戶秋成復斂之如初貧富皆便之

## 均糶倉

延平志均糶倉在郡東招福寺之左端平丙申董守
洪刱也逐年積米五千餘斛每遇青黃未接之時發糶濟民以平市價委
判官提督請有行義上戶士友機察係撙節浮費以為糶本倉成聞于朝
不與交割之數規式刻于倉詳見倉記

## 濟糶倉

台州府志台州府濟糶倉一在報恩寺一在吉祥寺嘉定四年黃守畱用
緡錢二萬為之本秋則糴春夏則糶糶價平歲不踊歉歲特損
嘗請于朝乞以此錢備環母隸他用從之詳見規畫及序文

## 賑糶倉

宋真西山集建陽縣復賑糶倉記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為種食
自朱文公始也獨縣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倉舊仰糴常平常平法
久壞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盻盻然無
所於糴縣大夫執視亡策則敕配之令出焉吏舞智其間細民未逮飽而



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儲侯用始置倉藏米幾四千石市直翔則糶平
則止民歌舞之儲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關侯嵒稍修復之未幾又大弊
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宰來覈舊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諸侯之
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浹歲以大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
三千餘緡為糶本始儲侯之糶也先期予錢至秋獲乃入侯曰此致弊之
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時則有督索之煩召呼之擾
甚者錢有出而米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為更敗約以見緡貿見米若時
俗所宜有未盡叶者亦變通之要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
十八年書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傳者曰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
子非之蓋昔之為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
吾赤子莊公在位久不儲之素而糴於既饑固春秋之罪人矣後世為吏
者蓋苟乎居視民歡戚漠焉不以槩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
藉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卹其私
一物失理居為之弗寧一夫麗罰饋為之弗飽故晝而庭空夜而圄寂四
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為未也竊然長慮且及於數世
百年之外此其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滿前予為令者

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戚嘆苦弗給使書生無孔杂術鞭笞來不用獨飾吾政聽民自樂輸下貧戶挂逋籍者蠲弛動千計而公家未嘗以匱告餘力猶能及是倉碩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儲使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有奇使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志其事予聞使書其倉之兩扉曰聊為吾民留飯盎豈無來者續心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彝盡己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使之心為心者以佀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纖悉則有兩使規約在此弗書

## 孚善倉

茶陵州志元劉將孫茶陵州譚氏孚善倉記

茶陵州之洲陂世家為譚氏自初興稱國老十二世至巽齋詩書益大其家聲嘗名堂義方欲合族子弟教且養焉志未克就秋厓貢士嗣之周旋世變間力所可及施惠不少亦不使其人知嘗曰惠而使人知非施也其代有盛德如此秋厓之子福叔篤行光訓每思所以推廣光大之者會歲儉維艱鄉鄰苦之求惟祖父忠厚之意已相有餘而坐視人之弗給非家教也爰自大德丁未始歲捐千石視冬價不增緣春二月至四月月一糶五六月月三糶比貧口給之帖分貯糶處隨其居近以便之又以連歲不登甚丁未戊申增為二千石他歲如初約黨餘積充裕歲增為無涯條約明具質之神明取易中孚九二語謂天下惟孚之至可以及物惟善之實可以感人千里之內豈無同是心者名倉以孚善其望之當世尤厚不遠求記於予方時游餞官講荒政日迫貧富交敝聞君此舉使人慨然吾西江之洄鄉有是倉亦豈當公私皇皇若此何幸執筆論著傳之四方興於為善者聞風而起之寧惟益廣譚氏孚善之望而備豫有恒里無流亡且免於倉卒彊所無而誅不備患未及於民而公私騷然煩費横出與其急而靡措孰若分於少有而縮於易餘為忠實利便可傳可繼也哉昔者聖人之說孚也謂其言善而已言之善猶應於遠者如此而況於事哉事與言易其信富如之何若飢而與之食事莫切於此矣濟無多寡惟及時者力半而功倍惠無小大惟有常者望足而心固古今救荒者多矣待於流亡捐瘠而後發廩聚餓彼朝夕之不充而望飽於薄書展轉之後故移粟為不仁而後廩為無益夫饑者待一飯之莫繼而茫然方來之日長若時而斗升可必而獲將後顧之無憂如有恃而不恐亦豈肯輕去鄉里捐妻子哉孚者誠之著也善者心之同也誠於為善復有過此者乎已為善而



不居獨以為人之為善誰不如我以茲心至其有不孚者乎人者則不可知而吾之孚足以質於天而建於人矣昔馬文淵之散穀呂子敬之指囷以為美談此猶一時之惠耳齊劉善明三世樂施青州歲荒家開倉以濟鄉里於是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茲倉蓋近之矣乎於人者必孚於天晉潘元戎荒年隨人多少口半均分父老頌之曰且貴且富有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郎以人之所咏歎天念之矣此則孚於人者也東漢何比干多陰德一日遇神與之策二百二十曰他日子孫印綬皆若此民者天民天之所卹也此則孚於天者也張乖厓嘗夢黃氏以厚德為神所敬旦而問其所為則曰歲秋糴而春夏發之如初直年厓信其有以動於幽明嗟夫予記茲倉因譚君之世美與孚善之嘉名歷舉前後拯飢施報隱德載之史可信者述之匪獨以見譚氏後來之昌盛遠大者必亦於此而動夫人亹亹不倦之天則亦君子孚善意也南山名福叔晉甦咸淳丁卯漕貢記

## 折中倉

宋會要宋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券抵江淮給其茶鹽每一百萬石為一界祿仕之家及形勢戶不得輒入粟尋以歲旱中止淳化二年改折博倉宋史李防傳防以秘書丞體量二浙民饑建言逃戶田宜即召人耕種使人不敢輕去甽畝而官賦常在又請京師置折中倉聽人入粟以江浙荊湖物價之推開封府推官曾鞏元豐類藁折中之法聽商人入粟而趨江淮受茶鹽之給公私便之或以為敝濫既廢而歲失百萬之入端拱初復置以歲旱而止淳化中遂復之

## 太原倉

太平寰宇記在縣西南四里隋開皇二年置以其北臨焦水西倚大河地勢高聳故謂之太原周迴六里

## 太安倉

建安郡志在崇安縣西五十里

## 太平倉

毗陵志常州府太平倉元設在郡城東太平寺前洪武初移置行春橋西南泰定毗陵志常州府太平倉舊在金斗門內至元十四年重蓋於太平寺前歲收晉陵武進兩縣糧松江郡志松江府太平倉在府治西南又太平倉在上海縣高昌鄉二十六保。上海縣烏泥涇太平倉記　守必有任其責者泰侯居中被省檄公出未暇總判戴公剛來攝郡事以古人置倉日必葺為心茲求完備公餘謀諸慎府而命僕曰倉既成矣猶有闕焉君為我記其事勒之堅珉庶幾有以傳將來垂不朽僕忝文學掾長有命屬何敢辭敬撫郡案牘歲月事實顛末為之記至若鑿地成渠引舟運息肩額縣左車君仲與有力焉僕故併及之至元乙酉九月既望儒學教授

張夢應記幷書首領官提領索牘薛守智將仕郎知事王端承直郎嘉興路總管府判官權松江府事戴剡立石。南豐郡志建昌府泰平倉在郡治之北。太和志太和縣太平倉在縣東。舊謂之遏羅倉。嘉泰元年。知縣趙汝巻重修。

# 平止倉

建康志在廣濟倉之左。嘉定中。留守余公嶸建。省劄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余嶸申。嶸叨守陪都。因去夏水災之後。備知此邦雖名爲繁庶。而民生寡聚。素無蓋藏。日食所須。仰給商販。米舟一日不至。米價即倍騰踴。饑苦高糶。使至流莩萬一。上江歲歉。鄰邦遏糴。則狼狽尤甚。欲盡濟則事力有限。欲平糶則蓄積無餘。以是數拾萬之生齒。常寄命於泛泛之舟楫。而米價低昂之權。又倒持於牙儈之手。遇災倉皇。坐視太息。偶嶸到任以來。節約妄費。財計粗裕。即以拾伍萬緡轉糴他郡。隨糴隨糶。相續不絕。以致商販通。民食粗給。於是規剏一倉。名曰平止。蓋以拾伍萬緡永充此倉糴本。其錢米並委常平倉庫官主掌。如有侵移。謹常平條法施行。其倉敖木石堅好。造作精緻。下砌以磚。復鋪以板。外繚以墻。復包以磚。風雨不侵。蒸濕不入。委堪耐久。其糶糴條目具載須知。謹具申朝廷。併以須知冊申繳。伏乞指揮劄下建康府遵守條約。謹應常平條法。不得妄有侵移。仍於交承項目帳內登載。以防歲久漏



落寞名實爲邦民之幸。伏候指揮右劄付建康府從所申事理施行準此。嘉定拾柒年拾貳月日押。平止倉須知本府戶口繁庶。日食米二十餘石。民無蓋藏。全仰客販。客舟稀少。價即踴貴。抑之則米不來。聽之則民艱食。常平規數十斛。府庫又無餘積。官既無以持平。其權盡出牙儈。向米糶康行指誘之法。而執或有所格。雖略有先備之蓄。而數已中朝廷。仲繼既不自由。緩急實無以濟。是數十萬之民命。常凜凜而無所恃。近因水災。諸陞備見。職思其憂。盡爲之計。今將當職到任以來。掇剩錢壹拾伍萬貫。撥充循環糴本。更不申作朝廷之數。賤則糴。貴則糶。隨糴隨糶。循環無窮。惟既在我。米價自平。實爲永久之利。今具須知下項。一今將建新倉五敖。以平止爲名。取專任所謂使民適足。實平則止之義。一平止倉不許本府及諸司占借。以開異時無窮之害。事當謀始。不可不謹。一遇米平則糴。糴價視時高下。或置場於本府。或收糴於客舟。輻湊之時。一遇米貴則糶。糶價止視元糴之數。所有元行收糴船脚搬之費。明行加上。不得過數。一糴本錢收附常平庫。本庫官掌之。一糴米糶米。須擇廉能誠實官吏。庶所糴無侵欺濕惡。所糶無失離減耗之弊。一倉官不專屬。能分但隨時於職曹官以下選委廉能誠實之人。提督出納。或廣濟倉官可委。即就委兼管。

一千止倉合干人。只用廣濟倉人兼充。一城內五廂。城外二廂。已造烏鱗圖。以緊米主米量字。三已採題。其姜係下戶日糴之家。了然在目。恐民居遷移增減不常。宜每歲春首編排一次。計口出給曆頭。大人日壹升。小兒半升。既糴即於本戶曆頭內鈔。一某日糴訖印子。一每遇糶米。於廣濟倉諸廂置場。廂官彈壓。鈔所之費可省。出納之弊易防。一五縣並已如式紐造烏鱗圖。或遇諸縣糴價踴貴。亦當撥米販糶。所有船脚錢。下可於元糴價上舟加。一措置招誘客米。先從制司給公據。付客人。及牒沿江諸郡。勿興遏糴。仍劄沿江稅務。不得收取米船力勝錢。及苛留等弊。其米船將帶到稅物。除將本府從來收稅則例。當例饒減三分外。更與減饒一分。客米既不兩相資助。貴糶之患。可以常免。一如遇客米稀少。市價踴貴。許民戶赴府陳狀出糶。願米行之。排忌廢此。竊觀古今之事。玩視而不爲變作而鄉廢。鄉難創始於前。家易隳壞於後。此無他。人心不同。所見或異。不原其作事之初意。不念其用心之良苦。不以國事爲一體。逆爾自分町畦。始焉一二事明之。判右國田數年議論。中間嘗遣使決去矣。未幾復興。反過其舊。屯田之議自中興後。上下講明不知其幾。淮西漕臣。亦既經營成緒。平撓廢於寓公。其他庶事。不可槩舉。未嘗不撫事歎息。自傾扶老。世味日淡。



主復有立事取名之心。只緣今見梅森遇多。長江上流。間時水災。致江之下流騰漲尤甚。春推之河又貫城中。江潮大信遇助其潮。外水既高。內水莫泄。遂致公私罹民之居。瀕於河者。悉遭巨浸。喻旬不退。一時傾帑蠲脯康粟分遣官吏。奔走家至。以賑之。而客販不通。牙儈乘時邀利。貧民下戶。艱至饑殍。遂又出常平米。減價賑糶。甫及旬餘。倉更以罄告。再議遣官吏就永豐圩糴米二萬餘斛。又倉猝不能遽告。是以昔心勞思。剏立此倉。然自頷郡以來。秋苗斛面。寔行蠲除。諸邑二稅。以十年所催之數。取其酌中年分爲準。商稅之類。重加裁減。收稅則例。立減三分。在城田稅。永與除放。撒生稅務補虧等錢。亦與除去。今此糴本錢十五萬緡。皆由克己自律。撙節浮費所積。非有生財之術。區區述此。誠有望於後來體國愛民之君子。監其此心。有以維持增廣之。實闔郡生靈之幸。

# 濟平倉

寶祐濡須志濟平倉。係吁濟貪專一受納秋苗內濟平倉受三縣絕租。自嘉熙元年放免二稅之後。俱成虛設。在軍衙東者首廢爲判官廳。濟平倉繼爲聖姥廟。今南倉北倉爲制司屯田倉。

# 平濟倉

宋高恥堂存藁湘鄉縣平濟倉記。予常患州縣之間。選懦罷軟者多。彊敏爾給者少。晻昧昏塞者多。疏達洞明者少。貪沓汙穢者多。廉

潔清介者少。婾合容身者多。直諒不撓者少。卑下無志者多。高遠自期者少。以為有皇上帝畀付民乎哉。何其誕降此種。布在世間。使之刃靡刻轢吾民而曾不少惜也。然則混混同流之中。得一次山。得一子駿。有志於民者。能不驚喜而歎之乎。此令狐立道屬記其所為倉。予為所以欣然而執筆也。湘鄉為潭劇邑。前有廣令燕璣。不治。吏倚為奸。賦斂不貲。不可數計。百里之人。如坐幽居。予既黜令。收吏案誅。而新令不時至。立道方遷次宜章。攝之攝焉。至則修壞植僵。亡幾何。皆井井就緒。以書來曰。震已攝承且八閱月。思亡以稱使令。攷諸壁紀。攝官居十七八。縣之頹廢以此。彼持苟且心。視邑如遽廬。視民如俎豆。屬饜而已。肯以同胞為念哉。縣有平糶二倉。各為民千石。距今未十年。羽化已三之二。思欲究極其弊而補完之。吏去其籍。新令且至。卒未可為。乃節縮浮蠹。得錢二百三十萬。計可糶千石。別為倉。名曰平濟。痛懲往弊。更立新規。以其錢屬之丞。為籍擇邑之巨室二十三家。家賦十萬。俾及時以糶。儲米於其家。官不復置。散先糶為期。命輸米於丞之治寺。民持券至者。米出錢入。皆巨室躬仕之。吏毋得與。既事。復持錢以歸。聽貿易取息。官毋問其出入。第及期責米而已。將糶。丞先以市價白縣。縣斟酌之。務在稍平。於私而無耗。於本縣總其綱。丞治其詳。



民任其實。雖以粒上不藏於官。無使移之弊。無散配之擾。無胥徒之費。無折閱之患。一舉而四利兼焉。穿糶者二年而代。編則復為丞。扶滿縣核糶本之在民者無耗。乃白州聽其去。上下相維。縣牽繩聯。庶乎久而勿壞。吾之為此。非不恤後人。竭府庫財而以干譽也。外是錢穀。視始至猶不嘗數倍事。至不為吾恐既去。終為烏有。而民不蒙其利。雖然亦安保其往也。公盍為我記之。鼎銘昭揭。魑魅莫近。或可惠此土於無窮乎。予知立道固久。聞其是舉。益以歎息。今之長民者。渴日以自肥。往往終其去。無一善可錄。立道攝邑甫數月。在他人數十年不能為之事。已談笑而為之。且其規置縝密詳善。可以為法。西南之士固多廉直才者。立道抑其尤者與。來者誠能守而勿失。復取昔之羽化而勵存者。蠲弊剔蠹。放其規撫而改作焉。推廣增益。三倉鼎峙。以償立道不及為之至。吾見此邑之人。不知有饑歲矣。正月之詩曰。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其亂曰。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君子孤特而無同志以助為善。小人貪利而為天孽以椓害民。此詩人之所歎。嗚呼。來者其亦念之哉。湘潭志平濟倉淳祐十一年。權縣令狐震已措置具申諸司。以本縣當湖廣往來之衝。井邑廣袤。戶口繁庶。每當青黃不接之際。細民艱食。設遇水旱。饑餒隨之。況俗善佩刀。平時且相攜敖。萬一天時荒歉。憂端必深。救荒之政。所宜預講。紹定四年。邵知縣自信嘗撥錢壹阡柒伯貫足。粉義廩於定勝市。緣去縣百里。不便檢提。三四年間。倉官侵移。旋失初意。淳祐二年。孟知縣傑恐歲月浸久。淪胥於無。遂收回定勝寺斗南等所管糶本捌伯伍拾貫足。令人戶張昌齡逐年賑糶米叁伯碩。慈雲寺壹伯碩。為米壹阡碩。置倉於慈雲寺。名平糶倉。淳祐四年。趙知縣汝珪又拘回劉中等所管捌伯伍拾貫文。復增添糶本。亦為米壹阡碩。置倉於福果寺。名平糶西倉。前人用心。要非沽名。蓋為此邦長久之利也。震已偶此代匱。不敢以暫攝為辭。正欲推廣其意。稍加增益。不獨以惠利細民。亦以少紓上戶勸分之數。尋閱舊積。往往移為他用。吏緣為姦。三僅存一。夫以兩倉合貳阡碩之米。其數非不多也。自淳祐四年至十一年。歲月非甚久也。而流弊已若此。欲與釐而正之。而承行吏適當遷新。併去其籍。吉新在適無從可問。欲因仍舊倉。家同在內。則恐抱薪救火。與之俱燼。殆成虛設。今撙節縣用。積到現錢貳阡叁伯貫足。充米壹阡碩。糶本別置一局。名曰平濟倉。錢撥隸縣丞廳。置簿請上戶有物力者貳拾叁家。分領壹伯貫足。令及時以市價儲米於家。更不置倉。遇當糶時。排日發糶。卻預期告報。令備一色乾淨好米。先一日搬至縣丞廳。交量見數。一就置場發糶。仍令



上戶照四廂人戶曆頭自糶拘錢。公吏不許干預。糶畢仍當官領錢歸家。從便經營。不許取息。但要及時收米。以備來歲之用。發糶之價。自丞廳申縣取時價酌量而行。務要平於市價而不虧元本足矣。縣道提其大綱。縣丞主其糶。糶錢米藏之上戶。一無侵移之弊。二無散糶之擾。三無倉斗之費。四無折閱之患。而米本長存。不亦善乎。人戶兩年一替。輪流縣郭上戶。周而復始。如縣丞得替。自本縣取會人戶有無侵移狀申。然後保明申州放行批書。庶使上下相維。綠牽繩聯。經久不壞。誠非小補。後之君子更能窮極前弊。復還元數。使堂堂大邑有叁阡碩凶荒之備。則安靜之福。已自享之。民實賴之。去者冀預焉。

## 通濟倉

宋真西山文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主張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有曹君堯咨者。自其先世欲倣建昌吳氏為社倉。未果。君嗣成父志。即其家立庾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升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平。於是一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眾。君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掛鄉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悟絕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盟仕衡山。夢君子姪三人皆薦。逆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夫名不以他而以錫。是天昭

示以畀予之意也紹定二年冬盜發鄰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燔焚無免者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亂定君家廬舍邸墅皆全昔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之閭世傳以為異事今於君見之顧君本心不過謂鄰里有相賙之義耳非有所覬幸而為之也及久而不懈天與之人誦之雖盜強不道如盜賊亦知毋負君之德然則謂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可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第子實取之後使江東又遡鈇幙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宣力最多用是縉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院事業駸駸未艾也通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為富不仁者俾知希慕其萬一云君字唐卿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為墓誌元虞集歸田稾跋曹氏通濟倉記後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己之所當為分之所得為力之所可為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仕有世祿民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親戚鄰里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人仁君子之事也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大夫之家農工商賈兼并無藝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絕於是君子又因時宜而推其惻隱之心以行均齊之道以救一時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以臨川之宜黃曹工部家簪纓華遠鄉里稱



之縉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戶弗墜故翰林學士吳公序其家世甚詳蓋可以傳信矣又從其家外孫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舉族同心應事周悉蓋有前所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鄉黨鄰里之意慨思前代之君子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綿遠殆食其報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時偶有水旱之變朝廷不愛一官之究以勸分於富室或者又有虛濫以為欺逮報以自衒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過於淺乎淮安府志通濟倉在城東街北去州治四十步漢陽縣志通濟倉在縣東南係前漢陽府設置韶州府曲江志通濟倉在郡治西南豐積坊有六廒天地玄黃宇宙字號歲收本路稅租五千二百九十餘石廣州路推撥糧一萬八千餘石

## 循環通濟倉

宋史何異傳異知夔州兼本路安撫與以夔民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糴米樁積立循環通濟倉

## 廣濟倉

建康志廣濟倉有東西倉又有新倉西倉在大軍倉後崇道橋南東倉在武雄營側新倉在廣濟西倉北乾道四年留守史公正志以親軍寨及作院地增拓舊基西偏建為新倉轉運副使趙公彥端為記宋趙彥端廣濟倉記上臨御之六年中都之倉廩實乃始建豐儲倉著粟百萬然議者猶謂宜放古實邊之意藏之外使時天官貳卿史公正志射獻納而彥端掾公府皆與聞之未幾公出鎮建康彥端亦將漕江東踵至焉會秋上熟其難二十幾曰病農公乃推前議大出庫錢斂而藏之曰均本末戒先備而廩人病委積之無所也曰吉蓋昔之為倉者三曰廣濟曰常平曰大軍縣且錯峙凡百有餘楹自他郡賦之可謂壯矣惟帝之別都天下勁兵良馬在焉歲之經入無慮數十萬斛漕江而下者舳艫數千里方其派衍坌集雖佛廬賓傳為之充仞而卑棧之共有至於露積者然古帝王之居也其廩庾之制宜雄盛閎博後世可考而圖記獨稱吳苑倉在苑城內於晉為太倉餘無聞焉苑城今都城也曰當時運漕推之於廣濟為近皆昇城之西偏外薄于江中則秦淮注焉轉漕之利古今蓋同之於是因廣濟之北徹故官治又吉于大將從旁軍營得地九百有一十丈為屋八十有四楹度受粟五十萬斛高明軒爽深厚固嚴輸者不勞守者易力然儲材于素市工曰直農不去野商不辟塗斧斤齊和丹堊絢煥故新相睎迥出其表中役有沈茷舉於江莫之主名取而用之既巨且良民懷不擾益曰數異始於乾道四年秋九月戊辰冬十有二月甲寅乃告成焉公偉人也其在朝廷嘗為上陳天下大計上命坐反復酬聽率漏下十數刻其毅公之來固不專於奉法令



剸煩劇然適疆埸無事而獄訟簿書之屬又廓廓無足省故得以其餘力為一方長久之圖自城池邑屋細大畢舉蓋其一也公平生慷慨不治財及在官則毅然如他人之私方天子以恭儉先天下乃者郡國以滲聞者衆既優其復除又從而賑粟之而太倉之富自若也公之境人食三騶亦蠲其入十三蓋君臣之間以儉登濟者如此夫道上德意而來方國之風者使人職也故并記之以昭示來者俾知富國之道自儉始五年春三月辛未左朝請郎直顯謨閣權發遣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趙彥端記左朝奉郎新差權通判楚州軍州主管學事賜緋魚袋杜易書并題額信陽州志廣濟倉在州治西南集賢坊茶陵州志廣濟倉在州治衙門東南寧府橫縣志廣濟倉在縣之東廣信府志廣濟倉在府治西北計一十一廒房屋四十間南寧府橫縣志廣濟倉在州治之東

## 廣積倉

紹慶志廣積倉嘉熙四年制置副使彭公少監創修即重慶府舊治基也有廒倉一百五十二間大使端明余公開閫後措置糴入軍糧為數浩大關廒收貯於本倉左右空閑地上續次增修一百七十四間排立千字文號分為上中下三倉各委總所倉庫官一員管幹收支更將舊來廒舍逐時差官重行修整淳祐五年續於金湯門內委帳前張都

梳平築地基創修厫舍四十八棡并於都酒庫後差路鈐陳興分修厫舍五十三棡立作廣積東南西倉今諸厫所儲常有餘積亦可見規模之廣矣　廣積倉元中統初置永盈倉屬上都留守司大德間改為廣積倉其官有達魯花赤監支納大使副使各一員鄱陽府圖經志廣積倉在城北門內杭州府志廣積倉在艮山門內河東設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員南昌府圖經志廣積倉在東湖之南漕司創置如式瓊州府禹全郡志廣積倉在州治前之西舊有茅蓋卑陋州判楊達增廣修葺易之以瓦瓊州府圖經志萬州廣積倉在州治西雷州府雷陽志廣積倉在總管府後雷州府圖經志廣積倉在本府南門外

**廣儲倉**江寧縣志廣儲倉景定志曰咸淳二年馬光祖重修建府城下倉吏名廣儲金陵志曰倉七厫在南門裏沙當廣州府山陽志廣儲新倉在壯武舊營之東新營之西嘉定六年郡守監丞趙伸夫申本州倉厫舊來所管屋宇六十五間規摹狹隘止可盛米九萬餘石今來見在樁管諸厫並已盈滿係借總領所大軍倉添湊盛頓尚有營屯田分收之穀未有積貯之所不免就倉露囤今又豢料撥下高郵和糴米樁管若不添蓋倉屋仍前四散盛貯不惟倍費關防抑恐損折有誤邊儲剳下盖造當州府



圖經志廣儲倉在廬州內右邊通州志廣儲倉在州治西南洪武五年創蓋撫州府臨江志廣儲倉在貢院左桂林郡志廣儲倉在東江門內街北總四十一間計一十厫標十千為號

**廣豐倉**杭州府志廣豐倉在艮山門內河西相臺志廣豐倉在相州子城門內津州志廣豐倉在城東北隅瓊州府圖經志本府廣豐倉在府門南

**廣盈倉**河間府志廣盈倉在府治前洪武三年創蓋為本府收支糧斛數少今本府正官提調管鑰保定府志廣盈倉在府治北洪武七年創蓋為本府收支糧斛數少未蒙銓注令正官提調管鑰彰德府林縣志廣盈倉在皇華坊街北計厫房三十間太原府志岢嵐州廣盈倉在西北隅遠志廣盈倉舊名永豐倉有亭在城之東北隅後皆頹廢止存其一郡守黃夔至改為廣盈倉歸附聖朝以來仍於舊基增修倉厫收受錢穀九江府志廣盈倉在府治東北隆安州志廣盈倉在州治南衢州府志廣盈東倉在府治東厫屋六座共計二十五間門屋三間　廣盈西倉在府治西舊厫六座共三十一間新厫五座共三十九間門屋三間

**廣備倉**蒼梧郡志廣備倉在子城內北隅德慶州晉康志廣備倉在子城門內之西

**廣平倉**廣信府鉛山縣志廣平倉在鉛山縣西城內廣平府志倉在府治東北洪武二年創蓋設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名

**廣貯倉**梧州府古藤志廣貯倉在州治西南

**廣祿倉**奉議縣志廣祿倉在城內之南

**廣有倉**大名府志廣有倉在府治北洪武五年創蓋為本府收支糧斛數少今正官提調管鑰

**永濟倉**應天府上元縣志永濟東倉在羅帛市江寧縣志永濟西倉在鹽倉街舊江東書院基也金華府志永濟倉在府治西東縣志永濟倉在南八隅即舊貢院基順德府志永濟倉在思順坊洪武二年創蓋設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名

**永利倉**宋朱晦庵集浦城縣永利倉記浦城縣還陽鎮永利倉者故提舉常平公事黃侯某之所為也聞之故老某年中黃侯以鄉人奉使本道奏立是倉其里中歲時斂散以賑貧乏且使鎮官兼董其事行之累年近村之民頗賴其利後以兵亂廢熄無餘歲或不收民輒告病於今若干餘年而吏部之調鎮官猶襲故號也中間知縣丞王君鉛視邑之仁風諸里社倉頗有成効欲取其法以復此倉之舊而議不克合今知縣事括蒼鮑君敬叔之來乃復有請而使者吳興李侯沐深然之於是鮑君得鈌其役營



度故壤築倉若干楹不日告成略如舊制遂移縣便之粟若干斛以貯焉夏發以貸冬斂以藏一以淳熙某年社倉制勑從事蓋凡貸之所及者某里某都之人固皆有以望於其後而無復凶年之慮矣其所未及則亦欣然相告曰是息滋而藏羨其肯卒遺我哉鮑君聞之以書來告曰邑人之情如此不忍以無記也予觀黃侯當日之權足以制一道而其後為此乃僅足以恤其鄉鄙蓋未嘗不歎其心之仁而病其不廣以今推之則未必其勢之有不能也是安得以今日社倉之法告之哉若李侯鮑君之是役則既足以使黃侯之心愈久而不泯而又能承天子之詔以廣其惠於無窮是皆可書也已獨後之人能推所餘以徧于其所未及則有未可必者故特為之書其本末而并以告焉庶乎有所考而不亡也紹熙五年夏四月己酉朝散郎秘閣修撰新權發遣潭州主管荊湖南路安撫司公事朱熹記建安府浦城志永利倉在遷陽鎮取縣二十五里建炎兵火今存故址

**永盈倉**路州志永盈倉在城西南隅河南府志永盈倉在登封縣西鳳陽府圖經志滁州永盈倉二所一所在西北隅宋蘇坊北一所在東南隅草場南台州府志永盈倉在府治東北二里至和二年孫守碼建洪武二年於府治東一里許增置倉四十一厫比舊加三之

二通曰永盈沁州沁源縣志永盈倉在縣衙前鬱林州志永盈倉在州治之側

## 永安倉

高州府圖經志本州永安倉在州治西門外永安倉在城內西

## 永寧倉

吳興續志永寧倉舊志在白蘋洲上今仍其舊北舊增廣為厫一十三所其外五所附恭定倉一所附廣福寺倉九所在南庫倉共二十八厫吳興府歸安志永寧倉廣福倉稅課司雜造局以上俱見郡志

## 永豐倉

咸淳溧水志永豐倉在縣西六十步政和二年置倉屋久圮不存景定二年知縣滿歸之鼎新建造倉屋三間景定三年知縣廖由鼎新添建過廊一間倉屋三間徽州府新安志永豐倉宋名曰州倉在天寧寺側自宣和睦賊平始建於此元更名永豐大德元年總管劉克昌改用磚石甃砌一新

國朝改作雜造局而於局右重建仍名永豐太平府志永豐倉在府治西洪武四年創造八年又於城東北隅增蓋收貯儧運鹽粮設大使元一統志永豐倉在華陰縣東北四十里即韋堅所置在渭水南號渭渠昌國州志永豐倉舊在宋縣丞廳至元十七年升州遂為縣治縣既廢改為倉專以儲本州官民田所納之租海上諸鎮守司附州稍近者軍士於此支給月



糧大德二年春令中書左丞行浙東道宣慰使鎮遏海道到州謂倉之四顧人戶頗蹂乃理中廳五間為倉屋兩廊析為軍營後堂以處鎮守官於是倉營雜處蓋以備不虞吉安府志永豐倉在縣治西皇朝初建頒印設官歲貯秋粮以給官吏軍士之費洪武八年革蘇州府志永豐倉在儀門之左處州府志永豐倉收納民戶苗粮官田租米月支本路鎮守軍屯供億請支俸給歲不足例調撥溫婺民戶粮石運入本倉以補支給設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並係省差副使一員係本路於路司吏內差又各縣有際留倉官設倉使一員係省差倉副一員係本路於縣司吏內差米贍鎮守軍台州府志永豐倉舊在黃岩縣治東後廢為民居元大德六年徙州治西建十有二厫蓄際留粮倉官以州司吏考滿者為之元末燬于兵今廢衢州府志永豐倉在府治南雍和坊西撫州府志永豐倉在千戶所之左沔陽州志永豐倉在州之北共計一十五厫總為四十七間靖州志永豐倉在州治北潮州府三陽志永豐倉四所在儀門之前右梧州府容縣志永豐倉在縣東福州府三山志永豐倉即宋都倉舊列兩廡至元十三年以後寺觀站戶鋪兵之粮免徵以故西廡敖倉虛曠僑頓軍器二十九年砲火延燬後不復剏今存東廡厫一十有四收貯本路州縣租粮成歲撥延平興化建寧等各粮附納設官以司出納嘉定州臨邛記永豐倉倉之始創不可得而考咸平五年如京使靳懷德來守此土視其頹圮不可支葺乃撤故以更新其後相繼增廣今倉之門樓及官廳各三間厫舍五十四間凡二重北一十二南一十三為第一重東一十三西北各八為第二重塼場門樓偏廳各一倉河南府志永豐倉在嵩縣東北

## 和豐倉

江陰毗陵志和豐倉記江陰志不載建倉本末年月無所考孟夆始至見所謂倉橋者偪來隆起意倉必稱是問之則頹垣斷礎厫屋東西欹門關之闔不楔也郡小而賦重地寒而斂遲多稼尚棲畝大農急符已轔次民且艾且舂輸惟恐後往往朝入庚夕轉漕吳官若兵之旣稟方鑿空旁糴以給之倉無宿儲過者弗顧匪但歲久盡毀也孟夆閔而踴若切伏惟念項叨臨遣王音曰此去千里民牧大哉王言罔敢失墜求牧與芻蓋藏宜謹恃陋弗葺芻牧謂何銖累圭俸創節制司酒庫閱月七八以其息蓄授之理掾俾提其綱役以游蟠坐營之兵工取於備竹木塼甓一用市價始於咸淳二年之二月成於是年八月為廩一百八十五丈崇九尺溝塹絛匝堂三間合前營後室十有六楹厫四所屋各四間字以五穀熟人民育閱其門手書扁額曰和豐倉蓋取民和豐之義培厚增高



可支百年向使于彼道謀憚勞惜費荒墟可立而待也地與熊樓相直後傳管前臨河以西曰倉灣今訛為滄施椽作亭其上號寮高公所記者也既以名橋又以名灣其可弊陋弗補耶幸連歲得稔不愧新扁又適與古塼之識合孟夆嘗刻之壁故弗重著云明年二月日記毗陵志江陰和豐倉元設在州治西今因之和州志設正官提調收支歲計際用粮少不曾設官止有管粮人金華府浦江志和豐倉在縣東三十六步紹興元年建嚴州府志和豐倉在府治東拱辰門內乙巳年開設置官二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倉厫八座歲納屬縣秋租等項粮米蘇州府志大德和豐二倉即宋百萬東倉也大德四年分而為二

## 常豐倉

肇慶府圖經志常豐倉在子城內縣治之西柳州府賓陽志常豐倉在州後令新遷於按察司衙後三十步

## 瑞豐倉

瑞州府志瑞豐倉在府治之西崇文街瑞陽志瑞豐上倉在郡治之西左判廳廟右路學舊名都倉瑞豐下倉在錄事司之左因宋之新豐倉新豐倉今改為瑞豐下倉

## 慶豐倉

平樂志慶豐倉計五座在城西北隅

## 大豐倉

南昌府志大豐倉舊在州衙西北二百二十步今在大寧倉之東係轉運司收積諸州米龍泉志大

豐陂倉在溥磯西偏嘉泰元年簿王樞置收租以供修陂之用廣州府圖經志儋州大豐倉在州治東

## 億豐倉

無錫志億豐倉元設在縣治東北今因之　陳過億豐倉記　國家謹租賦之入東南諸郡尤加之意故二千石長官專任其事所以重民食也常之爲郡沃壤多而稅石夥於是置倉無錫州以便海漕合是州及義興溧陽之粮九爲石四十七萬八百五十有奇悉於此輸納爲歲率大府分官董之其責至不輕也今總管丁侯以聞敏練達之才兼得爲政之體歷數中外周知民間利病至順三年冬寔涖是倉先是倉吏並緣爲奸往往高下其手當民租入時設計漁取或至倍輸羨餘既多則縱姦民乘間爲驁詭攬擒罔莫能究也夫漕事有嚴後廉視之米色腐黑者有焉粮數折閱者有焉向常爲官府之累矣侯思所以革之爰命屬吏疏厥粮多者俾先輸且躬捄教條立期程信賞罰壹斗槩均富貧政不擾而民信從率皆趍事唯謹務先期以濟向之漁取倍輸之患有不懲而自息焉侯之德民戴之寔深非有過人之才者能如是乎昔漢兒寬爲左內史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故民樂輸雖屬不絕課吏以寂吏臣稱之緊侯之治毗陵也下車未久適中寬猛之政彬彬可絕及董制粮事來錫山也一舉而掃數十年弊其事有難於兒內史者今因州人士有請故書其事于石侯名亦祖丁世系仕籍有史筆焉



## 豐樂倉

金華府東陽志豐樂倉在州西三百一十五步

## 豐儲倉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豐儲倉紹興二十六年夏始置先是王公明爲司農寺丞請令諸路以見管錢糴米赴行在鍾侍郎世明因奏令諸路歲發常平陳米十五萬斛赴省倉贍軍言者以其壞常平法奏絀之韓尚書仲通在版曹乃請別儲粟百萬斛於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四月戊戌其後又儲二百萬斛於鎮江及建康然頗有借兌者三十年夏詔補還之四月乙丑今關外亦積粮一百萬斛有奇然行在歲費粮四百五十萬斛餘四川一百五十萬斛餘建康鎮江皆七十萬斛餘今中都但積三月之粮關外積粮亦不能支一歲古者三十年必有九年之蓄自乙酉休兵至今近四十年矣謂宜益儲羨粮以爲饑荒軍旅之備不則增糴如歲用之數以陳易新使常有一年之蓄庶乎其可也紀纂淵海豐儲倉本朝監官沿革關掌九穀廩藏之事以給官兵祿食之用哲宗正夫紹興二十七年韓仲通乞以上供米所餘之數歲樁一百萬石別廩儲之遇水旱則助軍粮及減收糴號豐儲倉詔從之中興小曆宋史本紀孝宗淳熙六年六月甲午建豐儲倉孝宗隆興六年正月乙丑增築豐儲倉臨安志豐儲倉在仁和縣側倉橋東紹興初徙仁和縣治以其址爲北省倉乾道五年更今名景定四年以公田租浩瀚諸倉不足以受乃詔即豐儲增創刑部尚書兼檢正洪濤涖其役咸淳二年八月成爲廒百廒事刻孝宗皇帝御書匪懈二大字爲扁著作佐郎林應炎爲記國家中興做漢糴三輔以給中都列置諸倉于城內外歲受諸郡米其在仁和縣東三面距河則豐儲倉也倉自紹興間置乾道以豐儲名更嘉定壬一修治初置倉時議儲百萬斛備水旱佐軍糧自頃和糴法行歲增達諸爲糴本諸日輕糴之入日少計城內外廥積僅足支三月斯倉呺然大耳景定壬戌太傅大丞相捴使魏國公爲先皇帝言國收耤莫如先糴國先糴莫如先公田公田雙費永事之圖也報行之浙右年爲歲豐租入益裕江淮之大軍轉餉陳陳相因京師之儲平淳祐平糴等倉無所於容向蓄幾三月今不啻三年耕之蓄矣越明年增創豐儲倉命楨庾事陳公昉單計趍嗣喜晨丞吳益董其役檢正尚書洪壽匠丞國材計之撤舊址布新規墻其外三百七十四丈崇廣倉門爲三間冀以鄧墻八門東周亭兩夾各其旁兩使門對峙由東使門入廒從六列南負墻北負河橫各一列於子數衍焉由西使門入廒從三列南負墻一列北



負河揶司祠在焉由倉門折行五十餘步爲正廒右廒並監門廨後廒凡二列左廒對右爲一列夫正廒步曰錢庫曰壽斗庫曰綱解房廒後有退公亭兩旁有閽予又其後有圃設石飫山植竹成行嫌之墻四百尺墻北閑門又爲廒積三列勢相向背其面墻大者爲主廒環一倉數之廒百权于廒二廒前爲衛廊多不可極數過道有廊爲閣亦五十棧緯以階周石萬跌實世以溝甓其底凡百丈將即功洪公猶處京尹爲墻非堅久計語匠丞免去改築嚴土石下尺斯其間倉於是宏壯周密爲城內外魁成淳二年八月八日落成奉孝宗皇帝御扁匪懈二字于聽事用爾廩令是役也費緡錢八十三萬八百有奇米石四千洪公謂三山林應炎曰役實太子爲我識歲月應炎適執筆隸太史凡國大典伏皆得書何敢辭然嘗拜觀國史光堯置倉初意蓋取戶部歲終供億餘粟儲其中時軍旅之須猶能節嬴爲此今遠庶嘉靖埋費有式每閒大司農主春夏支常借撥着倉以贍用青敝有餘以爲倉今別倉以補不足何耶毋乃冗食縣官以靡穀者多耶後元官女幾十餘妥得太倉不紅腐哉查而復三服官歲費數鉅萬三工官費五千萬雖有三輔公田猶捄土塞河海然則倉儲之豐嗇又關上用之豐儉云杭州府志豐儲西倉在餘杭門外佐家橋北淳熙七

年朔為厫五十有九建昌府南豐縣志劉鏜豐儲倉記　什一起天下之征中正立主民之命非聖人之得已也洪水横流九州一墊大禹舟車輴樏跡淪排決下巢穴出營窟初能胥臣以生然後辨土之宜教以樹藝時方昏墊而袵席之時方鮭鮮而教粟之樂其所自生與夫推其所自樂必也父詔子弟啓兄夫夫婦婦稽首頓首而相告曰聖人於我有罔極之恩雖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亦不足以報其歆以下下者漬至尊者十畝九州無下下之賦冀州上上至梁州下中也故曰任土作貢貢者下之人因地之有無以奉上賦者上之人因土地之厚薄以取下言貢不言賦聖人教民之初心非取民以自殖然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由是校數歲之中以為常不損下以益上不窮民以富國斯賦也而謂之貢蓋賦由貢起故賦法自夏后氏始而謂之貢或曰莫不善於貢龍子謂樂歲失之寡取凶年失之取盈由是商人變之而為助法周人變之而為徹法其實皆什一也夏后氏至周一千八百餘年歷幾聖人而後定過則桀不及則貉後世或二十取一或三十取一或兩税外無他徭或他徭重於兩税然驚山林膚鹿川澤非作貢之初意矣南豐邑也至元十九年陞州抄兒實奉宣授佩郡印來作州閑充得專一郡之賦以邑陞州實自抄



兒始庶務草創因陋就簡凡州民之賦一準上貢斗斛千槩直匭不殊無公量之差無聖朮之遺又命有恒産之士老於倉庾者董其事舊隸納所車推牛輓不敢告勞至是朝唱籌而夕授鈔翕然樂輸冬十月下催令十有二月無負藉者矣是歲假學官貯之不足露積乃選輿墁加畚築作倉屋五間經費搏節儲廥充盈越明年增屋五間庶乎從容洋溢有凶荒水旱之備南豐山多田少地勢卑湫每歲四五月畢飢而大水鄰壤發廩賑糶無鄉黨州閭之間抄兒以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解州事父老有請因書其顛末而思之凡創始之弗令者必啓後世求加之心而簡畧於一時者雖足以使民而後之繼令或反咎其法之未詳而益出於思慮之外重為民蠹於是為之辭曰大禹之良法兮三代為公三代之良意兮萬世攸同行所無事兮無過不及之中或賦粟借他日兮曰惟正之供則非予之愚悰非予之愚悰率履不越兮天地無終至元二十五年正月朔進義校尉州判官充晉不花承事同知州事韓琬宣授宣武將軍南豐州達魯花赤兼勸農事抄兒記南豐縣志豐儲倉在州治之南學官之左至元十九年宣差宣武公抄兒首建一厫續次增創今為天地玄黃宇宙洪七厫豐儲倉南豐郡志作倉

## 豐盈倉

真定府志豐盈倉在府治東南洪武三年增蓋設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名建昌府圖經志豐盈倉在城北隅提調官廳部粮官廳四縣倉厫及門屋神祠俱各完備沁州志豐盈倉在州衙東

## 豐裕倉

析津志豐裕倉至元十九年十月內於海子岸東胭粉庫置倉厫倉赤輪流管領收支至元二十八年為收受江淮財賦府粮斛倉房窄狹殊瀰併文明門外豐裕倉內收貯當年十一月內中書禮部綽到從七品印信大德十一年八月內徽政院除充監支納大使副使各一員至治二年例革天曆二年四月十六日奏准復立本倉依前設官本倉從七設官三員大使副使從八攢典二事産厫房三十間院地三十三畝七分五釐門樓一座濡須志運司豐裕倉東西二所在倉步門裏古鹽倉基也東倉嘉泰元年時佐建寶慶元年曾式中修寶祐二年陸壑重修為屋六十三楹西倉寶慶元年曾式中重修為屋八十五楹專一受納本司兩莊三圩課稻以充司存百色支遣自淳祐九年歸之屯田二倉亦成虚設今為朝廷椿積倉及總所大軍倉盧州府合肥縣志豐裕倉在城東隅桂陽府志豐裕倉在府治後

## 豐衍倉

惠州府龍川志豐衍倉前元在城西六十步設倉官二員攢司一名收受税粮前後兵燹至順三年郡侯斡羅思奉



議增别倉厫三間仍建門樓一座華扁一新元末兵革燬廢欵附以來洪武元年

欽蒙除授州官同知劉毅州判王居順到任於舊址起蓋倉厫五間門樓一座收受秋粮洪武二年沙汰循州本縣與興寧長樂俱隸惠州府蒙本府差設倉官徐與奇到來皆併增置東西倉厫各五間一同攢斗收受三縣粮米節次放支變糶趲運盡絶洪武八年各縣粮斛盡赴惠州府倉交納

## 豐積倉

臨江志豐積倉在府治之東公選坊在宋時為貢院元始改為豐積倉今因之長沙府攸縣志豐積倉元在拱辰門內今與常平倉合而為一在文清坊相對淳祐丁未知縣吳爟重建東西各十二間枋木歲計米在東厫常平惠民米在西厫中為堂三間沅州志豐積倉在沅州西河南府志豐積倉在新安縣治西

## 椿積倉

武陵圖經志椿積倉在武陵縣西寨中凡二十厫紹定初朝論令諸郡撙費儲米提刑林農丞岳攝郡糶及萬碩餘後以有守而止明年再攝事繼糶二萬餘且立定式許郡借支而以新米償之使無陳腐之患有記　寶慶二年十一月司農丞四明林公以湖北憲使兼府事恪遵上命積穀備荒甫及數月得米一萬一千二百餘碩雖稽其數上之朝公之

意未當饗也紹定二年三月公復兼領盈務廣儲過前數至二萬一千碩有畸先是未專置廩姑附于府倉北隅今乃闢慶豐坊官地別刱一廩為屋二十四楹中設廳事旁列廒張前建門扃周繚垣墼規模堅壯落成璹竊惟皇朝開國一以仁為家法庾司置使專為賑民凡所屬郡既皆各有倉積以備旱潦聖上光紹前烈猶慮蓄積未豐因廷臣有請令州郡更為先具之備公念積蓄之設本以利民然碩以萬計卒下易辦儻措置失宜是利未至而害已見公蓋載省浮費抑絕修供以資糴本又擇僚屬材而不苛者多方招誘增直平糶故人樂與官為市不擾而集自非體國固本約己濟物何以及此且復深思却慮俾每歲以新易陳期無耗腐之患永為定式纘是得賢牧守增廣美意斯民被惠何有紀極右通判朱璹記合肥新志椿積倉嘉泰四年前帥令樞密宇文公因罷興刱建在長寧坊資福寺之西凡為屋六十楹以受諸道之轉餉倉額三大字公所書也嘉定六年帥李大東重行修葺仍增刱二十楹

**椿備倉** 廣州府南海志椿備倉舊志在廣豐倉南宋慶元元年經略張釜創建以羨財糴米儲備以下皆廢

**寄椿倉** 武昌志寄椿倉在市東吳王城之側先是淮西軍儲在光黃之間梅林等處寄昌升郡遂移置焉以備齊安起發

**大有倉** 鎮江志大有倉今廢宋置在呂城鎮宋咸淳中江浙發運司置凡四十廒受納蘇常公租轉輸鎮江轉般倉指運過淮後隸浙西提刑司謂之都倉尚管衙　丹陽縣倉宋置在縣城外四十步今廢省倉宋置在金壇縣市北慈雲寺後今廢嘉禾郡志大有倉在宋外三縣倉去于城二百三十五步即惠民常平倉之地元朝外三倉在通越門內大安橋西設官監支納大使副使各一員自內附饒州府圖經志大有倉在城西隅係前知府陶安鼎新創造共計一十三廒及官廳門屋神祠共計屋八十間洪武八年知府王哲重修門墻及一應結砌地面完備武昌府志大有倉在城內府治北沁州武鄉縣志大有倉在縣衙東南大同府大同志大有倉在城南門裏街西

**大盈倉** 襄陽府志在本府治西北隅

**大濟倉** 章貢圖志大濟倉在城南坊廣儲坊舊名廣儲倉改今名遠縣志大濟倉在州衙東街北

**大寧倉** 南昌府志大寧倉舊在州衙西北一里今在思賢坊惠濟門即舊鹽倉

**豐濟倉** 河南府志濟濟倉在孟津縣東河南府洛陽縣志豐濟倉一在洛陽縣登俊坊街北一在修文坊街北平陽府蒲州志豐濟倉在城西南隅

**均濟倉** 臨汀志均濟有倉端平間郡守李公華知汀民素無蓄積為荒札之備乃置于開元寺左廡捐見錢六千緡為糴本歲儲米五千足石仍撥賊絕錢米以佐其費凡和糴于利米入納絕無倉耗扛量等費倉造桶斛每桶計五十足升兩桶準為一石民自執槩止收斛面米二升民與官為市未見其害曾幾何時倉耗扛量等費甚於正苗受納官吏曠日不下倉遠鄉貧而至者伺候旬月衆粮之需饑耗其半納不登數皆遭者又理門失寶祐初郡守羅公必元將子利米盡行折租許人請佃頓減免七千八百八十升有奇由是減價出糶無以補助糴本日損雖遠民僅免子利米之害而近民駁駁不寧均濟倉之利失寶祐戊午冬郡守胡公太初到任軫念民瘼慨然曰均濟倉規模厚意後人當相與推廣使有增無損可也今略計見管糴本併米皆不及數朘削不已後將廢壞尋委司理朱樽考究於是移元者還之遺欠者足之又積米得六百五十餘石丞捐以助之又撥請佃田價錢又賊絕田八百頃以補元子利米減免之數於是法意復續開慶改元夏秋之交適民苦貴糴廼計口給曆自四月迄七月每七日一發糶官價既損市價自平公猶慮和糴之厲民也議為就倉回糴軍粮之法蓋官司和糴增價予之本非厲民惟是鈔鋪掌攬之家交納扛量之吏相倚為削漁蠹無厭近年民輸和糴一石除官本錢外民戶至白貼三貫文足有奇民何以堪此回糴之法所當急作一措置也緣本州常平自冬徂春月支軍粮回糴于外每石多不滿一貫文足官司和糴一石例支本錢一貫六百文足用以回糴隨時價增損可得一石以上果能力行此說不為吏奸所沮撓則若官若軍若民皆便之均濟倉有利無害而經久可行矣其詳見本倉規約

**兼濟倉** 廣信府永平志趙不逷兼濟倉文夫兼濟倉者因張平崖要擧之言慕黃兼濟平糴之意肆為此擧初無妄心始謀粗用於餘糧逐歲遞增於百斛從微至著自適及遐庶窮民無艱食之憂同此身有一飽之樂大為編秩永紀章程高厚實鑑於本情毫髮靡容於失度

**思濟倉** 常德府武陵圖經志思濟倉在常平倉之左先是坊郭貧民多有主子而不能擧得長而不能葬者寶祐二年提擧劉史部甗指合得公用錢撙節其他浮費置思濟一莊計種子一百八十石五斗六升歲可收租穀文思院斛一千四百二十八石有奇專儲以為擧子擧喪者之助遇主子廟官登時保明申上給穀三石死亡除久例給棺木外亦給穀三石歲終會其數書于籍申朝省劄下永成式不許移用

**仁**

**濟倉**遂州和順縣志仁濟倉在北門內街西**義濟倉**澧陽新志義濟倉舊制置分司酒庫**助濟倉**赤城志助濟倉在縣西七步嘉泰元年令丁大榮建宋開學之瑞為之記**月濟倉**瑞陽志月濟倉在稅務之側太守陶夢訓建後燬于兵**崇盈倉**相州續臺志崇盈倉在相州彰德府志崇盈倉在康樂坊計四十二廒二百三十五間

**萬盈倉**宋史張孝祥徙知荊南湖北路安撫築守金堤自是荊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路漕之運以疾請辭卒孝宗惜之賀州昭潭志萬盈倉在州街之右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荊南重建萬盈倉記　按荊州圖經府倉在牙城西街北今之倉者乃在牙城之南街西其遷廢歲月不可得而考也初荊州平時米麥麻豆歲輸于府者合十四萬有奇今財七之一以其少也故廩庾出納在官者不復甚經意因陋就簡以至于今十年來荊州屯兵諸道之餽者受給無所於是因倉之餘地續續為屋橫邪曲直隨地之宜如積薪如布弈或高或庳上雨旁風至棟桷委地而猶藏穀畢士月給皆黑腐以飼雞豚且不食余至官三月緊築潰堤間與僚吏周視官寺蓋有無不敝壞者而倉為急會朝廷賜以峽



州所買之木即檄統制官董江節度判官趙譓攝掌書記汪琳撤舊屋而新之合為屋一百五十楹揭之曰萬盈倉外峻牆垣內謹扃鑰臺門高廣聽事深明面勢位置稱其為大有司也自湖之南北江之東西舉無與吾倉為儷者是役也奔走程督又有捕潛江巡檢郭擣凡用木九千枚緡錢六千米千斛既成而余以親疾丐辭去前所謂官寺之當葺者僅能畢甲仗庫若學宮軍帑則已鳩工而未成也乾道五年三月旦歷陽張某記

**萬碩倉**建武志萬碩倉淳祐八年準憲漕兩司行下建萬碩倉安撫王舍人鳩工度材鼎剏于省倉之後規模甚壯**萬億倉**安慶府志萬億倉在康濟門北阜民坊**百萬倉**鳳陽府圖經志百萬倉在皇城北蘇州府志百萬倉在閶門裏西倉開禧三年剏以府職曹官兼嘉定二年始命官專掌以都司提領憲司措置東倉嘉熙末剏**千斯倉**北京府志千斯倉在寅賓南薰二坊洪武四年正月設置設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員洪武四年正月設置元王惲秋澗集中書堂記中統元年冬十月剏建葫蘆套省倉落成號曰千斯時大都漕司勸農等倉歲供營帳工匠月支口粮此則專用收貯隨路儹漕粮斛祗備應辦用度及勘會亡金通州河倉規制自是船漕入都常平救荒之法以次有議

**如坻倉**會稽前志如坻倉在府街東北一里熙寧十年程給事師孟建秦少游書牓今猶存馬淳熙四年修杭州府志如坻舊倉在府治東北如坻新倉在舊倉西北**廣備倉**肇慶府圖經志廣備倉在子城內玄妙觀之西**大備倉**安南府志大備倉在府治西太原志街東大備倉宋舊倉也今朝改名大定中廣其東三之一

**先備倉**桂陽志先備倉記　桂陽置郡於萬山之巔為田極少拙於營生素無蓋藏每遇春夏之交即以饑告常平之米有限積廩不能供高知軍不倚實念之雖官給本錢置立米肆俗尚偷惰不能悠久加之郡計素微僅足輸貢安敢望其羸餘況承蠹耗以來不能每事節縮朞年廢舉正此經畫適臣僚有請令諸路州軍多收米斛別置廒眼以備春時平糶之用仍令本路常平使者核實觝多寡以議賞罰俟滿替交割同銜結罪保明申省乃與俟意脗合由是益加撙節蓄錢半萬廣行收米又無舟運僅得米三千斛大費區畫於郡治甲仗庫之前創立新倉一所名曰先備掌隸法曹且先申于朝矣時紹定改元孟夏既望門人朝奉郎前知桂陽軍臨武縣主管勸農營



田公事義丁軍正趙汝孔作記立石于倉之前廡云

**准備倉**相臺志准備倉在縣城東門內街南**貯備倉**南昌志貯備倉唐正元元年刺史薺映建見南昌古圖經今廢**歲給倉**瑞陽志歲給倉在天慶觀之西太守游孝嚴建今改為家古字**歲稔倉**永豐志歲稔倉舊在報恩寺之左置省倉後廢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劉大孝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曲成學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五　十八陽

## 倉

### 上供倉

永平志上供倉銘　人力負米一石日行可逾一舍鉛山歲租萬有七千縣用一萬有奇餘悉上供邑抵舟次一舍而遥歲調丁男八千計往来遠郊五日近郊三日廢農功三萬日程有奇民勞焉上饒太守吳越錢侯名象祖字伯同爲政養年利興害除命尉相地瀕河治倉俾民便道就輸以省陸運㞗水百步得故基爲屋百楹東西列廒六南鄉設廳事繚以周墻木之工三百土工倍之陶瓦六萬釘十一萬食與傭直皆給期月而成人大悦慰蓋淳熙十年七月癸未也食之地曰汭口其銘曰　政以字人匪以勞之役非其道奪我農時乃復斯倉乃勞斯逸無斁之休君子之德君子孔嘉民以豫安永啓厥後毋致錯予

上供倉縣西三十五里汭口市知州錢象祖因民便立之宜春志上供支移倉在水南舊在新喻縣

### 支移倉

宜春志宋許介作新建支移倉記　袁負山爲郡水分東西派一自萍鄉之盧溪迴醴陵以西至于湘江二一自萍鄉之宣風循宜春分宜而下並山以东至于清江而水於此乎發源浮蓄不厚值霜勁木脫舟楫膠不進故歲運稍糶入于大江所謂上供綱者自祖宗時率假廩清江貯所隸三縣苗從便裝發官吏隸事于外弗克自任厚征苛取惟彼之欲吾袁民越境輸賦其弊甚苦公私告病袁殆不能堪乾道丙戌遂徙之新喻新喻隸清江而距袁不百里宜可從亡患而病猶是也或曰季春之月水時至而綱始發新喻分宜等耳新喻可爲而分宜獨不可爲歟於是淳熙改元又自新喻徙焉繩準弗撓號令明下吏不失職民不失業今七年于此矣自七年觀之可以更千百歲而不易唯是遷徙之初倉廩未備寄寓于縣之僧舍隘不足於容弱不足於負水運陸走民惕惕若不及賦入才萬有五千則以盈告且拒弗納曰吾以俟裝綱者空其廩而後領也又學佛者林焉以處火禁不虔脩地勢洼卒有水變不可禦步口蹟石差牙舟度可著二百斛而上則擱之深流運小艇十數往返而取足焉凡再徙之後不易之形家蔽於是數者而不獲自見於世今太守周公刺袁之明年四境之内既安開闢視聽搜究遺闕寄廩之弊吏則有請公曰是不可苟盡求可以垂不朽者定址焉吏受命不敢荒經營周詳以水南趙氏地來上爰民遂利者庶幾其近

以私倉之利。且各指其地以獻。什伍爲曹。歟歟相戒。疵以動搖。成憲公曰。
是不可長。欺異議者坐之。五月。水大至。浮圖寄廩壞。吏持益力。公益信不
疑。七月鳩工。中建廳事。列廩東西序。廩悉瓴地而被以木。復貫木橫亘于
兩柱之間。是爲壁。而外輔以長幹。周以壁垣而掖之。廩之前若左若右。緣
以虛廊。以待風雨。兩廊之間。有隙處如廩之地。加瓴焉。凡建置之數。爲廳
爲廩爲廊爲門爲隸舍之屬。合五十有七間。其累土爲墉。廣袤千尺。以限
內外。凡用木二千五百章。竹三萬箇。靡金錢百六十萬。十月。通判黃公來
視成。逾月。納事興。民輸入。亡留難。朝至夕歸。舳艫相摩。軋泊岸下。皆津津
有喜色。人以是知此倉之利。不獨逃水火之害而已也。乃相與鼓舞而謠
曰。官不我病。于今七年。不病而病。孰使之然。莫要匪基。莫勇匪決。彼囂以
囂。私是巢穴。侯有明命。于水之陽。咨爾顯家。視此濫觴。侯有藏。貫其源。其
偷爾食爾力。而不我欺。于來其阜。于俯其淵。侯舉自公。畀我便安。允也侯
德。千古斯在。敢告來者。勿替勿壞。介分職。是邦寔董役事。親見百姓德公
施道。公美次第。如此天下之事。惟要於既定之後。茲役也。是足以傳不朽。
於是乎記。淳熙七年十二月望日記。歐陽朴文增修支移倉記　袁州上
供之輸。故寓于臨江。自淳熙元年。始徙歸分宜。七年。始建倉于縣江之南。



輸不勤遠。公私咸宜。然規摹未備。歲輸救告盈。往往侯漕運發廒載。乃復
受官患滯民。民苦伺官。因循苟且。以幸竟事。十四年。郡委縣主簿劉君孟
容視輸。慨然以便民爲志。乃平槩量。乃削年贏。民無苛費。公不乏事。因思
有以廣其倉之未備者。則請於計臺。得錢共十萬。米五鍾。乃規其倉之兩
隅。創爲新廒。其度如舊廒。復增舊廒之扉鑰甓瓦。其飾如新廒。舊廒亦揭
足國裕民爲賢六字以爲號。新廒二。曰公平。薄謂公則國可足。平則民可
裕。必公必平。所以爲賢也。民甚便之。武士之仕者。未嘗不欲行志以及人。
然左掣右絏。志堅而事遺。事順而勢格。凡小惠輒見。或有不得行者。今簿
以小吏之卑。欲有所爲。而上官應之。如高屋建瓴水。在己不敢以尊諸鄉
舉爲據。在彼不以尸功出位爲議。是雖簿有以素信於人。然非部使者與
守侯之賢。聽而從之。則簿之志亦不能有所行矣。予家渝川。與分宜接畛。
見士民往來。談十五年夏大水。簿嘗擅發計臺所儲。於是倉之粟以賑民。
民甚德之。使者曾不以爲專也。予固已深嘉屢嘆矣。茲又聞增修是倉。無
非有以便民者。予因諗所聞。雜爲記之。前所云使者。守長則漕劉侯穎。太
守黃侯壞。通守趙侯伯厚。邑長周侯宗文。而協贊
增修之役者。監稅張君子謀云。是年冬十一月望。

## 轉般倉

宋史王埜傳。埜爲江西轉運使。知隆興府。繼有他命。時以米綱不便。乾湖口造轉般倉。請
事畢受代。元一統志。轉般倉在淮安府神運河西岸。唐漕江淮等道米於
此轉送關陝北有神運堰。周世宗始置滿浦閘以通水路。張魏公奏議報
修瓜洲轉般倉利害。臣向者伏准處分。令修瓜洲轉般倉。臣已與向子
固計度工料。將興役間。子固乃遣揚州通判陸濬來稱。相驗土色沙石相
半。難於興築。臣亦累遣人覆視。與子固所申一同。臣已遂一備奏去訖。竊
惟此城之築。不知議者將爲守計乎。將爲戰計乎。抑亦準備緩急爲士卒
有歸計也。若謂非全歸而來。可與角戰。當據淮壖。以俟其至。何獨至此而
交鋒耶。況是軍施既退。安肯有背水復戰之理哉。若謂爲守計。則盱眙高
郵之險。揚州之險。自當量度力守。必欲守瓜洲。臣所未諭。瓜洲近江。人有
歸志。孰與爲守。度不過以備倉卒遁走耳。如探報不明。料事不審。措置失
當。至使虜之大兵得追躡吾後。當是時。孰不爭先求濟。此城之設。似爲無
益。臣初以土脈堅固。欲置轉般倉于其中。雖費工役。尚爲有用。今土沙相
雜。春雨秋潦。必至頹毀。費財困民。何時而息。事該國計。不敢欺隱。更乞聖
慈特賜詳察。臣以孤危之迹。特荷陛下眷待倚仗。第知竭盡死力。以報知
遇。惟是跡遠任重責大。日夜惴恐。伏乞陛下察其用心。俯賜矜照。同日上



宋楊誠齋集仙居轉般倉記。嶺與惟郴。厥土沙礫。厥田磽瘠。厥民窶嗇。
氣厲濁蒸。旱暵重仍。黔首艱食。材官匱餫。仰哺於衡。茟茟靡羸。蓋其川流
自衡而上。厥水益淺。厥瀨益險。厥土益矗。厥瀧六六。泓若激矢。沂若躡磴。
米舟重遲。暫進寸步。忽退里所。舟至鯉圍。膠而不前。州家於焉廩於茲岸。
徒旅請粟。自此入郛。復道山蹊。犖确齧足。棘茨留行。泥呻擔啼。遇信乃達。
人勩費倍。腳踰於積。估踰於糴。猗歟今侯。都公曹公。至無幾何。旁諏博訪。
郛外十里。亭曰仙居。瀕江之壖。一葦可杭。迺諗州隸。我來自東。書笈囊衣。
不貸不庸。吾以私人。挈攜以從。官儲之布。封識如故。盡以召匠。三十雖緐。
維庚七楹。迺廡其前。是受米粟。迺墉其環。是安斯屋。隸奉周旋。于陸于川。
季春是經。季夏斯成。罔勞于官。罔痛于氓。師飲且送。歌舞侯德。郴山之石。
迺礱迺刻。尚俾來者。是式。公字宗臣。曰冠其名。諱其書之。維同年生。紹熙
初元九月既望。具位楊某記。范至能石湖集奏撥隸轉般倉劄子。臣契
勘近奉聖旨。諸路州軍應有朝廷米斛去處。專委守臣認數樁管。總司不
許干預。并小貼子。大軍轉般倉樁管米依前項指揮。臣已恭依將本府大
軍轉般倉見在米斛。盤到實數。拘收樁管訖。伏見目即諸處和糴米綱到
倉岸者。舳艫相尾。見係本倉監官合干人交卸。竊緣轉般倉雖號建康府

户部轉般倉而監官合干人及所管米斛自來却隸淮西總領所令朝廷
措置既將此米撥付守臣其合干人等却仍隸總司事體相違難以檢察
欲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將轉般倉撥正所隸則守臣方可任責實繫經
久利害取進止大軍倉轉般倉舊皆屬總所淳熙九年七月九日奉旨應
有朝廷米斛總司不許干預時公在建康盤量大軍倉欠八萬六千餘斛
奏以創食已三十六年支過無慮二千餘萬斛不曾除豁亦不到底縱有
情弊恐非合出於目即合干人黄氏日抄申提刑司乞申朝省修倉并乞
免江西米入倉狀癸亥五月孫提刑任内 照對某近者祇領職事即嘗
申禁絶濕米等條畫然皆不過小節兹得本倉關繫稍大二事勢尤不容
不早申明一曰倉厫多壞綱米將無所容二曰轉般良艱隨時當有活
法本倉剏於淳熙增於開禧又增於嘉定以厫眼計後共七十有六令頹
毁不存者十有四損而未脩者三十有八見椿米二十厫見空可備收米
纔四厫耳四厫所容約不過四萬石有奇見椿未滿之厫約可共附五萬
石有奇而總所鎮江取運江西米旋到旋交若在道及未到尚約四十萬
石有奇將何以容之耶且令本倉所收皆江西米也江西經四十餘處沙
磧行千五百餘里大江然後得達京口日久費重綱吏多雜濕惡則是交



收爲難淮鄉支米將官自來多凌轢本倉官吏令又聞見米色或稍異向
來淅米尤易於喧炒則是支發爲難嘗考轉般倉之名本爲關津處停米
易舟而設國朝以淮浙直達京師非便置轉般於真州泗州南渡後以浙
米直達兩淮非便又置轉般於京口朝省近因發運司與此倉子母相私
方改本司提領而轉收江西之綱革弊已精權宜甚善然頗迂路亦費水
脚令既倉厫不足以容亦豈無變通之活法耶方今國家閑暇正欲廣積
貯垂久遠孰若以江西未到米本倉所不能容者就截撥付兩淮比近州
軍却乘此倉之餘閑選一精力將校亟修此倉垂壞尚存之厫以待今秋
就交浙右官米豈不兩便此事本非某所敢僭及然使倉壞而不申舉米
到而無安頓果誰之責職守所在不敢不言事若可行乞賜備申朝省
申乞支舊米見底并巡倉錢 照對某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申本司
大畧謂轉般倉新修公田租米新創以新倉收新米凡倉之事並合一新
乞賜備申朝省施行間至今未蒙從申今幸建臺方新所合再申開具下
項 一修倉必須先空其厫去年元申時止有二十一厫宿米自後節次
支發督其興工外見今尚有一十四厫有米椿積未可修動乞速賜盡數
科撥令厫眼空淨一體及時修整 一契勘本司自景定二年十一月内

準省劄同提領此倉元登承發運司見管在倉米六百四十五石七斗九
升九合八勺八抄四撮自當時本司提領以來截止今年景定五年三月
二十四日終節次共收江西帥漕兩司併和糴鎮江府諸項舊米一百一
十一萬八千一百五十一石二斗一升三合五勺八抄四撮共支過九十七萬
九百一十三石四斗三升二合二勺八抄四撮内除淮東總所認椿米四
十五百八十七石八斗七升五合外合見管一十四萬二千六百四十九
石九斗六合三勺竊照在法倉米椿積經月以上每石許豁耗米三甓但
倉場積弊利於糊塗不曾逐厫支絶隨時申數其在發運司提領之日既
以手糴手運子母一家間有耗折不及三甓者例欲援豁以爲羸餘不與
討見分曉及自本司同提領以來又不知倉場首尾輾長不及馬腹不過
就用倉場申上之數亦無從計見分曉令幸修倉之便舊米一顆一粒須
用支絶合與逐厫討見耗折實數隨多逐少依實理豁其勢度不至耗及
三甓自此一番情徹之後公田米入倉重新起頭候逐厫支絶即時申有
無耗折多少實數永免倉場前後夾雜之弊 一本倉天地字兩厫見有
地板亦漸損壞蓋元初諸厫無不以板鋪地令亦間有間搖地板之木及
零碎爛版在地者照得倉厫若有地板既可免地氣蒸壞米粒又可免逐



時收買襯磚此事倉厫最爲急務鎮江府江下多有客船拆船板出賣若
就買鋪磚亦儘省事但慮當初計料官此項不入料帳元科之錢恐買辦
不敷乞速申明此係元申如此近又收拾得本倉拆下舊厫木植雖以不
可爲柱若棄短取長鮮開爲板亦足添用併乞申明行下元委官鎮江府
斟酌措置施行 一本倉正坐鎮江府西北隅瀕於大江人煙絶少去夏
曾有盜入倉幸而警覺免致踈虞訪問老吏舊來亦屢曾被盜除本倉人
衆守宿外元蒙朝省劄鎮江府都統司於諸軍輪差撥兵士二十名防護
巡綽以壯聲勢近年以來因循不差乞申朝廷仍舊劄下差撥而本司乃
止牒鎮江府照得都統司之兵既非鎮江府可差而本司之牒又未嘗據
鎮江府承準竟成具文擔閣數月令年三月初七夜又有盜跨墻而入是
守宿斗級等警覺喊趕去夫官倉而有竊盜數數窺之此豈細事令來欲
望速申乞從久例仍劄都統司差撥巡警庶絶後慮 一倉後三面皆甘
露港繞之舊來糧運自浙達淮通徹無礙自十餘年前拆去閘板潮水積
淤遂成膠舟官司不知復還閘板反併去其閘移置上河内閘裏無用之
地名曰梼梲閘自此甘露港愈塞劄司運米盡須步擔出數里外久淹重
費又船隻無所梢泊屢爲風濤損壞某去夏到官首陳十說曾蒙本司申

省劄下所屬開浚而府舊官拖捺不行其又陳兩閘利害緩急對列申明
而前政提刑去官今年二月十五日風雨曾壞江陰軍公田米三船此皆
無港泊船之故無盜賊跨越窺覦亦正因港塞無水合不候照其前此兩
申併爲申明施行兩里之港工費不多朝廷爲軍餉大事必不較此小費
若許科撥則所屬官司決無不銳於任責之理併乞詳酌施行　申提刑
司乞免專人弁訟耗狀　照對本倉今非昔比本司既準朝旨提領必興
其利而除其害然後可無負提領之名興利之事二如修廒如開港昨以
申明除害之事今再開申下項　一竊照天下事官與民以利交則弱之
內強之食其弊無窮官司自與官司以官司之利交則齒利者齒爪剛者
決兩務徒自憂摩耳何弊之可慮本倉昨隸發運司每日交發運司運到
和糴人戶米壹萬石子母一家利源家家自景定二年十一月內朝省革
弊改屬本司從領所收乃江西綱運欠折之米今歲取運又是鎮江府節
制司淮東總領使所兩大司存差向上官下視倉場如臨部曲況綱戶自
行盪縣東量必有西折而制司支米將官反又自齎大斛胥欲多取官司
自與官司交其事如此以故倉場日壞吏卒日少氣象蕭索窮從萬狀而
本司不知也。每見前政文移到倉殆無虛日每一牌匣差人齎抱費從何
來其竊嘗譬之少壯特有飲食嗜欲之過而無病病反作於晚歲衰決之
日祖父時有富貴驕奢之失而無禍禍反作於子孫困苦之世發運司提
領本倉有市利食利而無督責督責反出於本司革弊之後此乘除自然之理
本無足怪然淨場渦務數有推移吏卒小人彼亦罔覺或前日所得之錢
已盡而今正貧窮或前日得錢之吏已亡而今無干預彼固不能自言而
識者何忍彼雖不足多恤而司存柰何某到任來於本倉即無一毫干預
併已準使牒從申於本倉收支亦無干預訖天日在上實非黨私但念轉
般倉亦朝廷一緊要司存若坐視其日壞而避嫌不爲一言於心何安區
區欲望台慈自建臺更新應干文移無輕遣專人簡匣庶使倉場不至重
困爲朝廷扶持保愛一司存是亦忠厚之至　一倉米銷耗自有成法閒
本倉近來獨不舉行竊嘗思之必謂轉般倉朝交而夕支非積貯者有經
久盡折之比意果出此未爲不當但兩載以來所收江西米多是經梅過
夏或因廒少米多宿米之支未盡而新米之收已附遞遞積盡經及三歲
者有之此等耗折若不早與申明使得依條理銷一旦清徹見底誰與陪
備所謂專攢不過破皂衫窮漢所謂斗級不過青布衫小民彼亦烏能自
言萬一禍責及衆惟有自經溝瀆官物之追理無地而本司之應酬方多



欲望台慈早賜詳酌申明施行。　申提刑司辯總所欲追治本倉狀　伏
準使牒備準省劄備據淮東總領所申稱本所先曾取運江西米到轉般
倉交收被倉斗以乾爲濕以淨爲雜百端掯勒及倉官不肯任責監欠今
來取運公田米許從本所覺察追人根究等因依某照得倉斗綱梢皆非
善良禁戢倉斗本司之事禁戢綱梢總所之事彼此交盡其責正士大夫
相與體國之心合考其次第而通言之大率米出民戶無不乾淨米經綱
梢無不濕雜此三尺孺子所知者今欲運米果無濕雜請先自取運官司
始萬一關防不周濕雜難免則罪在綱梢其或果無濕雜尚敢掯勒則罪
在倉斗若不早與兩下明白則綱梢恃總所之申而愈增濕雜倉斗乘總
所之申而私受濕雜綱梢有減剋盜糶之利倉斗有交通取受之利而米
一經水盡爛成塵軍餉獨受莫大之害矣若夫監欠末節自有成例不待
言所合具申乞賜詳酌施行。　申提刑司修倉爲經久計狀　照對轉般
倉添造一新真可謂百年之盛事然官司事任責者少正當立經久之良
規蓋倉必覺地鋪板然後米可免蒸濕撿視天地字廒尚有餘板是舊來
置倉無不如此昨者修蓋六十二廒任事者不肯計料地板等費今來再
造一十八廒已蒙鎮江府計料申明謂宜申乞早賜回降使其當此氷泮
難於用泛之時急以工力鮮板鋪地此可爲倉之經久計者一也倉必常
常整漏然後可免損壞昨者鎮江府提領此倉特置修倉司一瓦之損雨
過必葺一隙之開穴露必補自淳熙造倉五六十年間不待大興修倉之
役者此之力也自發運司提領而鎮江此司遂廢滴雨塊土之隙浸成牆
頹棟撓之大追某去夏祇從申請之時廒可貯米者已不能三之一而遺
材廢瓦仆地消盡者滿目矣向若常常整葺亦何至大壞若此某因而訪
聞老吏知鎮江修倉司姓名之尚可記者曰湯德湯之前界曰鮑德皆以
壕寨兼脩此倉今幸鎮江陳知府銳於體國若從朝省劄下委其再創此
司仍於官錢許歲撥錢若干爲費則倉之堅久可保其與淳熙等此可爲
倉之經久計者二也某人微位下凡事何敢僭言而費大役難官事良可
愛惜職事所係僭越以聞如無可疑乞賜申明施行。　回申省劄狀咸淳
元年　照對某正月十四日恭準省劄令某常切到倉痛革弊倖或倉斗
故爲邀阻或米色不堪支遣並與從公區處仰一日具遵稟申某即已遵
稟散併以見行申聞鎮江等三郡初納時米色多有不好內開沙莊常茂
實一戶納癡糠米最爲嫩怯一盦即壞見堆在廊未敢交納已申提刑司
備申朝省聽候指揮又丹陽竇莊官有多年陳蛀米八十餘石常州李宅

幹人包到久陳紅赤小米様稱有三十來石此兩項恐是幹人採試貴弄爲衆户踏路遂即面諭勒令退换別米訖丹徒徐莊官四百餘石栖碎夾雜最多米莊官五百餘石間有癡粃此兩項已與般監篩揀交收及令責狀後來不許再約此等米訖自此區處之後納户稍知忌憚不敢苦以惡米到倉間有不中各與篩颺隨即交納並無停滯其見今日日絶早率同官下倉米到即時審交青天白日之所照臨十手十目之所指視米色美好倉斗安得强以爲惡米色果惡納户安得强以爲好既是親臨可以無弊以上係鎮江等三郡事體如此若平江府米只據已到皆是乾源但莊官欲與船户點數止責以元量入船一斛出卸既侻取於木㠑様洞船之底又覆量於數尺地蘆蓆之上以致艱難遷滯萬石成綱者十日不能上岸或繼此諸莊輻湊則填塞擔閣豈不有誤官事此項已申提刑司乞移文所屬官司曉諭莊官多帶親人多賫斛器米到頓卸以便指運外所合并申朝省照會須至供申者

申提刑司區處交米狀

照對交米之要有二一曰催趲收數二曰措置倉厫本倉自春以來常是欠米交收蓋米船困於呂城一垻之般剥無緣而前也數日以來米船擁併而倉中亦尚欠米交收蓋米船自高湖繞出呂城垻西徑從丹陽七里橋入河群然而至



而鎮江府所差押壓兵將以編排資次爲息爭之術米船亦各守資次動以刀鎗相向無一船敢先入也某因於司存之名分深念變通之無策事勢急迫屢具申聞路里迢遥未即報應遂便宜權遣本廳節級同卸運鄭路鈐押壓隊統制各廳節級自倉東袴捷閘至浴河十里外抄尋已到未得入閘米船每莊各先放十船入閘併將河步釘界分爲二十段令其處處全時出卸十二日交及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二石一斗三升十三日天明嘗有微雨亦交收二萬四十五石九斗六升自今遇晴更可日增則催趲收數已可無慮矣所慮者却在倉厫本倉元修六十二厫皆已充滿續起十八厫僅有麗水列張四厫是去冬築立墻脚可備目下應救攢收即支之用其餘皆是見行築墻四圍上下無不蒸濕縱是畢工斷斷不可安米總所北倉間曾許借厫眼些少本倉曾申總所取會未據帖報某亦曾蒙使牒委令踏逐纔具回申已剗下鎮江府踏逐有無公私空閑屋宇亦未準行下此外只有支去一厫則可收一厫近來制總諸司兩淮諸郡支米者却漸陸續所委官亦無不盡心但聞布袋不多船隻不繼所支終亦不及所收之數如今月十二日支者一萬六百石十三日支者八千石而已何緣使得一日可有二三萬石空厫以應本倉續收數目所合具申乞即賜備申朝省速作區處行下以憑交收須至申者

重修轉般倉記

景定元年春聖天子奮張天威再安區夏四閱祀而當癸亥歲於是邊烽之熄浸久矣方且兢兢軍國事凢切於邊者日益蒐講謂京口轉般倉尤兩淮軍饟襟喉賜緍錢五十萬米以石計者千有三百用鳩工新其舊歲十一月建埜敏明年春吉成董役官劉安蕐石請記工緻余曰是奚足哉盍記其大者乎或曰倉舊八十厫今修六十有二已仆不存者十有八行且併新之盍記諸余曰是亦奚足哉盍記其大者乎紹興七年我高宗用向子諲之請始以昔之置於泗真者置京口當是時諸將方會師江上勃勃乎爭驅而進指日恢中原轉般之事如之何可一日緩未幾柄國者推一世之豪傑而奪之兵託名四太屯廩之不容出尚安以轉般爲哉倉於是易名曰大軍君子覩辥雄飛書倉氏聽壁謂令大軍倉尚榜稱轉般使人於邑不自勝淳熙初我孝宗復度地舊倉之西爲今倉方是時上親閱精銳日夜感厲雖一飯未嘗忘中原如之何不於轉般重留意嘉定更化增飭唯謹雲屯百萬今猶賴之柰何法久而弊至有張大羅事者嘗倚轉般爲子母相私之地雖營葺之費一毫不以請於朝識者終不以爲然於戲噫嘻然則轉般之關繫不其大矣乎蓋倉之興也未嘗不出於朝廷而



其弊也未有不因於有司出於朝廷也未嘗不爲經久特大之規而其屬於有司也未有不派於使尋使私之失倉之更革乎軍實所繫爭之弛張乎國勢所關惟我祖功宗德格于皇天聖子神孫繩繩克肖由紹興而有淳熙由淳熙而有今日復發其事而一新其修其費胥朝廷出然異時纂建立之初意汎有司之蠹穴昌三軍之司命此其規模功用當何如而獨記工役哉言未既衆慷慨動容於是知大義之在人心其不可磨滅如此乃拜手稽首歌以颺之曰轉般之新兮紹興嘗饟軍兮三京誰歟易之兮猶名大軍轉般之再兮淳熙將何爲兮規恢誰歟專之兮轉而自私轉般之修兮吾皇士飽馬騰兮行恢故疆增光二宗兮世世其毋忘景定五年甲子六月吉日記

金陵府志宋轉般倉景定志曰淳熙六年置在上水門外淮水北岸建康志淳熙六年置在上水門外淮水北岸置監官一員鎮江志紹興七年每上江糧運至鎮江冬則候潮閘占舟而防指運綱兵亦損侵耗運使向子諲乞置倉以轉般爲名諸路綱至即令卸納從之淮安志山陽縣在郡神運河西岸唐漕江淮等道米於此轉送關陝北有神運堰周世宗始置滿浦閘以通水路舊廢宜春志舊在寧江門外西南隅轉漕諸路米斛以達于京師發運司主之今廢爲教場而居民猶稱其巷爲

倉巷云雲間志在縣東南三十六里張涇堰之下乾道八年置專為浦東運鹽設也南昌府志在舊城水門裏章江寺後以近水易於般運改置今廢錦繡萬花谷王元豐祭宗孟皆為荆公學世謂祭為模畫手一縣一畫不出前人王為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後山居士談叢

# 廣運倉

金陵志元廣運倉在龍灣

# 廣平倉

遼州志廣平倉在州衙南街東

# 平安倉

杭州府志平安倉在平安橋東洪武十年冬新置

# 平定倉

溫州府志平定倉在路治西北偏即舊省倉至元二十六年李總管朵兒赤重建改名平定元貞元年大王總管鼐建每歲省差監支納大使路差副使攢典二名斗級二十名皇朝溫州府平定倉即舊平定倉洪武元年冬湯守遜重闢淨居寺之東址曰南倉舊倉曰北倉設官二員五年以民間田多上戶為糧長本府官提調出納

# 平准倉

新安志平准倉在東譙樓之左舊藥局基與舊惠民藥局相向

# 端平倉

徽州府志端平倉宋以水旱轉粟峙儲民多艱食雖有常平及平糴倉然必待報不得專發太守宋濟別積米五千石建實備倉以貯之米價微踴亟以元直售民范鍾增至萬石劉炳復又增糴五千石創添二廒揭以端平之號以年為紀也尋廢臨安志端平倉在餘杭門外德勝橋東端平元年浙漕趙與𥲤創以備漕糴嘉熙三年歸之大農淛以京局官而領於宰士如它倉淳祐十二年咸淳五年皆重修有水榭扁曰介然蓋取太倉歲積而併歲刻石其中為廒五十有六

# 淳祐倉

宋史本紀理宗淳祐九年九月詔趙與𥲤提領户部財用置新倉積貯百二十萬石淳祐倉許辟官四人臨安志淳祐倉在餘杭門內斜橋南淳祐九年臨安守趙與𥲤創以備米之糴于帥司者建置次第皆如端平倉其後朝廷撥支賑糶及付農寺以給諸軍諸司景定三年詔給賑錢重修為廒百

# 咸淳倉

臨安志咸淳倉在東青門內後軍寨北咸淳四年朝廷議建廒增貯公田歲入之米乃捐錢買瓊華廢圃益以內酒庫柴炭屋地命臨安守潛說友創建凡為廒百為間五百有二為米六百萬石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馮夢得為記宋有天下以來重是以務農重穀為先先業令自京祖荒粒民是斛倖有常倉税倉折中倉之名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七年至序故迎春先為富國倉聖聖其承職乘衍益其慮深遠矣今天子即祚之五年有司言榮內藏比數發行在所諸倉皆盈不增廣積新者將廢所儲



骨於是太傅平章魏國公請以瓊華圃廢地官予其直增剏如太平故事制曰可其賜楮二百萬令守臣潛說友蒞其役歲十有一月鳩工越明年六月成詔以咸淳名之倉之暫史來請史官馮夢得曰孟聞聖人諸下凋之倉王者用無窮之府所從來尚矣漢太倉在長安城南為楹百二十耳陳陳之栗著牒猶或稱之斯事體大可無記乎夢得竊惟古者委積之法主周而甚詳周之民於倉者我知之矣所掌栗入以待邦用歲之於有餘而頒之於不足凡以為民而已方田同井井九百畝一夫授田百畝其中為公田當是時鄉遂藏也其法貢都鄙甸也其法助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外之一毫不取也夫是以民有常產官有常賦邦有常用以時藏餘謂之稍數籍今年有不艾赤子扶扶亦皆有常饟恃此以不恐商田之持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於予其仁哉自農田不井藏澤辟既使民蕩然千餘年于此矣昔在先帝既再造我區夏斯民於若更生平旦賑朔澤念吳時底下郡國糴官料於植與史並緣為奸日載其怨無與魏公共論茲事以承源之渾渾丘山之碁碁也是雖救愁周官法度之遺為其可錄是頁浙水西六州公田歸和糴停造楮時入始而遲中而疑大而厥然以聚焉吁難與慮始者民也不能付刑者法也今歲不糴楮不遑民不加賦皆得以自有其有而栗之積於斂下者已六百萬斛錄外司農者不與焉我積我倉如京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我神后在天之靈其佃我民嘉氣妻應用成茲康年不已俾乎陛下圖厲於豐防儉於遠以見知木稼之難地寧天清五穀睦熟含嘉表瑞常滿習祥是倉之作名以咸淳志時也民曰天子之德而天子曰先帝之心雖自今厥穀惟修厥蓄惟播利用厚生之功將萬世而下實嘉賴之凡倉廒百厥之間五百有二規置棠鉅麗宇齊平卑乎諸倉都及已倉前舊有阿鑿而廣之以便船栗亘以石梁亦名曰咸淳云若夫屋材墻形木功土事之纂過闕而著之矣

# 泰定倉

吳興續志泰定倉宋名西倉舊志在清源門內元泰定間改今名至正十六年重築城垣遂在城外至正十八年燬于兵火乃以開元寺鐵觀音院并民地創建充拓甚廣皇朝因之內為廒一十三所其外併廣福寺廒一十七所南庫廒六所共三十六廒

# 州濟倉

宋真西山集李誠之墓誌云公搏用度凡廚傳苞苴葽一切不為既有餘則儲米幾二萬斛名之曰州濟倉春夏糴貴則發以糶秋冬收歛復積之如常平法宜春志州濟倉在州倉內慶元間郡守李訦建以為州家賑濟之助詳見州濟倉記李直節文新栅州濟

米倉記　本州土瘠豐歲堇自支江淺他粟猝難致閒告旱潦唉命發廩餓者不可待前太守高侯詠之嘗謀糴旁郡為備今太守李侯訦實竟其事積之分宜萍鄉萬載外邑為二千斛州為一萬斛築新倉以儲之名曰州濟歲或儉州得自專發此平其直以濟吾民期斂散補其數若能增益之而又繼以常平之廩吾州其永濟矣乃命郡從事李直節書扁併敘大略揭于楹閒敘吾來者昔慶元六年歲在庚申春正月十三日庚子立

# 州儲倉

宜春志滕強恕州儲倉記　予為當塗歲大旱人食不能月二驌閭郡震怖始乞米於常平使者不足則乞諸朝請截上供綱佐民食又不足則乞諸轉運使請發寄輸之儲以助濟糴於是得米斛十萬以食餓者民熙熙如樂歲焉事少閒因思艱食時非賴天子仁聖朝奏暮報其答如響部使者又皆賢且協心厚下一日不得食涸轍之民皆將索之枯魚之肆矣予懲往事守袁兩載歲率上熟慮穀賤傷農於是始議廣糴以平市賈且豐凶代有天之行也州苟自有備遇歉發以予民如探囊中物隨取即獲固不待有請于朝于部使者而后得之其利不既速矣乎此州儲倉所由立也州故有儲慶元六年太守李侯訦為之貯粟凡一萬二千斛惟有文書與其出入廩庾弗殊防禁不立抵今二



十年見米財什之五乃即郡帑省浮蠹不急之費斥其羸貲以充糴本又稍附益通得米二萬斛夫自李侯至今閱歲無幾何而廢壞折耗若斯之亟者法不立也法苟不立雖有賢者將不能繼始闢州倉之北偏建厫四別為儲偫又限門閾嚴扃鑰謹啓閉別官吏罔或侵越戒守者以新陳相易羸縮相補循環如日無廢厥初其殆可久顧法雖立守之則在乎人予之志抑豈無所待乎袁雖小比歲士大夫吏治民者多樂居之而九重亦每不輕予人故常遴選賢侯以惠爾民其選精則繼者必多賢也繼者多賢則同予心者不待二十年之久而後一遇且將益廣其儲益修其法以成予志之未備者豈但曰俾勿壞而已予為袁修李侯之廢二事曰平政橋曰州儲倉橋別有紀茲不載而其置倉始末及所以期待後人者刊之石嘉定十四年四月日記宜春志州儲倉在州倉內之北嘉定十四年郡守滕強恕建為屋四楹儲粟貳萬斛且為規約以示後人如左詳見州儲倉記今立州儲倉規約下項　一本倉所貯米係是別行儲蓄與州倉不相關涉非遇水旱濟糴不可妄動　一本倉米斛積久恐致陳腐每滿二歲以新易陳當易之歲提督官前期申州先將陳米應副本州支遣候當年苗場結併日撥還取足　一本州如遇水旱災傷損及三分以上出米賑糶比市價量行減損所有本錢候賑糶畢日仍舊收糴如有折閱本州當與貼陪補足舊數損及六分以上出米賑濟候見實數附簿次年如遇豐熟即行補足務使不失舊額永為民利　一本倉專差推官提督遇時點檢倉厫門戶鎖鑰仍仰專知副監轄啓閉不許稍有情弊　一本倉厫屋並是新建仰監專常切點檢或有損漏即時具申修整毋致損壞　一本倉所積米斛已具見數目申諸監司及朝省如官吏輒有移易乞比附常平倉厫條法施行

右具在前永請遵守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五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六　十八陽

## 倉

### 軍倉

桐汭志軍倉在軍衙前街之東名九儲濡須志軍倉四所一在軍衙東建造年月不可考一在報恩寺東紹定元年沈景淵建爲屋三十九楹名南倉扁曰豐積舊米路程迂僻又近軍寨寶祐三年陸穌如關通大街置外門一在嘉蓮池西北古岡之上紹定三年李衎建爲屋五十五楹名北新倉一在朝宗門裏郴江志軍倉分收軍糧在廉訪分司之右太守耿愫建南安郡志軍倉郡治西一里祥符經鹽米倉並軍衙西南一里二百二十六步今倉不知以何時遷端拱勅云虔州所賣通泰鹽每斤四十四文足廣州見管鹽萬數不少欲候建軍依江南價賣廣南鹽及起立倉庫大段般廣州鹽堆積於大庾縣奏乞賣與虔吉袁洪等州百姓及依淮南兩浙例差置提點私鹽使臣今商賈仍販通泰鹽倉之廢已久凡時和歲豐等六廒外門揭軍倉字石曼卿書咸淳戊辰郡守趙公孟適鼎新門臺三間并廒之腐者一新軍倉字侯自書之常平倉附軍倉秋收冬藏等九六廒

### 軍儲倉

宋呂南公灌園集石陂寨新置軍儲倉記南城領治建昌東北自寳連巽境皆接閩閩之貨莫盛於鹽異時來諸鄉民所食壹取之邵武未嘗問郡倉積否也以商販家者率十五六負鹽平行顧掠哄莫知禁應寧法度既新條約致嚴善柔者戒而不逞者忿失常鄉嚮黨挾刃道險而貿遷其慮刑誅以比醉臥上官患焉而捕鹽之使臣建矣十年時使臣已三攤而鹽盜亦再起泝毒建細郡武間濫溢而西所過燔室廬屠刼生聚乃至剽三官吏於一日事聞于朝執政以爲憂而江西轉運提刑鈐轄司相與上言建昌兩縣圍五六百里二巡檢不能周察請改石陂捕鹽使臣爲巡檢增兵倍其舊爲百人專督南城部分報曰可後二年當元豐之巳未廬陵徐君義實來蒞職始至憮然曰惡少兒釋耕耒應募占軍籍群行山谷以救穫爲事功而訓練之不勤威械之不攻誅賞不憷於官顧愛無繫於私是殆戲劇云爾爲之勞心用智如厲諸巳居歲餘勁者精攻者備怵者謹鰲者安君曰幾可矣唯軍食猶艱敢不恤先時寨請置倉以便月給而轉運使以其事委屬吏參詳吏故不靈則妄議以爲難主是君復力請大疏其繇武捐君三歲卽去何必固論與人異同君曰非此之患事存公理存宜雖公且宜則



足以行於躬服安能沮於黷黷今百兵月食斛米二百而於距寨四十里之藍田受之蓋可但阻暴漲淹辱淖則跬步猶燕楚而議者以爲小費不害然則孰之黷孰之躬乎明年冬今轉運使劉公初按部君迎謁論焉公曰議者何以張王君對曰護務同憷方又共歌無例近稽諸郡兵有寨去縣遠而置倉者六七所若信之臨口黃金場吉之沙溪邵武之營平皆是矣吉之人制事蓋常以義亦何背此之取雖公察之公曰悉彼云云吾能使爾寨軍儲有倉於是倉建決矣建以壬戌之六月十二日凡費緡錢三十而贏屋以間計之三以楹計之十有八又增中前二楹爲亭以范出納以存舊閱武之位蓋自君之有請至于克成首尾三載縣代令郡代守路代使而君閒關懇潑以得此志向非誠力至到秉義不回則亦何以及此夫兵之所聚其食必使甚易知也而一倉之成非君幾不克況於事之每大而欲立之以草草之計其可乎哉嗟乎事善存乎法法善存乎人衆之之難有時而過於立之之難則法或見疑事或以褻故天下雖人之待以君之枕而治百兵於一寨力固有餘矣使其志之所得有大於今日則是倉何足書然且書焉所以資其有考於後六年四月八日灌園呂某記

王君實惟軒集晉江軍儲倉記　晉江於泉爲壯縣紹定初盜起漳飛磜七聚驗動永春德化俱受兵晉江在二邑東南隅於是嚴保障警斥堠募兵卒以備禦之用度鉅而節藏竭故有以傷錦去者仙遊鄭侯非新宗來時盜方平而邑已彫弊侯乃糾覈版籍之缺逸檢柅吏胥之隱匿樽栽費用之浮冗朞月間堇堇有序會永嘉方公偁以官僚司戾事目擊民瘼愁爲如觭噓龢濡潤用補燒痕有寧化李君順甫請于臺欲帥屬邑各立倉峙糧糗以軍儲爲不虞備公下其議于四十八縣縣皆縮朒未之應侯獨稟承惟謹當縣計亦立百費毛舉圭積勺累得米若干列爲廥庾别以仁義禮智信之號字于屬事之西偏出納則委丞佐值米翔貴減值以糶捨其幾侯秋成復糴如初數雖不敉而意度休美能始善以勸來者是爲可書蓋自郡之積申之峙不見於後世縣鄙州里蕩然無備轉輸千里率十餘鍾致一石者有之近日桴鼓鳴官驅疲民輓餉于道梢肩雷艰粟粟相望盜得以甘言厚幣誘之爲舟中之敵然則是倉之建先寒而索裘未雨而徹桑非爲政者深長計歟然事功之難成非病於下言而上不行則苦於上作而下不應而原其上下交相扞格之故正坐於周官之以公滅私大學之以義爲利者未嘗加明卞篤行之功爾今是役也一尉言之方公行之不曰謀不自己出而以下僚出位言之爲忌也部使者作之鄭侯應之

不曰衆皆進於菓命我不可先衆人而犯其難也非明於公私義利之分者其孰能之侯久游西山先生之門先生嘗倣朱文公之法立社倉于潭規畫燦然垂惠無極侯宰百里厥施未私推而廣之良有俟日縣解有間政堂大書嘗語言政二十二章於其間余一日登斯堂措其末章所謂因民所利而利之者以語侯曰軍儲有倉庶幾此意其亦五美中之一歟侯曰予知余心宜為余識其事遂條顛末以申告後人增廣而緝續之俾勿壞侯錄太學登癸未進士第不七年脫選調蓋所至有聲云洪武志軍儲倉在鼓樓西馬鞍山下及各衛營上元縣志軍儲倉在懷遠門江寧縣志軍儲倉在通濟門外鳳陽府圖志軍儲倉在州治東南松江府志軍儲北倉在北府治西北軍儲倉在府治東南淮寧府志軍儲倉在府治前東偏二十餘步創立洪武八年又於府治東南三百餘步增蓋倉厫亦名軍儲倉黃州府志軍儲倉在治之北廬州郡志軍儲倉在城內州衙之東

# 軍糧倉

南昌府志軍糧倉在州城內近北唐正元十二年中丞路裴移出驛街南臨江使於轉納故也今廢通川志通州軍糧倉在州治西一百三十八步

# 大軍倉

江寧縣志元大軍倉即宋咸淳平糴倉為大軍倉宋范石湖大全集奏乞蠲免大軍倉欠負劄子臣比奉聖旨盤量總領所大軍倉儲積米數今已畢事通計凈欠八萬六千餘斛總領所見將合干人送本府左院根勘照條斷罪備償臣竊攷之大軍一倉創於紹興五年至今已得三十六年前後支過軍糧無慮二千餘萬斛從前即不曾除豁冒頭蠹耗亦不曾如此盤量到底即上件欠數猶不為多縱有情弊恐非盡出於目即合干人等若繩以三尺則根株斷罪徒配猶為輕典案後備償估籍不足充數緣情有可矜理有可察臣輒冒昧奏聞伏望天恩詳酌特降指揮施行取進止鎮江志大軍倉在程公下垻北前臨潮河後枕大江即舊轉般倉也宋紹興七年每上江糧運至鎮江冬則候潮閘占舟而防指運綱兵亦復侵耗運使向子諲乞置倉以轉般為名諸路綱至即令卸納從之淳熙戊戌郡守司馬伋總領葉翥運副陳峴三司同相開措捌郡守李大異增為五十四厫納儲米六十餘萬石外續納米餫厫少不足以容司庾者擬以總領所大軍倉借厫交受然以朝家樁積寄之他司出納混殽兩皆不便嘉定甲戌郡守史彌堅念濱江積貯最為利濟要須儲蓄百萬以便轉輸倉後隙地尚可展拓新開跡水澳去倉密邇就運澳土積成厫基力省功倍乃以借厫增厫利害諗于朝奉旨增蓋厫宇二十座以乙亥五月庚申鳩工八月甲



午竣事至元十二年改置以受本路官民租糶北磵禪師集大軍倉廳壁記鎮江代人倉厫基兩漢餉道不絕也淮東一道貔貅萬竈所仰給厥任重非錯綜精練之佐分掌出內會稽雖有應變宏才偉畧終勤於獨振倉實令使長總侍某宜發軔之地毫忽利病罔不備志每以獨振惟艱白諸朝已去甲仗庫官別增監倉一員依舊銜止添兼監甲仗庫五字併事集力裕若已涖事特等而上之逮令使節駿駛貴閑紫禁而惠被四表自某官至某官歷三任壁記未始建恐改作之自久而不關遂疏凡居是官者在官之日與夫爵里名氏悉書於其下庶夫往績歷歷可考建康志大軍倉在下水門內北接廣濟倉監官一員惟揚志大軍倉舊名北倉在北門內淳熙間帥守鄭公興裔修并建門屋三楹以大軍券米貯焉淮東總所專委監倉官一員任責收支淮安志大軍倉在府城內高公橋西三十步即舊倉也山陽志大軍倉在州倉後乾道七年知州事陳公建淳熙十一年知州事章沖增建每歲淮東總領所截撥綱運赴倉下卸應大軍月逢濡須志大軍倉在縣西北卧牛山之巔開禧三年令李鏞建為屋五十五楹嘉定十六年黃畧添五楹寶慶二年胡崢添六楹淳祐五年孫立改建一十二楹十一年郝鎮改造八楹通變地面令為屋六十六楹清源志大軍倉在西園淳祐七年任鄴建武昌志大軍倉壽昌乘武昌府在市西天慶觀之側郴州志大軍倉在縣南九十里江州圖經志大軍倉在茴倉側

# 贍軍倉

新昌志贍軍倉在麻塘市今廢延平志贍軍倉在本寨洛陽志水南倉宋太祖常幸其所制度甚雄敞樓倉之南有土塚俗傳蔡邕墓疑非是水北倉本梁太祖宅開平元年號太昌宮敬翔興創編遺錄云竟不施行乃以為太倉

# 西河倉

山陽志西河倉基在城西運河西岸舊為南北鹽倉

# 武岡倉

邵陽志武岡倉在邵陽府崇寧而成陞武岡縣為軍歲撥本府民戶苗米肆千五百斛助武岡軍稟兵其後知軍汪義和知軍洪祕以本府米給不以時節次申請于朝乞令本府自行受納以米易錢代起湖廣總所綱運於是令頓置倉受納上項米數以武岡倉為額每歲拋認代武岡軍解總所正錢八千四百四十四貫九百文實自慶元四年始也本府架閣庫有代綱省劄可攷

# 儀川倉

遼州志儀川倉在縣衙前街南

# 嘉興倉

嘉禾郡志嘉興倉宋朝在子城西南一里一百步元朝在府治後西北皇朝在府治

# 白沙倉

德興縣志後倉仍舊添建左倉在中正橋西右倉在縣學東

白沙倉在靈雲院去寨二十里。

**長蘆倉** 滄州志長蘆倉在州治東。洪武四年創蓋。八年又於州西及城北增蓋。

**縣渚倉** 赤城志縣渚倉在縣南七十五里

**港頭倉** 赤城志倉在縣東南一十五里。後省罷。

**古北口倉** 順天府志古北口倉在口城內。洪武六年創蓋。

**永壽鄉倉** 武陵圖經志永壽鄉倉在松林寺。今管米三千二百八十石有奇。

**宜陽鄉倉** 武陵圖經志宜陽鄉倉在寶峯寺中。今管米千二百石有奇。穀四千九百石有奇。

**馬軍橋倉** 東陽志馬軍橋倉舊經云在州西二里二十五步。今廢。

**興利場倉** 德興縣志興利場倉在本場。

**都倉** 鎮江志都倉在府治之東南。即學宮故址也。舊廒八。歲久傾摧。所貯無幾。守臣待制史彌堅增創廒宇。併葺其舊而新之。越數月始畢。合肥新志都倉在州衙東南三里。武德坊歲豐橋南百餘步宣威門裏。省倉。常平倉。大軍倉隸爲省倉。常平倉爲廒二十有四。爲屋九十有七楹。大軍倉爲廒六。爲屋三十楹。歲久傾落。嘉定六年。帥李大東重



脩。仍增剏七十五楹。江陰志都倉在軍治西南。政和五年。時江陰爲縣主簿俞光祖於官倉獲一烏雛。全體粹素。而喙自脛掌俱紅。蔣公靜奉祠里居。撰政和聖德致瑞烏賦進之。新定圖經都倉在子城東門內街北。東陽志都倉在州西一里。舊曰資福倉。三山志都倉。州都倉舊名西販倉。閩王審知創于城外。皇朝熙寧二年。拓豐樂門城爲子城。倉乃在內。元祐四年。建倉廳治廒會。翼以旁屋。大小凡二百一十區。政和八年重修。建炎二年。復脩列倉廒于兩廡。凡三十八眼。以千文題其號。紹興四年。石甃兩廊。以便輸納。常平倉舊在倉內。吉州郡志都倉在州之北。南唐李氏昇元中置。天聖中。太守張儆重修。內有雲積亭。儲計亭。瑞陽志都倉今改爲瑞豐上倉。臨川志都倉在州北慶延坊。面東內分南北倉。新昌縣志都倉今改爲際留倉。衡陽志都倉在鼓角樓前之西。郴州圖經志都倉五座。在都庫之右。係每歲收六邑一司稅粮米碩。又都倉在州治西。武昌志都倉。常平倉。壽昌乘武昌府在市西崇真坊。全州清湘志都倉在郡治東。莆陽志都倉。諸縣米悉輸邑。而大理寺丞馬易從有請。諸外縣令順便受納。於是外縣始置省倉。咸平四年也。至皇祐元年。翰林侍讀學士宋祁又以遠縣力農之家。去郡邊遞雜有常平。無由霑被。又各置常平倉。莆田縣卑郡不置。又都倉在軍治之東隅天禧坊內。舊置歲久頹圮。紹熙元年。知軍事趙彥勵重修。都梁志都倉在郡治東司法廳左。職田倉在都倉內。二倉共十九廒。有官廳吏舍。土地堂。共五間。潮州圖經志都倉在州治設廳之側。陳侯圭重建。年卿滁重修。寧越志都倉在郡治西南永豐門內。瑞陽志杜孝嚴都倉記。余友趙君出宰新昌。牛刀發硎。窾郤理解。興利圖秀惡所先務。歲受義倉米三千一百石有奇。以備水旱。以賑孤貧。則有常平倉之名。歲受官兵廩給米二千五百石。以支土軍。以給吏祿。則有軍糧倉之名。歲受飼馬錢二千石。以供郡渚。以養戰馬。則有馬料倉之名。然皆無其所。隨寓他處。不可稽察。君曰。嘻。倉廩。邑之根本。出內之際。可無司存。昔夫子爲委吏。必求會計之當。而貫生論矯偽者。出幾十萬栗。以爲漢治之不綱。縣章之缺。孰大於此。乃於縣治之左。得務場廢址。市材於山。取工於肆。百堵皆作。而民不知役。中爲受官廳三楹。左右翼以常平廒九十。其前限以脩廡。榜曰常平倉門。先民也。出門而左爲軍糧廒三。重入也。出門而右爲馬料廒三。後畫也。凡廩之所容。各足以貯其歲受之數。無缺事。然後亘以橫廡。總以大門。榜以都倉。繚以周墻。高廩聳飛。與縣增壯。君視事以癸未之八月。經營以



十月斷手。以十一月陰盛冰堅。惟塗塈舉于甲申之二月。是役也。以監務文林郎余百祿董其事。爲費二百萬。常平使者趙汝談助錢五十萬。郡將陳振助錢二十萬。餘皆從縣撙節。以足其用。屬余爲之記。余謂倉廩之治二。出內而已。內而不治則病民。出而不治則傷國。此長民者所宜加意也。入而寬其槩量。禁其苛取。使傌驚不得喋嘘。民其紓矣。出而謹其簿書。嚴其檢柅。使雀鼠不得耗蠹。國其裕矣。今倉既有司存。二者之治可得而舉也。然趙君亦不能如古倉氏長子孫於此也。其爲我併刻此以詒後之人。鎮江志都倉宋置在府治東南。歲久朽敗。宋嘉定郡守史彌堅重葺。彌堅自爲記曰。直于城東南隅。是爲都倉。歲久弗葺。椽桷朽蠹。垣壁隤缺。上雨旁風。儲偫弗嚴。庾氏司出納。無一席地以莅事。執筆備除而坐。俛首壓肘中。尚何望會計當耶。西城既秩。民租槩至。舊廒褊隘。不足以受所委。則假他司空廩而寄藏焉。發斂無定所。輸受者始交病矣。嘉定癸酉九月。余來守是邦。怪而問之。屬秋入方殷。黽勉故態。明年夏。因稍給之隙。始先葺新而規廣之。築土增高。使絕浸潤。踈則燕塞以去派潦。甃瓴級石。累墼層度。甓密堅壯。俾利永久。列爲十有二廒。因舊而增葺者半之。官廳神祠門闔之制。向所闕典。今悉備具。肇工於次年四月。斷手於十月。屋以間計。合六

十賫羨餘之衆凡千二百萬米一百五十五石民不知役而倉以新夫積
貯有邦之先務蓋藏有司之常職漸小費苟歲月而恃假寓以為安是懇
常職而慢先務也余為郡不能自闢補罅疏壅扶傾植壞攻條稍稍舉乃
以餘力而營斯倉倉成會歲大稔復斥公帑糴粟實之以備不虞於積貯
先務詎能補萬分一庶不廢有司之職云耳江陽譜別集紹聖朔都倉記
　君子明天下之務者變而能通周萬事之理者動而多功然不精義無
以致用不應物無以宜衆此古今之大患也余嘗病班孟堅記漢文帝稱
條侯之語止以嚴守軍壁雖天子車騎不得馳驅為真將軍而豐儲廣廩
之善不載焉使後世將帥軍容者幾國政安近利者忘遠圖不思文帝親
屈萬乘之尊按轡徐行以伸其令者豈止此哉當知有大過人之事觀漢
文之初關中之民未識耕稼野無完積府無實庾匈奴兵焰歲通甘泉當
是時營三將於長安之東雖曰備胡而所憂豈止匈奴也條侯能知先務
即軍中置細柳倉龍闕輔之粟千貯其七三年分營吳楚兵作細柳餘積
飛入雒陽吳人之兵銜伏嗤黽不能絕之此所以為真將軍矣棘門灞上
晝將夜鼓仰食太倉豈不謂兒戲哉瀘雖邊州熙寧之前人民官府僅若
一戍之聚土田輿賦一能給一旅之衆元豐四年神宗皇帝遣將開邊赦



蠻之罪斥數百里之土置十三堡寨歲移嘉眉米三萬斛以實之移梓夔
路兵馬鈐轄司置瀘南沿邊安撫使司帥邊面千里兵屯萬計張官布吏
十倍於前漕府謀餉憂在轉粟議者請以新田募夷漢之民計田授耕分
壘相望有警則兵無事則農將以寨給一寨城賙一城官免支移民脫飛
輓議奏未報首膺帥任者手提三印當措置之初切於官守昧於體國遂
以新田餉安舊冦歲取茶𥻸不償牛酒自是隣路告糴漕府移餉交集境
上惟分寄縣寨以乾蓄藏州有頹廩百年之積不能增赤椽以足一歲之
備紹聖元年十二月元城王公以作坊使守方渠詔帥州事輕裘緩帶日
以補敝經遠為務一日按軍儲之數吏告曰州無多廩半且頹圮常歲之
積分寄縣寨公曰金城湯池非粟穀不守飢鍾軍旅非食不救水不蔵海
散之江湖此自竭之勢也百畝之農尚知有囷箱之用何萬兵之府達戍
之國不能完大廩務多積以備凶荒水旱乃請漕臺得省金一千八百緍
購材於山陶土於野募民五千六百手役兵之力以足之公減賔客燕集
之費月視工徒躬勞而悅使之故人若其家陳力竭作戊寅仲春起役中
冬訖事飛翬大棟環七十三間共五百眼給納有亭斗量有庫外築池欒
以修大禁中闢廣庭以分會事百工告成無橫草取民寔安平之日兵肥

豺邊粟陳高廩其利在國豐年善歲常平之糓轉山而歲一朝饑饉水旱
疆場生齒免於捐瘠其利在民安國孫聒聎貳州事經始之善雖莫已有
落成之喜實與衆同故直書而無愧元符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謹記宣教
郎權通判瀘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緋家安國撰左騏驥使持節英州
諸軍事英州刺史權發遣梓夔路兵馬鈐轄管勾瀘南沿邊安撫兼瀘州
軍州王獻可金陵志趙彥端作三倉記　上臨御之六年中都之倉廩實
乃始建豐儲倉蓄粟百萬然議者猶謂宜於古實遂之意藏之外使特天
官貳卿史公正志躬獻納而彥端掾公府皆與聞之未幾出鎮建康彥端
亦將漕江東踵至焉會秋上熟其糴二十幾以病農公乃准前議大出庫
錢斂而藏之以均本末戒先備而廩人病委積之無所也八告蓋昔之為
倉者三曰廣濟曰常平曰大軍綿亘錯峙凡百有餘楹自六郡賦之可謂
壯矣惟帝之別都天下勁兵良馬在焉歲之經入無慮數十萬斛漕江而
下者舳艫數千里方其流衍坌集雖佛廬賔傳爲之充仞而千棧之共有
至於露積者然古帝王之居也其廪廥之制宜雄盛閎恃後世可考而圖
記獨稱吳苑倉在苑城內於晉為太倉餘無聞焉苑城今都城也以當時
運漕推之於廣濟為近皆距城之西偏外薄于江中則秦淮注焉轉漕之



利古今蓋同之於是因廣濟之北撤故官治又告于大將從旁軍營得地
凡百有一十丈為屋八十有四楹度容衆五十萬斛高明爽塏深厚固嚴
輸者不勞守者易力然儲材于素市工以直農不去野商不辟塗斧斤齊
和丹堊絢煥故新相臨迴出其表中役有泚伐舉於江莫之主名取而用
之既巨且良民懷不擾蓋以歡興始於乾道四年秋九月戊辰冬十有二
月甲寅乃告成焉公在朝廷嘗為上陳天下大計上命坐反復酬聽率漏
下十數刻其輸公之秉國不專於奉法令剸煩劇然適禦場無事而獄訟
簿書之屬又廓廓無足省故得以其餘力為一方長久之圖自城池邑屋
細大畢舉此其一也公平生慷慨不治財及在官則皦然如他人之私方
天子以恭儉先天下乃者郡國以潦聞者衆既優其復除又從而賑廩之
而太倉之富自若也公之境入食三觚亦蠲其八十三蓋君臣之間以儉
登濟者如此夫道上德意而米方國之風者使人職也故并記之以昭示
來者俾知富國之道自儉始趙彥端記雒陽志周元作南倉記　國家駐
蹕東南兩淮實為邊境惟揚椿積倉儲粟常五十餘萬歷歲滋久闕於繕
修浸淫歲時頹垣敗壁飄飄風雨儲粟因以紅腐前後掌守謂粟有定額
慮於虧耗第第相諉莫敢有請紹定戊子制置安撫使崔公朝宗建閫是

州安集流民修飭邊備又刱立制勇一軍廩給教閲以壯軍聲興滯補弊百廢具舉乃曰積貯天下大命漢唐盛時皆實粟塞下以備兵食矧在今椿積一倉尤廟堂所加意而仕其傾圮腐敗若此豈所以體上意哉遂鄉諸僚屬請修于朝明年春得旨命總侍岳公珂漕使任公繹委官盤槩積粟增修廒宇於是公得以力任其責消辰鳩工度材庀事凡楹桷之摧撓者榱椽之朽蠹者撐屋墻垣之欹傾圮隤者撤而新之間有材植不蠹間架猶全者亦隨葺之計一百二十五間新刱四十楹增壯於舊凡為工三萬一千有奇費緡八萬餘用米幾千斛自己丑三月上澣興工至秋莫告成民不知役兵樂從事人皆謂公非忠於體國孚於實邊重於養兵切於衛民必不汲汲於此蓋一舉而仁人與邊之善具焉是役也前觀察推官章至輿錄事參軍吳鐘同董斯役元寓居于此獲覩厥使茲舉之偉刱俾後人更相繕葺為邊儲永久之利是不可不紀敢借述興工之難以為之記紹定庚寅二月五日立迪功郎新慶元府司戶參軍周元撰并書迪功郎揚州司戶參軍李著篆額

## 東倉

金陵志東倉景定志曰唐六典云東晉有東倉石頭倉耒陽續志東倉屋七十間門樓三間廟子一間內五十間椿積廒一十間生券廒五間淮東熟券廒五間淮西熟券廒並金知郡任內起造在東門大街之北臨川志東倉在文昌橋東近孔家渡嘉熙三年郡守江公湛易民田刱建凡八廒淳祐十一年郡守葉公夢得增三廒治輝頗便

## 西倉

蘇州府志西倉在子城西一百八十步疑即府倉也右祥符圖經永陽續志西倉屋五間裏外門樓各一間廟子一間內四十間椿積廒一十間券廒係陳宣使修後日起造又倉屋二十間椿積廒金知郡任內起造在東門大街之北臨川志西倉在迎恩門外

## 南倉

鎮江志南倉在范公橋東西倉在子城西今皆之西津今廢

## 南倉

廢松江府志太平南倉在府治南小南倉在府治東南蘇州府志南倉在子城西新志又云府城內有北倉橋南倉橋政和中朱勔拆北倉為養種園而南倉久廢但存倉街巷云涿州志南倉在州治南舊建溫州志南倉在府治南永嘉驛北章貢志南倉在州治東南一里廣儲坊乾道辛卯郡守曾訓建通守胡安老書額二倉相通廒眼并常平倉凡二十區內一廒係廣惠館所入租專以給出領仕宦之有死喪者倉廳各三楹

## 北倉

蘇州府志北倉在閶門側皆前後臨流按續記每歲輸稅於南和糴於北以元豐三年計之所糴無慮三十萬斛東南之計仰給於此農民亦頼官糴以平穀價其利甚博溫州府志北



倉在府治北洪積庫西即舊倉章貢志北倉在州治東南一里金魚坊紹興壬申兵燬後郡守李耕建通州志北倉在城北洪武七年創蓋松江府志青村北倉在郡東九十里

## 際留倉

句容志際留倉元置在縣治東又有常平倉達魯花赤丑閭置又置義倉一十七所元末俱廢溧水縣志國朝際留倉在縣治廳後新安志宋際留倉舊在縣治東元義倉共二十三所總收穀九百二十二石六斗社倉六十六所總收穀二千三百三十三石一斗今無新安續志際留倉在州治東　際留倉在縣衙內與薛少保祠相向休寧縣彰安志際留倉在縣樓內東偏宣城志元際留倉舊志在縣治東今察院基是也

國朝洪武十年刱於縣治儀門外之西元尉司舊址也宣城志元際留倉舊在三友坊基存屋廢

國朝洪武十年建于絃歌坊之西合肥郡志際留倉縣東城隍廟後　際留倉平易坊南松江府志際留倉在郡西南五百四十步舊造船場蘇州府志際留倉在縣治東北順民橋即宋舊倉也嘉定志際留倉在州治內延祐五年知州任立建餘杭志際留倉在縣東南於潛志際留倉在縣西叢桂坊建昌府新城志際留倉在縣治東偏鳳陽府圖志際留倉三座俱在州治東桐廬志際留倉元在縣側今建于縣治正廳之東會計本縣歲用祭祀米歲官吏廩祿儒學師生廩饍以歲貯之分水縣志際留倉在縣治正廳之東洪武十年有例會計本縣歲用祭祀米歲官吏廩祿儒學師生廩膳而歲貯之義烏縣志際留倉在縣治東廳今際留倉在縣治內東陽縣志際留倉在縣東南大德十一年縣尹郭瑛建今際留倉在州西一十步武義縣志際留倉在縣治西永康縣志際留倉在縣治西六十步即舊禮節倉基開化縣志際留倉在縣東南倉屋三間牌門一座江山縣志際留倉在縣南一十五步四明象山續志際留倉在縣東二十步定海縣志際留倉在縣西南三十步奉化州志際留倉在州治門之左每歲收貯官糧六百餘石以為官吏俸給及孤老軍人口糧慈溪縣志際留倉在縣治西廡貯秋糧一千三十五石以充吏員軍人祿糧瑞陽高安縣志際留倉附本路瑞豐下倉新昌縣志際留倉在州治之東即故巡檢司址上高縣志際留倉倉二並在鼓樓門之左右吉安府龍泉縣志際留倉舊名慶豐倉在縣譙樓內東偏前燬于兵今新創永新志際留倉在縣西安福縣志際留倉在縣治北收儲軍儲糧米邵武府建寧縣志際留倉在縣治東三十步洪武二年立三山志際留倉至元三十年始置凡州縣糧之不滿石者取便輸納就給官吏月俸州縣官吏鎮守官軍卒孤貧口糧設官

二頁俾掌收支。常山縣志際留倉在縣治東洪武十年建倉三間官廳三間門屋三間今際留倉在縣東舊係尉司故址至元壬辰年建　潮州府圖經志仍縣際留倉三所。　潮陽縣際留倉在縣治西　程鄉縣際留倉在縣治南。　揭陽縣際留倉在縣西南　南寧府武緣縣志際留倉前代設置在本縣每歲會計際留民納秋粮以給縣寨官吏俸米并守鎮軍人口粮舊址尚存即今不曾設置

## 存留倉

海寧縣志存留倉在縣郭。餘杭志存留倉在縣東南即岑山驛基洪武十年知縣梁初建。臨安志存留倉在縣市內。於潛志存留倉在叢桂坊西即元際留倉基建。新城志存留倉在縣郭。紹興府上嵊志存留倉在縣西一十五步。新昌志存留倉在縣治儀門外。諸暨志存留倉在縣治廳後。上虞志存留倉在縣前譙樓之東。餘姚志存留倉在縣治廳西。蕭山志存留倉在縣治東。廣信府志存留倉在府治北。計七廒房屋計三十五間。龍游志存留倉在縣西習善官內公廨房屋三間牌門一座。

## 省倉

都梁志重建省倉記。　都梁省倉志不載興建歲月景定三年六月十八日永嘉趙希迒來領郡事。後六日給官軍糧傾廩戴星腐粟委地化不職顧亟事鼎新八月十一日命工十月初六日訖役為屋八十六楹郡帑不靡邦人莫知用書其實。又省倉敞陋經年不葺景定三年永嘉趙侯希迒領郡汲汲軍餉用工修葺規模宏敞內建一廳扁曰豐瑞堂揭扁之日率僚屬舉酒併犒饗工匠執役等人是日也飛雪盈尺人以為豐瑞之兆也。休寧縣新安志省倉在縣樓內之東。嘉定鎮江志省倉在金壇縣市東北慈雲寺後。太平州圖經志省倉在南津門內街東。興化府莆陽志省倉在縣之中門外東偏常平倉附焉。興化縣志省倉在縣治之西常平倉附焉。臨安志省倉在縣東南一十步紹興八年置。會稽志省倉在縣廨東廡之後。赤城志省倉在縣治西廡二十步今廢。溫州府志宋省倉初在子城西南百步後遷西北四十三步自唐以郡賦為三分其一為上供其一為軍儲其一留州支用故有省倉際留等倉有銅朱印政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降下。四明志省倉在鄞江門內建炎間廢於火紹興初重剏隆興間郡守吳公南老重修慶元初郡守趙公伯檜又修。永豐志省倉在縣城內丞廳之後初以報恩水淺澁綱運多滯乃置倉吉水縣名曰寄廒歲久弊生紹興二十六年邑白于州遂罷寄廒俾邑自任受領未幾復如故隆興初太守王佐復罷之以縣之苗鹽上戶一半歸州倉下戶一半歸縣知縣魏希文乃創此倉。章貢志信豐縣省倉在鼓樓下。　寧都縣省倉在丞廳之西五步　石城縣省



倉在縣治之東一里許。　安遠縣省倉在縣治之西廡　龍南縣省倉在縣治之西五步　瑞金縣省倉在縣治之左。　興國縣省倉在縣門外之西偏。南康志省倉鼓樓裏東偏一十五步今亦權以此為常平倉。臨川志樂安縣省倉在縣廳之東。延平志省倉在州西子城端平乙未董守洪委鄭僉循重修。　將樂縣省倉在縣東北。　尤溪縣省倉在縣衙西廊。建安崇安志省倉在縣西半里。松溪縣志省倉在縣中門外東偏。建安志政和縣省倉在縣治東即簿廳故基。浦城縣志東倉在縣東一百步。西倉在縣西二十步。清漳志州省倉在子城內東北隅有三門中間為廳五間兩廊分為八廒以寒來暑往秋收冬藏為號每廒三間。歲十月委僚屬之清謹者受納苗米其倉知錄司戶掌之。邕州建武志省倉在鎮遠門內。邵陽志省倉在府治東北。連桂州志省倉自苗倉數量過入之省倉以供支遣。永平志省倉在縣西五十步。秋浦新志省倉在縣廨之東。武陵圖經志省倉在武陵縣慶豐坊凡十有二廒中為廳事歲收苗米而儲之以供官俸軍糧及宗姓之廩受職田米以供官之有職者。率皆武陵縣所輸爾餘三邑各自受輸間就府納。武陵圖經志省倉在皇華坊受苗則撥常平倉米來儲之以供水旱之賑濟賑糶及月支貧民之闕食者。長沙志省倉舊在廣照寺之東故老相傳承平時縣有倉儲十六縣米自紹興五年知縣李植建省倉在今譙樓內之西。湘潭志省倉在湘潭縣稅輸于府故缺。

## 新倉

金元裕之集作鄧州新倉記。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雄鎮南服重兵所宿兼倍諸道故廩庾之積尤為吾州之大政令滁水公之鎮是邦也至之日即以新倉為事度材于山賦庸于兵心計手授百堵皆作蓋經始于正大六年之八月而斷手于八年之四月文石既具予為我記之某以為天下之為食者莫勞于農而莫不害于農農之力至于今極矣。嘘牛而耕曝背而耘十人之勞不能給一人之食水旱霜雹螟蝗蟊蠈凡害于稼者不論也用兵以來調度百出常賦所輸皆創夷之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妻子而以之佐軍興者兵則恃農而戰農則恃戰而耕朝廷旰食宵衣惟救之恤勸農冠蓋相望于道廩人之制非不具備而有司或不能奉承精粗之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簿領之不一收貯之不謹啓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檢察之不恒冒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絕一隙所開百姦乘之百家之所斂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足以補風雨之所敗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時然且不可況道殣相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為國家重民食而謹軍賦者業

文之士宜喜聞而樂道之也唯公爲徐爲陝爲鳳翔爲京兆爲洛陽盡力民事二十年于玆知民之所難知戎之所資知發政之不可不舉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敗爲堅整廣狹陋爲宏敞增卑濕爲爽塏導壅蔽爲開廓環以複垣鍵以重扃圭撮有經新陳有次睽睽有所檢視有具出入有籍巡衛有卒條畫周密截若畫一萬箱踵來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之巍然有以增金城湯池之重京師仰給于是乎張本其爲吏也知公爲詳故并著其設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武騎尉賜緋魚袋元某記周緒集澧州新倉記　淳熙十年秋八月太守舍人趙公被旨自郡易澧始至訪郡所急先悉興起之倉故在州治西廢地與塏廢址宏闊廢置使宜然棟宇未聞誅茅織草意象圮陋將何以定經久法程公顧瞻怛焉迺九月七日鳩工戒事按圖斤材中敞郡廳繞以列庾洞闢崇門耽耽巍巍上覆陶瓦鱗鱗差差不飾不琢斯直斯莫垣周回以丈計百一十有七奇五分丈之一屋中廷環五區屬垣合百有六丈奇五分丈之二爲楹百四十有六於是倉庾之壯甲於洞庭之北凡尺椽寸甓悉官自辦弗及民冬十有二月既事公與别乘洪公暨寮掾落之惟郡之有倉所以儲軍須給餼廩爲民水旱凶荒備者咸在詎可因陋仍簡弛爲弗圖將風雨燥濕之不時湯爲飛灰濡爲泥沮若官若軍若民色饑郡胡以給之公敏識絶人典學經世右庠裴鶩稱爲有用之才至以舍選奉大對親擢第一乃今掇賢上閤出鎮巨屏知郡有遠模葺倉庾先是舉也堅固可以持久雄麗可以重威廣爽塏深可以有容夫人有藏給予惟時澧之爲郡雖自今有本乎哉先是有旨因歲稔下糴錢糴於民郡守臣掌視惟謹澧之糴四萬而贏時就糴即聚往往休市廛寓僧舍留民家以爲固分散不一蓋藏弗謹虞有耗失腐敗倉成悉移而歸之易新陳嚴防守以竢上命然則公不特爲澧計其爲國家計也甚忠一舉二美具是不可不特書公名鼎字和之淇川人淳熙十一年二月吉日迪功郎澧州慈利縣主簿權軍事推官周緒記衢州府志新倉在府治北廢屋三座共二十六間官廳三間門屋三間章貢志新倉在城東壖舊爲萬戶府淮安府志東新倉在府城内東南隅去今府治南三百八十六步吳元年建　西新倉在府城内西南隅去今府治西南一里零九十步洪武元年建維揚志北新倉在崇德坊嘉定十年帥守崔公與之建以椿管朝廷科降粮米又名椿管倉十三年帥守鄭公損增剏廒屋河南府志新倉在陝州之東儀真志轉運司新倉三十七間在天慶觀西十一間嘉定八年運判王大昌建二



十一間十一年運判方信孺建之從米料倉與錢物庫混爲一所寶慶元年十二月權漕上官渙酉闢東牆之外空地别創廒屋二十間廳三間門四間爲米料倉以舊倉爲錢物庫仍雜米一萬五千石樁積爲循環平糴之用宋蘇東坡奏議倉法劄子一首　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即位首寬此法但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吏仰重祿爲生者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蓋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猛政可恃以爲治也自有刑罰已來皆稱罪立法譬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造銖兩之罪人主報以鈞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豈非以鈞石報銖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社稷之利凡爲臣子皆當爲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爲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人吏之類近日稍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今執政不留意於選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爲治也耶今者又令真揚楚泗轉般倉斗子行倉法綱運敗壞執政終不肯選擇一種明發運使以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請便行倉法臣所未諭也今來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編敕不過歲捐轉運司違法所收糧綱稅錢一萬貫而能使六百萬石上供斛斗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梢數千牽駕兵士數萬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員使臣數百人保全身計以至商賈通行京師富庶事理甚明無可疑者但恐執政不樂臣以疏外輒議以行之政必須卻送戶部或卻令本路監司相度多方沮難決無行理臣材術短淺老病日侵常恐大恩不報銜恨入地故貪及未致仕間時進瞽言但可以上益聖德下濟蒼生者臣雖以此得罪萬死無悔若陛下以臣言爲是即乞將此劄子留中書省覽特發德音主張施行若以臣言爲妄即乞并此劄子降出議臣之罪取進止陳次升讜論奏論盜發保州倉　臣竊以北虜通好百有餘年朝廷無北顧之憂邊庭施備今虜主新立喜兵好殺人心未服國中未定萬一衝突犯我邊陲守邊之臣若非其人倉卒之際不無敗事伏聞近者保州軍粮倉爲賊所發般運踰城而出其間多是兩屬人戶及草場遺漏燒焚積草數萬不少雖不見賊之主名切恐是姦細本州並不知覺守倅如此安可守邊兼慮其餘州軍守倅亦有似此不職難以任事皆宜罷去擇其勇武智略之人以代之庶可制勝於未然銷患於未兆天下之福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取進止李椿經濟編奏改還倉額　臣契勘行在省倉上中下界各管米色界分出納其來尚矣須因

建議之臣。朔豐儲倉和糴米斛。以充樁管。而省倉每歲支遣不足。自有合糴六十餘萬碩。却緣糴本不繼。往往於樁管米內借撥。却將綱運米斛及續糴米撥還。今來改省倉中界作豐儲倉。而中界合支遣米斛撥入豐儲倉。收支者三分之二。是中界幾廢矣。上中下界倉厫各有樁管米。則豐儲本倉變而為中界。非樁管之本意矣。蓋建倉名者。以惑上下。本圖進取。其實無益。而徒增官吏之費。仰惟陛下方隆循名責實之政。似此等名實不副之舉。似難改正。臣愚欲望睿慈下有司詳酌。還豐儲倉為省倉中界倉為和糴場。緣每年和糴場緣每年和糴撥差監專官物。無所專責。却乞改豐儲倉監專為和糴場監專。所有樁管米既在上中下界樁管。依舊責逐界倉監專認數。常切樁管。不得擅用。庶幾事體歸一。名實相副。伏乞睿察。

真西山集奏置潭州倉官罷贍軍　臣竊見潭州歲有秋稅苗米四十六萬餘碩。本州有四倉。並無監官。臣相度。欲乞從尚書吏部置潭州監倉二員。以一員充廣積倉。兼衙倉。以一員充永豐倉。兼穀倉。仍乞四選通差內武臣須有堪充親民舉官二員及識字者。本州却有城下幷湘鄉縣贍軍務監官二員。各不醞造。並無職事。欲乞減罷。其已到任人。聽終滿。庶得不致虛費廪祿。亦不妨廢有職事之人。兼免所差官添給食錢之類。委是利便。取



進止。續奉聖旨依並先令本部尚書左選使闕。同日闕尚書右選侍郎左右選通差出闕。若同日有官指射。先差京朝官。次大使臣。次選人小使臣施行。所有潭州城下幷湘鄉縣贍軍務監官二員。欲從本官所乞並行減罷。將見任幷已差下人。並乞改填上件監倉官闕。通理考任。

李濱老集光澤縣大寺寨修倉記　由光澤縣治北。出四十里。所有寨曰大寺。在熙豐時以隣寇廖恩吳爵之黨鋒相襲。往來踐蹂。而縣之竟北。直江東。視三方獨為闊遠。其地多峻嶺長谷。盜得出沒。其間民罹其害。於是部使者以郡縣之請。上其事於朝。寨由此建。既成。郡撥某卒九百五十輩。充入之。闕則就招。以足其數。總一歲。轉餉幾千斛。由創倉其側。以便出納。當秋收時。郡撥民租委僚吏受而儲之。然其規模草創。弗能支遠。漂搖於風雨。穿穴於雀鼠。棟撓墻圮。因仍不治。所給之粟。率為土壤。監臨之官。既而弗視。以為常焉。吁。養兵之道。如是。其何以責人之死力也哉。紹熙癸丑。延檢李君始就戢見而戚焉。未有以處也。會縣主簿張君。來領輸務。遂以告之。張君聞之慨然。輟常所得食錢三萬。悉以付李君。俾治其壞。李君得之。市材鳩工。土木並舉。梁梠榱桶之朽蠹者。易以良。蓋瓦甓甎之破缺者。補以全。昔者環以糞墻。今則壁以厚版。蒸濕之氣。無自而入。鼫鼠之耗。易以補剔。椽以高墻限以深闊。可絕穿窬之警。用度不足。則李君捐俸以繼之。黝堊丹雘煥然一新。器用庖湢。莫不備設。先是一兵月給一斛八斗七升。例損其七升。斂而藏之。別度。以備不常之需。吏並緣為姦。莫可稽較。李君之至。盡以與之。曰無污我。且撤其藏。以剗去本根。蓋不惟茲寨永久之利。抑去其害。惟保障之設。我國家所以廪給之者。雖厚費不憚。在官者又為之瘽身輕紀全界所給。唯恐有不足之憂。如二君之用心者。果何為乎。當無事時。爾吏卒得不挽強超距。以閑其力。進鼓退金。以習其令。一有警。則捐軀思奮。以圖報效。庶為無負。儻群聚怙強飽食以嬉。則將焉用保障矣。張君名彥清。建之浦城人。連四為得第。一行作吏。已為當路者所知。往往數任以事。張君亦勇於為人。不自校計利害。以能集事。如是。倉之為者。始末可以一二數也。抑嘗聞之。前輩宣政間有太學生張公某者。受知時宰。客其家。一日論及時事。直忤其意。拂衣歸。自號草堂翁。終焉。茲乃知為張君之曾大父。則張君之氣節。豈無所自哉。李君名某。家世為將。居滑臺。今為太末人。自任未幾。已能究心乃職。以起廢革弊。律己御下。為首務。是不亦可尚也。夫是役之成。二君屬筆於某。謝非其人。不可則為次其顛末。幷書二君之出處。俾後有考。次年冬十有二月。東州李某記。



## 米倉

赤城志黃巖縣米倉在縣治東二十步。慶元元年令盧永年重修。寧海縣米倉在縣西四十步。天台縣米倉在縣東七步。都米倉在州東北二里。至和二年孫守顯建。糯米倉在州東三里。舊在州南演教院側。乾道九年火附惠濟院。嘉定十四年趙守彥紓徙今地。宜春志萍鄉縣米倉在莎載縣治之右。閑禧間知縣胡渠徙于縣治之後。郴州志米倉在縣治西南二十步。武陵圖經糯米倉在武陵縣東門外。報恩寺左。寶慶初。林農丞岳翔凡林米皆儲焉。遇官醸則以入城。臨川志糯米倉在州衙內東園明潤樓側。會稽志受納糯米倉在西門外一里。鎮江志香糯倉在程公下埧南。即舊大軍北倉。大軍倉舊有南西北三。此其一也。至元十二年改置以受本路及常州路上供香粳。蘇州府志香糯倉在西成倉後。

## 苗倉

龍泉志苗倉舊在縣門內西偏尉司前。紹興二十八年知縣胡敦詩徙置東偏常平倉附焉。蓋舊縣丞廨舍。常德志在桃源縣東百步連桂州志苗倉。入納三縣人戶本色田米。豫章志新喻縣苗倉在開化寺左。會稽前志苗米倉在府衙東二百步

## 麥倉

會稽志麥倉在崇道橋西。會稽志夏麥倉在府衙南二百步。江寧縣志稻子倉在大軍倉後。

## 常滿倉

玉海漢顯宗即位天

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豐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述征記東城二石橋舊於王城之東北開渠引洛水名曰陽渠東流經洛陽於城之東南北囘通運至建春門以輸常滿倉杜佑通典漢明帝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三十府廩還積文獻通考永平十一年明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屯騎校尉劉般對以常平倉外有科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

**惠遠倉** 元史泰定紀泰定二年閏月丁卯置惠遠倉永需庫於海剌禿總管府

**子羅倉** 續談助大業雜記東都右掖門街西有子羅倉倉有鹽二十萬石子羅倉西有粳米六十餘窖窖別受八千石

**含嘉倉** 唐會要正元十四年十二月以河南府穀貴人流令以含嘉倉粟七萬石出糶

**高倉** 都梁志在武岡州綏寧縣峽口寨

**嘉倉** 西漢書三輔黃圖云嘉倉在長安城東

**根倉** 西漢書地理志河東有根倉溢倉河南有殽倉

**漕倉** 元史世祖紀至元三年十一月戊戌瀕御河立漕倉

**高麗倉** 高麗圖經倉廩之制不施關鑰外為墻垣唯開一門以防盜竊內城之內舊有三倉



今所見者特右倉耳宣義門之外有倉曰龍門洪州山中有倉曰富用俗傳曰芙蓉非也大義倉舊在西南門積米三百萬經囬祿悉為煨燼遂移於長霸門麗人以衆水所會之地可以厭火災耳又有海鹽常平二倉相去數百步唯富用與右倉不常發以儲兵革水旱之備其積之狀如圓屋正詩所謂亦有高廩也下築土基其高數尺織草為苫中積米較一石積而致之其高數丈出於墉外上覆以草蓋之以蔽風雨蓋米氣不泄則陳腐今高麗倉廩中雖數歲而米亦新者以積苫之法略通其氣耳國相每歲給米四百二十苫致仕半之尚書侍郎而下二百五十苫卿監郎官一百五十苫南班官四十五苫諸軍衛錄事一十九苫其武臣視此等而上之與文官相埒內外見任受祿官三千餘負散官同正無祿給田者又一萬四千餘負其田皆在外州佃軍耕蒔及時輸納而均給之

**鹽倉** 三山志鹽倉國初轉運司置倉南臺儲福清長樂等縣長溪羅源連江鹽至天聖六年罷鹽給州縣務州有鹽稅倅縣各置鹽稅務及倉聽民自買今閩尉廳東教場其地也見治平志寧閩在玄勝王廟之南按祥符五年轉運司奏鹽倉在城外十里有一二千家接連城內大中祥符五年以水口嵩溪驛增為倉移運上四郡綱鹽於此以便搬賣明道二年罷元豐元年復之政和八年詔移水口倉於懷安縣創蓋時興化軍以涵頭倉運鹽到此搬剝留滯奏移懷安始在縣治西一里黃石寺山下宣和四年復歸水口時料賣民戶鹽始不給還於是南臺倉亦廢矣徐成忠任私記此年產鹽每斤錢一文為十九文無鹽給還建炎間停水口倉復創蓋於懷安紹興十一年轉運使余應求賀允中自縣西移至東北地名郭埕即今所建安志鹽倉舊在山東峽紹興甲子歲幾沒於水今主管廳其故址也水退之後郡守丘公磷始徙置於府墉右即中和坊為廒二十三間十廒在都廳前兩廊下專以出納增鹽十三廒分列於都廳後即府鹽出納之所也在城四坊泄變鹽貨一曰都坊在平政門下一曰雙門坊在府儀門側二坊在資化門一坊在朝天門外四坊之內又有脚坊每月以九日賣大上供其錢專解上供庫餘解府司以二十一日賣小上供所賣到錢解轉運司其餘分隸提舉司經總制庫及府司諸庫若綱本鹽錢則解鹽錢庫諸縣助學鹽錢則解學事庫諸綱市利鹽錢則解公使庫諸縣折納春冬衣鹽錢則解軍資庫豐國鹽罷科粜鹽錢則解鹽錢庫所謂大小上供並賣轉運司增鹽及市利等鹽其賣大上供之前五日每日解錢五百四十二貫八百文省至第六止第九日每日解錢五百五十八貫七



百八十文省過賣小上供則每日解錢一百二十一貫八百四十八文省其府縣吏祿鹽錢則於小上供日解提舉司比年以來本司亦有運到綱鹽而經總制司分隸鹽遇小上供日即解錢一百貫於經總制庫送納又有變賣諸縣衣糧率分鹽錢解坑冶庫都倉所隸有蘆菜場係買菜粜鹽之所在論秀坊遇請官錢本場具單申公使庫照數支給每歲約支錢三千七八百貫及已賣過則於廩費錢內分擘解還府官主之又有包卓局係分鹽粜賣之所在府治西廡使門側都坊日逐請鹽即都倉照使府單狀支撥鹽籮差排軍押赴本局包卓或為則或為衆各有斤數分兩既畢依數發赴支鹽庫交收其支鹽庫又照數發赴都鹽坊變賣互相關防使無滲漏本局包卓以府官督之績附煎鹽場一所專以燒煎鹽籮灰泥其場即社稷壇舊地為之與抽解場為鄰初市人陳以得就府賣撲每料納息鹽一千二百斤每斤却於官中請工食柴水錢二十四文三分七釐足後有張元圭者經轉運司增鹽減錢剗撲每料增鹽二百斤每斤止請工食柴水錢二十文足時有措置官條其出剩乞支工食柴水之費僱人自煎且差使臣監管勿以給兩爭之人始者之說以為用張元圭之數為準每籮一隻泥一斤可煎得鹽十一兩二錢直錢六十一文五分足於內除工食

等錢外官司淨出錢四十一文足每一料可出錢八十三貫文足今自燒煎以來每料正納鹽一十三百斤計其息止出錢二十一貫四百有零仍請於轉運司併令本府抱認納息自紹熙五年十二月迄于今約燒過五十料督其事者左右司理以令境到鹽息比元措置官所申之數未能登及一半然官司之事有提督官有使臣有寺典等不若私家之省便今官司固是不能全獲其利然買撲之人並隊作弊以侵奪官課其源亦塞矣莆陽志涵頭鹽倉在郡東南二十里元豐三年置隸莆田縣延壽里松江志浙西鹽倉記　自黃海鬻㓗鹽利不容廢置場籍戶鹽禁不容弛蓋有產則有積有入則有出亦變通之權使益之法也故倉不得不設松江古華亭邑枕江負海厥土廣瀉牢盆之藏寔百它郡後升為府仍司浙西醎鹺併浙江東錢清西興及江北六場隸焉舊有倉歸附以來廢為瓦礫昭信校尉浙西鹽使阿散前仕松江府判官有明敏稱閱十年來莅是司至之日首以倉為急務乃率僚吏即故基峙屋八十一楹既成求記　余謂廊青鍔迴詹角翔舞重欒傑棟屬連演迤此倉之營締也瀼沙結白發波出素冰裂雹碎眩轉的皪此倉之貯蓄也風帆海舶隨潮下上富商巨賈雲合雨集此今之發運也此固為美猶恐未之盡領斯倉者或邪溝賄廢私販旁午私日多而官日少可不思所屏息乎或倉吏綱兵姦



利相視混為英而雜偽惡可不思所核視乎或上虧國用下關民食利未興而害未除可不思所建白乎昔杜中立為義武節度使歲輓鹽海濱人甚苦之置數百人具舟以載民不勞而軍食足當時號為飛雪將軍劉忠肅貴監衢州鹽倉人皆食善鹽且儲其羨以為償欠減十七八父老目為學士鹽今昭信建立若此則中立之才可見矣至於處監當之職任均輸之責如忠肅者尤當選其人昭信生西域久仕華夏趣向甚可嘉耿併書以告至元癸巳清明日朝列大夫松江府知府兼勸農事邯鄲張之翰記并書篆昭信校尉浙西鹽使阿散立將仕郎浙西鹽司副使趙仲良將仕佐郎浙西鹽司判官張明吏目史彬同立葛立方歸愚集題鹽倉壁　破賦須緡錢其斂困郡縣耽若厥矩矱溟海恣煎煉僚案課鹽勤息入計虧羨連艘走群商金帛委神向小人堪底用吏秩靡畢賤惟來符似火法制適中變省覽幾牛腰十日了未徧急行摘紙尾揮袖同掣電盈車筆摧頹溢匣印銷篆壯士縛米量食廢枕弗奠忍飢危腸吼失睡兩眼眩我本丘壑姿棄之封侯面胡為浪自苦剛作五斗戀會當還此笏歸雲送蒼弁松江府志西鹽倉在郡西湖東宋乾道七年併入北倉置浙西茶鹽分司歸附後為浙西鹽使司元貞元年罷　北鹽倉在郡西北三十步　支鹽倉在縣

西北三十五步乾道六年閏五月奏朝旨移置本縣今為鹽倉拜見記杭州府臨安志　都鹽倉在艮山門外紹興府會稽志　鹽倉在縣西北二十步見舊經四明續志　鹽倉在縣東五里設置倉廒三間寧波府鄞縣志　鹽倉一所在西北隅永豐門裏至元十三年以後權貯稅糧延祐七年復為鹽倉寧越志　鹽倉在郡治東廊赤城志　都鹽倉在州東南二里崇法院舊在報恩寺後又於子州裏置北倉揚州府儀真志　鹽倉舊在小南門外西洲之上廢於兵火隆興二年郡守曾愫請于朝復之後江沙漲塞舟行甚艱淳熙三年提舉司徙其倉於州東運河之北今在其城內東側福州府志安撫司鹽倉　紹興初帥奏置回易後始運貨官鹽以寧越門內之東舊將官廨積貯號犒軍庫乾道八年轉運司行鈔鹽法以合沙江南舊濟川亭為倉尋罷鈔鹽遂歸安撫司　鹽倉舊置于懷安縣東北之郭堙歸附後移於閩縣南臺天寧寺之北創公廨列廒廥延祐五年運使米兒伯臺重建倉廒增創廒廥歲收各場鹽貨崇安志鹽倉在縣西二百餘步淳熙之側建安志　鹽倉在縣東三十步又鹽倉在縣中門外西偏臨江志　鹽倉舊在軍資庫內今移在庫後別門延平志　鹽倉在省倉南董守洪亦安鄭僉重修前有水池以備不虞漳州府志　鹽倉在清漳門內前有池曰鹽倉



池倉廳三間旁列兩廒東西兩廊各兩廒年納吳慣沐瀆中柵三團鹽發貢在城鄉村一十五鋪及龍平水頭二大鋪與汀贑客旅通販司理掌之淳祐已酉守章公大任更新之莆陽志　鹽倉在縣中門外之西偏國初轉運司儲鹽數給諸縣聽民自買政遂縣各置倉其後又有產鹽浮鹽與鹽產鹽隨產高下敷之每產錢百文敷鹽三斤浮鹽源郡戶以船之大小為差與鹽每交易錢一貫買鹽四斤初只本錢九文一斤後增至二十一文政和以來公家置之無鹽本錢支與亭戶亭戶所輸不及額官無鹽可支而倉尚存永平府志　鹽糧倉在樂亭縣新橋海口洪武八年蓋造收貯海道客商中納鹽糧轉運赴府倉以供軍用滄州志　大通鹽倉在運司西南洪武三年創益通川志　支鹽倉在城內之西南隅掌支發澧陽志　鹽倉二其一在車渚鎮市其一在安鄉縣瑞陽志　鹽倉在都倉之右後改為州學今為路學吉水志　鹽倉在東門嶺之趾今廢章貢志　鹽倉舊有之後廢今李義坊名鹽倉巷臨川志　鹽倉舊在州學南後廢紹定間置大通倉於感化坊端平廢為贍學房廊宜春志　茶鹽倉在縣東百餘步今廢南雄志　鹽倉舊在保昌縣學之東今廢溍江志　貴州鹽倉通三廒計一十六間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六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七　十八陽

## 倉

### 倉官

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地官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鄭曰掌粟入之藏如廩人米粟地之所成故也漢書官公卿表云司農屬官有太倉令藉田令平準令者也　趙漢廣云廣漢廉潔下士續後漢書云平準令一秩六百石也杜預奏事云思惟藉田令本意以藉田千畝十頃之田計其按行周旋不過數里也又云藉田令凡宗廟粢盛御用膳羞及東群臣之調於是取所戶口足以當一縣之邑所供至重事責臨履也梁冀別傳云孫壽姊妹夫宗所不知書因壽氣力為太倉令三國典略張軌為倉曹參軍武有請貸官粟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以所服之衣賣糴粟以賑其乏晉百官表注云太倉令一人銅印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品第七奉月廿斛品奉以為上太醫令同也隋書食貨志後周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　隋仁壽二年九月置常平官舊唐書職官志大原永豐龍門諸倉每倉監一人正九品下丞二人從八品上錄事一人典事六人府二人史四人掌固四人倉監掌倉窖儲積之事丞為之貳凡出納帳紙歲終上于寺司唐會要隋末不置武德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置四員正觀二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大夫李乾祐奏增兩員以李文禮張敬一為之文明元年又置殿中裏行以揚恭王侍徵為之準吏部式以三員為定額監倉庫本是察院職務近移入殿院第一人監倉第二人監庫檢所移日月未獲大和九年六月御史大夫李固言奏監太倉殿中侍御史一人監左藏庫殿中侍御史一人臺中舊例取殿中侍御史從上第一人充監太倉使第二人充監左藏使又各領制獄伏緣推事皆有程限監臨遂不專精往往空行文牒不到倉庫動經累月莫審盈虛遂使錢穀之司狡吏得計至於出入多有隱欺臣今商量監倉御史若當出納之時所推制獄稍大者許五日一入倉如非大獄許三日一入倉如不是出納之時則許一月兩入倉檢校其左藏庫公事尋常繁閙監庫御史所推制獄大者亦許五日一入庫如無大獄常許一句

內計會狀三日入庫勾當庶使當司公事稍振綱條錢穀所由亦知警惧
勑旨依奏唐六典太原永豐龍門諸監每倉監一人正七品下漢書鄭生
云陂教倉之業。又夫有海陵倉大司農屬官有諸倉長丞後漢河南尹屬
官有滎陽阻倉長丞魏書有邸閣倉亦其事也東晉有東倉石頭倉宋齊
因之梁司農統左中右三部倉丞陳氏亦同後魏闕文北齊司農有梁州
及石濟二水次倉隋初漕關東之粟以貢京邑衛州黎陽倉洛口倉
華州河陽倉陝州常平倉潼關渭南亦皆有倉以轉運之各有監官皇朝
因之。丞二人從八品上諸倉監各掌其倉窖儲積之事丞為之二凡粟出
給者每一屋一窖盡賸者附計欠者隨事科徵非理欠損者坐其所由而
償陪之凡出納帳歲終上于寺焉　梁開平四年五月勑補開封府及河
南河北倉史非舊典也晏元獻公類要齊職儀太倉令周司徒屬官有廩
人倉人則其職也六典太倉令三人從七品下石氏星經天倉六星在婁
南倉穀所藏有三焉夫庾倉廩之所天田十二主卯糧也史記云武王
伐紂散鉅橋之粟周禮有廩人下大夫上士秦漢大司農屬官有太倉令
丞各一人文帝時淳于意為之後漢一人六百石魏品第六晉亦齊梁陳
亦然後魏闕文北齊司農統太倉令丞後周有司倉下大夫隋太倉令二



人事文類聚歷代沿革後漢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倉令一人六百石主
倉穀魏晉以下無聞後魏第五品中北齊家令寺領典倉署令丞隋典倉
丞二人唐典倉署令一人掌九穀入藏之數及醯醢庶羞品皿燈燭之事
舉其名數而司出納凡諸園圃樹藝者皆受令焉丞二人判署事大元置
太子司倉副司倉掌倉出納及薪炭等事　駢麗叢珠總說兩漢有倉曹吏
主倉庫北齊有倉曹參軍煬帝改司倉曰書佐開元改為倉曹參軍古今
合璧周禮有倉人庾人北齊司農寺掌倉正統太倉隋司農寺統太倉典
廩國朝祥符九年詔京師官年六十已上勿差監在京諸倉時國子博士
雍文載年六十五受敕上言求免上曰京倉自受納至給畢殆六七歲若
此輩一任則老於掌庾矣因著式焉。紹興十一年詔行在三倉以行在省
倉上中下界為名監官監行在省倉上中下倉界繫銜恭和定律諸倉使
一員掌倉庫畜積受納租稅支給祿廩之事副使一員掌同使餘副使准
此攢典掌收支文曆行署案牘凡歲收一万石以上設二人以下設一名
倉子掌斛斗盤量出納看守巡護之事與倉官通算少數凡歲收三十万
石以上設二十八人二十万石以上十五人十万石以上十三人五万石以
上十人四万石以上六人三万石以上四人二万石以上三人一万石以
上二人不及一万石一名唯中都總倉各十三人通州口倉共設一百二
十八右中都并外路京府倉設官並依此置唯通州倉設使副外各增置
判官一員節鎮省副使元設副使者仍舊防判漕運司六合倉并縣鎮應
置倉官者設都監一員凡設同監支仍舊其有科置使副一員并倉兼草
場者並依舊例即中都倉子若所收斛斟數多依上添設元經世大典官
制倉庫官　倉氏庫氏之為官其制已久國家於常調之選轉補之吏歷
倉庫一任視其錢穀之多寡地理之遠近為之減資陞轉之法焉非徒錄
其煩勞抑出納之吝使之知所勸也若資歷由雜職者止於雜職用焉
至元二十九年五月吏部言選注到倉官三十三員內有告稱不願并不
到人數再令吏部選補數足知有品級爭懸人員今蒙省議在都并通州
河西務直沽李二寺等處倉官比之其餘倉庫尤為難重今擬選注上項
倉官於應得資品上例陞一等如本界任滿收支交割明白別無侵欺短
少粘帶過犯給到元倫解由者再陞一等遷敘先儘到選相應見在人員
不敷聽於各衙門有出身一考之上令譯史知印宣使奏差內選用如有
推避之人依條治罪若選注不當耽誤收支糧斛罪及當該銓選官吏送
吏部照會仍分揀見注人員通行選注　元貞元年九月吏部言前李二



寺倉監支納馬世榮倉副張煩等告任內總收糧一萬一千四百八十石
三斗五升三合五抄八撮節次支交盡絕除依例准除合得破耗外積餘
耗糧一千一百七十八石五斗五升七合二勺七抄一撮本部照得大都
裏外倉官除至元二十九年五月已後除授人員已有陞等定例所據至
元二十四年閏二月初七日已後至元二十九年五月例前在都河西務
通州李二寺直沽等倉官任內所收糧斛多寡不同為此再議各官任內
所收糧斛若有積餘一千石以上者比依倉官李瑞等例再陞一等一千
石之下至五百石之上者任廻減一資歷陞轉省准吏部呈本年五月分
從七以下官員數內倉官趙輝李從慶賈儀等三員擬陞二等歷過倉
官月日後任通理銓注各各窠闕省議趙輝等既選充倉官例陞二等所
歷月日不須理算本部參詳今後似此人員擬合一體施行省準　二年
六月御史臺呈各處倉官人等有收糧多者四十餘萬少者不滿二萬例
陞二等看詳收糧多者倘因照略不及失陷短少利害非輕任滿別無侵
欺理宜陞用其餘收糧數少倉官一例陞等中間優苦不倫中書省下吏
部斟酌各倉優劣擬到陞加等第今後倉官有闕於到選相應職官并諸
衙門有出身令譯史通事知印宣使奏差兩考之上人內選用依驗難易

收粮多寡陞等任廻於應去地方遷叙通州河西務李二寺等倉官於應
得資品上陞一等任滿交割別無短少減一資通理 通州七倉 足食
有年 及秭 富有 盈止 樂歲 廣儲 河西務七倉 大盈
崇墉 永備南 永備北 充溢 廣盈北 廣盈南 李二寺 直沽
在都并城外倉分收粮五萬石之上倉官於應得資品上陞一等任滿交
割別無短少依例遷叙 永平 既積 廣衍 惟億 永濟 盈衍
豐實 順濟 既盈 萬斯南 萬斯北 收粮一萬之上倉官止依應
得品級除授任滿交割別無短少減一資通理 豐閏 大積 通濟
千斯 廣貯 相因 廣濟 大德三年六月吏部言倉官例所設正官
例合陞等減資周歲交代緣各官禮任月日不等同立齊界一例交換所
歷多寡不同若便照依呈准胡伯元一體陞轉中間似為不倫參詳倉官
各界得代所收粮斛別無短少應陞等者擬歷過七月以上照依元除陞
轉六月以下擬減一資應減資者六月以上照依元除優減五月以下止
理歷過月日省議陞等准所擬減資六月以上照依元除優減五月以下
擬減一十五月 大德四年八月上都留守司關上都廣積萬盈永豐三
倉攢典劉聚等未定出身吏部議上都所設萬盈廣積二倉俱係正六品



永豐倉係正七品比之大都平准行用庫品級尤高又係酷寒之地今擬
各倉攢典轉寺監本把并萬億庫司吏相應省准戶部言上都東西萬盈
廣積二倉所設倉官二周歲為滿司倉一周歲為滿不能齊界似為未便
吏部議宜依戶部擬司倉與倉官一體二周歲為滿省准 四年九月戶
部言直沽倉教海粮到來梢水與都漕運司等處對船交裝直沽倉止是
蓋會作數而已不出月餘交卸既畢在倉無粮可守任滿與通州等倉官
人等一體陞轉似涉太優移准吏部言既比各倉所掌優輕難循一體遷
用今後倉官比依通濟等倉例不須陞等任滿交割別無短少粘帶過犯
擬減一資陞轉外據見設司倉一十名亦合量減五名如准吏部擬相應
省議既本倉別無親臨收支粮斛存設大使一員攢典二名司倉二名斗
脚五名其餘人員並行革去餘准所擬 五年戶部員外郎趙奉訓言前
往通州李二寺河西務等處體知倉官司倉並不同時禮任所收粮斛不
下二十餘萬石見設官三員先到任者始於前界官處一一交盤見數待
同界官員立界收支其同任人員或三五月或半年之上方纔到任及司
倉人等到倉必須重復交量不唯交量生受抑且短少粮斛又都漕運司
申在都省倉三月一日齊界交割據本司所管倉分如亦三月一日齊界

實虛倉官短少卒不敷用又兼此時正是河倉儹運粮斛赣到舊粮未曾
儹動誠恐相妨合依已擬自下年為始六月一日齊界交割其六月一日
河粮已畢上年見在儹運赴都新運海粮未到乘此空隙各不相妨公務
兩便部議如准本司所擬自下年為始六月一日齊界交割為宜又議若
擬司倉與倉官俱各齊界除在都司倉六十七名三月一日先行逐旋發
補其河倉總用司倉一百一十一名俱於各路年終得代院務官內勾取
如令隨即起解到都聽候至六月一日關發中間或有病故者或有避懼
在逃者必再催督各人居止去處地理遠近不同倉卒不能齊集其司倉
止是聽受倉官支使分辦之職節續關發收受粮斛事不相妨參詳除倉
官依准戶部所擬六月一日齊界外據司倉依舊逐旋發補交換相應省
准五月省議和林宣慰司所轄倉庫除廣濟庫官別行銓注稱海扎渾也
迭別䜭不係常川收粮倉分如和林昔寶赤八剌哈孫孔古烈倉收支粮
斛浩大又係緊急支持去處擬將上項諸倉改立從五品提舉司各設官
三員提舉一員從五品同提舉一員從六品副提舉一員從七品周歲為
滿於刋選人內選充應得資品上擬陞二等任廻別無粘帶過犯照依元
除地方遷用所歷月日通理任內所收粮斛若有短少依條追陪黜降五



月甘肅行省言本省極邊重地供給諸王屯駐大軍規措粮儲浩大賑得
腹裏行省倉官受勑牒常調遷轉唯甘肅倉庫官多任色目之人不知官
事利害止是本省差設比年以來錢粮失陷連綿追理不能杜絕今後合
依腹裏倉官例於常選相應人內銓注省擬甘肅二路每處設官三員監
支納一員正六品倉使一員從六品倉副一員正七品二周歲為滿於刋
選人內銓注入倉先陞一等任滿交割粮斛別無短少粘帶過犯陞一等
照依元除地方遷用若有短少依條追陪黜降六月御史臺言江容楊春
俱歷提控案牘三十月未應入流既充倉官例陞一等止該正九品級今
注倉官係八品窠闕任廻理從八月日添一資歷陞轉事屬違錯部議江
容楊春俱係提控案牘一任依例合於提控案牘籍記既已選充倉官例
合陞等比依成棹例任廻理算正九月日如准所擬任廻改正今後似此
人員依上例銓注省准 大德七年十月吏部呈擬注到大同倉官忙兀
魯不花等二十四員都省議倉官依唯部擬二周歲交代除納蘭不剌永
盈倉係邊北酷寒地面例陞一等其餘六倉雜中責之粮隨時出納難議
一體定奪若任廻別無短少粘帶擬減一資陞轉 八年七月湖廣省咨
漢陽府言每歲出納錢粮浩大所設倉庫官止於各路司吏內選用本府

雖為散府緣直隸行省若於本府請俸司吏內選充滿日依例求敘本省
議散府司吏請俸六十月之上選充本府倉庫官一界滿日年四十五以
上與吏目未及者務使七十月之上至九十月選充一界者年四十五之
上與都目未及者院務提領內任用吏部議湖廣行省所轄散府司吏充
倉官合依河南行省散府司吏充倉官比總管府司吏取充者降等定奪
省准　大德十年四月吏部言伏見京畿并都漕運司所轄倉分見設司
倉人等作弊不使蓋百司得人則治非人則廢況倉官之職所任繁重雖
取其人多於有過人內選取殆非長法如歷錢穀人員所犯欺詐情罪若
復置之此地適足以長奸滋惡為弊尤深牧民之間犯贓亦可以廻避此
職今後須以無過之人遷充使其人各知錢穀為國之重亦足以有所懲
勸且每歲銓注倉官願入狀者不能盡用今歲倉官自願十無一二俱於
列選人員內提注足見各倉事體雖以用人為本然法弊則不能不變事
關錢穀宜從戶部照勘議擬省准　六月河南省咨所轄去處除汴梁歸德
等腹裏六路倉官庫子攢典照依大德四年咨准定例差設外據淮東淮
西荊湖兩道宣慰司所轄路分并蘄黃二路擬合一體已經劄付各於大
德十年正月為始於州司吏內勾補周歲滿日別無粘帶過犯於路府司



吏內委用庫子攢典於縣司吏內勾補周歲滿日別無粘帶過犯轉補州
吏無州路分所管縣分上名司吏內選差依上轉補違例委用者雖有役
過月日並不准算除已劄付淮東淮西荊湖兩道宣慰司并蘄黃二路依
上行之省准　倉庫官陞轉例　至大三年三月尚書省判吏部照先奉
中書省劄付通州河西務等倉六月一日齊界交代在都倉官三月一日
齊界交代又元貞二年六月奉省劄通州河西務等倉每歲所收糧斛不
下二十餘萬擬陞一等任廻交割別無短少減一資歷陞轉在都京倉每
歲所收糧斛五萬石之上擬陞一等大德三年六月中書省劄省倉所設
正官例合陞等減資周歲交代緣各倉官禮任月日不等同例齊界一例
交換所歷多寡不同倉官齊界得代所收糧斛別無短少應陞等者七月
以上照依元除陞轉六月以下擬減一資近於至大二年九月內省議通
州河西務在都京倉官從新銓注已於是年十月初二日禮任將見任者
俱各截替部議除在京倉官已歷七月之上照依舊例陞轉其通州河西
務倉官俱係陞等減資人員自至大二年六月之任至十月一例齊界截
替上曆五月若比例不陞卻緣各官即非病故終是截替又兼已經陞等
難議回降若交割別無短少照依已除陞轉擬不減資似為便益省准

四年九月戶部言據萬盈廣積兩倉申伏念國朝治民之本禮樂為先富
實之源錢糧為重竊見本倉官員俱係常選所發自至大二年十月蒙尚
書省遷充前職至大三年正月齊界之任經今半年之久所收糧斛倉廒
盈滿竊恐經年燒折發變倘有失陷壓勤追陪輕則斷罪重則破家由此
論之不為不重又緣出身通例擬二周歲為滿交代別無短少止陞一等
不理月日禾林倉官二年為滿例陞二等所歷月日又同初任通理大都
京倉官員自三月一日齊界禮任通州河西務倉六月一日齊界之任俱
於七品以下流官并各衙門兩考令譯史宣使人員許願入狀然後銓注
周歲為滿入倉陞一等任廻又減一資通理月日及豐實倉每歲收支糧
斛不滿三萬依前陞轉減資竊緣上都萬盈廣積兩倉北連沙漠地接禾
林廻遠達酷寒之地周歲出納少者不下三四十万餘石比之大都倉分
所收糧斛爭懸數倍實是優劣不同如蒙照依禾林倉例陞二等唯復比
依大都京河二倉一體陞等減資不為偏負本部照擬大都京倉各收糧
斛數少周歲為滿例陞一等惟上都廻遠酷寒之地廣積萬盈兩倉每歲出
納糧斛三四十万石不為不重惟見任倉官又皆流官常選即非留守司
保用人員及以二年為滿止陞一等不惟優劣不同又使廉慎無以激勸



上都兩倉合依大都京倉之例周年為滿別無粘帶短少陞等減資似不
偏負中書省下吏部議各處倉官陞轉通例行之已久今上都兩倉雖與
所指倉分各掌事體不同緣係酷寒之地量擬照依舊例二周歲為滿交
割無虧吏無過犯於應得資品上陞一等歷過月日今後比例通理省准
皇慶二年正月河東山西道宣慰司言近為屯儲府所轄通濟等四倉
急闕收受子粒倉官本府所轄迤北淨水等三倉俱係上司遷到常調流
官今據南屯四倉照依迤北三倉例銓注常調人員唯復於本道解由到
司錢穀官內就選依例通理月日或俟秋成於大同等處屯儲軍民總管
萬戶府見役屯官屯長內不妨本役輪番差撥收受周歲交替官民長便
本部照議南屯倉官若於長選人內選差南陽洪澤芍陂等屯別不曾別
設倉官又淨水等三倉所受糧斛俱係有司乘賤和糴亦與上項倉分不
同如准本道宣慰司所擬每歲秋成從本司於大同屯儲軍民總管府見
役屯官屯長內摘撥收受下年相沿交代庶革擾民之弊省准　延祐四
年四月江浙行省咨各路司吏歷俸已及兩考在後選充五万石之上倉
官一界如無侵欺粘帶合無將歷過倉官月日比路吏一倍折筭歷五万
石之下倉官月日以二折三考元設路吏俸月通理九十月照依見俸遷

降通例。歷典史一考陞轉。惟復五萬石之上者比同考滿路吏出身充典史一考陞吏目。五萬石之下者於典史內添一考依例遷叙。庶毅勞逸均平。人不避難。部議令依江浙行省所言。各路見役司吏已及兩考選充倉官。五萬石之上。如無侵欺粘帶。比同考滿出身充典史一考陞吏目。五萬石之下者。於典史添一考依例遷叙爲宜。省准。八月十四日湖廣省言。常德路易罪元充潭州路司吏五十一月。大德九年補倉官一界。遷充常德路司吏通理九十月。令次奉到吏道出身新例。不見所歷倉官可否准理。又興國路中路府倉庫官。俱於本衙門見役司吏內取用。掌管出納錢穀。責任至重。無可養廉。出納之際稍若取要事發依例斷黜。令止理實歷月日已是偏負。部議湖廣行省倉官既於見役請俸路吏內選充。宜從江浙行省元擬。如係路吏歷俸已及兩考。選充倉官一界別無侵欺粘帶。准同考滿出身充典史一考陞吏目遷叙。庫官周歲如無粘帶准理本等月日考滿。依例陞轉相應。省准。元典章雜職依前致第品級遷升例 派官內選用者任迴理派官月日。元擬雜職人員任迴雜職遷升 平准行用庫官任迴減一資歷。塩場司令丞管勾任迴減一資 通州等倉官升一等減一資。通州七倉。李二寺直沽二倉。河西務七倉。京畿等十五



倉升一等。豐潤等三倉藏一資。各衙門選用人員任迴本衙門所轄叙用。匠官院長至從五品止於匠官遷升 嘗辦錢穀官諸雜職人員例 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定 一辦課分爲三等。上等充提領。中等充務使。下等充都監。一辦課官升轉一周歲爲滿 都監三界升務使。務使三界升。提領三界升受省扎錢穀官。又歷三界於從九錢穀官內任用。諸雜職人員。比附院務官一體升遷。塩鐵副管勾。相副裝查批引等官 諸衙門倉庫塩敎等監支納大使 資品錢穀人員例 五千定之上提領正七。大使正八。副使正九。二千定之上提領從七大使從八。副使從九。一千定之上提領正八。大使正九。省扎副使。五百定之上提領從八。大使從九。部劄副使。一百定之上係中等錢穀官設提領大使副使 五十定之上設大使副使。五十定之下設都監 倉官窠闕 監納正七 大使從七。副使正八。京倉一十七處 千斯 相因 豐潤 通濟 廣貯 永平 永濟 惟億 盈衍 豐實 太積 廣衍 既盈 既積 順濟 万斯南 萬斯北 都倉一十七處 有年 樂歲 富有 廣儲 足食 太盈 盈止 及秭 充溢 崇墉 迺積 永備南 永備北 廣盈南 廣盈北 李二寺 直沽

倉官前後升等例 至元二十六年十一月呈准升一等通理月日。至元二十九年五月呈准在都通州河西務直沽李二寺等倉應得資品上升一等。如本倉別無侵欺短少再升一等。歷過倉官月日例不准算。元貞二年六月十一日呈准周歲爲滿。內通州河西務李二寺直沽倉升一等除授任迴減一資。在都并城外倉五万石之上升一等除授。一万石之上任迴減一資。大德二年三月令史揭橥承奉省判本部所呈擬列京畿都轉運司中各倉官依例交界于后。三月一日立界交代倉一十一處 既盈 相因 惟億 豐閏 永平 通濟 廣貯 豐實 既積 万斯南 万斯北 七月一日立界交代六處 永濟 千斯 盈衍 大積 廣衍 順濟 選差倉庫人員 至元三十一年御史臺咨奉中書省劄付准江西行省咨該先爲各處官司差稅戶充倉庫官攢典庫子人等於富差貧本省與行臺監察等一同究議得南方稅家子孫相承率皆不曉事務。唯以酒色是娛。家事一委幹人。歸附之後。從充倉庫官並不諳練錢穀。又不通曉書筭。失陷官錢。追陪之後破家蕩產。虧官損民深爲未便。如蒙照依本省移准中書省咨文事理。今後各路倉庫官大使副使擬於見役府州司縣吏典史內驗物力高者指名點取。如有不敷本省立



格差取倉官。已後告開司吏典史內有物力之家。仰一體選差。似革官吏貪饕之弊。亦絕百姓破家之患。今將吏部議擬倉庫官出身定例開坐前去。請定奪回示。除已依准江西行省所擬另行外。仰行移合屬嚴加體察施行。一本省於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議擬到廣濟庫提領大使副使并各路倉庫大使副使及平准行用庫副各各出身定例開坐移咨去後。於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初六日回准中書省咨該送吏部逐一議擬到下項事理 倉庫官例 大德八年七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吏部呈腹裏至元二十五年呈准各路司吏實歷請俸六十月吏目歷兩考陞都目。一考陞提控。兩考陞正九。若路司吏九十月歷吏目一考與都目餘皆依上陞轉。議得江南提控案牘除各路司吏比依腹裏路分至元二十五年呈准定例遷除。其餘已行直補并自行踏逐根脚淺深之人。自呈准月日立格。實歷案牘兩考者止依至元二十一年定例九十月入流。未及兩考者再添一資遷除。例後違越剏補之人。雖有役過月日別無定奪本部參詳各路及考并滿考司吏員多缺少於內亦有選充倉庫大使副使人等。若便照依先例擬陞提控案牘都吏目內定奪。恐與新例差遲。咨請定奪回示准此。照得至元二十九年吏部呈議得各省既於各路總管

府請俸司吏內選取廣濟庫副使即係出納錢穀之職參詳如司吏請俸二十月之上及一考者選充一界滿日別無粘帶年四十五之上與吏目年未及者院務使內任用如四十月之上至六十月選充者一界滿日年四十五之上與都目年未及者院務提領內任用七十月之上至九十月選用者一界滿日年四十五之上與提控案牘四十五之下於巡檢任用又各路倉庫大使副使并平准行用庫副使就於各路總管府司吏內選充滿日別無粘帶正令驗實歷司吏月日諸倉大使比附廣濟庫副使一體叙用其餘副使八員降等定奪如元歷司吏月日淺短許移轉又充副使一界依上遷除已經移咨本省依上施行咨請照驗准此照得各處錢粮造作責在有司管領各供有正官提調每歲取勒認狀設有虧欠耆落追陪其倉庫官員在前供係各路自行選差近年以來本省銓注中間恐無抵業設若侵欺錢粮追究無可折剉有累官府深為未便省府仰照驗今後照依都省咨文內事理於各路見役司吏或曾受三品以上衙門文憑歷過錢穀官三界相應人內從公選用有抵業無過之人充倉庫官滿日依例升遷施行

倉官貼補庫官對補

至大二年九月袁州路奉江西行省劄付撫州路申准總管王嘉議關該近奉省劄臨江路總管万少



中嘉司吏先充倉庫官重役滿替給由到路不行從優先行定奪却與朔補人數一例挨次守缺停闕數年不能遷役倉官已有養廉分例尚蒙省部定立出身惟有庫官另無俸給養廉又無優升定例莫若今後庫官對缺收補稟省府依准所言對補相應仰照驗施行奉此除遵依外切照倉官交取參庫官收支錢帛各任重責利害頗同倉官雖有分例往往因而消折正粮將分例陪納選官少有得為養廉之資者雖蒙省部定立出身及庫官對補卻緣多有在前歷過倉官重役月日未及不該升轉例應貼補及庫官得代在通例之先者朔補司吏一體挨次守缺久不得補得闕生受若擬令先儘收補相應申乞照詳得至大元年十二月十二日臨江路申前事已經劄付本部依上施行外今擬見申省府議得今後各路倉庫官例於見役司吏內差充庫官歇下名缺須候得替庫官給由到路對缺填補選役外但遇路吏有缺須要先儘歷過倉官重役月日未及不挨升轉之人及庫官得替在通例之先者亦須挨次貼補余有名缺方及朔補人員無得攙越合下仰照驗施行

倉庫官升轉

延祐四年十月行省准中書省咨撫州路備大盈庫申庫使張京另無俸給如蒙定俸給祿准復依湖廣省元擬庫官周歲滿替准理路吏月日考滿依例陞轉官吏俸給已有定例外擬倉庫官陞轉一節本省未奉前因咨請照驗准此送擬吏部呈奉中書省劄付本部呈江浙省咨各路司吏歷俸已及兩考在役選充五万石之上倉官一界如無侵欺粘帶合無將歷過倉官月日比路吏一倍折算歷五百石之下倉官月日以二折三與元役路吏俸月通九十月照依見奉通降通例歷典史一考陞轉唯復五万石之上者比同考滿路吏出身充典史一考陞吏目五万石之下者於典史內添一考依例遷叙本部議得江浙行省各路見役司吏已及兩考選充倉官如無侵欺粘帶比同考滿出身充典史一考陞吏目依例遷叙相應都省仰依上施行奉此已下主事廳標附格例去訖今奉前因本部議得江西省咨倉庫官任滿未奉陞轉定例以此參詳合依呈准江浙行省元擬如係路吏歷俸已及兩考選充倉官一界另無侵欺粘帶比同考滿出身充典史一考陞吏目遷叙庫官周歲如無粘帶准理本等月日考滿依例陞轉如蒙准呈移咨行省照會劄付本部為例遵守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通濟等倉

元置通濟等四倉秩正七品每倉各置監支納一員正七品大使一員從七品副使一員正八品

通濟倉　廣貯倉　豐潤倉　豐實倉

豐穰等倉

元置豐穰等八倉秩正七品每倉各置監支納一員正



七品大使一員從七品副使二員正八品

豐穰倉　廣積倉　廣衍倉　大積倉　既積倉　盈衍倉　相因倉

老於掌庾

宋祥符九年詔京師官年六十已上勿差監在京諸倉時國子博士韓文載年六十五受勑上言求免上曰京倉自受納至給畢始六七歲老若此第一任則老於掌庾矣因著式焉長編

記其姓名

梁莊肅公適景祐中監在京倉南郎敕錄米全忠後莊肅上疏罷之曰全忠微臣何以為勸仁宗善之擢審刑院詳議官記其姓名禁中自是遂見擢用石林燕語

米

真西山集中行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重行追奪等事　照對本司寄納倉在太平州蕪湖縣某昨因巡歷至本縣有百姓湯執中者詣某陳告本倉合干人湯文等監糶官吏某即送蕪湖縣追究尋改送江寧縣鞫治乃知監倉張錡持身不謹無以檢下故使本倉之吏紛然而為姦擬專知邵雄斛級尹茂廳子夏震攬戶孟三二等供指監倉張錡累令夏震往孟三二家借錢入己使用前後通計七百五十貫文及孟三二以索還為言監倉張錡乃令邵雄許以將米受納每石減饒耗米五升以折還所欠其後孟三二攬到人戶苗米赴倉交納凡一千七百餘石遂如元約減饒過耗米八十五石有奇某已將夏震邵雄等從條斷遣訖竊見文林郎監江東轉

運司寄納倉張錡以門蔭得官宜知愛重顧乃蔑棄法守縱壞廉隅輒於
攬戶借貸錢物又以官米准還私債考之具獄衆證甚明揆之三尺罪犯
至重若使幸免則凡貪贓之吏何所畏而不為伏望朝廷特賜敕奏將錡
重行追奪仍罷本任以為來者之戒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小貼子
竊見本司寄納倉監官自嘉定二年以來有修職郎王佐才承直郎許如
川者皆以贓敗論罰非輕而後來者仍前違犯蓋緣監官雖隸本司其到
罷即不經由本司批書印紙不關有無縮繫徑自離任若泛然不相統屬
者故往往敢為欺弊考若無人欲望朝廷特賜指揮令後寄納倉監官到
罷經由本司批書印紙在官無違闕方許赴部注授是亦關防之一端伏
候指揮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奉聖旨張錡降兩資放罷餘依小貼子
內事理施行　啓劄　淵海熊克賀王寺丞關倉　對合上心寵命使指爪時
何待天既遣於前期棠舍所存地更臨於舊部有識交頌不謀同辭洪惟
累治之朝式重均輸之政建官提領皆謂起於熙寧創法貯儲孰知始於
景德方嗣皇之圖治宜屬使之鼎來洪惟其官蘊藉醇深規摹閎遠要由
殊擢府典要藩比賜覲於彤庭特改頒於翠節總關封之七聚頒漢制之
六條矧是使臺邃如仙府移洞天於春圃飲渤海於秋渠政理餘閑惟賢



者而後樂此儒雅緣飾豈俗吏所能為之屬翊節之云初諒列城之竦動
某脫塵末節初試冗條宜刀乘田厩有牛羊之茁壯苑身夏屋廡無風雨
之震凌　賀李朝請關倉　臨選漢廷總司關庾吉獻前席已聞帝語之
褒將命外臺預見民心之悅有識交頌不謀同辭竊以熙寧天子之創規
寔參異代帝平使者之提領特峻他司累朝皆踵於宏模嗣聖必疇於雅
望共惟某官學精探賾才敏撥繁明習憲章翊濟家傳之美緣飾儒雅宜
推郡最之良比賜覲於彤庭函寵分於翠節粤封七聚暫專提判之權華
省六聯佇進掄思之列某投閑甚久起廢猶新末水假塗嘗獲趨於賓廡
建山懷紱乃幸適於使臺　賀鄭吏部關倉　露章勇退錫節鼎來漢省
高華暫輟銓郎之任關封與衍式隆庾使之權休聲所同和氣自至切以
攬范滂之轡方惠於遠民戴潘岳之輿更將於壽母豈特援澄於封部庶
幾表率於縉紳共惟某官古學根經高文貫道佐成均之務行風著於士
林替司列之曹望從隆於朝路簡求特厚恬養彌堅洛西清而彷徨盍聯
從橐循南涤之眷戀想奉親闈果膺臨遣之榮佇見召還之速某投閑甚
久起廢猶新共理非良方奉皇華之政平反是喜尚資錫類之仁嚮仰惟
勤刻款苟晚　賀胡大夫關倉　賜覲紫宸分華翠節眷劇部倉儲之盛

屬藉條才簡清時郡最之優推將陰指訓辭深厚原隰光華竊以充湯用
心備敢忘於先具漢唐故事制皆重於常平振民富守於前規遣使必疇
於高望共惟某官英姿邁往卓識除空練達典章蚤濟家傳之美亦宜條
教久推吏績之良昨召對於漢廷亟總司於關庾節用龍虎暫頒判狀之
權履上星辰佇正論思之職其屬分侯屏寄通使臺不腆緘縢聊奏與魚
之素有嚴英蕩即迎六轡之華　陸游回江西王倉　光膺宸命出擁使
華遄聞新渥之傳莫諭古人之喜伏惟某官器姿閑敏學術淵深清節凛
然風高嶺嶠之政光聲藉甚已震江淮之間自顧衰遲常交英俊覺魚遠
至荷舊好之不忘倚馬少留慚報書之良遠惟祈珍嗇用慰願言　賀謝
倉　顯膺帝制起擁使華雖輿論歡然謂未究大賢之蘊然用人如此誰
不知公道之行共惟某官躬真獨簡貴之資蘊篤實誠明之學早並遊於
洛下晚獨步於江東談笑多聞文章爾雅履常應變雖與時而偕行據古
守經蓋絕世而獨立風采聞于天下勞烈簡于上心自去清班久安真館
付功名於昨夢若無意然顧富貴之迫人恐不逸耳造法官之决事付使
郡以侵賢曾未踰年已聞報政入膺三接之寵出臨千里之畿明詔始傳
吾黨相慶以謂名流之施設當有前輩之規摹班超之策乎平陽城之考



下下至於俗吏乃求奇功所類一洗簿書之塵庶幾以稱臺閣之望此自
明公之所及豈須賤子之具陳　陳琪通新除宣倉　妙選儒宗肅將使
指輟千里惠慈之政靡徇民留司一道廉察之權欲倚君重不獨任聖朝
耳目之寄要使措遠邇畿甸之間除目一收騅聲四起共惟某官受天間
氣絕世清標蟠萬卷於胸中蘊冰柱雪車之瑩掃千軍於筆下決風檣陣
馬之神遂魁璧水之英即展雲霄之步圜橋冠帶風欽夫子之才名秘府
圖書久屈仙郎之讎校橫經未邸搜拔升墀上方要路以期登公乃急流
而勇退民屬自詭物論未伸出守雄藩万口騰襦袴之詠入膺異寵尤重
思簡障之功屬特軫民瘼之尤深分責惟外臺之是賴眷今重地莫若全
閩擅摘山煮海之饒利源寔鉅專發廩賑貧之職事權匪輕以至豪帷閭
俗而悉藉諏訪之勤攬轡登車而頓有澄清之志凡茲數者疇克兼之必
將蹤通明敏之賢然後可以濟事艱不有發強剛毅之謀則亦無以主風
憲將欲遴求於勝任孰如就畀於惟良所以暫勤此行蓋非苟遣願亟馳
於四牡副久徯之群情紅腐儲倉行播外府流錢之譽紫泥封詔徑歸甘
泉從橐之班伏念某賦性顓蒙受才謭薄讀父書而設不知變涉世事而
自嘆甚迂三世登科家訓有慚於黜類一行作吏儒冠深恐於誤身所幸

季子之舌雖存其如虞翻之骨猶在欄斑綵袖合髣萩水之懽冷落青衫
勉為門戶之計神形徒瘁官學何成然而刀雖鈍而粗知激昂志尚剛而
先自抑畏所以不辭奔走益厲事功兩載司征登壟備積於冗賤一同戒
政對松企慕於清真善委身於造化之中獲受察於照臨之下駑馬之躬
十駕敢辭奔走之勞鷦鷯之巢一枝深有慚嫌之望　謂數通新除宣倉
顧膺宸跨榮建庾臺燕穀而清香凝函報廬陵之政龍節而英蕩轍式
觀閩嶠之風即宿客移使星快矚共惟某官學根正大識探幾先攬秀氣
於鄞山質奇偉高明之見窺瀲波於鄞水富清新雅潔之文發馳動地之
香名蜚璵圜橋之多士屈從幙府權貫膠庠戶外之履鼎來席上之珍增
重雲横蓬島鞭笞鸞鳳之群日永蓍庭飛動龍蛇之字羽儀玉筍模範金
枝蔚為漢殿之望郎職是虞朝之考績使盡參三大臣之掄選肯均
選六一先生之鄉坐嘯黃堂蠻搖自服靜揮白羽桴鼓不驚　最狀登聞
皇華更畀義集積倉之社朱文公之良規利霑舉子之家趙忠定之遺愛
遍來告難復恐泛緩正資振起之功知有澄清之志祇恐星馳於二節不
容澤敛於一方某猥以書生初從吏役養習曲臺之學嘗披方冊之文師
承已深於精微稟命未親於謦欬喜登車之有日將捧印以候迎子步亦



步子趨亦趨豈但威儀之末在官云官在庠云庠不離職業之間欲打悃
悰未易殫究　福建提幹通劉倉　積倉而轉用光分屬獲從於其長幹
盈而古無咎移忠膺莅於厥官作選入幕之賓將蹈升堂之霧師資在望
吏貴奚憂共惟某官秉德鳴謙開心挾約鍾三光五嶽之氣獨得其全勸
諸子百家之書一歸於正發揮有用之學踐履可行之言厥有典常不為
崖異自鳴琴而奏最即躡足以摩空考禮樂於曲臺繼仲尼之溥正鍊
功業於白玉有貲世叔之討論佐直寬剛簡之教於成均齊出處進退之
風於真館擁木綿而吟㬊句肯為閩嶠之游森畫戟而凝清香消致劬津
之化鳳書褒美龍節輝華獨癸豐稼憂國之心深切深知取予摛山之利
以饒帝曰來歸民方顧借星占一郡寧容劬患於一方霧作商岩會見傍
流於四海某幼而苦學壯未知名馬蹄春風濫吹南宮之十七簷花細雨
貽謝泮水之諸生誰謂讀書不堪畫諾在官言官在庠言庠願揮毫之
思予步亦步予趨亦趨更覬循循之誘歸依栄切叙述奚窮　余日華賀
新江西倉陳寺丞　七狀　伏審月紀夏五暑風消微共惟某官肅將偕指
旌馭戒嚴后皇東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謹悄泓穎恪布心聲仰惆典箴儀
我攬轡　某申謝寒燠已勘石方比辰南薰阜民不審賓履奚若仰惟譽

望日陰風未遠振二星所次万辟必臻更句上體耳目之寄珍瑞鼎茵之
節佇迎丹詔入侍清光共審渙綸竟陞貴節周原郵音一傳所郵千里輝
地靈川后亦歡欣鼓舞惟恐惠臨之不速也載惟某官姿稟之英特德量
之恢宏詞華之典麗政術之疏通視今名流無出其右自騰郡最妙東淵
來入踐班行益彰賢譽鵷從鷺序暫將龍英先聲所至一道家稱然驅騎
聯翩當與前驅逢迎於道路必孤江右望賜之泯耳與誦同鯫僉言匪佞
某耳剡聞聲秀望閭居諸之馱泛大雖接吟紛榆而霄泥夏隔仰駿騰
範欽近無階每撫西風私自愧悵而已張意幸會試郡寿易將以迓恩奉
承條教平生風素慚滿可知茲趁戍期寄遞珂里使星炳煥瞻覲匪遙千
百有懷欽遲拱布　某資稟愚淺無足比數五年班綴越俎郎闈自詭补
膺誤恩于鄖屏息田里偶逼瓜時被旨趨行觸熱登道徊雲布護中心峻
佇惟是舉百鈞於一羽之力惕惕然以不勝任為憂天與其逢密邇臺治
或家閔念少賜寬假俾孤踪有所憑依某倍加自力庶幾免於戾矣　某
竊聞書以代贄古今所同雖積制方嚴禮不敢廢輒裁短啓附之東劄少
伸賀履之誠並次梁布蕪韻不工儀屏遇目而貴之幸甚　某敬聞群玉
大眷欽想和氣隨軒福禄來會訟涂屆有委役巨細悉願稟承又謝權漕



劉倉監丞　七狀　伏以金㭊中御涼風西來共惟某官使指嚴重疊組光
華列城豪休百神交贊台候動止萬福某潛消泓穎恭裁柔呐仰干藏府
伏丐熏慈以序省覽　某日欲未宣敢復候問酉鼎較平時何若戴惟天
生英偉出扶昌運奉天子命欽恤七閩方且以陰陽為役若毋佚祝釐之
請然區區愛助尚祈厚其身以福蒼生願典司服御者留意　某官高明
之資揮洽之學鯁直之操雅健之文在當今為第一流人物粤繇迪簡瀛
歷清華讓論風猷國己動見旒而聳搢紳矣虎符課最龍節觀風選擇既
精譽望益峻欽柰華之雲而垂覆岑朧猶屯其施光而大之以澤四海善
類所同倭其恐夫佞者公言以之　某跡遠微蹤肖昧趨成陟降增屺驍
望典刑不自意料大賢存記予其潔賜之坐開勞先世眷遇有加驟爾梟
辟即許之任殊非屬吏之所當得懦衷昂激銘篆奚窮千百謝私姑寓方
分之一　某縣薄之資無以瘉人料條所拘俾司征市撫塵走俗已於前
月二十七日庚寅交事麻川一關之市數百之家俯處山樊猥名為鎮東
有後山西有江坊南有崇化北有長平商賈貿易皆萃於斯鎮居其中讖
征所不及莫敢誰何所倚辦者紙劄瑣細而已終日坐曹錐刀是計總其
日入之數雖充月解之輸退省跡庸騾親財計瘝曠之責必不能逃隻身

僑寓屏息跌踺天侈其賜獲依英蕩之下所冀矜容倍加覆護匪懟伊教
溉以餘波使斷潰絶港中弗致如智井之涸則万折必東不敢忘滄海之
惠也僭躡絲誠偶楮不任戰懇　某屬部委吏不敢犯分僭中星臺閣輔
蕪寧之間　某切恐下鎮偶有匿册顧彈駑鈍以勸事上者伏乞條布
道閤倉劉監丞七啟　切以行夏之季歌風之薰共惟某官瑞節煜煌瀅
清得體明靈叶扶台候動止万福某敦陶煉精惆璘琛窶積從門下舍人
瓶典藏間伏祁矜省　某寅諏動作中布在前狀惟一遺福星列城司命
民頌其德吏畏其威百順之祥以崇以集俯仰際墻清寧無間日用飲食
何有於我鼎茵善頌何所措詞某用是懔悅自失　某前歲趍調寄徑鋒
律仰恃平家子姪之契遂有登門望履之榮伏蒙薰懸累去位貌執贄還
贄如敵已然間勞之勤欲䰟之遲衝戴盛意肺腑輪囷忽遽渠違再見夏
抄尊慕道誼如幾車辰斗米審少昧所鄉惟是位界人下冀謝缺然每謂
名分穹壤禮之大者必蔺敬之至者無文惟宜懇恳之幸甚　某官英姿
勁特直氣横陳見於文章盖其土直凜然忠義塞乎乾坤厥今衣冠指為
宗匠是宜冕旒結知在庭莫望紬書石室涉筆成均月拜句除趾步禁從
孰謂欲散之寄乃煩慈惠之師剔昔之宰邑近之分符令之建臺不易所



部豈非福星照臨自有分野時雨滲漉靡限封疆欣然宜室興思曹裝行
趍七閩人士不能久私惠澤矣　某寒鄉晚出無所知解幼佩父師之訓
偶躡世科憂患叢中十年不調雖荷諸公過聽交剡于朝泣以資淺人微
倍費造化自知既審亟叩銓曹偶得今任退省委吏之職會計必當臥予
必公商旅必寬吏牍必据囊此數責孰謂書生之可辦戊期既及淵冰在
懷天相其逢密拱華節昕夕得以秉承條教威蒙閔念少賜寬假俾孤蹤
有所馮依某十𥙷自乃或万分有一及民莫非門闌之賜冒犯威嚴某當
著戰臬　某竊謂以卑事尊進必有贄非假声畫無以自見駢儷一通控
叙情素惟是學殖將落言久不文則獻煩瀆上干霆嚴某不勝震慄之至
某壓埃下吏分有常守不敢輒中星臺玉𠛱之致某職在奔走屬部之
內或有驅使奉令承教無敢不力　與江西陳倉七啟　伏以梅澤尚閟
荷風生涼共惟某官對越龍光疢嚴柱柳山祇川后夾鼓萬祥台候動止
萬福某頓首奏記仰溷中涓切祈財幸　某申調鼎衣已嚴右畫北辰琴
風未薰敢再拜以諗台履之詳仰惟德駿望隆天相人詠宜有百順萃于
一身更冀酬酌陽明珍調邇瀲上副九重之眷下符四海之望某勤惓有
構　某官興學家傳遠猷天賦發結前旒之眷亟登清切之班勇退急流

屢膺隆委聲華赫奕績用著聞虎節龍英來臨江右賁德廣惠浹洽民心
簡在帝衷蹤恩易地三輔去天尺五結緌紨上禁林當不俟建臺而召節
下矣　某涵泳道德之光半生轉徙於宦路何往不竊蒙胄之賜獨顧一
望符未無因而前敢意天間際遇分憂江浙獲交容察其為忻幸當如何
耶郛星炳赫行矣瞻觀景慕之私教條之奉悉存進拜勇序惆悵併手冰
眂　某孤遠之蹤技能亡以齊人五載班行代庖粉省外廣自詭過分得
州跧伏田廬遂性鳧鳥瓜期偶及被命趍行冒暑間涂勞餉万状清穢所
覽緊累苟安惟是一羽百劉慮弗勝任若涉大水未知攸濟閔存不暨匪
怒伊教俾迄逮謎獻不知丸涉筆紓情汗流竟趾　某胃𧴬一筴為通名
謁者之計涂次䒭布荒累僭瀆復以刺削多儀蔺脫負負得辱攬擷幸甚
紫府德聚共料即日若耆若艾嘉祥萃隱讼涂感有委役巨細拱俟顧
指　又代賀江西倉陳郎中一啟　伏以新陽來復曉霜護晴共惟某官拄
馭戎嚴龍光狎至璇穹俯孚台候動止萬福某共審肅將隆指越覲嚴宸
氏命游施留中可上戴惟某官貴名揭日直節抗雲瑑學偉才實為世表
清規懸行自結主知入直粉閣出典名郡見於施設績用昭然上念遠民
遒選膺使而執事實屆臨之其惠大矣然民徯其來士欲其歸中外爭賢



若為應之盡亦一開其境快劇𧫴𢿵然後結綠紨上禁林行繼先猷均福
寓内某粤自首夏倏勿又見冬序迺若仍屬在望宋芘全存眷戀盈懐䀜
䀜不蘇𥈭閒三節趍行建臺有日私心自幸以為他日震風凌雨之託舍
門下其誰歸俯伏賓廡拱布卑悃并下違遠之拜欽遲𪗋宿而前借句玦
兆氣𣪠金玉體府上副隆眷下慰具瞻朝夕揖文奉承惟恪不敢屢楮上
瀆威尊潭府仙集寅料即日盛德昭融百順翕襲仙遊武有要東緊已以
聽欽寵　又回新江東倉張郎中一啟　伏以春序維新物華萌動共惟
某官龍渥鼎來標望益峻穹祇集扶台候動止萬福某比飭一箋仰致乘
軺之慶履端云始又得以交馳善頌之私惟是生平願見而不可得使人
有氷臺玉鑑之想私自愧悵而已忽拜華箋情旨勤渠三復以還一味嘶
感鎡審易閫中之使節司江左之倉臺雖華次小淹諒芝封日至自遠而
近彰眷之隆仰惟某官盛名雅望羽儀措紳藻翰英文流傳編載内而揚
休於蘭省外而課最於竹符問俗觀風暫煩攬轡獻可替否即聽持荷某
自知衰遲過叨恩命晋貳武部兼官瑣闥再滕免章迄閟俞旨退循非據
愓然于中吹借有初感刻亡限有可垂教願無鄙夷儼章過儀非所宜辱
再拜以授來使然銘副威去其榮侈矣忽冗報對不如先辱未由瞻覿敢

冀體睿明之知毓真粹之粟蓋欲正大之業入摅獻納之忠台關星聚均被春華倍熙陽和之社日邊養屬敎不歎求暗紳淵源龔茂良賀陳倉伏審光膺宸綍就擢使華分外臺刺舉之權爲列郡循良之勸晉鄙四達風采一新共惟某官樂易近民忠嘉傳世威行群盜當容湖海之弄兵治最列城已見穎川之賜璽雖升華於廷閣尚欽惠於偏州遂兹寵除稍慰公議惟本朝垂法以斂散欲郡邑視時而重輕任苟得於仁賢利可均於農末舉三十年之通而制用姑使裕民極九万里之遠以持扶行將遇主翀仰幸忝州之芘恐遂成過闕之留更冀保綏以副瞻祝 又賀錢倉伏審出綸誤命擁傳觀風光被光華舉深闓懌共惟某官風猷宏毅材具敏明其然爲吏之師藉慰生靈之望握蘭盻錦眷注結於九重轟戟凝香歌詠騰于千里盍還禁近益對寵光來動綉斧之行實欽霄霄之步豈以嚴恳民流之後方知痛定病去之初低回德星究盡民瘼安田里歎愁之俗昔存不翦之甘棠講春秋斂散之宜茲見有餘之游刃第虞桑蔭之未徙已促芝函之鼎來某引去未能素餐是愧僅科擾俗曾何善最之可書受察以身所幸庇庥之有託 又賀劉倉 伏審荒政上聞晴膺肆寵細書下布進秩踰恩尺在按臨率同欣懌共惟某官清時使表當世吏師羽儀昔振於天衢車轡久留於江國屬時封部適際薦饑總開闔斂散之權忠無不徧究勞來還安之食民獲更生眷言莫大之勲盍有非常之拜雖秩獎拯溺初何爵級之足云然簪筆持荷當見詔函之相繼某居愁尸素亦冒寵光有功見知喜載賡於四牡因人成事切自愧於群公 又賀劉倉 伏審蚤膺宸綍榮擁使華總均輸之利以裕民操筦榷之權而富國輶軒及境輿頌載途共惟某官敏識造微高文行遠學殖徑臻於閫奧筆端自肆於波瀾入總銓曹久矣群才之區別遍參軍椽并于百度之均調方將騰踏於高華姑使踐揚於中外屬吏法制尤賴仁賢某顧如蹇蹄之跡亦在駆馳之始得待同朝甚喜猶託周旋不遠千里而來復兹逢會尚祈保練佇聽召除 又賀沈倉郎中 伏審擢自郎闈更持使節臨軒諭旨極褒詔之丁寧入境宣風舉闔人之鼓舞悬麻所被和氣以敷共惟某官衡重裕和高明博達學窮聖奧吞雲夢八九而有餘播落人間比太山毫芒而尚少自延登於烏府常挺立於赤墀藉甚諸公之間凜乎君子之守吾有孝勉臺綱弛而復張謹諭仲卿士論翕然歸重眷懷方厚整處甚恷亟從省户之嚴榮被輶軒之遴惟本朝垂法以斂散欲列郡視時而重輕任苟得於仁賢利可均於農末舉三十年之通而制用雖藉斡旋極九



万里之遠以持扶豈容淹久趣上裕民之謀遙歸庵聖之聯甚厄職郡條克員郡屬青衫漫仕虞泥蟠隔於升沉黄卷遺文草木尚同於臭味載觀蹇薄已分湮淪歷官八閩之餘託迹二天之下取所長而棄所短儻幸執收思其始而成其終益當奮厲任言匪茹媿汗奚勝 又賀王倉 叨被詔除推司漕計出關而稱使者仰想臨遣之華及境而訪寓公喜有俗敝之地共惟某官才優黼黻業茂經綸奕世風流江左得諸王之舊清時人物千南推一狄之高怒飛不礙於鵬程肯縈展空於牛刃遽昇外臺之任益隆富宁之知樂靜婷閑容與姑安於祠館振滯拔滯翺翔即上於禁近某業仰高風行依巨庇旨辱相先之問深懷不敏之愆 又通廣東倉茲者被命爲州涓辰莅職整冠而賓韶石悵遂遠於治臺佇杯而說番禺猥就聞於幕府顧愁非據仍愧相先適明公來持斂散之權而賤子獲託交承之契才微責重豈獨幸二天之依意厚情親庶幾效一日之雅共惟某官悉純許國豈弟宜民推廣九重欽恤之仁深慰百粵要荒之地魏藹菊周旋甚久朝廷蓋已深知齊相國清淨無爲獄市自然不擾佇聽詔書之旁午遂躋禁路以翺翔尚冀保頤以副傾頌 徐湘賀廣東倉岳郎中伏審懷鷄舌之香而宿應火商帝心攬軺車之轡以宣風茂膺天寵縉紳相慶原隰有光共惟某官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科濟明允篤誠寔懇惠和之美惟象圖煙閣臨淮推第一之功故鶴在鶴群延祖有不孤之託屬閩聚正之路而杜狂遂蒙十世之宥以勤能載弛宦情大起義烈入而青被告闕后之謀猷出則繡衣送皇華之禮樂矧惟赤米白塩之寄曾歷紅蕖綠水之遊想應南海之桂親快覩使臺之節鉞桑陰未徙恐已歌四牡之來麻制亟宣行遂正三槐之位某謀愚乘倅末學面墻企明命之發中動歡顏於託下抽毫進牘敬修仰手之箴膜笏引舟將展望塵之拜又賀廣東張倉（自郡守而遷） 伏審參秀兩岐方播樂不可支之詠船車一乘忽歌周爰咨度之詩十行之細札自天五嶺之懽聲動地共惟某官軻雄仁義稷契忠嘉羅列宿於胸中若燭照數計而龜卜揮千軍於筆下如日光玉潔而龍翔騁駕軟以橫馳膺前旒之特眷擁皂蓋朱幡而作文章太守向青山綠水而爲風月主人威名草木以皆知姓字屏風之久錄白塩紅米使臣姑遣於皇華青瑣黄扉公子合居於天上某謀槿度之畀付昔山岳以動搖六轡沃而馬載馳遙起軟鞭之慕大廈成而燕相賀敢修奏記之誠 又賀廣東葉倉（自市舶而遷） 伏審金山珠海膺收必倍之功紅米白塩就易惟新之命尺一書來從天上十四城迸聽風聲共

惟某官鳳凰池上之鳳毛龍馬廄中之龍脊慈祥豈弟素安仁者之仁臨
籍風流自是相門之相深然清德藉甚香名出幕府而持旌麾播儋州之
謠頌交海舶而溢犀象致南摩之充盈妙簡宸衷榮遷庾使雖皇華之禮
樂言遠而光然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將見追鋒趣召閒宣室之鬼神縣
載奮麗傳當家之衣鉢某全科是守王節馬依惟二天既與一天之殊則
南枝必先北枝之暖大厦成而燕相賀悵莫登門喬木遷而鶯其鳴願言
推轂 又謝陳倉 山用虎節澤用龍節遙瞻使節之光華調合竹符兵
合銅符俯愧守符之忝睇六轡在手既屬馳驅一鏡當臺焉逃妍醜不聞
風驛印以遙乃撰日東裝而前且將飲板而事上官敢不小書以通下執
忝惟某官藍田生玉滄海遺珠仁義禮智之根心充實輝光而有大伊尹
天民先覺將以道而覺斯民孟子命世大才謂何才不用于世一稼施齊
囊之手兩同鵠鯨歌之聲風月平分谷與予勾曲神仙之宅榜標謠誦歡
騰於大江東西之州香名薰闔闔之九重治最奏穎川之第一光被禮樂
皇華之遣小勞錢穀細務之親凜凜綉衣刺史之威動山岳陳陳紅粟曾
孫之庾如京坻春山處處槍旗炎海村村烏鹵盡是重利輕離前月買茶
之客寧冀閒韶忘味爾來無塩之人使管蕭之功有以足國裕民則堯湯



之具何憂七旱九潦纍纍丘山汸汸河海爭觀儒術之行鏘鏘鸞鳳濟濟
鶯鴻趣上周行之寘伏念某書惟父讀學於壯行固知政猶琴絃千慮豈
無一得其素才如機緣尺短曾靡寸長豈其嗇再承流必不上孤隆委逃
矣二千里極東之界不勝朋族超林鱗宗歸海之心富哉三十年通計之
館尚託山藪藏疾川澤納汙之庇 又賀薛倉 伏審榮被泥封進除星
使虎符坐嘯方作中和宣布之詩龍節觀風已有懷慨澄清之志列城交
慶百吏知歸共惟某官學擅儒宗望隆人傑守數世傳家之清白蜚一時
仕路之聲華王畿方千里之間才高彈壓刺史古諸侯之任治極循良果
膺獨座之知增重繡衣之寄雖為直指送之以禮遠而有光華恐不淹展
受立作相置諸其左右某初無三異謬試一同暴審修維梓之恭今復托
甘棠之蔽大厦成而燕相賀莫厠于飛六轡沃而馬維騏徒瞻載驟 傳
誠賀廣東岳倉 伏審擢自名豊肅將隆旨依九重之日月親承臨遣之
榮行五嶺之封疆益見光華之遠光聲至止和氣薰然共惟某官人物冠
於簪紳家聲赫乎夷夏維先少傑乃國長城既已翊皇家成再造之基又
將指中原為長驅之計大功未集淚常滿於英雄之傑嗣賢復興天寶扶
於忠義之胄果由舊望寖結隆知出鎮名邦鷁鷁魚符之政入聯畫省堂

堂王荀之班方高步於青冥遽請持於翠節于今廉按從昔宦遊旌旆來
臨頌覺江山之改觀風謠素習靡勞原隰之周詢恐軺車方發於日邊而
召驛已來於天上某寒鄉晚進太學諸生年勤偶符于一官憂患不堪於
半世自濫充於醮幕已兩換於歲簡何期會之來待在使令之下振窮
途之坎軻不無望於崇墉回末俗之淪胥益有光於公道其為欣抃罔究
編摩 余日華賀江西倉卓編修 伏審疏恩中宸司庾外臺紛紫氣以
度關方應手垣之次煥皇華而于隰已符益部之占巡覺屬心耄倪翹首
共惟某官文華圖典學探道原悉度沖融秘金鐘於清廟樣懷洒落印玉
鑑於寒潭自奏最於一同即蹐榮於六院麟宗設屬風質董正之功鴻樞
東條懋著編摩之績將立登於要路乃勇退於急流眷洪府而西十一州
君德毋難於下達去行都之遠數千里民情尤壅於上聞昔鳴艇室之絃
今攬范車之轡黃童白叟喜曾沐於恩波翠巘奇峰亦歡迎於湯節德望
既眷則人心素服習俗已熟則教條易孚蘇凋瘵於一方必有殊尤之策
調盈虛於諸郡全資完遠之規倚需詔下於九天即見位超於兩地某一
麾濫竊百適易盈耳方屬於鳴騶情實隨於賀燕刺史之天獨二歎恃同
登諸侯之地方千顧閩末效欣幸采切忝濡莫周 謝淛東陳倉 麟臺



涉筆第深悅悒之慚虎渡分符獲在按臨之下未覺二天之遠已悵十年
之遲欽露斐炎往歷消史共惟某官英姿王粹威德金聲直節清規人物
元祐之上高文大冊典刑簡齋之餘深步武之莫量聲稱之甚偉自參
功於錢甸即典獻於路門勇退急流薦分華刺中和布政綜閒撫字之良
檯槃龍行益見光華之遠既痒挪垢噓枯燠寒盡蛰饑腸百万之雷何憂
赤地三千之旱米自天而錫命爰易地以蹤榮趣裝西汚乘軺東浙共喜
長安之日近咸瞻益部之星移分使而用虎龍式展澄清之志回首而憶
鶩鶩種歸獻納之班某粟貸弗續涉世尤拙涔朝五載無補毫分得請一
麾遲叨臨遣偶戍期之甫及被嚴旨以趣行風雨不動而俱有歡顏恍懷
在望雲霧豁披而爭先快覩蹣跚實深拳拳有懷喋喋罔既 又賀江西
倉陳寺丞 伏審中宸疏恩外臺將命雲霄鳴玉昔懸清切之班英蕩轉
金今見皇華之遠凡受容容悉倍忻愉共惟某官命世興期元精鍾粹仰
泰山之檍擅參天直幹之高俯平輿之淵傍睽水方流之異巍科拔萃榮
路行翹姓名久錄於御屏步武盡躋於從橐入陪御月佈若流錢出推使
星智拄攬轡惟郡國斂散之法實朝廷閭閻之權屬爰咨度周爰咨詢顧
廣求於民瘼雖無甚貴糴無甚賤行益衍於郡儲小倚澄清立盼謹恰欲

平治今雖含我民鹽鐵綸家錡裝秋當見鄉徑登丞衙基自知頑鈍見謂開跡五載立朝已慚素食一麾試郡遽玷洪恩敢嚴音以趨行胥大暑以登道適次鳴珂之里鄰羞戴贊之恭披霧而覩青天將快瞻於曜彩震風而知大夏忻有託於忭懽

又賀廣東陳倉　伏審十行洪作一節廣州便指驅馳屬五嶺炎蒸之際人心鼓舞望兒時清冷之來狀馮承蔓徑候前驛共惟某官金山万仞玉海千尋書讀五車物來能名事至能應詞領三峽人皆不足我乃厭餘揚華閒以淵停班清朝而山立中和宣布親傳清香畫戟之詩禮樂光華還邇東梓南荊之命惟其爵祿於心之不入是以富貴追人而自來往哉親被於帝俞使于肅將於王命波鼓山摘貪貫五廉貫三各得於卑適倉陵庚婚粟藏九米藏五不勝其備峙小試富民之儒效要觀期月而政成建天觀闕蓋海析橦恐不待外臺之建大旱霖雨巨川舟楫已亟致內制之除某猥以顓蒙獲受容篾久嘆飽飛而不食令知桃李下自成蹊努矢前驅書見驛騮之間道刀圭點化願隨雞犬以得仙

余元一上江倉　越去台垣薦更歲莧瑣然羈賤又托胝臨二天初開敢萌心於覬幸五雲下逮似辱賜於眷憐切以無求之求者君子之求不德之德者大人之德故在下者居易俟命不至於喪已而在上者



兼收並蓄惟恐於失人古道不遠此風遂渺陳篇葵記競紛紛而已慨持員納方每落落其難合至於不求而施德所謂創見而罕聞共惟某官學術造於本原政事先於儒雅周情孔思得千載之正傳易法詩葩為斯文之司命巖巖海山之郡翕然儒衿之歆已著錄於玉屏畫歸調於金鉉送之禮樂新原隰之光華雖則勿替併矜寡之安集星軺夾止雨澤旁流益寡衰多人不知其斂散揚清激濁迹自掃於貪汙渙然風采之眽人甚矣勞謙而下士至如頭肩亦賜齒牙儻不致元釜之鳴無乃甘破瓢之棄伏念某寒鄉晚出贅舍謏聞剡楮三年第見勞心之拙米鹽終日不收盈掬之功幸依召伯之棠又被文翁之化粗知義命謹守規繩詎意含靈龜而觀朵頤深戒養一指而失肩背素無長技徒抱拙謀即鹿無虞每見幾而知舍獲禽詭遇雖有得而不為討出柏馬之間朝絕蜉蟻之援維是龍門之舊物庶幾鴉表之光收雖有絲麻幸無棄於菅蒯于彼蘋藻式可羞於王公大道包荒至仁從愛尚軫溝中之斷未忘泉下之情尺書貿從事之臨已拜劉公之賜一字踰華袞之寵終希夫子之褒歸向之私編摩難既

又賀江東倉岳郎中　伏審肅膺宸綍易畀使幢遠有光華彰九重之眷注凜然風采竦一道之觀瞻輶軒啓行輿捐交慶共惟某官踏情而用

遠矣周而識明召虎揚休風鍾世美西平有子可見天心致修不墜於光猷名實具孚於衆聽頃由縣寀蚤蓮朝紳晉儀列寺之華聚結前旒之藹惟儒分竹播昔襦今袴之歌監省縷殘著數甲敵千之效敭輝光於郎省俄指示於使星大江之東領郡者九地望素雄於諸道封疆實帶於中畿必得時髦乃符民望八驚夾止已賦詢謀諮度之詩一節以趨宜在獻納論思之地某賁丞亡補受察之初披雲而覩青天喜即瞻於曜彩如山而託廣夏豈無望於忭懽抃蹈之私敢陳悃愊

又賀湖南江倉　伏審祿最蕃餘升榮使節肅周道之轡原隰有光閒衡山之雲神人咸喜旄纛下來貴是舊眠在於瞻聞寧不蹈躍共惟某官廊廟之具日星其文濟世患和豈止韋氏一經之教學該本末要兼孔門四科之稱頃辭鵷鷺之行暫牧海山之郡中和宣布條教簡乎指公節以恤獄於民租而惠下不斂而用自足匪懋而吏畏威蠹山莫當請峙之巖巖壽水難窮恩波之渺渺愧無益州才子之論欲講德以莫明徒賦少陵田父之詩謂蓄眼而未見盍舉漢家之故事亟還黃霸以處中維時重湖疲瘵之餘上軫九重宵旰之慮欲此大惠來慰遠人川竭谷虛要有兼足之策涇以渭濁請觀激揚之風三還壽昌平糶之規盡禘李琪細配之法俾茲一道私我二天仁者安



何必能蘇於民瘼相門有相行即繼於光猷某自去拄塵薦更歲月何曾記室之間難拘分守而少踈勝之續斧之威雖日瞻依而周懈惟拔根頌幸屬脈臨南國之宗倘餘陰之未改耶鄉之柳豈一顧之無情抃蹈之私敢陳悃愊

又賀譚倉　伏審合兩路使權之重遴選通儒煥十行詔墨之新旋將隆指訓辭寵甚風采聳然大庇所臨勸謠相屬共惟某官聖賢梯級天地純全巍明月以婆娑有光南服結幽蘭而延佇早徹帝聞論六經於石渠誨諸生於館下夫何衆女偏嫉娥眉自是至音不合俚耳風引舟而歸去名與日以俱新題輿之望益隆講德之諭遠布以璽書而旌黃霸方傳顏上之徽負弩矢以迎相如尚侈蜀中之寄惟茲豐美深軫宵衣講畫於前雖已息自公轉致之擾更張於後要使無以鄰為壑之憂故妙簡於通儒以綏恩於遠服既源流之洞曉宜規畫之一新抑將為根本之謀詎止裕牢盆之利少寬憂顧行聽召還剡在庭孰踰於仲卿而前席自愚於賈傅某迷違塥仞多閱歲時竦聞置郵之傳矣雪逃虛之喜儀雅故未忘於一日則終更庶託於二天

又賀福建宋倉　伏審拜詔十行觀風八郡昇青蘊之舊公則屈尊瞻皇華之光民皆吐氣共惟某官才周萬變學洞九流兼聚卿雲季斐聲於璧水上規姚姒獨司柄於文場亟升冊府之

清宦袤貳宗藩之重任持綱圖府沛若鉅源攬轡重湖肆然騁兼晉陟星郎之貴咳躋卿月之華頎已追於雲霄尚載馳於原隰推山海懋遷之利實關廷閣之權歲比不登所藉斂散之法父非皆善正賞剖舉之公欲廸乃功敢輕所付揚清激濁延邦國以和民持正守文宜公侯之復始慕濫叨邑寄屬在提封每虞製錦之傷尤慮牟運之廢折腰而懸五斗未免爲貧如山而託萬間尚期免戾永言頌禱莫究敷陳　又賀蔡倉　伏審瓛自蘭臺顯持華節盍朝歆望一道稱惟究觀國家均視中外實之三館盖將備宰輔之才畀以六條所以布縣寨之澤捉相表裏初何重輕共惟某官遠器廣深凝姿恬懿劉黃力陳時政初不憚於權臣蜀公首建南宮尚久安於小吏才窺千聖之秘自成一家之言惟涵養之益深宜聲名之愈白爰給王堂之札縱觀芸閣之書錦軸牙籤無平生之未見金匱石室成大典於不刊何舊章之相仍俾大意之或歛輶軒按部暫福民艱文石踈恩即膺天眷集參從文字之勤弊斗之贍今困薄書遄託蘇天之芘第廣膺璟褒副使令負弩而前未遂披雲之願貢牋以賀少伸布露之誠

余崇龜賀廣東唐倉　共審光奉王言就陞使節星躔重照覺原隰之增華宗陰未移訝陽和之擇地父老識上心之簡注遺逆聞成命以歡呼共



惟某官識造幾微學全體用詞源袞袞一洗而凡馬皆空才力恢恢四顧而全牛立解自上穎川之最已深宣室之思馳傾嶠以觀風尋番漢之互市不惟究懋遷有無之利且明示綏來和動之宜浪舶風帆歲果關於增耗南金象齒奧率至而獻琛投犀之節愈彰威鳳之翔自遠果被冕旒之眷遠分英蕩之華攬范轡以澄清歌周詩而洛度道王德意志安簪簪之民視年凶豐斂散陳陳之粟豈止裕牢盆之利固將爲根本之謀分使而用虎龍式展澄清之志回首而班鷲鷺即膺巖近之除某肖詭民膺初無縣譜甚矣僅科之拙愧於了事之癡負弩天而迎惟謹偵候人之吉解印綬而遁跡當爲屬吏之先　又賀廣東劉倉　伏審課最藩條升華使節聖天子剸服之始慨塩筴之病民賢刺史將命而行覺歡聲之載路惟懞所託舞蹈尤深共惟某官毓德天全擅時人望道關百聖潛孔轍顏文成一家饗韓飲柳貴名日起慭翼風塲政所至而甘棠才益恢於餘刃剸繁劇邑何畏乎近親之多貳化轄藩平分乎千巖之秀薦書交上治行籍聞盍從臬以階升尚侯藩之外稍巖巖清峙指君岫以俱高浩浩恩波致洞庭而俱遠父着御屏之錄暫膺虜使之求雖則劬勞綵寡正資於安集送之禮樂皇華首務於咨詢澄水鏡以別人才運丹砂而蘇民瘼上之所任

責以非輕至於倉庾斂散之宜牢盆斡旋之利雖由是以富國曾何足以煩公第恐九重之興懷已見四華之在道某濫忝一同之寄愧無三異之書墻虎豹九關顧埋車輪而問當道附牛馬下走佇將羣章服而措上宦燕賀之私魚牋莫既　又賀廣東劉倉　共審祗拜王言肅將使指煥皇華而于隰已符益部之占紛紫氣以度關峭改嶠南之觀光聲及境善氣排冬共惟某官粹德胖腊閑才閒傑清規直道挺松栢之堅姿大冊高文緯星辰之膠轕見於事業特其緒餘劇邑刺繁小試發硎之凡轄藩貳化暫施展驥之才薦書列上於諸公治狀稔聞於乙覽爰付巴陵之寄尤勝循吏之聲二千石盡使如賓遠冀發主漕之不降六七公相望待結葉自然民瘼之少蘇掉膺禮樂之華實出冕旒之意父老炷香而相告野童環節以來看去其害以利民核其實以報上必有設施之効殆爲經久之謀兩使公私一新號令以使者司鹽攉雖歷遠猷用宰相領度支況有故事少須詳試大展壯圖伏念某景適崦嵫吏深泥滓一麾占籍曾屬榮除千里承流復依華節方請及瓜之戍適聞乘傳之來曰夫任者三敢速臁濂之營我於天有二尚期覆護之仁抒頌之私名言莫既　許巽賀李倉　伏審出綸天陛持節江壖揚周原桂樂之華衣冠領嶠展范轡澄清之志



民吏畏懷氣象一新逼逐胥慶共惟某官器資正大學識深通本原吾道之主盟履行特流之矜式擢陞朝着大農左學之累遷進直書林緘室遷山之增重俄分郎宿出燿使星歲方旣飢鐘而向豐登民亦出水火而安枕席膚假經綸之手暫司斂散之權爲時一來惟聲四起裕民足國事脩平準之書問俗觀風式賦將明之政少寬憂顧益簡春知賽賈綜之帷豈容久外補仲山之袞佇慶遄歸某蓬華寒生踈洿淺識偶倫能書之首選濫登仕版之下陳操刀製錦之堂僅能塞責袖手範金之幕深愧罔功況非展驥之才謬領類縣之寄惟曲謹小廉粗知守己而中屬大學未究微言仰撲使之六條幸遵約束倚孔門之數仞深切依歸　陳讓賀福建姚倉　伏審光奉詔條肅持使節過家問俗壯鄉社之榮觀將母乘輶極人子之盛事方圖修慶先沐撝謙共惟某官抱經遠之姿蘊鈞深之學談王崇識羞稱管晏之卑垂世高文當在軻雄之列蚤以大臣之推轂亟登清貫以彩纓六館布韋仰師儒之絜矩百年禮樂佇作者之草儀尋假道於郎闈將問津於集閭力祈補外志在揚清想閩粵之八城均鄉閭之一視究生民之情僞請列郡之羸虐發廉摘山小試康時之策持橐簪筆佇觀告后之猷某辱顧頻深眷休無媿衛命外臺之寄執不單其清嚴同姓古

人所歎歎庶幾於託賴。　又賀江西陳倉　伏審出綸中禁司庾外臺英
瀘鼎來覺山岳之搖動光聲遠洵增原隰之光華凡仰英猷孰不聳歎共
惟某官宗才不踏恢量有容括古包今盡得簡齋之學斐英騰茂益增相
門之光自赤縣之奏刀挾路門之典鹹方安平進自旋外庸揚煩判篤之
乘仍列司宗之藏中和布政方推周翰之良種樂寵行亟借漢軺之重矧
惟稼政尤重江圻貯儲以備荒而常患於具文貴摘以興利而每艱於登
類必得碩膚之彥式昭詢度之長四牡載馳已聳列城之望脩門重入徑
躋四朵之班某濫齒宗盟獲聯王事一燈共績正依鄰壁之光尺牘寓誠
姑致小夫之敬頌詠之至。敎恭美穉。　又賀張郎中除福建倉　伏審改
畀使華按臨閩部移遠而近仰見九重簡注之懷惟公而明足膺一道澄
清之寄凡託芘憐舉皆欣愉某沐春最深其書欲抃敢意西噎之景重依
廣廈之仁。　蔡開賀淮東陳倉　伏審寵發郡最就擁使華不易地以觀
風一圻事甚初建臺而下令八郡惟然共惟某官迪哲忱恂端凝靜重飽
於世故蔚為庶事之蓍龜貫此時名真是群公之領袖身翩翩於江海志
緜緜于風雲追再專城復經換歲用黃霸之寬厚撫養為先鍇吳公之治
平轉聞既各與其趣令收召而孤彼民之望塾若因畀將明而單當路之



佇賁海摘山豈但廣阜通之利務農重穀又將收斂散之功佇奉召環徑
躋從橐某夙期焦軌喜聽明綸駢語先諂恍若聆於飛屑緘函亟寄愧
匪及於報瓊。　又賀史倉　伏審寵發郡最榮擁使華軺傳一封委光國
裕民之政王畿千里煩觀風問俗之勤建臺方初遮道咸慶共惟某官夙
傳粹學繼掇巍科光正勤勞四世五公而來艾彼嗣文獻尤流七晏之無
窮蚤游周行蔚有清譽嚴徐蹤奏貸閣郎省之間召杜政聲妙簡御屏之
上。俄自天而予節爰近日以登華蠲剔弊端豈但趣茗醝之課蠲除民瘼
蓋將行仁義之言佇聯紫橐之高旋復青瑣之舊某比聞除目實激懽悰
馳召來歸尚可覩於飛屑駢詞委貺愧匪及於報瓊。　賀陳倉赴召啓
伏以中和紀序清激扶輿共惟某官對越寵光時望嶔峻秩職薦登台侯
動止萬福某逢拜風鐵嶺月如馳頃寓都城時獲交訊旬外得郡戢疑里
門南北相望鱗鴻間絕尺題寸札久不仰塵攬下山斗尊高雖動賑歎而
簡慢之譴其何以逃當辱重恩不見責於形體之外。孫者共來顧膺芝檢
趣覲楓宸自是九迁何止一貫戴惟某官靜知而粹襃咬明而簡遠踐歎
滋久譽處益高飲散奏功澄清得職九重東注四章促歸乘雲柰而游太
清從屬車而持紫橐展盡富雄以福區中某跡遠之蹤坐需遠以俯安懸

貸寄藉雲陰近報綵尢被召期會適至勤時寨與贖豫是憂惟慕高賢待
時行志頎頎青雲之上庶幾忻懷益廣得以馮藉豈勝願望積禁攸拘莫
果衆悃借乞體進用不已之意敬寒著
相來之幾即奉褒款儀華貫甚時祝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七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八　十八陽

## 倉 事韻

宋王君賞膠軒集賀陳倉啓　　輟從郎省出建康臺帝曰湖南九州之際其生寡遂公為江左諸賢之望宜任周郵嶽后排英蕩以前驅湘靈開先聲而起舞共惟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積學易通神三畫曾吞於天上著書擬聖六丁屢下於人間雖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排徊州縣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及時更化乃肯立朝鳴鐸壁流恍憶壚亭之舊横經木邸平分講幄之功著庭漯直筆於秋霜省眼閱人才於水鏡但從平進立要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因辭光範之門而徑去間有動色而咨惜誰能為王而留行與其肩納方鑿扞格於中孰若高矛大纛從容於外况在衡湘之地重哉金穀之權屬弄印者踰時乃出綸而臨遣東南之方竭矣上下焦熱西北之事紛然江湖唇齒為時一出覓上隱憂案帷皆起廢之方攬轡即折衝之略必有偉舉以竦群觀當貴浮雲固万鍾之不屑蒼生霖雨非一道之



得私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合比奉斯庭之對空聽盡言不知書生之路轉喉觸諱甘輸三壽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來傍蓮池苟營萩水始仕曰蓬武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為敦以順而為正才疏而意廣位卑而言高不惟同列疾視其旁甚至上官亦嫌其訐所幸鄉先生之出使將稱門弟子以通名諒蒙矜念於遺簪必不興嫌於技杆倂諸鍾釜之養敢昧丘山之恩中人以下皆惡林宗正不免耳國士之遇如有智伯尚庶幾焉　又李倉啓　　出綸閶闔乘傳蔡湘屏風錄良刺史之名就陛英簜安與拳太夫人之養增輝轓軒鄙民舞手以交驩屬吏舉杯而相賀共惟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沖鄉黨一篇之中從容踐履中庸千載之學出入誠明雖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排徊州縣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及吹絃而更化乃澤芻以立朝不緣介紹而結眷知肯事挽隨而同流俗屬時有遺陰之鑿自許參謀長揖出光範之門了無靳色早奏歎於泌水旋坐嘯於衡陽藹然政聲得之道路宇民則催科並拙樹士則甘苦與同思溺由溺思飢由飢紅粟活万人之命曰暘而暘曰雨而雨蒼穹感一念之誠以至延賓容則北海之樽不空待寮佐則南樓之興不淺醉墨褭春於星瀨新詩清迫於雪壺舞綠袖於輿春邁蔡端明使親之志鳴木鐸於石鼓尋朱紫陽講道之盟豈近世俗吏之能為皆平日學力之小試闔城叶鄰人心直願借留因地建臺天意曲為從欲惟是歲荒民困川竭谷虛公將以拖一州者而惠九州人亦以試前日者而信今日蓬覘而果可勝乃賛相之遺規用恒而年不饑亦常平之始事必遵家法以寬帝憂陰德無邊耆壽合延於鶴髮清朝有命宴詩將賀於龍津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偶昔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令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䜣才疏而意廣位卑而言高幸甚於降境之諸生晚乃為崇臺之屬吏先世同文靖之第一榜得人勝于登元禮之門通家有舊倘矜薄雲之誼異沾覆露之私事長必恭佇俟察父哲兄之教將母來諗願推仁人孝子之心　又徐倉啓　　輟班郎省掌委閩都公道開閩方覩鳳閣舍人之樣遴簡何辜雖迎軺軒使者之來歆餙墨卿晉千箴帥共惟某官清凌冰柱峻埒斗杓去南州孺子於千年典刑猶在得慈湖先生之一派傳授兼親更閱理義之多從容出處之際久於補外晚乃立朝繡帙仙蓬夜對青藜之杖橫經王邸朝吟首蓿之盤發揮石室之祕備歷錦窠之清選使其道之少施則何官之不為昌言誇揭而不苟同直節堂堂而難於進仕之巧者爭趨金張許史之門公獨



凜然自詭召杜龔黃之政以安定之學淑于千里鼓苕溪之衆徹于九重果錫召環乘登緊地不屑枉尋而苟合征將英蕩以遐征維時七聚之區適當多事之日震疊摇撼者方定派離蕩析者未歸白䭱饋餉誰與給倉於河內半盆禁浴殆幾為弃於圍中碩鼠不貪不除帶牛之習難革諒已關於睿度必可釋於顧憂然聖朝聽斷之方新諸老寮聯而嚮用有以中書何無冠公為閤者當以吾國即相司馬而谷之磊砢喬松合作棟梁之用芬芳汗竹要垂宇宙之名伏念某讀書不多諳世又寡敬廬校藝跡狂貽愁於要官宗邸橫經習慵見嘲於群弟撫壯心而猶在處逆境而甚安念昔為尹幕之遊章嘗下宗師之拜曹謂強顏於冷席復從受容於崇臺人憐蹭蹬之何堪天使遭逢之甚巧挾撕之以巨力教誨之以雅言廉乎孤寒得所憑藉有三品筆誰無收名定價之恩持一辦香敢作嘘枯吹生之想　又回林監倉啓　　宸衷出綸帥藩司庾見者謂名卿之子肯此盤旋令而復倉氏之官不為卑冗巢遑展慶倒置先施共惟某官胄子英游情時偉望呼吸三山之秀氣發為詞源推寬覺門之家聲不斷書種講聞素宦之譜佩服教忠之言翩然斜飛來此小試蓋乘田有職雖素王猶屑為之而治粟名官以國士亦嘗親此毋輕出納可養經綸況當種場之多

慶正倚積貯以為命自今紅腐必無年饑用不足之憂不日緑綈趣奉嚴
入穀幾何之對有如某者見謂卑然仰破屋以吮詩嘔肝不悔倘大廷而
對策空臆盡言收科輸鼎甲之三籌入華芝韡囊之一穎比於江西訪芝
蘭之友謂於門下為瓜葛之親略相先後以之官武可掌達而託與豈惟
暇日共觀鄒侯三万軸之藏秪恐匯朝已預文于七十家之薦林光朝樂
軒集代上廣西諸倉啓　判竹東寧嘗款雖於州縣乘槎南海庇章託於
雲天拌躍無涯依皈有自恭以某官嵩臺孕秀桂籍蜚聲學宗壁水之盟
權重繡衣之寄況法自更於夔海而利兵擅於熱波二廣不同衆論紛起
甲可乙否言各有偏兩路一司事歸至當惟多多而益辦見恢恢而有餘
豈容五嶺之邊久留旄節倚聽九重之命即推鈞衡某歷次罔功素餐自
愧書屢蒙於鶚薦刀素乏於鵬摶叨錄六院之班獲肖一麾之寵顧拙馳
水蓋在邊陲有夷獠之雜居夏多係隆非山川之衝要地窄舟車罷訟尤
煩撻文不足自知譾薄莫興櫺稃之謠仰賴惻怛行拜綈袍之賜王炎雙溪
類藁賀趙倉啓　平糴惠民顯任皇華之覆使賑榮捋捲歎蹄　葺之懿
親方析魚符就頒龍節光聲藉甚輿誦藹然某官體道據中見幾迪哲屬
尊且近先周室之宗盟政簡而寬冠漢京之循吏所以舊儲於公望不惟



撫字於侯藩天空而日月自高仰聖之繼照本固而枝葉必茂閔燕齒以
求賢暫凝坐嘯之香即攬按行之轡八政先於足食農末何傷六條顯以
察州官曹皆肅不待奏甘泉之計即當陛文石之班矣因頃年生難危万
狀只緣糊口未免折腰繭絲保障不可以兩全薄書期會若何而逃責二
官乃身之累疑種種以凋殘方間為庇之多心搖搖而瞻遡梅亭四六標
準代回淮東糴倉　舊啓　訢合守符肅將使指田里之無愁恨厥績茂焉
禮樂之有光華此行寵矣恭惟某官八門具美風調不群謚恭維德之基
於文無害乎易近民之蹊所去見思眷是榆邉鬱然棠蔭該自天而出綍
不易地而奏帷淮水湯湯式展澄清之志周原膴膴行觀勞來之功某糜
迹於耕莫面以賀五雉之為工正久已懷歸四牡之勞使臣别遏贊喜
又代回湖南楊倉啓　九　顓陛薄正改貴使華國方貪賢使服班行之
上民元望賜故貸原隰之驅盡繡分光育衣寬顧恭惟某官性質寬累材
具碩膚觀其不鮮州縣之勞固知必為廊廟之器而著扞城之績去則見
思一飛杭塊之悲殼然執權既畢拜琴之御爰聲戎器之除適是重湖芊
鑛而用不足知之諸洞地大而孽易矛欲其澄清知所斂散非緻寬閑通
敏之士難採還定安集之功四牡載馳萬物吐氣矣不黔席不暖了無偷

安遺事之情居有倉行有糧會見節用愛人之學某賀我還逢人扰斯暮
見吳山有老大徒傷悲之感曉行湘水顧功名留久遠之看　又代回淮
東陳倉　孔須　啓　扰辭請外捋指臨遺明恣刑書未覺丞式之負式道冤
慶正觀使者之功恭惟某官來嚴而裹寬人今而學古孔懷同義蟬聯歎
於有錢折獄片言雀雖歎於無用適淮民之飢饉勤周道之倭遲側聞搴
帷良多負擔採塞其庚斯民永乃取關之熟印弄於耕行有無以易克之
命某濫司紡化莫贊光華遺我雙鳧豈止加餐之字駕彼四駱請歌靡盬
之詩　又代回浙東王倉　通　啓　右蝴合符左畿易節田里之無愁恨畫
地共談原隰之有光華去天一握恭惟某官學為儒偶政號吏師出守晉
陵適楚氛之甚惡獨明召教敕周民於孑遺該由畫戰之奇進席榜水之
寵公方念越人之瘠加戚于心上將思王某之文最宜為誥某此方謫入
復府書來四牡之勞使臣行且召矣五雉之為工正猶幸見之唐士耻靈
巖集　道卑倉啓　伏以仰切万閭之覆露瞻望六條俯憐一椽之塵埃興
司五聽顧小己豈歎弗勉在大賢何所不容休矚二天勤拳尺牘恭惟某
官閩山秀孕漢傳派長黃鍾大呂之洪音合登清廟干將莫邪之利器屢
解盤根自高擬於儒科雅積蜚於膴仕西山爽氣一歸拄頰之英南紀鳴



弦雨翮守民之效怵然謦虔燥若發嘉入司路鼓之朝載正磐宗之薄万
樞密匆爰資筆削之功歷試盤還更攬澄清之轡報政五月歸心百城奏
帷凛凛於古人於繡亭亭於今日猶若裕國而民不困鐮廉平糶而食有
餘初花大庾之梅繼餞揚瀾之鷹鑄一枚之鼎夸周紫苹翠竹之珍排九
閶之雲豈特李秋明堂之對倍絜斗牛之域行輝輔弼之躔某不學面墻
問因竊食春風宗舍素知畫地刻木之箴朝日蓿盤恪守食蘗飲氷之戒
坐閱著寒之屢變曾何毫髮之万分水鏡在前豈刻畫無塩之可掩淚渤
並蓄庶濫肩吹竽之少安夙聞登車攬節之期徒切望塵掃門之願惟拜
木揹全之伊邇徒瞻山仰斗之罙深彭止堂集上江倉傳倉啓　伏以歲
惡及飢官無委積民貧待哺地阻轉輸偶聞隣邑之可依敢以有司而不
貴竊以杜倉之制本蓄之村疃近世以來多歛之州家每當給散之時倍
有搬運之費然河內乏食猶王猶畫移粟之心晉國阻飢嬴氏亦有之舟
之役蓋方捄百姓之不暇豈復以異地而為疑重念高安之支對悉居鉞
水之窮處自辛卯而後率三歲而一旱故挈鏡之民幾十空而九空一或
直於凶年皆仰給於公上審大計其粟至費四萬餘斛之多然遠取之州
乃歷三十六陂之險既已遡洄之不易復當急漲之可虞雖万艘之為都

與二邑而錯壤儲數甚富至於陳陳乘派而來不昳信信自可推盈而椓之豈宜捨易而就難況令甲有移那之文而仁人柄補助之政可憚煩黷而不控陳恭惟某官學問不爲空言器識足了大事平生有致君之念本究毫分所至以愛民爲先此亦梗槩不煩矯節能解倒垂某拳檄拯荒畢力兼術幸逢賢使無越人賑秦之心僭以尺書希孟子發棠之念仰祈矜恤俯尉彫羸庶令屬邑之微官能布使臣之大惠　清江三孔集孔平仲與淮南周提倉啓　叨被恩榮幸同封部屬以道途之役缺然問訊之儀方冬向嚴所履何似共惟某官高材軼衆美利振民暫乘八使之車即拜十行之召吏祈保厚式副顧瞻　王與鈞愚藍縷葉賀知袁州樓侍士除江西西倉劄子　秋謹仲月風露淒清恭惟某官霸將王命有赫使華龍渥維新清寧叶贊台候動止万福某謹熏沐編摩短削迎訓行軒併仲賀厦之悃仰祈炳亮某僭候菌憑具嚴右方兼忘其瀆敢祠請邇日台用何似欽惟儒林領袖主盟斯文造物者方啓之以保乂王家貽蘇群品則夫隨時之大願養以正某願中禱焉某恭審出綍踈恩乘軺領使任一道澄清之寄總列城斂散之權上眷方隆輿情胥悅仰惟懼慶某郡條維縶兼從綴屬部吏效胥喜之誠不揆荒陋輒以儷語敷述悃悰傺沭熏慈特賜流睞



豈勝幸甚某恭以某官端粹之行膚敏之材其積學博而醇其秉志剛以大固宜從容表著儀刑簪笏論思獻納以展布素畜持使者節而惠綏一路民以爲小也召馹星馳遄歸天近不夙則莫其企踵以俟某叢綴班列獲侍道德之光玉質金聲盡祛凡陋榮纂追今趨來溢城吏氣膠轕雖高山仰止不替尊瞻而主書之府冒兼一守中涵殆若自棄於墻仞者抱愧何以自文所祈宏度有容俯賜矜體甚非才試郡亦既數月職業所在固不敢不殫乃心而五技易窮罔知攸濟幸會六轡鼎來遂獲託身照臨之下覆護短拙警飭庸陋實惟惓惓之望僭越有請當凄而汗某音蹤端拜中閫崇闕球星璧月之輯歆惟儲祥積祉時萬時億伏恐弊邑應有要求敢乞頒下　賀倉改湖南倉劄子　數盈良月候屆小春恭惟某官顯畀皇華聿新榮渥簡知采厚寄博具美台候動止萬福某承乏偏城幸資於忻覆拔擬尺積隣詞候於藏貴每厚隸携持貽損荅稍因紛休頗致閒踈其如手維北以尊瞻水注東而歸灊衷局難述筆舌奚殫某恭審命出自天恩頒易地建臺分治久宜廉問之威馳傳改轅昭示刺除之眷顧奚中於初令諒震聳於先聲恭惟某官道富經邦學優用世氣全溫厚秀挺特於赤城文極波瀾壯沸騰於滄海自羽儀於畔路爰領袖於賢關進列

奉常誤聖朝之禮樂出臨蕃屏藹侯服之楷模既奏民庸宜游帝所少緩金蓮之直濟持玉節之雄均塩鐵而視田疇勸農桑而移風俗江西一道已聞惠實之敷湖外列城復畀庾司之寄判熊湘之佳郡矜龍衆之深衷財阜民蘇雖少愁嘆呻吟之意事煩訟夥式煩咨諏採訪之公權衡飲散之宜水鏡澄清之槩量爲重任宜付通儒埋張綱之輪雙馬部內持安世之槖行矣朝端其側聽新綸第懷大惠移三州之粟初無待於有祈捐五邑之租更亟許於勝奏方少蘇於菜色乃遽失於棠陰曾是惟愉翻成戀嫪屬縻郡紱莫遂賓墀祗循甲令之文用略麟肴之禮元寅在序寒氣漸加冀參鼎飪之宜劼迭菌憑之御亟頒異數茲叶前祈甚分不敢踰莫致崇閎之承謁刀當敬竭顧供弊邑之忱焉僭凋是惭矜原有望　方秋崖集與趙都倉劄　某維膛風掩靄恭合琴薰國縻裕如休有華聞某往年戍樓孤角之外得並英遊回首平山柳色幾青青矣釣閒耕寂與世相忘不知公子是監倉實同此歎天落雲錦字偕華星存録陳人渠有高誼太阿出匣剸光斷犀方事之殷顧非陳陳相因之粟莫濟屈爲倉庾氏聊欲小試轉運使材耶式遄褒綸允務僉矚　又荅趙都倉劄　某伏以稻雨霽然生意蘇醒共惟有實其積國以裕如某不聞問又幾何時矣暑氣之酷



筆墨爲仇有書翩翩愧汗如洗如某不學列屬三雍堂下老槐當有恨色執事者不相鐵砭恭之何其以賀也登談想亦非曉褒綸趣入豈必三年之淹所幾佳御稱秋金玉以俟　唐王昌齡送郭司倉詩　映門淮水綠留騎主人心明月隨良掾春潮夜夜深　錢起贈隣居齊六司倉　況冥衆所遺咫尺絕佳期始覺衡門下翛然太古時鷄聲共林巷燭影隔茅茨坐惜牛羊遲芳蓀白露滋　岑參送許員外江外置常平倉　詔置海陵倉朝推畫省郎還家錦服貴出使繡衣香水驛風催舫江樓月透床仍懷陸氏橘歸獻老親嘗　方玄英寄普州司倉賈島　亂山重復疊何路訪先生豈料多才者空垂不世名一作思歸懸病成普祿我先生冤氣終不散希言徒擅名閒曹猶得罪薄俸亦勝耕莫問吟詩石年年芳草平　姚合寄賈島時任普州司倉　長沙事可悲普掾罪誰知千載人空盡一作老一家冤不移吟寒應齒落才峭自名垂地遠山重疊難傳相憶詞　高常侍詩單父逢鄧司倉覆倉庫因而有贈　邦牧今坐嘯群賢趨紀綱四人忽不擾耕者遥相望棨棨府中妙授詞如履霜炎炎伏熱時草木無晶光匹馬度睢水清風何激揚校緡閱簿藏發廩忻斯穰邂逅得相逢歡言至夕陽開襟自公餘載酒登琴堂舉杯挹山川寓目窮毫芒白烏向田畫

青蟬歸路長。醉中不惜别，况乃正遊梁。 劉文房穎川留别司倉李萬
故人早負干將器，誰言未展平生意。想君疇昔高步時，肯料如今折腰事。
且知投刃皆若虚，日揮案牘常有餘。槐暗公門趨小吏，荷香陂水膾鱸魚。
客裏相逢疑話深，如何岐路剩霑襟。白雲西上催歸念，穎水東流是别心。
落日征驂隨去塵，含情揮手背城闉。已恨良時空此别，不堪秋草更愁人。
雎陽贈李司倉 白露變時候，蛩聲暮啾啾。飄飄洛陽客，惆悵梁園秋。
爲乏生計，爾來成遠遊。一身不家食，萬事從人求。且喜接餘論，足堪資小
留。寒城落日後，砧杵令人愁。歸路歲時盡，長河朝夕流。非君深意顧，誰復
能相憂。 宋黃山谷寄尉氏倉官王仲弓 繁臺有佳人，玄髮鑑肩項。寰
宇記。阮籍臺在開封府，陳留縣東南。籍每追名賢，携酌長嘯登此。左傳曰：
昔有仍氏女，生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列子曰：
正娥眉設笄珥。 登高歌一曲，聽者傾城市。漢書李夫人傳：李延年歌曰：北
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門無行媒迹，草木倚憔
悴。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老杜詩：絶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
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又云：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史記屈原傳：顔色憔
悴。 人物方眇然，誰能委疌弊。王羲之帖曰：蘇公遂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
眇然，而衆疾若此，令人短氣。左傳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
孫黑又使强委禽焉。晉禮志：太康八年，有司奏：大婚，古者以皮馬爲庭實，
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漢書文帝紀曰：朕獲執犧牲珪幣。此借用
其字。 曾丰呈江西倉使汪太社二首 兩朝多侍從，四海一端明。與上
聞皇極，于今享太平。芝蘭連砌茁，鴻鴈刺天鳴。父子同休少，公家更弟兄。
乾道群儒賦，尚書獨主盟。當今賢使者，似我老先生。湛筆追隨念，韓門
顧盼情。相逢談不了，歎更以詩鳴。 僧北磵詩别孫都倉 節制作鹹利，
悠然見扶搖。工夫雖自小，鼎鼐却相宜。盟鷺鷗同適，及瓜梅未知。有書聞
季父，爲致别時思。 林希逸竹溪集送嶺口倉李高光用後村韻 仕能優
即學，豈必爲貧驅。翁有三珠樹，光如千里駒。敏知才脱穎，慈是德充符。塩
戶彫殘甚，敲勤爲撫扶。 竈戶年年減，苛征可柰何。給符催起火，輸賦仰
晴波。民困官排寮，光賢政必和。雖云網有本，久例恕除多。 再和送嶺口
倉李高光二首 此客婺波去，初程宿著驛。名家真鳳穴，内廐待龍駒。臺
自催征課，官惟守信符。少留翁必喜，溫國要廉扶。 盡職隨高下，吾無間
孰何。留看烹玉竇，入對罷金波。任大鹽中聚，官卑柳下和。當塗須刻目，父
執故人多。 高耻堂存藁次韻明己未弟韻送劉長翁赴福建倉 玉皇拔



西掖，金節撫南服。雄稜摺荒陬，祥飈扇寒谷。長孺振河内，相如諭巴蜀。惟
昔乘鴻名，于今躡遐躅。墨夫踽一迹，赤子懸万目。周原重華遣，漢庭惟劉
屬。棲梁飽群鴻，復陂歌兩鵠。欽哉使指將，伴爾民命續。穿廬獨坐三，與布
寬條六。豈伊於粵陋，獨占京東福。盡朝翠雲裹，重佩水蒼玉。危枰活枯棊，
駃浪安巨舳。儒登朝廷尊，賢聚功化速。雖惟吝親顧，詎謂蒼生祝。攀援駟
馬車，惆悵驪駒曲。音塵慰寂寞，炯介在明淑。贈言希古人，陳義詭流俗。謹
毋千倉求，惟先百姓足。道學振考亭，文風傾嶽麓。庶幾七閩人，勿替千櫟
藏。 張鎡湖南集次韻酬陳伯冶監倉 小藥才成賜也墻，傳家那是釣徒
張。非求世上人看好，但要閑中句律昌。成陣游儵波尚暖，打團飛蝶菊初
荒。隣翁莫厭頻相過，會見橫翔入未央。 簡陳監倉二首 自到南湖日，
鄰翁識長方。一官甘寂寞，萬事絶思量。蹀見枝緣蝂，頻來致不妨。松林渾
似舊，相伴踞胡床。 因病詩全少，春中忽夏深。清幽百畝地，安靜六時心。
樹茂晴方好，荷新雨未禁。泥乾容後日，閑步酒隨斟。 韓澗泉集次韻趙
監倉 是中能娛人，豈爲杯酒留。不知我何求，當復醉扶頭。翩翩佳公子，
臨風仲宣樓。月滿乃如此，對君可言愁。 鄒道鄉送幼安赴潼倉 人生
本逆旅，行止良悠悠。試看康莊上，轍跡多成溝。公子分閒戶，時來亦何由。
載書曉過邁，春令方如秋。河濱古城府，稅鞅聊優游。青雲捷徑在，戊庚非
君優。賦詠故有後，斬新承風流。胡爲重作惡，日暮猶登樓。 王禹偁贈呂
通秘丞楚州監倉 聞君公事苦喧卑，紅粟堆邊獨斂眉。已有朝行翻掌
處，未知騷雅且吟詩。君前仕殿非 狂顛笑傲同張祜，市裏優遊此路隨。唯
有才名藏不得，山陽留滯肯多時。 韓元吉南澗集送陸務觀福建提倉
航船相對百分空，京口追隨一夢中。落紙雲煙君似舊，盈巾霜雪我成翁。
春來茗葉還爭白，臘近梅梢儘破紅。領略溪山須妙語，少逃使節上凌風。
僕爲建安牢作凌風亭。 劉後村集答傅監倉 少豪頗似括談兵，老去方
慭理未明。窓下殘書千遍讀，卷中一字幾回更。撚髭人盡嗤吾拙，歃血誰
當據此盟。肯咲菜根抄脱藁，許君十載共經營。 王君實耀軒集懷蔣刀父
監倉 冰結長江少鯉鱗，天寒不見雁來賓。翻雲覆雨羞餘子，霽月光風
憶古人。丹穴鵷鶵行毓瑞，北堂燕喜倍生春。萬金消息何時到，一洗胸中
萬斛塵。 方秋崖集次韻鄭省倉見寄 僊谷京華夢已陳，詩顛草聖了無
餘。别都菊酒饒秋晚，流落椒盤忽歲除。東閣士應羞聘伍，北山人有絶秦
書。草廬十具牛如鱗，却是求田勝本初。 老年夢不到歌妹，一笑離尊孰
與娛。歲事況况江上月，時情汎汎水中凫。路貧如此誰來往，山意於人定

有無牢落不堪持說似詩成時一寄吳奴　次韻鄭省倉　買魚聊復醉眠船萬事從來付老天欲辨把茅無計可不量吾力更壽逢　歸去來兮月一船世塗難似上青天煙蓑自與輕鷗狎却在風濤婀娜邊　次韻訓洪監倉　我輩從來不入時知心粗有硯相隨肯分雪屋十年夢寫作秋山一段奇靡靜堂深無比容歲寒亭老有先師梧桐帶曉西風起笑拂床頭鐵蒺藜許應龍東澗集送表倉詩　帝念饑甸民財力俱有限俗吏肆貪殘伏漁蕩貲產郡守在得賢判史尤當擇明公如范滂清節邁楊綰蹤龍昇倉臺一道俱刮眼雖貴望公平欽奇冀公判察吏貴精明臨民當牧簡髙才固優為行見鳩功傍將令愁嘆民喜至笑聲喧繡節暫馳驅玉堂資著撰行矣從公歸餞行聊舉盞李造江湖長翁集次韻蘇監倉二首時蘇兼主簿學　交朋又得一相如髙掩虞郎行秘書妙論析微驚我倒諸生到眼可人無一官幸此分鄰燭五字渠能攬虎鬚快讀清篇病如掃壯軒風竹對森疎　長日奔馳侍置如久妨著論與抄書逢人爭席有時有疥鮮留詩無處無傑冠未辭勞楚製論文常憶攬相鬚扁舟再有東游便肯向朋從自作疎　再次前韻二首　未說髙文錦不如談閒已勝十年書是中我亦潛心久作者君今舉世無應俗不堪塵眯目論交政復棘如



鬚獨憐兒戲心猶在更向詩簡較戚疎　倉官尉職賤誰如終歲區區奉簡書漆日偷閒須着便青山有約定來無　著書聊閣如椽筆疾惡休張埒蝟鬚好袖新斅五峯路碧涂清樾伴蕭疎　又送瑞蓮新米白酒與韓監倉　珍珠滴紅敵紫肬君家寶此如珍珠我家玉友亦勝友論交遣到君座隅秋蓮結實甘勝蜜香稅膺新玉為粒遙知更未不及肩一笑聊同孟光喫許應龍東澗集餞王郎中赴湖南倉詩　明明天子御丹宸首擇英賢待使指湖湘以南闕倉臺環顧在庭誰足倚蓬山蘭省擬名流禮樂光華困送以看看六轡載馳驅爰度爰諏遠田里散財發廩蘇疲窮揚善舉貧律貪鄙第恐崇臺未穴黔趣上亨衢詔泥紫與君同齒復同寅邪更着庭紹英軌交情金石久益堅人雖漸遠心則邇衡陽鴈過可傳書時顧劉公貽一紙廖行之省齋集上湖北趙司倉三首　君侯德業簡淵衷亟上朝端望寖隆鵷鷺羽儀從北闕驂騑禮樂正西風六條郡國參帷裏萬里沅湘攬轡中早晚詔書歸袞舄由來周召合三公　黼扆天髙德意深思言臨遣重丁寧九霄雨露新英節一日風雷徧洞庭財力定能均息耗米鹽因得裕常經如今想見南翁喜長望吳頭認使星　廷尉年來仟獄清更憑藻鑑思諸生新奇往往多聞罷樸魯區區亦竟成已見規模通造化

會看勳業正鈞衡光生小試澄清手天下顒顒望太平畢西臺先生集次韻和教熟徐仲元著作監倉之什　行見東州山外山却回河上醉春寒新詩點檢留心苦舊事尋思覺鼻酸上疏未能同主父帶經猶得學倪寬只今欲作歸休計準上田園累歲乾　袁起居東塘集呈浙西張提倉張為都陽教官貧去三數月僕來為法曹今見於此嘗聞縱所學　老掾當年意已傾執鞭雖晚眼仍青繡衣公子初雲漢璧水先生尚典刑員努前驅容漫吏下帷单思媿玄經催科欲付纔憂乎賑我山行定幾星屢琲清隱集詔橋建置惠民倉呈陳守御史　閩邦赤子近來王聖主憂勤念遠方酌取古人救荒政頒為今日惠民倉備先水旱民亡瘠弊在侵移數謨張我顧相君謹刑政雨暘時若自平康韓淲澗泉集趙履常湖北倉經過因話昔惘然久之　倪仰之閒又一年舊遊新話兩茫然驚心會聚初何所滿意飛騰不在邊眇眇桃宮聊記取栽栽芸閣久迴旋歲寒玉雪清水地繞着纖塵是市廛蘇過斜川集送仲南兄赴水南倉　憶君結髮讀書日肯學呻吟事刀筆功名直欲髙古人議論從來氣横臆嗟嗟歲晚事大繆翻然自許林泉伕躬耕二頃羞甘旨櫛風沐雨忘晨夕十年不知爵組味萬里能紆陳蔡厄丈夫升沉何足道端身養志真奇特閉門却求文史樂



勁氣豈為窮居屈信哉自有絶人處坐使懦夫聞有立邇來彈冠本非好祀倪聊從父兄迫區區試吏倉庾閒定知蠟屐何曾得嗟余白髮亦自笑春眷一官乃雞肋明年驅車走太行政坐相如空四壁秋風淇水各相送未覺軒裳勝蓬蓽鷦鷯僅獲一枝安此外所憂非我力徐安國西窻集送趙子固第赴淮東倉　暫驅朝馬駕輻車使覺邊城喜氣舒閒道陸辭天語美羡餘料自悉躅除　昨來持節使燕宮草木應光識令名此去倉臺樓邊境屹然如倚幾長城　安輿迎侍笑嘻嘻夾道旌旗耀日飛好在綵庭隨處是繡衣元不異斑衣　劉基送胡季琙平江監倉　君不見宗谿沙中金又不見龍門山上桐衝波蕩汨入坎窞石湖潝齧歌雷風律人桃氏不見顧自分委棄蒿萊同一朝消廟作雅樂搜索絡繹奔垂工飛廉鼓鑄王爾斷斵炭利鑿相抬礪米絃横維笥簴立鎮主衮冕齊雍容世間物理有消息累土自可成穹隆司倉雖微君莫棄君不見曹叟當年嘗委吏國朝胡楊隱集次李監倉　江草微微綠又生東風吹暖過新正閒因物理推消長靜閱光陰任晦明北闕上書勞舊夢中流擊楫想遐征謾仙詩法垂千載喜見聯孫句有情事類合璧太倉陳后山謝監倉平分太倉粟盡濟郡侯書發廩髙適贈司倉詩秋深閥節歲發廩歷斯稱真堪老

東坡畑州南山監倉蕭淵詩。一官倉庾真堪老，坐看松根落斷崖。公子是監倉但看東軒壁隱几，不知公子是監倉。同上庾氏莫言畢何斯舉奇鉄仲監倉詩，丹到瀛州須令好。官稱庾氏莫言畢。

**漢故倉池** 後周書 蘇綽為郎中。文帝至城西漢故倉池，顧莫左右莫有知者。綽具以狀對。周文大悅，拜行臺左丞。

**相地治倉** 東漢書 李憲傳，河中兵本仰食於絳，而汾可輸河渭歲耗與羅數十萬石。故歉保山為國民之輸者，十年不勝一車破漬汾栢地治新倉。

**父使泥倉** 史記 舜母娘舜，舜父使舜泥倉，放大而燒，舜垂席而下，得無傷。

**發倉賑之** 淮南鴻烈解 時則訓 季春之月，天子命有司發國倉，助貧窮賑之。紀 西漢書 汲黯，武帝時為謁者，河內失火，上使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延燒不足憂。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臣以為便宜持節發倉廩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詔罪。帝釋之。東漢書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泰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多為坐法。尚書選之府掾屬能治劇者，乃以詔為嬴長。嬴縣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粮者甚衆。詔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詔曰：長活溝壑之民，而以此服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江寧縣志 陶回遷吳興太守。時年飢，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聽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埸。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之。乾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敕會稽吳郡依回賑恤。二郡賴之。續通鑑長編 太平興國二年，知泰州張炳言，先受詔以食　鞫於貧民，使者劉文保復爾詔，詔臣罷之。民飢益甚，轉死溝壑，愈衆。臣與文保矯詔開倉，救百姓倒垂之急，願以屬吏詔釋其罪。宋史 程師孟提點夔路刑獄。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山歲賑民不足，即矯它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

**寬監發倉** 李元綱厚德錄 陳從易知虔州，歲飢，有道捋伏擅發國廩者，請一切減死論。於是全活者千餘人。

**發長平倉** 宋史 務衍知溥化縣時，諸郡捕賊兵粮精無以給，遂擅開常平倉。且懼得罪，衍曰：餓之不恤，則吾兵將為盛卒矣。衍考課為一路最。

**請君發倉** 劉向說苑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民煩苦，故人予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由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由也不受。子曰：爾以為飢，何不言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私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受責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

**歲飢開倉** 晉書 鄭默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加默愛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又王渾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饑，渾開倉賑贍，百姓賴之。又曰王蘊為吳興太守，民飢，輒開倉贍恤，主簿請先列上，待報。蘊曰：行仁義敗無恨。坐遣科免官。士庶詣闕，左降晉陵太守。

**受賕發倉** 新唐書 薛仁貴傳 仁貴子訥字慎言，起家城門郎，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



永樂大典卷七千五百十八　十二

**貸米建倉** 宋史 張洽傳，時行社倉法，洽請於縣，為貸常平米三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

**免稅儲大倉** 廣集 道園學古錄 淮陽獻武王廟堂碑 王諱弘範，姓張氏，至元二年守大名。歲大水，淡盧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繼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出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收之有常，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

**禁擅入倉** 製錦實見 諸倉受納止可留一廳吏祇應，凡稱卒及一切吏第無干預人，悉令出倉，責閽人謹守。蓋人多則雜亂，陽為乞覔，陰為偷盜，紛紛擾擾，欺弊必多矣。

**入倉觀受納** 石林燕語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俱責其多取，乃故為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乎？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為是。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蠧其計中，遂為民害。近世立盤量出剩法，本防吏姦，而州縣貪暴者因以歛民，至於倍蓰，以其正數上供，及應監司之求，而留出剩以自給，監司知之

亦不問加耗。又不足言也。**封空倉** 梁史庾域爲梁州參軍。魏人攻圍南鄭。有空倉數十。自封題曰。此粟滿足支三年。衆心以安。遂堅守。**推筭空倉** 續後漢書趙逵傳。逵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賾。又有書兩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逵筭之。逵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乃積乃倉** 詩公劉篇。乃積乃倉。乃裹餱糧。又乃求千斯倉。**刧鼠食倉** 類說。天復中。隴右大饑。其年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太半無穗。有人就田中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空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刧鼠食倉。**石龜耗倉** 稽神異苑。餘姚縣倉封閉完密。而年年輒大損耗。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即斷龜口。於是無復虧減。**不涸之倉** 管子。積不涸之倉。**雲若囷倉** 金史大祖紀。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千斛囷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人當生異。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也。**山峯如倉** 郡國志。衡山石廩峯。一如倉庾。有二戶。一開一閉。閉者亦有關鑰之形。

永樂大典卷七千五百十八　十三

**聚石爲倉** 宋史謝德權傳。咸陽橋壞。轉運使傳太初。命德權規畫。乃築土實崖。聚石爲倉。用鐵牛鎮之。**胡孫倉** 東齋記事。予嘗於朝天嶺見猴數百千。連手而下。飲于嘉陵江。既飲。復相接而上。周匝而後已。最大者二。其一居前。其一居後。若部將領然。甚小則母抱持其下。彼中言曰。每歲入麥禾。則以叟縷其身。以稱其莖稈。人有得其箴者。謂之胡孫倉。可以致富。蓋麥禾果實。無不有者。**書倉** 王子年拾遺記。曹曾。學徒從之。有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亂。既衰。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運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子弟於門外立祠。謂曰曾師祠。及世亂。家家焚廬。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爲倉以藏書。故時人謂之曹氏書倉。**筆倉** 紹興府志在會稽縣顯聖院。有王子敬筆倉。今一背存。**錢倉** 廣信府志寰宇記云。在弋陽縣。有石臨水如廩高數丈。號曰錢倉。戶如六尺。底。晉太和中。有釣人從戶。過石間。其錢自出。因收得四錢。**天倉** 太平廣記。河東薛逢咸通中爲綿州刺史。夢入洞府。有饌甚多。而不覩人物。不敢饗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及明。詰於賓友。或曰。州界有昌明縣。有天倉洞。中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

興親史訪焉。入洞可十里許。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朗。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室極廣。有石床羅列。飲食名品極多。皆若新熟。軟美甘香。靈諷拜而食之。又別開三五所。請以奉薛公。爲信。及賫出洞門。形狀究然。皆化爲石。洞中左石。散處堆塩。積數不知紀極。薛公歎靈異勝而莫窮其所以也。郡縣志天倉地倉。在大江之左。有石穴二。土人云。地倉滿則豐。天倉滿則歉。龍虎山志。天倉重修天師殿記。天師以符籙治病。遠近奉祀者不可勝紀。谷命輸米。謂之天倉。設三厨以飯賢。有餘以賑貧。置男女祭酒官分領之。史記天倉天官書。胃爲天倉。石氏星紀曰。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南三星天庾積廚粟之所。天囷十三星。囷倉廩之屬。主御糧也。春秋左助期曰。天廩倉神名均明。天文集曰。廩星主倉。**石倉** 臨安志石倉有二。在西尖之西。坎衆山鱗疊之間。若倉廩然。又石倉在台州臨海縣東。三十六渡之第四渡。輿地紀勝。石倉在江西吉州府永豐縣南。有石門如倉廩狀。楊氏六帖。稽曹曾收天下書籍。爲倉以藏書。故爲之石倉。**魚倉** 太平御覽。青田溪。發源太湖。湖是白土。冬天水熱如湯。故衆歸之。名曰魚倉。**墳倉** 韓非子八姦篇。倉其於德。把也。縱禁財。發墳倉利於民者。不使人臣私其德。積粟於倉若墳然。

永樂大典卷七千五百十八　十四

**先倉** 羅泌路史餘論食則祭先倉。**三倉** 隋書經籍志云。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倉。孫根碑釋文漢和帝時。賈魴用隸字寫三倉。隸法由是廣傳。**五倉** 數類。漢武帝末年。頗好鬼神。谷永說上曰。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化色五倉之屬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注曰。冀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五倉者。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若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偷倉** 鎮江志。似雀而差小。龍蓄易訓。雌雄適於。而不相失。土人相傳。楂樹來實者。此鳥來巢。則是年著花必實。驗之果信。又一名籠雎。南安各府縣皆有。亦傳東阜綠海棠枝上聚么禽相逐相呼樂意深。偷入太倉時一飽。豈知鳴鶴在高林。

**詩** 清江三孔集。孔武仲。自寶豐倉歸。岳雲戌凍把春寒。十里崎嶇倦往還。馬上朔風回繫帶。雪中微酒見開顏。念黃欲拆江邊柳。蘸綠相重水上山。拋掉一官如棄壤。好隨漁艇此中閒。洪适盤洲集。種林倉。種林無多。猶勝避俗翁。盡將用釀具。不復用青銅。厚顏折腰吏。泚額多

田翁種林了歲計糠粃彭澤鋼薛季宣浪語集已口相地作大軍倉南
浦緻蘭境打頭清旦風鳥飛圖障遠人皺敎紋中衔尾過千柁朔顏無萬
蓑端愁少懸絲生子亦群戎宋梅聖俞宛陵集十一月十三日病後始入
倉 曾非雀與鼠何才 大倉為狐裘破不溫黃狗補其皮霜花逐落月綴
在枯槁技予年過五十瘦絞冰生肌 永濟倉書事 种武立四極收兵
銷衆蹇輸粮來萬國積庾下千艘貔虎肥於豢麒麟老向櫪中州無殍餓
南土竭脂膏黃鼠群何畏青鳩冢且懷古渠生菌耳朽堵出蟏蟰樹腹懸
蚍蜉緣梁挂鳥毛壓埃雖自泯米墨亦能嫌直宿愁風雨經年弊裀袍仲
尼猶作吏我輩勿為勞陳簡齋集泛舟入前倉 前倉至海鹽溫州平陽縣
曾鼓鹽田棹前倉不足言盡行江左路初過浙東村春去花無迹潮歸岸
有痕百年都幾日聊復信乾坤 劉煥塘集題真州廣惠倉即放船場居南
樓及天寧寺後中有大池塔影倒其中 淅淅風摇叢葦霏霏雨弄新晴
坐對江南山色往來無恨離情塔影參差波面歌聲宛轉樓頭已負少年
行樂更輸納子清幽
兼金合璧不乏 唐劉蕡策矜耕植則粟蓄倉廩不乏 乃積 公劉詩乃積乃
倉乃裹餱糧爰方啓行 藏稼 准詮書訓稼生乎野而藏於倉 備水旱 前食貨
志晁錯記上曰廣積蓄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囷窌倉城 種
冬官考工記匠人囷窌倉城逆墻六分注築此四者六分其高却一分以
為網困貞倉穿地曰窌 黍稷稻粱 甫田詩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
稻粱農夫之慶 積之不涸 管牧民積之不涸之倉 積於不盡 文中子積於
不盡之倉 事要 鉅粟 書武成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 國之大本 晉
張闓傳倉廩國之大本 粟積於外 前食貨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露積於外
腐敗不可食 都鄙皆滿 史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間都鄙廩庾皆滿 事
舜畎畝 法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居者有積 同上故居者
有積倉 農藏於庾 韓詩外傳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藏於廬篋
賦偶 室有九年之蓄家無八口之飢 欽積小畢敷之苗陳因余漢粟之
多 周庾峩峩漢鄭維陳 賦隅 浩浩其有餘爭庾周坻之積陳陳不可
食 史欲漢粟之多 書林事類倉廩 推開倉常平 倉廩國之大本 宜得其
乞令以閩為大司農 晉張闓傳 倉廩實知禮節 晉 危星主天倉 五穀府
胃三星主倉廩五穀府也 晉志 量入制用 周禮量入以為出 王制 天囷十三
星在胃南 晉志 千倉露積 日庾野積 野有負積 倉積 志 義倉 唐公私之
積 前志 收斂蓋藏 不涸之倉 積於不涸之倉 管子揚協入廩出九斂出

用之數國一 振貧窮之 王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 漢食
貨志 振貧見水滸門 胃為天倉 漢志 六倉虛 老子田甚蕪倉甚虛 海陵
流衍 觀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 鄧攸官人 第五倫傳謀為張掖太守歲飢
開倉賑給曰若須報 光棗人也 業以身救百姓 誼嘉之 修囷 月令孟冬命
有司發實竇修囷倉謹蓋藏務積聚 我倉 詩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備蓄
收藏委積收斂庾 庾露積也 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不盈 管子曰不務
地利則倉不盈 匪頒 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
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 數倉下有積粟 滯積 公無滯積 囷廩 周指 廥
積 貴庾 歲歉以防貴庾 積斂待價 前志 蘇章 後漢為武原令歲飢開
倉廩活三千餘人 喬玄 公祖為梁州刺史歲飢開倉給之主者以為異典
宜先表聞玄曰方待奏民且死矣 開倉 乾乃上聞天子嘉之 吳中有均輸
之號 吳倉 春中君所造 必均輸 洛陽有常滿之名見洛陽記 白帝倉 漢記
公孫述有白帝倉 細柳倉 三輔故事曰漢文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
呼古徼是也 徼西有細柳倉城東有嘉倉 文宗問國廩罕蓄之九年之備
新唐書劉蕡春秋藏稼辰吉雖予舞戢其無九年之蓄臣願斥游惰之人
以為耕殖省不急之務以賑黎元則蓄廩不乏 擅開倉 汲黯因使矯制
發倉救河內上諱罪 韓韶 後漢韓韶字仲黃為嬴長賊不入界餘縣多被
寇盜耕入嬴界求索衣粮甚衆韶愍其飢困開倉賑之萬餘戶主者爭為
不可韶曰比活溝壑之民而伏罪含笑入地太守素知名德竟無所坐 鄭
默 晉鄭默為東郡守歲凶開倉賜給待罪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
王蘊 字仁叔為吳興守郡人飢開倉賑恤主簿諫請先上請待報蘊曰行
仁義賑無所恨朝廷以違科免之士庶詣闕左降晉陵太守 壽昌之計
食貨志漢宣帝時年豐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上計令郡國皆築
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人名曰常平倉
百姓利之 狗彘之食 孟子曰狗彘之食而不知斂野有餓殍而不知發 存
救之豐 術儲蓄以廣災以待凶而頒之周禮豐凶不常斂散有典 既有無
之相均 亦豐儉而交利 智合於權利和其義 均節 豐儉適宜公私交利
苟栖畝之餘粮豐年不儉則在野之餓殍凶歲疇依 監臨當其豐歲雖
多京坻之儲守在職司宜謹豆區之量 羨耗 出納 有倉 出如珠玉
取如糞土史秋歛 春頒 有功於國 新唐書劉晏以常平法豐則貴取
飢則賤與率諸州米常儲三百萬斛 豈所謂有功於國者耶 或云 粮廩益
羨 新唐書中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粮廩益羨自是

玄宗不復幸東都。輕重中權陸贄奏兄國用門。神倉藏帝籍於神倉。注藏祭祀之穀為神倉。月令季秋。東南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注廩御廩也。一名神倉。東南長生之處。國語。撊江網倉廩體宇萬積多黍充溢積鼓紅腐如京事實名君舜以事垂萬年上。兄之於舜也。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漢高祖甬道前本紀。築甬道屬何以取敖倉粟。文帝發庾本紀。後元六年發倉庾以振民。振貧山東民被水災。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振貧前司馬相如子虛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振乏。後相傳先帝發倉廩。振之後。昭帝振困前本紀。元鳳三年。詔朕虛倉廩。使使者振困乏。唐太宗愈積魏徵傳。倉廩愈積。文宗粟數唐食貨志。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問太倉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蓄寡。奈何。乃招出使郎官皆蔡州縣。碧逃錢穀者。憲宗空虛李絳傳。李絳曰。比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子知禮管五輔篇。倉廩實知禮節。不盡文中子。積之不盡之倉。甚虛老子。田甚蕪。倉甚虛。不盈管子。不務地利則倉不盈。大本晉張闓傳。倉廩國之大本。

賦句　楊事登藏。必有其地。歲功晨斂。所關者天。　穆十千兮例視我庾。米三百兮俾早爾屢。　漢歲登兮露積陳陳之粟。周年熟兮備宗粟粟之秀。　羨萬億於黍稌。既多之見取十千於稻梁。有處之概。　如墉其室。陳陳朱稷之時。如京其庾。黍黍稻梁之蓄。　秋倉積矣。何恤泰民之饑。語曰盈矣。帝思循土之錫。

## 陳倉

西漢書地理志。陳倉注縣名。屬右扶風。有上公明星黃帝孫妻冑冢祠。有羽陽宮。秦武王起也。史記淮陽侯傳。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東漢書郡國志。扶風陳倉。三秦記曰。秦武公都雍。陳倉城是也。　皇甫嵩傳。二年。梁州賊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晏元獻公類要。漢舊縣。魏為重鎮。明帝泰和二年。蜀將諸葛亮攻圍郝昭守之。周於此置顯州。有汧水散關寶雞祠舊關故城在縣南。

## 太倉公

史記。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否。及藥論甚精。受之二年。為人治病。決死生



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贖　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　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十六　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否。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音核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 倉氏

武陵商音姓纂。黃帝史官倉頡之後。蒼頡觀鳥迹以制文字。為黃帝史官。自有文字。詐偽萌生。天知其將餓。天為雨粟。鬼恐為文書所劾。故鬼夜哭。姓氏急就篇。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其一曰倉舒。子孫因以字為氏。春秋時周有倉葛。左傳。僖二十五年。晉啓南陽。陽樊不服。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服也。西漢書王嘉傳。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 倉英

古今姓名辨正。倉英。漢江夏太守。因官居焉。遂為江夏人。

## 倉慈

魏書列傳。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表亂隔絕。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卹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眾猥。縣不能決。多集詣下。慈躬往省

閒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决刑曾不滿十人。又常白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卒官吏悲感如喪親戚圖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行刀畫面以盟誠又為立祠遥共祠之

**倉跛** 後魏書孝友傳倉跛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 蒼

洪武正韻千剛切深青色又姓。春曰蒼天詩悠悠蒼天陸云本亦作倉又蒼黃忽遽貌漢書張蒼蒼頡史蒼頡蒼芊皆亦作蒼又老成也杜甫詩結交皆老蒼蒼謂華髮蒼浪又蒼生草木蒼然生唐張說傳蒼蒼群生。又養韻許慎說文艸色也从艸倉聲七岡切顧野王玉篇七狼切青也陸法言廣韻蒼色徐鍇通釋艸覆也切陽反宋重修廣韻又姓漢江夏太守蒼英丁度集韻古作𦶜司馬光類篇又采朗切莽蒼寒狀一曰近郊之色蔓機廣干祿字書倉草色也又采莽切莽蒼戲倜六書故草色向老青倉也韓道昭五音集韻蒼古文楊桓六書統詩母𦶜說文蒼隸岺古文𦶜𦶜古文𦶜式从屮岺籀文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文穹蒼天也爾雅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又百姓亦曰蒼生又晉王衍傳天下蒼生又蒼浪老貌古作岺通作倉陸云本亦作倉禮記月令駕倉龍漢陳勝傳蒼頭軍服注士卒青帛巾史記倉頭蕭望之傳倉頭廬兒趙謙聲音文字通青岡切草色深青也古借倉月令駕倉龍作岺非艸色蒼然而生故百姓亦曰蒼生又老蒼老成也又上蒼天也韻會定正清岡切天青色也字切清岡清清千蒼

篆書 岺 籀文 蒼 太官壺並見楊鉤鐘鼎集韻 岺 古文 𦶜 林罕集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蒼 徐鉉篆韻 𦶜 六書統 隸書 蒼 六書統 蒼 華山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蒼 歐陽詢 蒼 虞世南 蒼 顏真卿 草書 蒼 蒼 並王羲之 蒼 陸機 蒼 蘇軾 蒼 黃庭堅 蒼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上蒼** 鄭氏諱倚玄穹上蒼並天也宋劉後村集國無趙切赴事之才施諸當世猶有憂國愛君之心對越上蒼鄭克夫詩集蒼蒼吟四奇吞曹州孝肅言龍圖。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又作叶斷勝日往月來飛少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復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惜岩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皇千花爛爲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且須賢者入消詳。人人共戴天我戴豈徒然須識天人理方知造化權功名歸澗盡踏業入詩篇拌得閑中樂無如我得全鄭氏麟溪集上蒼蒼 莆衡予狄與嚴陵八上蒼蒼下黃黃至不仁者是虎狼虎狼見弟不相食何事人生反相賊白麟溪頭孝義門兄爲弟死名長存此辭可摘腕可斷肯使連枝居狴犴夜見白虹飛上天恐是精靈貫霄漢高座跌經欺如我死義如君我其可朝來把鏡面發紅欲着儒冠手頻墮不必徒吟孝義章誰家有弟在桁楊

**穹蒼** 詩以念穹蒼

**彼蒼** 詩黃鳥彼蒼者天

**顥蒼** 漢高賓戲超忽荒而躔顥蒼師古曰顥顥天也元氣顥汗故曰顥其色蒼蒼故曰蒼天。

**義據昊蒼** 宋曾鞏詒弟教義據昊蒼仁蓋蠶生出入所繫治亂絲戍

**岌千摩青蒼** 宋黃山谷詩萬奉相倚摩青蒼。

**牲玉取蒼** 羅泌路史黃帝紀天圜丘牲玉取蒼

**牽黃臂蒼** 史記李斯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逐狡兔得乎詳屑左牽黃右臂屑

**鬢髮蒼** 唐杜工部詩鬢髮已蒼

**鬚眉蒼** 唐杜工部詩身長九尺鬚眉蒼。

**天形蒼蒼** 王融新對晉志宣夜書曰漢秘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及眼瞀精絕故蒼然

**暮色蒼蒼** 唐韋應物詩微鍾何處來暮色忽蒼

**蒹葭蒼蒼** 詩秦風蒹葭篇蒹葭蒼蒼注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蒹蘆也詳蒹葭

**水蒼** 三國禮王有山玄文水蒼文魏文帝書云大夫佩水蒼玉

**頏蒼** 宋蘇東坡集若疑沉水得頏蒼沉香石

**老蒼** 書蘅夜話漢書云蒼頭謂小僮髮髮則其頭青色也。今稱老者為老蒼頭如艾色也若稱少女為少艾則謬矣豈有少女面色乃如蒼艾者乎唐杜工部詩結交皆老蒼。注謂華髮滄浪也

**黃蒼** 南史張彪為陳兵所殺所養犬名黃蒼號吽屍側究轉血中若有哀狀葬畢又俯伏冢間叫號不肯離

**鵲蒼** 韻府群玉犬名御史卯事拌犬一作蒼

**三蒼** 隋志字義訓讀有史籀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

**聊蒼** 漢書藝文志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聊蒼趙人武帝師

古曰厭昉傳作膠蒼而此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

## 括蒼

宋陸游劍南續藁夜雨思括蒼舊遊 道心退墮如風鷁世念堅強似犬牛安得短蓬湖海去夜深聽雨琵入眷巴洲方秋崖集次韻葉宗丞約遊括蒼 一詩不了蒼州債曾汨春抄問水程山自孫如吾郡好酒令聞有括灘清文章未得半分刀故舊難忘少日情已斷無苔新種竹恐無辭與此君盟曾文清公集送紹興帥湯相得請洞霄歸括蒼 武公入相不虛傳奏牘求閑卻更前聖主閱勞天下事詔書許作地行仙少微星分臨江左大滌山門鎖日邊便以公歸良易耳午橋雖好莫留連 誰言富貴賤危機求日深春故里歸烟雨高樓增意氣蓬萊傑閣少光輝向來赤烏又遵陸此去青鞋長掩扉畫戟門東是茅宇鈴齋想像獨依依孫燭湖先生集送李文授知括蒼 中興尚有名臣子江表能餘正始音擬贊經綸須老手更分符竹此何心麒麟閣上風雲舊煙雨樓前山水深世事由來偶然耳公餘端不廢清吟喻良能香山集句外得括蒼東歸侍次 一家滿載扁舟裏兩槳春風去似飛漸識路入鄉樹出世間樂事莫如歸十年長客帝王都五畝田園半欲蕪乞得此身猶未老自揺小艇釣平湖范石湖大全集送江朝宗歸括蒼 半生三解后相看成老翁詩情故革



律袖有天都峰江山佳麗地登臨苦匆匆塔燈落淮水寺樓倚霜空播拾着錦囊撫掌夸窮工歸嚮不可挽思入孤征鴻洞天我昔遊俛仰星一終士反歎契闊吏民念罷癃婆娑故將軍白髮薄書叢足跡雖四方夢寐煙雨東歸田有腳刀尚往尋行蹤期軍斬寒藤伴我楮枯節王黃州小畜集送戚殿丞之任括蒼 左郡海西邊挂帆離兎園遠經羅刹石去近鶻鴒原菊暖秋飛蝶霜晴夜叫猿老郎方吏隱應笑市朝喧 戚丞今弟知溫州永嘉縣 許景迂野雪行卷東陽貳車胡偉節此被檄決獄括蒼歸示道間古律因次韻三首其八 何年鑿山成峻嶺石磴斜斜還盤盤瀑派百丈助奇觀疊巘千層森列屏青天尺五挺可攀兩足蹴踏仙都境倦游十步輒一憩行旅貪程自爭還未容大度擅清絕道左江梅印疎影貳車攬轡訪鄰墅從乘攜壺仍載類酒邊閒拓詩興動飛花又學江天景銷金暖帳定壓俗客裏閑香發深省歸來傑句富倉箱更許飢人拾遺秉猩骨象鼻俱可弃正味天廚推雋永 通鴻公領 尚書作牧駐朱輪政事溪山煥一新歷歲斑衣來跂想當時黃髮見猶詢別車遵道姑琛徹明鏡堂臺不染塵信是高門有陰德平反到處總生春 先正尚書獻簡公嘗作處牧 危欄跨晴虛雲氣生履底喚起塔中仙為我說真際歸來酒未醒詩簡隔墻邊深漸鑑鐶杯強逐雲霞恢張鎡詩送翁叔高工部知括蒼二首 三見中朝入徐行每後人功屬身較晚名譽衆常新有句須同跪令雖似所觀政成應必報山郡易回舂 自復林湖隱相從却恨稀梅花年後白江水去邊肥世態紛紛改交心特特違煖晴當送別散望款柴扉元趙茂原詩贈郭山長歸括蒼兼簡葉縣尹林府判 夜聽春雨鳴雨晴君欲行君行向前處回覽括山青括山萬疊青未了漢漢蒼烟隔飛鳥三年官冷不得曉歸夢時時度雲嶠竹雞鈎輈啼夢殘落花如雪搏風寒客途塵土何淟淟握手未許攀征鞍東關且盡雙樽歡東關柳如帶中有別離態折贈不可持依依自相待宦遊江梅事多違我筆論交金石在舉頭咫尺天涯別行李瀟瀟淟明月出門大笑心激烈良儔往往多契闊每一思之生白髮白髮生何足驚志士慷慨期晚成酒澆磊磈澆不平況復不飲難為情長歌散作陽關聲子先歸兮我暫停丈夫耿耿氣肯洒兒女淚浩蕩天地間清氣冥常聚郭公子休徘徊京城二月鶯花開來書早上黃金臺黃金臺上多英才拾取青紫實快哉秋來我亦遠遊計萬里肤勤定相遇到手功名俱得意卻誦如今短長句元山翁詩送洪處謙歸括蒼 長亭飲餞欲三年重見秋風桂子前顧我豈堪供世用知君不肯負師傳花箋琢玉



青猶濕曼紙翻雲白更妍詩若年來有奇疾好將風物寄江舡元國朝風雅鄭善之送劉時可還括蒼兼寄洪中行 洪郎不來魚雁稀君今歲暮吉我歸故人青燈山水屋游子白苧風霜衣時俗俛仰妨道性聖哲出處存天機東還石門對飛瀑時看寒月投窗扉

## 鴈蒼

元舒岳祥閬風集歲莫送正仲還鴈蒼 歲窮終有別人老得無愁眼看書光眊材衰句懶酬計年知晚易論學愧東丘欲就寧川志閑春與子謀

## 蒼氏

羅泌路史高陽氏紀蒼氏高陽氏之後古今合璧古今姓纂風俗通云八凱蒼舒之後又黃帝史官蒼頡之後春秋時周有蒼葛

## 蒼頡

通鑑外紀黃帝史官蒼頡造文史注或云蒼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郡縣志延安府同州蒼頡姓侯岡氏馮翊人 平陽府臨汾縣蒼頡始造字者舊相傳為平陽人考工記蒼頡篇有鮑蒄文有柯欘跪云蒼頡有七章李斯所作鮑蒄是其一篇內有治皮之事

## 滄

洪武正韻千剛切水名又滄浪水名亦作倉甘泉賦東燭倉海又見上註慎說文滄寒也从水倉聲七岡切顏野王玉篇七郎切滄古文宋重修廣

韻亦州後魏所置。蓋取滄海爲名。丁度集韻古作滄浛。从仌作滄。司馬光類篇又楚亮切。戴侗六書故水清凉也。亦作滄。从仌釋行均龍龕手鑑滄或作滄。正錯削反。韓道昭五音類聚滄音倉。滄海水貌。楊桓六書統清母諧乾聲滄林鰭古文能叶上。滄或从仌。滄韓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通作倉。趙謙聲音文字通青岡切。亦借倉。蒼。作滄滄非本音義。見滄。韻會定正字切清岡。清倩千滄。

書　篆　滄　滄　滄并集韻　滄　滄並古尚書見杜从　滄徐鉉　滄高翿齋學書　滄

古集篆古文韻海　滄篆韻　滄韻總

六書統　隸書　滄　滄並六書統

草書　滄張錦　滄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 滄州

御覽十二道志曰。滄州景城郡。爲貢兗州之域。虞舜及周爲幽州之域。春秋時屬齊。晉七國時屬齊趙。併天下以齊地置齊郡。以趙地置鉅鹿郡。漢高帝分鉅鹿置渤海郡。分齊郡置平原郡。漢志曰。渤海郡高帝置。莽曰迎河。在渤海之濱。因以爲名。圖經曰。渤海賓滄州之地。屬趙分居多。漢書曰。趙分地薄人衆。丈夫相遇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塚。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　十三州志曰。渤海風俗。鷙戾高氣。刀輕姦宄。　十道志曰。清池縣。漢之浮陽縣也。　漢志曰。浮陽屬渤海郡。莽曰浮成。　十三州志曰。浮陽浮水所出。東入海。　漢書曰。宣帝時。渤海飢盜賊起。龔遂單車入境平之。復勸叛者賣劍買牛。民皆知勸。　漢志曰。平臺縣。靈帝改曰饒安。屬渤海郡。又曰樂陵縣。屬平原郡。莽曰美陽。舊唐書地里志。滄州。漢渤海郡。隋因之。武德元年改爲滄州。領清池饒安無棣三縣。治清池。其年移治饒安。四年平竇建德。分饒安置馬津縣。五年以清池屬東鹽州。六年以觀州胡蘇縣來屬。州仍徙治之。其年又省以滴河獻次陽信樂陵四縣來屬。貞觀元年以瀛州之景城。廢景州之長蘆南皮魯城三縣廢。東鹽州之鹽山清池二縣並來屬。又以滴河獻次二縣屬德州。以胡蘇屬觀州。仍移治於清池。又省馬津入樂陵。省無棣入陽信。八年復置無棣縣。十七年以廢觀州之弓高東光胡蘇來屬。割陽信屬州。天寶元年改爲景城郡。乾元元年復爲滄州。舊領縣七。戶二萬五十二。口九萬五千七百九十六。天寶領縣十二。戶十二萬四千二十四。口八十二萬五千七百五。京師東北二千二百一十八里。去東都一千三百八十二里。五代歐史職方考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無棣。周置保順軍。資治通鑑唐宣宗天祐三年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患。注幽劉仁恭滄劉守文父子相爲首尾。欲先取滄州。九月全忠自白馬渡河至滄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伯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稚孺之外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于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强。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啖徒濫反。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宜爲之緩攻。記實新書滄州節度使管德齊等二州控鳴犢之舊河。連射雉之餘址。鳴犢河在鹽山縣。武州五官郎射雉於南坂即此也。德州平原郡地連勃海郡。接平原十原南連勃海。漢平原縣文帝封丸韓侯爲龍顒侯。齊州濟南郡十二山河尚餘圖險三千賓客猶揖聲香。齊山河之固。十得其二。齊相孟嘗君門下枝三十有客。唐僧無可詩送呂郎中赴滄州　出守滄一作海州去。西風送旆旌。路遥經一作過戟郡。地盡到孤城。拜廟千山綠。登一作開樓遍海清。何人共東望。日向積濤生。　李頻詩　淮南送人歸滄州　風色忽西轉。坐爲千里分。高帆背楚落。寒日逆淮曛。斷燒緣喬木。盤鵰隱片雲。鄉關百戰地。歸去始休軍。　元　吳淵穎集　滄州　荒亭貫酒壯心違。目極東州霧雨微。百里齊封滄海接。千年禹跡濁河非。暗塵撲馬呈金轡。衰草看羊著錦衣。猶記上元鳴鼓夜。滿船燈火越歌歸。　任仕林集　過湖滄口　客路難如此。山光更豁然。杷田雙犢健。吠屋大鼇眠。烏桕清陰合。魚塘噴影圓。且行休只坐。十里下灘船。

## 鶬

洪武正韻千剛切。鶬鶬鳥名。亦作倉。又見上。許慎說文。鶬麋鴰也。从鳥倉聲。七岡切。䳺鶬或从隹。爾雅鶬麋鴰。郭璞注。鶬一名麋鴰。今呼鶬鴰。古活切。揚雄方言。鴈南楚或謂之鶬鴚。鴚音加。顧野王玉篇千唐切。鶬鴰。亦作䳺。徐鍇通釋切陽反。鄭之秀精明韻又七羊切。和也。詩八鸞鶬鶬。釋行均龍龕手鑑䳺音倉。䳺雞鳥名。鶬鶊上音倉下音庚。鶬鳥也。韓道昭五音類聚䳺千郎切。䳺庚也。或作鶬也。楊桓六書統清母鶬从鳥倉聲。䳺从隹倉聲與鶬同。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前相如賦雙鶬下。師古曰鶬也。今關西呼爲鴰鹿。山東通謂之鶬。俗名錯落。錯落者言鶬聲之急耳。又謂括捋

皆象其鳴聲。倪鏜六書類釋顏師古曰。山西呼爲鸖鹿。又借義。條革有鶬毛氏曰言有法度。鄭氏曰金釋貌。又八鸞鶬鶬。毛氏曰聲。鄭氏曰聲之和也。魏柔克正字韻䋎。又千羊切。義同。趙謙聲音文字通。青岡切。又名鶩鶬。又鶬庚也。亦借倉。韻會定正字切清岡清清千鶬。

篆𩛩集韻見杜从古書𩛩集篆古文韻海䭚𩛩篆韻並徐鉉

草書𩿨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 匼

千剛切。許慎說文古器也。从匚倉聲。七岡切。顏野王玉篇。此郎切。古器謂之也。徐鍇通釋。藹陽反。楊桓六書統。清母匼。从匚倉聲。匼隸字。潘博義音倉。趙謙聲音文字通。青岡切。

篆書匼徐鉉篆韻匼六書統　隸書匼六書統

# 嵢

千剛切。顏野王玉篇。千郎切。山勢也。楊桓六書統。清母嵢義闕。从山倉聲。

篆書嵢六書統

# 篬

千剛切。顏野王玉篇。七羊切。竹名。丁度集韻。竹色。或作䈰。楊桓六書統。清母篬。从竹倉聲。篬竹䈰。或从青聲。䈰。隸字。潘博義。七岡切。又丁羊切。通作䈰。

篆書䈰集韻見杜从古篬集篆古文韻海䈰並六書統　隸書篬六書統

# 滄

千剛切。陸法言廣韻。寒貌。宋重修廣韻。七岡切。丁度集韻。初良切。又楚耕切。冷貌。古作𣴠。司馬光類篇。一曰水名。亦州名。又楚亮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倉。韓道昭五音類聚。冷。楚庚切。楊桓六書統。清母滄。原聲滄。隸字。潘博義。𣴠。𣴠同上。通作滄。趙謙聲音文字通。穿甾切。見去聲。此音俗但用滄。滄。又青皖切。見杜韻。此方音。或於此音用蒼。

篆𣴠集韻見杜从古書𣴠集篆古文韻海滄六書統

隸書滄六書統

# 牄

千剛切。丁度集韻。牛名。釋行均龍龕手鑑。俗。七羊反。正作搶。香嚴。又七剛反。牛也。楊桓六書統。清母牄。从牛。倉聲。牄。隸字。潘博義。音倉。

篆書牄六書統　隸書牄

# 瑲

千剛切。丁度集韻。玉色。楊桓六書統。清母瑲。餘見本韻。

篆書瑲六書統



# 搶

千剛切。丁度集韻。搶。搪鋸也。搶鍚也。楊桓六書統。清母搶

篆書搶六書統

# 鎗

千剛切。丁度集韻。食也。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倉。韓道昭五音類聚。七岡切。楊桓六書統。清母鎗。从食倉聲。鎗。隸

篆書鎗六書統　隸書鎗六書統

# 傖

千剛切。丁度集韻。傖囊亂貌。司馬光類篇。又鋤耕切。吳人罵楚人曰傖。楊桓六書統。清母傖。从人倉聲。傖。隸字。潘博義。七剛切。

篆書傖六書統　隸書傖六書統

# 郈

千剛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倉。

# 顮

千剛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倉。

# 𥟡

千剛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倉䒹倉官二切。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呂鳴珂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四十三　十八陽

## 剛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梵語鳩摩什華言童壽天竺人也　大明天界禪寺住持臣宗泐演福講寺住持臣如玘奉勅註解　宗泐字季潭台之臨海人姓周氏　如玘字大朴紹興餘姚人姓張氏　金剛證驗賦一篇永明沙門延壽撰　延壽號智覺餘杭人姓王氏　金剛感應事跡三十九篇宋太宗皇帝御製序曰朕聞如來演教浩渺無邊廣開法要之門是立真宗之理窮究者徒經刧數解悟者不可盡量斷慮絕思離諸煩惱者皆由心也隨其本性所見不同善惡求緣豈能差別宿有自然之見者一聞而便了其心諸佛菩提言之盡也且夫世人身外覓佛向外求經不自循於己身不能洞曉於內教經文相契福業分明譬乎積水之氷見和風而自解變凡愚而真性自顯達宗旨而善惡宜然佛言者四智圓明八識無漏從心起化乃見真空夫金剛般若喻法立名法既立名



金剛譬喻且須菩提發問金剛者寶也以鐵堅牢能壞諸玉金剛雖堅喻若羚羊角能破金剛喻佛性羚羊角喻煩惱煩惱無損於真性喻如金剛在於山即有金礦山亦不知是金金亦不知是寶人心佛性亦復如是般若者是梵語華言智慧智者不起愚心慧者不運多智慧是智體智是慧用智慧若聰明智慧則不愚也脩般若正行斷二障種習佛與諸大比丘衆俱一時之意也一心一戒一道一緣同一解脫也菩提心者覺也覺者佛之真性也即是無上正等覺也所以見境上之深根述精進之妙旨隨機悟淡化導衆生聖法流傳破諸邪見諒中臣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若發廣大心故無顛倒起歎不脩之業薄傷強執之愚迷非下士之所爲豈淺識之能究不以能文爲本蓋以立意爲宗使經學之徒流却貪心而不染偏業隨因之士盡變悟解之緣善惡深遠貫諸有情之要也非天地不能齊其功非日月不能掩其明非神仙不能知其奧非陰陽不能盡其理唯諸佛了然悟解也朕學不該通尤慚穎悟語流千古塵刧難窮所以褒讚真空圓融聖諦如來能攝受令諸根未熟者盡令根性成熟菩薩常得心田豁蕩聖教流行讚歎稱揚述而不盡歸依向佛不可思議紀而序焉　註解曰此經以喻法爲名實相爲體無住爲宗斷疑爲用大乘爲

教相。　初釋經法名者，金剛喻也，般若法也。金中精剛，至堅至利，能碎萬物。此經能斷衆生疑執，取以爲喻故，大品般若十六分中，以此經爲能斷分。波羅蜜是梵語，華言到彼岸。衆生在生死海中，無有窮極，備此般若到涅槃彼岸，蓋大乘菩薩達生死即涅槃，則非度而度，非到而到也。經者，訓法訓常。梵語脩多羅，此翻契經，謂契理契機故也。　二辯實相體者，即一實相理也。經云：若人得聞是經，即生實相。　三明無住爲宗者，宗者要也。經云：應無所住。經中多以無住破著，故以無住爲宗也。　四論斷疑爲用者，由經力用能斷妄執，故以斷疑爲用也。　五判大乘爲教相者，經云：爲最上乘者說，故以大乘爲教相也。　此經乃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所譯，分三十二分者，相傳爲梁昭明太子所立。元譯本無，又與本論科節不同，破碎經意。今不取焉。今註一本天親等論，取其意而不盡用其語，以其語深難使初學故也。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如是者，指一經所聞法體也。我聞者，阿難謂如是之法，我從佛而聞也。一時者，即如來說法機應和合時也。佛者，覺也。佛是教主。舍衛者，國名也，華言豐德。祇樹給孤獨園者，祇陀太子



施樹，給孤長者買園，共立精舍，請佛而住，說法處也。與大比丘衆者，聞法之侶也。比丘者，梵語也，華言乞士。上乞法以資慧命，下乞食以資色身。千二百五十人俱者，此諸弟子凡佛說法之處，常隨侍也。已上如是等六事，冠於諸經之首，謂之通序。如來臨滅度時，阿難問佛：一切經前，當安何語？佛言：當安如是我聞等語，非但我法如是，三世諸佛法皆如是。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此別序也，亦名發起序，以乞食爲發起者，蓋佛欲說無住相施，故先乞食以表發之。然佛以禪悅法喜爲食，而行乞者，示同凡僧，欲令折己慢幢，生彼福德耳。爾時者，當是時也。世尊者，世間所尊，十號之一也。食時者，辰時也。著衣者，服僧伽黎衣也。持鉢者，持應量器也。次第乞者，佛心平等，不擇貧富也。本處者，給孤園也。洗足者，食訖而洗足也。敷座而坐者，敷坐具而跏趺也。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長老須菩提，乃此經發起之人，稱長老者，以其德長年老也。梵語須菩提，華言空生，亦名善現。從座起至恭敬，乃請法之敬儀。希有者，贊佛之辭也。善護念者，爲護念現在根熟菩薩，與智慧力，令其成就自行

與教化力，令其攝受衆生也。善付囑者，爲付囑未來根未熟菩薩，已得大乘者，令其不捨；未得大乘者，令其勝進也。護念付囑，即希有事也。佛德之大，無過度生。然雖注意於般若度生，必待請問，故善現觀知如意，即首稱歎希有，而後請問也。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此發問之端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華言無上正等正覺也。問意以如來護念付囑現在未來菩薩，令成佛果，是菩薩雖發道心，誓度衆生，求成佛道，未知其心云何安住大乘，云何降伏妄心，使至佛果不退失耶。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善現既讚歎請問，妙符佛心，故印可云善哉善哉，當爲汝說也。而又誠約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善現即會佛意，故唯然應之，願聞是法。然一經之大要，不過善現所問安住大乘降伏妄心，如來所答修行之法，亦不出乎理事二行。破執斷疑而已。其見下文。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善現雙問安住降伏，如來但答降伏其心者，蓋降伏妄心，必安住大乘。舉降伏，則攝安住矣。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人



與旁生，具有四生。諸天地獄中陰，惟是化生，鬼通胎化二生，皆屬欲界。若有色，色界天。若無色，無色界天。若有想，識處天。若無想，無所有處天。若非有想非無想，非想非非想處天。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此一段，是菩薩所修理觀。具乎四心，謂廣大心、勝心、常心、不顛倒心。慈氏頌云：廣大第一常，其心不顛倒。第一即勝心也。經云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者，所憐之境，廣此大心也。云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者，此勝心也。無餘涅槃，即如來究竟法身也。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了生佛一如，此常心也。無我人衆生壽者，此不顛倒心也。若有四相，謂之四倒。若一衆生不令滅度，又見衆生實滅度者，則未能了達本源，是有我人衆生壽者四相，不名菩薩。我者，於五蘊中妄計有我我所。人者，妄計我生人中，異於餘趣。衆生者，妄計五蘊和合而生。壽者者，妄計我受一期果報，一期果報，即爲長若短壽命也。此皆顛倒妄想，亦名四見。菩薩能用般若妙智，照了性空，本無四相，名降伏其心。否則非菩薩也。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此一段，理觀兼事行也。不住是理觀，布

施是事。行於法者，六塵諸法也。布者，普也；施者，捨也。菩薩所脩六度爲行。以布施爲初度，攝後五度。蓋施有三種：資生施、無畏施、法施也。資生施者，施以財物，資他生也。無畏者，持戒不惱，無冤忍辱，不報有害。法施者，精進不懈說法，禪定不差穢說法，智慧不顛倒說法。然一切布施，不過六塵。所謂六塵，如床敷臥具飲食湯藥之類是也。世人行施，心希果報，是爲著相。菩薩行施，了達三輪體空，故能不住於相。三輪者，謂施者、受者及所施物也。佛告善現：應如是不住於相而行施者，蓋欲菩薩降伏妄心也。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此段恐人疑云：離相施則無福報故，佛告離相之施，其福轉多。良由不住相施，施契性空，性空無邊，施福無邊，故舉十方虛空以爲喻也。論云：其義有三：一遍一切處，二寬廣高大，三究竟不窮。已上答降伏妄住問竟。

一斷求佛行施住相疑 此疑從前文不住相布施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



見如來。前段說無住相施降伏其心，是成佛之因。恐善現疑佛果是有爲身相，故佛問云：可以身相見如來不？善現悟佛問意，乃答不可以身相見。然有相者，應身也；無相者，法身也。法身是體，應身是用。若知用從體起，應即是法，所以無相。故論云：如來所說相即非相。若能了達此意，則一切世間之相，無非真如。無爲佛體，故佛印可善現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二斷因果俱深無信疑 此疑從前無住行施、非相見佛兩段經文而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論云：無住行施，因深也；無相見佛，果深也。因果之法既深，疑不世在迷，鈍根衆生，不如是能生信心。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佛答：末世自有具福慧人，聞此般若能生實信。言後五百歲者，大集經中云有五箇五百歲，今乃第五五百歲時也。持戒，戒也；修福，定也；生信，慧也。三學俱備，能生實信矣。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若論實信之由，從多佛所已種善根，聞此大乘之法，則能生信。生於一念少時生信，亦從佛所種諸善根而然也。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信心生一念，諸佛盡皆知見。有衆

生聞是章句，乃至一念淨信，佛智佛眼無不知見。所以得福無量。何以故？是諸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此釋得生信、得福之故。謂了生法二空。論云：有智慧者，了知生法二無我故。又云：生法各有四種想，想即相也。言無復我人衆生壽者四相，此生空也。言無法相，亦無非法相者，他譯更有無相，亦無非相。此法空也。疏云：初列生空，有四相；次列法空，但有兩句：法、非法也。蓋譯人略之耳。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則爲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則著我人衆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則著我人衆生壽者。此還顯違經非福。言若心取相等，此生執也。若取法相等，此法執也。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此結上文，而勸也。不應取法者，空能觀之智也；不應取非法者，空所觀之境也。論云：法有性相，尚不應取，何況非法，本無性想。又云：善如法尚不取，況不善非法。疏云：今言法者，說五陰空爲法；五陰相爲非法。即以陰空爲藥，名法；陰有爲病，名非法。陰病既除，空藥亦遣。非法既謝，在法亦亡。與論意正相渭合。言筏喻者，論云：如欲濟川，先應取筏，至彼岸已，捨之而去。又智論引筏喻經云：汝等若解我筏喻法，是時善法宜應棄捨，况不善法。斯乃無所得之要



術，俾不凝滯於物矣。

三斷無相云何得說疑 此疑從前第一疑中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向說不可以相見佛，佛非有爲，恐有疑云：何故釋迦樹下得道，諸會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真如法體，離有無相，離言說相，豈可以耳聞心得耶？當知樹下得道，諸會說法，但應身耳。其報身、法身，無得無說。然應即法報，說即無說，是故不可以有取，不可以無取也。善現解佛問意，即答以無道可證，無法可說。何以故下，又自徵釋由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言非法者，不可以有取；言非非法者，不可以無取。由不可取，故不可說。然如來無應有據有說者，蓋得非有非無之體也。一切賢聖者，三世十方佛菩薩也。以用之無爲，乃自證之理，真諦也；差別乃化他之用，俗諦也。諸佛說法，不離二諦，今佛亦然。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

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
佛法者即非佛法此乃較量持說功德佛阿僧祇如人以大千世界七寶爲
施其福多不善現會意會云甚多蓋此福德離福德自性故言多也佛又
言離性布施福報非多而受持此經爲人演說能趣菩提其福勝彼言乃
至四句偈者舉少以况多耳然持經福勝者蓋諸佛之身及所證之法無
不從是般若而生故若稱爲佛母者良有以也然猶恐其於此取著故復
告云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四斷聲聞得果是取疑此疑從上無爲法
不可取說而來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
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
法是名須陀洹梵語須陀洹華言入流此聲聞所證初果也已斷見惑離
四趣生預入聖人之流故云入流言無所入者是不著於所入之流又不
著於六塵境界故言不入也　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
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
名斯陀含梵語斯陀含華言一來此聲聞第二果也蓋欲界有九品思惑
前六品已斷後三品未斷更須欲界一度受生故云一來言實無往來者
謂不著於往來之相也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



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是名阿
那含梵語阿那含華言不來此聲聞第三果也斷欲界思惑盡不來欲界
受生故曰不來言實無不來者謂不著於不來之相也　須菩提於意云何
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
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爲著我人衆生壽
者梵語阿羅漢華言無學此聲聞第四果也此位斷三界煩惱俱盡究竟
真理無法可學故名無學言實無有法名阿羅漢者謂無無學所證之相
也若言有證即著四相也此一段明四果離著論云向說無佛果可取無
佛法可說云何四果各取所證而說恐起此疑故佛約此而問善現皆答
以離著深會佛之意也　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是第一
離欲阿羅漢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
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
菩提是樂阿蘭那行此乃善現引自己所證離著令人生信也然善現所
證之果不過無學而世尊特稱其爲第一者以無諍故也梵語阿蘭那華
言無諍無諍者謂離二障一者惑障二者智障離惑則不著有相離智則
不著無相故無諍也所行者謂不著於所行之行也　五斷釋迦然燈取

說疑此疑亦從第三疑中不可取不可說而來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
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
所得此疑斷釋迦然燈授受之疑善現悟己所證離著用已得矣而如來
又恐善現疑佛昔受然燈之記於法實有所得故與此問善現會以實無
所得是無疑矣然燈者大論云然燈生時身光如燈以至成佛亦名然燈
六斷嚴土違於不取疑此疑亦從第三疑中不可取而來　須菩提於意
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
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
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問意以菩薩修六度爲行莊嚴淨
土現身說法是有所取云何不取答意以菩薩雖修行嚴土行乃無作之
亦非嚴非嚴而嚴故曰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既而如來又告善現云爲菩
薩者應如是生清淨心乃非取而取如維摩經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斯
之謂也若於六塵生著不名清淨故又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七斷受
得報身是取疑此疑亦從第三疑中不可取而來　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
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爲大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
是名大身須彌山者梵語須彌盧華言妙高此山四寶所成高出衆山之



上故稱山王佛之報身遠離諸漏名之爲非等衆奇特名之爲大佛之問
意以聖人之法既無爲無取所得報身豈非有取恐有此疑故設喻爲問
而善現即知須彌自無分別我是山王故得爲大報身離著亦復如是故
曰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
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
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恒河
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
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而此福德
勝前福德恒河天竺之河周四十里佛多近此說法故取爲喻前說一大
千世界七寶布施以喻持說福勝今以無量大千世界七寶布施不如持說
此經四句其福轉勝於彼此則增勝而論格量持說之功　復次須菩提隨
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皆應供養如佛
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
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爲有佛若尊重弟子藏佛舍利之處謂之塔奉
佛形像之處謂之廟隨說此經四句偈處天人尚當敬之如佛塔廟況能
具足持誦者耶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者成無上佛果菩提也若是經

典等者。經典所在。即佛之所在。持說之人。即佛弟子。可不崇敬乎哉。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爲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則非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善現聞持經。成就奉持之法。故問此經何名。云何受持。佛答。此經名金剛般若。能斷一切疑執。故當奉持之。斷執離見般若之智。然法性本空。不可取著。故云即非般若波羅蜜也。如來又慮善現未達般若性空。謂有言說。故又詰云。如來有所說否。而善現了知。說即無說。乃合云。如來無所說也。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此節文意。由前施實得福而來。前以無量大千世界。七寶布施。得福雖多。然非離性。則是貪等煩惱染因。有爲福報。故此還以世界微塵爲喻。塵界乃無情之物。不生貪等煩惱染因。是則有爲福報不及塵界之無情。況持說此經。是遠離煩惱之因。能取菩提而不勝耶。非微塵非世界者。非煩惱染因微塵世界也。是名微塵。是名世界者。乃是無記微塵世界也。無記猶無情。謂不起善惡也。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



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三十二相者。應身相也。非相者。法身相也。是名三十二相者。應既即法。法全是應。不妨說三十二相也。言施寶之福。報能成佛中相。但是應身。不及持說功德。能成法身也。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甚多。七寶布施。外財也。身命布施。內財也。身施者。如尸毗王。代鴿是也。命施者。如薩埵飼虎是也。以較重較之。則外財輕而易內財重而難。雖此二施。皆有爲有漏因果。總不如持說四句。能取菩提之妙果也。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則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爲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衆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爲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善現。如捨身命所感之福。不如持說之勝。得聞此法。感佛恩深。遂悲泣涕

涕。讚言希有。自謂從昔以來。未曾聞是經典。若人聞經。信心清淨。則能生乎實相。又謂我今值佛。獲聞是經。不以爲難。而未來衆生。得聞是法。始爲希有。所以希有者。以依此經修行。不起我人衆生壽者四相。即是非相非相即實相也。離此諸相。即成正覺。故曰即名諸佛也。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爲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如是如是者。然之之辭也。大乘之法。本是難信難解。然非大乘根器。卒聞是法。未免驚愕疑怖畏懼。能聞是法。而不驚畏者。實爲希有。此希有法。無與等者。故名第一。然法本無說。慮其於法取著。故云非第一波羅蜜。有因緣故。亦可得說。故云是名第一波羅蜜也。

八斷持說未脫苦果疑。此疑從上捨身布施而來。

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忍辱者。六度之一也。要受曰忍。毀害曰辱。前云捨身命之福報。是生死苦因。不及持說之福。此之行忍。亦捨身命。不成苦因者何耶。蓋能



達法無我。到於彼岸。說非忍辱波羅蜜者。即遣著也。如是忍行。佛昔曾行故引歌利王之事以證之。梵語歌利。華言極惡。佛於宿世。曾作仙人。山中修道。王因畋獵見而不喜。遂割其耳鼻。截其手足。時仙人略無瞋恨。以慈忍力。身復如故。蓋能了達我人衆生壽者四相皆空。非惟無苦。亦乃有樂也。又引過去五百世中。作忍辱仙以證之者。明行忍行。非止一世也。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爲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爲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即非衆生。佛累世行忍。以無我故。得成菩提。故發菩提之心。應須離一切相。離相。即不住色等六塵也。應生無所住心。心無所住。即能住菩提。若心有住。則非住佛道矣。菩薩所行六度。皆應離相。色爲六塵之首。施爲六度之初。故云不應住色布施。如是行施爲利群生。若存施受之心。則非無住。下復遣著。故曰非相。非衆生也。

九斷能證無體非因疑。此疑從上爲利生行施而來。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如來所得菩提妙果。如理而證。離於言說。何故累稱持說功德。勝餘布施

等福耶。然佛無所證而證，無所說而說，所證所說無不當理。些菩現未達此意，故又告云：是真實等語。真語者，說佛菩提也；實語者，說小乘法也；如語者，說大乘法也；不異語者，說授記事也；不誑語者，不誑衆生也。古譯無此一句。無實無虛者，如來所證之法，本離言說，故曰無實；對機有說，故曰無虛也。　十斷真如有得無得疑　此疑從前不住相而來。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聖人以無爲真如得名，然真如之體遍一切時、遍一切處，何故衆生有得者，有不得者？蓋心有住法、不住法之異耳。住者，住著也。如行布施，不達三輪體空，名爲住法；心既住法，不成檀波羅蜜，如入暗中，則無所見。若達三輪體空，則心無所住，即成檀波羅蜜，如人有目在日光中，見諸色相也。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爲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當來世中，若有受持讀誦者，佛眼佛智悉能知見，所行勝因，必成妙果，故曰成就無量無邊功德也。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初日分者，寅卯辰時也；中日分者，巳午未時也；後日分者，申酉戌時也。如是一日三時捨無量身，歷無量劫而行布施，世間固無此事，然佛設此喻者，以況聞經生信福德之勝，何況書持誦說者耶？信力曰受，念力曰持，對文曰讀，背文曰誦，所以書寫受持讀誦者，自行也；爲人解說者，化他也。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爲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則爲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爲人解說。此般若之體，本絕言思，其功德廣大，不可得而偁量，非樂小乘者所可得聞，故曰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發大乘者，通指衍門三教之人也；發最上乘者，的指圓頓之人，能生信解者也。如是之人，修行此法，則成就不可思議功德，故能荷擔如來無上菩提。彼小乘不能聽受讀誦爲人解說，爲著四見故也。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爲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塔爲藏舍利之處，若天人修羅，固當敬事。此般若



經卷所在之處，是真法身舍利實塔，可不敬乎？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持誦此經者，人當恭敬，而反被人輕賤者，以前世罪業，今招惡報，由經力故，但被輕賤，被輕賤故，其罪消滅，當得無上佛果。持經功德可謂大矣。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阿僧祇，翻無數時。那由他者，十億爲洛叉，十洛叉爲俱胝，十俱胝爲那由他。如來於過去然燈佛前，供養無數諸佛，其功德可謂深且大矣，乃言不及末世持經功德者，蓋持經能生理解，得證菩提；供佛雖感福報，但是事相，故持經功德百千萬億分中不及一分也。又言算數譬喻所不能及者，蓋事相之福，是可思議之法，而般若妙智，忘能所，絕待對，不可得而思議者也。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此經非大乘根器不能持誦，而持誦所感功德，豈常人可聞？聞必狐疑不信，故不具說。蓋此經之義趣與其果報，不可思議故也。　十一斷安住降伏存我疑　此疑從前諸文無我人等相而來。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善現初問此義，至是復問者，何耶？問辭雖同，其意則別。蓋前所問，不過住大乘降妄心而已。初之問意，但問能住能降之法；此之問意，若謂我能住、我能降，存此分別，障於真證無住之道，故又興此問也。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衆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此一節大意亦與前同，但前是破情顯智，所破之情即我人等四相粗執，所顯之智即般若真智。自此而下，忘智顯理，更我人等四相細執，由此質佐，漸入聖階矣。　十二斷佛因是有菩薩疑　此疑從上實無有法發菩提心者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由前云實無有法發菩提心者，意謂無發心者，則無菩薩。若無菩薩，云何釋迦於然燈佛所名曰善慧，布髮掩泥，行菩薩行，得受記耶？佛恐善現潛有此疑，故舉以問。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

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見若意云菩薩彼時卻無所得解諸分別由悟無法故得受記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若見既會法無所得佛然其說乃言如是如是既而又反覆告之者要令菩提如法無所得深契至理故得受記蓋如來所證妙果乃心地本具法門解諸名相無授受中而論授受者也　十三斷無因則無佛法疑此疑從上釋迦於然燈行因實無有得而來　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者徵起之辭也由前云實無有法得菩提果故受然燈之記遂疑既無佛果豈有佛法耶釋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如者真如也不偽曰真不異曰如此真如體貫徹三世綿亘十方非空非有不變不遷名如來性若有所得即非佛菩提也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所得者忘情而證之無實者非有爲相也無虛者是真如體也然此真如非別有法即一切色等諸法離性離相名真如體唯佛與佛乃能證此故一切法皆是佛法真如之體即不離於諸法然亦不可取著故云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爲非大身是名大身上說如來所證真如之體徧一切處可謂長大矣又恐善現起長大之見故佛又設喻徵之曰譬如人身長大善現自領有悟即曰非人身是名大身論云大身有二義一者徧一切處即法身二者功德大即報身此之二身皆離諸相故名爲非　十四斷無人度生嚴土疑此疑因十二疑皆說第十一疑中實無有法發心者而來　須菩提菩薩亦復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爲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法界混然身土平等尚無佛道可成豈有衆生可度是則起度生之心修行嚴土即凡夫見不名菩薩者畢竟起何等心名爲菩薩故云能通達無我法者真菩薩也　十五斷諸佛不見諸法疑此疑從上菩薩不見衆生可度佛土



可淨而來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爲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前說不見彼是衆生不見我爲菩薩不見淨佛國土如是則不見諸法名爲諸佛如來然而如來具足五眼豈都無所見耶五眼者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也古德偈云天眼通非礙肉眼礙非通法眼唯觀俗慧眼了知空佛眼如千日照異體還同此之五眼通該十界而優劣有殊如經所說五眼皆如來所具者無非佛眼也恒沙世界一切衆生之心如來無不知見蓋衆生之心種種顛倒而言非心者妄識本空也是名爲心者真如不滅也所以者何下徵釋非心之所以也蓋三世之心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不住皆是虛妄生滅故求之不可得也　十六斷福德例心顛倒疑此疑從上心住顛倒而來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前說衆生心有住著是爲顛倒然福由心造豈亦是顛倒若是何名善法耶恐潛此疑故佛斷之福德有實者住相布施成有漏因其福則寡福德無者離相布施成無漏因其福乃多是則不住於相心離顛倒所作之福無非善法也　十七斷無爲何有相好疑此疑從前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而來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上說諸佛所證乃無爲之法如何佛身有八十種好三十二相而可見耶爲斷此疑故有此問善現乃會如來法身固非色相可見而未嘗離於色相而不可見故云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諸相是名具足諸相良由全法身無爲之體起應身相好之用是故應身即是法身乃無相而相相而無相無見而

見見而無見者也。十八斷無身何以說法疑。此疑從上身相不可得見而來。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既云如來色身相好不可得見。如何為人演說法耶。然如來悲願深重。隨感而應。無說而說。說即無說。不違此意。是為謗佛。言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者。離性執已。不妨稱性而說也。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善現解空第一。與般若空慧相應。以慧為命。故稱慧命。前云身乃非身之身。法乃非說而說。事說俱妙。雖信難解。所以有此疑問。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眾生有聖有凡。而凡夫眾生。於此般若不能生信。聖體眾生。乃能信解。言彼非眾生者。非凡夫眾生也。非不眾生者。非不是聖體眾生也。聖體眾生。即大乘根器人也。豈可視為凡夫。眾生不能生信。而恐善現未悟。下文又徵釋之。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眾生眾生者。牒上文非眾生非不眾生也。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者。言非是凡夫眾生。是聖體眾生。能生信解者也。十九斷無法如何修證疑。此疑從前十二十三疑中無法得阿耨菩提而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為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前明大覺無有法得無上正覺。如何即有修證。故疑而問之。佛答有三。一答無法可得。二答平等為正覺。三答正助修善成正覺。初答如文可見。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答平等為正覺也。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三答正助修善成正覺也。正助者。正謂正觀空四相也。助謂緣助。修一切善法也。初答以無法可得為正覺者。達妄即真也。二以平等為正覺者。法無高下也。三以正助成正覺者。離相修善也。由離相故名為善法。二十斷所說無記非因疑。此疑從上修善法而來。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前既云從修善法得菩提。則佛所說法。是無記法。不能得菩提耶。恐有此疑。故佛舉大千世界中施七寶聚如須彌山之多。且人較之持說四句功德。百千萬億分中。乃不及其一。所說法。蓋佛離言說相。以離相故。能作菩提之因。故慈氏偈云。

難言無記法。而說是彼因。彼即菩提也。二十一斷平等云何度生疑。此疑從第十九疑中是法平等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則非凡夫。既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云何如來却度眾生。故偈云。平等真法界。佛不度眾生。以名共彼陰。不離於法界。名即眾生假名也。陰即五陰實法也。此假名實法皆即法界。故云不離於法界。既即法界。凡聖一如。豈有眾生可度。故云佛不度眾生。如來若謂我為能度。眾生為所度。此則著於四相。由離四相。則非度而度。度而非度。則是如來既有我者。具我也。則非有我者。非妄我也。若凡夫之我。是我執也。非凡夫者。論云非生謂不生聖人法。即是道凡夫也。二十二斷以相比知真佛疑。此疑從第十七疑中如來不應以色身諸相見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三十二相者。應身相也。觀如來者。觀法身如來也。問意謂可於應身相好中觀見法身不。善現乃知應身相好從法身流出。若見相好即見法身。故答云如是如是。佛又恐善現於應身取著。不達法體。故又以輪王即如來為難。而善現解佛難意。故云不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也。既而佛乃說偈以證之。法身之體。固不離於聲色。但凡夫墮於聞見。是行邪道。不能見於如來也。二十三斷佛果非關福相疑。此疑從上不應以相觀佛而來。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上明如來所證菩提不從福德而致。是則菩薩所修福德不成菩提之因。亦不克果報耶。為斷此疑。故告之曰。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而得菩提。具足相即福德相也。蓋大乘所修福德之因。所得福德之果。但離取著之相。不同小乘斷滅之見。故曰於法不說斷滅相也。下又設喻以告。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福德。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

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假使有人以無量世界七寶行施心有所著所感之福則成有漏心若離著即成無漏故云若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無我者無人法二執也忍即無生法忍也初住菩薩所證也既得無生法忍則與彼住相行施者不同故云勝前菩薩所得福德言不受福德者不受有漏福報也菩提又疑既不受福報云何能獲無生法忍須知有漏果報則不應受無漏果報則受而不取取謂取著故云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也　二十四斷化身出現受福疑此疑從上不受福德而來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有來去坐臥者乃如來應身也無來無去者法身也然如來昔行菩薩道時不受福報云何至果有去來坐臥之相使諸衆生供養獲福恐有此疑故告以釋之謂如來應用示有動作而法身之體如如不動也　二十五斷法身化身一異疑此疑從上應有去來法無去來而來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上明應身去來是異法身無去來是一佛恐善現有一異之見故說喻以釋之釋中初舉世界微塵一異斷疑次舉言說我法離見初釋



中文有三科一標界塵一異以顯無性言世界者喻法身也微塵者喻應身也世界一也微塵異也碎界作塵塵無異性合塵爲界界無一性喻全法起應應無異性全應即法法無一性故偈云去來化身佛法身常不動於是法界處非一亦非異然如來體用互融所以能一能異非一非異自在無礙者何以故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則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此釋微塵喻應身無異性若知碎世界作微塵微塵全是世界則塵無實性故曰則非微塵以離性計而說微塵故曰是名微塵也此喻全法起應應即是法何異性之有哉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則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此釋世界喻法身無一性若知合微塵爲世界世界全是微塵則世界無實性故曰則非世界以離性計而說世界故曰是名世界也一合相者言衆塵和合爲一世界非一合相者非性執之一合是名一合相者乃離性之一合也此一合相不可思議而凡夫不了自生貪著耳此喻全應是法法不離應何一性之有哉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

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則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此下明離我法二見初離我見夫我見者有真我之見有妄我之見妄我見者虛妄分別衆生見也真我見者遠離執著如來見也既離執著亦有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此不見而見也在迷衆生以爲如來實有四見故云不解如來所說義也菩提既解如來所說之義即知四見皆非虛妄分別是眞我之見故云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也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次離法見夫如來說法要令衆生發菩提心修行契理故聞如來所說當如是知見信解不生法相言不生法相者不於法取著也法本離相如來猶掛而說故云即非法相是名法相此一段文雖正釋離於法執亦是總結降住正行由經初善現請問若人發無上菩提心者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如來答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故今結云發菩提心者於一切法如是知見信解此結如是住也不生法相此結降伏妄心也　二十六斷化身說法無福疑此疑從上塵喻化身是異而來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爲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此段文有三節初以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布施是假喻格量也自若有善男子下明持說福勝自云何爲人演說下是釋福勝所以據經文但明持說功德而論乃謂化佛說法有無量功德者蓋化佛是說經教主持說是弘經之人所弘之經是佛所說佛之所說離言說相故功德無量弘經之人若能離著則其福能勝彼也如如者法身之理也化身既即法身則無去無來故不動也　二十七斷入寂如何說法疑此疑從上演說與不動而來何以故上言如如不動則佛常住世間爲衆生說法何故言如來入涅槃耶恐有此疑故說偈以釋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一切有爲法者一切世間生滅之法也佛去人中亦同生滅亦爲有爲無常之法無常之法虛假不實故以夢幻泡影露電六種爲喻應作如是觀者觀即般若妙智以此妙智觀有爲法如夢幻等能觀既是妙智所觀無非妙境妙境者一境三諦也妙智者一心三觀也三觀者空假中也三諦者眞俗中也即觀有爲之法離性離相之謂空無法不具之謂假非空非假之謂中諦者審實不虛之謂全諦發觀以觀照諦諦既即一而三觀豈爾

後而照。故云如是觀之。能如是觀，乃了化身，即法身。不礙涅槃，常即無常之。良以如來究竟，非常非無常之法。故所以能常能無常也。是則終日涅槃，終日說法。不住有爲，不住無爲，不可得而思議者也。一經始終不出備如是。始云如是住，如是降心，中間節節云如是，至此又云如是觀。論乃釋云，妙智正觀。故知妙智貫一經之宗也。正宗竟。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證驗賦　無住般若。經云，菩薩於法應無所住，乃至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敎海威光。大般若者，是一切衆生真如之心。靈臺妙性，寂照無遺。諸佛約衆生心，故說般若。讀誦而感通靈異，受持而果報昭彰。迄古至今，靈端非一。受持感應，向下當明。畢使凡身未來而位登實覺。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又云，脩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夫經者，即是衆生心，其心之性，恆常不變，故號金剛。明了自心者，即是如來。經云，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即是真如一心，不去不來，無生無住，故名如來。能信此心，即得成佛。是以經云，凡有心者，皆當作佛。若直信者，現今是佛，爲未信者，故云本來成佛。能令促命現世而壽續金剛。梵文頌言，云何得長壽，金剛不壞身。持此經人多增壽算。向下當說。洪範五福，其一曰壽。堅持之者偏承靈祐。洪範五行云，世間有五種福人，其一曰壽。梁時招提寺琰師讀誦三藏，有異於世。初出家年十一歲，有善相者云，琰師聰敏明慧，而壽不長，年至十八，必當命終。琰師遂入山於經藏中發願，隨手探經，乃得一卷金剛經，志心課誦，晝夜不息。因夜靜坐誦經，忽覺似天明，光照屋廬，見一僧身長一丈，手執一卷金剛經，語琰師云，此經功德最不可思議，汝年二十，始可出山。琰師依敎，二十出山，路逢前相者大驚服，何妙藥延年。琰師實答。相者歎云，經力不可思議。又隋時雍州趙文，因疾而死，經七日，其妻欲殮，覺一脚暖。至晚却蘇，云初死之時，引見王，問生時有何福業。文答一生惟誦金剛般若經。王云，若得此經功德最上。汝雖暫來，更合加年，即放汝還生，必當延永。又荆州江陵縣尉李玄宗女五娘，年二十四，情存出家。常持金剛般若經，忽因身患三日卒亡，至閻羅王所。王勸其女，元無罪尤。女告王言，五娘常持金剛經。王聞持般若之名，便放還生。臨放之時，王告曰，汝雖再生，汝父不久當來，爲汝父愛煑鱠魚，今有七百頭魚，來訴汝父。汝若不信，歸問父，夜臥之時，常夢落網已否。晝夜常頭痛否。乃是此魚作



此患耳。其女還家，一一白父。李玄宗聞語驚懼非常，遂改惡修善，發心常持金剛經，仍寫四十九卷。遂畢，夢見數百青衣童子來謝曰，君昔殺我，我被殺君。俛君造經，今我離苦，我當往生。君當長命。李玄宗於後果得壽年一百二十歲。湖神歸命，受淨戒而挫兇暴之威。昔江南有宮亭湖神，能興雲致雨，禍福吏至。時有西天二婆羅門僧，各善咒術，欲降彼神，入廟側有一寺。寺內有一小僧，專持金剛般若經。見二梵僧俱死，即直入廟中，倚聲念誦，須臾之間，黑雲忽起，湖水沸騰。忽見一物，身長一丈，聲如雷震，目似電光。僕從三百餘人，皆持刀戟，直入廟中。見一小僧誦經，低頭合掌剏跪聽經。俄介之間，雲開風靜。其神向前云，金剛般若威力甚大，願師慈悲，與弟子懺悔。僧問云，汝何故殺二僧。神曰，其二僧雖恃咒力，持戒不精。見弟子形容，自然怖死。伏願和尚與弟子受菩薩戒。師乃授之。邇後廟神捨大蟒之身，安然不敢爲害。因茲羣衆感持此經。病者投誠，愈沉痾而軫慈悲之敎。鄜州寶室寺僧法藏，戒行精微，一生造寺寫經，崇新修故，至武德二年閏二月，因染重疾。夜夢一僧，身著青衣，手執金剛經一卷，曰云，若能造此經，受持讀誦，一生已來所有罪障，悉皆消滅。于時應聲許造，當時所患得愈。自後發願造金剛經一百卷，壽年九十八。大旨甚深，單古籠今。字演無生之性。天親菩薩以無生無住之理，製論解釋諸部般若，乃至龍樹祖師解摩訶般若經，製智度論一百卷，及中論等，廣述無生之旨。如中論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重重敷不住之音。經云，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釋曰，無住相者，即是自心無住，不於前際住，已過去故，不於後際住，未至故，不於中際住，常念念無住故。既不得前後，亦無中間，以心不住故，即爲境萬緣皆無所住。心境一如故。若明此義，其福實不可量，即與虛空等。任布七寶之珠，珍難偕四句。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乃至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縱捨三恒之身命，莫比持心。經云，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先德云，四句功深，三恒力劣。以功深故，言下契無生，便同法界性。以力劣故，但得人天果報，盡入輪迴矣。大敎正宗，真如海藏。無量敎法，用詮般若，以真如徧一切處，若心若境若敎若理，盡爲其體。但明般若，萬法齊歸，但契

一如自含衆德。靈神擁護。海州東海縣令王欽明，常持金剛經，因妻殺戮物命，遂入冥司。王問，汝今讀得金剛經已否。答曰，誦得。即對王前，祇誦四句偈訖，有二金剛，忽然而現。金剛現時，即放欽明還生。冥司便注，令壽年一百二十歲。其妻承此經力，亦得免罪。壽生人道。陰官歸向。長慶二年，上都大溫寺僧靈幽，死經七日，見閻羅王。問曰，和尚在生，受何經業。答云，貧道一生常持金剛經。王言，善哉善哉。王遂合掌請誦斯經。靈幽便念經訖。王曰，猶少一偈，師壽命已盡，更放歸人間十年，勸一切人持念此經。其本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靈幽遂奏，奉勅令寫此經，其本添此偈。在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之後。坐一層之金欄，拔出冥中。吠州女人阿王，忽然身死，見閻羅王。問曰，女在生作何善緣。答云，常持金剛經。王即與金床坐誦經訖。王問何不誦呪。答未曾見，今即令藏中取本，授與，遂放歸生路。王言，便付囑向後生天，更莫來此。其呪偏可傳行。勿令遺墜。降五色之祥雲，迎歸天上。唐開元年，遂州人任善因疾致死，凡數十人，并一僧同被驅擁，將去見閻羅王。王遂問僧，生時作何福田。僧云，唯誦金剛般若經。王即合掌，須臾之間，忽有五色雲，垂下布地。又見諸罪人並被枷鎖，各付地獄。次有一冥官指任善云，此人曾讀金剛般若經二十五遍，兼讀庾信文章。王即令



人引庾信示之，乃見一龜，有數箇頭。王云，庾信好事文章，善誤經典，誹謗三寶，受此罪報。任善却於重布，還歸人間。備說斯事。斯經也，降心爲要。經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應如是降伏其心。釋曰，論云，一切境界，唯心妄動。心若不起，一切境界相滅，唯一真心，徧一切處。故一切經論以心爲宗，以心爲要。心若不起，萬法一如，本無動靜，唯心分別，差別義生。故但降其心，千途自正。如傅大士頌云，衆會走獸我皆伏，唯是心賊最難治。以一切衆生攀緣之心，念念不住，相續不斷，如蛇吉，如暴流，如火焰，如風疾，故聖人唯令制心，以爲綱要。無我是宗。經云，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爲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又云，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以我人衆生壽者等四相本空。衆生妄執爲有。若了本空，便成菩薩，不墮衆生之見。信解而體齊諸佛。以信無我之理，解無住之宗。現身成佛，以諸佛體達人法二空，入無生無住之性，以成佛故。所以華嚴經頌云，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受持而福等虛空。如前經說，不住相布施，福等虛空。法力難思，不墮刀峯之所。隋皇十一年，大府寺丞趙昌，是州人也。因患致死，心上微煖，後蘇云，

初死之時，使被鬼使領見王。王云，合入刀山地獄。使人領去，見一官人，蘇潔，傳從數人，皆持實爲官人。云，此閒文案極細。生前罪善，必無遺漏。乃開函檢文，唯誦金剛經。官人却引見王。王云，誦經功德更合加年。即放重活。從南出，見周武王著三重鉗鎖枷枉其身。語昌曰，汝似我國內人，爲我報大隋天子道，我爲信任衛元嵩讒，使我除滅佛法。其衛元嵩尋覓不得。其人已出三界。直至如今，久處幽繫。可能爲我造功德，濟拔。其趙昌遂奏大隋天子。帝乃出勅，令天下每人出一錢，爲周武帝作功德，設齋，轉金剛經。周武王遂得解脫矣。神功罔測，能超駭浪之中。溫州參軍郭永思將家口九人赴任之時，先發願云，乞家口平安，日別轉金剛經一卷。考滿之日，將家口共司法元玢同船歸本州。永思諫司法於船後虜，永思侍家口在前頭。忽值惡風，至越州界，船作兩擫，永思獨帆前頭，得至越州。司法家口當時沒溺。其司法在任之時，斷罪不憚良善，致招斯禍。永思以戴金剛之力也。一心受持，千聖稱讚。經云，如來滅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滯魄拔誠，而歸淨道。汾州遂水縣，書



生趙壁，住京舉選，其妻亡。後乃及第，還鄉，去家十里，乃遇亡妻，告其夫曰，是兒亡後，生時衣服，並在阿家處。今在冥司受罪，痛不可言。望於家處乞一腰裙，爲造金剛般若經一卷，相救。若寫經時，預來相見。其夫還家，覓一依所舊衣裙，爲經縹及十卷。忽憶亡妻之言，遂往妻之墓所，唯見一老人，口稱我是土地。汝妻於昨日午時，承般若經功德力，已生人天中。地下不可得見矣。苦戰敗陣，而超危難。汴州儲西倫，因亂被差充軍，行營一鎮河北。經得九年，家中莫知消息。其妻發願，每年出錢一千文，爲夫主寫金剛經，爲經生作淨衣，備蔬食，每書一字，合掌又念一佛，寫經裝潢並訖，至夜其夫主在河北，入陣交戰，人馬失使，奔竄，遇夜風雨，不知東西，唯見一道大光猶如火引，身見信脚，備涉山川，便到家舍。其妻忽見其夫，歡喜踴躍。是開函示夫，經潢猶濕。當此之時，汴州一境，家家抄寫金剛經，悉皆誦持。須戴歸命，獄官現證。冥魂脫而世命增。往生傳云，時有縣尉，性好鷹犬，殺害爲業。其妻常持金剛經，曾勸夫讀一偏。後忽然命終，引到王所，因問獄官，其人有殺罪，合入鑊湯地獄。爲曾讀一遍金剛經，因今受殘罪，其獄卒使將一鐵杓湯淋身上，且放還家。仍得延壽。惡友妬心，金文隱而霞條散。徐州有一老女人，精得十十文，欲齊寫一卷金剛經，忽有一經生來，請爲

寫經。當時付十千文經生，用二十文起寫經堂，三十文作新淨衣，餘者買紙筆墨等，及裝潢，每日持齋，專心潔淨，抄寫裝潢表軸已訖，安置堂中，追有別經生數人，嫉他得錢太多，欲來偷經藏毀，潛入室中，並不見經，唯存一卷白紙，却問主人：此經今在何處？答：備者之。其老女人，先舊衣裹，遂被新服洗浴，香熏兩手，入經堂中，取所寫經，還見適來白紙文字分明。經生視之，即知靈聖，裝潢儼然，舊有供備。是諸經生，發起惡心，當時眉鬚一時俱落。武乃身枷自解，母眼雙明。吉州盧陵縣主簿周詮，母梁氏，隨男赴任，因母患眼，不覩光明，乃請僧三日堂上掃灑，請佛迎僧，轉金剛般若經四十九卷，母眼雙明。公路人王龕自生異見，從此慚悔，周詮見迎祭使張騶，便推考鸞枷，訖，詮於時枷鎖自開，無能禁者。騶問事由，卿答：母患眼，遂立道場轉經，王龕自生異見，騶遂放之。口門光耀。傳云：王新任蜀道縣令，欲歸蜀去，無粮食，得往時有一僧，乃是蜀人，亦欲還彼，與王新同歸。其僧有錢十千文，乃寄王新，若到益州，望依數還。其僧常持金剛經，同至峽州，王新家起害心，貪其錢債，夜共渡江，乃沉僧於急水中。其僧遂一浪擁，身於檴上，誦經，口中忽出五色毫光，江畔村人見光，駕船載上，其僧先到益州，王新後到，見僧愕然，白汗交出，傍人拭汗，當時隨手眉鬚皆墮，肉體堅



貞。蘇州重玄寺僧智儼，常誦金剛經，忽於一日奄然坐終，其時寺內及遐邇悉聞異香，復聞音樂，時正當暑，肉身不壞，至貞觀七年，衆乃漆身供養。天香馥郁，仙樂淒清。昔貞觀初，絳州司法李生，常誦金剛般若經，後任洛陽，忽然染患而終，是日供闔空中天樂異香，三朝不歇。臨法而三刀不斷。昔崔郡，爲壽州刺史，時有一健兒，抱罪合至極刑，使人斬之三刀不斷，郡問云：汝有何術？答云：唯受持金剛經。郡使人往取經來，擬使令誦之，看經上三刀痕，斷路分明，郡合掌讚言：此經甚不可思議。其人免罪，後願出家，郡給錢五十千文，令充衣鉢，時人號爲三刀和尚。又司法三歸祖父並誦金剛經，因逢薛舉賊破城壁，但是官人，盡皆誅戮，賊至歸身，舉刀便斷，遂乃見死，又懼亂兵來捉，遂隱廁中，專誦斷典，口中放光，賊尋光而來，乃是刀斬寸寸斷者。乃曰：君但出去，我等終不相害也。命講而來素錢星。昔陳末，因慧禪師，年十八，聲振寰宇，講經及論，三時不輟，忽見一人來云：請法師，因此命終，唯心頭尚暖，七日方蘇，初死之時，至一城中，見一王，合掌恭敬云：弟子惡業受此罪身，請師講金剛經，七日講訖，放還，乃與軀絹三百尺，及至惺悟，唯見屋中之絹，分明盈滿。寫在空中，點點而雨霑不濕。昔有河北一儒生，因妻病，遂發願許寫一卷金剛經，其妻病愈，後以因而故。

紙墨不辦，常繫於心，心口思惟，時不待人，忍違誠願，遂於一日發心，於曠野空中，自執手於空中中書一卷經文，禮拜發願而去，遇後於虛空書經處，乃至猛雨，其兩不霑，牧童揉樵之人，皆於此避雨。求於紙內，重重而文綠全生。如前所說，徐州老女人，盥淨衣裳，熏手取經，於前經生，白紙卷中，文字重生，裝潢如故。是知大報攸長，正宗罕措，旨妙而難解，難入，持此經者，現身增福壽，當來證菩提，豈非果報攸長。攸者，遠也。經云：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又云：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信順而不驚不怖。經云：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以經旨趣，俱是無我無生，即一切衆生現執堅牢，初聞不信，則起狐疑，若直信無生，深知無我，則不驚不怖，故法華經云：聞諸法空，心大歡喜。金剛神暗使變肉爲骨。開元三年，京兆府武功縣丞蘇七郎，專心誦持金剛經，闔家五十餘口，並皆斷食，其妻崔氏，亦誦此經，崔氏有親來，見其喫素年深，面無顏色，勸令私買肉味，益其顏狀。崔氏因使人竊於市內買羊肉三斤，暗處盜食，纔喫



一臠，而變爲骨，咽塞不能得進，又不能出，至日暮氣斷。經九十日，身體微暖，不收棺殮，從六月十五日死至九月十日，始蘇。家人問其事，云：行至冥道，閻羅王問：汝是武功縣丞妻，汝夫是大菩薩，因何盜食肉？金剛菩神變肉爲骨，嘆汝合死。汝壽合年七十，爲汝受持金剛經，今更添二十年，通滿九十，即放還生。武功一縣，道俗咸知，悉來參問。夫人縣官具錄申州，州中奏，帝聞，因此發心，受持金剛般若，得延年益壽。帝親御筆注出經文，散下諸州，令道俗各寫一本，使衆生懷渴仰之心，令徒侶蘊來聞之益，甚深般若，頒天下知之。須菩提密令斷葷喫素。大曆年中，河北道衛州別駕周伯玉，常持金剛經，忽於私第房中，見有一道光，光內有梵僧在床前，嘆云：惺越，伯玉問云：是何僧？答云：我是須菩提，爲汝誦經數年，不斷肉食，汝若志心求佛道，必須斷肉。從此已後，斷肉飯淹，轉加課誦。因書刀而懺罪。如前所述，僧法藏造金剛經，神人告云：一生已來，所造罪障，悉皆消滅。遇火光而得度。如前褚西倫，因見一道火光，隨光所引，得達家舍。積僥延年，扶持擁護。增福加壽，備在前陳。持此經人，諸佛護念。異哉爲群典之大選，上昇覺路，約道門說。若服還丹一顆，增世間壽，立地昇天。若釋宗中頓悟無住，無生，深入金剛般若，則永脫凡夫之地，當昇第一義天，入如來壽量之海矣。

金剛感應事跡　梁天監中有瑛法師居長安招提寺年十一歲為僧忽一日同寺中僧侶往占吉凶於相師家以次占至瑛曰可惜聰明壽夭至十八歲數亦足矣瑛聞之不樂及歸寺發心躬詣藏殿焚香躬禮三寶發願修行乞賜經一卷畢世受持禱祈已隨手於藏函內抽得經一卷乃是金剛般若也於是專心受持不捨晝夜忽一日夜至更深見房中有五色光明須臾見一梵僧身長丈五許語瑛曰汝壽止十八歲必致夭亡今得持念大乘經力增延壽數矣言訖潛隱因得此驗愈更精勤年踰十九一日尋訪相師愕然謂瑛曰予昔曾言師壽必夭不期今日再會師習何善業書得天相已消重添法齡耶瑛曰尋心持念金剛般若經相師稽首謂曰吾輩緣在塵俗之中罔知佛法之功德有此殊異觀師此去壽至九十二矣後果應相師之言終于招提寺出感應記　隋時益州新繁縣西王李村居士苟氏晦跡不顯人莫知之嘗於村東空地上遙望虛空手寫金剛般若經遂感諸天龍神覆護凡遇雨此地不濕約有丈許如屋覆然每雨則牧童小兒皆避於此至唐武德年間有僧語村人曰此地向來有人書經於此致有諸天設寶蓋於上覆護切不可令人作踐爾後設欄圍遶供養佛像每遇齋日集遠近善友誦經修養嘗聞天樂聲振一方遂為吉



祥之地矣　沙門法藏隋時人也居鄜州寶室寺稟性淳古行業精勤嘗於開皇中在本州洛川縣建遺寺宇曾將自己衣鉢變賣起蓋殿屋二所又寫經八百餘卷至唐武德二年二月中偶染一疾昏瞇中忽見金剛神手報經一卷謂法藏曰汝造寺寫經有互用之罪我今授汝金剛般若經一卷汝若至心能寫此經一卷流通讀誦互用之罪悉皆消滅言訖不見俄而疾愈爾後罄賣衣資書寫此經一百卷畢世受持修諸善行不染世緣壽至九十九歲其年正月十五日延請大衆看念妙法蓮華經一七卷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一七卷陞堂端坐索筆書偈與大衆相別俄然化去一時緇素咸覩阿彌陀佛化身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九品花池托質矣頌曰今年九十九看看無所有更莫問如何虛空打觔斗　隋人睦彥通日誦金剛經十卷李密盜起時彥通宰武牢邑人欲殺之以應義旗城上有賊持刃趕殺彥通前有一深澗賊逼近躍入其澗空中見金剛神以手指令一人接彥通臂置石上都無損傷神人曰汝持經有感故特來相救因得保全還家神所接之臂異香數日不散後位至方伯年八十餘一日無疾索筆書偈香湯沐浴端坐而逝偈曰八十九年在世隨身做此活計今日撒手便行明月清風自在　唐武德年間信士陳昭江陵人日常

齋素持念金剛般若經累積功行有大蟒時來座側聽經畢即退每日如是有隣人力昌勇悍不信見蛇往來疑是妖怪潛伺打殺其蛇銜冤訴于閻摩天子勑使者追力昌魂至冥司令蛇纏身嘬囓苦痛難忍力昌遂託夢告妻曰我在生打殺一蛇其本要聽經百卷可以昇騰只欠七卷我不合打殺令被蛇苦楚不可勝言可與我請僧寫得金剛經七卷躬就佛前懺悔以救倒懸之厄妻覺而憶其夢欲依寫經柰何口食不給倍增悲苦有男名僧護方年五歲問母何事悲哭母說其由僧護即荅母曰何不將兒賣却以救其父於是哽噎抱兒出市賣與蜀客得錢兩貫與子分離五內痛割遂請僧寫經七卷對三寶前苦心禱祝一願夫力昌承經功德解釋冤尤二願母子再得相見自別之後憶子目盲但每日誦念金剛經求乞於市其子隨客往蜀一去三十年繼父母俱亡忽念親娘我寫經薦父至今不知存亡遂收拾家資復回江陵尋母未即之見買宅暫居忽遇節臘祭祖就齋求乞老嫗數人來則誦金剛經一卷乞意回向僧護云我幼年喪父我母將兒賣身薦父今得回鄉尋母不見願得父母同獲超昇數中一婆婆便叫郎君我是汝母汝年五歲賣你寫經薦父見有賣契在我住處藍兒內僧護索契讀之悲喜交集焚香拜告三寶天地神祇令得母



子相見緣母目盲不能認子遂取水漱口躬對天地之前與母舐其目左右皆明遂得母子團圓以應向年之所禱也觀者無不感嘆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德寺比丘尼房有女使任五娘死已立靈座供養經月餘其弟妹每夜聽得靈座有呻吟之聲初甚恐因焚香問之靈即荅曰我在生不合犯五重罪一不合在房非爲二好食牛肉三作踐五穀四滾潑燙湯五殺害衆生又將活魚作鱠凡被殺衆生盡在陰司要我逐一償報令準閻摩天子勑令我受刀林劍樹地獄一日一夜萬死萬生痛不可忍即令身上有刀七枚痛入骨髓我因告冥司鬼吏有何因緣能免此苦鬼吏荅曰汝生前所造惡業深重受此地獄若要脫離必得陽間孝順子孫爲寫得金剛經七卷圓成可免此苦荅曰別無子孫秖有親弟妹在家求覓停苦願放回求救蒙許而歸望弟妹以骨肉之情將我生前遺下衣資變賣得錢捨入淨土寺求寶獻大師爲我寫經一七卷躬對佛前懺悔殺生種種無邊重罪願我早離地獄辛酸之苦於是弟妹遂依所囑即爲出賣遺物命僧寫金剛經纔得一卷冥司獄吏奉天子勑即與任五娘身上抽出一刀寫經七卷圓滿其刀盡皆抽訖承此大乘經典功德凡此索報生靈悉得解脫各生善道其任五娘業障冰消出離地獄得生人天一日復來拜

謝弟妹方欲拜問遂不見矣出報應記 唐龍朔中白仁哲爲虢州朱陽縣尉蒙差運米遼東過海忽遇惡風四望昏黑仁哲與合船人從八十二人盡皆憂懼仁哲平昔持念金剛般若經志誠有感當時整理身心焚香看誦金剛經未終卷忽如夢寐見空中有一梵僧身放五色光明謂仁哲曰汝等八十餘人宿有惡業因緣今日俱當沒溺海中即日海內鬼神羅刹等衆咸伺求其便數內只緣仁哲平昔持經功德今蒙玉帝有勑徧告龍王水府神祇庶得免此横逆之禍吾特來報汝勿致憂疑須臾風恬浪靜八十餘人俱得濟岸矣出報應記 唐永徽元年司馬喬卿爲大理司直丁母憂哀毁骨立刺血寫金剛經一卷才畢忽墓上生芝草三莖長一尺八寸緑莖朱蓋取而復生出金剛靈應傳 唐天寶年中常州宜興縣人吳逵每日五更躬就佛前誦金剛般若經一七卷兼禮拜念佛逵有詩曰五更鐘動莫貪眠拜撤精神向佛前一拜一聲彌陀佛花池已種一枝蓮每日修行年至九十二忽别兒女無疾告終自見二使者引見閻摩天子問逵在生作何善業對曰自幼至今專念金剛經天子合掌命逵坐朗誦一卷方念至在舍衛國口中即出妙香見佛顯現王不勝欣喜謂逵曰君有般若之功吾勑送汝生舍衛國中承品官之後受其爵禄享富貴福



子孫榮顯使者奉命送逵囘過舊舍就空中報兒女曰吾得念經之力閻王勑令吾生舍衛國中特來相别汝等宜受持金剛經及法華經陰府深敬此二經若不能受持以諸花香恭敬供養得福無量仍不得殺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買命放生得長壽報兒女聞之悲哭曰不用傷感人生世間有一善可憑命盡如夜眠天曉還見日月一向在惡必入黑闇死之言記不見出雜俎記 唐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孝廉同情拷掠旬日不勝苦楚並無招詞推吏疑其爲冤未成文案孝廉專持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忽一日有竹一段兩頭有節墜於地上不知從何處來衆因皆爭奪看轉至獄卒之前疑是藏刀在內對衆劈開視之乃有金剛經中半偈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衆皆愕然起敬賊首悔過因得放焉 唐大曆十一年衛州别駕周伯玉日常持念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公私不易其心以爲功課一日忽見梵僧來前伯玉問曰是何尊者答曰吾是般若會上須菩提也爲汝誦經數年惜乎不斷肉食汝若志心求佛道者必須長齋斷肉伯玉自此斷肉蔬食轉加精進誦持般若尊經寒暑不輟也出證驗賦 了禪師應驗序曰昔唐時有王待制船至漢江阻風波濤洶湧四面昏黑檣傾楫摧危險之甚滿船驚惶性命莫保待制亦懼不得已遂將平日持誦金剛般若經一卷拋棄江中遂得風浪平靜待制惟日深憶此經受持年遠鬱鬱不樂經涉兩月方到鎮江見舟尾百步許有一物似毬之狀出沒無時衆疑其異待制差人喚漁人取之乃螺螄輥成一團剖之外濕內乾待制用手分開視之乃是向日所拋之經毫髮無損待制驚喜拜而受之且嘆曰漢水會于九江至南徐動數千里舟船往來不可數計就未聞所持之經自彼之此螺螄一見而不捨其爲名耶利耶財耶色耶將必求脱輪廻生死者也嗚呼萬物之中唯人最靈有畢世不聞是經有聞而不見見而不信信而爲名利財色役其心不能受持者尚螺螄之不若也謂之最靈敦與之哉旹宋紹熈七年歲在丁亥仲秋念五日欽叟清了述 唐乾元年中廣州僧虔慧自幼受持金剛經寒暑不易因與緇俗數十人泛海往南安都護府忽值風濤大作打壞船隻滿船人俱沒海中唯虔慧在浪中偶遇一藂蓬蒿自身漸至蓬蒿之上隨浪三日三夜方得濟岸仔細視其蒿中乃見金剛經一卷並無淹濕虔慧拜受此經精誠供養日夜受持年至百三十歲端坐告終其經本自出香煙漸成五色雲氣徐徐上昇天界大德僧衆與大守官僚遠近緇白咸駐此處候經來下至一日一夜莫知所之矣 唐陳國賓公夫人盧氏芮公寬之妹也平日好善



信罪福嘗誦金剛般若經卷將終有兩三紙忽頭疼大作自念儻死不得終卷力疾索燭要續圓滿而火悉滅婢使空廻夫人嘆息不已忽見燈炬漸次升堂直入卧處去地三尺許又無人執侍光明若晝夫人驚喜急取經看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燭光即滅自此病亦痊日誦五卷一日芮公將死夫人往省視公謂夫人曰吾妹誦經精恪冥司注記姓名又添遐算異日必有好果報也夫人壽至九十無疾索浴端坐而終矣 唐朝崔昭爲壽州刺史有一健兒犯極刑處決之際差官吏押往市曹處斬連施三刀其刀自折刺史問健兒曰汝有何術答曰無他術平昔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遂差人取經來看及開函視之乃見經本已作三段痕跡分明刺史視之合掌歡喜讚歎曰嘗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今果若是遂免其罪健兒求出家爲僧刺史即施度牒號曰三刀和尚 唐什行立陝州人不識一字長慶初嘗隨善友口授金剛般若經得一年自能背誦時或爲商凡身到處即奉經本焚香持誦一卷一日偶販疋帛三百餘貫往他州貨賣經過峻嶺撞見強賊數人各持刀仗來趕行立箱篋約重五十斤急棄之竟投嶺下深澗側避忽見空中有一金剛神以手指行立只覺身在水面上如行平地衆賊見箱栿遂即取之及舉甚重不能起賊皆驚異却

在嶺上招手與行立曰你上嶺來我若殺你如殺我等父母行立即上來賊再三扣問汝有何幻術荅曰非有幻術恐是平日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爲佛神力感應故有斯靈異賊遂令行立開箱視之乃見五色光明現於其上衆賊皆合掌悔過遂捨壹伯貫文與行立贖經前去受持衆仍發願棄鎗刀更不作賊俱改惡從善矣出感應記　釋靈幽在京大興善寺出家長慶二年暴亡已經七日體質微煖而未殯之自見二使引見閻摩天子勑問幽在世習何行業幽對曰貧僧一生常持金剛般若經天子合掌賜坐命幽朗誦一遍地獄煎煞捶楚之苦一時停息誦經畢天子再問幽曰念此經中而少一章師壽合終今加汝壽十年歸世勸人受持此經真本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幽既還魂具録表奏唐天子奉勑差中使往濠州碑上看此[illegible]在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後增爲時慧命須菩提至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是也又唐永徽元年釋明濬暴死蘇云見二青衣引至冥王問一生何業濬荅但誦金剛經王曰善哉若誦滿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弟子不見師也乃放還濬自此愈加精進至二年三月卒寺衆咸聞異香出本傳　唐武德年間長安蘇仁欽有父前生嘗於陰府借過受生錢得托生處世享富貴福因循不曾荅還自死之後墮厠中攢負沙石



臭穢浸身受無量苦又仁欽在生恃其豪富不知慚愧恣意宰殺豬羊烹炮物命蓋因被殺衆生各經陰府陳訴又復幽顯靈祇注記罪惡致蒙陰司追録仁欽魂識收繫在獄遂使陽間受諸重病枕卧牀席經年不痊以是殺生惡業減筭夭亡見二使者押見閻摩天子勑曰緣汝前生修善以致今生富饒汝今恣意享福不識因果殺害衆生遂使減筭絶禄令獄卒驅至刀山劒樹之上償諸惡報於是慞惶恐怖仰告王曰念仁欽生前雖不曾看經作善嘗施財請贖金剛經一卷捨與安國寺僧神敬受持此僧遷化已豈無報應須臾有異香芬馥見僧神敬手執金剛經直至天子殿前言貧僧久與仁欽受持此經致有般若之功於是特來告王願賜慈悲再放仁欽還魂改惡從善王即合掌判仁欽加五十年壽復歸陽間因得還魂鄉隣遠近見聞者無不驚嘆各戒殺生回心向善仁欽得活發心印施法華經一百部金剛經一千卷齋僧一百員修設水陸大齋作諸功德忽夜夢亡父言我受地獄苦無量謝汝修行佛法功德之力我已得生天界汝若爲我將田百畝捨入寺内供佛齋僧此功德不可思議功超七祖福及子孫仁欽遂依亡父所囑以滿心願出雜俎記　唐大曆中夔州推司楊旬常持金剛般若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感動穹昊有子年二十三歲習科舉業一日稟父欲入試場父云汝學未充不可其父當夜夢一金剛神謂旬曰汝念經陰隲有感吾特來報汝子將來必貴若應科舉須改作楊椿名納試卷吾場屋中助子筆也旬既得夢次日令子作楊椿名納卷果得第六名次年赴省試椿自夢見一金剛神語椿曰今年省題乃是行王道而王汝可預留心焉切勿漏泄正試之日果如其夢試中第九十六名及殿試畢試官納三名卷于御榻上擇日拆號唱名椿再夢神語曰汝策甚好却不中主文意行在第五甲吾今將汝卷於御榻上換了第一名卷後日唱名汝奪天下都魁矣緣汝父子平昔念經行善之報至期果應其夢史君聞推司楊旬子中天下都魁請旬賜坐令旬解職旬告史君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資產惟積陰德留得三箇慳囊乞台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箇計萬數小錢史君不知所以旬曰每年冬鞫勘公事遇有死囚詳其情理可追定爲流罪即投一當三錢有犯流罪者定爲徒罪投一折二錢有犯杖罪者量輕或釋放之便投一小錢又每刻印廣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棄嬰孩倩人看養候年十五領識認者還歸父母團欒二每年冬十一月初三爲始收六十已上十五已下乞丐



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二月初三日已滿一季令其自便求趁三者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急無力津送之家五有女使不中使喚不計身錢量給衣資從便改嫁六旬處於世專一戒殺救護衆生遇有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歉之年其粮食貴糴賤糶賑濟貧民八應有寺觀崩損者爲修理之聖像年深剥落者爲裝飾之或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咸爲治焉九有遠鄉士夫客旅流落者斟量遠近以助裹粮而周全還鄉十旬忝居推司凡遇死囚貸以復生常推己及物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感動穹蒼賜旬男今日奪天下都魁皆因旬平昔奉公行善之所致也豈敢捨公門退職而自求安逸耶有詩二首以呈史君詩曰夔郡楊椿作狀元爲父司權四十年推情貸活人無數累積陰功感上天人道公門不可入我道公門好修行若使曲直無顛倒脚踏蓮花步步生　何軫妻劉氏年二十六歲生一男得兩周一女方周滿忽夜夢入冥司判決劉氏來春三月命終覺後思之憂惶涕泣不已其夫與親屬咸問哭泣之因荅曰嘗夢入冥司判我只有半年在世至期果死無憾但愧兒女無依忽一日自省遂命畫士繪畫佛菩薩像一軸恭敬供養斷除葷酒晝夜躬對佛前精虔持念金剛般若經回向發願云惟願我佛慈

悲增延世壽若滿四十五歲兒女皆有聚嫁之期死入黃泉亦自瞑目無
日專心持念至三十八歲兒得聚婦及四十三歲女得嫁人以滿所願至
太和四年冬恰滿四十五歲悉捨衣資莊嚴佛像爲善俱畢一日徧告骨
肉親緣曰吾死期已至何軫以爲鬼魅所纏不信有此至歲除日劉氏自
請大德沙門祇對三寶之前授以八關齋戒沐浴更衣獨處一室跏趺而
坐高聲誦念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誦畢寂然無聲兒女親屬俱入室看視
端然而坐已化去矣凜然如生唯頂上熱而灼手凡四衆士庶見者聞者
無不歸敬三寶讚嘆希有其夫何軫一依亡僧之禮營塔安葬於荆之北
郭出酉陽雜俎 唐乾符年間兗州都督使崔尚書法令甚嚴有一軍校
衙叅不到崔公大怒令左右斬之其軍校就戮顏色全然不變衆或異之
當時斬訖至三更軍校睡覺秖見身體卧在街上遂走歸來妻兒皆驚駭
恐是鬼魂謂妻子曰我非鬼也初被斬時如醉夢中罔知所以今忽睡覺
歸來舉家歡喜明旦至帳前拜謝崔公驚愕詰曰汝有何術今敢復來軍
校荅曰素無他術自幼至今每日持念金剛經三卷昨朝失曉誦經過期
有犯軍律崔再問曰汝知斬時否荅曰初押出戟門外只覺身如醉夢中
都不記憶又問曰汝所誦之經在何處荅見在家中佛廚函內崔急令人
取來及開函只見五色毫光照經看時已作兩段矣崔大驚異亦自悔過
撫慰軍校曰我與汝幣帛可買銀箔倩寫此經一百卷就延壽寺命僧看
念懺悔一時散施留經十卷恭就本寺佛殿供養仍令圖畫就戮之處并
斬經之像以彰靈跡出報應記 唐政和中真州石匠孫翁每日持念金
剛經三卷一日同三十餘人入山鑿石忽山崩盡壓其中唯孫翁在石罅
處得活經一十二年因子孫鑿石穿透見翁端坐容貌如故子孫驚拜問
翁何以得生翁曰常持金剛經又問飢否曰始初因喫一箇酥餅至今不
飢翁問曰我昔所看之經在否子孫荅曰有遂還家運取經看經上有一
團孔恰如酥餅大凡見聞者無不贊嘆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能救護孫
翁飢渴垂死之患難也出報應記 昔毗山劉縣令爲官清廉家法甚嚴
日誦金剛經三卷寒暑不輟前任運司幕官因妻難月夢見一僧從空而
來云有事冒干尊聽貧道修行六十餘年蓋因世緣未了再令出世念闍
下吾根成熟特來依投願賜收録劉曰既蒙不棄無吝見教其僧便入卧
房劉怒而覺次日其妻分娩得生一女聰慧過人年七歲不曾從師經書
畫皆通曉隨父日誦金剛經未及月餘便能暗誦父母甚喜年登十九吟
詠成章女因患方愈值夏月忽作蚊蚋詩云昨日曾未與君期今朝撞自



入羅幃玉體任君飡一飽猶作嬌聲啼阿誰其父聽得大怒喚出廳前深
責情意欲置之死地母急來救詢問其由女曰昨夜蚊蟲叮我今朝作詩
別無他事母即去白父說其因由父曰汝既在室安得有此等語句句有
情女告父曰不然請題容奴別作四句父將剪子爲題女隨口便荅曰有
情兩股合無情兩股開伏從腰裏取長短任君裁父微笑不語女便入房
索浴更衣出廳白父念奴適來幾乎不得其死不如及早拜辭父母去矣
因成頌曰十九年來作客清淨無花無迷了了分明歸去一任東西南北
生也了死也了不論年多與年少今日撥轉過真空一輪明月清皎皎描
也難描畫也難畫滿頭插花盤膝坐化 宋紹興二年有宋承信居秀州
華亭縣因患翻胃之疾數年百藥不能治療忽一夜夢見有一梵僧謂承
信曰汝乃宿世冤愆遂致今生受諸病苦汝知否應有世間男子婦人或
風癱或勞瘵或盲聾瘖瘂或疾病纏身經年累月枕卧床席將死不能氣
絶者其魂靈攝在陰司考校前生今世所作罪惡因緣果報毫髮無差若
有奉施金剛經或自他書寫或畢世受持纔舉心動念遂感陰府官曹檢
察善功先放魂魄附體次遇良醫其病即愈睡覺省悟明旦令妻焚香躬
對諸佛菩薩之前發願甘許奉施金剛般若經一千卷兼自盡形受持爾
後又復夢見有一金剛神賜藥一丸令承信吞之次日其病即瘥將養月
餘身輕體健容貌精神俱獲復舊凡見聞者合掌稱歎此經有起死還生
之功可不戒且敬哉 宋唐玠乃紹興府會稽縣押獄日常持誦金剛經
三卷寒暑不易紹興八年同褚旬諸茂偷換官錢事覺由縣申解本府趙
相公判送司理院再勘唐玠等至夜夢一金剛神語玠曰汝得平日持念
金剛經有感汝但放心臨斷之際吾當助相公神筆先判褚旬諸茂各決
脊杖配隣州汝決杖一百函監俟贓足日呈放還家睡覺再三思量我既
爲首所犯刑名其罪是一安得輕重哉殊不可曉以至臨決斷之時遂一
果應其夢毫髮無差所見所聞之者咸疑其異方知金剛般若之功有不
可思議者也遂感金剛神力冥助趙相公之筆復何疑哉爾後發願印施
金剛般若經三百卷盡世專精受持壽至八十五歲無疾而終出雜俎記
宋紹興九年明州王氏日常持念金剛經因夫常往峽州任所身懷六
甲二十八箇月不能分娩兼以多病形骸羸瘦深慮生產之時子母難全
憂惶不已一日倚門而立偶見一異僧教化曰同增福利王氏將錢捨施
已僧云娘子有善根何不印施金剛經若發心印施得一千卷見世增延
福壽父母子孫團圓所願皆遂福及七祖先亡一切眷屬咸獲超升王氏

猛省依僧所寫遂印施金剛經一千卷齋僧一千員就念經一千卷躬就天寧寺對三寶前懺悔求願保祐生產之日子母雙全早祈感格齋罷還家至夜三更得夢自見一金剛神以杵指王氏腹其疼不可忍及覺已生二男子在床相貌圓滿令人愛樂仰藉般若之功天神衛護報應之速王氏既得母子雙全不勝忻幸爾後專心齋素誦經不輟年至六十一歲無疾忽爾身亡自見二使者引見閻摩天子勑問汝在生作何善業王氏荅曰自幼持念金剛般若經至今每日不缺天子賜金床與王氏就殿側坐朗誦一遍地獄辛酸之苦一時停息諸受地獄之人普沾恩利天子再問王氏何不誦呪荅世間無本勑令鬼吏於藏中取呪本付王氏囑曰汝歸陽間展轉流通切勿遺墜天子又曰王氏向後壽終逕生極樂世界不復再來此處矣精闗真言曰唵呼嚧呼嚧社曳穆契莎訶一迴向真如實際心心契合二迴向無上佛果菩提念念圓滿三迴向法界一切眾生同生淨土。　宋朝蘇州府朱進士服儒衣冠習舉子業平昔罔知佛法之妙一日閑遊偶至虎丘寺正值佛印禪師講演金剛般若經至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師遂一解說佛法大意朱聞之甚喜自念平日未嘗聞此佛法深有理焉惜乎圓滿歡喜回家次日午刻忽驟



去夢一鬼吏押五箇罪人朱亦隨後約行二里許見一大街入巷門掛青布簾入家鬼吏揭簾罪人皆入至廚房見竈上桶內有湯罪人皆去喫朱亦覺渴方欲飲被鬼吏喝住曰聽佛法之人不得飲因此驚覺心疑此夢信步行至大街入巷果有人家與夢中無異朱扣門入其家主翁見進士至急忙相接朱問適來使宅廚房有何動靜主翁遂問家人言廚下方養得六箇小犬內一枚死者朱即驚惶流汗自謂若不得聞佛法之力遂入狗胎化為畜類矣因棄其舊習專心持念金剛般若經寒暑不輟壽至八十九歲功行圓滿於八月十五日遍請諸山師德道友親朋相送就陞於後園樹枝梢上說四句偈與眾相別端然立化去矣偈曰八十九年朱公兩手劈破虛空脚踏浮雲粉碎立化菩提樹東　宋乾道七年三月十三日左中大夫龍圖閣待制提舉佑神觀楊瑛和王之子也偶夢見父和王偕母夫人龍圖省記考妣已棄諸孤恐至去懇留為十日之歎和王許之龍圖再拜勸酒委曲如生之禮龍圖泣和王及夫人亦泣龍圖稟考和王尋常所修功德燒獻錢馬人物用得否和王曰用得再問釋道功果孰勝和王云一同但舉手翻覆龍圖又問世間經文孰勝和王荅陰府深敬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汝若為吾印施得一千卷最為第一龍圖意謂欲實齋

即對云容造以獻和王曰可時以暮矣頃刻有一急足從水中行來報覆再時有金字牌遞楚州龍圖再稟大人今在何處和王云吾管地部方春戀間忽然驚覺不勝悲感淚流枕席遂念和王英爽不昧神色如生蓋和王為宋大將歷百戰戡定禍亂大功不一受降不殺全活甚衆今居殿垂四十年未嘗妄刑一人忠厚明恕宜得功德之助有所主宰且賴人間所修功德看誦金剛經文所獎冥器陰府皆得用之又知善惡報應冥陽一趣無間彼此亦足以勸世之為善者也龍圖恭覩釋迦世尊降生之日就資福禪寺修設天地冥陽水陸大齋一會及齋僧若干如法修禮金光明三德妙懺一七晝夜命僧衆看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藏計五千四十八卷所資二親冥福也　宋淳熙元年揚州府承局周興自幼日誦金剛經一卷公私不易其心嘗承太守莫濛差齎幣帛香燭壽禮約有一千餘貫往行在送朝貴生日行至瓜洲渡客店鄰三家投宿其夫妻見承局行李重貨與兄鄰二謀意商量夜至三更入房將周興潛地打殺離店五里許埋在路傍行李財物盡行刼已緣承局過限回劄文引杳無所歸其妻子被官府兩次監禁杖限候經一年實難追獲後因太守被召赴行在一行人從起程未及到瓜洲渡尚有五里許忽有一朶蓮華攔在路上太守



令從者折之刀斫亦不斷遂掘至四五尺只見一死人其蓮華從口中出衆人愛護取出子細看時尚自眼動再三熟視却是周承局也取到人家以粥徐徐調理次日方能言語云被客店鄰二等刼死埋地已得十六箇月太守驚問因甚活且不飢荅曰得日前持誦金剛經力被埋在地如夢中見有一金剛神將一朶蓮花揷在周興口中至今不覺飢渴太守合掌讚嘆云嘗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自愧將渠妻子經年監禁悔何及矣且平日所理公案不無寃枉即移牒揚州府官請速為釋放周興妻子立便差人追捉鄰二鄰三并妻等人究問明白鄰二等招伏打死周興刼了錦段拾疋沉香一塊壽燭十根并獻壽禮物等欵成具錄聞奏奉旨議得周興承佛法功德力故神天救護令已得活其鄰二鄰三謀刼罪情實重若與貸命慮後再有陰謀害人併與重杖處死其妻決脊二十編管海外軍州永不放還善既有報其惡亦然可不誠哉出雜俎記　紹興府寄居郭永思新除温州簽軍將欲之任親詣天寧寺佛菩薩之前焚香發願云挈家九口赴任温州一願到任合家不食牛肉二願掌權處政常行方便恤念孤貧濟人之急救人之危候考滿還鄉誓捨財金書金剛般若經一卷恭入佛殿永遠供養後得三考滿與同僚官司法元玠廸功共貫舟涉

海還鄉參軍家眷居船前倉司法居後倉行至紹興府界首遇值風濤大作四面昏黑衆皆驚懼只見海內鬼神將船鑿爲兩段郭承恩前倉風帆順便徑直到岸司法後船人口行李盡皆沉溺海中蓋緣司法任政徇私枉曲作直致招此報郭參軍秉心良善奉公執法誓願救人又承金剛般若功德之力救護平復還鄉善惡報應如指諸掌見者聞者無不感嘆

四州書生趙璧赴京應舉其妻已亡後璧及第還鄉離家十里許似夢非夢見亡妻在路傍哀告甚切云念奴在生之日殺害物命每於蠏出之時買作醉蠏恣意食噉自死之後准閻摩天子敕驅入蠏山被群蠏鉗其眼目及徧身流血晝夕受苦又生前不合吐酒餘殘飲剩盞脚陰司積聚五石九斗七升五合使奴陽壽先減一紀又受三七日大地獄苦再准王敕差獄吏監奴賣酒以俟無常鬼追到亡魂俱勒來買酒却就奴身上刺血應賣升合務要補填原數足日別受地獄今聞夫主及第榮歸特來哀告陰府深敬書寫金剛般若經已將奴房奩變賣若爲奴寫得七卷仗此般若之功實可救援地獄之苦其夫允諾纔到家即便捨財請僧寫經方了兩卷一日備祭祀禮爲妻上墳方到墓側忽見一老翁言吾是山神土地汝妻承寫經功德昨日午時准閻摩王敕上昇天界地下不復見矣言不



見佛印禪師戒殺文曰鱗甲羽毛諸品類衆生與佛心無二只爲當時錯用心致使今生頭角異水中游林裏戲何忍將來充日計磨刀着火或研蠢口不能言眼還觀或槌搕或刀刺牽入鑊湯深可畏炮燖毛羽括皮鱗刮脊剜心猶吐氣美君喉誇好味勸子勸妻言陵利只知恣性縱無明不懼陰司毫髮記命纔終冤對至面覩閻王爭敢諱從頭一一報無差爐炭鑊湯何處避勸賢豪須戒足莫把衆生當容易食他一臠還他古聖留言終不僞戒殺兼能買放生免入阿鼻無間地又滿庭芳詞鱗甲何多羽毛無數悟來佛性皆同世人何事剛愛口頭肥痛把衆生剖割刀頭轉鮮血飛紅零炮碎炙不忍見渠儂喉嚨纔嚥罷龍肝鳳髓畢竟無蹤攘羸得生前夭壽多由奉勸世人省悟休恣意擊惱閻翁輪迴轉本來面目改換眨時中　荊州江陵縣李玄宗女年十三歲時夢見一梵僧謂女曰汝有善根何不持念金剛經又云世間若有男子女人每日淨心能誦一卷陽間增延壽筭百年命終即生天界若能究竟般若直到涅槃彼岸或有看經雖未圓就死入陰府不能拘錄即判生富貴之家受諸勝報玄宗女依僧之囑日誦三卷年二十四歲不願有家忽患傷寒三日而卒有二使者引見閻摩天子照勘其女無罪及見女子頭上有佛顯現王云此女既有般若之功即判還魂臨放時王囑曰汝父有仇讐遂使陽間先減二紀之壽不久追入陰司對證因汝父好將活魚切鱠今有魚七千餘頭狀訴索命汝若不信歸陽問問父每夜夢見落在網中日日頭痛此是魚求報也女得還魂以陰府事逐一白父其父聞之驚惶無措遂同女往天寧寺大佛殿內齋僧百員發願斷除葷酒手寫金剛般若經四十九卷寫經已畢玄宗忽一夜夢見有數百青衣童子俱拜玄宗口稱我等昔日被君殺戮各經陰府訴其宿冤索君性命今蒙寫經功德我等咸承善力出離三塗苦趣各得往生善道君既釋冤陰司復還原壽又添延筭玄宗聞之不勝欣喜自爾持誦經文不輟爲善不廢壽至百二十歲無疾索浴告終出雜俎記

縣尉王迪功好鷹獵殺害衆生爲樂有妻在家日誦金剛經一日妻正念經見夫出獵方歸其妻苦勸夫從持經功德分第十五同念此一分不肯終卷竟入廚房烹炮物命恣意飲宴後過五年迪功忽患風中在床經年不愈一日自見二使者來追命盡而卒唯心頭有氣二使引見閻摩天子怒責迪功曰汝既受爵祿何不福上增修却好殺害生命減筭絕祿令獄卒驅入鑊湯之內其鬼吏檢簿告王曰此人雖有殺業善積重如山生前嘗得其妻勸念金剛經一分功德雖片紙重如惡簿合與免罪放



還陽閻天子敕曰就鑊內取一杓湯淋其背然後放還因得再活後患背疽遍體潰爛痛不可忍百藥不能治一日令妻就佛前代發願云今後誓不殺生疾病痊日願自手書金剛經齋素受持忽一夜夢見一僧用手摩迪功背三匝至天明視其疽已痊更無瘢痕善惡之報如此出報應記

馮察院日常持誦金剛般若經三卷年至二十八歲一日爲國事條劄具奏玉帝當夜四更忽見兩使者追入冥府引見閻摩天子敕曰汝壽合至七十九官至樞府緣汝奏劄於國損民汝當絕祿除筭馮驚愕俯伏告曰臣既陽壽未盡乞賜再生誓當畢世持經常行陰騭不造罪愆有紀天律王憫其回心向善放回陽間再三誡諭曰凡掌權政可製簿一面日間作事夜必書之必不可作此延年之術也纔舉一善惠民恤物增延福壽若用刻剝之心上帝惡之則促壽減祿馮得再生日行方便利國於民陰德日著壽至九十八官拜丞相忽一日卧疾有第九子方十一歲出廳前嬉戲見無數牛頭馬面獄卒子問諸鬼曰何緣來此鬼吏答曰吾等特來迎接閻摩天子其子驚惶哭入堂內以所見白父丞相哭而撫掌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摩王是吾職也須曰休將訟筆逞文華迴禮空王樂出家已發一心歸大道不須六賊苦攔遮歡同妻妾終成疾位極公卿一似花從

此晚年憑悲魵願將名字寄丹霞索浴更朝衣坐化又頌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頂上聞鐘業鏡將來爍破翻身透出虛空　送州姜學生村居二十三歲暴疾夭亡見二使者追魂引見閻摩天子勅曰汝前身修福注今生壽年八十二歲丁丑科赴試得舉官至公卿汝不合殺牛食肉有犯天律准玉帝勅令汝減筭絕祿汝既讀書豈不聞海州雷雨七日七夜天降石鼓記曰萬物唯心造爲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昔有進士庾信殺牛食肉侍文章聰明毀謗三寶自死之後受諸地獄今變爲烏龜王勅鬼吏牽烏龜至殿下令姜學生看其龜有九頭頭目並皆流血苦痛不已此即庾信也有一鬼吏語生曰汝急告天子改惡修善乞賜還魂若判入地獄無有出期生曰有何門路願求指教鬼吏曰陰府深獄重書寫受持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汝若發心即獲脫免得此遂告天子曰念生雙親垂老別無兄弟侍養處世年幼不知罪福致犯重業雖讀庾信文詞却不曾毀謗佛僧既陽壽未終乞賜放回陽間孝養父母發願書寫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畢世食素精勤受持天子憫其回心改惡從善責放還魂天子誡曰汝回陽間孝養父母恭敬三寶誦持經典修行善業若再違犯卒入黃泉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姜學生既得還魂親識隣里咸來



詢問其由無不慚愧改過自新矣　霍參軍誦持金剛經忽見廳下地烈湧出包龍圖稱吾是速報司參軍問速報司曰報惡不報善善者受飢寒惡者豐衣飯清者難度日濁者多榮變孝順多辛苦五逆人受見速報司曰唯當靈不靈唯當見不見既靈須顯靈既見須教現願賜一明言免使閻浮衆生怨包龍圖答曰吾掌速報司非是不報惡非是不報善善者楚時貧惡者權飽煖濁逆曲惡筆報案盡抄名第一抄名姓二除福祿神三教絕後代四遣禍星臨五使狂心計六被惡人親七須壽命短八報病纏身九遭水火厄十被王法刑如此十苦難盡是十惡人參軍休問我照鑑甚分明一朝天地見萬禍一齊臨詩曰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速與來遲霍參軍再問速報司陽間有僧尼善友及士夫黎庶有受持金剛般若經之人將來百年命盡死入幽冥得超昇否包龍圖答曰用得　張隱年方弱冠食素常誦金剛經同里屠兒亦名張隱爲殺猪羊數多被冤仇陰府訴冤准閻摩天子勅陰使誤追持經張隱責曰汝生處世何得殺害生靈隱答曰看經爲務不曾宰殺王索業鏡照看果有善根天子問鬼吏曰張隱合得壽命多少鬼吏閱簿壽至九十歲天子語隱曰汝既不曾宰殺羔乃持經今放汝還魂隱死時正當

仲夏已經三七尸體腐壞不任再附復來告王曰汝尸既不任託勅使者急追屠兒張隱來受報王謂持經張隱曰汝與屠兒同名同姓同年月日時宜託彼尸而活屠家見夫死三日復省不勝欣喜略不顧徑走歸元居語本妻與子曰我再得還生屠家認作夫看經之家認作父兩家爭訟孰能辨別於是經官乃明准刺史判曰身魂兩主姓名不殊生本各枝死迴同氣身屬屠家其情性聲音却是持經之人實難分辨仰兩家輪流各養一月仍具實表奏朝廷以爲罕事屠兒子孫改惡從善矣　徐圯乃杭州人吏每夜五更持誦金剛經三卷畢方入公門其家富庶忽一日有劫賊百餘人突入徐圯家將老小併用徇縛將徐圯縛在箭垛上圯云金剛不壞身今如之何須臾只見佛現空中衆心稍釋衆賊咸放箭射之連發百箭或中垛墜地圯身上下俱無損傷衆賊驚駭問圯汝有何術答曰無術每日專心受持金剛般若經想是三寶龍天救護有此感應衆賊合掌警悟併釋放之　湖州城南屠戶陸翁年二十三歲時門前見一雲水僧稱教化有緣人陸不須解僧云汝殺猪羊不計其數何不改業陸曰承襲祖業不忍棄捨僧云汝若不改後世必墮此類仍被他殺冤冤相報無有出期貧僧觀汝宿有善根何不受持妙法蓮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汝若受持



消除惡業增長善福豈不見仁宗皇帝御讚蓮經云六萬餘言七軸裝無邊妙義內含藏溢心甘露時時潤灌頂醍醐滴滴涼白玉齒邊流舍利紅蓮舌上放毫光假饒造罪如山嶽只消妙法兩三行僧言訖回頭不見陸遂省悟想是佛及觀音菩薩化身來勸化我即請畫工繪裝阿彌陀佛觀音勢至相一軸設席供養投師習誦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未及五年自能暗誦且如明日宰殺猪羊數許預夜躬就佛前焚香持誦蓮經一部金剛經一七卷對佛懺悔口稱來晨殺猪羊幾口願將看經功德超度被殺猪羊盡此報身早生淨土願我命終之時免斷冤對朝日相似陸反覺身輕體健自得其樂年至八十一歲將死半月之前遍請親戚朋友市戶隣居言在十一月初九日辭世至日聊備蔬食祗迎相別至日俱赴齋罷果然索浴更衣端然坐化凡士夫鄉友無不贊仰稱嘆時周璞親見亦同相送陸翁處世實奇哉兒女親緣笑滿腮八十一年如夢覺百千三昧絕疑猜殺生不得真如性念佛先空罪福堆感得慈尊來接引水晶宮裏白蓮開頌曰六十餘年專殺業手提刀秤暗修行今朝得趣菩提路水裏蓮華火裏

主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四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盧以仁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illegible]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二　十八陽

## 杭

杭州府五十一

### 湖山勝槩

武林舊事南山路。自豐樂樓南至暗門錢湖門外入赤山煙霞石屋止南峯方家峪天小麥嶺並附於此。豐樂樓。舊為衆樂亭，又改聳翠樓，政和中改今名。淳祐間趙京尹與𥲅重建，宏植花木，構數亭，春時游人繁盛。舊為酒肆，後以學館致爭，但為朝紳同年會拜鄉會之地。林暉施岳皆有賦，趙忠定柳梢青云：水月光中，煙霞影裏，涌出樓臺。空外笙簫，雲間笑語，人在蓬萊。天香暗逐風回，正十里荷花盛開。買箇小舟，山南游遍，山北歸來。吳夢窻嘗大書所賦鶯啼序于壁，一時為人傳誦。湖堂。舊在賢早樓側，又有集賢亭，今並不存。呂洞賓祠。舊傳洞賓嘗至此。靈芝崇福寺。錢王故苑，以芝生其間，捨以為寺，故名靈芝。高宗孝宗凡四臨幸，有浮碧軒、依光堂，亦為新進士會拜題名之所。東靜佳詩云：黃金匝地小橋通，四面清平納遠空。雲氣長扶天子座，日光浮動梵王宮。殘碑蝕字莓苔雨，清磬一聲楊柳



風。沙鳥不知行樂事，背人飛過夕陽東。顯應觀。祀磁州神崔府君。六月六日，士朝遊人甚盛。咸淳間改昭應，今歸靈芝寺。舊有蕭照山水及蘇漢臣畫壁，今不復存矣。楊郡王府上船亭。　聚景園。詳見御園門。靈應堂。俗呼包道堂。寶蓮院。　紫霄宮廟院。　寶成院。舊名釋迦興福院。　永隆院。慧光尼庵。張循王府。省馬院。船步。內有疊起化二院。長橋妙淨院。　寶德寺。楊和王重建。光三衢建聖節道場。希夷道堂。劉業長建于南屏園左，今徙于此。眞珠園。有眞朱泉、高寒堂、杏堂、水心亭、御港。曾經臨幸，今歸張循王府。南園。中興後所創，光宗朝賜平原郡王韓侂胄，陸放翁為記。後復歸御前，改名慶樂，賜嗣榮王，與芮又改勝景。有許閒堂、和容射廳、寒碧臺、藏春門、凌風閣、西湖洞天、歸耕莊、清芬堂、歲寒堂、夾芳、豁望、矜春、鮮霞、返機、照香、堆錦、遠塵、幽翠、紅香、多稼、晚節香等亭。秀石為山，內作十樣錦亭，并射圃流杯等處。弁陽翁詩云：清芬堂下千株桂，猶是韓家舊賜園。白髮老翁和淚說，百年中見兩平原。又云：舊事淒涼尚可尋，斷碑空臥草深深。凌風閣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沉。古西關門。　雷峯顯嚴院。郡人雷氏所居，故多雷峯。錢王妃建寺與塔，名皇妃塔。或云地產黃皮，遂訛為黃皮塔。山頂有通玄亭、望湖樓。普寧寺。又名白蓮，有鐵塔一，石塔二。雲濤觀。　淨

相院。舊名瑞相，有無盡意閣、娛客軒、一談奇軒。幽深可喜，今皆不存。上清宮。舊仙林寺舊址。道士胡瑩微祉宗庵，鄭丞相清之曾此讀書，淳祐中重建，賜今額。理宗御書清淨道場。𦶜圃。內侍甘昇園，又名湖曲，曾經臨幸。王令有御愛松、望湖亭、小蓬萊、西湖一曲。後歸趙觀文，又歸謝節使。弁陽翁詩云：小小蓬萊在水中，乾淳舊賞有遺蹤。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亭前御愛松。御船坊。理宗御舟在焉。淨慈報恩光孝禪寺。孝宗嘗臨幸，山曰南屏，有慧日峯，舊名慧日，永明太宗賜壽寧院額。孝宗御書慧日閣。有千佛閣、五百羅漢堂。理宗御書華嚴法界、正徧知閣等額。梁貞明大鐵鍋存焉。畫舒作五十三參等。寺後庵宇甚幽。大抵規模與靈隱相若，故二寺號南北山之最。東坡詩云：卧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其宏壯自昔已然。今益修大矣。南山昭慶院。　惠照寺。後為齋宮，今歸淨慈。南屏御園。正對南屏山，又名華芳。南屏興教寺。舊名善慶，有齋雲亭、清曠樓。米元章書琴臺，及唐人磨崖八分家人卦、中庸、樂記篇。後人於石傍刊石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實非也。廣法院。齊王功德院。有清曠亭。法隱院。景獻太子攢所。有古鐵塔。錢王井。寶林院。莊文太子攢所，舊名總持。有可賦軒。赤山攢宮。舊瑞龍寺，後為安穆成恭慈懿四后攢所，今為壙。感光寺。脩吉寺。舊瑞



龍寺，移于此。有西湖奇觀。正濟寺。又名普門。法雨寺。舊名水心，又改雲龍。有趙清獻楊無為題名等。安福尼寺。　極樂尼寺。　高麗寺。舊名惠因寺。湖山間惟此寺無敕額。元豐間高麗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學賢首教于此。因施金建華嚴閣，有易庵、賜鐵塞、皇姑成國公主攢所、王岑山。　惠因橋。秦少游龍井紀游所謂濯足于惠因澗，即此。廣果寺。　開化尼寺。　六通慧德院。舊名惠德塔。法興院。　保福院。　長耳相院。舊名法相。定光庵。有定光泉。永慶院。　延長眞如院。　延壽山。　淨梵院。舊名瑞峯。崇教院。石屋洞。大仁院有石庵，大成石羅漢，其洞後又一洞，名蝙蝠洞。水樂洞。院名西關淨化，即滿覺院山。孝宗時賜李秉慈明殿，賜楊郡王，後歸賈平章。山石奇秀，中一洞嵌空有聲，以此得名。有聲在堂、介堂、愛此、留照、獨喜、玉淵、漱石、宜晚、上下四方之宇諸亭，及金蓮池。滿覺院。舊名圓興，今在水樂洞嶺傍。石佛接待庵。　煙霞洞。清修院。有象鼻石、佛手巖、石羅漢、東坡留題等。歸雲庵。寧宗時水庵清禪師坐禪石窟中，聞南峯鐘鳴，遂大悟。今改永興庵。關眞人道院。　水龍井。井側有龍王祠。南高峯塔。榮國寺，有白龍王祠，及五顯祠。險峻甚於北峯，中有隆石，相傳云昔有道者鎮魔于此。又有穎川泉。方家峪。自方家峪至谷水峪，慈雲嶺泥路，嘉會門外至天慈山。

龍山。遇眞道院。悟眞道院。崇眞道院。廣教院。號小南屏。褒親崇壽寺。在鳳凰山。劉貴妃功德。有勝果塔、鹿泉、松石亭、觀音洞、筆架池、滙松文枝檜。三門有陳公儲畫龍甚奇。弁陽翁詩。翠羽騎鯨事已空。參寥遺句對高松。宮斜鳳去無人見。只有門前似壁龍。蔡筆劉妃閣名。西蓮瑞相院。黃貴妃功德。地藏尼寺。慈光尼寺。張府功德。廣慈院。舊名廣福。寶藏院。有烏龍井。錢武肅廟碑。今錢氏五王廟在焉。寧親廣福院。陳淑妃香火院。雖小而幽邃可喜。福全尼寺。廣嚴院。舊名妙嚴。有徐正節墓。廣恩院。淨教院。蔡貴妃攢所。安福禪院。內侍陳都知香火。名小陳寺。水月寺。嶺口有靈幽庵。崇教院。舊名薦福。有異珠泉。華津洞。趙與王府園。水石甚奇勝。有仙人棊臺。西林法惠院。舊名興慶。錢王建。有雪齋、參少游記。東坡詩。冷御和詩。涵山曾被指。舊有江月庵。節婦亭。龍華寶乘院。本錢王瑞萼園。捨水峪。梯子嶺。慈雲嶺。淨明院。郊壇齋宮。有南安齋、梅巖、萬李兩朝建。有傳大士塔。并柏板門、棲猶存。有孟公祠堂。題名。天華寺。鏡清禪師道場。舊名千歲龍冊。有顯軒、妙音樓、化生池。感業寺。舊名天龍。有木觀音像。勝相院。舊名龍興千佛。有五丈觀音像。二并閣。釋迦丈六金身像。大通院。舊名顯明。天眞院。舊名登雲臺。有空化洞。龍華山。有石如龍。與兩山龍寺



樓。下石龍淨勝院。上石龍永壽院。舊名育賢。石崖刻仁宗佛牙讚。郊臺錢王郊臺亦近焉。道林院。舊名普濟。大慈寺。般若院。寶惠院。舊名普濟。錢王墳。吳擇忠二王葬。長慶崇福院。皇叔祖大師和王功德。窰池。一名烏菱也。聖果寺。在包家山。眞覺院。舊名奉慶。有東坡瑞香花詩。包家山桃花關。桃花甚盛。舊有蒸霞二字。春日遊人甚多。法雲寺。舊名資崇。大慈山。舊有廣金書院。虎跑泉。舊傳性空禪師居此無泉。二虎跑地而出。東坡詩云。虎移泉眼趁行腳。龍作浪花供撫掌。乾溪寨。小楊寺。香嚴寺。小麥嶺。飲馬橋。前後錢王龍井。止九溪十八澗。道人山。有石洞。飲馬橋。地名放馬場。旌德顯慶教寺。咸淳甲戌冬改旌德薦嚴。明太后香火。方丈。有軒曰雲庵。後山有泉。石甚奇。曰林泉。有清輝、疑絮、靜雲、寄諧亭。南山禪關。古名龍井路。今又改南天竺。仰妃墓。吳越錢王妃。梅坡園。楊郡王園。又名總秀。靈隱觀。寧宗朝張知宮、楊御書沖隱庵。淳祐中道士范善廷重建。賜名今額。今庵在觀右。而觀改仁壽院矣。大清宮。寧宗時朱靈寶字回建。楊太后書道德經石幢。有歲寒軒、疊桂、疑神二堂。後爲賈貴妃功德。今改觀音院。松庵。楊郡王府。崇報顯慶院。舊名懷眞。畢義質大功德。後爲永王邦王墳所。章司徒墓。名得象。檀使樂之祖。據眞院碑可考。翁五峯墓。名孟寅

字賓暘。徐典樂墓。名中字軒臣。號青山翁。蔣金紫墓。名芷字秩望。今石羊虎猶存。其子文憲公、澗明墓在西溪。欽賢鄉。諸子亦多祔此。陳拾遺墓。唐人。藏之吳考名字。在積慶山下。冰壑書堂。金樞密淵號冰壑。嘗作書堂于此。回葬焉。積慶、永清二山在後。平鴉山在左。湖山在前。凡錢塘城邑江湖之勝。皆近在几席間。乃南北二峯中之最高一山也。有君子天一二泉。孝宗御書積慶山怡顏藏書樓圃以賜。又賜功德寺名曰積慶報忠。後不及建而止。贊寧塔。天聖間葬此。靈石山。薛開府墓。名居正。諡貞簡。崇因報德院。有靈石泉。又名歲寒泉。東清。高宗賓臨幸。院與積慶山後永清院皆薛開府功德。凡院已廢。捐靈石塢。猶存。淨林廣福院。開用楊慶祖墳庵。土人呼爲上楊庵。有松關、南泉、芳桂亭。姜白石與銛朴翁等四人來遊詩云。四人松下共盤桓。筆硯花壺石上安。今昔興懷同此味。老仙留字在孱顏。後爲演福寺。遂廢。無垢寺。舊名無著。功無著禪師道場。舊在石人嶺。慶元中驛平原以寺爲生墳。遂移寺于此。嘉定十一年重修。有鶴鍋巖。仙人臺。清音軒。偃松下有茯苓。因名泉爲茯苓泉。後爲演福寺。遂廢。崇恩演福教寺。寶祐丁巳重建。咸淳中改禪寺。德祐後復爲教寺。賈貴妃墳所。周漢國端孝公主祔焉。舊山門有妙莊嚴域。及主清淨心亭。眞如亭。諸天閣。羅漢



閣。鷄籠山。金鐘峯。褚家坎。漢末褚盛於此。舊有居此者。白蓮院。相傳晉辠法師講經於此。鳳凰嶺。小水樂。福邸園。二老亭。後改德威。舊在風篁嶺頭。東坡辯才往來于此。皆有詩。今移于龍井祠下。龍井。吳赤烏中。葛稚川嘗煉丹于此。在風篁嶺上。嚴密林樾。幽古石竇。一泓清徹。旱寒甘美。可愛。雖久旱不涸。石上流水處其色如青。遊者視久水輙溢。人去即藏。其西深不可測。相傳與江海通。有龍居之。每禱雨必應。或見小蟹斑魚、蜥蜴之類。井傍有忠濟龍王祠。陳寺丞墓。名删。中。紹興中以言事與張猷元九成遠坐。謫知處州安遠縣而卒。後葬風篁嶺沙盆塢。胡僕墓。名則。知杭州。廟在墓前。劉庵。孝宗朝劉妃容繢所。今歸龍井寺。龍井延恩衍慶寺。辯才故地。舊名報國看經院。後改壽聖。東坡書額猶存。又改廣福。元祐以來。諸賢留題甚多。及東坡竹石。薦宣仲枯木。舊前有過溪橋。又名歸隱橋。又名二老橋。寺有方圓庵。寂室照閣。清獻趙公閑堂。訥齋潮音堂。滌心沼。鏡清堂。沖泉薩埵石。辯才清獻東坡三賢祠。辯才塔。諸天閣。山有獅子峯。葉舍礦墓。允求字當卿。詩人。五雲山。中有真際院。嶺上有天井。大旱不竭。九溪十八澗。大參嶺。法空寺。舊名資慶。南資聖院。濮王墳。花家山。盧園。內侍盧允昇園。景物奇秀。西湖十景所謂花港觀魚即此也。淨安院。內侍董

宋臣青大。崇真宮。舊為文思，今為淨居寺。蔣家炎。　獨角門。　淨嚴廣報院。內侍董承仲功德。隆興庵。傍寺廨院。黃泥嶺。　水陸庵。傍寺廨院，後名慶安院。妙心寺。　水竹塢。　西湖三堤路。蘇公堤。自南新路直至北新路口。小新堤。自麴院至馬塍橋。蘇公堤。元祐中東坡守杭日所築，起南迄北，橫截湖面，夾道雜植花柳。中為六橋九亭。坡詩云：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煙空。後守林希榜之曰蘇公堤。章子厚詩云：天面長虹一鑑痕，直通南北兩山春。第一橋。通赤山教場。旌德觀。元係定香寺舊址，寶慶間京尹袁韶改建為觀，有西湖道院，畫雲錦二亭，今復為定香教寺。先賢堂。名卿高祠，許由以下共四十人，刻石作贊，具載事迹中，以寶慶初已後之事，為滿閣有從求王之繼述去之。從節孝婦孫氏人以下五人，今止三十有九人焉。中有振衣古香清風堂、山亭、流芳、花竹、紫紆、小山曲徑。今歸旌德堂宇，皆發。第二橋。通赤山麥嶺路。湖山堂。旁有水閣光亮覽。三賢堂。祠白樂天、林和靖、蘇東坡，後有三堂曰水西雲北、月香水影、晴光雨色。後有小亭曰蕊[illegible]，舟曰雲錦。第三橋。通花家山港。第四橋。通卻家步港，名北新路第三橋。施水庵。名圓通，有石壹麓壁，以林花船。靈江書堂。賀良佐所居。新水仙王廟。龍王祠，與西嶺者為



二嵩真道院。賈平章建，後有閣，今改為僧寺。松窗張濡別墅。第五橋。通麴院港，名北新路第二橋。第六橋。通耿家步港，名北新路第一橋。小新堤。淳祐中趙京尹與𥲤自北新路第二橋至麴院築堤，以通靈竺之路，中作四面堂三亭，夾岸花柳，如蘇堤，或名趙公堤。優奉將軍廟。有天澤井，葛仙翁所植杉松，將軍錢唐人，姓孫名顯忠，仕吳越，特善然中，趙與懽尹京，禱雨有驗，奏聞，因封天澤侯。楊園。楊和王府。永寧崇福院。又名小隱寺，元係內侍陳源適安園，近世所歌菊花新曲，破之事正係此處獻重華宮為小隱園。孝宗撥賜張貴妃，寺前有澗曰雙峯，又曰金沙。裴園。裴禧園。誠齋詩云：岸岸園亭傍水濱，裴園飛入水心橫，傍人莫問遊何處，只揀荷花鬧處行。喬園。舊知閣園。史園。史平石徽孫。資國院。舊名報國，有東坡書德方齋趙令時德麟跋語。淳園先生墓。咸姓宋，號庸齋，師梅處先生。馬蝗橋。孤山路。　西陵橋。又名西林橋，又名西冷橋，又名西村。孤山。舊有柏堂、竹閣、四照閣、巢居閣、林處士廬，今皆不存。四聖延祥觀。有韋太后祀香四聖像、小蓬萊閣、瀛嶼堂、金沙井、六一泉，餘見御園類。西太一宮。舊四聖觀園，理宗朝建，今黃庭殿乃昔涼堂也，兩壁蕭然，畫尚存，亭館名並見御園類。升陽翁詩云：蕊宮瓊殿號黃庭，突兀浮雲最上層，五福貴人留不住，水堂空

照九枝燈。有和靖墓，碣，坡，陳剛竹。四面堂。　處士橋。以和靖得名。涵碧橋。　高菊磵墓。名九萬，葬孤山後讀書山。斷橋。又名段家橋，萬柳如雲，望如裙帶，白樂天詩云：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北山路。自豐樂樓北，沿湖至錢塘門外，入九曲路至德勝橋，南印道堂，小溜水橋，黃山橋、掃帚塢、鮑家田、青枝塢、玉泉、龍井、棲霞嶺、東山衕、靈山、鶴愛數塢、水磨頭、葛嶺、九里松、靈隱寺、石人嶺、西溪路、上三天竺徑。柳洲。　龍王廟。石會堂所謂柳洲五龍王也。　惠明院。舊名資福，今呼柳洲寺，其地舊為道元庵。上船亭。　養魚莊。楊郡王府。環碧園。楊郡王府，堂扁皆御書。迎光樓。張循王府。劉氏園。內侍劉公正所居。一清堂。後改玉蓮院，度牒於此。菩提院。舊名惠嚴，與昭慶寺相連，有靈感大悲像，閣綠野四蓮堂、碧軒、四聽、對南轉迎董登、心涵碧、上壺盧，今為王壺御園。　楊和王府水閣。　貴府上船亭。錢唐門上船亭。　秀邸新園。　謝府園。有一碧萬頃堂。隱秀園。劉鄜王府。先得樓。即石望湖樓，坡詩：望湖樓下水連天是也。擇勝園。秀邸有御書擇勝閣二堂。九曲城下。　法濟院。舊名觀音，有明真二軒，五聖廟。有蘇漢臣畫。妙因院。元係慈光庵。寶嚴院。　真覺尼院。元係復靜庵。錢氏園。即亭錢府新嶽廟。　東湖道院。　閻王廟。舊[illegible]路神仙游本道紅古北



關。　楊府廟。宇傍郡王府，今捨為寺。玉虛觀。　崇果院。德勝橋南，舊名報濟印道堂。　趙郭園。　羅漢院。　史府今為瑩日寺。水丘園。　西隱精舍。　豐樂院。　鐵佛寺。　梅岡御園。　張氏園。　王氏園。　小溜水橋。　精進院。舊名宮，精修延慶院。　澄寂院。桃花衕。黃山橋。　掃帚塢。　萬花小隱。謝府園。常清宮。沂王功德。聚秀園。楊府鮑家田。　秀野園。謝府。南禪資福尼寺。　極樂尼寺。　思故塔。　眉壽聖昭廟。廣慧侯。資壽院。元係大聖庵。明覺院。舊名報先，有虛心軒。永慶。謝府。萬安院。舊名清化永安。慈聖院。舊名慈處，潘李二貴妃功德所，有聖水池，大旱不涸。羅寺。　妙智院。舊名報國觀音。玉泉淨空院。泉色清澈，蓄大金魚，有龍王祠。西觀音山　青芝塢。　慈忠資福普向院。楊和二建專充殿前諸軍功德及為諸軍塚所。上關寺。內侍關少師功德，名崇先顯慶竹所。　杜北山墓。汝能字叔謙，太后諸孫。居翹院，能詩有聲。天清宮。女冠。靈峯院。裴氏功德。裴墳。有費節孝驥獻嶺。　靈耀觀。　西峯淨嚴院。成都王功德。大明院。　圓明崇福禪院。巖阿有井泉極清冽，內侍靈汝舟功德。栖霞嶺。　神仙宮。有偃松如龍，名御愛松。乾濕水洞。有一寺在側。淨元觀。　妙明院。　東山衕。　不空院。舊名傳經。承安院。元係吳恭王府香火院，有清趣亭。護國仁王禪院。後有龍

洞龍王祠在焉西靖宮大基寧國院廣照院霍山長慶院舊名華嚴庵主張王香火張王廣惠廟永慶院光相塔院山水甚奇湧泉高宗嘗取滄浪清心院舊名湧泉瑤池園呂氏金輪梵天院舊名金輪寺後即中竺奉寶勝院舊名應天金牛護法院洞明庵天龍庵道者開無門所居雲洞園楊和王府有萬景天全方壺雲洞瀟碧天機雲錦紫翠間着縷五色雲玉玲瓏金粟洞天砌臺等處花木皆蟠結香片極其華潔盛時也用園丁四十餘人監園使臣二名大昭慶寺與前菩提寺相連舊名菩提寺有戒壇萬選鋒教場古柳林錢唐縣廚司舊有平湖軒吳游閣又有片石周益公字之曰奇俊蓋相傳為王子高舊居故也葛嶺路水磨頭石函橋有水閘泄湖水入下湖放水亭德生堂理宗御書詠飛亭理宗御書總宜園水張太尉後歸趙平遠洪今為西太一宮大吳園小吳園水月園紹興中賜楊和王孝宗撥賜嗣秀王水月瀛蕪堂玉林堂皆御書婁家院葛嶺葛仙翁常往來于此故得名亦名馬鳴十三間樓相嚴院舊名十三間樓石佛院東坡守杭日每治事于此有冠勝軒兩亦奇軒大石佛院舊傳為秦皇纜船石俗名西石頭宣和中僧思淨就石鐫成大佛半身或云下通海眼保叔塔崇壽院或乎中僧永保修

故得名有應天塔經藏各星石石獅峯又名中子峯及石屏風在馬鞍刻舊有屏峯院記封山記寶稷山數惠廟多寶院舊名寶積有綠陰堂嘉澤廟祠水仙王有瀛洲泉及亭孫花翁墓淮信字季蕃隱居湖山葉宮日放飲詩詞有工趙節齋葵之劉後村為誌杜清獻為文以祭普安院挹秀園楊和王秀野園劉鄜王有四并堂上智果園有參寥泉東坡題舊廣王贈所治平寺有錦坊煙雲閣壽星院有寒碧軒此君軒觀臺盃泉乎秀軒明遠堂東坡祠及詩刻江湖偉觀即觀臺舊址盡得江湖之勝寶雲庵舊名千光王寺邵王賜所有寶雲庵清軒月窟澄心閣南陸堂妙思堂雲巢今不復存又有靈泉井寶雲茶初陽臺亦廢瑪瑙寶勝院昔在孤山後改為四聖觀遂遷于此有中庸子閒居處乃法惠法師智圓自號也有高僧閣懷夫泉養樂園賈平章有光祿閣春雨觀瀛然養樂堂嘉生堂生意生物之府玉清宮有葛仙煉丹井半春園史衛王府小隱園史府集芳御園後賜賈平章內有假山石洞通出湖濱名曰後樂園有蟠翠雪香翠巖倚繡挹露上藥清勝已上皆高宗御題亦集芳舊物也西湖一曲奇勘理宗御書秋壑遂初容堂度宗御書又有初陽精舍警室照然臺無邊風月見天地心琳琅步歸舟等不一香月鄰慶嘗中國後歸賈相嘉德承



壽教寺光堍堍功德有翔泳堂芝巖喜鵲寺即禪宗院以馬案禪師得名紀婉依墳所白樂天有紫陽花詩寶巖院舊名壽雲有壽雲亭借竹軒無量福並祖秦芝墓石師秀本貢巖院後定業院昔果禪師道場有石少果石數山環峯堂紫芋軒虎頭巖介于寶巖定業之間施梅川墓名岳字仲山吳人賦詞精於律呂楊守齋為之後樹梅作亭以葬薛姊姬為誌李賢房書用筆寫題五仁壽尼庵招賢寺上官良史墓在招賢寺後良史字奇長號淇園報恩院舊名報先即孤山六一泉寺後以其地為延祥觀遂遷于此德國公主墳所廣化院舊名永福日孤山遷于此舊有白公竹閣柏堂水鑑堂巡禪亭凌雲閣金沙井辟支佛骨塔悬琳塔白公祠堂黃宜山詩云移自孤山古北山荒涼老屋萬楊樸樸楊柳空花夢千古清風滿湖寒快活園趙氏水竹院落賈平章園御書閣曰叁丈之間有秋水觀第一春思剡亭道院顯明院舊名興福保清儀王仲湜墳所有鑑空閣綠淨堂北新路口棲霞嶺古劍關棲霞嶺下岳王墓岳武穆王飛所祈其子雲亦祔焉葉靖逸詩云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棧月堂堂遺象在凌煙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鴟夷理釣船林弓寮詩云天意只如此將軍足可傷忠

無身報主心有牛封王香雨樓墻暗花風廟路春沉思百年事揮淚酒斜陽王倚竹詩云埋骨西湖上一丘殘陽荒草幾經秋中原望斷因公死北客猶能說姓愁褒忠衍福院元係智果觀音院後充岳鄂王香火墳所用鐵鎗猶存沖虛宮舊名寧壽庵臥家步東山衚口福壽院碧德寺子院有寧宗御書扁堂二字廖藥洲園有花香竹色心太平相在世緣愛居于習氣等亭小石板巷口九里松一門寺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日植松於左右各三行門兩旁說書高宗常欲易之自以不及但全飾其字馳獻嶺口石板巷口魏院巷口行春橋小行春橋忠勇廟統制張旺祠左軍教場馬三寶墓在教場內傳云向曾欲去之有黑蜂數百自墓中出不可向邇止至元十五年六月內有軍廝名狗兒者因探蟄土得一鐵券上有字云馬門馬氏葬於擯衝橋云云後又有十字云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五百人知數者耳始知擯衝本名擯衝橋云三藏塔院明真宮大德今改為三藏寺賢德院慕容貴妃有大萬壽院南山白雲宗建唐家衚後澗溪紫芝道院道士陳宗真瑞岡瑪瑙燕脂嶺以上已得名普福教寺崇壽院崇親資福院張淑妃有火天中萬壽圓覺教寺舊為了義法師塔院有歸雲堂三昧正受閣並高宗御書男朝賜竟

有御座衍福理宗御書清涼覺地。石獅子路。香林園。斑衣園。韓府。金沙澗。靈竺之水自此東入于湖。顯慈集慶教寺。閻貴妃香火寺兩殿閣皆理宗御書。有月桂亭甚佳。金碧爲湖山諸寺之冠。靈隱天竺寺門。俗呼二寺門。表居中書曰樂天詩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正此也。合澗橋。靈竺二山之水會合于此。龍眷橋。武林山。又曰靈隱山。又曰靈苑山。又曰仙居山。上有五峯曰飛來曰白猿曰稽留曰月桂曰蓮華。山前有澗。即武林泉也。呼猿洞。龍泓洞。有詩之奇篆字前後諸賢題字極多。二洞在飛來峯。女兒山。一名上女巖。青林巖。理公巖。乃靈隱開山慧理法師在靈鷲寺後。冷泉。有亭在泉上。冷泉二字乃白樂天書。亭字乃東坡續書詩扁光祿不能忘緣林并青山詩云。一泓清可淺詩將分暖年來只自知流向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溫泉。醴泉。二泉在冷泉之上。葛塢。朱墅。候仙亭。驚雷亭。觀風亭。又有虛白見山袁君紫薇翠微石倚月桂等亭。又有寬隱居許邁思真三堂。蓮巖棧伏龍藏等今皆廢。景德靈隱禪寺。相傳靈隱禪寺乃葛仙翁或云宋之問書



景德中續加景德二字。有百尺彌勒閣。蓮峯堂。方丈曰直指堂。千佛殿。延賓水閣。望海閣。理宗御書覺皇寶殿。妙莊嚴域。又有巢雲亭。見山堂。白雲庵。松源庵。東庵等在山後。尤幽寂可喜。北高峯塔。在靈隱寺山後絕頂。北南峯爲尤高。上有五顯祠。遠近祉有。四時不絕。法安院。舊名廣嚴。唐韜光禪師築庵于院後。中有清獻。東坡題名。保寧院。舊名保安無量壽。資聖院。舊名大明開山威澤禪師。韜光庵。韜光禪師道場。與樂天同時。周伯弼有詩。前後諸賢留題甚多。舊有僧官於此降仙。請王輝子蘭以下十人。凡七士三釋。皆唐人。就時者各書一詩。語極奇絕。曲盡其景。今詩尚存壁間。永福寺。陰國黃夫人功德。咸淳九年建。在靈隱西。石筍山下。石筍普圓院。天福二年黃氏重修。舊名資嚴山。有石如筍高數十丈。故名。石筍寺有超然臺。金沙白沙二泉。鄭公庵。杭守祖無擇愛此山之勝。結庵於此。故公所名之方丈。左右金濛瑤非皆題清獻諸賢蘇黎黃陳留題。及文與可竹數枝。如張總傅父子吳傅朋等題字甚多。歲久暗淡猶隱可見。字極清古幽遠。為湖山諸剎之冠。後陰國黃夫人以超然臺為葬地。遂移此

院于山之西。而古意不復存矣。天勝靈壽院。僧德賢建。鐵古庵。隆觀永福院。濮國威夫人香火。今廢。時思薦福寺。吳益王墳寺。舊以下竺爲墳寺。後以古剎遂剏建于此。高宗寧船寺。吳大皇手書金剛經。有楊太后跋。又高宗御書心經并刻石藏下竺靈山塔下。益王神道碑楊樂書字甚佳。蒸前二石馬。琢刻如生。舊傳夜嘶跪騰其傲響光瑩如玉。至今皆解不使書。有宜對亭。通雲亭。覽勝亭。萬玉軒。湖山至此。極幽邃矣。黃妃墓。錢王妃。卓筆峯。明慧尼院。舊名定慧。錢王孫妃香火。石人嶺。海峯庵。無著禪師塔。舊有無垢院。解平原以爲壽地。遷院于靈石山側。後歸邵王復取爲壽地。遂啓其塔。乃陶龕。龕已如生。髮垂至肩。指爪皆遶身。舍利無數。留三日不壞。竟茶毗之。僧肇淮海有詩云。一定空山五百年。不須胴振啓龕觀路。傳多少麒麟冢。遇取無人贈紙錢。今地爲永福所有。西溪路。畢宮師墓。畢再遇也。父子皆葬于此。三天竺。日靈鷲至上竺郎當嶺止。陳明大王廟。漢奉千餘。抗今陳洋。後居長興中封太平靈衛王。靈鷲興聖寺。慧理法師卓錫之地。吳越王建。有靈山海會閣。理宗御書。理公巖。翻經石。九品觀。東坡稱東坡題名。隋觀法師塔。下竺開山祖師眞觀。下天竺靈山教寺。在隋號南天竺。五代時號五百羅漢院。祥符初靈山寺。天禧後名天竺寺。



紹興改賜天竺時思薦福。爲吳益王香火。慶元復金額。有御書閣。藏仁宗及中興五朝御書。曲水亭。前啓跳珠泉。枕流亭。通安亭。清暉亭。九品觀堂。石面靈鷲。石蓮花。水波石。塔侍者。浴升祠。草堂。西嶺。升龍石。石門澗。神尼舍利塔。日觀庵。方丈日佛國。山法堂二字。乃吳房鍾鼓樓書甚奇。白金光明三昧堂。神御殿。瑞光塔。香賢殿。無量壽閣。同軒亭。七寶堂。客兒亭。大悲泉。重華撐。葛仙丹井。日少傳真茶井。石梁。翻經臺。望海閣。香林亭。香林洞。無根藤。翻經巖。佛講臺。登嘯亭。靈山後塔。慈雲懺主禪七寶香賢。劇壇。擅觀音瑞像。有記。大抵靈竺之勝。周回數十里。而巖壑尤美。實聚于下天竺寺。自飛來峯轉至寺後。諸巖洞皆嵌空玲瓏。瑩清潤。如虬龍瑞鳳。如僧華吐萼。如數疊疊浪。穿幽透深。不可名貌。林木皆自巖骨拔起。不土而生。傳言茲巖韞玉。故腹潤若此。石間波紋水跡。亦不知何時有之。其間唐宋遊人題名。不可殫紀。豈皆頑夸興懷而已。吳越孝獻世子墓。文穆王子諷本塢。永清寺。舊開府居止。香火中天竺天寧萬壽永祚禪寺。隋開皇十歲寶掌和尚開山建寺。吳越時名崇壽院。政和中改賜今名。有唐刊文天儀華嚴閣。如意泉。彌陀興福教院。皇子充郡二王攢所。顯親多福院。舊名光福。大明寺。元係興國庵。上天竺靈感觀音院。天福中建。名天竺看經院。咸

千初賜今名淳祐中賜廣大靈感觀音欽宇寫額茶蘩書後理宗易以
御書外山門乃恭京書紹興乾道淳熙皆常臨幸有十六觀堂慈眞閣超
諸有無理宗御書有雲漢之閣藏累朝所賜御書雨峯堂白雲堂中印堂
清華軒延桂閣伏芳閣伴雲閣前後賜緣冠土爐砂坑甚多每水旱朝廷
必禱焉寺外古迹有蕭然亭梅峯聚琮老橋金佛橋復庵流虹澗季泉植
杖泉謝復亭鍛翠泉觀音泉雲在池孫公亭無碍泉雙檜峯　白雲峯
乳寶峯　楊梅嶺　郎當嶺　諸市
鮮魚行候潮門外　魚行北關外　水
水橋　藥市炭橋　花市官巷　珠子市融和坊北市南坊　官巷米市北關外黑
橋頭　肉市大瓦修義坊　菜市新門東青門霸子頭　南猪行候潮門外　北猪
行打猪巷　布行便門外横河頭　蟹行新門外南土門　花團官巷口　錢塘門
內青果團候潮門內泥路　柑子團後市街　鯗團便門外渾水閘　書房橘園
亭　瓦子勾欄　南瓦清冷橋熙春樓　中瓦三元樓　大瓦三橋街亦名上瓦
北瓦衆安橋亦名下瓦　蒲橋瓦亦名東瓦　便門瓦便門外　候潮
門瓦候潮門外　小堰門瓦小堰門外　新門瓦亦名四通館瓦　薦橋門瓦薦橋門外　菜
市門瓦菜市門外　錢湖門瓦省馬院前　赤山瓦後軍寨前　行春橋瓦　北
郭瓦又名大通店　米市橋瓦　舊瓦石板頭　嘉會門瓦嘉會門外　北關門



瓦又名新瓦　艮山門瓦艮山門外　羊坊橋瓦　王家橋瓦　龍山瓦城內
隸修內司城外隸殿前司如北瓦羊棚樓等謂之邀棚外又有勾欄甚多
北瓦內勾欄十三座最盛或有路岐不入勾欄只在要鬧寬闊之處做場
者謂之打野呵此又藝之次者　酒樓　和樂樓升暘宮南庫　和豐樓武
林園南上庫　中和樓銀甕子中庫　春風樓北庫　太和樓東庫　西樓金文西
庫　太平樓　豐樂樓　南外庫　西溪庫　已上並官庫屬戶部點檢所每
庫設法官妓數十人各有金銀酒器千兩以供飲客之用每庫有祗直者
數人名曰下番飲客登樓則以名牌點喚侑樽謂之點花牌元夕諸妓皆
併番互移他庫夜賣各戴杏花冠兒危坐花架然名娼皆深藏邃閣未易招
呼凡肴核盃盤亦各隨意携至庫中初無庖人官中趁課初不藉此聊以
粉飾太平耳往往皆學舍士夫所據外人未易登也　熙春樓　三元樓
五間樓　賞心樓　嚴厨　花月樓　銀馬杓　康沈店　翁厨　任厨
陳厨　周厨　巧張　日新樓　沈厨　鄭厨只賣好食雖海鮮頭羹皆
有之　蛇蜥眼只賣好酒　張花已上皆市樓之表表者每樓各分小閣十餘
酒器悉用銀以競華侈每處各有私名妓數十輩皆時妝袨服巧笑爭妍
夏月茉莉盈頭香滿綺陌憑檻招邀謂之賣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
強聒以求支分謂之擦坐又有吹簫彈阮息氣鑼板歌唱散耍等人謂之
趕趁及有老嫗以小爐炷香為供者謂之香婆有以法製青皮杏仁半夏
縮砂豆蔻小蠟茶香藥韻薑砌香櫻桃薄荷至酒閣分俵得錢謂之撒暫
又有賣玉面狸鹿肉糟決明糟蟹糟羊蹄酒蛤蜊柔魚蝦茸鱐乾者謂之
家風又有賣酒浸江蛭章舉蠣肉龜腳鎖管蜜丁脆螺鮝醬法蝦子魚鮓
魚諸海味者謂之醒酒口味凡下酒羹湯任意索喚雖十客各欲一味亦
自不妨過賣鐺頭記憶數十百品不勞再四傳喝如流即便製造供應不
許少有違誤酒未至則先設看菜數碟及舉盃則又換細菜如此屢易愈
出愈奇極意奉承或少忤客意及食次少遲則主人隨逐去之歌管歡笑
之聲每夕達旦往往與朝天車馬相接雖暑雨風雪不少減也

歌館

平康諸坊如上下抱劍營漆器牆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
子巷獅子巷後市街薦橋皆羣花所聚之地外此諸處茶肆清樂茶坊八
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連三茶坊連二茶坊及金波橋等兩河以至
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靚妝迎門爭妍賣笑朝歌暮絃搖蕩心目凡初登門
則有提瓶獻茗者雖盃茶亦犒數千謂之點花茶登樓甫飲一盃則先與



數貫謂之支酒然後呼喚提賣意置宴趕趁祗應撲賣者亦皆紛至浮費
頗多或欲更招他妓則雖對街亦呼肩輿而至謂之過街轎前輩如賽觀
音孟家蟬吳憐兒等甚多皆以色藝冠一時家甚華侈近世目擊者惟唐
安安最號富盛凡酒器沙鑼冰盆火箱粧合之類悉以金銀為之帳幔茵
褥多用錦綺器玩珍奇他物稱是下此雖力不逮者亦競鮮華蓋自酒器
首飾被臥衣服之屬各有賃者故凡佳客之至則供具為之一新非習於
遊者不察也

食具

賃物　花檐酒檐首飾衣服被臥轎子布囊酒器幃設動
用盤合喪具　凡吉凶之事自有所謂茶酒廚子專任飲食請客宴
席之事凡合用之一物切賃至不勞餘力雖廣席盛設亦可咄嗟辦也
作坊　熟藥圓散　生藥飲片　麩麵　櫛子　饅頭　爊炕鵝鴨　爊炕
猪羊　糖蜜棗兒　諸般糖　金橘團　麄帽　鐵器　[illegible]豆　印馬
蚊煙　部民驕惰凡賣買之物多於作坊行販已成之物轉求什一之利
或有貪而愚者凡貨物盤架之類一切取辦於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償之
雖無分文之儲亦可糊口此亦風俗之美也　驕民　都民素驕非惟風

俗所致。蓋主長輩下。勢使之然。若任屋則動鬭公私房貨。或終歲不償一鏹。諸務稅息。亦多蠲放。有連年不收一文者。皆朝廷自行抱認。諸項窠名恩賞。則有黃榜錢。雪降則有雪寒錢。久雨久晴則又有賑恤錢米。大家富室。則又隨時有所資給。大官拜命。則有所謂搶節錢。病者則有施藥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則有慈幼局。貧而無依者。則有養濟院。死而無殮者。則有漏澤園。民生何其幸歟。游手　浩攘之區。人物盛夥。游手姦黠。實繁有徒。有所謂美人局。(以娼優為姬妾誘引少年為事)櫃坊賭局。(以博戲關撲結黨手法騙財)水功德局。(以求官覓舉恩澤遷轉訟事交易等為名假借聲勢脫漏財物)不一而足。又有賣買物貨。以偽易真。至以紙為衣。銅鉛為金銀。土木為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賊。若閭閻之地。則有剪脫衣囊環佩者。謂之覓貼兒。其他穿窬肚篋。各有稱首。以至頑徒如攔街虎。九條龍之徒。尤為市井之害。故尹京政先彈壓。必得精悍鈎距長於才術者。乃可都轄一府。有都轄使臣。總轄供中院長。以至廂巡地分頭項。火下凡數千人。專以緝捕為職。其間雄駔有聲者。往往皆出群盜。而內司又有海巡八廂以察之。市食　鵪鶉餶飿兒。肝臟夾子。香藥灌肺。灌腸。猪胰胡餅。羊脂韭餅。窩絲薑豉。剗子。科斗細粉。玲瓏雙條。七色燒餅。



雜燠。金鋌裹蒸。市羅角兒。寬焦薄脆。糕糜。旋炙把兒。八糙鵝鴨。炙鷄鴨。燒肝。雞裹爐。燒鰻鱔。煎白腸。水晶膾。煎鴨子。臟駝兒。焦蒸餅。海蟄鮓。薑蝦米。辣齏粉。糖葉子豆團。麻團。蝶頭。膘皮。辣菜餅。炒螃蟹。肉蔥齏。羊血。鹿肉把子。米子。皂兒膏。宜利少。瓜蔞煎。鮑螺。裹蜜。糖絲線。澤州餳。蜜麻酥。炒團。澄沙團子。十般糖。甘露餅。荔枝膏。蜜薑豉。韻薑糖。玉屑膏。爊木瓜。糖脆梅。破核兒。查條。橘紅膏。花花糖。二色灌藕。糖蛇頭。芽豆。栗黃。烏李。酪麵。蓼花。蜜彈彈。望口消。桃穰酥。重劑。蜜棗兒。天花餅。烏梅糖。玉柱糖。乳糖獅兒。薄荷蜜。琥珀蜜。餳角兒。諸色糖蜜煎。菜蔬　薑油多。薤花茄兒。辣瓜兒。倭菜。藕鮓。冬瓜鮓。筍鮓。茭白鮓。皮醬。糟瓊枝。蓴菜筍。糟黃芽。糟瓜齏。淡鹽齏。鮓菜。醋薑。脂麻辣菜。拌生菜。諸般糟淹。鹽芥。粥　七寶素粥。五味粥。粟米粥。糖豆粥。糖粥。糕粥。饊子粥。菉豆粥。肉盦飯。把鮓　算條。界方條。線條。魚肉影戲。胡羊把。削脯。撻脯。鬆脯。兔把。鏖把鹿脯。糟猪頭。乾鹹豉。皂角鋌。臘肉。炙骨頭。施天

荷包。荔枝皮。魷鮓。荷包旋鮓。三和鮓。切鮓。骨鮓。桃花鮓。雪團鮓。玉版鮓。鱘鰉鮓。黃雀鮓。銀魚鮓。蟶鮓。涼水　甘豆湯。椰子酒。豆兒水。鹿梨漿。滷梅水。薑蜜水。木瓜汁。茶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橘團。雪泡縮脾飲。梅花酒。五苓大順散。香薷飲。紫蘇飲。糕　糖糕。蜜糕。栗糕。粟糕。麥糕。豆糕。花糕。糍糕。雪糕。小甑糕。蒸糖糕。生糖糕。蜂糖糕。線糕。閒炊糕。糕乾。乳糕。重陽糕。杜糕。蒸作從食　子母繭。春繭。大包子。荷葉餅。芙蓉餅。壽帶龜。子母龜。[illegible]歡喜。撚尖。剪花。小蒸作。駱駝蹄。太學饅頭。羊肉饅頭。細餡。糖餡。豆沙餡。蜜辣餡。生餡。飯餡。酸餡。筍肉餡。麩蕈餡。棗栗餡。薄皮。蟹黃。灌漿。臥爐。鵝項。棗餫。仙桃。乳餅。菜餅。秤錘蒸餅。睡蒸餅。千層。雞頭籃兒。鵝彈。月餅。餡子。炙焦。肉油餅。燒餅。火棒。小蜜食。金花餅。市羅。蜜劑。餅餤。春餅。胡餅。韭餅。諸色夾子。諸色包子。諸色角兒。諸色從食。諸色果食。諸色酒名　薔薇露。沉香(並御庫)宣賜碧香。思堂春(三省激賞庫)鳳泉(殿司)玉練槌(祠祭)有美堂。中和堂。雪醅。真珠泉。



皇都春(出賣)常酒(出賣)和酒(出賣並京醞)皇華堂(浙西倉)爰洛堂(浙東倉)瓊花露(揚州)六客堂(湖州)齊雪清露。雙瑞(並蘇州)愛山堂。得江(並東總)留都春。靜治堂(並江閫)海岳春(西總)籌思堂(江東漕)清若空(秀州)蓬萊春(越州)第一江山。北府兵廚。錦波春。浮玉春(並鎮江)秦淮春。銀光(並建康)清心堂。豐和春。蒙泉(並江州)瀟洒泉(嚴州)金斗泉(常州)思政堂。龜峰(並衢州)錯認水(婺州)紋溪春(蘭溪)慶遠堂(秀邸)清白堂(揚府)藍橋風月(吳府)紫金泉(楊郡王府)慶華堂(楊駙馬府)元勳堂(張府)眉壽堂。萬象皆春(並榮邸)濟美堂。勝茶(並謝府)點檢所酒息日課以數十萬計。而諸司邸第。及諸州供送之酒。不與焉。蓋人物浩繁。飲之者眾故也。

小經紀(他處無所者)

班朝錄。供朝報。選官圖。諸色科名。開先牌。寫牌額。裁板尺。諸色指揮。織經帶。棊子棊盤。擔牌骰子。交床試蓋。貴字冬掌記冊兒。諸般簿子。諸色經文。刀冊兒。紙畫兒。扇牌兒。印色盝。剪字。纏令。耍令。琴阮絃。鬧竿。龍笙。鞔鼓。口簧位牌。諸般畫兒。頭屋掛牙。剪鐵花樣。蕉前樂。見成皮鞋。提燈。鯤燈。頭鬚摘掠。香櫞絡兒。香櫞坐子。柱杖。粘竿。風播

釣鈎。釣竿。食罩。吊掛。拂子。蒲坐。椅褥。樂焙。烘籃。風袋。煙香。糊刷。鞋楦。捕鉢。搭羅兒。韈摖子。帽兒。鞋帶。修皮鞋。穿交椅。穿罣罳。鞋結底。領抹。釵朵。牙梳。穿珠。洗翠。修冠子。小梳兒。染梳兒。接補梳兒。香袋兒。面花兒。絹孩兒。符袋兒。畫眉七香丸。胯紙。纏步膏。手皴藥。涼藥。香藥。膏藥。髮索兒。頭髮。磨鏡。弩兒。弩絃。彈弓。箭翎。射帖。金箸。鵓鴿鈴。風箏。藥綫。象棊。毽子。斗葉。香爐灰。梳刷兒。花子刷。剪截段尺。出洗衣服。族頭消息。提茶瓶。鼓爐釘鉸。釘看窗。刮熨斗。供香餅。使綿。打炭墼。補鍋子。泥竈。整漏。箍桶。樏槤兒。竹貓兒。消息子。老鼠藥。蚊煙。鬧蛾兒。涼筒兒。紐扣子。接絛。修扇子。錢索。麻索。紅索兒。席草。雞籠。修竹作。使法油。油紙。油單。撢塵子。修砧頭。磨刀。磨剪子。擂槌。俗彥云杭州人一日喫三十丈木頭蓋以三十萬家爲率大約每十家日用擂槌一分合而計之則三十丈矣。捧槌。舂米劈柴。淘井。貓窩。貓魚。賣貓兒。改貓犬。雞食。魚食。蟲蟻食。諸般蟲蟻。魚兒活。蛇料兒。促織兒。小螃蟹。金麻。馬鐙



兒。蝍蟟。蟲蟻籠。促織盆。麻花子。荷葉。燈草。發燭。肥皂團。茶花子。貫瓶鈕。舊補襪。坑伯紙。竹釘。淘灰土。淘河。劉撥叉。黃牛糞灰。挑飛蟲。賣煙火。鏇影戲若夫兒戲之物名件甚多尤不可悉數如相銀杏猜糖吹叫兒打嬌惜千千箇輪盤兒每一事率數千人各專藉以爲衣食之地皆他處之所無也。

諸色伎藝人

御前應制。姜梅山特立觀察從周葵窗端臣曹松山遠陳藏一郁徐良陳愛山。程登。耿待聘。御前畫院。馬和之。蘇漢臣。李安中。陳善。林椿。吳炳。夏圭。李迪。馬遠。馬麟。秦待詔。鄭日新趙晝。吳俊臣。安立吳施茂。絕掤擨。朱鎮。章先。杜貴。象徐彬。象林茂。象棋童。象尚端。象沈姑姑。女流象金四官人。象上官大夫。象王安哥。象李黑子。象書會。李霜涯。作賺絕倫李大官人。譚詞葉庚。周竹窗。平江周二郎。掤擨賈廿二郎。演史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周八官人。檀溪子。陳進士。陳一飛。陳三官人。林宣教。徐宣教。李郎中。武書生。劉進士。鞏八官人。徐繼先。穆書生。戴書生。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陳小娘子。王貢元。陸進士。丘機山。説

經。渾經。長嘯和尚。彭道。名法和。陸妙慧。女流。余信庵。陸妙靜。女流。周太。辯和尚。達理和尚。嘯庵。隱秀。借庵。保庵。戴悅庵。息庵。混俗。許安然。有緣和尚。小説。蔡和。李公佐。小張四郎。朱修。德壽宮。孫奇。德壽宮。任辯。御前。施圭。御前。葉茂。御前。方端。御前。劉和。御前。王辯。鐵衣。視丸。盛顯。王琦。陳良輔。王班直。洪。崔四郎。弁。粥張二許濟。張黑踢。俞任庵。包頭陳彬。蔡州張顯。酒李一郎。喬宜王四郎。明王十郎。閻休。王六郎。師古。胡十五郎。故衣毛三。倉張三。棗兒徐榮。徐保義。江保義。張柏。張訓。沈佺。沈喝。湖水周燒肝朱。撥條張茂。王三教。徐茂。守中。孫兒。王主管。翁彥。嵇元陳可庵。林茂。夏達。明東。王壽。白思義。史惠英。女流。影戲賈震。賈雄。三賈。賈偉。賈儀。賈佑。尚保義。三伏。伏大。伏二。伏一。沈顯陳松。馬俊。馬進。王三郎。朱佑。蔡諾。張七。周端。郭真。李二娘。隊戲。王潤卿。女流。黑媽媽。唱賺。濮三郎。扇李二郎。郭四郎孫端。葉端。牛端。華琳。黃文質。盛二郎。顧和。嘌唱。馬升。熊春。梅四。汪六。沈二。王六。許曾三。邵六。律。小王三。娘婦徐沈七。謝一娃。小唱。蕭婆婆。賀大師。市。賀壽。陳尾犯。畫魚周。



陸思顯。都管。王張。周聊齊。張伴件都事。丁八。丁未年撥入句欄弟子嘌唱賺色。施二娘。時春春。時住住。何總憐。童二。嚴偏頭。向大鼻。葛四。徐勝勝。耿四。牛安安。朱伴伴。大虎頭。余元元。錢寅奴。鼓板。段防禦。女流。張眼光。張開。張驢兒。謂之三張。陳宜娘。苗。陳喜生。相。周嬰頂。潘小嬰。陳喜。抱。莫又。苗來七。苗。董大有。金四。孔子虎。宋關王。雜劇。趙太。傻笙子。女流。王侯喜。宋邦寧。唐都管。世榮。三何。晏。何晏。喜。晏然。鋤頭段。柳伶頭。諸國朝。宋朝清王太。戚。王。郝成。小。秋。宋喜。宋國珍。趙恩。王太。吳師賢。朱太。伯小。頭。王兒喜。鐵太。馮辞。王珍美。吳國賢。鄭太。恩恩澤時和。顛喜。蕭金蓮。一窟王。時豐稔。時國昌。金寶。趙祥。吳國昌。王吉。王雙蓮。女流。沈小喬。杜太。雜扮。紐元子。鐵刷湯江魚頭。兔兒頭。眼裏喬。胡蜀葵。迎春繭。菖蒲頭。卓郎婦笑靨兒。抖頭秋。韻獅頭。小萬滿。金魚兒。銀魚兒。胡小俏自喬。鄭小俏。魚得水。王道泰。王壽香。崩太。顧小喬。陳橋皮。小橘皮。菜市喬。自來俏。彈唱因緣。童道。賈道。蔣居安陳端。李道。沈道。顧喜友。甘道。俞道。徐康孫。張道。唱京